(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达尔文
在貝格尔艦上的
旅行日記

达尔文著

科 学 出 版 社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

Edited from the MS

by

NORA BARLOW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3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3982

青年时代的查理士·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總號 39929
類號 R12
冊數 1 架號 3420

达尔文在貝格尔艦上
(1831—1836年)的旅行日記

〔英〕查理士·达尔文著
〔英〕諾拉·芭洛 編輯
周 邦 立 譯

吉林省地質学校
圖 書 館
藏 書

科 学 出 版 社
1958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Edited from the MS by Nora Barl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33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达尔文的孙女諾拉·芭洛所編，初次在1933年出版。它是达尔文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依照日期次序連續記写的日記。这本日記是生物科学中的一种重要研究資料。另外，从这本日記里，我們还可以看到这位偉大的科学家怎样在青年时代里就具有着反对奴隶制度、热爱祖国与下層民众、积極与切实研究自然科学、以及奋不顧身地参加探險工作与体力劳动等优良的品質。1959年就是这位偉大科学家誕生的150周年和其巨著"物种起源"出版的100周年。

达尔文在貝格尔艦上
(1831–1836年)的旅行日記

〔英〕达尔文著
周邦立譯

*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营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科学出版社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8年8月第 一 版　　書号：1221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503,000
(滬) 报精：1—523　报平：1—586　　开本：787×1092 1/18
印張：20 5/9　插頁：2

定价：(10) 报精：3.90元　报平：3.20元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目　录

譯者前言……………………………………………………………………………………i
原書編者的序文………………………………………………………………………ii
本書中的人物介紹……………………………………………………………………xv
原序………………………………………………………………………………………3
〔I〕1831年 ………………………………………………………………………………4
10月　德翁港…………………………………………………………………………4
11月　德翁港…………………………………………………………………………4
12月　德翁港——比斯开灣——非尼斯特角………………………………………8
〔II〕1832年……………………………………………………………………………16
1月　非尼斯特角——馬得拉群島——騰涅立夫島——佛德角群島(聖特雅哥島)…………16
2月　聖特雅哥島——聖保罗島——赤道——斐尔南多諾隆那島——巴西的巴伊亞…………25
3月　巴伊亞——阿勃罗耳霍斯群島——里約热內盧…………………………………32
4月　阿勃罗耳霍斯群島——弗利奥角——里約热內盧——索西果——波托佛果…………37
5月　里約热內盧(波托佛果)…………………………………………………………45
6月　里約热內盧(波托佛果)…………………………………………………………50
7月　里約热內盧——聖馬利角——蒙得維的亞…………………………………………57
8月　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披德拉斯角——聖安托尼奥角——科尔林特斯角…65
9月　巴伊亞布蘭卡——朋塔阿耳塔…………………………………………………71
10月　巴伊亞布蘭卡的港口——朋塔阿耳塔——海尔莫索山——蒙得維的亞…………78
11月　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聖勃拉斯灣…………………………………82
12月　聖勃拉斯灣——特塞多港——火地島……………………………………………87
〔III〕1833年……………………………………………………………………………95
1月　火地島…………………………………………………………………………95
2月　火地島——福克蘭群島…………………………………………………………102
3月　福克蘭群島……………………………………………………………………104
4月　福克蘭群島——內革罗河——蒙得維的亞——馬尔多納多……………………106
5月　馬尔多納多……………………………………………………………………109
6月　馬尔多納多……………………………………………………………………115
7月　馬尔多納多——蒙得維的亞——馬尔多納多——內革罗河……………………116
8月　內革罗河——哥罗拉多河——巴伊亞布蘭卡——朋塔阿耳塔…………………117
9月　巴伊亞布蘭卡——薩烏西河——文塔那山脉——第五驛站——罗薩斯农庄——布宜諾斯艾利斯——阿烈西非——罗薩利俄……………………………………………128
10月　提尔西罗河——聖大非——聖大非巴雅达——巴拉那河——布宜諾斯艾利斯…………140
11月　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哥罗尼亞——麦塞得斯——蒙得維的亞…………145
12月　蒙得維的亞——特塞多港……………………………………………………152
〔IV〕1834年……………………………………………………………………………155
1月　特塞多港——聖求利安港——特塞多港——麦哲倫海峽…………………………155
2月　麦哲倫海峽——火地島…………………………………………………………158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3 月　火地島——东福克蘭島 …… 163
4 月　福克蘭群島——聖大克盧兹河 …… 167
5 月　聖大克盧兹河——麦哲倫海峡(飢餓港) …… 171
6 月　飢餓港——麦格大倫河——智魯島 …… 173
7 月　智魯島——法尔巴来索 …… 176
8 月　法尔巴来索——規洛塔河谷——聖地亞哥 …… 179
9 月　聖地亞哥——考凱納斯溫泉——聖斐南多——法尔巴来索 …… 185
10 月　法尔巴来索 …… 190
11 月　智魯島 …… 190
12 月　列穆島——开倫島——聖彼得罗島——科諾斯群島——特烈斯蒙特斯半島 …… 194
〔V〕1835 年 …… 200
1 月　科諾斯群島——智魯島 …… 200
2 月　智魯島——瓦尔的維亞 …… 206
3 月　瓦尔的維亞——公塞普森——法尔巴来索——玻尔第洛山口——門多薩——烏斯派拉太山口 …… 213
4 月　烏斯派拉太山口——聖地亞哥——法尔巴来索——規洛塔河谷 …… 228
5 月　卡塔比耳科——規里馬利——康察里——伊拉佩尔——科金坡 …… 234
6 月　科金坡——叶皃巴貝納——弗連利納——可比亞波河谷 …… 240
7 月　可比亞波——伊基开——利馬 …… 248
8 月　利馬 …… 253
9 月　利馬——加拉巴哥斯群島 …… 254
10 月　加拉巴哥斯群島——玻里尼西亞 …… 258
11 月　玻里尼西亞——大赫的島——新西蘭 …… 262
12 月　怀托塔斯克島——新西蘭——雪梨 …… 273
〔VI〕1836 年 …… 285
1 月　雪梨——巴特赫斯特——雪梨——霍巴特鎮 …… 285
2 月　霍巴特鎮(鳘第門倫德島) …… 295
3 月　乔治王灣——基林島 …… 297
4 月　基林島——毛里求斯島 …… 299
5 月　毛里求斯島——西蒙士灣 …… 305
6 月　西蒙士灣——开普敦——西蒙士灣——聖赫勒那島 …… 306
7 月　聖赫勒那島——阿松森島——巴伊亞 …… 310
8 月　巴伊亞——伯尔南布科——佛德角群島 …… 314
9 月　聖特雅哥島(佛德角群島)——得塞拉島(亞速尔群島)——聖密圭尔島 …… 318
10——11 月　英格蘭 …… 321
南美洲的南部地圖 …… 326
貝格尔艦的环球航行路綫圖 …… 327
人名索引 …… 329
地名索引 …… 335
事項索引 …… 343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譯者前言

現在这本旅行日記，是达尔文的孙女諾拉·芭洛(Nora Barlow)所編，初次在1933年整理出版。它是达尔文亲自手勘的考察日記(中譯本：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貝格尔艦上的环球旅行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所依据的基础稿本，是他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按照日期次序来記写的；因此，我們可以閱讀到他每天的生活情形，他旅行和考察所到达的地点，当时他对于自己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感想，尤其是对于奴隶制度、当地政局、外国軍事侵略、殘杀当地土人以及軍艦上的虐待情形等社会不平現象的感想。同时可以看到，达尔文能够在一天的忙碌的工作以后，在狹小的船艙里，或者在簡陋的茅屋里，設法抽出时間，写出这本日記来，而且有好几天的日記写得非常詳尽和有很多字数；这种情形真使我們感到欣佩，而且也是我們学习的榜样。当我們看到他在極度痛苦的暈船日子里*写出有进無退的坚决的字句"只要你愈是和敌人斗爭，它就会愈快的投降"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向科学进軍的决心和努力眞是远不及他了。

达尔文在自己所發表的考察日記里，时常把現在这本旅行日記里的記述文字前后顚倒和删略修改，而分列到各章里去。例如，1832年11月3日的日記，就分列在第6章(1833年9月20日)和第7章(9月27日)里面。还有，例如1832年10月初次在巴伊亞布蘭卡和海尔莫索山一帶發現骨化石的情形、初次到达智魯島的情形、在南非洲和亞速尔群島上的考察等等，都在考察日記里被删去了。因此，苏联索波里教授在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貝格尔艦上的环球旅行記的俄文譯本的緒論文章里，認为这本旅行日記也是重要的研究資料(参看該書中譯本第16—17頁)，并且从这本書里引举了一些过去沒有發表过的文字，来証明达尔文对于物种不变的教条的怀疑态度等情形。

現在这个譯本，是按照1933年初版的英文原文直接翻譯来的。原書編者的附注，本来排印在書末，現在改排在当頁的下面。譯者也增加了一些附注。在原書編者的序文后面，她編写了"查理士·达尔文所發表的有关貝格尔艦航行方面的著作目录"，但是这对于我国讀者不需要，因为有很多講到書籍版本、顏色、大小和原文封面与內封面上的文字等等，而且在另一本中譯本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諾拉·芭洛編和作緒論，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里也有簡略的介紹了，所以不再譯出。还有兩个附录，說明这本旅行日記和以前所發表的考察日記的內容有重大不同处的頁数和行数(都是指英文原本方面)的对照；这对于我国讀者更加不需要，因此也沒有把它們譯出。

中譯本所用的人名和地名的譯音，是参照已出版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貝格尔艦上的环球旅行記一書中譯本而采用，并在書末加編人名、地名和事項索引，以便讀者参考。

最后，还希望讀者和專家帮助，指出譯文方面的缺点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时候更正。

譯　者

1958年2月

* 参看1831年12月29日的日記。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原書編者的序文

在查理士·达尔文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所写的原稿紀念物当中，有一堆小型的怀中記事簿(笔記本)；它們一共有 18 本；达尔文在他的五年的环球旅行时期里，就在这些笔記本里，最初用鉛笔潦草地記写下了他的观察和印象来。* 这些小笔記本就是他在陆路旅行时候的經常的伴侶；从它們的簿面破損和書写簡略的情形方面看来，使人会鮮明地意識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这些悠久的日記是眞实的記录。在这些笔記本的記述和其他杂記当中，还乱写着一些囑託他的僕人的备忘的話："配裝蹄鉄的騾子；捕鼠机；小型植物采集箱。"还有一些在下一次考察旅行时候必需携帶的物品目录："睡帽，黑色絲帶，丸藥合，勃拉馬式笔，2 磅肥皂，烟草。"这些記录在旅行的安排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查理士·达尔文在旅行时候帶了"印第安人的橡膠布的雨披"去，在这种雨披的一角，縫有一个盛水的小囊；这个知識也是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这些潦草的鉛笔字时常是很难辨認的，而且他的印象象流水一般冲奔过去，在它的河道里显露出突發的想象的杂合物来。

"我們的午餐是米飯和鷄蛋……到达我們的宿夜地点大約是 9〔点鐘〕。沙土平原、沼澤平原和叢林輪流出現。在朦朧的月色里面騎行經过它們；沙錐的叫喊声。夜螢，少数的噪叫的青蛙和欧夜鷹。"(1832 年 4 月 8 日)。

"……5 点鐘就騎馬出發。天空开始抹上紅霞，先是恒星消失，接着是行星消失……。"(1832 年 4 月 10 日)。

"纏繞植物，纏繞在另外的纏繞植物身上，好象是長髮；美丽的蝴蝶(鱗翅目 Lepidoptera)；靜寂；奧桑那！青蛙的習性象蟾蜍，跳躍緩慢；赤銅色花的鳶尾屬(*Iris*)，顏色变淡。有麝香气味的貝壳使手指染成紅色。"(1832 年 4 月 17 日)。**

"非常無聊。書籍〔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光陰象快馬疾馳。西班牙的著作：巴塞罗納城出版的皇后的审判，还有西班牙故事集。一个人只有在經过了几天这种空閑無事以后，方才会知道讀書的快乐。"(1833 年 9 月 4 日)。

"观察一只鸕鷀捕魚的情形；它把那条魚連續放走了 8 次。这种情形很象猫玩弄老鼠，或者象水獺玩弄魚。"(1833 年 3 月 20 日)。

在以后的笔記本里，地質学方面的簡述和細节的笔記占有了愈来愈多的地位，而一般的描写則变得愈来愈少了。他具有了这种热烈的爱好；这就使他在一封給自己的妹妹(卡薩琳)的信里写道："这里的地質却一些也使人感不到兴趣。第一天獵取鷓鴣或者第一天追捕野兽时候所得到的愉快，都比不上發現一批良好的骨化石时候所得到的愉快；这些骨化石会得用一种差不多是現代的語言来講述自己的过去的历史。"***在他回国的这一年

* 这些笔記本已經在 1945 年被諾拉·芭洛編印出来，作为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一書的第三部分；参看中譯本(科学出版社，1958 年)。——譯者注。

** 这一段的最后兩句按原書(笔記本)修正。——譯者注。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 20 封信。——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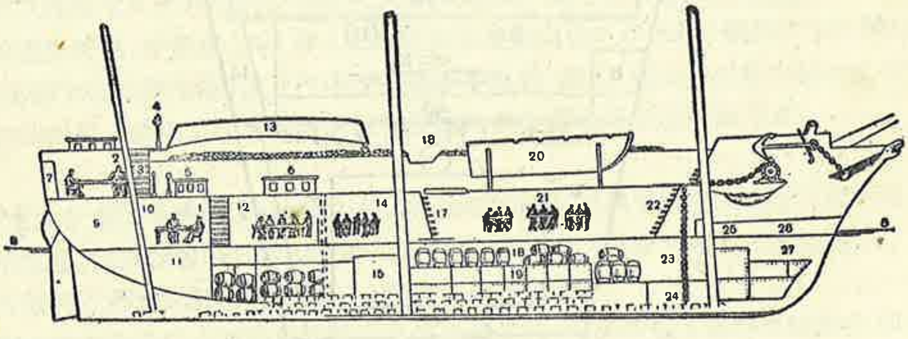
里面，他甚至認为，很可能“眞正的地質学家們”会得来傾听他的意見。他在家信里（給卡罗琳）写道：“我的地質研究使我的情緒大大兴奋起来；我甚至急切希望，眞正的地質学家們会認为我的观察資料有相当的价值。”*

从这18本小笔記本里，就产生出了800頁構成現在这一本書的旅行日記的原稿。达尔文利用航行期間里的比較空閑的时間，根据这些草写的笔記来写出自己的旅行日記，有时要过了三、四个月才开始写出以前的日記来。我們能够想象到，他在从陆路考察旅行回来以后，不是坐在自己的狭小的房艙里，就是坐在外国市鎮里的临时寄宿所里，补写出这很多頁字体細密的日記来。

日記的內容不同的版本

現在第一次出版了全本旅行日記的原稿。这个原稿的現在的收藏者查理士·达尔文教授，曾經允許我并且使我得到种种方便去利用这个原稿。伯那德·达尔文（Bernard Darwin）先生曾經使我能够自由翻閱那些小笔記本和他所收藏的各种有关貝格尔艦方面的其他資料。由于他們的亲切合作，使我的編輯这本書的任务能够完成。

在这本旅行日記和过去已經出版的著名的兩种不同的日記（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考察日記）之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此这就显得把現在这本書出版是确实必需的；把这三本書来研看，就可以發現，在过去已經出版的兩个版本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內容已經被删略去了，因此現在是第一次被發表了出来。在其余的部分当中，有不到三分之二的文字是字句相同的，或者是略微作了修改的，而余下的部分則是被节縮了的。达尔文在已經出版的兩个版本里，增加了很多科学方面的詳細說明和討論；这是从他所保存在巨大的分离的書本里的大量有关地質学、鳥类学和其他方面的笔記那里摘引来的。这方面的原稿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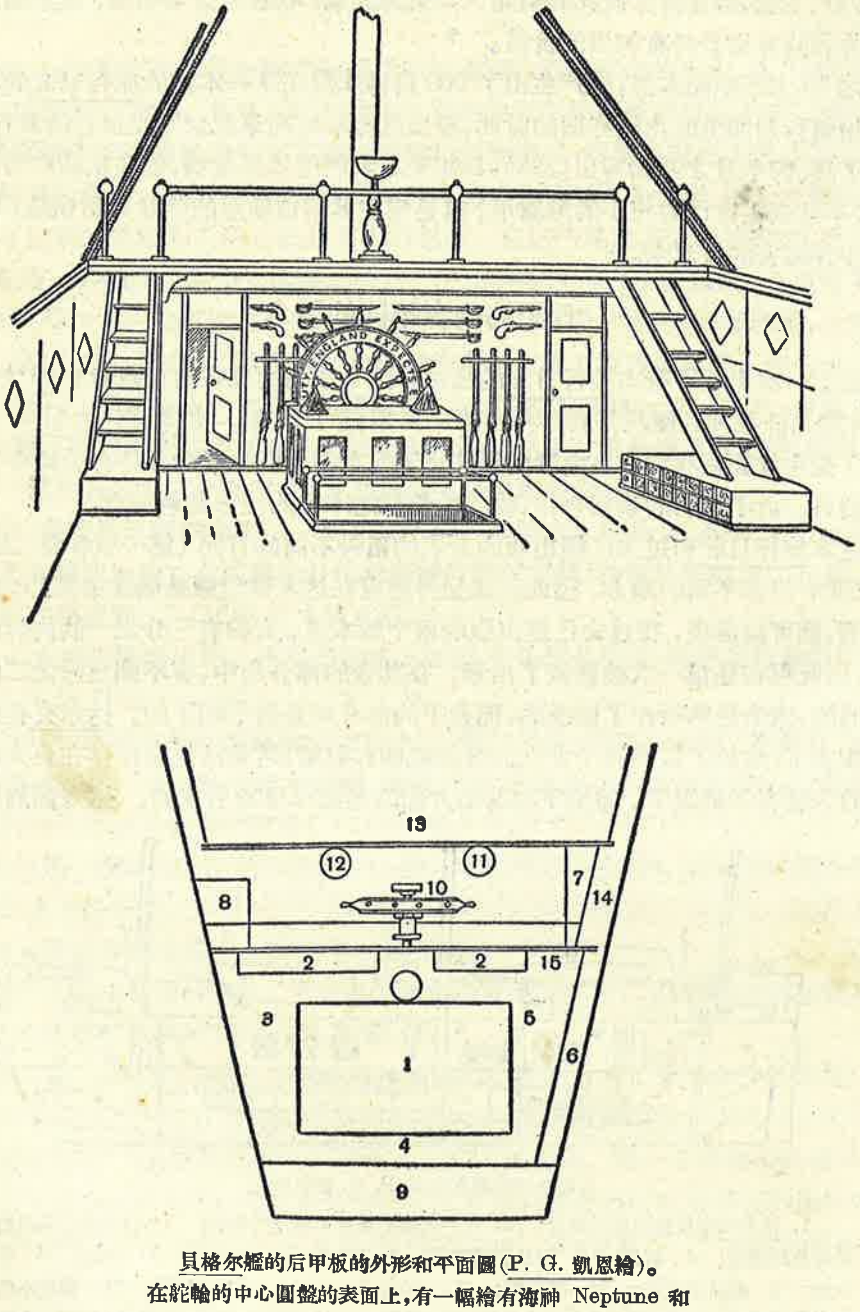


貝格尔艦的縱剖面圖（P. G. 凱恩繪）。

1. 达尔文在艦長室里的座位； 2. 达尔文在船尾楼房艙里的座位； 3. 达尔文在船尾楼房艙里的抽屜； 4. 罗盤； 5. 艦長室的天窗； 6. 下級軍官室的天窗； 7. 書橱； 8. 吃水綫； 9. 艦長儲藏室； 10. 艦長室； 11. 面包儲藏室； 12. 下級軍官室； 13. 單桅小船(whale boat)； 14. 海軍見習生食堂； 15. 酒窖； 16. 舵門； 17. 大艙口； 18. 牛肉桶和猪肉桶； 19. 貯水箱； 20. 軍艦中部的舢板； 21. 水手食堂； 22. 前艙口； 23. 藏帆室； 24. 錨纜庫； 25. 工具庫； 26. 病室； 27. 煤艙。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33封信。——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貝格尔艦的后甲板的外形和平面圖(P. G. 凱恩繪)。
在舵輪的中心圓盤的表面上,有一幅繪有海神 Neptune 和
他的三尖戟的圖画,是艺术家爱尔(Earle)所繪的。

1. 航海地圖桌; 2. 达尔文的抽屜; 3. 达尔文的座位; 4. 斯托克斯的座位; 5. P. G. 凱恩的座位; 6. 航海地圖橱; 7. 斯托克斯的吊床; 8. 厕所; 9. 藏書室; 10. 舵輪;位在船尾楼前端向外伸出的棚蓋下面; 11—12. 罗盤,放在小櫃里面; 13. 船尾楼的前端; 14. 臥床; 15. 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占有 2,000 多頁，是从这些小笔記本里的草略的笔記的严格的科学部分里面扩大而成的。现在的旅行日記原稿本的字数，都显著地比以前出版的兩本考察日記的字数少些。根据各書的英文字句所占的相对長度来作粗略的估計如下：旅行日記的原稿本是 189,000 字；第一版考察日記是 224,000 字；第二版考察日記是 213,000 字(英文字)。这是因为增加出来的科学討論部分的字数要比原稿中的未發表的部分的字数多的緣故。

因为在旅行日記的原稿本里，沒有包含很多这些詳細的科学方面的叙述和討論文字，所以它在科学方面較不重要，可是它更加清楚地提供出了查理士·达尔文学習科学的历史部分。

差不多在每一頁里，都可以看出旅行日記的原稿本和第一、二兩版的考察日記之間有很多大同小异的地方。我在现在这本書的末尾，把比較重大的彼此不同的頁数和行数列成一表，以便查考。这本旅行日記是在 1831—1836 年間写成的。第一版的考察日記是在 1839 年出版的，而第二版考察日記則是在 1845 年出版的。因此，从达尔文的进化观点的發展方面看来，任何一种意見的变化都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并且將在后面这一部分加以討論。

在已經出版的兩个版本里面，旅行的日期并不是严格地按照次序排列的；在整个 5 年的航行期間里，有 4 年的时間都耗費在測量南美洲的海岸一帶，而且时常有兩次或更多次在相隔相当長的时間以后又再到达同一地方去。达尔文就把所有关于同一地区的叙述都归进到他的著作的同一部分里去，因此虽然得到了主題上的統一，但是却丧失了日期上的連貫性了。在现在这本旅行日記里，經过的事件当然是連續下去的，同时还鮮明地显露出了他們在气候惡劣的条件下測量广大的大陆海岸方面所必然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情形。

由于我看到了旅行日記的原稿抄本和考察日記的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原稿的抄本，所以我把这三种稿本互相对照的工作也大大方便起来。我的父亲賀拉西·达尔文*为了保証原稿不致遺失起見，曾經在 1891 年（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后 9 年时候）制作了它們的抄本。可是，原稿的字体非常难認，而且打字工作也很不熟練；因此，在每一頁打字紙的文句里都有錯誤的字出現。我的父亲曾經在这三种抄本的前面都写了下面一段序文：

“下面这个著作是查理士·达尔文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所写的旅行日記的原稿抄本。在它里面，包括着他的日常生活的記述；有很多記事已經在考察日記里發表过了。他的科学方面的观察的記录另外記写在分散的笔記本上面。

在这个抄本的各頁上側的頁碼数字是依次連貫的，而在各頁下側的頁碼数字則是和原稿的頁数相符的。

这三种抄本都是在我的指导之下由华林頓(J. Wallington)用打字机来打制出来的。

賀拉西·达尔文

劍桥，1891 年 4 月。”

* 賀拉西·达尔文(Horace Darwin, 1851—1928)是查理士·达尔文的第四个兒子，工程师。——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費支罗伊的建議

讀者們可能会忘記,达尔文在最初接受建議去和艦長費支罗伊一起参加他的測量航行的时候,还只有22岁的年紀;同时,他关于事業方面的不确定的心意,好象是很会趋向于担任聖职和过着某种安靜的乡間生活。在弗蘭西斯·达尔文*所編的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里,已經說明这几个变化剧烈的日子里的經过情形;当时这个要和費支罗伊一起参加貝格尔艦的航行的建議,曾經几乎受到拒絕,并且眞正达到了千鈞一髮的危机。**幸亏他的舅父約西亞·魏之武对查理士·达尔文方面提供了有利帮助的保証,替他辯护,消除了他的父亲罗勃特·达尔文的过分的顧慮。在魏之武所写的信的句子里,有一种机敏的見識:"如果把他看做是一个具有广大的好奇心的人,那么这次航行就將提供給他一个难得的机会去观察人們和事物了。"要是他仍旧留在家乡,把那个射取鷓鴣的季节的开始日期看做是最重要的日子,那么恐怕他的那个差不多已經固定的去当神甫的目的就会实現了吧? 恐怕在过了五年以后,就会有一大批教义問答的文章来代替这一堆笔記本了吧? 在当时的这些日子里,大家很难会把科学研究看做是一种事業;查理士·达尔文自己甚至在最初航行了5个月以后,还仍旧在一封家信里写道:"……我覺得在我的头腦里时常浮現出了一个十分安靜的牧师生活的远景来;甚至是在棕櫚林里面,我好象也看到了它。"***

这次航行的价值

在这次航行期間里,輪流具有着紧張的观察的期間和安靜的回忆时間;这个环境对于达尔文的正在發达的腦筋是一种理想的鍛煉場所。在这本旅行日記里(1831年12月13日),他还在德翁港等候开船的日子里,就定出了一个計划如下:

"要定出任何的計划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在軍艦上沒有什么办法的話,那么我确信就会無事可做的了。我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第一要去采集标本,观察它們,并且閱讀我所能够掌握到的一切有关自然史的各部門的知識。气象观察,研讀法文和西班牙文,数学和少量經典著作,或者至多在星期日研讀希臘聖經(Greek Testment)。"****

他的計划的第一部分后来超过于其他的希望,被他經常奉行着;可是,我們不能够料想到,他究竟把希臘聖經研讀到了什么程度。我們可以知道,在貝格尔艦的航行期間里,經常和他伴随在一起去作考察旅行的唯一的書籍,就是密尔敦的詩集。

他自己的評估

如果讀者們需要知道这次航行的价值的話,我們可以举出他亲自强調过的关于这次

* 弗蘭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 1848—1925)是查理士·达尔文的第三个兒子,植物学家,曾經帮助父亲做試驗工作。——譯者注。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1卷,第190頁等。——原注。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10封給卡罗琳·达尔文小姐的信。——譯者注。

**** 参看后面1831年12月13日的日記。——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航行对他將来一生具有無限影响的話来。他在自己的自傳里写道："貝格尔艦上的旅行，是我一生当中的最重大的事件，并且决定了我的全部研究事業。"他特別談論到"当时我所养成的那种專心致力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習慣。我所想的和所讀的一切东西，总是直接有关于我所見到的或者可能見到的东西。这一种思想習慣，在5年的航行期間里，始終保持下去。我深信这种訓練是使我能够对科学方面有所貢献的原因。在回顧过去的情形时候，我能够看出我对于科学的爱好怎样逐漸压倒了对于其他方面的兴趣。在开头兩年当中，我喜欢打獵的旧有嗜好还是絲毫不減；我亲自去射击，采集一切飞禽走兽的标本；可是，后来我就逐漸地把一部分射击工作交給我的僕人去干，最后就全部交託給他了，因为打獵妨害了我的工作，尤其是妨害了我去探究每一个地区的地質構造的工作。我發現，不过是不知不覺地發現，观察和推理方面的兴趣，要比了技巧和娛乐方面的兴趣，更加高尚得多。在航行期間里，由于我不断地追求知識，我的头腦开始發达起来了；这說不定可以用我的父亲的一句話来作証明；他是我所見到过的最敏銳的观察者，具有怀疑精神，而且絕对不相信骨相学；因为在航行結束以后，当他初次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回轉头去，对着我的姊妹們，并且喊道：'哎呀，他的头型完全变了样子了！'。"

考察日記

达尔文在他所写的家信里面，曾經有少数关于他对自己的考察日記的評估的指示。他在一封信里告訴他的姊妹道，他对于記录下航行期間里所看到的奇异事情的工作很感到兴趣，并且还补充說："我在細心和生动地描写我所看到的所有一切事物方面，耗費了很多精力。"虽然这样，当他把日記的一些片断寄回家中給自己的姊妹和父亲閱讀的时候，他对于他們接受他的日記方面感到有些胆怯，因此他在离开英格蘭不到一年的时候关于寄送自己的第一部分日記方面写道："我把自己日常記写的日記裝在邮包里寄給妳。它曾經使我感到厭惡，因此我就想把它送走；如果在你們当中有誰对它發生兴趣，那么就讓他去閱讀它吧。在它里面，有很多話是写得很幼稚的。可是，应該記住，我單單是为了使自己將来回忆这次航行而記写它的，所以在这里面并不是事实的記录，而只不过是自己的印象罢了；請記住，我的辯解理由，就是我通常总是在記写它的时候，已經疲累不堪了。"*过了几个月，他又請求他的姊妹們不要冒險托邮車把他的日記送到梅亦尔去（他的舅父約西亞·魏之武和他的未来的妻子爱瑪就居在梅亦尔）："除此以外，請勿託邮車轉寄它（妳恐怕会以为这句話写得太可笑了），否則要是它遺失了的話，那么这也就等于遺失掉我的一部分回忆了。"**如果象他所疑慮的那样，以为这本日記"写得太幼稚了"，那么她們就不会完全把它送給舅父約西和表姊妹們去看了。在过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自信心就显得更加强烈起来；他曾經写过："我的日記愈来愈写得精彩；"***后来又再写道："听到父亲对我的日記很喜爱，这眞使我非常高兴。当然大家很容易看出，我用在写日記方面的精力和时間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10封信。——譯者注。

** 参看同上書第14封信。——譯者注。

*** 参看同上書第12封信。約西(Jos)就是約西亞(Josiah)的亲暱的称呼——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是很少的。我把更加多得多的注意力用在自己的地質笔記和动物的記述方面"。*甚至在航行將近結束的时候,当这位新参加工作的人的写作表明出有更大的确信来的时候,他的雄健情形仍旧沒有完全丧失,因为当艦長費支罗伊表示他的日記值得發表出来的时候,他就感到惊奇起来。

他写給他的姊姊說,艦長費支罗伊"已經向我建議,要我和他合在一起出版航行記,就是可以为了他而处理或者安排自己的日記,并且把它去和艦長自己写的航行記合并在一起。当然,我已經說过,如果他缺乏資料,我完全同意这件事情;或者如果他以为我的日記里的拉杂的瑣事也有一些發表价値,那么我也照办。"**

我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愚蠢的建議眞正会毫無結果。1836年12月,在达尔文回到英格蘭2个半月以后,这件事情仍旧还是明显地在討論中。他的未来的妻子爱瑪·魏之武曾經写信給她的嫂嫂芳妮·魏之武道:

"卡薩琳·达尔文告訴我說,他們很急切地盼望妳和亨士萊〔魏之武〕对于查理士的考察日記的眞实的意見。我确信,霍倫德博士(Dr. Holland)如果以为它沒有出版的价値,那就錯了。我以为,他决不能够充当任何的裁判員,去断定什么是有兴味的或者是有趣味的。卡薩琳并不贊成这本考察日記可以和艦長費支罗伊所写的航行記合并在一起,并且想要把它全部都放进到一个附录里去。"[1]

無論如何,爱瑪和卡薩琳的拥护意見,好象超越过了霍倫德博士的使人灰心的預料,而这本考察日記終于在1839年出版,作为費支罗伊所編的官方的出版物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的第III卷。达尔文的原稿是在1837年就准备好,交給了出版者,可是由于費支罗伊生病,所以延迟了兩年才出版。

进化观点

大家时常討論到达尔文的进化論的信念。弗蘭西斯·达尔文在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2卷的开头几頁上,專門討論这个問題,并且又在他对于物种起源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2]的緒論里談到这个問題。我們知道,达尔文在1831年离开英格蘭,当时他还是坚信着物种不变和具有神造論者的观点。我們也知道,他随身帶去了萊伊尔所著的地質学原理第1卷,以后又在南美洲得到了它的第2卷。1837年,就是在他回到英格蘭以前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就完全相信物种的地理分布和物种变异具有極其重大的意义,并且决心亲自去探求变异的法則。

达尔文曾經在一本小日記本里,記写下他的一生当中的重大事件;在这小日記本里所写的1837年的一般記述的相对一頁上面,他写道:"在7月里,开始写第一本关于'物种变异'的笔記本。我曾經在去年3月里,对于南美洲的化石的性質和加拉巴哥斯群島的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21封信。——譯者注。

** 参看同上書第33封信。——譯者注。

1) 参看爱瑪·达尔文,第1卷,第387頁。——原書編者注。

2) 劍桥大学出版部,1909年。——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物种情形發生很大的惊奇。这些事实正就是我的一切观点的起源(特别是后面一种情形)。"

这眞是最明显地宣布說,他的进化观点已經在他的环球旅行的最后几个月里开始逐漸發展起来了。在环球旅行的最初几年里,他主要是在于获得他所到达的各个島嶼和地区的地質方面的知識;这正是他想要解决加拉巴哥斯群島上的物种方面的难題的思考的地質学基础,并且使他最后得出了物种起源的学說。1834年,当他在法尔巴来索的时候,他对于近代陆地上升的形迹,發生很深刻的印象。他在描写了長途步行和評論各种芳香的灌木的差异时候写道:"在这种植物界里面,我惊奇地發現,昆虫都和通常所見到的远不相同;实际上,这种稀有情形也發生在几种較高等的目的动物方面。这里有很少数的四足兽,而鳥类也并不很多。我已經發現几塊近代軟体动物的貝壳堆积層,它們在1,300英尺的高度处还保存着它們的原来的色澤。在这个高度以下的地区里,也散布着这些軟体动物的貝壳。这似乎極不可能去推測說,一个地方的动物缺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这个地方从海面向上升起以后,还沒有一种动物被創造出来。"(参看1834年8月5日的日記。)

这一段話是在1834年写的。1837年,当他准备把自己的考察日記付印的时候;这一段話沒有得到發表的权利而被删略去了。还可以看到一些表明出他的观点發生变化的例子;例如,在1836年1月18日的日記里〔譯本第291頁〕有一段关于蟻獅(Lion-ant)的插話;还有在1835年9月26—27日的日記里〔譯本第257頁〕有一段关于加拉巴哥斯群島的物种的討論(又参看譯本第257頁和第291頁的原書編者注)。可是,总的說来,在这三种不同的日記里面,都可以显著地証明他的观点發生了一些变化。可是,在1845年的版本里,却沒有显露出一种更加强烈的进化論的傾向来;这眞是使人感到惊奇的問題。达尔文的特有的小心謹愼态度,無疑地阻止了自己的学說,在未成熟的时候用任何方式發表出来。可是,在这几年里有另一种影响出現,它不能够被充分地發揮,而且它也一定是曾經对他的意見的發展方面發生过極其重大的影响的。

艦長費支罗伊

罗勃特·費支罗伊的性格是非常突出的;他和达尔文兩个年青人發生了最密切的友誼关系。[1] 在达尔文的家信里,表明出他非常敬佩这位比他只大4岁的年青的艦長。罗勃特·費支罗伊是虔誠地信仰創世紀的最初几章的教义的人,他的近乎宗教狂的見解在航行期間里發展得特别热烈起来,而他的同食的朋友則在科学的探求眞理方面也显得特别热烈起来;这种情形一定成为他們的友誼方面的一个奇怪的要素。可是,費支罗伊的超过达尔文的权势,这样淸楚地在这次航行的早期的达尔文的家信里表明出来,而到最后則衰退下去了;他們后来在探險以后的几次討論是共同进行的,这可以从他們的相似的叙述方面来得到証明;这些討論有时必定会使达尔文由于費支罗伊所夸張地講述的神造論者的观点而更加靠近眞理。这一类討論必定会促进他構成一些意見;可是,很可能由于达尔文对

1) 参看康希耳杂志(Cornhill Magazine),1932年4月。——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罗勃特·費支罗伊具有很眞实的情感和敬佩，而使他的明显的表示拖延了下去。

費支罗伊从来沒有被人承認这是他应該做的事情。的确，他后来自認是一个气象学專家，并且成为商务局的气象处的处長。可是，他的使人敬佩的測量工作很少被人承認，但是应該記住，由于他的繼續不断的劳动，貝格尔艦在回到英格蘭的时候，就帶来了至少有82幅海岸地圖，80幅海港平面圖和40幅風景圖，使海軍部的水路測量局增加了声誉[1]；要知道，大多数的艰苦工作都是在風暴强烈的南美洲的海面上完成的，而海軍部所規定的宏大的工作計划表，并沒有暗示要經历到一連串的冒險和艰难生活。除此以外，还应該記住，这位貝格尔艦的指揮官，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發起和热誠，去邀請年青的还沒有过閱历的自然科学家作伴，一起参加探險，并且把他登記到艦上的人員名册里去。

命运之神用譏諷的态度来对付了費支罗伊和他对于同艦的自然科学家的一片热誠；这位自然科学家会去"收集有用的知識"；可是，正象我們从他关于这次航行的記述的其他部分方面所知道的，他还收集到另一些知識，而这些知識就把地質学的怀疑派的說法完全駁倒了；他駁斥了"聖經里所載有的各种說法的"严格的教条的眞理。

达尔文在他67岁的年紀时候，用閱历广博的眼光，对于費支罗伊的性格作了周到的回忆的記述。可是，在已經出版的他的自傳里，他把原来的記述这方面的文句删略去了一大半，所以我以为現在有把它全部發表出来的价值，因为再也沒有其他的文句能够象它这样良好地表达出費支罗伊对他的同伴們的主要影响来了。

"費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具有很多非常高貴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寬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撓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于他的所有下屬的人的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認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象一个具有高度礼貌的紳士；里約热內盧的公使曾經对我說，他的待人态度很象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勛爵卡斯特勒利(Castlereagh)。虽然这样，他一定在外表上有很多特征是从查理士二世(Charles II)的身上遺傳下来的，因为华里契(Wallich)博士曾經給我一套他过去所攝取的照片，而我因为看到有一个人象和費支罗伊相似而感到惊奇。当我研看这个人象的姓名时候，原来这就是索皮斯基·斯圖亞特(Ch. E. Sobieski Stuart)，阿尔伯尼伯爵(Count d' Albanie)，是一个同一皇族的旁系的子孙[2]。

"費支罗伊的性情要算是最倒霉的了；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發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長期对于那些曾經使他發怒的人繼續不断發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的时候最坏，他用着自己的象老鷹一样敏銳的眼睛，总是能够在船上發覚到一些錯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大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級軍官在午前彼此交班的时候，他們就时常詢問道，'今天早晨喝到的咖啡究竟燙嘴到什么程度呀？'；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艦長的脾气究竟怎样呀？'

"除此以外，他还帶有一些怀疑态度，偶而也会显得非常垂头伤气，有一次簡直接近于

1) 参看海軍中將道格拉斯的文章，自然杂志，1932年2月6日。——原注。

2) 阿尔伯尼伯爵要求繼承皇位的事情，曾經被查明是沒有根据的傳聞。参看季評杂志(Quarterly Review)，1847年，第81卷，第83頁。——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發狂了。

“他好象对我时常失却确切的判断和常識。他对我非常亲切，但又是一个很难和人亲密地相处在一起的人；这种亲密关系从我們在同一个房艙里共同进食方面說来是必須会跟着發生的。我們曾經爭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完全不講道理。例如，在这次航行的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亞地方，他曾經替那个被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作辯护，把它贊美了一番，并且告訴我說，他剛才去訪問过一个大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当时把他的很多奴隶召喚来，詢問他們是不是生活得快乐，他們是不是愿意恢复自由，而大家都回答說，不愿恢复自由。我接着就帶着一种大概是譏諷的口气去詢問費支罗伊道，他有沒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証奴隶們在他們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嗎？这句話就使他怒气冲天，因此他就說道，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話，所以我們再也不能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我一定要被强迫离开軍艦了；可是，这个消息立刻就迅速傳播开来，因为艦長把海軍上尉召去，用咒罵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怒气；而我則因为接受到全体中下級軍官的邀請，去和他們一同吃飯，所以感到大大的滿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費支罗伊又表現出他的通常的寬宏大量来，派一个軍官来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和他繼續在一起生活下去。我又回忆到他的行为的另一个例子。在普里茅斯地方，在我們开船以前，有一个陶器商人，拒絕掉換几件曾經被我們从他的店里購去的商品；艦長費支罗伊就对他大怒起来；后来艦長就向那个人詢問一套很貴重的瓷器的价錢，并且說道，‘要是你沒有这种不講道德的举动，那么我就会購买你这套东西了’。因为我知道船艙里已經滿裝着陶器，所以我就怀疑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購买这一类东西的心意；当时我一定是在面上表現出了自己的怀疑神色，因为我沒有說过一句附和的話。在我們离开这家店鋪以后，費支罗伊就瞧着我說道，‘你难道不相信我說过的話嗎？’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認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他就靜默了几分鐘，接着便說道，‘你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發怒的时候，就干出了錯誤的行动来。’

“在智利的公塞普森地方，可憐的費支罗伊悲哀地干着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緒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訴苦說，他一定要派一大队人来对付这地方的所有居民。我就劝告他說，我以为，在这些情况之下，对于他的本分說来，是用不到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發出了一陣狂怒，宣布說，我是一种只知受恩而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發一言，站起来就离开船艙，并且回到公塞普森去，接着就借宿在那里。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軍艦上去，又受到艦長象过去那样热誠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軍上尉对我說道，‘你这个混蛋，哲学家，我希望你不要再同船主人吵架了；在你离开軍艦的这一天，我眞是要累死了（这艘軍艦正在修理），他拖住了我在甲板上面一同散步到半夜里，而且还接連不断地咒罵着你哩。’

“这种和一艘軍艦的艦長难以取得和睦共处的生活的情形，由于它差不多是对抗性的对付他，而变得更加惡化起来，好象是一个人对付着另外一个人一样；这是由于他所保持着的一种威势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当时軍艦上大家所保持着的敬畏心理所造成的。我記得，曾經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有趣的例子，这就是关于阿德文丘号船上的軍需官的一件事情；貝格尔艦在航行的初期，曾經借用这只船一起去做測量工作。那个軍需官当时正在里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約热內盧的一所出售甜酒給船員們的店鋪里;后来有一个穿普通衣服的小紳士走进店来。軍需官就向他說道,‘喂,爵士,請您嚐嚐这种甜酒,并且对它提出一些意見来’。这位紳士就听从他的邀請,把酒嚐了一嚐,于是就立刻走出这家店鋪去了。店主人就詢問軍需官,他是不是知道,他对那一艘剛才駛进港口的战列艦的艦長講过什么話。这个可憐的軍需官馬上駭得話都講不出来,同时手里的酒杯也突然掉落到地板上去了;他馬上跑回到船上去;阿德文丘号船上的一个軍官向我确言說,以后再也沒有人去劝誘他上岸去,因为他在这一次由于亲热的話而造成的可怕的事件以后,就很怕会遇到艦長。

“在回国以后,我只不过偶而遇見到他,因为我恐怕会無意之中得罪他,并且有一次就曾經發生这种事情,几乎不能够互相和解。后来,因为我發表了一本象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类的非正教的書籍*(因为他已經变成一个非常信仰宗教的人),所以他非常怀恨我。我恐怕,他在晚年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改善的;这都是由于他的寬宏大量而产生的。無論如何,在他去世以后,曾經有人發起一次募捐,把捐款来偿回他的債务。他在晚年的生活过得很憂悶,以至于自杀,正象他的舅父卡斯特勒利勛爵的情况一样;他在态度和外表方面都是和他的舅父極其相似的。他的性格在有几方面很象我曾經見到过的一位显貴的人物,不过由于有一些重大的缺点而显得平淡了一些。”

* * *

如果現在所出版的日記的原稿的有几部分被認为是生活瑣事,那么我們能够提出唯一的辯解来說,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也是有价值的。起初达尔文确实不是为了任何要把它出版的想法而記写它的。他曾經写一封信給亨斯罗教授,这就可以証明他的考察日記第一版的出版情形;他写道,“如果我一直活到80岁的年紀,那么我將为了發現自己成为一个著作家而永远不停地感到惊奇。在夏天我动身以前,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我会成为当代的天使,那么我一定会認为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貝格尔艦回到英格蘭以前不多几个月的时候,他听說亨斯罗教授已經从他所写的关于地質問題方面的信件里,摘取出一部分来,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就以私人散播的小册子方式把它發表出来。他就在写給妹妹的信里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說:“我写給亨斯罗的信,也好象写家信一样,写得粗心大意的,所以把这种旣不細心又不精确的东西發表出来,眞是十分冒險的举动了。”** 虽然这是关于他的信件方面的話,但是也明显地可以把它适用到这本沒有修正的考察日記方面去;說不定也有几个人会認为,这种劝告在这里是值得尊敬的。可是,在过了一百年的时間以后,我們認为可以恰当地去忽略这一类警告,并且假定說,我的祖父的考察日記的原稿的正确的抄本,現在能够要求不仅具有科学的史料的价值,而且具有一种著作的价値;这个著作能够保持着它的一种引起自發作用和引人入胜的力量。对很多讀者說来,不論在智識方面,或者在年代方面,查理士·达尔文这一个形象都是站立在很远的前列。在这一本書里,含有着他在最初的精力旺盛和热爱生活的时候的情形。

* 应該是指达尔文的考察日記,就是阿德文丘和貝格尔艦兩艦航行記的第3卷。——譯者注。

** 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一書第二部分第34封信。——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关于这本書里所用的符号

作为現在这本書的編者的我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忠实地复制出这本書来，同时保留着它的奇特的結構和因匆忙而不合于文法的句子。

为了使人明白文义起見，我有时补写了几个字，并且把它們放置在方括号[ ]里面。

有些重复多余的字，会使人对書中的意义模糊不清，因此我就把它們放置在折角形括号〈 〉里面。*

在最后四分之一的原稿里，更加經常出現著者对于文体方面的修改情形和較長的删略部分。我就依照計划，抄写下文体上轉变成为改正形式的情形来，并且把較長的删去的文句括进到圓括弧里去，并加写"已删去"，就是："(×××——已删去)"。

关于拼字方面

拼字是一个困难的問題；在复制的时候，就不得不正确地包含着原有的前后不一致的話和誤笔的字。在这本書里，达尔文对于人名的拼字和应用大写字母方面就有彼此很不一致的情形。在有些情形下，可以在全書里看到，叙述的程序中途發生变化。例如，在大約三年里，他把"occasion"拼写成"occassion"；此后，这个字里的一个字母"s"起初被他擦去，后来就全部被取消了。把大写字母擦改的情形，大約也开始在同样的期間。还有把"thoroughly"写成"throughily"；而"broard"、"yatch"和"maeneuvre"还算是沒有写錯，因为实际上是"The Portugeese"(葡萄牙語)；可是，"neighbourhead"〔neighbourhood〕到最后方才有几处被他改正过来。我只不过在很少情形下，才作了修正，設法避免自作聰明的压制他人的行为；例如，在复数的名詞后面应該有"s"的地方，就把它补加在字尾；还有把重复的字也删略了去。在其他的地方，我都是忠实地按照原稿而复制出这本書来的；我总是相信，达尔文在他的生活时代所提供的正确的意义和方法是有价值的，并且不应該受到無理的改动。

关于标点方面

关于标点方面，我就比較自由地亲手把它們改定了。冒号和破折号，首先是句号，在这本書的原稿里都是同样地到处乱用。虽然我会受到前后不一致的責怪，但是我为了使讀者方便起見，关于标点和省略符号方面，都作了比較正确的抄写**。

关于附注方面

在原稿的頁边的附注，現在完全都改成当頁的底側的附注。为了明显起見，凡是达尔文亲自所作的附注，在注文的末尾都写有"原注"兩字；可是，有一兩处的注文，可以看出是

* 在中譯本里，不再采用折角形符号，因为在这个符号里的英文字是明显地不需要的；而在方括号里，譯者又按照考察日記等添加了一些，使閱讀上易于了解。——譯者注。

** 在中譯本里，因为标点要适合于我国的文句上的習慣，所以作了适当的改动，例如取消破折号和把冒号改为句号等。——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其他的人所写的,很可能是費支罗伊所写的;因此在这些情形下,就在注文的末尾写有"費支罗伊注〔?〕"几个字。

我自己所写的附注一起排印在这本書的末尾,在注文前写明所注的原文頁碼和編号数字。在这些附注里,包括着少数从达尔文的未發表的家信里所摘引来的文句,还有从費支罗伊所写的航行記里的有关的几段文字*。

鳴　謝

我很乐意地向約翰·穆瑞爵士(Sir John Murray)表示感謝,因为我由于他的亲切的允諾,而能够在本書的第9頁和第12頁的前面附印插圖兩頁。** 同时我也向自己的家族里的所有亲戚致謝,因为我靠了他們的亲切帮助,而能够翻閱到很多原始資料。我特別感謝自己的母亲达尔文夫人,因为她始終帮助着我;同时也感謝年長的列奧那德·达尔文,因为他提出了同情的意見,教导我把这本書去准备付印,并且还提供出特別重要和有用的私人的回忆来。最后,查理士·达尔文的所發表的有关貝格尔艦航行方面的著作目录的編制,应該归功于乔弗萊·凱納斯先生(Mr. Geoffrey Keynes)的建議和最有益的忠告。

諾拉·芭洛,

1933年6月

* 在中譯本里,在达尔文自己的附注后面加写"原注",而在編者的附注后面加写"原書編者注"。这些附注全部都排在他們所注釋的一頁底下。——譯者注。

** 就是指中譯本第iii和iv兩頁上的附圖。——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本書中的人物介紹

巴伊諾，本雅明 (Bynoe, Benjamin)——貝格尔艦上的助理外科医生，后来是代理外科医生。当查理士·达尔文在法尔巴来索地方生病的时候，巴伊諾非常亲切地去診視他；达尔文在他的考察日記的兩种版本的序文的附注里，都特意提出了感謝巴伊諾的話来。

皮柯克，乔治 (Peacoak, George, 1791—1858)——劍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大学評議会里的一位权威人物。后来担任伊里 (Ely) 教区的副主教。接受約請貝格尔艦上所需的自然科学家的委托，并且希望亨斯罗教授去担任这个职务。

白登，琴米 (Button, Jemmy, 大約出生于 1816 年)——火地島的土人，1830 年被艦長費支罗伊从火地島帶回到英格蘭去。艦長的目的，是要使他和另外三个同伴——約克·明斯特尔 (York Minster)、波特·美莫利 (Boat Memory) 和非吉阿·巴斯凱特 (Fuegia Basket)——一同受教育，这样可以在回到火地島以后，在他們的同乡人当中傳播天主教的道德和教导土人們使用工具的方法。波特·美莫利虽然接种了四次牛痘，但是仍旧感染天花而死了。1831 年，貝格尔艦就載送其余三个火地島人回到火地島去。艦長費支罗伊对于一个改信宗教的非吉阿的热心努力却沒有得到結果。約克·明斯特尔和非吉阿·巴斯凱特把琴米的一切东西都偷走，并且溜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琴米一生对于英国人保持着亲切的感情，并且在傳教界里获得了一些声誉。

貝福特，弗蘭西斯 (Beaufort, Francis, 1774—1857)——在 1831 年担任艦長和海軍部的水路学家，后来升任为海軍上將弗蘭西斯·貝福特爵士。他是利查尔德·洛威耳·爱治惠斯 (Richard Lovell Edgworth) 的姊夫；他們兩人曾經合作去裝設爱尔蘭的电报机。他是一个致力于水路学和航海科学的先驅者。这一次介紹查理士·达尔文去参加貝格尔艦的航行方面的工作。

亨斯罗，約翰·斯梯文斯 (Henslow, John Stevens, 1796—1861)——1814 年进入劍桥的聖約翰大学讀書；获得牧师的职务；担任植物学教授 12 年。曾經著述很多植物学著作。查理士·达尔文是他的得意的学生。亨斯罗因为在劍桥大学里多年教学对学生有最良好的影响，很受大家的敬重。达尔文和他有深切的接触；他說道："我应当最能够去表明出这位卓越人物的作为来"。亨斯罗第一个想要亲自去接受貝格尔艦上的自然科学家的职位。后来他因为不能前往而愼重保举了查理士·达尔文去担任这个职位。

沙利文，巴尔托洛密歐·約翰 (Sulivan, Bartholomew John, 1810—1890)——在 1831 年是貝格尔艦上的海軍上尉。后来升任海軍上將，叫做詹姆士·沙利文爵士。

查弗尔斯，爱德华 (Chaffers, Edward)——1831 年担任貝格尔艦上的水手長。

科維恩頓 (Covington)——在这次航行开始时候，是"船尾楼的房艙里的彈提琴者和僕人"。在航行的第二年里，他專門当达尔文的僕人 (剝制标本和獵取鳥兽，因此节省了达尔文的不少时間)。达尔文在 1833 年 5 月 22 日給卡薩琳的信里写道，"我已經教会他放槍和剝制鳥类标本的工作，所以他对于我的主要研究目的方面很有帮助"。还有在 1834 年 7 月 20 日給卡薩琳的信里写道，"我的僕人是一个有相当的怪癖的人；我不大喜爱他，不过他大概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怪癖，所以非常适合于我的工作目的"。

哈蒙德，罗勃特 (Hamond, Robert)——原来是督伊德艦 (Druid) 上的軍官，曾經調到貝格尔艦上来参加了一段时間的航行。"……一个非常愉快的文雅的人物。我們兩个人通常結伴作陆上旅行"。参看达尔文在 1832 年 10 月給卡罗琳的信。

哈利斯，威廉·斯諾 (Harris, William Snow, 1791—1867)——綽号叫做雷电哈利斯 (Thunder-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and-lightning Harris)。他是电学家,發明用避电設备保护船只的新方法。他在英国遭受到了很多成見的阻碍;可是,在他还没有解除自己本国人的头腦里的反对意見以前,俄国航海界却采用了他的發明。最后,他的發明得到公認,因此他获得了爵士的称号。

馬尔登斯(Martens)——画家,是科普萊·菲尔定(Copley Fielding)的学生。他代替爱尔,担任貝格尔艦上的艺术家。达尔文在1833年11月13日給卡罗琳的信里写道:"他是一个很愉快的人,好像所有的人都和他相似;他具有着滿肚子一直到滿嘴的热情"。

倫尼,約翰(Rennie, John, 1794—1874)——爵士,海軍部的工程师;繼承父業,完成了著名的防波堤的工程。

麦克科尔米斯克,罗勃特(Maccormick, Robert)——貝格尔艦上的軍医。1832年被批准回家养病。达尔文在1832年4月25日給卡罗琳的信里写道:"这一次的信是我靠了麦克科尔米斯克回到英格蘭来的机会而請他帶来的;他被批准回家养病,就是說,他对艦長和惠克哈姆意見不合而回家的。他对于我們的損失不大"。

麦累希,阿塞(Mellersh, Arthur)——1831年是貝格尔艦上的海軍見習生。后来,他升任为海軍上將。在达尔文的家庭傳說里,有一句話对他加以称頌:"我是米特赫斯特(Midhurst)的麦累希,我已經閱讀过拜倫(Byron)勛爵的作品,而且我对任何一件事情都毫不理会"。

梅伊,乔那当(May, Jonathan)——貝格尔艦上的很受人尊敬的木匠。

惠克哈姆,約翰·克列明茨(Wickham, John Clements)——在1831年是貝格尔艦上的海軍上尉。后来升任到艦長的軍級,并且担任昆士蘭的总督。达尔文在1832—1834年間給姊妹們的信里写道:"任何一个人都抵不上惠克哈姆的本領的一半"。"惠克哈姆是一个活潑的漂亮的人"。"他是軍艦上的最善于交际的人;我并不是指他最喜爱談話,因为沙利文在这方面要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凱恩,菲里普·派克(King, Philip Parker, 1793—1856)——在第一次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一同进行测量航行时候,担任阿德文丘艦的艦長。他是一位卓越的水路学家,海軍少將。后来辞职,退隐在新南威尔士。

凱恩,菲里普·吉德萊(King, Philip Gidley)——P. P. 凱恩的兒子。在1831年是貝格尔艦上的海軍見習生。后来替穆瑞出版社在1890年出版的达尔文的考察日記画了貝格尔艦的圖样(这兩幅圖附印在现在这本書里)。

斯托克斯,約翰·洛特(Stokes, John Lort, 1812—1885)——在1831年是貝格尔艦上的副艦長兼助理測量官。后来在很多年里率領这艘軍艦。1877年升任海軍上將。

斯都阿特(Stuart)——貝格尔艦上的测量官。

費支罗伊,罗勃特(FitzRoy, Robert, 1805—1865)——是查理士二世(Charles II)和巴尔巴拉·維里尔斯(Barbara Villiers)通过公爵格拉夫頓(Grafton)的后裔。在貝格尔艦在第一次航行期間的1828—1830年兩年里,并且在第二次航行期間的1831—1836年里,他都担任率領这艘軍艦的职务。后来担任新西蘭的总督,但是当地移民們向英国国会申請要解除他的职务,因为他推行了一种毀灭性的經济政策;而且根据他們的說法,他对待移民們不公平,并且使傳教士在政府机关里拥有过分高的权力。在他回国以后,他作了很多事業活动。他在气象科学和救生船的服务方面耗費了很多精力。他的早期的测量工作因为观察精确而在当时很有名。1857年,他担任海軍少將;1863年升任海軍中將。1865年自杀。他因为申請准許查理士·达尔文参加貝格尔艦上的工作而受到人們的尊敬。达尔文在1832年4月25日写給卡罗琳的信里說道:"他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我不敢說,他是聪明的;可是我相信,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太大的和太高的。他的統治四周一切的权势,使人感到十分惊奇;如果没有亲眼看到他,那么就会完全不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每个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軍官和水手会对于他的最輕微的斥責或者夸贊都有很灵敏的反应。……总之，他是一个性格最强烈的人物，眞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

达尔文，罗勃特(Darwin, Robert, 1766—1848)——查理士·达尔文的父亲，居住在希留布里的蒙特(Mount)；是当地的著名医生。他对这次航行的过分小心謹愼，几乎使他的兒子放弃想要参加航行的一切想法。

奥斯蓬，亞历山大·伯恩斯(Usborne, Alexander Burns)——貝格尔艦上的艦長助理。

爱尔，奥古斯特斯(Earle, Augustus)——在这次航行期間里是艦長費支罗伊所聘請的繪圖者。后来因生病，不久就离开貝格尔艦而去。

爱利斯，威廉(Ellis, William, 1794—1872)——傳教士，曾著作玻里尼西亞研究一書，共2卷，1829年出版。

德布夏，亞历山大(Derbyshire, Alexander)——曾担任貝格尔艦上的副艦長一个短期間。

墨斯特斯，查理士(Musters, Charles)——一級志願兵。在獵取沙錐时候受到热病侵襲而死。达尔文在家信里講述到这次悲剧。还有几个人也同时死亡，参看后面达尔文在1832年6月4日的日記。

魏之武，約西亞(Wedgwood, Josiah, 1769—1848)——查理士·达尔文的舅父和以后的岳父。他是著名的陶器师的兒子。居住在梅亦尔地方的乡間房屋里，离开希留布里大約20英里。尽責去打破罗勃特·达尔文对他的兒子查理士去参加航行的很多顧虑。罗勃特医生認为他是最有見識的人之一。查理士·达尔文在自傳里写道：“他是一个沉默而不坦白的人，所以也是一个更加可怕的人；可是，他有时却和我很公开的談話”。

罗萊特，乔治(Rowlett, George)——貝格尔艦上的軍需官。1834年6月27日因病死在貝格尔艦上。

罗薩斯，約翰·馬努厄耳(Rosas, Juan Manuel, 1793—1877)——阿根廷的皮革商人的兒子。从小沒有讀过書，很快从管理牧場者变成自己拥有牧牛农場的主人。他的軍队就从他自己的牧場管理者們那里扩大起来，表面上是为了抵抗附近的印第安人而武裝起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执政17年，担任独裁者的角色。他的好战的習性使他去和附近各国作战，最后就退隐到英格蘭来。后来查理士·达尔文曾經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 在英格蘭)地方和他再会过一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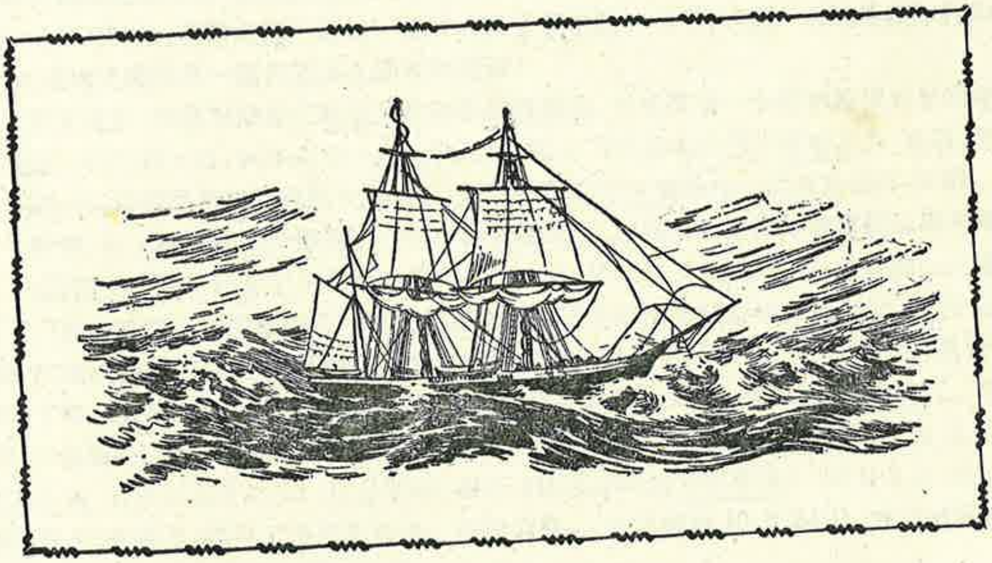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查理士·达尔文

在貝格尔艦上(1831–1836年)的

旅行日記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原 序

当我在8月29日星期日回到家里以前，我已經同塞治威克一起漫游了北威尔士，作了一次地質考察工作。我的姊妹們首先就告訴我說，亨斯罗教授和皮柯克先生有信寄給我，建議我去接受貝格尔艦上的工作，認为这項工作是我現在已經能够担任的。当时我立刻就說道，我要去；可是，到第二天早晨，我發現我的父亲不贊成全部的計划，因此我就写了一封信給皮柯克先生，拒絕了他的建議。在8月的最后一天，我就到梅亦尔*地方去；在那里，一切情形就立刻發生了不同的变化。我發現，这一家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坚强地站在我的主張这一面，因此我就打算再去作一番努力。当天晚上，我就列出了一張我的父亲的反对意見表；舅父約西也对这張表上的各点写了他的意見和回答。第二天清早，我們派人把我們的意見信送到希留布里去，于是我就参加打獵去了。大約在10点鐘时候，舅父約西托人傳言給我說，他打算到希留布里去，并且建議要我跟随他一同去。当我們到达了那里的时候，全部事情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的父亲非常亲切地允准了这件事情。

我將永远不再忘記这兩天的非常焦慮和不安的情形；我的意气非常消沉，这并不是那些为了我的父亲反对我的計划而發生的怀疑所造成的。当我一想到这次航行会經过不知多少时間的时候，我簡直就不能够下定决心离开英格蘭。幸亏，这第一次的考察旅行的圖景，使我确实感到是一幅色彩多么濃厚的圖画。

当天晚上，我就写信給皮柯克先生和艦長貝福特，并且帶着一个非常筋疲力尽的身体去睡覺。在9月2日，我在清早3点鐘就起床，坐上飞快馬車到勃利克希耳去；此后，我又換乘驛站馬車前往劍桥。我就在那里耽擱了兩天，和亨斯罗教授一同商量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由于艦長費支罗伊写了一封信給武德先生，在这封信里把每件事情說得非常使人悲观，因此我險乎放弃了所有的希望。9月5日，星期日，我上倫敦去；就在同一天去会見了貝福特和費支罗伊兩艦長。費支罗伊立刻就把所有困难情形的說法勾消了，因此从那时候起直到現在，已經在我的全部事業方面获得了最良好的利益。9月11日，星期日，我为了探望貝格尔艦，就乘坐小輪船到普里茅斯去。9月18日，我又回到倫敦**。9月19日，星期一，我乘坐邮車到劍桥去；在那里和亨斯罗教授离别以后，在星期三夜里到达聖奥尔班，后来就在9月22日，星期四，乘坐飞快馬車回到希留布里。10月2日，我离家到倫敦去；在那里，經过了很多次意料不到的延期，一直逗留到10月24日，方才出發到德翁港去，于是开始記写这本旅行日記。

达尔文 (12月16日)。

* 梅亦尔(Maer)是查理士·达尔文的舅父約西亞·魏之武的一家人的居住地点。——原書編者注。

** 这里的日期应該是9月17日。参看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1卷，第211頁。在一封沒有發表过的达尔文給他的姊姊苏珊的信里，写明从倫敦寄出，而写信的日期是“9月17日星期六”；他告訴自己这次到普里茅斯去的經过情形道：“这一次是多么惊人的快速旅行呀！我从普里茅斯出發，在24小时里，走了250英里，今天上午就到了这里”。——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I] 1831年

10月

德翁港

10月24日,星期一——在經过了一次愉快的馬車馳行以后,我們从倫敦到达了这里。

25日——到貝格尔艦上去,看到它停泊在一只可以行駛的旧船旁边;艦上的人們正处在奔忙和杂乱的狀态里。这些人主要是在干油漆船身的前面部分和把用具裝备在房艙里。上一次我在9月12日来探看它过;那时候它正在造船厂里修理,还沒有配裝上桅杆和房艙的隔壁,因此看上去它好象是一只破船,而不象是一艘奉命去作环球航行的軍艦。

26日——潮湿的寒冷的日子。我又到軍艦上去,看到木匠們正在船尾楼的房艙里忙碌地配裝抽屜橱。我自己所住的一个角落,看上去很小,因此我不得不担心,在我帶来的东西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东西不能够裝进房艙里来。

27日——到軍艦上去。

28日——天气晴朗。爱尔先生从倫敦乘船到这里来,曾經在路上遇到極大的風浪。在整个星期里,都吹着强烈的西南風,因此在这个期間里,汽輪邮船总是前后顚簸不停。我以为,如果我乘坐了这只船去航行,那么这本日記簿就会由于浪費很多紙張而对我毫無益处了。

29日——天气非常良好。在5点鐘的时候,我和下級軍官室的軍官們一同吃飯。他們說,在軍艦渡过赤道的时候,海神就要用多么厉害的手段来对付我;他們就用着这些最使人害怕的話来取乐。爱尔先生說道,在几年以前,他們剛正在渡过赤道以后,遇到一只船;它的船蓬全部落下。他們看到,在这只船的甲板上,連一个人影也沒有;可是,后来他們在走到这只船上和爬到甲板下面去以后,方才發現,这只船上的每一个人,甚至是船長和他的妻子,都喝飽了酒,醉得人事不知了。他們在举行了海神的祭典以后,就飲酒作乐起来。

30日——下午一点鐘,和海軍見習生們一起吃飯。以后,就搭乘一只帆船,到磨坊河(Mill Brook)那里登陆。斯托克斯、墨斯特斯和我三人接着就作了一次長途的爬山运动。

31日,星期一——和斯托克斯先生到普里茅斯去,并且和他一同逗留在那里;同时他在裝备一个屬于貝格尔艦的天文观象台,以便进行磁傾針(dipping needle)的观察工作。那些屬于学术研究会(Athenaeum)的园地已經被选定,好象是大家都知道的和容易被人說明的地方。

11月

德翁港

11月1日——天气非常潮湿,因此只好逗留在房屋里。晚上,艦長凱恩和他的兒子到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来，并且和我們一同吃晚飯。他的兒子是到貝格尔艦上来充当海軍見習生的。

2日——到軍艦上去。

3日——同凱恩和費支罗伊兩艦長步行到普里茅斯去。

4日——艦長費支罗伊帶領我乘坐委員会的小船到防波堤去，并且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鐘点。艦長費支罗伊受命去測定方位角，以便去和克拉倫斯溫泉(Clarence Baths)的碼头处的一个特殊的岩礁(那里的眞太陽时已經測定好)联結起来；在上一次航行的时候，艦長凱恩就在这个岩礁那里开头做他的經度測定工作。建筑师倫尼(J. Rennie)爵士正在防波堤上面，并且提供了一些关于各种强烈的風的影响方面的有趣的情形。有几塊大石头，各重約10吨，在1826年里發生显著的移动地位的情形。由于这种情形，現在防波堤就要比以前更加能够抵抗凶險的海浪。現在它被筑造成的形狀，好象是一个直接安放在地面上的房屋的屋頂。在这次变更防波堤的建筑式样以前，它的形狀好象是一个屋頂安放在一段短牆上面，所以海浪就經常去冲击它的直立面。每个人都贊成要把防波堤尽可能筑成象一种最宏偉的艺术作品那样有用的建筑物。晚上，和哈利斯(Harris)先生一同吃晚飯(他是一个發表过几个关于电气方面的著作的專家)，并且在那里还遇到几个很愉快的人物。在这些人当中，有陆軍上校哈米頓·斯密斯(Hamilton Smith)，他正在和居維叶(Cuvier)合作写述关于魚类方面的著作；还有凱恩和洛克叶尔(Lockier)兩艦長。艦長凱恩說过一个笑話；从这个笑話里可以看出，在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地方，"文明"和"飲酒"已經完全成为同义詞了。一天，有一个土人向艦長凱恩討取一些糖酒(rum)；当时艦長凱恩沒有給他糖酒，却請他喝葡萄酒(wine)，于是这个土人好象很不滿意。艦長凱恩就劝說他，并且問他道，在英国人沒有到这里来以前，他們是怎么办的；这个土人就回答說："啊，我們那时候还沒有开化呢。"

5日——天气使人厭惡而且陰沉。整天留在房屋里看書。

6日——和墨斯特斯到造船厂的小礼拜堂里去。整个晚上下着傾盆大雨。虽然用不到雨量計，就可以証明英格蘭西部要比它的中部和东部下降特別多的雨。

7日，星期一——逗留在屋子里。

8日——上午，在斯托克斯測定太陽高度的时候，我記录下时間。到貝格尔艦上去；現在它第一次开始显出潔凈的外貌来，并且各种用具在船上安排得很妥当。有人介紹我和費支罗伊的兩个兄弟相見；他們从倫敦到这里来，是来向他送別的。

9日——和費支罗伊及維但耳(Videl)兩艦長一同步行到普里茅斯去，并且訪問哈利斯先生。

10日——在学术研究会里帮助艦長費支罗伊工作，記讀磁傾針的各个角度数値。此后，去听俄国号角音乐团的吹奏；晚上，在海軍上將孟莱·第克松(Manley Dixon)爵士那里吃晚飯。当时在那里的参加者，除了我自己以外，都是海軍軍官，当然他們所講的話差不多全是航海界的專門用語了。这使我感到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可是我不得不想到，要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就会發生很不相同的情形出来。

11日——和哈利斯先生一同吃早飯；又再到学术研究会去，把整天的光陰消磨在观察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磁傾針方面。我們打算要取得的終点,就表明出磁針所指向的地球上的一个正确的地点。要在所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进行很多次数的观察,方才能够取得它們的平均值,于是再从这些平均值方面找出这个平均地点来。这一套研究手續是很長久和細致的。

12日——和陆軍上校哈米頓·斯密斯一同吃早飯,并且在談論自然史的各个不同部門方面花費了几个愉快的鐘点。步行到几个开采砂石的大石坑那里去,后来回到住宿地点,并且到貝格尔艦上去。工人們剛才做完了艦上的油漆工作;当然甲板上变得干干凈凈,一切东西都收拾去了。我第一次感覚到良好的海軍的热烈情况;每个人在看到这种情形以后,都一定会發生惊嘆。至于說到船尾楼的房艙,如果打算把每件东西都占有較寬大的和恰当的地位,那么这未免是太过分的要求了。今天的天气对油漆的干燥方面是最良好不过的了;它有这样的平稳和这样眞正秋天的性質,因此使人希望强烈的西風会停止下来。据說,我們卽使在10月初开船航行,到現在也很可能〔因为逆風而〕到不了馬得拉島;我听到了这句話,心里感到很大的安慰。

13日——步行到薩耳屈拉姆(Saltram)去;此后和巴林頓(Barrington)勛爵一同到厄克斯穆耳(Exmoor),去考察花崗岩地層。我們所經过的道路,穿过很厚密的櫟树林;这些櫟树林分布在当地的山丘的斜坡上;在山脚下,有清澄的寬闊的山澗在奔流着。从地理上看来,厄克斯穆耳也好象是大得模尔(Dartmoor)一样,并且一直伸展到厄克塞忒(Exeter)那里。* 这一帶的景象是荒凉的,在山頂上只显現出叢生苔类植物的花崗岩的表面来。晚上,汽輪邮船載送火地島人**和他們的教师琴根斯(Jenkins)先生到这里来。这几个火地島人的姓名是:約克·明斯特尔,琴米·白登和菲吉阿(巴斯凱特)。同时傳教士馬太也到这里来了。

14日,星期——艦長費支罗伊把时計(chronometers)搬移到軍艦上去,并且把記录簿放置在船尾楼的房艙里。我到軍艦上去。油漆还沒有干透,所以沒有事情可做。晚上,海軍部的訓令到来。这些訓令在各方面都是使人完全滿意的,实际上也正和艦長費支罗伊本人所希望的情形恰巧相符。在这些訓令里,只不过包含着一个粗淺的輪廓罢了。在这里,除了在这样完全脫离計划方面听任艦長費支罗伊自己随意取决以外,再也沒有更大的褒獎的話給他了。

15日——和艦長費支罗伊一同到普里茅斯去;由于發現伽姆貝式的新磁傾針不准确,而在使用时感到很不愉快。

16日——到軍艦上去;整天閑空無事,只是和艦長一同到街上去閑蕩一番罢了。

17日——天气十分平靜。

18日——在最近兩天来,艦長費支罗伊老是忙碌地和海軍部的勛爵們打交道。

19日——現在我每天上午有了正規的工作做,就是記录和比較气压計上的度数。今

* 厄克斯穆耳和大得模尔都是德翁郡(Devonshire)境內的台地;厄克塞忒是德翁郡的城市。——譯者注。

** 在貝格尔艦的上一次航行时候,費支罗伊从火地島帶回来4个火地島土人,并且用他自己的錢去教育他們。有一个火地島人患生了天花,虽然接种了四次牛痘,仍旧不治而死了。其余三个沒有死的火地島人現在就要一同乘貝格尔艦被送回他們的家乡去。参看前面主要人物琴米·白登一項的介紹文字。——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天晚上，和艦長維但耳*一同喝茶。他已經看到过很多象我們所进行的这一类工作；他曾經在非洲沿岸做过8年測量工作；在这个期間里，他埋葬了三十个年青的軍官；每次在派送一只小船到一条河流里去做測量工作的时候，总是有几个人死亡的。

20日——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听取了一次極其無聊的説教。后来，在爱其康勃山(Mount Edgecombe)和磨坊河(Mill Brook)之間的風景最优美的地区里，作了一次長途的步行。

21日，星期一——把自己的所有書籍和仪器搬运到貝格尔艦上去。晚上，到学术研究会去，并且听取哈利斯先生所作的关于他的避雷設备的通俗演講。他把一只起电机(electric machine)作为一塊雷云，把一桶水作为海面，并且把一件玩具作为一艘軍艦；当时他表明了天空雷电打击船只的全部經过情形，并且極其使人滿意地証明了怎样可以按照他的避雷計划来完全保护船只，避免發生任何惡劣的后果。这个計划就是把彼此摺合的銅片嵌放在桅杆和帆桁里面，并且一直連接到船底的水里。这个原理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利益，就是因为它对这样的事实很有用处：电液由于被傳送到面积这样广大的表面上而被減弱了，因此甚至是在桅杆直接受到雷击的时候，也不会使人感受到什么影响。貝格尔艦就依照这种計划来裝置了避雷設备；这極可能是把我們当作了試驗的样品，因此我希望能証实这种避雷計划是确实有效的。

大約在下午6点鐘，有一个水手喝得大醉，并且正在从一只旧船跨到另一只軍艦上去的时候，滑跌到水里去了，因此大家都找不到他。后来也沒有發現他的屍体。

22日——到軍艦上去，并且又为了那个关于缺乏房間的老問題而發生恐慌。和艦長費支罗伊回到軍艦上来；他是一个多么有效的和好心的策划者，因此抽屜的本身在他的面前就增大起来，所有的困难也就迎刃而决了。晚上和艦長維但耳一同吃晚飯，并且和他消磨了一个很愉快的下午的光陰。

23日——在貝格尔艦的傳記里，今天是一个很重大的日子。在下午一点鐘的时候，它从停泊处解纜，行駛大約1英里，到巴涅特船塢(Barnet Poot)里去。它將在那里一直停留到航行开始为止。这次短程行駛使我感到很有兴趣，每件事情都有这样的新奇和不同，好象是从来沒有遇見到的，例如舵手的吹口笛，帆桁的操縱方法，水手們听到軍笛声音而拉动纜索的情形。可是，最使我感到惊奇的，就是下命令非常迅速，他們也非常敏捷地服从命令而工作。在关于航行的全部准备方面，已經賸下極少的事情要干了。所有的儲备物品都已經裝进船艙里去了；昨天就裝載了5,000—6,000罐鹹肉。船艙里再也沒有1英寸的地方是空虛的了；要再裝一袋面包在房艙里，也很难办到的了。我对于軍艦內部的看法，就是在一个人的地位上可以有不一定的几个人所占用，就是說，有一个很大的空間被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的空气、淡水和食物所占据着。

24日——天气非常良好，对于观望景色方面最适宜。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地迎着太陽高呼，因为好久沒有見到它了；我們不能够离开港口。我今天到軍艦上去了几次；可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干成功；因为他們正在調換停泊的地方，所以就沒有时間来讓一个陆上生

* 維但耳的英文在这里和后面都被写成 Vidal (維达耳)。——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活的人向他們找寻各种麻煩了。

25日——为了把我的衣服裝进軍艦的房艙里去而非常忙碌地干了一陣;此后又在排列書籍方面忙碌了一回,直到天黑方才离开軍艦。

26日——又再整天去排列自己的書籍。我們(斯托克斯和我)把船尾楼的房艙收拾得非常整潔。在干好了这件事情以后,又再把我自己的几件东西搬到軍艦上来。凱恩和我一同在海岸边散步;最后穿过爱其康勃山的爵士公园的一部分而回到住宿处。今天的天气非常良好;普里茅斯的風景特别使我感到惊嘆。这一帶海边帶有一些海股,成犬牙相錯的地形,因此从各方面看来,这是一幅很新奇的异样的景色。

27日——今天空閑無事;乘坐在艦長费支罗伊的小船上,作了一次愉快的航行;此后又去訪問了几个人。

28日,星期一——艦長费支罗伊設了一个很盛大的宴会,招待大約40个人;这是軍艦上的一种乐事;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順利;到晚上,大家跳起华尔兹舞来,一直到每个人兴尽方才散去。

29日——今天艦長又来一次大宴会,不过进行得不太好;我这一次沒有去参加。晚上,我和孟莱·第克松爵士一同吃晚飯。

30日——艦長凱恩整个上午在这里;我和他作了一些关于气象学方面的有趣的談話;他在上一次航行的期間里就已經对这方面的問題極其注意。此后,我作了一次到科尔桑(Corsan)去的愉快的旅行;現在我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將来方面,因此要我去講述和思考任何其他的問題,就有很大的困难。当我第一次接受那个参加航行的建議的时候,我也發生同样的情况,并且感到这是一件很不舒适的事情。可是,現在这一次因为每件事情都已經固定下来和解决了,所以也具有巨大的决定性的利益。

12月

德翁港——比斯开灣——非尼斯特角

12月1日——和艦長凱恩一同吃早飯。海軍部委員率領格拉夫斯(Graves)勛爵的集团去参观卡耳多尼亞艦(Caledonia),并且在雅契艦(Yatch)上留下个位置給我,邀我一同去参观。一般都認为卡耳多尼亞艦是世界上最精良的軍艦之一;它备有120.32磅重的炮彈的大炮。这样巨大的一艘軍艦,使人看到了真是会大吃一惊;并且使人惊奇的是,究竟用什么計策使一切事情都被管理得这样的井井有条,而且在这样多的人員当中怎样会得使大家都服从命令的呢?当我們駛近它的时候,我听到那边傳来的嘈杂的人声,好象是晚上在相当的远处所听到的一个市鎮上的嘈杂声音似的。

2日——为了排列和裝放我自己的东西到抽屜里去而干了一天的工作。爱拉士麦斯*在下午到这里来;我就和他一同消磨去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

3日——忙碌不停地去定購、現买和裝放我自己的所有無数的东西。我多么的盼望星期一到来;甚至暈船的情形也一定会比現在这种討厭的焦急情形良好一些了。爱拉士麦

* 爱拉士麦斯(Erasmus)是查理士·达尔文的哥哥。——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斯到这里来探望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不过我不会再和他有很多見面的机会了。

4日——我第一次在軍艦上記写这一段日記；現在大約是半夜一点鐘，我打算在自己的吊床里睡一回兒。我昨天夜里干了这件事情，可是在爬吊床的时候遭遇到了一种最可笑的困难：我的最大錯誤就是采用了騎馬的方法，想要先把自己的双腿跨到吊床上去。吊床是悬在空中的，因此我只是把它推了开来，却不能够使我自己的身体接近吊床一步。正确的方法是要先确切地坐在吊床的中心，于是再把自己的身体灵巧地扭轉过去，使头部和一双脚正好达到它們的适当的位置上。我以为，再經过不多时候以后，我也会象其他的人一样，感覺到睡在吊床上是很舒适的。今天我的一部分白天时間就在軍艦上消磨去了，而另一部分时間則是和我的哥哥在一起消磨去的。晚上，艦長凱恩和他的兒子、斯托克斯、我的哥哥和我一同伴着艦長费支罗伊吃晚飯。

上午，軍艦曾經开駛了一大段路，可是我一些也不感到什么不舒适；因此这就使我認为有很大的希望可以避免暈船的毛病。我看出，其他的人也持有着同样的微弱的理由来相信这一点。讓我們不要發生惊惶吧。在值夜的时候，和一个軍官在一起談談，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当时四周一切都是寂靜無声，除了半小时的时鐘敲鳴声以外，再也沒有什么东西来打破这种沉寂的空气了。現在我正要下班，并且向斯都阿特（Stuart，值班的軍官）祝夜安告别，于是要来練習一下跳上自己的吊床的技艺了。

5日，星期一——今天上午的天气还可算是晴朗的，而且有一些景色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打算再把开船的日期長期拖延下去。可是，自从到这里以来每天中午总是有猛烈的風暴从南方吹来，因此說不定我們將离开不了这个海港。軍艦很会發生摆动，所以我很有可能暈起船来。我非常垂头伤气地回到借宿处，可是这表明出最后又要亲自去睡一下牢固的、平坦的和不动的床鋪了。晚上，和爱拉士麦斯一同吃晚飯。我以后不会再經常吃到这样安靜而又舒适的飯食了。我乘了这个机会，去注意到水手們在这里所观察到的一种很奇怪的情形。以前在建造6噚深的海軍粮食局（Victualling office）的牆壁的时候，工人們在沉箱里面用輕敲箱壁的方法来發出信号。附近各处的水手們时常听到这种声音；甚至在相距2英里的托尔波因特（Torpoint）那里，也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好象是一个人在用小鎚叩击小船；而且水手們如果長久听到了这种声音，就眞的会疑惑起来，甚至会把小船拖上岸去檢查，以为有一只蟹或者某种动物来破坏它了。

6日——航行又再延期了。上午吹着西南風，不过是輕微的。此后，風势增强，轉变成南面来的大風。斯托克斯和我一同整理船尾楼的房艙里的东西；此后，我不得不火速撤退到岸上去。要是我沒有干过紧張的工作，那么我甚至还不能够忍受这种动作一段很短的时間。晚上，和爱拉士麦斯一同吃晚飯。

7日——在海港里天天耽擱得很長久，因此感到愈来愈厭倦了。最后，我竟其無事可干了。一切东西都搬到了軍艦上来；現在我們只是在等待逆風停止，以便接着張帆航行。上午，有一陣非常猛烈的風暴从倒霉的西南方面吹过来。貝格尔艦撤去了自己的上桅，并且把帆桁轉动到風吹的方向去。

8日——今天和前兩天的日記都是在我自己的房艙角落里写的。現在房艙开始变得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舒适起来，不过仍旧是拥挤不堪。天气是使人悲愁的陰湿，而且風向沒有希望轉变过来。每天早晨，我总是先發出一个疑問来道：風怎么啦？啊，总有一个吉日良辰，使我得到"吹东北風了"的回答。

9日——最后一次整理船尾楼的房艙里的东西。以后，爱拉士麦斯和我一同去爬爱其康勃山，作了一次長途的極其愉快的步行。从山頂上看到的風景是最使人惊奇和不寻常的；从一个最美丽的、生动如画的山丘上，可以望見一幅包括三个位在海股那里的大城鎮——德翁港、斯东哈斯(Stonehouse)和普里茅斯——的鳥瞰圖。晚上，和我的哥哥作最后一次晚餐。

10日——清早时候，大雨傾盆下降。此后天空变得很透明，从西南方面吹来一些微風。我們大家都以为，这一次我們碰到晴朗的天气了。昨天夜里，艦長說过，如果天气会轉好的話，那么就决定今天开船。因此，在9点鐘时候，我們拉起了鉄錨；10点鐘以后不久，軍艦向前行駛。爱拉士麦斯在軍艦上；我們作了一次愉快的航行，一直到我們繞行过防波堤为止。他在防波堤那里离开了我們；同时我也在那里开始發生苦痛起来。我立刻暈起船来，而且只有到了晚上方才轉好，因为那时候从气压表上得到消息說，有一陣猛烈的風暴正在从西南方面吹来。海面上有極大的巨浪卷来，因此軍艦好象鞠躬到底一样前后顛簸起来。我駭得魂不附体；我从来沒有經历过这样的一个夜間；除了苦痛以外，四周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慰；風的嘯叫声、海濤的咆哮声、軍官們的嘶啞的急喊声和水手們的吶喊声混杂成为一种交响曲，这眞是使我不会立刻忘却的。

11日——这种情形一直繼續到星期日上午为止；那时候，决定把軍艦駛回到普里茅斯去，等待到有較順利的風时候再开船。大約在12点鐘，我們回到巴涅特船塢那里拋錨，因此現在我們就安靜地和舒适地躺臥起来。此后不久，墨斯特斯这一个同时受苦的小伙子，和我一同去作了一次良好的散步；这次散步使我們的精神有相当恢复；虽然这样，可是我的头腦仍旧是眩暈和不舒服。使我惊奇的是，我發現，在离开英格蘭的时候，正象我接着想到4年里的情形那样，却很少或者沒有發生感情上的留恋。我希望，我能够再感覚到一些象我在初次接受参加航行的建議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垂头丧气的情緒。我会好象單單到法国去游覽一次那样沉着地离开海港回去。我以为，我已經这样經常和周到地考虑到这个問題，因此在我的头腦里再也沒有新奇的和新鮮的思想去和它联系起来了。它們的新奇使一个人的感情变得强烈起来。在下了很多时候的决心以后，我方才决定我应当接受这个建議；可是我还是以为，这种事情恐怕还要經过很久时候，才会增加起一个人的生活上的快乐来。如果我能够保持自己的健康和回返家乡，而且还有精力来順利地安定自己的生活，那么我現在和將来的一份苦惱和缺乏生活享乐物品的情形，將会得到充分的报償。我以为，必須忘記掉很多在陆地上可以享受到的小事情，要差不多不再去覚察它們。沒有这样很多的額外的困难，就会使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甚至也不能够从書架上取下一本書，或者从洗衣桌上取用一塊肥皂，而不会对它發生怀疑說，究竟是不是值得費一些时間来用肥皂洗手，或者翻开書来閱讀几頁。

12日，星期一——暴風雨的天气；軍艦在水面上顛簸不停；我确实又感覚到更加不舒服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起来。我帶着極度恐慌来推測暈船的情形，以为將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間去干各种有效的工作，却并沒有耗費更加多的精力去注意到会發生兩、三星期的苦痛。在中午时候，散步到科尔桑灣(Corsan bay)去；就在那里欣賞海浪互相扑击和在岩石上激起浪花来。在这里，只有欣賞优美的風景和鍛煉身体会創造出最大的愉快来。在我們的航行期間当中，这一段时間要比任何其他时間使我帶有更大的热誠去推測將来的情形。和孟萊·第克松爵士一同吃飯；这是一个愉快的安靜的集团，或者更加确切地說来，我怀疑每个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很愚笨的，因为大家的主要的談話題目就是貝格尔艦，而且現在也只有这一个題目才会使我感到兴趣。在任何时候，要在正規的集团里进行談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現在却是一件最苦痛的事情了。我們已經对軍艦作了一次長期的乱糟糟的划行；可是，現在我正安坐在自己的角落里，既舒适又安靜，而且抱着一种好象是在我圍坐在聖誕节的营火旁边时候所經常感覚到的心情那样，正在傾听着風在穿奔过索具时候所發出的咆哮声。有8只鐘已經敲击过了，就是說时間已經是半夜12点鐘了，所以我要回到我的吊床上去睡覚了。

13日——这是閑空無事的日子。第一次在艦長室里吃飯，感到好象完全在家里的情形一样。在艦長所供应給我的所有的享受待遇当中，要算是我和他共同进食是最重大的待遇了。我时常担心，我会因为自己所应該持有的很多論題而变得情緒十分低落起来。要定出任何的計划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在軍艦上沒有什么办法的話，那么我确信就会無事可做的了。我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第一要去采集标本，观察它們，并且閱讀我能够掌握到的一切有关自然史的各部門的知識。气象观察，研讀法文和西班牙文，数学和少量經典著作，或者至多在星期日研讀希臘聖經。我总是希望随手帶有某一本不屬于上面所举出的几个部門里的英文書籍，来閱讀自娛。如果我在航行期間里沒有力量足够去經常勤学苦練，那么我就会自暴自弃，而失却多么巨大的不寻常的一个改进自己的机会了。但願在我的头腦里时时刻刻永远不要忘記这句話；这样說不定我会有同样的机会，把我在劍桥大学那里抛弃的东西，再裝放进自己的头腦里去。

14日——天气美好，大有順風吹来的希望。在爱其康勃山周圍的美丽的風景区里，作着我的通常的愉快的散步。到現在为止，每一件有关穿衣服和睡覚的事情，都是对我的享受的最大障碍。可是，甚至这些困难也逐漸消失去了。我的吊床在不断的改变地位以后，已經变得平坦的了，而且我又訓練好了一套穿着和解脫衣服的正規的方法。*

明天上午开船的命令已經傳达下来了。

15日——風仍旧繼續从老地方西南角上吹来；这种情形就不得不使我們确定不移地認为天气也是恶劣的。在軍艦上充滿了各种各样口出怨言的人，而大受暈船毛病压迫的我的处境，显得極其恶劣。可是，光陰却很愉快地消逝过去了；这整天的光陰，并不是由于工作而消逝去的，而是由于整理我的所有瑣碎的东西和閱讀巴西耳·霍耳(Basil Hall)所

* 达尔文的頂上的抽屜是用来放置他的衣服的；后来就在把吊床張挂起来的时候，把它搬移开来，以便增加出一段長度来。这个事实說明了他有一个随意支配的空間。参看前面[中譯本第iv頁]的船尾樓的房艙圖。——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著的小書岩石碎片(Fragment)而消逝去的。

16日——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的情形極其相似。現在我坐在自己的房艙角落里，感到好象在家里一样，極其舒适。我第一次在整个一天里沒有离开过軍艦。風挾帶着陣雨狂吹着，从空中向我們疾駛而来。

17日——和沙利文及凱恩一同散步到拉姆海德(Ramhead)附近的海岸边去；在那里看到一个狂奔的巨浪扑击在岩石上而碎裂的情形。我們走过一个叫做科尔桑的村庄；这是我以前沒有看到过的一个建造得最奇特的地方。在每条街道上，都沒有30碼長的同样笔直的一段路，而且都是很狭窄，因此的确連一輛双輪馬車也通不过它們。这个村庄位在一个很优美的小海灣里；有無数漁船和走私船就在这个海灣里躲避風浪。我的老敌人西南風暴正在穿过索具而發出嘯叫声来。今天它把一只在3个星期以前离开普里茅斯的双桅横帆船吹回到这里来，所以我們应当抛弃掉不滿意的情緒，反而要为了能够停留在自己的現在这个舒适的停泊处而感謝万分哩。到現在，我还沒有消失掉那种認为自己在軍艦上好象是在家里一样的新奇的感覚，而且也沒有停止去对我从来沒有想象到的能够在最广大的空中楼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極其良好的幸运發生惊奇。如果能够达到考察世界的願望，那么这是一个多么稀有的卓越的机会呀！必須有准备地到海上去，完全了解到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事業。有少数人脫离开了旅行家們所經常走的道路；这个理由已經充分給我以說明了。

18日——在12点鐘时候，和海軍見習生們一同吃午飯；此后就和巴伊諾及斯托克斯一同散步到惠特松灣(Witson Bay)去；这里的海面显出一幅最宏壯和尊严的形象来。在大約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里面，有一片混杂的碎浪；由于它們的面上复有白色的泡沫，看上去極象是一片雪地。当每一个海浪冲擣到岩石上来的时候，它就把自己的浪花向上抛擲到山丘上面，并且沾湿了我們的面孔。有一个孤單的人正在从一个岩石上守望着，要探索出任何一种船只破損的事件来；这是这幅風景当中的补充的景色。

19日，星期一——天气晴朗和平稳，有和緩的北風。明天上午就有各种开船的可能性。在拔起鉄錨的时候，全艦的人將会高高兴兴地欢呼起来。

20日——下起傾盆大雨来；整个上午都吹着西南風。可是，現在月亮正在海面上明亮地照射着；看上去，海面很平靜，因此会使人以为暴風雨永远不会再来打扰我們了。当着这样一个明朗的夜間，从我們的停泊处望过去，这一幅景色眞是最美丽不过的了；看上去，海灣好象是一个湖泊。但願这些情形不要轉变成为假象，否則我們的失望也要变得更加苦痛起来。水手們宣布說，在岸上有一个人把一只黑猫罩在浴盆下面，*所以这就有理由来說明我們仍旧会被阻留在海港里。

21日——上午天气很平稳；从濃霧里显現出發紅的太陽来。各种情况都向我們預示有稳定的东北風的希望，也就是有順利的航行的希望。可是，在这里我們还得停留下来，輪流地去祈求和痛駡西南方来的風暴。从拔起鉄錨一直到再把它放下为止，我們到处遇到了不幸的事情。在上午11点鐘时候，我們乘着輕微的东北風开船；正当軍艦繞过德拉

* 这是一种好像張羽煮海一般的迷信說法。——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克島(Drake's Island)作搶風駛行的时候，我們的坏运气就首先开始出现了。这时候正当子午潮到来，就是在最低的退潮时刻；大家忘記了这一点；我們把正了舵，直向海角附近的一塊岩礁駛去。这时候幸亏海面上的風浪很小，所以虽然軍艦擱淺了大約半小时，但是它沒有受到損伤。每一次行动都企圖脫离开这个險境。有一个行动方法得到了最大的成功，就是每个在軍艦上的人都听从命令跑到甲板的不同部分去，靠了这个方法来使船身發生一种摆动現象。最后，我們脫离了这个地点，駛行出海港去，絲毫沒有因为这次小事件而蒙受到損失。当我們到了大海上面的时候，我馬上就暈起船来了。下午 4 点鐘，我走下到艦長室里去，就在那里一直睡到 8 点鐘；此后，我又再撤退到自己的吊床上去，并且享受到一次最舒适的睡眠，直到第二天上午为止。当天剛才發亮的时候，斯托克斯和我把袖珍式罗盤取出来察看；我們所合意的这个罗盤竟使我們疑惑起来，因为它并不是指向我們所航行的西偏南方向，而是指向东北的方向。后来，惠克哈姆探头进来，告訴我們說，我們再过 1 小时又要到普里茅斯灣了；这句話方才解除了我們的疑团。在半夜里，風的方向开始轉变，到上午 4 点鐘，当我們离开蜥蜴角(Lizard)只有 11 英里的时候，風暴从西南方面吹来。艦長根据这种情况，就命令轉舵，使軍艦向順風方面航行；于是我們就以每小时 11 海里的速度回头駛行到自己的老家里去了。

22 日——今天整个一天我的身体沒有完全恢复如常。和斯托克斯及巴伊諾一同去作了一次長途的散步；在全部时間里，大雨傾盆下降。由于某种錯失，在抛錨的时候，鉄錨和錨索絞扭在一起。他們作了 8 小时的緊張的劳动，把一切收拾整潔。晚上，加倍發給水手食品。有几艘軍艦曾經和我們同时开出，現在也都被迫退回原处来了。

23 日——上午，沙利文、巴伊諾和我一同去用来福槍作射击游戏，博取各种各样的瓶裝酒类，准备把它們帶到馬德拉群島去喝飲。晚上，和斯托克斯一同去听一个惡劣的演奏会。虽然我繼續为了反对所有我們所經受到的長期耽擱和煩惱而造成的我的心头的苦痛方面發生悲哀，但是我确实相信，它們对我有很多益处，因为我已經开始对海上生活的習慣适应起来，同时也不再为了暈船的苦痛發生对抗情緒。

24 日——空閑無事的一天。

25 日——聖誕节。上午，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并且發現在这里講道的牧师就是我的一个劍桥的老朋友賀尔(Hoare)。下午 4 点鐘，和下級軍官室的軍官們一同吃晚飯。这使我得到良好的偶然在那里吃飯的机会，因为这会使我为了自己能够和艦長在一起生活的好运而發生相当的感激。这些軍官都是好朋友。可是，在这里还缺乏亲密的友誼；我以为，这是由于軍級高低不同而造成；这种情形使他們的集团里的全部快乐遭到很大的破坏。軍艦上的爭吵的可能性和因此而引起的苦痛，会發生一种相反于人們所意料到的效果；在这里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努力促进友好的習慣，却好象是有一种普遍接受到的極大限度，就是最好的朋友立刻就会轉变成为最大的敌人。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种構成水手的性格的主要部分的彼此互相独立無关的情形，并不会产生出極端的自私自利来。我以为，这种情形不会發生这种后果，并且好象很能够符合于減少爭吵次数的目的；在这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水手当中，一定时常会發生出这些爭吵事故来的。讓这种原因是無論什么原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因吧，可是使人十分奇怪的是，虽然有些积極的聰明的水手具有很多的閱历，他們的性格也很早明显地表現出来，但是他們的談話竟会使人感到毫無趣味。

聖誕节对水手們說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整个这一天里，大家都是放縱起来，飲酒作乐；因此現在軍艦上的水手都是喝得爛醉如泥。凱恩不得不去担任守崗的任务，因为以前的一个守崗的哨兵已經蹣跚地走了下来，声明他再也不能担負这个任务，因此他現在不得不接受尽可能保持清醒狀态的命令了。他們無論到什么地方，总是宣布聖誕节是他們的欢乐的节日，因此他們就尽情地喝起酒来；每个水手总是盼望着这种唯一的永远存在的欢乐。

26日，星期一——天气良好，很适宜于开船；可是由于差不多全体船員都喝得大醉了和不在軍艦上，所以就失却了开船的机会。軍艦整天都处在無政府狀态下面。一天的假期就引起了所有这些禍患来。这样的一幕情景，正証明了在这些象水手一类的沒有思想的人当中，絕对必須有严格的軍紀才好。有几个水手因为驕横不法而受到处罰，被罰坐在重鉄鏈上8—9小时。当他們处在这种情况里的时候，他們的行为真好象是一群頑皮的小孩，除了自己以外，咒駡每一个人和每种东西，而接下去就差不多哭叫起来。这是一个不幸的开始，把我們的很多最良好的水手作这种过早的处罰是不得已的事情。可是，他們以为干了这件事情必須受到这种处罰，所以并不采取离开軍艦的行动。在下級軍官室里吃飯，并且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27日——現在我是在1月5日来补写我最近一星期来所受到的苦难的情形的日記。今天的天气美好，同时吹来了大家長期盼望的东風。上午11点鐘拔錨开船，用搶風駛行的方法困难地开出了港口。海軍部委員艦長罗斯(Ross)乘坐着他的雅契艦和我們一同航行。艦長沙利文和我一同吃了一次告别的午餐：羊排和香檳酒。讓我希望原諒我在离开英格蘭的时候所經受到的那种毫無感情的想法吧。大約在下午2点鐘，我們在防波堤外側乘上了貝格尔艦；由于接連不断地有輕微的風吹送着軍艦，所以我們就以每小时7—8海里的速度駛离海港而去。当天晚上，我沒有暈船，不过提早上床睡覚*。

28日——上午，在軍艦上散步，我們正在以每小时8海里的速度随風駛行；后来我馬上暈起船来，在整个一天里沒有好轉。在我的头腦里，極不愉快地老是浮現出这样的一幅圖景来：有几个水手由于在聖誕节被准許放縱作乐而犯了罪，因此受到了鞭打。我怀疑，究竟这种放縱是不是会造成他們喝酒的罪行，并且这种因此而引起的驕横不法的行为多少是可以原諒的。

29日——在中午时候，我們已經离开普里茅斯380英里，距离馬得拉島还有800英里。我們正在比斯开灣里面；在这里的海面上升起了很多的巨浪。今天我有很多次作嘔。

* 在他的自傳里，有下面一段話："在普里茅斯的这两个月里，虽然我用尽各种方法来消磨过去，但是这一段时間真是我生平所过到的最苦痛的日子了。我在想到要有一段很長的时間离开我的一家人和朋友們的时候，我就感到情緒非常低落；当时的天气又好象使我感到有一种描写不出的陰气沉沉。除此以外，我又患生了心臟急跳的毛病，并且也好象是很多無知的青年人一样，特别好象是一个略为懂得一些医学知識的人那样，却确信我已經患生了心臟病。我沒有去請任何一个医生診治，因为我預料到他的診断一定是'我不适合于航行'这句話，可是我决心要冒着一切危險去干它一下"。自傳，査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1卷，第64頁。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我以前的暈船和現在的暈船之間，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現在不發生眩暈的現象；在用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并不感到难受。当我躺臥在自己的吊床上，察看着月亮或者恒星在它們的新的視軌道上面完成自己的一次小周轉时候，实际上我感到有相当的兴趣。現在我要举出我关于暈船方面所得到的有宝貴价值的經驗来談談。起初，对于一个以前从来沒有到过海面上几天的人說来，苦痛是極大的，而且远远地超过了他过去的預料。我覚得，只有用平臥的方法才能减輕苦痛；可是不应該忘記：只要你愈是和敌人作斗爭，它就会愈快的投降。我只是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胃臟还能够容納餅干和葡萄干。可是，在我吃食它們而感到精力枯竭的时候，我立刻就發生厭倦，于是就采用西谷米(sago)来作为妙藥，再加上葡萄酒和香料，使身体感到很热。可是，只有一个确实有效的办法，就是躺臥不动；如果能够躺臥在吊床里，那么就会更加好得多。

这几天晚上的时間，已經可以感覚到要比較長些；而天气也变得更加温暖些。

30 日——中午到达北緯 43 度的非尼斯特角*，并且橫渡过了比斯开灣。我的精神感到非常苦痛，暈船的毛病很厉害。在开船以前，我曾經时常說道，我無疑地会經常对整个事業發生后悔，我以为，我会干得很少，沒有象我应該热心地干的那样。当这些黑暗的陰郁的思想侵襲着我的心头而且象今天这样追逐着我的时候，我簡直再难想象到任何比这种情形更加苦痛的情形。我曾經在甲板上蹣跚地走了几分鐘，由于看到海面的景象而發生很大的惊奇。深海的水和海岸边的水有很大的差异，也好象湖泊和小水池的差异情形一样。这不仅是在于藍色的深暗方面，而且是在于它的色采在和白色的旋卷的頂端对照时候显得明亮，因此就使景色有这样新奇的美观。我已經看見了那些表达出它的眞实的概念来的圖画。

31 日——上午感到身体很不舒适；大約在中午时候起床，此后有几次感到比較舒适。有一群五島鯨繞着軍艦竄奔着；还有一只小黑海燕掠过海浪；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初的有趣的东西。我躺在沙發里，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下午，有时和艦長談談話，有时閱讀洪保德所描写得很生动的关于热帶風景的記述。这对于安慰一个暈船的人的心是最适宜不过的了。

* 非尼斯特角(Cape Finisterre)是西班牙的最西端的海角。——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II] 1832年

1月

非尼斯特角——馬得拉群島——騰涅立夫島——佛德角群島(聖特雅哥島)

1月1日——我具有一种偏見的意識，認为新年帶有一种陰郁的景象。今天早晨，差不多沒有風吹来，不过海面上有巨浪滚滚而来。晚上，有經常的逆風向我們吹来。今天和接連的三天，都是使我受到很大的不断痛苦的日子。

2日，星期一——天气險惡。我因为筋疲力尽而差一些昏厥过去。

3日——我們探寻着8个岩礁，并且駛行过了航海地圖上所标明出的它們所处的位置。大概它們是火山所形成的小島，后来就消失了。我們在夜里停船；到黎明时候，望見桑托港島(Porto Santo I.)；在不多几个小时里，我們駛过了馬得拉島(Madeira)*，离开它向西而去。因为在这里的海面很凶險，不宜抛錨，而且靠岸困难，所以大家認为，不值得为了要到島上去冒險逆着風向前进。

4日——因此，我們就向着騰涅立夫島方面航行。我的暈船毛病有这样的厉害，以致使我不能够起床，甚至是在离开馬得拉島不到12英里远的时候，也不能够去遙望它一次；到晚上，病况略为轉好，但是身子非常疲乏。

5日——今天早晨，經过了相隔不多几英里远的披頓岩島(Piton rock)，薩耳維其群島(Salveges)的最南的小島；它是一个荒凉的險峻的岩石島，沒有人居住。中午，我們离开騰涅立夫島的距离是100英里。今天的天气良好，我的身体好轉，因此我能够去欣賞海面景色；空气非常柔和温暖，有一些像是英格蘭的春天，不过这里的天空显得更加明亮得多，而且大气也是更加清澄得多。海面上有着很長的逐漸推进的波浪，好像是太平洋上所看到的那种波浪一样；大洋的表面不平滑，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高低起伏的平原。

6日——在夜里抛錨停泊以后，今天清早，我們望見了騰涅立夫島；它的方位是西南，距离大約12英里。我們現在已經离开它不多几英里，正在搶風駛行到聖大克盧茲港去；在这里的海面上，望見了一个小鎮，里面都是白色的房屋，显得非常整潔。我們繞行过納加角(Point Naga)；它是一塊凹凸不平的無人居住的高聳的岩石，它的輪廓表明得最显著和多变化。在繪画它的形狀时候，就繪不出一条直綫来。每种景物都很美观；色調是多么丰富和柔和。騰涅立夫高峰，或者就是圓錐形高山，从云層的上面显露出来。它高聳地伸进天空里，要比我过去想要看到它的时候的幻想的高度更大一倍。有一層濃密的云，把它的积雪的山頂完全和險峻的山脚分割开来。現在大約是11点鐘；我一定会再有一次

* 馬得拉群島(Madeira Is.)的主島是馬得拉島，面积739平方公里；第二是东北面的桑托港島，面积約30平方公里；其余几个島很小；这个群島的总面积是797平方公里。——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机会去凝視这一个長期被我野心勃勃地想念着的对象。啊，眞是不幸，很不幸！当一只小船从对方划到我們的船边来的时候，却帶来了一道死刑的执行命令，因此我們只好在离开港口半英里远的海面上拋錨停泊。島上的領事宣布說，我們必須执行12天的严格的檢疫手續。那些从来沒有經历到这种情形的人，簡直难以想像到，这会使我們每一个人感到多么的苦悶；艦長馬上就解决了当前的問題，命令把船帆全部扯滿起来，向佛德角群島駛去。正当我們接近到足够使每种景物都發生一种还不能滿足我們的極大的好奇心的时刻，而我們却就这样离开了这一塊大概是世界上最有趣味的地方。在那些把褐色的荒凉的山丘分割成兩排平行山地的險峻的河谷里，散布着一塊塊生長着淺綠色植物的小地区，使我感到風景非常新奇。虽然这样，可是我还以为，那些位在相同地帶的火山島嶼，都具有着很多相似的特征。白天在甲板上所看到的景色，很可以和另外一些地方相比拟，特別是可以和西印度群島里面的特立尼达島的景色相比拟。一般都認为，聖大克盧茲港是一个丑陋而乏味的地方，可是我对它的印象却相反。这里有华美的白色、黃色和紅色的房屋，还有东方形式的教堂和低矮的暗黑的炮台，在它們上面飄动着西班牙的国旗，——这一切都是最优美的。港里的那些有着斜伸的桅杆的小商船和火山岩的庄丽的背景，一起構成了一幅最美丽的圖画。可是，这幅圖画已經消逝了；明天上午，我們大概只能够看到一个环繞着群山的灰色的輪廓。可是，我們离开这个小鎮还是不过几英里，而現在的时間大約已經到了10点鐘，我們却因为無風而停止了几小时。黑夜尽了它的最大努力，来安慰我們的悲伤；空气靜止不动，并且有着使人愉快的温暖；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就是波浪在溜过船尾时候的潺潺声和船帆在桅杆周圍懶洋洋地發出的拍拍声。我已經能够体会到洪保德关于热帶地方的夜間所描写的热情的字句；天空是多么明朗和高远；还有無数閃爍着的星星是多么的明亮，眞好像是一个个小月亮；它們正在把自己的閃光投射在波浪上面。

7日——在昨夜里，起着輕微的时常变更方向的風，我們就向風行駛；到今天早晨，我們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幅最庄丽的景色。太陽正在从大加那利島(Grand Canary)的背后上升起来，并且用最清楚的輪廓来表明出这个島的凹凸不平的形狀来。由于晨霧弥漫，騰涅立夫高峰还帶着一种灰色的形象，矗立在西方；在几塊浮云飄行过去以后，就看到这个积雪的高峰显現出了它的一切的庄丽的面目来。在太陽上升以后，陽光照明了这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它的各个部分，不是浮現在藍色的天空背景上面，就是被一朵朵羊毛般的白云所遮掩着；所有这一切，使風景显得最美丽和变化無常。这些时刻，眞能够补偿我过去所受到的討厭的暈船的苦痛。我站立在一根朝向聖大克盧茲港方面的下帆索上面；可是，在还沒有到达那里以前，立刻就因为風息而停船了。这是我最感到兴趣的日子之一；船上的每个人都活躍起来：有些人在射击，有些人在釣魚，大家都很高兴。决沒有人会否認这是多么愉快的天气；每个人都不会去想到今天是太热或者太冷。在这一天，我时常望見到这个圓錐形山峰，不过这座山的其余部分，甚至是一直到海面处，总是被云塊所掩藏着；因此，它的極大的高聳現象就很能打动人心。在有几幅古画上面，可以使人看到，在有云霧繚繞的岩石上，裘比特**

* 特立尼达島(Trinidad I.)是小安的列斯群島里面的最大的島，接近于南美洲。——譯者注。

** 裘比特(Jupiter)是古罗馬的主神。——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正在和其他的天神們靜靜地談着話；如果用这些画的景象来形容騰涅立夫高峰，也并不可算是太过分。

一陣良好的微風从島边向我們吹过来；一个人已經眺望到这样多的关于这个島的情形，因此現在正好像在和一个老朋友告別了；当我在看到安第斯山脉的景色的时候，我又將經历到一种不同的感情了。

8日和9日，星期——这兩天的时間在靜靜地閱讀書籍当中消逝去了；这会使一个人想起，他一定是在英吉利海峽里坐船航行。

10日——今天早晨，我們橫渡热帶；要是我們的航綫不再向前伸展，那么海神就会在这里举行可怕的通过赤道时候的水裁判仪式。天气是美丽的，并且比我国的夏季的中間月份略微热一些；我們大家已經都穿上了輕薄的衣服；在把普里茅斯的陰沉的潮湿的天气来作比較的时候，这兩个星期發生了多么相反的变化。今天傍晚，显現出一幅庄丽的夕陽西沉的景色来，而且接着現在又来了一个同样美妙的月夜景色。我以为，以前我从来沒有看見过太陽向着这样清楚的地平綫下降的情形。我的确从来沒有注意到，太陽的圓面在一接触到海洋表面以后，就会用这样惊人的迅速程度下降到它的背后去。我証明了今天有一件發明的东西很有用处，它会使我得到很多时間的娛乐和工作；这就是一个用薄羽毛布做成的4英尺深的布囊，并且把它系縛在〔一張〕半圓的弓上：这就可以使它确实地保持笔直的位置，安裝在船尾后面而被拖帶着。今天晚上，它就撈起了一批小动物来；明天，我預料会得到更加丰富的收获。

11日——我整个一天都在处理着我的撈網里的产品，因此也就感到十分疲累。这只撈網所采集到的动物非常多，并且充分地表明出，在离开大陆这样遙远的地方，还有这样多得無数的动物生存着。在这些生物当中，有很多生物，在自然界的等級方面看来是低等的，可是在它們的形态和丰富的顏色方面看来，却是極其精美的。这使人發生一种惊奇的感想：竟会有这样多的美丽东西，为了这样的小小的目的而被創造出来。我又对西沉的夕陽的迅速行进情形發生惊异。我起初沒有想到，这是由于这里的緯度不同而發生的：我忘記了在赤道地方，由于晨昏蒙影(twilight)的时間短促而引起太陽的同样的垂直运动，必然会使它沒入地平綫下去的情形加速起来。10日所做的12次观察所得到的平均气温是$73\frac{1}{2}$°F。

12日，13日——这兩天是使我感到十分有兴趣的日子：自从那只撈網做成以来，我的时間就被采集和观察海里的無数小动物的工作所占据去了。我發現，海上生活决不是这样使人不愉快的，因为我在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到达任何一个港口的时候，就反而会感到〔陆上生活〕非常乏味了。我不得不因为我們不能够在騰涅立夫島那里停留，而感到非常懊伤。聖特雅哥島是多么可憐的一个地方，因此將使我初次登上一个热帶地方的情形，不会使我發生关于这么多的人曾經描写过的那种美丽的永久印象了。

14日和15日——这兩天也像前兩天一样，迅速地溜滑过去了；沒有什么大事可以用来标明出它們是怎样消逝去的。天气变化不定，因此水手們感到非常煩惱；15日一整天，我們老是在聖特雅哥島的西南一端作着搶風的駛行；可是，因为有一股强大的洋流的影响，使船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前进得这样緩慢，以致在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們还是很难前进 1 英里。有几只海鳥繞着我們的軍艦飞翔着；还有一只顏色美丽的大蟋蟀，在我的昆虫鑷子所能达到的范圍里，找到了一个不安全的休息地点。它一定是从非洲海岸那里飞来，至少已經飞行了 370 英里了。

16 日，星期一——大約在 11 点鐘，我們靠近了聖特雅哥島的西面海岸；大約到下午 3 点鐘的时候，我們在普拉雅港 (Porto Praya) 的海灣里拋錨。从海面上望过去，聖特雅哥島好像要比聖大克盧茲港附近的陆地更加荒凉得多。过去几世紀的火山的火焰和热帶地方的赤日炎热，使很多地方的土壤变得貧瘠和不适宜于植物生長。在这个地区里面，有接連不断的台地的阶段向上升起；四处散布着一些截頂圓錐形的山丘；并且在靠近地平綫的地方，有一道比較高聳而險峻的犬牙相錯的山嶺作为限界。在穿过热帶地方的这种特殊的空气望过去的时候，这个景色眞是一幅使人非常感到兴趣的圖画；的确，如果有一个人新从海上到这里来，生平第一次走进椰子树林里去，那么他这时候一定能够断定他自己抱着滿怀的高兴。到下午 3 点鐘，我跟随着一队人上岸，到"总督" (Governador) 那里去，报告我們已經到这里来。在找到了一所确实是不适合于他的官衔的尊严方面的房屋以后，我們就被人領进到一个房間里去；这个大人物就在这里用十二分客气的态度来接待我們。在我們用一种非常可笑的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的混合語言来講述了自己的經过情形以后，就在一連串的鞠躬之下退出了这所房屋。此后，我們去訪問了美国領事；他在这里也代理英国領事的职务。这个葡萄牙人大概会用很大的优势把他的一种小小的高尙的客气态度来感染給这个地区的人們。我对这些房屋感到惊奇：房間寬大和空气流通，可是陈設在里面的家俱非常稀少，因此就不免帶有一些寒酸的景象。此后，我們就在这个鎮上游覽各处，享受甜橙的美味；我以为，現在每先令可以購买到 100 只甜橙。同时，我也嚐到一只香蕉；可是，它并不像是香蕉，具有使人作嘔的气味，虽然有甜味，但是極少香味。这个鎮是一个可憐的地点，由一个广場和几条寬闊的街道所構成（如果說这些街道确实应該得到这样可敬的一个名称的話）。山羊、猪、黑色和棕色皮膚的小孩，都一起躺臥在这些"罗阿斯" (Ruas，街道) 的中央；有几个小孩就以穿有襯衫为荣耀，不过有很多小孩則完全不穿衣服；这些不穿衣服的小孩，竟比了我过去所想像到的任何一种可能發生的墮落行为的人，更加不像人的样子。这里有很多黑人兵士；我以为，要挑选出一支配备比它更加差的队伍来，却不是容易的事情了。在他們当中，很多兵士只握有一根木棒，把它作为武器。在回返到划子上去以前，我們曾經穿过这个市鎮，走到一个深深的河谷边。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热帶植物的庄丽景象；罗望子树 (tamarind)、香蕉树和棕櫚树在我的脚下茂盛地生長着。因为我已經閱讀过洪保德的描写文字，所以我对这方面抱有着很大的想望，而且我还怕碰到失望；除了那些也像我今天一样亲身經历到这种情形的人以外，再也沒有人会指出說，这种害怕心情是完全沒有意义的这种話来了。不仅是它們的形态优美，或者是它們的色彩非常丰富，而且它們也是多得無数，并且構成了杂乱的植物社会，它們一起冲进了人的腦海里，产生出效果来。我回返到海岸边，在火山的岩石上跨走着，听取一些不認識的鳥类的声調，看見一些新奇的昆虫在靜寂的比較新开的花朵周圍扑动着双翅。对我說来，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日子，正好像一个瞎子得到了一对眼睛，他因为自己所看到的东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西而弄得手足無措了,而且也無法去恰当地理解它們。我的感想就是这样,并且它們也就会这样留存在我的心头。

17日——在早餐以后,我馬上就同艦長到桂耳島(Quail I.)上去。这是一个可憐的荒凉的地方,它的周界还不到1英里。我們打算把气象台和帳篷設立在这里;当然对我們說来,这里將成为某一种性質的大本营。因为它的初次形象使人不感兴趣,所以我就以为,今天的印象决不会永远使我記住在心头的。对于一个地質学家說来,第一次考察火山岩的工作,一定是他的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說来,第一次看到珊瑚的生長情形而突然發生的惊嘆情形,也是同样重大的事件。在愛丁堡地方,我曾經时常仔細察看那些在退潮以后留下来的小水潭;并且我也曾經用我們自己的海岸边的这些細小的珊瑚的形象,去描繪出这些生長得更加巨大的珊瑚;当时我很少想到它們的美丽是有多么的完善,而且我还更加少去盼望我会有一天去实現自己亲眼看到它們的希望。还有,我以为,它究竟怎样会达到这种情形这一点,决不是空中楼閣式的幻想,而是多么良好的一种計划;这些幻想的要求絲毫沒有一点理由可說。我在选取了一組地質学标本和采集到無数海栖动物以后,就独自坐下,把成熟的罗望子和餅干当做午餐;白天的天气炎热,但是比起英格蘭的夏季天气来,却并不热得太多;太陽光使聖特雅哥島的暗黑色岩石变得生动起来。大气显出是一种由薄霧和晴朗所構成的奇异的混合物,远处的东西因此就变成混合在一起了;可是,在較近的岩石上面,每只尖角和每条有色的斑紋都是鮮明可見的。

讓那些看到过安第斯山脉的人去对聖特雅哥島的風景表示不滿吧!我以为,它的异常貧瘠的特征,使它得到一种可能是曾經有更多植物遭到破坏的庄严景象。我推測这种景色是眞正的非洲的景色;尤其是在我們的左面,那里有几个圓形沙丘,只是被少数發育不全的棕櫚树所破坏,它更加像是非洲的景色。我帶着自己的丰富的收获,回到那艘受到重載的軍艦上去,并且在整个晚上总是忙碌不停地察看着这个島上的产品。*

18日——整个一天里,我忙碌得太过分了,簡直沒有时間来記写我的日記;我曾經在自己的房艙外面,把一小段时間花費在研究桂耳島的地質。白天的天气很炎热;我吃食了罗望子和很多甜橙。我雇了一个推車子的农民(barrow cotter)来准备午餐,煮魚和甜馬鈴薯,燒蔬菜:过着一种完全热帶的和正规的生活。

19日——我和墨斯特斯一同去散步。我沿着海岸边向西面走过去,后来又沿着一条較近的內地的小路走回来。在我的头腦里,从来沒有想像到一塊像这里一样完全貧瘠的

* 根据自傳里的記述如下:“聖特雅哥島的地質是非常显著的,不过也是簡單的:曾經有一条熔岩流向着海底流去;这个海底是由那些已經变成粉末的現代貝壳和珊瑚所構成的;熔岩流就把这些粉末烤灼成为坚硬的白色岩石。此后,整个島就向上升起。可是,这个白色岩石層向我表明出一个新的重要的事实,就是:以后在那些曾經繼續活动过的火山口周圍,又發生过下沉的情形,并且有熔岩流瀉到那里去。于是,这件事情就使我第一次得到啓示,以为我大概能够写出一本关于我所到达的各地的地質情况的著作来;这个想法使我高兴得全身顫动起来。对我說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而且我多么清楚地回忆到低矮的熔岩峭壁,我曾經在它下面休息过;当时太陽光在強烈地照耀着,而在不远的地方,則生長着几株奇特的荒漠植物;还有在我的脚边,在退潮以后所留下来的池潭里,有着活的珊瑚。后来,在航行的时候,費支罗伊要求我朗誦几段我的日記,并且公开說道,这本日記有發表的价值;因此,我当时就預定把它作为第二本著作了!”自傳,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1卷,第65—66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地方过。并不是單單植物缺乏的情形，会使人發生出这种印象来；而是每种东西都在加强着荒僻的观念；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只有那些平地，在它們上面散布着一層層向上升起的黑色的和燒焦的岩石，此外就沒有别的东西了。可是，在这样的風景里，仍旧有着一种庄严的景象；而且对我說来，在热帶的太陽下面，在一个荒僻的貧瘠的島上散步，眞有一种說不出的高兴。这条路綫使我十分高兴，我的采集物正在增加起来。我甚至已經在白白地發生煩惱，担心在英格蘭那里，沒有一个人会鼓起勇气来，把这些很少有人知道的分科里的东西来考察一下。我已經这样連續不断地充滿着新的濃厚的兴趣来对付这些东西，以致感到三天的时間好像有無限的長久。我在回顧到 16 日的时候，好像是这一天到現在已經过了很長的一段时間。

20 日——我和麦克科尔米斯克一同散步，到島的內部去。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趣味的东西并不多，可是說不定正因为这一个理由，每一件个别的东西就会更加打动人的想像力。我們沿着一条寬闊的河道前进；这条河道就充当了当地居民的交通路綫；我們碰到了最好的运气：它把我們引导到著名的非洲木棉树 (baobob tree) 那里去。我已經忘記了在这里生長着这种树木，不过在一看到它的时候，馬上就回忆到我以前曾經閱讀过关于它的情形的描写。从地面以上 2 英尺 8 英寸的高度处量起，这种特别巨大的树木有 36 英尺 2 英寸的直徑。它的高度却和它的巨大的直徑不相配合。我以为它还沒有 30 英尺高。据說，这种树木是寿命很長的树木之一。阿当遜(Adanson)曾經推測說，有几棵这种树的年紀已經达到了 6,000 岁。在这里的非洲木棉树的树皮上，帶有着那些表明出它很出名的标記；在它上面，好像是在垦星吞*的花园里的任何一棵树上面一样，完全被大写字母和日期的字迹所复滿了。我們除了感到这幅風景新奇，使我們得到一些高兴以外，并沒有做出什么举动来，后来就走过了这个地点。炎热的太陽在我們的头頂上面照耀着，它是唯一的、使我們想到"我們正是在热帶地方"这个思想的东西。这里的自然界是荒凉的；沒有东西能够打破这种絕对的寂靜，看不見什么东西在移动；实际上，我們可以把一只灰色的魚狗 (kingfisher) 和它的獵获物——一只不大美观的蚱蜢——看做是例外情形。到中午时候，我們就坐在一棵罗望子树的树蔭下，并且估量我們所携帶的一小部分飲水。它的帶有青色的綠色光彩和它的羽狀叶叢非常輕薄的性質，使这种金合欢屬(*Acacia*)植物具有一种最使人愉快的形象。此后，我們离开这个河谷，横渡到紅山(Red Hill)去；这座山有 1,300〔英尺〕高，并且是由較多的近代火山岩所構成。在路上，有兩个黑人帶来一些山羊奶給我們；我們把几个銅幣放在自己的張开的手掌里来酬劳他們，可是他們只取去了 1 法寻**；当我們付給他們 1 辨士的时候，我們就很难阻止他們把 1 夸特***的羊奶直灌到我們的喉嚨本身里去。这些愉快的、老实的人在哄笑声中离开我們而去了。我們从来沒有看到过任何人有比黑人更加聰明的了，尤其是黑人小孩和黑白混血种的小孩更加聰明；他們都立

* 垦星吞(Kensington)是英国的風景区，在倫敦附近。——譯者注。

** 法寻(Farthing)是英国最小的銅幣，等于辨士(penny)的四分之一；辨士也是銅幣(原用銅鑄，后用青銅鑄)，等于先令(shilling)的十二分之一。——譯者注。

*** 夸特(quart)是英国和美国的容量單位，等于加侖(gallon)的四分之一，或者等于 1.136 升。——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刻理解到雷管槍(percussion gun)的用处,并且对这些槍發生惊奇;他們用最活潑的注意力来察看每一件东西;要是有人听任他們行动的話,那么这些小孩就会不停地乱言乱語,伸手从他的衣袋里掏去各种东西,并且察看这些东西。他們把我的銀制的鉛笔匣掏去,对它作了很多的推測。在我捕捉一只有刺的姬蜂(ichneumon)的时候,这些小孩为了表明这种昆虫会刺痛我起見,就戳痛起自己的身体来。我們登上了紅山的山頂,从那里清楚地看到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的景色。我們回去的路綫,靠近普拉雅鎮,通过了一个比較肥沃的河谷;有些人就会想像到,棕櫚树的暗綠色的出現,多么会使人感到神清气爽。我們回到軍艦上,感到非常口渴,滿身都是灰沙,但是还不太疲乏,而且我也沒有因为太陽的炎热而受到很大的苦痛。

21日——在整个一天里,我都是为了昨天所得到的产物而工作着。現在,我的主要的追求对象就是地質学;这个島使我得到了充分發展这方面的欣賞的机会。在这里,有一些东西是时間上比較近期的产物;当看到火山岩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滿意。有兩顆明亮的流星,从东向西飞行过去。

22日——今天也極其像是其他任何一个星期日一样,因为观看热帶地方的魔术队表演而消磨过去了(而且这是一件使人惊奇的事情)。晚上,我在桂耳島上漫步,并且思索到英格蘭和它的政局情形;我以为,自从我見到了馬得拉島以后,在軍艦上的每个人的嘴里,总是脫离不了"改革"(reform)这个字;人們对于一个新地方是多么会發生兴趣。

23日,星期一——我和麦克科尔米斯克一同散步到旗竿山(Flag Staff Hill)那里去。我們走过了一片寬广的台地平原。在整条道路上面,簡直看不到一張綠叶;可是,居然还有一群山羊和几头牛在这里設法維持着它們的生活;在这地方很少下雨;而在下雨的时候,就有大批植物生長出来;它們很快就干枯和凋萎,而动物則就靠了这样可憐的一种干草来維持生活。現在这地方已經整整一年沒有下过雨了;我以为,一直到明年的相当时候,就是到11月和10月里,都不会下雨。在这些期間里,这个島是極不适合于人体的健康的;几年以前,曾經有一艘軍艦在这里損失了6个下級軍官。在这座山的稍北地方,我們發現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山谷,它的寬度大約不到30碼,而它的深度却有200英尺。我們經过了一些困难,方才在它眞正頂端地方,找覓到一条独一無二的小路,于是就在那里走下坡去。在这个荒凉的山谷里,我們發現很多飞鳥的筑巢地点;鷹、渡烏(大鴉,raven)和美丽的热帶鳥在我們周圍飞翔着;有一只野猫竄跳过去;在麦支科尔米斯克向它射击以前,它已經跑进了自己的巢穴里去了。这塊地方好像是專門为了野兽們而構成的;大塊的岩石,被多漿的匍行植物所纏繞着;地面上散布着一些山羊的白骨;这是老虎的良好的居住地点。

24日——在一点鐘吃了午飯以后,惠克哈姆、艦長和我一同散步到那棵著名的非洲木棉树那里去,并且更加精密地測量了它。艦長費支罗伊第一个用一只袖珍六分仪(pocket sextant)測定了这棵树的仰角的度数;此后,他又爬到树上去,把一根繩子吊下来;这兩种測量方法,都得出了相同的結果来,就是:树身的高度是45英尺。在离开地面2英尺处(在树干的这个部位上沒有突出根),量出它的周圍長度是35英尺。因此,在一幅精密的圖样上,它的高度就等于它的寬度的3.4倍。艦長費支罗伊打好了一幅草圖,这就使人得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到了一个关于它的树身比例的清楚的观念；不过在这幅草圖上面，它的高度还只是画成了大約等于寬度的 2.4 倍。这件事情就証明了：一个人会时常观察到，一篇眞实的关于自然界的描写文章，并不会使人得到一种关于它的正确的概念来。后来，我們也就回家去；在我們作了这一次快乐和愉快的散步以后，天色恰巧变黑。

在今天早晨，有一只非常美观的小型縱帆双桅船（schooner）駛行到这里来；大家都很怀疑它是一只伪裝的販卖奴隶的船；据这只船上的人說，它是一只开往非洲海岸去的普通的商船。艦長打算在上午去搜查它一下，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样的船。我以为，一切事情一定都已經被妥善地隐藏起来，否則它就不会駛进到这一个有国旗在飄揚着的港口里来了。

25 日——今天我在桂耳島上采集了几种海生动物，并且耗費了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間去察看它們。

26 日——清早，罗萊特、巴伊諾和我三人一同騎馬出發，到利倍拉格郎德（Ribeira Grande）去。我們先走到普拉雅鎮去，雇到我們的馬，并且在那里吃早飯。我們所遇到的飯店主人，就是这个地方的最大的店主。他是一个美国人，已經和一个西班牙女人結婚；看上去，他是这地方的最大勢力的居民之一。当我們在他的寬大的空气新鮮的房間里喝完了咖啡以后，我們就騎上了自己的小快馬。在这条通到利倍拉格郎德的路上，起初 6 英里的一帶地方，一些也不能使人感到兴趣；在我們到达聖馬尔丁河（St. Martin）的河谷以前，沿路一帶地区总是显出一片荒凉、慘淡的景色；可是，在这个河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热帶树木，使我們的双眼就感到清爽起来。这个河谷，由于有了一条小小的河流而变得肥沃起来；万寿果树（papaw tree）、香蕉树和甘蔗正茂盛地生長在这条河流的兩旁。我在这里得到了花的方面的丰富收获，还有一种更加多的淡水貝。在給我們的活潑的、确实是善于跑路的小快馬喝了水以后，我們又再开始爬上了馬背。經过了 1 小时以后，我們馳行到了利倍拉格郎德；在这里，我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城堡廢墟和一个大教堂，感到非常惊奇。利倍拉格郎德位在普拉雅鎮的西面 9 英里；在最近几年以前，它还是这个島上的主要城市。由于它的港口淤塞，因此就失却了它的庄严的地位。現在它的景象凄凉，但是仍旧有着非常美妙如画的景色。这个市鎮位在一座高大的黑色峭壁的脚下；有一个狹窄的險峻的河谷把这座峭壁切割了开来。这塊小地方的植物是最美丽的；椰子树的优美形态还不足够使人發生惊嘆；在这种情形下，当一个人看到这些树木在甜橙树林的頂上摆动着它們的高聳的树冠的时候，他就会在心头确实相信，过去所有使用在热帶風景方面的贊美字句都是恰当的。我們得到一个黑人神甫来做响导，并且又請了一个曾經参加过比利牛斯半島的独立战爭*的西班牙人来做翻譯，一同去訪問了当地的一批房屋；这里面的主要部分是一个古旧的小教堂。这个群島的总督和司令官就安葬在这里；在有几座墓碑上面，还刻写着 14 世紀**的日期；在这塊隐僻的地方，只有这些紋章的裝飾物，才能够使人去联想到欧洲。这个小教堂（church），或者叫做小礼拜堂（chapel），構成了四方形的庭院房屋

* 独立战爭是 1808—1813 年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資产阶級革命运动，目的在于反对法国的統治。結果，拿破侖所任命的西班牙国王約瑟就被迫退出了西班牙。——譯者注。

** 在已經出版的考察日記里，已經把它改为“16 世紀”。——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一边;在庭院中央,生長着一些香蕉树。另外兩边的房屋,是一些把居民和公共生活制度連結起来的建筑物。在第四边上,有一所医院;里面收容着大約有一打〔12个〕面黃肌瘦的病人。使我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里的一个房間里面,我們看到了一批画得还不太差的圖画。聖像的披衣上的着色和画法是精美的。此后,我們仍旧像以前一样結伴同行,回到"文达"*和吃午飯;看到一大群男女黑人和小孩集合在一起,注意着我們的举动。幸亏我們随身帶着几塊冷肉,因为那里的人所能供应給我們的东西,只有酒和玉米做成的粉塊。的确,整个景色是最有趣味的;我們的同伴黑人們都感到非常高兴;無論我們講些什么話和做些什么事情,都受到他們一陣热烈的大笑。我們的这个当翻譯的西班牙人,当时曾經离开过我們。在騎上他的驢子以前,他把子彈裝进一支可怕的手槍里,同时安靜地說道,"这件家伙对付黑人是非常有效的"。在离开利倍拉格郎德以前,我們曾經去訪問了这里的大教堂(cathedral)。它是一座有相当大的建筑物,但是从它缺乏裝飾用的雕板方面看来,还沒有像較小的小教堂那样富裕。可是,它由于有一只小風琴而可以自夸;它播送出非常不調和的曲調来。我們贈送几个先令給我們的黑人神甫(那个西班牙人非常公正地說道,他認为,他們之間已經沒有重大的差异了)**,并且向他祝早安,于是就驅赶着小快馬尽快飞跑,回轉到普拉雅港去。

27日——今天專門为了昨天所得到的产物而工作着。

28日——从退潮以后所留下来的小水池里,采集到了大量的珍奇的和美丽的动物。海綿和珊瑚动物的顏色是極其鮮艳的;为什么全部动物界,当它接近到热帶地方的时候,就会变得多么华丽起来呢?——这眞是一个使人感到有趣的問題。每个人都熟識鳥、魚和貝壳类軟体动物;可是,这些海栖动物的顏色,却可以和那些更加高等的动物的顏色来比賽一下鮮艳的高低。

29日——在軍艦上举行了祈禱的礼式;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礼式;这是惊人的一幕;这些人的極度注重它的情形,表明出这种礼式要比我所預料到的更加显赫动人得多。在星期日,船上的各种各样东西都是有最使人愉快的清潔:下甲板被整理得眞可以使很多紳士的房屋感到慚愧。

30日——今天我和凱恩一同散步到桂耳島的西岸那边去,采集到了無数海栖动物,全部都是極其有趣的动物。我时常好像是一头站在兩捆干草中間的驢子,不知抓东还是抓西;我总是帶回去了这样一大批美丽的动物。上午下过了几滴雨。

31日——今天上午,景色非常美好,空气特別潔淨,高山映現在深藍色的或者黑色的云塊上面。根据它們的外表情形来判断,我应該認为,在空气里面飽含有水蒸气。湿度計却証明了相反的情形;它表明出气温和露点的差数是29.6°F〔17.4°C〕;这个数値要比以前任何一天上午所得到的数値大几乎大一倍:在20日和21日,它是15.5°F。露水在42.2°F时候形成,而气温則是71.8°F。在昨天上午,这个差数只有8.8°F,而露点則是

* 文达(venda)就是村鎭里面的小飯店。——譯者注。

** 在考察日記里,把这一句更改如下:"我們贈送几个先令給黑人神甫;而那个西班牙人則輕輕拍着他的头,非常公正地說道,他認为他的皮膚顏色已經不再使他們之間有重大的差异了。"——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64.4°F。这种不寻常的空气干燥情形，是和接連不断的閃电同时出现的；我以为，这种从不寻常的潮湿向極度干燥的巨大变化的情形，就是由于閃电所引起的。在今天整个一天里，我用显微鏡观察着昨天所得到的产物，工作得非常紧張。

2月

聖特雅哥島——聖保罗島——赤道——斐尔南多諾隆那島——巴西的巴伊亚

2月1日——今天为了我的日常業务，就是为了海栖动物的研究工作，而搞得忙碌不停。

2日——在天剛破曉的时候，我們——罗萊特、巴伊諾和我——出發到聖多明哥(St. Domingo)去，作一次騎馬旅行。起初5英里的路，通过了無数台地平原之一。在这里，由于地面上稀疏地散布着一些發育不良的金合欢树，所以这一帶地方就显得并不怎样貧瘠。这些树木被經常固定的風吹成了奇怪的弯曲形狀；我以为，这些树木構成了这个島上的一种精美的平均風向标(average wind vane)。它們的方向是正确的东北和西南(磁針所指示的方向)；由于这种風的力量，这些树頂都被吹弯成了一只正确的直角。在火山岩爐所構成的一个角錐形山丘的脚下，我系住了小快馬，察看那里的岩石。在这塊荒蕪的沙土上面，行路人所留下的脚迹是多么的稀少，以致使我們就在这里迷了路，因此走到芬梯斯(Fuentes)去了。在我們还沒有到达芬梯斯以前，一直沒有發觉到这件事；但是在到达这里以后，却反而因为走錯了路而感到高兴起来了。芬梯斯是一个有小河圍繞着的优美的村庄；这里的一切都显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它的居民們还应該更加繁荣起来。这里的黑人小孩們完全赤身裸体，显出非常貧困的样子；他們正在拖曳着一捆比他們身体更加長一半的木柴。男人們和女人們穿着破旧的衣服，看上去都做了非常过度的工作。

我們高兴地离开芬梯斯，沿着一条荒僻的狹窄道路到聖多明哥去；聖多明哥就位在这里的东面大約1里格处。在我們到达芬梯斯以前，我們看見一大群野珠鷄(wild guinea fowl)；它們是一种非常小心謹愼的鳥，不能够讓我們去接近它們。它們避开我們而去的样子，好像是鷓鴣在9月里的下雨天那样；它們在一發現我們的时候，就仰起了头，奔跑开来；此后，要是我們再走近它們，那么它們就会飞走了。在接近聖多明哥的时候，在路上的一个轉弯处，我們首先就看見了杂乱的尖削的岩石；它們的形狀非常奇怪；有一部分岩石，看上去好像是一座城牆，而其他的岩石則好像是長塔和金字塔。各种东西都显示出極度扰乱的标記来；这一点可以从那些位在水平地層里的岩石方面更加清楚地看出来。当道路靠近这座山或者峭壁的旁边的时候，聖多明哥的市鎮和河谷就呈現在眼前了。我能够想像到，它的鮮明的植物襯托在那些圍繞着的黑色峭壁上面的景色，是無比地打动人心的。有一条清水的小河，使这个地方繁盛起来；这个島的其他地方，都不能够使人盼望到有这样的繁盛情形。最使我感到惊奇的东西，就是甜橙树具有非常深暗的綠色；有些热帶植物类型，例如香蕉树，能够使人或者从温室里的它們的植株方面，或者从它們的圖画方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面，很容易想像出它們的原来的生長情形来；可是，我以为，对于甜橙树和椰子树方面，如果不是眞正在它們的原产地方看到它們，那么就得不到任何关于它們的美丽的同等观念来。我們帶有一封介紹信来，送給一个最好客的葡萄牙人；他非常亲切地招待我們，并且請我們吃一餐最丰盛的午飯：有各种不同的野菜和菜花同煮的肉，还有甜橙饅头。这个人是一个大农場主人，显然生活得非常舒适；他的房屋是簡單的；可是，他大概具有着烏托邦式的幸福，因为他所需要的各种东西都是在他自己的地田上生長起来的。我們听說，在离开聖多明哥大約2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湖泊；在吃了午飯以后，我們就动身去观看它，同时沿着一条小河的岸边小路前进；在这条小河的每一边，都是茂盛地生長着香蕉树、甘蔗、咖啡树、番石榴树*、椰子树和無数野花。只有那些看到过这样的風景的人，自然史的爱好者，方才能够对它們發生这样的高兴。最后，我們到达了这个湖泊旁边；的确，它是一个面积極小的湖，因为它的对徑还不到20英尺；在这个干燥的地方，他們就用这样夸大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淡水的小池塘。在再三地对这个美丽的幽靜的河谷發生贊美以后，我們就坐上自己的小快馬駛行回去，并且在向我們的最好客的招待人祝呼"buenas dias"(日安)以后，我們就朝着一条直通普拉雅鎮的道路前进。今天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在整个村庄里都挤滿了人；在离开村庄不远的地方，我們赶上了大約20个年輕的黑人姑娘；她們都穿着别有風味的衣裳；在她們的黑色皮膚和雪白的衣裳上面，都裝飾着艳丽的花头帕和大披巾。在我們走近她們身旁的时候，她們突然全体都轉过身子来，因此就使披巾在路上飞揚起来；于是她們热情奔放地高唱着一支山歌，并且用手掌在大腿上面敲击出拍子来。此后，我們就擲給她們一些"文忒姆"**；她們就用一陣陣尖声的大笑来接受这些銅幣；在她們又再揚起响亮的歌声来的时候，我們就离开她們而馳去了。在天色黑暗以后，我們到达普拉雅鎮，帶着自己的疲乏的小快馬辨認归路，感到有些困难。

3日——今天是一个刮風的日子；我观察到，当温度計的度数达到75°F以下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有一陣稍强的風吹来，就会使人感到十分寒冷。我沿着东边海岸散步，并且發現了一些美丽的珊瑚。

4日——我和墨斯特斯一同散步到一座高山上去；这座山位在普拉雅鎮的北偏东的地方。在路上，我們看到一大群珠鷄，还有一只經常追随和杀害它們的动物——野猫。在这个島上，这些动物显然是非常普通的；自从我們到这里以来，已經看到了很多只了。

5日——我們本来就决定要在今天(或者更加确切地說是明天)开船了，只因为艦長做了很多次磁性方面的試驗，因此就把开船时間耽擱到明天。我仍旧是干着自己的經常的業务工作；中午去采集海栖动物，晚上就察看它們。每天我总是感到在非常苛刻地使用自己；在回到軍艦上的时候，我發現在6点鐘以后，天色立刻就黑暗起来了。这几天的天气正巧和英格蘭的一个干燥炎热的夏季天气相同；可是，使人非常惊奇的是，太陽却是选定在当地的通常的时間——大約8点鐘——以前，方才西沉。

6日——今天划了一只小船，去撈取珊瑚；可是，結果一些也沒有撈获到。明天我們一

* 番石榴树(guava，学名 *Psidium guayava* L.)屬于桃金孃科，是美洲的热帶植物，結生梨形果实。——譯者注。

** 文忒姆(vintum)是葡萄牙和巴西通用的一种銅幣。——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定要开船了。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更加急切地想看到那边的热帶的植物界，它要比这里所能够看到的植物界更加繁盛得多。整个时間被我支配得很恰当，并且在非常愉快当中消逝过去了。到現在为止，已經有三个星期了，而这多么会使人感到非常可笑：对我說来，这段时間好像还沒有它的几分之一的时間那样長久。在起初的一个星期里，每件东西都是新奇的，并且使我滿怀着一种不寻常的兴趣；正像洪保德所指出的，一种印象的强烈情形，会使它具有持久的效果；由于这一点，这不多几天的时間，对我說来，显然是一个比了現在所經历到的三个星期更加長得多的期間了。

8 日——前几天所說的开船日期都是錯誤了，因为我們确实是在 8 日下午开船的。我又再对普拉雅港周圍的山地的多变化的輪廓發生惊嘆；我將永远也忘記不了这里的景色。

9 日——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平靜的日子；可是，我不能够去欣賞它，因为我感到时常要嘔吐和身体不舒服；这眞使我非常憤恨。

10 日——上午，望見一只船正在前面行駛*。我們就整天追赶它，到晚上方才剛巧赶上了它。它是一只开往里約热內盧去的邮船；我打算明天上午寄出一封信**，由它帶去，經过里約热內盧后再轉到英格蘭去，因为这封信很可能不久就被邮船帶到那里，要比其他任何运送工具更加快些。今天我有一些暈船；因为那些有兴趣的东西在繼續不断地出現，所以这种毛病来得太可恨了。有很多飞魚出現在軍艦的四周，但是沒有一条是大的。每个人都对貝格尔艦的行駛本領感到很滿意。能够这样非常容易地赶上一只邮船，这的确是一件特殊的事情；这只邮船的建造式样和軍艦相似，不过沒有裝設大炮。有一种極大的兴趣，就是通常都感到要說一只船在"藍色的水"面上的話；这是更加难以說明的。我們盼望不要有什么消息，并且我們不要接到什么东西；可是，我相信，要是我們上不了这只邮船的話，那么我們的船上的人个个都要大感失望了。說这句話出来，眞使我們害臊，我們已經完全忘記了 *Cholera Morbus*（霍乱病）这件事情；虽然我們由于騰涅立夫島的檢疫隔离事件而感到伤心，但是我們也不再去查問我們的英格蘭的朋友們了。

11 日——我們迅速地向着赤道方面駛行过去。

12 日——今天海面上有一些風浪；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这种風浪尝試要完全征服那种在航行初期所遺留給我的一小部分忍耐心。在这里，我已經在痛苦的懶惰里面度过了三天，而同时那些动物却在凝視着我的臉孔，沒有标签，也沒有做一些科学的記述文字。

13 日——今天是炎热困扰我們的第一天；同时比較說来，大家都享受到了月色的晚上的舒适的凉爽。可是，我确信，当一个人睡在床上的时候，他就会感覺到好像是热鍋子里的螞蟻，悶热不堪了。今天早晨，有一陣显赫的稍强的信風向我們追襲；我把它形容作显赫

* 費支罗伊在同一天里写道："我們和一只从英格蘭到里約热內盧去的邮船天琴号（Lyra）打了招呼，并且从它那里接到一只木箱，里面裝有 6 个馬謝式測鉛；我們經常認为这些精美的發明物很有用处。"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 2 卷，第 55 頁。——原書編者注。

** 在这一封還沒有發表过的写給他的父亲的信里，充滿着热烈的感情。他写道："自然史的研究工作进行得非常好；由于撈获到一批批新奇的和最有趣味的动物，因此我就經常忙个不停。……我完全相信，这样一个观察世界的好机会，大概在 100 年里面也不能够再遇到的了。我以为，如果我能够这样迅速的下判断，那么我就能够去做一点自然史方面的初步研究工作了。"——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原因,就在于其他的人是这样說的;可是,如果把各种使我的胃部搞得这样非常难受的东西都叫做是显赫的,那么这眞是極其殘酷的了。啊,一艘軍艦眞可說是一个眞正的地獄!而那些在我的头頂上面不断槌打的水手們眞可說是眞正的魔鬼了!

14日——今天中午,我們离开赤道的距离是150英里,同时也体驗到了这些地区里时常出現的天气。風是輕微的和变化不定的,同时有一陣陣小暴風夾着大雨而来。夜間和白天的气温在75°和80°F之間。空气非常潮湿和使人郁悶。这一帶地方的天空現象通常是显著可見的,太陽西沉以后的景色特別显著。各类和各种形狀的云都清楚地出現在眼前,它們的影子使海面發生一片暗黑色的表面。船帆拍拍地敲击着桅杆;同时有一片長浪靜悄悄地撼动着軍艦。在地平綫上,有一道紅色的長帶,标明出了夕陽下降的地方;而在它的較高的天空里,則显現出一个淸楚的黃色空間*,把它的光輝投射在这一方面的洋面上。在这些时刻里,一个人就会充分回忆到,我們的軍艦已經和任何陆地相隔了很多英里。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地預料着海神(Neptune)的显聖情形;同时我听說,这只不过是有最温和的valet de chambre**来使用一下那些被銼成的刮刀和一种由顏料和柏油做成的泡沫罢了。

15日——看到聖保罗島***在右前方。到夜里,我們的軍艦停止向前。今天(16日)上午,我們离开这个島不多几英里。在相距不到3英里的时候,放下兩只小船:斯托克斯先生坐在一只小船上,去測量这个島;我和惠克哈姆先生坐在另一只小船上,去考察地質和打獵。聖保罗島可以被看做是一座下沉的山的山頂。它高出海面不到40英尺;它的周界大約是半英里。在离开島的1英里处,就測不到海底;如果大西洋的深度也像現在通常所推測的这个島的高度一样的話,那么就一定会有無数这类尖塔形高山了。

我們在上岸时候發生了一些困难,因为大洋里的長浪猛烈地冲激着岩石海岸而碎裂开来。我們从远处就看到了一大群海鳥在飞翔着;在我們上了岸以后,就有一幅最特殊的景色显現出来。我們被海鳥們团团圍住****,它們对人类有这样的不熟悉,甚至不願意移动位置。我們就用石头和我的地質槌把这种活潑的敏捷的燕鷗击落在地上*****。放槍射死它們,更加不成問題,所以我們就帶上来了兩个划船的水手,开始进行屠杀工作。他們不久就收集到一堆死鳥,还有滿裝在几只帽子里的鳥卵。

当我們在島上干着这样活躍的工作时候,小船上的水手們也在干着工作,并不比我們

* 在日沒以后不久,在地平綫的西部有一种微弱的黃色光輝上升,形狀像圓錐形,基部最亮,圓錐軸指向黃道,所以这种光輝就叫做黃道光。——譯者注。

** valet de chambre 就是“僕人”、“随从”;在这里指海神手下的海將。——譯者注。

*** 聖保罗島(Rocks of St. Paul)是岩礁集合成的島。——譯者注。

**** 在考察日記里,补充写道:“海鵜(booby)和白頂黑燕鷗(noddy)。前面这一种鳥是塘鵝(gannet)的一个种,而后面这一种鳥則是燕鷗(tern)的一个种。”——原書編者注。

***** 費支罗伊对这幅景色作了另外的看法,他写道:“我們这些侵犯者对于这塊滿布鳥类的岩石地面的初次冲动力,就是像小学生們一样对它們反复猛击;甚至是地質槌,最后也要变成一种投擲的东西。有一个人問道:‘借給我地質槌好嗎?’;可是,它的原主回答說,‘不借,不借。’‘你会把槌柄打断’;可是,他在被景色的新奇情形所战胜的时候,就恐怕不会再說这种話了;那时候,在他的周圍出現了一个例子,就是要用尽他自已的右臂的力量把地質槌抛擲过去了。”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2卷,第56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差一些。他們捕捉到了大量巨大的好魚；要是鯊魚們不来把他們的魚鈎和鈎絲扯断的話，那么他們一定还可以获得更加多的魚。他們設法把3条鯊魚拖上了岸；在我們离开軍艦的期間里，艦上的人們也捕捉到了兩条大鯊魚。我們打了一个大胜仗，帶着自己的獵获物凱旋回艦，不过大家的身子已經感到疲累不堪了。这个島离开赤道的距离只有50英里，島上的岩石因为被鳥粪复被而成为白色，反射出眩目的光热来。这里的鳥类只有兩种：海鵝和白頂黑燕鷗。居住在这个荒凉的地方的生物就只有这些鳥和少数的昆虫。晚上，那个横渡赤道綫的仪式就开始进行了。値班的軍官报告有一只小船在前进。艦長就轉身喊道："卷帆，落篷！"，于是为了要去和海神交談而停船。艦長就用喇叭筒和海神交談；結果就商定他〔海神〕要在〔明天〕早晨来訪問我們。

17日——我們已經越过了赤道，并且使我受到了一次非常使人厭恶的剃面手术。今天早晨，大約在9时左右，我們这些可憐的"新参加航行的人"(griffin)，共計数目有32人，一起被召集到下甲板上面去。艙口被关閉住，因此我們大家都站在黑暗里面，并且感到非常悶热。以后，就有四个海神的將軍走进来；他們就接連不断地把我們帶領到甲板上面去。我是被帶領上去的第一名，并且要赦免我也是很容易的：因为我終究是对这种海神的水裁判法(water ordeal)感到相当厭恶的。在走上去以前，有一个海將札住我的双眼，就这样牽引我一个人上去，同时就有一桶水像雷鳴似的从四面八方倒在我的身上；接着我就被他們放在一塊木板上面；这塊木板可以很容易翻轉到一只有水的大浴槽里面去。他們就用柏油和顏料塗抹在我的臉上和嘴上，并且用一个粗糙的鉄环刮去我的臉上的一部分塗料；他們在听到一个規定的信号以后，就把我的头脚倒轉翻进到水里面去；在那里有兩个人接住了我的身体，并且把我浸在水里面。最后，他們已經感到心滿意足，就把我放走了；在其他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受到的刑罰还要更加难受得多：他們的嘴里也被那些塗在臉上的污物所充滿了。这时候全船都变成了一个大淋浴間，水像小河一样向四面八方流开来：当然，船上的全体人員，甚至連艦長也在內，都不可避免地滿身浸透了水。

18日——最后，我确实已經到了南半球；当享受晚上的凉爽空气的时候，我就能够去仔細辨認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麦哲倫星云(Magellan's cloud)和巨大的南方之冕*。在8月里面，我正靜靜地在威尔士一帶漫游；可是在現在的2月里面，就走到一个不同的半球上来了；在这一生当中，再也沒有什么东西会使我發生惊奇的了。我以为，在我的头腦里，对于这些地帶在它們的較冷的月份里的炎热情形方面，已經形成了一个过分夸大的观念。以前我时常对于英格蘭的炎热的夏天發出怨恨的話来，可是現在我却很少对这里的炎热天气發出怨言来。

19日——今天上午，望見一只船，但是辨認不出它的顏色来。在太陽西沉以前一小时，我們清晰地看見了斐尔南多諾隆那島(Fernando Noronha I.)；它好像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島上有一个高聳的山；从远处望过去，好像它是悬挂在天空里的。我們現在正在海里和向前行駛，而当明月上升的时候，我們馬上就要在这个港灣里停泊了。正当天色变黑的时候，沙利文用魚叉捕住了一只大海豚。他用力过猛，以致把魚叉穿通了海豚的整个身体。

* 南方之冕(Crown of South)应指南冕星座(Corona Austrinus)——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不到几分鐘,一只大約5英尺長的美观的海兽就躺臥在甲板上;而且在更加短的时間里,就有一把尖刀把它的皮剝去,准备把它充当晚餐的食品了。在清澄的月光照射之下,这一群島嶼的景色显得非常宏庄;可是,在天色破曉的时候(20日),我發現这些山决不好算是高聳的,因此也就感到有些失望了。我已經把这个島的情形記写在我的地質学〔的笔記本〕里;当太陽离开天頂只有几度的时候,要抄記一些东西,正是一件困难异常的工作。我把大部分的愉快的白天时間消磨在漫游森林方面。整个島就是一片森林;树木互相纏繞得这样厚密,因此要花費很大力量才能够向前爬行过去。風景非常美丽;巨大的木蘭屬树木(*Magnolia*)、月桂树和其他滿开着鮮艳花朵的树木,当然使我感到了滿意。可是,我敢肯定說,全部热帶的雄偉景像,还决沒有被我看見到。我們还沒有看見到华丽的鳥类,还沒有看見到蜂鳥,也沒有看見到巨大的花朵。我由于已經看到了这些島嶼而感到高兴。因为已經有了一种对于將来要看到的景色的推测,所以我將会更加充分地去欣賞那些更有兴趣的奇观。当一个人在这些华丽的地区內的森林里漫步的时候,他所遇到的最显著的事物之一,大概就要算是:所有这些树木不是結生着某种果实,就是开放着巨大的花朵。晚上,我伴同艦長在一起,并且听到通报說,我們一定就要在晚上开船。他的計划所以要这样决定,就是因为在拍岸浪的地帶靠岸有很大的困难。

21日——我們在昨天夜里航行;可是到今天早晨,还沒有走好多路。后来,天气就变得完全無風,船头也不对准航行方向了。当一个人靜止不动的时候,他就会更加享受到極度炎热的滋味;可是,他在作了任何的体力上或者精神上的努力以后,就会使各种官能达到一种最無法可想的疲累程度。夜里,我們正好像睡在一只热水浴盆里面。我不得不爬起身来,改睡到繪圖桌上去;在經常睡了下弯的柔軟的吊床以后,反而覺得桌面的堅硬是很舒适的了。

22日——今天早晨,風仍旧还是变化不定,所以我們还能望見斐尔南多諾隆那島。白天炎热得使人难受,而晚上則凉爽得使人愉快。最使我感受到的重大苦惱,就是睡覺發生困难:在上床的时候,簡直很难使头部保持原位而不下垂到書籍上面去;可是立刻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吊床里,你就会完全睡不着覚。

23日、24日和25日——这三天平靜地过去了,沒有写笔記。在23日那天,我們很难脫离开"变風"(variables);这种变風在赤道地区里是經常發生的;可是,在此后兩天里,我們就遇到了稳定的信風,向着南美洲大陆駛去。

自从离开了騰涅立夫島以后,海面总是这样的平靜,因此也就很难使人相信,这也是和那种在比斯开灣里的使我搖搖摆摆的海面是相同的要素。这种平靜情形,对于軍艦上所能得到的舒适的数量方面說来,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直到現在为止,我总是对于在这种水上监獄里怎样会有愉快的生活方面感到惊奇。可是,这种对海上生活的最大的最經常發生的障碍物,正就是我們回国的时間遙遙無期这一点。除了我处在热帶的自然界里以外,我的最大的一份快乐,就是在于預想到將来:到那时候,我將能够再回顧到过去的事件;而且会意識到,这个时刻是多么遙远,始終在引起我的痛苦。去欣賞热帶地方的柔和的美妙的晚上,去仰望那条从獵戶星座延伸到南十字星座去的明亮的星帶〔銀河〕,还有去享受这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种在十分孤独当中的愉快，——这一切將会〔在我的腦海里〕留下一种在几年里都不会磨灭的印象。

26 日——在我的一生里面，我第一次看到太陽在中午时刻位在北方；昨天它正紧靠在我們的头頂上的天空里，所以当然是我們又略微向南駛行了一段路。我感到炎热的情形并不比通常那样更加厉害一些，而且經常对这一点發生惊奇；当一个人在海面上遇到一陣温和的微風拂来的时候，他就决不会再去希望那較冷的天气到来了。我确信，我时常因为英格蘭的炎热的夏天而感到更大的苦惱。

27 日——航行平安。明天我們將到达巴伊亞。

28 日*——大約在〔上午〕9 点鐘左右，我們駛近到巴西的海岸边；我們望見它的相当广大的范圍：整条海岸綫显得比較低矮，而且成不規則形狀；这是由于那里有丰多的森林和鮮綠色的草地的緣故。大約在 11 点鐘时候，我們駛进众聖灣(Bay of All Saints)；巴伊亞——或者叫做聖薩尔瓦多(San Salvador)——的市鎮，就位在这个海灣的北岸上。在沒有看到这幅風景以前，就很难想像到各种东西都是庄丽的。可是，这需要自然界的現实来使它成为这样的情形。如果把它忠实地表明在一幅圖画上面，那么就会在心头發生一种对它不信任的感觉来，因为我在看到馬尔登斯所繪的有几幅風景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發生出来。这个市鎮完全被一个由美丽的树木所構成的森林所包圍着，并且位在險峻的海岸上，俯瞰着广大的众聖灣里的平静的海水。房屋是白色的和高聳的，而且由于窗子的形狀狹長，就帶有着一种很輕快和优美的外观；修道院、圓柱廊和公共建筑物，使房屋的整齐划一的情形起了一些变化；海灣里散布着大船。总之，它是巴西的最优美的風景之一。可是，这些美丽，在和植物界比較来看，却又显得渺不足道的了。我以为，从我已經看到过的情形說来，洪保德的卓越的描写文字，不論在現在和將来，將永远是独一無二的。可是，即使是他写到了他所看到的深藍色的天空，并且在写到热帶風景的时候多么强烈地表明出了詩意和科学的稀有的結合情形来，还写到了所有这些瀑布，可是这一切离开眞实情形还差得很远。在这些时間里，一个人所体驗到的高兴情形，眞会达到心慌意乱的程度。如果你的眼睛尝試去追随着艳丽的蝴蝶的翩翩飞舞，那么馬上又会有某一棵奇怪的树木或者某一种果实来打断了你的視綫。如果你正在注視着一只昆虫，那么不久就会把它忘記，另外又去注意到它所爬行过的一朵更加奇怪的花，如果你又去贊美風景的庄丽，那么它的前景的个别特点將会牢固地抓住你的注意力。在心头眞是一大堆杂乱的高兴；除此以外，还不禁浮現出一个將来的更加安静愉快的世界来。我現在几乎只有去閱讀洪保德的著作；他的著作眞好像是另外一个太陽，照明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东西。

29 日——今天过得非常高兴。可是，要用“高兴”(delight)来表达出如此愉快的感覚来，这还是一个軟弱的名詞。我已經在巴西的森林里亲身漫游着。在这無数的东西当中，很难看出哪一組东西是最打动人心的。植物界的普遍的繁盛景象占有着优胜的地位；綠草的优雅、寄生植物的珍奇、花草的美丽、叶叢的閃光的青翠，一切都傾向于这个極端。在

* 达尔文曾經把这一天的日記的一小段，抄录在他写給自已父亲的一封信里；这封信發表在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里，第 1 卷，第 231 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森林里的有濃蔭的地方，籠罩着一团最奇异的各种声音和寂靜的混合物。昆虫所發出的喧鬧声有这样的响亮，甚至于在离开海岸几百碼远的地方碇泊的船上，也能够听到这种声音：虽然这样，在森林里的隐秘的地方，好像仍旧是籠罩着普遍的寂靜。就在这样的一天，有一个热爱自然史的人，在这里怀抱着一种很深刻的愉快心情。这种心情是他以后也很难再經历到的。在漫步了几小时以后，我就轉身向登岸的地点走回去。在还沒有走到原来的地方以前，就遇到了热帶的暴風雨的襲击。我就設法找寻到一个在树下面的避雨地方；这棵树的叶盖有这样的厚密，因此要是遇到普通在英国地方所下的雨，它决不会穿过这个叶盖的；可是在这里，还沒有到几分鐘，雨水就已經像小溪一般，沿着树干直瀉下来了。雨势有这样的凶猛，以致使我不得不認为，这个原因就在于甚至在最茂密的森林里面也是遍地都生長着綠草的緣故：要是在气候比較寒冷的地方所下的雨也和这里相似的話，那么大部分雨水就会被土壤吸收去，或者在它还沒有到达地面以前就被蒸發去了。

3 月

巴伊亞——阿勃罗耳霍斯群島——里約热內盧

1日——我只能够把一些狂喜的句子补充到以前所写的狂喜的句子里去。今天我同两个海軍見習生向內地散步了几英里。这一帶地方是由小山丘所構成的，而且每个新看到的河谷都是愈来愈比以前所看到的河谷美丽些。我采集到了大批顏色鮮艳的花朵，这眞足够使花卉学家見了狂喜不止。巴西的景色簡直是和天方夜談(Arabian Nights)里所描写的景色一般無二，而且还具有眞实性的优点。空气具有使人愉快的凉爽和溫潤；一个充滿着享乐思想的人，就会热切地想要在这个新的宏偉的世界里过着隐居的生活了。

2日和3日——在这兩天里面，我只干了極其少的工作，眞是感到十分慚愧；总計起来，只采集到了几种昆虫和植物。我的唯一的辯解的理由，就是老天下了几次傾盆大雨；可是，我以为，眞正的理由恐怕就是偷懶。昨天，艦長彼哲特(Paget)同我們一起吃午飯，并且非常有兴致地詳細講述了一些关于海軍礼节方面的可笑情形。今天罗萊特和我到市里去；他同时担任了我的导游人的角色。在碼头附近的較低部分，街道非常狹窄，而那里的房屋却比爱丁堡的老鎮上的房屋更加高些。臭气非常濃厚，使人厭惡；这一点是用不到奇怪的，因为观察到，他們也好像奧耳德·利凱(Auld Reekie)所著的書里的人物那样，具有那种叫喊“gardez l'eau”(勿倒髒水！)的要求。所有的劳力工作都是由黑人来干的；有很多黑人聚集在商人的倉庫四周。他們正在非常热烈地进行着那些由于雇工的工資而引起的討論；黑人們始終在做着很多手势和高叫；当他們負着沉重的貨物在蹣跚地走路的时候，他們还击着拍子，唱一只粗野的歌曲来安慰自己。我只看到一輛馬車；可是，这决不是說当地的馬匹缺乏；馬匹通常都是小种的，具有良好的体型，而且主要是用来做商人的坐騎的。我們去参观了一个主要的教堂；在这里，我們找到一个大約13岁年紀的小爱尔蘭男孩来做响导。他的父亲已經死亡，在2个月以前被埋葬在这里，是一个不幸的人；彼得罗先生(Don Pedro)假借要〔請他〕定居在这里的說法，就把他誘騙到了这里来。这个小男孩今天就靠了代人送信而掙到几个“文武姆”，并且要用这几个錢去設法养活自己的母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亲和妹妹。岡德 (Gond) 先生是当地的大商人之一；他建議說，如果我們想要到他的乡間的房屋那里去，那么他願意把馬匹借給我們。我們很高兴接受他的建議，于是享受到一次最愉快的騎行；一路上，一幅又一幅的美丽的風景，陆續不停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4 日——今天是狂欢节(Carnival)的第一天；可是，惠克哈姆、沙利文和我都是毫〔不〕害怕地决定去干它一些冒險事情。这些冒險事情就是要用那些充滿水的蠟壳球去殘忍地丢擲人們，并且用大噴水壺去澆水在大家身上。后来我們覺得，这件事情極难使我們在走过街道的时候保持威严。查理士五世 (Charles the V) 曾經說过，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毫不畏縮地用自己的手指去摘取燭芯。我以为，当四面八方都准备把一桶桶水倒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一定也能够照样用稳定的步調走过去。在 1 小时的步行竞賽以后，我們最后到达乡間，并且大家决定逗留在那里，直到天黑再回去。我們就这样办，結果在找寻回艦的道路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我們要沿着市鎮的外面仔細地向着海岸边走去。突然有一陣傾盆大雨下降，使我們都变成了落湯鷄，而結束了我們的滑稽可笑的自討苦吃的行动；最后，我們都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貝格尔艦上。今天惠克哈姆第一次上岸；同时他还發誓說，如果他停留在这里 6 个月的話，那么这一次上岸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次了。

5 日——上午 9 点鐘，凱恩和我一同去作考察自然史的長途步行。有几条河谷甚至比了我以前所見到过的任何河谷还要更加美丽。在这些十分使人留恋的地点，显示出了瘋狂的繁盛景象。甚至是在开垦过的地面上，也有这种景象；这眞是热帶風景比了欧洲風景特别优胜的情形之一。揶子树，香蕉树、芭蕉树、甜橙树、紙莎草都好像被自然界所混杂在一起；而且在它們中間，还有一塊塊种植草木植物的田地，这些植物例如有玉蜀黍、参薯(yam)和卡沙瓦(cassava，木薯)；在这一类景色里面，这种一切都在为了維持人类生存的知識，使人在看着它們的时候發生更大的愉快。我們大約在 5 点半鐘回到軍艦上；在这 8 小时多里面，我們差不多沒有休息过一次。天空晴朗無云，白天很炎热，可是我們并不感到有很大的痛苦。我以为，这种炎热好像只是会引起人們的懶惰；如果有任何一种足够克服懶惰的动机，那么这反而非常容易引起很大的疲累。在散步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在于采集無数的小甲虫和考察当地的地質情况。凱恩射中了几只美丽的鳥，而我則捉住了一条最美丽的大蜥蜴。我意識到研究自然史是尽我的职責，我認为这是新的愉快的事情；如果我忽略了这种职責，那么我也就同时忽略了那些在几年里所給予我多么愉快的东西了。

6 日——几天以前，我刺伤了自己的膝头；現在它就發腫得很厉害，使我不能够再走路。今天大部分时間都是消磨在閑臥在甲板上这方面了。我已經对炎热地方的人們有这样的懶惰的情形，不再感到惊奇。在这里，用不到去运用什么精神和体力。只要仰望天空，就足够得到精神上的滿足；而在运用体力方面，則好像只要靜臥不动就很足够了。

12 日——自从 6 日开始到現在，我的大部分时間都消磨在躺臥在自己的吊床里方面。我的膝头繼續發腫，感到特别苦痛。今天方才是我能够起坐一連好几小时的第一个日子。看到我的头頂上的淸澄的藍色天空，却不能够去享受它，这眞是一件非常使我煩悶的事情。我已經听說到这里的有趣的地質学上的事实，却不能够去亲身考察它們。可是，不管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有这些怨苦的話，我必須認为，由于我已經完全看到了庄丽的巴伊亞城，这是我的幸运。我們在軍艦上已經举行了几次宴会；前天在后甲板上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午餐。艦長彼哲特曾經来訪問我們很多次，而且时常談得非常有趣。他当着那些一有机会就想和他爭論的人面前，講述了一些关于奴隶制度有这样可恨的事实，如果我在英格蘭閱讀过他这些話，那就一定会把它們認为是善意的人們的一种輕率的热情冲动的話了。这种进行奴隶买卖所达到的范圍、保护奴隶买卖的野蛮手段、对这些买卖很关心的規規矩矩(!)的人們，——所有这些傳說，在英国决沒有被講得太过分的地方。我曾經深信不疑地以为确实的情况是：極大部分的奴隶所过的生活，比了一个人以前所料想到的情形要快乐得多。奴隶主可以占有利益和任何的好感，因此这就会傾向于这方面的發展。可是，有一种完全虛假的說法，就是以为任何一个奴隶，甚至是受到最良好的待遇的奴隶，都不願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了。(关于这一点，艦長彼哲特已經使人滿意地証明过了)。"只要我有一次再看到我的父母和兩个姊妹，我就一定会感到快乐。我永远不能够忘掉他們"。这些話是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所表达出来的；英格蘭的已經文明化的野蛮人，甚至在上帝面前，也未必肯把这一些人算做是自己的兄弟的。例如，我曾經看見过，有一个人竟有这样的盲目和頑固，坚持着自己的成見；虽然在另一些問題上，我很相信他的見解，但是在这一个問題上，我却永远毫不犹疑地、徹头徹尾地完全不相信他*。我确信，我能够証明，每一个光荣地为反对奴隶制度而尽力斗爭的人都会相信，他的各种努力是用来反对那些說不定比他所想像到的甚至还要大一些的苦难的。

13日——今天还不可能离开軍艦。

14日——租借了一只小船，向港口上游划行了几英里路。我發現几处有趣的地質現象，并且花費了几个愉快的小时在海灘上散步。

15日——今天上午，貝格尔艦拔錨开船，去进行海灘的深度測量；这个海灘伸展到海灣的前端以外。因为它預定还要再回来，所以我就离艦上岸；由于还有一次机会去贊美巴伊亞周圍的美丽地区，感到非常高兴。我雇到一个爱尔蘭男孩作为翻譯，又再像我在昨天所干的情形一样，出發去重游旧地。在太陽炎热的照射下步行了一段时間以后，我們走进一个"文达"，喝飲一些最精美的桑加罗水**。黑人男女和小孩照例又再来包圍着我們。我不知道，究竟是他們引起了我極大的高兴，还是我引起了他們極大的高兴；他們对于我的除蝇網、小手槍和罗盤發生很大的惊奇；当一件件新奇的东西从我的最寬大的口袋里被掏出来的时候，他們就惊喊道："滿滿的、滿滿的罪恶"。显然無疑，他們把我的所有仪器都看做是屬于"魔鬼的法宝"了。每个人对于黑人的美妙姿态都感到高兴。我就把一些葡萄酒贈給文达里的这些黑人朋友；当我和他們分手的时候，我确实相信，甚至是穿有三条垂尾禮服的公爵夫人，也沒有像黑人妇女对我行禮的情形那样作着客气的和尊敬的鞠躬。晚上，我到世界旅館(Hotel d' Universe)去；在那里，只靠了三个字的帮助，就是"来客"(comer)吃东西，"要定"(cama)一个床鋪和"拍掌"(pagar)，这个旅館主人就和我設法搞

* 达尔文在这里所指的人就是費支罗伊。——譯者注。

** 桑加罗(Sangaro)是一种用葡萄酒加水，再添加糖和香料等調味而作成的清凉飲料。——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得非常融洽了。

16 日——下一天上午我作了一次長途步行，采集到大批植物和昆虫；这一天的天气是晴朗而炎热的；可是，由于發現正和我預料到的情形相反，就是炎热决不是不能够使人用鍛炼方法来忍受得住的，所以我就感到十分高兴。今天中午，我到薩馬朗艦(Samarang)上去，并且在那里吃午飯。我們的測量艦和一艘眞正負有战斗使命的軍艦的差异情形是很显著的。在薩馬朗艦上面，在任何时候下命令以后，他們就可以在五分鐘以內开始作有效的偏舷齐射的进攻。在晚上的大部分时間里，我和海軍見習生們在一起閑談。这一批該死的小流氓也算是“小紳士”，眞足够使一个在陆地上生活的小伙子感到吃惊的了。大約在 9 点鐘的时候，貝格尔艦駛回来和拋錨，所以我就不打算借宿在薩馬朗艦上，而回到自己的吊床上去睡覺了。这兩天我留在岸上，眞是我的一份極其良好的幸运，因为貝格尔艦在这次出航期間里，向左右和前后顚簸得很厉害，甚至連很多下級軍官都暈起船来了。人們大都完全沒有注意到，暈船是永久性的苦痛。有一个人曾經多次遇到一些人，他們在整个一生里，只要乘船到海上去，一遇到小風就会感到不舒适。

17 日——和凱恩到岸上作一次临别的游覽。晚上，天空很明亮和特别清澄；沒有一些風，因此树叶都靜止不动；万物都处在靜寂里面；这种对巴伊亞最后的庄严的回忆最牢固地深印在我的头腦里。如果自然界已經把什么东西賜予給巴西，那么人类已經把自己的公正和适当的力量加添上去，居民們可以用怎样良好的一个地区来自夸。可是，在大部分地方还处在奴隶制度狀态的时候，而且在这种制度被一种完全不推行人类活动的主力——教育——的狀况所維持着的时候，除了全体都会被这个部分所污辱以外，还能够盼望到什么呢？

18 日——清早，我們就拔錨开船，并且沿着海港周圍駛行，一直到測量工作完成为止。我們逆着强大的海潮緩慢地前进，駛到众聖灣以外的海面上，向巴伊亞作永远的告别。如果我已經看够了热帶景色而容許来作出判断的話，那么我的报告一定是最有益处的。这里的气候最使我感到高兴；从天空和風景的美丽方面看来，是远远地超过較冷的地帶的。

19 日——下一天上午，因为風力微小和洋流强大，我們仍旧能够望見巴西海岸。今天(20 日)上午，大家清楚地看見巴伊亞的入口处，感到很惊奇。在中午以前，有一个龙卷在不多几英里的海面上升起，这是我所看到的最有趣味的天空奇象。从一片云層里面，就是从黑色的云堆里面，有一个細長的暗黑的圓柱体(形狀好像牛尾)悬掛下来，和一个像烟囱形狀的停息在海面上的物質連結起来。这种現象繼續發生几次，于是整个景象都消失到一个極其猛烈的暴風雨里面去了。当它們向一艘軍艦方面移近过来的时候，通常艦上的人們就發射大炮，以便把它們轟散开来。

有一条大鯊魚跟随着軍艦游来，起初受到一支魚叉的打击；后来，它被有食餌的魚鈎所鈎住，并且又再受到魚叉的打击，于是它就拉断了魚鈎而逃走了。軍艦上的全体人們都对这一类冒險行为發生很大兴趣。

21 日——今天的最大事件，就是一連用我的魚鈎捕捉到了五条小鯊魚。的确用不到很大技巧，就可以捕捉到它們；可是，这件事情始終不会使人减少兴趣。在这种情形里，魚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鈎要比手掌大些，而食餌則只要是一塊恰巧遮蔽住鈎尖的咸肉就足够了。鯊魚在咬住自己的獵物时候，就要轉身向后去；当魚鈎被向后拖走的时候，我們馬上就看到鯊魚的銀白色的腹部；此后不久，我們就把它拖到甲板上来了。

22日和23日——仍旧繼續吹着很輕微的逆風。可是有一陣小海浪襲来，使我受到損失，整天都感到很不舒适。最良好的医治方法就是找些工作来干。我时常在离开一个港口的时候，为了整理采集到的标本而高兴地工作着。

24日、25日和26日(星期一)——这三天的光陰，也像天气一样，在靜寂和快乐里面消逝过去了。我們离开巴西的海岸近于4度，而离开阿勃罗耳霍斯群島大約有2度；从这些島嶼开始，有一个長的淺海灘伸展过来。每过2小时，用測鉛作一次規定的水深測量。今天我們在發現用測鉛放下到230噚也遇不到海底以后，却突然又駛到了一个深度是30—40噚的海灘上面去。現在我們正在向这个群島駛去。

我發現，在过着海上生活的时候，最良好的时間是用在研究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不能够想像到，为什么凡是不患生暈船毛病的人都要反对这件事情。自从离开巴伊亞以来，很少遇見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例如，我們所看到的唯一生物，就只是少数的鯊魚和小海燕(Mother Carey's chickens)罢了。夜里，在这些热帶地区里，有一种确实的永远出現的快乐的源泉；这就是欣賞天空里的星座。有很多已經看到过南北兩半球的星空的人，都認为北天的恒星占优胜。可是，我在看到这些南天的星座时候，感到有难以形容的愉快；洪保德曾經用着这样热烈心情去描写过他初次看到它們的情形。当我察看着南十字座、發光的麦哲倫星云和巨大的南冕座的时候，我也發生了同样的情感。

27日和28日——在这兩天里面，开始了測量的工作。我們已經用測鉛測量了阿勃罗耳霍斯群島的几个部分的水深；这几个部分是以前巴隆·罗辛(Baron Roussin)沒有測量过的。深度的变动范圍是很少有的：在一处水面上投下測鉛的时候，測定它的深度是20噚；可是在經过不多几分种以后，附近地点的深度只剩了5噚。風景在我看来是十分新奇，很有趣味。一切事情都已經达到了这样的准备情形：全部船帆都被縮減下来和紧貼在一起；鉄錨随时准备抛下；除了拉放測鉛鉄鏈的測量員的叫喊声以外，听不到一些講話声和嘈杂声。我們在夜里抛錨；到下一天(29日)早晨，我們把自己的位置轉移到群島周圍2英里以內去。阿勃罗耳霍斯群島是由5个岩石小島所構成的；虽然在这些小島上沒有人居住，但是时常有漁民到这里来捕魚。在早飯以后，我們派出兩队人直接登陸。我开始采集工作，向岩石、昆虫和植物进攻；后来又对鳥类作了一次流血战爭。用棍棒、石塊和槍打死了無数的鳥；实际上，我們所杀死的鳥連小船都裝載不下了。我們大家回到軍艦上去吃午飯；此后，有一只小船載送海軍見習生出去，讓他們可以去察看这些小島。我又借着这个机会，到这个孤独的地点去漫游一次。在小船划回軍艦去的时候，我們看到一只海龟；它立刻就躲到水里去了；滿載在这一只小船上的海軍見習生，对一只动物發生惊奇而达到的惡劣程度，的确是难以使人想像到的了。

30日——今天一整天，我們都在看得見这个群島的海面上駛行，进行水深測量和方位角的測定工作。我極其高兴地研究着昨天所采集到的东西。現在我們(夜里)，正乘着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种吹到軍艦后半部来的良好的風，向着里約热內盧前进。

31 日——吹着良好的沙沙的風。

4 月

阿勃罗耳霍斯群島——弗利奥角——里約热內盧——索西果——波托佛果

4 月 1 日——今天是愚人节，大家都在艦上制造那些受到愚弄的人。在半夜里，差不多所有在下面值夜的人都是〔受到愚弄，〕穿着自己的汗衫被叫喚上去：木匠們去堵塞漏洞；舵工們听說桅杆折断了；海軍見習生則赶去收縮第一接桅帆。結果大家又再回轉到自己的吊床上去睡覚；有几个人在埋怨着，有几个人則大笑起来。他們的愚弄鈎子，已經使很多人都輕易地上了当；可是我还沒有上过他們的当。沙利文后来高喊道：'达尔文，你以前曾經看到过一条五島鯨帶着一只手的嗎？"。因此，我就热情冲动地急奔出去，終于也〔受愚了，〕使全体值夜的人們發出一陣大笑来。

2 日——上午下雨和有風暴；在这个季节里，这种天气在这种緯度地方是很稀有的。現在我們是在里約热內盧以东大約 130 英里的地点。有一大群海燕在船尾周圍飞来飞去，正好像燕子在平靜的夏天晚上在湖面上飞翔的情形一样。今天早晨有一条飞魚落到甲板上来；它碰撞在靠近主帆桁的桅杆的高处；有一只蟹附着在魚身上，大概由于蟹螯夹痛了飞魚而使它發生稀有的高飞动作来。

3 日——今天上午望見弗利奥角（Cape Frio）；貝格尔艦上的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可以紀念的地方，因为在这里發生过茜蒂絲艦（Thetis）的可耻沉沒的事件*。在整个一天里，我們总是沿着海岸前进；到晚上，我們行近里約热內盧的港口。全部海岸綫是曲折而多山地的，并且有形态奇怪的山丘散布着。靠了当中的一个出名的山丘塔糖山（Sugar-loaf Hill），就可以辨認出海港的出口处来。因为在这样很晚的晚上，不可能找到一个良好的停泊处和欣賞風景，所以艦長就下命令，使船头順着風向，因此我們將在夜里駛行，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們已經望見大批船只；使我感到十分有趣的东西，就是五島鯨、鯊魚和海龟。总之，自从我离开英格蘭以来，今天是最空閑無事的日子。艦上的每个人都非常焦急地盼望看到信件和报紙。明天早晨，我們在这方面的命运就会决定了。

4 日——由于風很輕微，一直到午飯以后，我們方才駛行过塔糖山。由于山景的变化，我們的緩慢駛行使我感到很有兴趣。这幅景色有时被白云所掩蔽，有时被太陽所照明，而杂乱的岩石山峰又显出新奇的景象来。当我們駛进港口以后，光綫不很良好，不过还像是一幅优美的風景；这幅晚間景色使大家預料到明天的欢乐。在最庄严的方式下，小小的貝格尔艦駛进港口里去，在旗艦旁边收下自己的船帆。有人向我們高呼說，因为發生了一点小小的騷动，我們应当停泊在一个特殊的地点。当艦長随着司令官离开的时候，我們就搶風行駛，靠近港岸；由于貝格尔艦被操縱和指揮得良好，而取得很好的保障。此后，大家拆閱信件，發生一陣陣狂喜，大大地振奋了最良好的最愉快的心情。我并不需要去暫时記住

* 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爾艦航行記，第 2 卷，第 67 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那种現在所滿足的野心，我并不需要風景的眞正雄偉来引起我的心头帶着極度的愉快而狂喜，而是和它們結合了起来，少数人会想像到和更加少的人会忘記这种永久的使人感动的效果。

5日——上午，我和爱尔一同在皇宮碼头上岸；此后，我們就在街道上漫步，贊賞它們的华丽和密集的外貌。城市的街道和房屋被計划成很正規的形狀；它的縱向街道也像爱丁堡地方那样彼此平行，而且和横向的街道相交成直角。主要的大街从广場那里通过来，笔直而且寬闊。从那些配有陽台的房屋的顏色华丽方面、从無数的教堂和修道院方面，还有从那些匆忙地在街道上行走的人的数目方面，都表明出这个城市具有一种預示要成为南美洲的商業都会的外貌。今天上午，我想出很多計划来；我很可能去进行一次好几英里的陆地考察旅行。我和爱尔已經在波托佛果地方找到一座最舒适的房屋，它將供作我們最优美的寄宿处。

我抱着極其愉快的心情，預定要在这个最安静和最美丽的地点度过几个星期。在热帶地区里，去观察形势最壯严的自然界，不是使人認为最高兴的事情嗎？我們非常兴奋地返回里約热內盧，在一家飯店(Table d' Hote)里吃飯；在那里遇見几个在巴西軍队里工作的英国軍官。爱尔充当一个出色的向导，因为他以前在这里附近地区居住过几年。在这些地区里，人的生命是多么不幸地短促和不确定：以前在爱尔离开这里的时候，有很多青年朋友都是健康和活潑的；可是現在当他打听关于这些人的近况时候，他所得到的回答时常是："他死了和去了"。这里的人的死亡大都是由于喝酒过度而造成；有少数人好像还能够在这种热帶气候地方奔忙工作而筋疲力尽的时候，仍旧不用喝酒的方法来强烈地刺激自己，抵抗这种誘惑物。

6日——今天的光陰都耗費在替自己領取到內地作考察旅行的护照方面。去忍受官員們的傲慢無礼，这永远不是一件使人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灵魂卑賤得和自己肉体受折磨一样的巴西人看来，这却是近于不堪忍受的。可是，那些居住着美丽鳥类、猴子及树懶的野生森林和居住着豚鼠及短吻鱷的湖泊的誘人風景，使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不得不忍气吞声，甚至舔干凈巴西人脚上的灰塵也願意干的了。

7日——我最后作了一些对于我到馬卡厄河(Rio Macae)去騎馬旅行所必需的安排工作。晚上，把我的一些貨物和各种器具搬运到波托佛果去。爱尔和凱恩也打算要到那里去寄住。

8日——上午9点鐘，我到波托佛果灣对面的一个村庄普拉雅格朗德(Praia Grande)去，参加我們的旅行队。我們的人数是6个，再加上派特利克·林农(Patrick Lennon)先生；他是一个純粹的爱尔蘭人；当巴西第一次准許英国人入境的时候，他就靠了出售眼鏡、溫度計等等东西来發了一笔大財。大約在8年以前，他在馬卡厄河边購置了一塊森林地区，派一个英国的代理人去管理它。那里的交通很困难，所以从那时候到現在，他总是不能够得到寄送来的財物。在經过多次耽擱以后，派特利克·林农先生决定亲身去察看自己的产業。因此，我应該有一个同伴的事情，就办到了，而且在很多方面，这次旅行的确是一个考察这一帶地区和它的居民們方面的最良好的机会了。林农先生已經僑居在里約热內盧有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0 年，因此也是具有一种消息灵通人士的資格，而他的本性則很精明和聪敏。他的侄兒伴随着他一同去，这是一个机敏的少年，正在学習他叔父的榜样，研究賺錢的方法。第三个同去的人是拉烏利 (Laurie) 先生，一个很有知識的聪明的苏格蘭人，自私自利無原則的人，有时做販卖奴隶的商人，有时做騙子。他帶去了一个朋友，叫做戈斯林 (Gosling) 先生，是一个茶鋪里的学徒。拉烏利先生的哥哥娶了一个美貌的巴西貴妇人做妻子，她是大地主的女兒，也是住在馬卡厄河那里，而这个拉烏利先生正是要去探望那个大地主。还有一个黑人男孩作为向导；这些人再加上我，就構成了这个旅行队。在巴西的荒野地方，很难看到比这个旅行队更加特殊的唐·吉訶德式的冒險家的队伍了。

我們第一次的行程是非常感到兴趣的。今天天气感到特别炎热；当我們穿經森林的时候，除了只有一些在周圍緩慢地飞来飞去的彩色大蝴蝶以外，四周一切完全靜寂無声。在通經普拉雅格朗德郊外的丘陵地帶以后，面前就展現出了一幅非常卓越和美丽如画的風景来。風景的色調很鮮明，这当中大半是藍色的光彩；天空和海灣里面平靜的水正在彼此互相爭美。我們在馳經几塊耕地以后，就进到森林里去；这个森林四面八方都是巨大得难以比拟。因为太陽的光綫穿进这个混杂成一团的森林群体，所以我不得不想起兩付依照馬利斯·柳率达斯 (Maurice Rugendas) 和但·克拉伐克公爵 (Le Compte de Clavac) 的画复制的法国雕刻圖。在这兩付圖画里面，清楚地表明出藤本植物和寄生植物多得無数，而且还有繁茂地生長着的树木和死的腐朽的树干彼此对比的情形。我簡直对这付景色惊嘆得沒有穷尽了。到中午时候，我們到达伊塔卡雅 (Ithacaia)；这个小村庄位于一塊平原上面；黑人的茅屋圍繞着村庄中央的一所房屋。这些茅屋的形狀和位置都是有規則的，使我感到它們很像南非洲的霍頓托特人村落的圖画。(因此，說不定这些可憐的人在他們的奴隶生活里面，会得回想到自己祖先的家乡！——已删去。) 因为月亮东升的时間比較早，所以我們决定当晚出發到馬利卡湖(Lagoa Marica)那里去宿夜。在黃昏时分，我們行經一个巨大的、光禿而峻峭的花崗岩石山丘的脚下；这类山丘在这一帶地方是很普遍的。在这里，曾經在長时期里面成为逃亡的奴隶們的藏身地方，因此也就出了名；这些逃亡的奴隶曾經在山頂四周耕种小塊土地，好歹地生活下去。(結果后来就有一些兵士被派遣到这里来，把他們全数捕捉去，只有一个老年妇人漏網：这个妇人为了不願再被送去当奴隶，宁可从山頂上奋勇地跳下去，因此就粉身碎骨而死了。我以为，对于一个古罗馬的老家庭妇女，恐怕会把这种行为叫做高貴的热爱自由的举动；可是，对于这个可憐的黑人妇女，这种行为就只不过是野蛮的頑固不化的举动罢了！——已删去。) 我們还繼續騎馬駛行了几小时的路程。在最后几英里的地区里面，道路变得錯綜复杂起来：这一段路通过一塊有沼澤和淺水湖的荒蕪人迹的地区。在朦朧的月色里，風景看起来是毫無生气的。間或有夜鷺飞經身旁；还有孤独的鷸(沙錐)在它向飞到空中去的时候，發出哀怨的叫声来。遙远地方海水的陰沉咆哮声，也很难打破黑夜的靜寂。最后，我們到达"文达"(飯店)，于是感到非常高兴，把身子横臥到草席上去。

9 日——我們早在太陽东升以前，就已經离开了我們可憐的宿夜地方。道路通經一塊位在海和內側的咸水湖之間的狹隘的砂土平原。只有無数像白鷺 (egret) 和灰鶴一类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美丽食魚鳥类和形狀最奇异的多漿植物,才使这塊地方帶有几分情趣,否則它就毫無趣味了。有少数枯萎的树木被寄生植物所复被着;在这些树木中間,有几种蘭科植物非常美丽,并且發出美妙的芳香,使人感到非常惊奇。在太陽升起以后,天气变得特别炎热;还有那种从白色砂土上来的光热反射,使人特别难受。我衣袋里的温度計的度数是96°F(36°C)。我們在芒德替巴(Mandetiba)吃午飯;温度計在蔭蔽地方的度数是84°F(29°C)。我們望見远处林木繁茂的山丘;它們映現在寬广的淺水湖的平静無波的水面上。因为这里的"文达"是很好的一个,并且使我留下了一个愉快而又难得的关于精美午餐的回忆,所以我要向它表示感謝,并且就来把它描写一下,把它看做是这里的典型飯店。这种飯店房屋常常是很大的,并且是用粗大的直立木柱来建筑成的;在木柱之間,用树皮彼此互相編織起来,然后加塗砂漿粉飾。在这里很少遇到一种屋內舖裝地板的飯店;在它們的窗扉上,总是不配裝玻璃;可是它們的屋面却一般都修筑得很美观。房屋的正面部分通常是露出的,被建成一种像走廊的式样,里面安放着桌椅。在房屋的四側,都可以直达臥室;旅客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躺臥在木榻上,舒适地睡着覺;在木榻上面鋪着一張薄草席。这一个"文达"位在一个飼养馬匹的院子中央。我們在初次到达这个飯店的时候,先除下馬鞍,把玉米喂給馬吃;此后就向一个西格諾尔*深深鞠躬,請求他給我們些食物。他的回答就是:"先生,一切都随您挑选好了"。在起初一段时間里面,我却白白地感謝上帝特意把我們引导到这个善良的人这里来。可是,在以后接下去的談話里面,情形照例变化得使人悲嘆起来了:"您能够承情給我一些魚吃嗎?","啊,沒有,先生"。"那么羹湯呢?""沒有,先生"。"那么面包呢?","啊,沒有,先生"。"那么臘肉呢?""啊,沒有,先生"。如果我們碰上运气好,那么在等候了大約2小时以后,我們就可以吃到野禽、米飯和"法利那"**。时常会發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們不得不亲自动手去用石头击死家禽,拿它当作自己的午餐菜餚。在我們眞正筋疲力尽而餓火上升的时候,我們就小心翼翼地作暗示道,我們一定会因为我們的饍食丰盛而高兴。那时候就时常会听到一个驕傲的回答;这个回答虽然是正当的,但也是最难以使人滿意的:"在来得及准备的时候,就会准备好的"。如果我們略再冒昧地向他抗辯几句的話,那么我們就会因为过份無礼的行为而享受到閉門羹,只好向前再赶一程路了。虽然他們的索价非常适中,可是他們在有可能的时候,还是要詐騙一些去。飯店老板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而使人厭恶的;他們的房屋和他們自己的身体时常是污穢不潔的。通常总是連刀、叉和湯匙等餐具也是缺乏的。我可以十分确信地說,在英国,我們决不会找到任何一个缺乏各种用具到如此程度的农舍和茅屋。在卡姆坡斯諾伏斯(Compos Novos)地方,我們却大吃大喝起来:在午飯时候有米飯和燒鷄、餅干、葡萄酒和白酒,晚上有咖啡茶,而在早餐时候有咖啡茶和魚;馬匹也得到了精美的飼料;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使每人分攤到2先令6辨士。可是,这一个〔文达的〕老板在听到有人向他提出有沒有看到我們中間一个人所遺失的馬鞭的問題时候,就忿怒地回答道:"我怎么会一定知道这回事呢?为什么你們不注意它呢?——我想是狗已經把它吃掉了"。

* 西格諾尔(Signor)是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的男子尊称,就是"先生"、"老爷"——譯者注。

** 法利那(farinha)是木薯(*Manihot*)的根里所含的淀粉,是巴西人民的食粮。——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离开芒德替巴以后，我們繼續走过一个有很多湖泊的、道路錯綜的荒野；在这里的几个湖泊里面，有淡水的貝壳类軟体动物，而在另一些湖泊里面則有咸水的貝壳类軟体动物。最后我們馳进森林里去；林中的树木很高大；它們总是以树干呈現白色而使人注目：这付景色在远处看来，更加增添了它們的色調。我曾經在自己的笔記本里写道，“开放着使人惊奇的美丽花朵的寄生植物”，始終使我在这个宏偉的景色中感到非常的新奇。我們在途中通过牧場地区；这些牧場被很多大約 12 英尺高的圓錐形大蟻巢毁坏得不成样子。它們把平原变成一种極像洪保德所繪出的佐魯洛*的噴泥火山。我們在騎馬馳行了十小时以后，到达英吉諾多(Engenhodo)；那时候天色已經黑暗。在全部路程里面，我自始至終对于当地的馬能够忍受很大的劳苦这一点感到非常惊奇：据我的推測看来，这是由于居住在这一个地方时候更加适合于它們的本性 (original nature) 的緣故；而且由于同样的理由，它們在〔受到〕各种創伤以后，也似乎要比英国种的馬更加迅速得多地恢复健康。

10 日——在天明以前，我們大家就精神振作地騎馬出發；可是，在我們到阿第阿德聖彼德罗 (Addea de St Pedro) 以前，走过了一段長 15 英里的粘性沙地；这已經使我們整个武士队的精神煥散起来。在第二次長途騎行以后，我們到达自己的借宿地点——卡姆坡斯諾伏斯。晚上的天气是非常使人愉快的凉爽。草地上的温度是 74°F (23°C)。我去做采集标本的工作，發現了几种淡水軟体动物。

11 日——穿过了一个有几里格路長的厚密森林。我感到身体不舒适，有一些發抖和头暈。乘坐一只独木船，横渡过聖約阿湖 (Barra de St Jaoa)，馬匹則在船旁游泳过去。到下午 1 点鐘，还吃不到一点东西；我到这个时候方才第一次能够得到一些东西吃。騎行一直到天黑才停止，感到痛苦得精疲力尽。我时常認为，今天我要从自己的馬背上翻倒下来了。借宿在馬托“文达”(Venda da Matto)，这里是在馬卡厄河的入海口以南 2 英里的地方。整夜，我的身体总是很不舒服。在一个外国地方生病而不能够講一句話和得到任何的医藥帮助的时候，就会使病人生出一些恐怖的想法；这些想法是用不到很多想像力就可以被繪写出来的。

12 日——下一天早晨，我用服用肉桂和喝飲葡萄牙的紅葡萄酒的方法，差不多完全医治好了自己的毛病。晚上，我很高兴地到达索西果 (Socego)，費吉烈德先納尔** 的房屋；他是大拉烏利先生的岳父。

13 日——感到身体更加好得多，而且能够在这里完全享受一天的休息的乐趣。这里的“法秦达”〔fazenda，就是領地、产業〕是从一个几乎是無边無际的森林边开辟出来的一塊耕地。在这塊地面上，种植着当地的各种产物。咖啡是最有利可圖的产物；我們主人的兄弟拥有 100,000 株咖啡树；每株咖啡树平均每年出产 2 磅咖啡；但是也有好几株咖啡树可以出产到 8 磅咖啡。在这里，也大量地栽培着木薯 (*Manihot*) 或者叫做“卡沙瓦”(cassava)；这种植物的所有各部分都是有用的：它的莖叶可以作馬的飼料，而它的根則可以磨碎成为粉漿；在把这种粉漿擰干和烤干以后，就可以得到一种淀粉，叫做“法利那”

* 佐魯洛(Jorullo)是墨西哥西南部的一个地方。——譯者注。
** 先納尔(Senhor)是葡萄牙語的“先生”。——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farinha)；这就是巴西居民的最主〔要〕食粮。有一种作为商品交易用的食品，叫做“塔皮奥卡”(tapioka)，就是用“法利那”来做成的。可是，有一个使人感到惊奇的而且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就是这种非常富于营养的植物的液汁却有着猛烈的致命毒性；在几年以前，就在这个“法秦达”上，有一头母牛喝了一些这种液汁，就因此倒斃了。“費乔”(Feijôa)，就是豆类，也被栽培得很多，并且長成最良好的作物：一袋豆子有时可以产生出80袋豆子。这里也生長甘蔗，而在低湿的地方則生長水稻。費吉烈德先納尔播种了三袋稻谷，結果它們生产出了320袋谷子来。

这幢房屋是簡陋的，形狀很像英国的谷倉：里面都鋪裝地板，并且用蘆席做屋頂。窗單單只有百頁窗。房屋內部用那些不达到屋頂的隔牆分成各个房間。在它的一端是一个長度和房屋寬度相等的客厅，里面放置着金漆的椅子和沙發，它們正和粉白的牆壁有着奇特的对比。除了这个客厅以外，就是縱向分开的房間；一边是食堂；另一边則分成4个寢室，是一家人自住的。还有一長列附屬小屋，只和这幢房屋相隔几英寸；它接近房屋的一端是厨房，而其余部分則是儲藏室和谷倉。这些房屋構成一排，而在曝晒着咖啡的空地对面，則有客人的臥室、馬廐和几个專門为了黑人而开設的訓練他們各种手艺的工場。有大約110个黑人住的茅屋，环繞在这些房屋的周圍；先納尔〔費吉烈德〕和一个作为管理人的白种人打算要保持完美的秩序。这幢房屋被建筑在山丘上面；在山脚下面，有一条小溪在潺潺地流着；这个山丘聳立在耕地的上面，它的四周有一道由綠色的茂盛的森林帶作为界限。在牧場上有很多牛、山羊、綿羊和馬；在房屋附近，甜橙、香蕉几乎像自發地旺盛生長着。在森林里面充滿着非常多的野兽，所以在我們到这里来以前的三天里面，每天都獵获到和宰割一头鹿。在午飯的时候，就显出了这里的食物丰盛的情形：如果在餐桌上还沒有摆滿珍饈的話，那么食客們就一定会要求摆滿的。人人都想来嚐嚐每道美味的菜餚。有一天，当我正在仔細盤算着，我好像已經完全嚐遍了这里所有的各种菜餚的时候，却又出現了一只烤火鷄和一只小猪；它們全部实在現实真使我大吃一惊。在吃飯的时候，时常有一个家僕在奔忙不停，把几条老狗和十多个黑人小孩驅逐到食堂外面去；可是他們却时常又再乘机一起溜进屋子里来。在奴隶制度的思想能够被驅逐除去的时候，这种簡單的族長制的生活方式就会使人發生一种非常迷恋的印象。这正是这样的一种〔脱离〕其他世界而完全隐居和独立的生活。他們在一看到有任何一个陌生人走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敲起大鐘来，通常还同时有几門小炮發出炮声来；因此这个事件就傳遍了山崖和森林，使得人人都知道。有一天早晨，在黎明以前，我出門散步，去欣賞大自然的庄严的寂靜；可是，这种寂靜就被全村黑人所大声高唱的淸晨贊美歌給划破了。他們通常在开始他們的白天工作时候，就这样唱着歌的。我沒有去怀疑到奴隶們在那些像这个地方的“法秦达”上，是不是也在过着满足和快乐的生活。費吉烈德先納尔是一个有才智和进取心的人物。有几条通过他产業的道路，是被开筑得帶有欧洲風味。他以为，在一年里面，他將能够把一条通到卡姆坡斯諾伏斯(小城鎮)的道路縮短，因此就用不到2天的騎行，只要1天就可以到达那里了。同时他已經設置了一架鋸木机，它在鋸开花梨木(rose wood)方面是神速得使人惊嘆的。这些鋸好的厚木板就从馬卡厄河里浮运出去。如果有很多人去模仿这个人〔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吉烈德〕的榜样〔去开發土地〕，那么过了不多几年，巴西的产品一定是大不相同了。

14 日——中午时候，我們出發到林农先生的領地上去；道路穿过一个面积广大的森林；一路上，我們看到很多美丽的鳥类、巨嘴鳥和蜂鳥。我們借宿在离我們旅程終点 1 里格的"法奏达"那里。这里的代理人殷勤地招待我們；他是我所看到的唯一的态度和善的巴西人了。这里的奴隶看上去在痛苦地干着过分的工作，穿着破爛的衣服。他們要干活干到天黑以后很久才歇手。普通的維持奴隶生活的方法，例如在費吉烈德先生那里，就是每星期給他們星期六和星期日兩天假期；这兩天的生产工作，也就足够去維持奴隶和他們的一家人在其余的五天里的生活了。

15 日——我們不得不有一个黑人握着劍做清除道路的工作。在附近的森林里面，生長着几种以前沒有被我見到过的植物类型；有几种非常优美的木本的蕨类植物（树蕨）；有一种草本植物好像是紙莎草（*Papyrus*）；还有竹，它的干身的周圍長度有 12 英寸。我对它們發生相当大的失望，不能去相信它們是良好的种。在到达这个領地的时候，看到林农先生和他的代理人發生了一次極其猛烈的討厭的爭吵；这种情形完全阻止了我們想要逗留在这里的打算。这个"法奏达"是已經开辟的土地当中的最深入內地的一塊耕地，再过去就是山地了。它的長度是 $2\frac{1}{2}$ 英里；林农先生不能够确定它的寬度有多少；我相信在这里的每 1 弗隆*的土地上，都可以种植作物；因此也就可以推测到这个地区一定会出产多少东西的情形。晚上有傾盆大雨下降；虽然温度計上的度数是 75°F (24°C)，但是我的身子却受到了冻寒的苦痛。在林农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庫潘〕發生爭吵的时候，他威胁說，要把庫潘先生很喜爱的一个私生子，黑白混血种的嬰孩，公开拍卖去；同时，他还差一点就要去实行自己的意圖：要把自己的奴隶們的所有妇女和孩子們都夺走，并且把他們一个个在里約热內盧的市場上公开拍卖去。难道还能够使人想像到更加惡毒的可怕的例子来嗎？我敢亲自担保說，林农先生在人道观念和善良的心情方面，要超出于普通人以上。可是，他的習慣和兴趣的后果却是多么的奇怪和难以介釋。有些人認为，奴隶制度是一种可以寬恕的惡事；他們反对这些事实的論据是多么的靠不住呀！

16 日——清早就动身到索西果地方的馬努厄耳〔費吉烈德的名字〕先納尔那里；大家同意他是一个公正人。我在騎行穿过森林的时候，又再享受到源源不絕的快乐。

17 日和 18 日——这兩天在索西果度过去，眞是在这次整个旅行期里的最快乐的日子；这当中的大部分时間是在森林里度过的；我繼續采集到很多昆虫和爬行动物。森林很厚密，树木都交織在一起，因此我發現，要离开道路到兩旁去，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大部分树木，虽然有这样的高聳，可是树干的周圍長度还不到 3—4 英尺。其他更加巨大的树木則散布在它們中間。馬努厄耳先納尔正在建造一只 70 英尺長的独木船，而且还留下 40 多英尺的树干在地面上，所以这根挺直的堅实的树干就有 110 英尺長。棕櫚树和其它环繞在它們周圍的普通多枝树木的对照，始終不变地使風景显現出它的热帶特性来。在这里，有一种最优美的树木，叫做菜棕（cabbage palm）在裝飾着森林。它的树身有这样的細，以致可以用一双手来握它；可是，它优雅的树冠却在离地面 30—50 英尺高度的空中摆

* 弗隆（furlong）是英国的長度單位，等于八分之一英里。——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动着。那个生長出树叶来的柔軟部分，使它成为一种非常优美的植物。木質的匍行植物又再被其他的匍行植物所复盖；它們的干身很粗，周圍長度大約在1—2英尺之間。有很多老年树木的形态显得非常奇怪：在它們的树枝上面，掛滿藤本植物。看来好像是干草捆一样。如果我的眼睛能够从天空里朝下面的叶叢世界瞰望，那么無数蕨屬和含羞草屬植物就会用它們的叶子的非常优美姿态来引誘我[1]。虽然不难把这些使人贊美的华丽景色的各个对象一一列举出来，但是这仍旧很难傳达出一种充滿着和激奋着我内心的惊嘆、吃惊和崇敬的高度情感的思想来。

19日——离开索西果，渡过馬卡厄河，借宿在馬托"文达"那里。晚上，在海边散步，并且欣賞高大的狂奔而来的拍岸浪的景色。

20日——沿着原路回到卡姆坡斯諾伏斯；这一段路經过一片粘性灼热的沙地[2]。我們在讓自己的馬游过聖約阿湖的时候，曾經發生一些危險和困难；这些馬变得筋疲力尽起来，而且在我們的小船里还有兩个喝醉了酒的黑白混血种人。

21日——在黎明时候出發，沿着原路繼續前进了几里格路；以后，我們就离开了原路，决定沿着內陆路綫到达城里去。我們的旅行队人員减少成林农先生、他的侄兒和我三个人。我們差不多馬不停蹄地前进，晚上到达康勃拉塔河(Rio Combrata)。这一帶地方被开辟的耕地很多。这里的"文达"真是最可憐不过的了；我們不得不睡在玉米上面。

22日——照例又在天亮以前的一段时間出發，向前騎行到馬德烈斯第奧斯；我們就在那里吃早飯。要是天上不降傾盆大雨，那么这段路的騎行一定是使人很感兴趣的。这一帶地方大都被开辟成耕地，主要的作物是甘蔗。在森林里充滿着無数美丽的鳥类，西番蓮屬(passion flower)的几个种在裝飾着園籬。馬德烈斯第奧斯也像所有其他的村落一样，具有極端外国化的外貌，并且是美丽如画的。村里的房屋低矮，被塗飾着华丽的顏色；門窗的頂部砌筑成栱形，也像英国市鎮里的房屋情形一样，使人不致發生剛硬的印象。在村庄中央，有一兩所优美的教堂，使这付風景完美起来。雨繼續不断地下降；我們就向自己的宿夜地点弗烈吉利阿德塔巴雷(Fregueria de Tabarai)前进。这条內陆道路要算是我們所看到的道路中最好的了，可是它比欧洲最坏的公路还要坏得多。我以为，甚至一輛双輪單馬車都不能够在它上面駛行。要知道，这还是巴西的重要干道之一哩。我們遇見一大批騎馬的人。在这里通行的唯一車輛，就是粗陋的牛車，配裝着几乎密实如圓片的輪子；用8头牛联結在一起来拖拉；当它行动的时候，它就發出一种極特殊的軋軋声来。我們在路上沒有走过一座石桥；在有桥的地方，这些桥都是用圓木料架成的；它們有的已經朽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我們不得不离开道路，繞走过去。路程距离不能确切知道，因此找不出兩个人来完全同意他們对路程距离的数字。路边上，时常用十字架来代替里程碑作标記，表明这里曾經有人被盗匪杀死。晚上天气很冷，我的身子因此冷得簡直發起抖来，可是在溫度計上却有62.5°F〔14°C〕。

23日——有很多优美和华丽的房屋出現，表明出我們在走近城市〔里約热內盧〕。在

1) 散步对于生滿含羞草屬植物地面的效果。——原注。
2) 發出吱吱声来的沙地。——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白天里，我們穿过一个金合欢屬树木的森林；它們的优美的羽狀复叶的叶叢，好像最优雅的面紗一样幛蔽着天空，并且把一种愉快的蔭影投射到地面上来；因为它們的叶子柔軟，所以当和風拂动它們的时候，也听不見沙沙的声音。晚上，我們到达普拉雅格朗德；在那里，由于我們的护照已經遺失了，我們为了証明我的馬匹不是偸来的，而受到〔盤問的〕麻煩。

24 日——最后我高兴地到了貝格尔艦上。我發現，休息一天可以得到很大的愉快，因此我就决定留在軍艦上偸一天懶了。在我离开軍艦的这几天里，在我們的小世界里面，曾經發生几次政治变化。麦克科尔米斯克先生已經得到回家养病的准許，現在搭乘泰恩号(Tyne)到英格蘭去。德布夏由于他自己的請求而被解除了职务。約翰斯东(Johnstone)先生將从华尔斯配特艦(Warspite)那里被調派到貝格尔艦上来，接替德布夏的职位。

25 日——把我所有的一切东西从貝格尔艦那里搬到波托佛果去。当小船划到海灘上去的时候，我受到了一次沉船的恐怖；虽然这是小規模的，可是也很可以把它描写一些出来。有兩三个巨浪翻进小船，使它沉沒；在我的惊恐的眼睛面前，書籍、仪器、手槍匣壳和我的最有用的各种东西，都在水面上飄浮起来。沒有东西失落去，也沒有东西变坏，只不过大部分东西受到了損伤。

26 日——在整个一天里，为了恢复昨天的灾难所造成的后果而忙碌地工作着。

27 日——上午，整理我从內陆旅行时候所采集来的标本；午飯以后，和艦長〔費支罗伊〕到英国公使奧斯頓(Aston)先生那里去。晚上过得很愉快，因为大家不拘形式，所以很像是在劍桥地方那样举行了一次宴会。艦長告訴我一件重要的事实，就是貝格尔艦將在不多几天里再回到巴伊亞去一次。艦上的人員曾經对里約热內盧的經度問題發生了長期的爭論，大家以为，如果这个問題得到解决，那么南美洲沿海各地的經度也同样会得到解决了。艦長發現巴伊亞和里約热內盧之間的經度有差异，因此惊奇起来。就是說，有一部分人認为巴伊亞地方的經度是正确的，而另一部分人則認为里約热內盧地方的經度是正确的。为了証实这个問題起見，就要去做第二次航行測量。我就打算安靜地逗留在这里，等候到貝格尔艦回来以后再搭乘它。

28 日——在軍艦上吃早飯，晚上到海軍上將托馬斯·巴克尔(Thomas Baker)爵士那里去吃了一次愉快的晚飯。

29 日——今天是愉快安靜的日子，記写着我到馬卡厄河去的考察旅行日記。

30 日——和奧斯頓先生一同吃飯。

5 月

里約热內盧(波托佛果)

5 月 1 日——处理大批淡水动物；每一条水溝里都充滿着这些动物。

2 日——步行到里約热內盧去。整天的光陰都是可厭地浪費在購买东西方面。

3 日——到 74 門大炮式的战列艦华尔斯配特艦上去，参观海軍上將檢閱它的情形。这是我从来沒有亲眼看到过的最宏偉的景象。当海軍上將到临的时候，大約有 400 个水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手整列在帆梁上，举行登艦仪式；从他們的行动有規律和穿着白色海軍裝方面看来，他們極像是一群野鳥。当这艘軍艦在被檢閱的时候，每件事情都被进行得完全像是在对敌作战的情形一样；虽然从紙面上听来它好像是兒戏，但是实际上它是極其生动的。当有人向下面的大炮队發出难听的命令說"清除甲板准备战斗"的时候，每个人都渴望要去打击敌人。在运轉了無数大炮而且証明怎样是良好的和容易办到的以后，又有命令喊"伤兵室起火"，于是鐘声傳遍了甲板；在一切都完善地准备好的时候，大炮在行动，抽水机在抽水，救火机在开动，而全体救火員都拿着自己的水桶。大家的动作变得更加热烈起来(没有人知道正在發生些什么事情)。海軍上將大声喊道" "敌方縱射，击断了我艦的护桅索"。"艦長塔耳波特(Talbot)謹防軍艦；斫断后桅"。立刻就有水手們握了斧头跳奔到他們的位置上去，而且接着来了眞正使人惊奇的情形：貯藏室的門突然被打开来了，接連不断的繩索被搬取出来，去加固那根搖搖欲倒的前桅。海軍上將又打算使他們混乱起来，正在大家忙碌地工作的时候，他就發出偏舷齐射的命令来，并且喊道："主桅索和前支索被击断"。总之，在不多几分鐘里面，我方的所有主要繩索都被击断而又連結起来了。

可是，大概最使人惊嘆的一幕，要算是喇叭吹出向敌艦进攻的号令时候的情况了；当时这艘軍艦的本身，由于一大群人握着出鞘的弯刀冲奔到艦側去而搖动起来了。英国的水手們曾經用一种使人心惊胆寒的叫喊声，去完成最危險的工作；而他也曾經接受命令去实現这种工作；可是，在这里并没有發出这种叫喊声来。

晚上，和海軍上將一同吃晚飯；此后，享受到閱讀施洛普郡的来信的比較平靜的愉快。

4日——干着我自己的日常的研究工作；在腦子里还充滿着昨天的"战爭的奇观和情况"一类空想举动的余波。

5日和6日——这兩天的光陰靜靜地溜滑过去了；大雨傾盆下降，田野里完全吸飽了水。如果我希望去散步，那么一定会感到很不痛快的；可是如果去散步一下，那么我就会發現，一小时的采集工作就会使我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間里都滿怀着高兴了。一个居住在英格蘭的自然科学家，在散步的时候，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在时常遇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方面享受到巨大的利益。可是，在这里，他用不到走100碼路和在这个地点停留多大时間，就会因为看到某种新的奇异的生物而感到难以忍受的高兴了。

7日——到軍艦上去，就在那里消磨去了白天的光陰。晚上，在貝格尔艦离开这里以前，把我要使用的一些东西搬上岸去。

8日——大雨傾盆下降。現在我主要是采集蜘蛛。在不多几小时里面，雨下30.26〔英寸深〕。

9日——出門去采集标本，并且朝着植物园的方向走去。不久，我走到一个咸水湖或者是海灣那里；周圍的地方时常会被这种海灣所侵入。有很多景色特別美丽；可是在热帶風景里面，这种眞正的新奇情形，因此也就是缺乏所有联合的情形，却要求一个人的头腦去作最紧張的思考；在我自己看来(而且我以为，在其他的人看来也是这样)，这种情形在不知不覺地比我过去所想到的情形更加經常地出現；于是确实使人發生極大的高兴；否則你的理智就会告訴你說，这是美丽的，但是情感却不能够趋于一致。我时常自問道，为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么我不能够平静地欣賞这种情形；同时我又用下面的問題来回答自己道：这里有什么东西能够帶来这些以为乡間安靜和隐僻的愉快的想法呢？什么东西能够使人去回忆到兒童时代和过去时候的情形呢？什么地方会使人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呢？在这些想法产生以前(它們的效果也和它們相似)，我們在这个几乎新的世界的华丽景色当中，会白白地去找寻靜靜的默想。

晚上，艦長来訪問我們并且告訴我說，貝格尔艦定明天开船。同时我們今天又听到一个坏消息說，有一队貝格尔艦上的人，曾經乘坐單桅小船到馬科庫河(Macucù)那里去射取沙錐；里面有三个人犯了严重的热病。其他的人也正在开始感到这次出行的恶果；这是使人恐惧的理由。前一种情形，是在这队人在2日到达軍艦上以后4天發生的。昨天，在华尔斯配特艦上也有一只小船出發去射取沙錐。我差一点也会去参加这一队人；当我失敗的时候，在我的头頂上面却是吉星高照。現在有4个屬于貝格尔艦的人居住在这里。一个是爱尔，他的身体不好，因为患生風湿痺而受到很多苦痛。还有一个中士水兵，他曾經長期生病，現在正在恢复中；最后还有菲吉阿·巴斯凱特小姐，她的身体天天在發胖，只是身長沒有增加起来。

10日——今天晚上，貝格尔艦航行到巴伊亞去。

11日，12日和13日星期日——这4天因为我的手臂發生炎腫，几乎臥倒。在这个地方，任何的小刺伤就很容易轉变成为疼痛的紅腫的疔瘡。爱尔繼續在生着重病，并且臥床不起。現在正当冬季；有大量的雨下降，但是它主要是在夜里下降；而在其他时間里，則天气是最愉快和凉爽的。室內溫度通常是在70—75°F〔21—24°C〕之間。

14日——我的手臂差不多痊愈了。我乘此机会去作了几次訪問；这种使人煩惱的礼节往来的确是最空虛的。

15日——出門去采集标本，作了一次最愉快的散步。今天正是月圓的日子。我不知道，究竟在夜間所看到的景色的清楚的輪廓是最使人惊嘆的呢，还是在热帶的太陽的燦爛的顏色照明时候是这样的呢？

16日——研究昨天所采集到的很多东西。爱尔的病况有相当的好轉。

17日——下大雨；在一天里面下了1.6英寸深的雨水。当暴風雨經过科尔科伐多山的上空时候，一陣陣雨滴潑洒在無数树叶上所發出的沙沙声，眞是很特殊的。在相距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就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当时我急跳起来，去探望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它發出了一种好象潑倒出大量的水来的声音。

18日和19日——这兩天的光陰很愉快地溜滑过去了，但是也沒有特殊的事情可以举出来。習慣不会干出什么事情来的嗎？我發現，我的眼睛正在懶洋洋地从甜橙树上面漂泊到香蕉树那里去，并且又从它上面漂泊到椰子树那里去；而且要是他們是桂树或者苹果树的話，那么我連这一点注意力也不会有的了。去听当地的人們訴說关于天气極其寒冷的話，使我感到很有趣味。可是，卽使是深冬时候，也不会帶来它通常所有的孤独的靜寂。晚上，有各种不同的蛙組成了一个差不多很好听的音乐会。当夜色愈濃的时候，又有無数的蟬和蟋蟀参加，因此演奏的調子更加高起来。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0日,星期日——德布夏先生在离开貝格尔艦以后。还逗留在城市里,今天来訪問我們。晚上,爱尔(他的身体差不多痊愈了)和我們兩个人繞着波托佛果灣散步了一次。

21日——在森林里作了一次長途的爬行;在树底下滿堆着一厚層干枯的树枝和叶子,因此有人在步行的时候,就会使它們發生出很大的断裂声音来,好像是一头巨大的四足兽在跑路的声音;这种情形使我感到非常討厭,因为它把所有的鳥兽都吓得飞逃开来了,同时又破坏了一种構成这些森林的主要魔力的靜寂狀态。今天上午作了第四次的尝試,要想横穿过單單一条森林地帶,到达海边去;我每次沿着伐木人所走的小路前进,但是甚至向前走了5碼路远,就被叢藪阻擋,不能够再前进了。夜里,天空里發出很多閃电,空气非常悶热。气温是75°F〔24°C〕。据我所可能的判断,好像在炎热的地区里,气温对于人体所發生的影响,要比气温本身以更加大的比例增加起来;就是說,如果現在气温上升到85°F,那么它使人体衰弱的效果,要比了上升到80°F的时候,增加1倍以上。

22日——因为昨天出外步行,采集标本,所以今天是我的輪流的休息日。我把晚上的时間用来閱讀和写信;在写信方面,我欠了很多朋友的債,他們和我保持着完全是学术研究方面的关系。我剛才閱讀完了安松(Anson)所著的旅行記。我在閱讀这一类著作方面所得到的愉快,由于希望去考察几个書里所描写到的地方和去認識一些关于海洋方面的情形,而至少提高了三倍。

23日——在沙土平原上面采集到無数动物;这个平原在塔糖山的背后,構成海的边界。在这里的地面上,已經清除去了仙人掌和灌木,有很多英亩已經栽植了鳳梨(pine apple)。这些果树都被栽成直行,它們的行距有相当大。在英格蘭地方,要用很大的劳力来养护这种植物;在这里,它就是这样占有着土地;而这种土地对于种植所有其他的作物方面說来,总是十分貧瘠和沒有收获的。这里的果园里的甜橙树所結生的果实,眞是多得使人十分惊奇。今天我看到一个果园;我可以肯定說,在那里的地面上躺着的果实,就足够裝上几牛車;除此以外,在树枝上还是滿載着沒有采收的甜橙,这些树枝差不多要被果实弯折下来了。

24日——留在家里,沒有出外。

25日——步行到城市里去,購买几件我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和爱尔及德布夏合在一起。我們就一同出發,去爬登科尔科伐多山。起先几英里的道路是水路;这条河流一直向上通到山脚下面,并且沿着一条斜山脊被引导到城市里去。在我們前面,每一个地点都显出不同的最美丽的景色来。最后,我們开始爬上險峻的山坡;在那里通常一直到山頂的頂端,都生長着一片厚密的森林。在所有植物类型当中,最优美的是树蕨,它們在裝飾着这一帶的水路;它們的株身不大,但是因为叶子是綠色和鮮明的而显得很生动;而且从它們的树冠的美丽的曲綫方面看来,它們是最卓絕地惊人的。我們不久走到山峰上,眺望景色;大概除了歐洲的几处景色以外,这里的景色可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了。如果我們按照風景使人發生惊嘆的程度来把它們分成等級,那么这幅風景就千眞万确占有着最高的等級;可是,如果为了要更加正确起見,按照生动的效果来分,那么它就要比附近地区的很多風景差得远了。每个人曾經注意到,从一个高地上去看望風景的时候,它的美丽就会大大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減少；虽然在这里有兩个風景的要素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个从高处看望的原因大概只能够使它們受到極小的損害；这兩个要素就是广大的森林地面和大海；可是，观察仍旧进行得很順利。科尔科伐多山的高度大約是海拔2,000英尺；在它的一面的山坡上，差不多有1,000英尺的坡面有这样的陡峭，以致可以用鉛錘来测定它是直立的。在这里的山脚下面，有一个大森林；当我看到这样近于直立的坡面时候，它所显現出来的美丽景象就使我發生無比的愉快。这会使人去假定說，如果从一个气球上来观望，那么这幅景色一定是特別惊人的了。几年以前，有一个可憐的發瘋的年青妇女从这个山頂上跳下自杀；在有几处地点，可以發現很可怕的情景——兽类因發情追逐而从山崖上跌落下去。我們現在的屋主人波耳加(Bolga)先生，曾經初次發現，在树木和岩石中間有跌得粉身碎骨的尸体。

26日——在今天和昨天里面，从西南方面吹来强烈的風。在这些地方，一股气流所产生的水蒸气的数量是很大的，因此今天路面的相对的干燥狀态是表現得很显著的。在午飯以后，我步行到海灣那里去，望見一幅奥尔岡山脉的良好景色。我对于洪保德的观察公正不偏方面發生很大的惊嘆；他說：热帶地方的山丘在从远处看过去的时候，具有均匀的藍色；可是，通常有一种情形則相反，就是景物的輪廓都具有最清楚的边緣。有些事情，例如閱讀〔洪保德的〕旅行記(Personal Narrative)，使我發生很大的愉快。我知道，沒有理由去問，一个在头腦里發生出来的思想，当我們用字句表达的方式来察看它的时候，就立刻采取着一种更加实在的正确的气息。同样地，当我們在剧本里遇見到一个在我們日常生活里出現的人物时候，它总是会使我們感到愉快的。

27日——散步到植物园去；这里一定是比了任何其他地方的植物园，更加不配有这个名称，因为实际上它單單是一塊娛乐的場所。它所具有的主要的巨大的兴趣，就是有很多因为用途特殊而著名的植物被栽植在这里。在几英亩的土地上，栽植着茶树。当我看到一种沒有意义的、开着白花的小灌木成直行被栽植着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失望。在把这里的一些茶叶放进开水里去以后，它的味道簡直不像是正常的茶的香味。在这里有着樟腦、西谷椰子、肉桂、丁香和胡椒这几种树木；它們的所有叶子，尤其是丁香和肉桂的叶子，具有一种很愉快的香味。面包树生長得非常茂盛；它的树叶寬大和有深裂片，因此显得特別美观。啊，將有一个时候到来，那时候我將在它的原产地太平洋的島嶼上看到它。芒果树和波罗蜜树(Jackfruit)在这里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以前沒有知道过它們的名称。巴伊亞地方的風景，由于有这兩种最美丽的果树而成为它的特征；至于說到芒果树，那么我以为，任何其他的树木都不能够投射出一种像它那样黑暗的树蔭来。这些树木对于热帶地方的常綠植物的关系，也好像桂树对于我們的英国树木的关系相似。在这个地帶里，从外表的美丽方面看来，这后面三种果树〔面包树、波罗蜜树和芒果树〕，連同香蕉、甜橙、菜棕和椰子四种果树，要算是站立在所有其他树木的前列(大概有3种树蕨和几种冷杉是例外)；同时，它們对于維持人类生活的貢献是多么的显著；从这兩方面的情形看来，它們多么远远地超越过了欧洲的果树。热帶地方好像是人种的自然的誕生地；可是，在一个外国的地方，精神也好像是很多果实一样，达到了它的最大的完善程度。

28日——到塔糖山背后的海岸上去，又再采集到大量的昆虫。这里的位置極其像是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巴尔茅斯(Barmouth)那里的海岸;很多昆虫彼此極其相似。当我察看着一只优美的斑蝥(*Cicindela*)在沙地上奔走的时候,在我的腦子里,就生动地浮現出一幅帶有所有誘人的景物的巴尔茅斯的風景来了。

29日——多云的帶有灰色的日子,有些像是英格蘭的秋天,可是并沒有它的鎮定的寂靜。今天上午,我需要送出一封短信到城里去,可是在找人帶信方面遇到極大的困难。所有白种人都高于送信人的地位,而这里的每个黑人却都是奴隶。这种情形,在一切情形当中,是奴隶国家里的一种很大的不方便。

30日——又再和德布夏去爬科尔科伐多山;我亲自携帶了山地用的气压計。我測定出它的高度是海拔2,225英尺[1]。当我們逗留在山頂上面的时候,我們正是处在云雨中間。当我們穿过森林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个事实,它和以前我对于內地森林方面所注意到的事实相似,就是树木的干身很細。極少数的树木的周圍長度达到7英尺(我以为,还不到3—4英尺);只有一棵树的周圍長度是9英尺7英寸。科尔科伐多山是一座因为藏有馬隆人(maroon,就是逃亡的黑奴)而著名的山。在我們最后一次攀登这座山的时候,我們遇到三个面貌非常凶惡的無賴汉,全身武裝;他們是"馬梯肯"(matican),就是擄卖奴隶的人(slave-hunter);他們从每一个被他們所捕捉到的死的和活的奴隶身上,都可以得到一笔規定的收入。在打死一个逃亡的奴隶以后,他們只要割下死尸身上的耳朵帶回去領奬。有一个奴隶曾經自願地把自己拯救出来,从馬卡厄河的林农先生的領地上逃走,躲藏在山洞里,过了兩年半的生活。在这些地方,就有这样的容易来維持一个人的生活。在反对廢除奴隶制度的人所說的一切情形当中,都断定自由的奴隶就不会去干活。我多次听說,有些逃亡的奴隶在他們的主人的鄰近地区里,非常大胆地干着雇佣劳动的工作。如果他們在有危險的时候还能够这样工作下去,那么在沒有危險的时候,他們也一定会干活的了。还有,有一些黑人曾經被英国軍艦所捕捉去,他們被各种商人雇用去了7年;在这一段时間里,据大家推測,他們都能够維持自己的生活。我曾經从奴隶主那里听到很多情况,例如他們要求在滿期以前就恢复自由,并且听任他們自由行动。成見在保衞它的不公正的权力或者意見的时候,不是在拥护着多么沒有利益的或者隐私的东西嗎?

31日——逗留在家里。現在晚上的天色很快变成黑暗。当我在这里正在悲嘆太陽向北方轉移的时候,英格蘭的每个人正在因为看到这种情形而高兴起来。現在我还沒有办法去对这种相反的季节次序感到習慣。听到果实只有在聖誕节时候成熟的話,就認为这是很良好事情。

6月

里約热內盧(波托佛果)

6月1日——作了一次長途的騎行,为了去考察附近几座山的地質情況。在有一段时間里穿經过了那些被含羞草屬的圍籬所遮蔽的小路以后,我就走上了一条通到森林里去的道路。这个甚至离开城市不远的森林,也是有这样的靜寂和無人来往,好像从来沒有一

1) 实际高度是2,330英尺。——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个文明人走进到它里面去似的。这条道路向山上盤旋上去。在 5,000—6,000 英尺高度的山頂上，我欣賞了那些在里約热內盧的各方面的郊外都可以遇見的景色之一。在这个高度处，風景的色彩已經达到了最鮮明的程度。我不知道，应該用怎样的形容詞来表达这种風景："美丽的"(beautiful)这个形容詞太不活潑；每一种类型，每一种顏色，正是我以前曾經看到过的东西的十足的夸大。如果可以这样来把它比較的話，那么它好像是歌剧院或者話剧院里的最华丽的布景之一。

2 日——在住屋附近采集标本。我相信天气要發生变化。湿度計表明出，今天中午要比上午更加干燥一倍。这正是洪保德所說的下面的东西的一个良好例子："一种薄霧，它并不改变空气的透明程度，却使它的色彩变得更加調和，并且使它的景象变得柔和起来。"等等。在光綫有这样丰富的一个日子里，它所造成的黑影，就和景色的普通的鮮明程度有着明显的对照。

3 日，星期日——安居在家里。晚上，散步到淺水湖那里去。去訪問一个叫做罗勃特(Robert)先生的人；他是充满在巴西地方的無数沒有記述过的人物之一；到投机公司方面去的沒落的代理人；还有一些曾經在兩个国家以上服务过的軍官等等；我認为所有这些人都犯有一些道德上的輕微的罪行，这种想法未免是太寬恕了。

4 日*——上午 4 点鐘起身，出門去打獵；〔跟随着〕一个帶有獵狗的人同去，他是神甫兼副主教；他的一队獵狗只有 5 只，它們的名字叫做特倫配泰、米莫沙、克拉蓮娜、多烈娜和查姆派娜。獵人是一个黑人，曾經干过侍僕和事务員等其他职务。这个神甫是一个大富翁，而且是一个被前朝皇后最寵爱的人物。我們在 5 点鐘到达他的乡間房屋，遇見他的另一个兄弟神甫也在他那里。看到这类人能够生活在这里的可憐的样子，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只有一种棚屋；好像狗、黑人和神甫自己都一同居住在它里面。在 7 点鐘左右，我們到达一塊打獵的地方，把馬系縛在森林中央的一个小农舍那里。打獵的方法是这样进行的：先把所有的獵狗放到森林里去，讓它們各自分头去追赶自己的獵物。帶槍的獵人們各自守住最可能有野兽跑过的地点；这些野兽例如小鹿和帕查(pacha，好像豚鼠样子的野兽)。在这段时間里，他們射到了一些鸚鵡和巨嘴鳥等。我立刻發現这种打獵方法是很愚笨的，所以就开始采取自己所特有的打獵方法。森林里的树木要比我过去所看到过的树木高大得多；我以为，它們平均增加了一倍，平均周圍長度大約 6 英尺，当然也像以前那样，在这里也有很多更加大的和比較小的树木。大概就是因为树木比較高大的緣故，这个森林就要比一般的森林稀疏得多，因此可以容易使人向四面八方穿行过去。一个农民的長子伴随着我們，他是巴西乡村的青年的良好典型。他穿着一件破爛的襯衫，一条褲子和一双木拖鞋(他表明出最奇特的熟練本領来使拖鞋不脫落去)，沒有戴帽子，披着長髮。他亲自携帶了一支老式的槍和一把大刀。他們就用大刀去杀死野兽；还有，他們在步行前进的时候，就要繼續不断地斫倒树枝，以便改善旧路和开辟出新路来。这种使用刀的情形是普遍的，而且由于經常佩帶刀的習慣，就發生很多暗杀事件。因为他們能够准确地用力把刀飞擲到一大段距离处去，所以就用不到走近对方的人体那里去。昨天，这个青年人打死

* 在已經出版的考察日記的第一和第二兩版里，把这一天的叙述文字删略得很多。——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了兩只巨大的長鬚猴，而且还留下了一只死的長鬚猴在树上。这些猴子有着卷纏的尾巴，因此在猴子死了以后，它的尾端仍旧能够吊挂住尸体的全部重量。他帶去一个黑白混血种人，后者携帶了一把斧头；使我惊奇的是，他們为了取得这只死猴子而要去斫倒一棵䴡大的树木。不久，他們就完成了这件工作；当这棵树發出可怕的断裂声而倒下来的时候，它把地面也裂开来了，同时还把鄰近的树木和它自身撞断了。我們又再集合起来，看到大家射到一些美丽的小綠鸚鵡。年青的巴西人立刻就用自己的老鷹般的眼睛和毫不顫抖的手，来展示自己的本領。以后，我們就用眞正唐·吉訶德的方式，解开山羊皮的袋子，吃午飯和喝飲葡萄酒。在作了很多次深深的鞠躬和用自己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的行礼并且重复喊着"蒙特、蒙特、謝謝"(Monte, Mente, obligado)以后，我們就离开了这兩个好客的聪敏的神甫并且走回家去。我發現，在我的書桌上有一封3月12日从希留布里寄来的信。

同时我又見到凱恩；他从貝格尔艦上来，到这里已經是在深晚的时候了。他帶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在我們的軍艦上有3个人死亡了。这三个人曾經参加过那个到馬科庫河去的一队；在貝格尔艦离开里約热內盧出航的时候，他們就患生了热病。第一个人是摩尔根(Morgan)，他是一个身强力壯的人和卓越的水手，而且也是非常勇敢的人，曾經干出了几件奇异的功績；在他們一队人受到葡萄牙人的队伍的扰乱时候，他就把整个一队葡萄牙人赶跑；在聖特雅哥島上，他把一个武裝的守兵抛到海里去；以前他是一个冲上敌船的兵士，最有豪俠的气概，干着反对販卖奴隶的船惡作剧号(Black Joke)的行动。第二个死者是男孩約翰斯(Jones)，他是軍艦上的最有希望的男孩之一，而且正在他生病的前一天得到升級批准。只有这兩个人是上次乘坐單桅小船出發的水手，并且是因为他們有卓越的本領而被挑选去的。最后的一个死者是可憐的墨斯特斯；他在生病的前三天听到了自己的母亲死亡的消息。摩尔根在回到軍艦上以后發了四天病，就死在阿勃罗耳霍斯群島附近；在星期日的分队以后，大家就把他的尸体举行了水葬。在这几天里面，他的精神錯乱得很厉害，乱講着关于那一队人的話。男孩約翰斯在到达巴伊亞以后兩天死亡，而墨斯特斯則再过了兩天才死去。他們兩人有一長段时間只显現出輕微的或者近于輕微的病情。他們一起被埋葬在巴伊亞的英国坟地上；在这个孤寂的地点，曾經还有兩个其他軍艦上的海軍見習生被埋葬在这里。在这一队人里面，另外五个人都感染到一些輕微的热病，但是都不到一兩天就恢复了健康。馬科庫河后来就成为發生热病的最著名的地点；热病的威力眞是多么神秘和多么可怕啊！差不多在每种情形里都可以显著地看到，在回到純潔的空气里来以后，热病就在几天里面显現出来了。我可以列举出很多这一类情形来；这恐怕是由于生活的突然变化而發生，大概比較良好的和有較大刺激性的食物会决定热病的恢复期間。洪保德和蓬普朗* 曾經在森林里居住了几个月，后来在一回到海边的时候，就患生起严重的热病来**。

---

* 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植物学家蓬普朗(Aimé Bonpland)曾經一同去旅行过。——原書編者注。

** 賀支罗伊叙述了这次划行到馬科庫河去的最不幸的探險情形。我們可以閱讀到，他郑重地警告說，不要睡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的河流附近。可是，达尔文却是在白白地找寻着热病的眞正原因。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二卷，第76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貝格尔艦作了一次很良好的航行；只有 5 天的时間，它就駛过了阿勃罗耳霍斯群島內側几英里。有一艘法国三等炮艦在 8 天以前先开駛出去，和我們的艦長約定，当艦長来到巴伊亞的时候，在那里等候他来吃飯。可是，情形恰恰相反；我們由于具备关于風和海岸情況的良好知識而得到了益处。貝格尔艦在巴伊亞地方停留了一星期，并且在 12 天里面回到了里約热內盧；如果它在弗利奥角附近沒有因为無風而停駛的話，那么这次航行期間还可以縮短几天。

5 日——研究昨天打獵所得到的东西。晚上，出門去考察地質。爱尔已經回到这里来(他在城里的几个朋友处居住了一个星期)，并且帶来了大批从貝格尔艦上得来的消息。

6 日——到軍艦上去，并且和艦長一同吃早飯；白天的光陰就耗費在城里和貝格尔艦上面。在走上軍艦去的时候，却很少感到那种在回家时候时常体驗到的舒适情形。在陆地上居住了这样長的一段时間以后，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怎样使自己安居在自己的房艙角落里了。

7 日——和波耳其尔(Bolger)先生騎行到諾薩西納拉德奔那(Nossa Senhora de Penha)的教堂去；这是郊区的景色之一。我們所經的道路通过城市的北面和背后部分；这一帶地方出于我的想像以外，有很大部分都有房屋。这些郊区是很汚穢的，而且被那些滿生着紅树(mangrove)的沼澤所环繞着。海潮有时倒灌到它們里面去，足够引起植物性和动物性物質繼續腐爛下去；我們的鼻子很容易嗅聞到它們的臭气。这种环繞着海灣的陆地通常就是这样分布的；例如馬科庫河就是这样，所以它就不适于健康了。在我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感到这一帶的景色正是乏味到了極点。諾薩西納拉德奔那是一个华丽的小教堂；它被建筑在光禿的、片麻岩的圓形山丘上面；这种山丘在这个地区里是很普遍的。有几百个石級通到山頂去，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幅港口和它的附近島嶼的寬广景色。在回去的时候，我們騎行到聖克利斯多福宫(Palace of St Christophe)去；从远处望过去，这座宫的形狀巨大和成正規形，而且它的牆壁的顏色很鮮明，所以它的外貌很雄壯。右側的建筑物美丽得使我發生很大的惊奇；我沒有料想到在巴西会看到这样优美的东西。諾孙勃倫德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所捐贈的大門，是西昂大厦(Sionhouse)的大門的复制品，正站立在一座沒有道路通达的山丘的边緣上；甚至位在这种环境下面，它也是被裝飾得很华丽。

8 日——在那些环繞着波托佛果灣的一部分岩礁上面，采集几种珊瑚动物。

9 日*——在 6 点半鐘，和德布夏一同出發到加維阿山(Gavia)去，作了一次很長的步行。这座山靠近海边；由于它的形狀非常奇怪，很容易在很远的地方辨認出它来。它的形狀也像大多数山丘那样，成險峻的圓錐体，但是在山頂上面有一个平坦的三角形的岩体，因此它就被叫做"桌"山或者上帆山。狹隘的山路在它的南面山脚上盤旋上去。今天上午的天气是愉快的；空气寒冷，含有很濃厚的香气。我从来还沒有看到过像这里一样的地方，会生長着这些百合科植物和这些有这样富于华丽色彩的巨大叶子的植物；它們生長在清澄的多蔭的小溪的岸边，而且还帶着露珠在閃閃發光；它們在邀請旅行者休息一回。大

* 在已經出版的考察日記里，关于这次步行的記述节縮去了很多。——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洋由于天空的反光而現出蓝色，并且在我們穿过森林的时候可以被瞥見。那些被棕榈树环繞着的島嶼改变了我們的地平綫的輪廓。当我們前进的时候，我們就用观察蜂鳥的行动来取乐。我統計出有4种蜂鳥。最小的一种蜂鳥，只要在短距离处去看它，在習性和外貌方面簡直和天蛾完全相似。它的双翼摆动得非常迅速，因此我們难以辨認出它們来，只看到一只这样在空中靜止不动的小鳥在把它的尖嘴猛伸进野花里去，同时还用着自己的双翼發出一种特殊的营营声来。我們所遇到的这些蜂鳥，时常居住在多蔭的隐僻的森林里；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那种被赶走的敌对的蝴蝶。我尝試找寻爬上加維阿山的小路，結果沒有成功；这座險峻的山对着海岸成42°的角度。后来我們回家。在我們到达的最高的地点处，我們望見了很多英里長的一幅良好的海边景色。有一个厚密的灌木林帶作为海边的界綫；在它的后面則是一片含有着沼澤和湖泊的寬广的平原；在它上面，有些地方很綠，看上去它們好像是牧場。

10日——好像小学生一样过着放假的日子，我因为預感到再有一星期要結束这个假期而不禁顫抖起来。

11日——騎馬出發到那个曾經和神甫一同打獵的地方去；在把自己的馬系縛住以后，我就走进森林里去。一个黑白混血种人和一个巴西小男孩伴随着我一同去。那个男孩是十足的兒童，但是穿着的衣服却和我已經描写过的那个長子的样子相同。我从来还沒有看到过有像他这样具有精明的覺察力的孩子。他捕捉住了很多隐藏在最难辨别的地方的最稀有的动物。我应該尽快盼望一只甲虫轉变成叛逆而成为我的助手，因为發現在这个小孩子的手里有一只甲虫，而能够有这样的助力〔去招来其他的甲虫〕。实际上，这好像是有人閱讀到的印度人所特有的观察天才的东西。我的眼睛有了好几年的訓練，却到底还比不上这个小孩子的本領。我希望，巴西人在年紀老迈的时候，仍旧能够保持他們在年青时候所特有的愉快和勤劳的狀态。后来，我的同伴离开了我，于是我就向森林内部爬行前进。到处都是一片完全陰暗的区域。如果沒有看到一縷偶然的光綫好像从百頁窗里直射到下面的地面上来，那么也就不可能告訴别人說，太陽正在照耀着；可是，那些很高聳的树木的頂部被光亮地照明着哩。森林里的空气靜止不动，含有着一种特別使人感到寒冷的湿气。当一个人坐在这种風景里面的一段枯朽的树木上面的时候，他会体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兴。有一条小溪的潺潺声，啄木鳥的托托声，或者更加遙远的鳥的鳴声，由于这些声音淸晰地傳到你的耳朵来，而会使你确信：四周的自然界被多么大的沉寂所籠罩着。

此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屋里；在那里，我看到几个人在飯后集合在一起；这是他們的無数节日之一。我的大口袋(不是值得惊奇的最小的东西)里所裝有的很多捕捉动物用的灵巧东西，足够使人感到非常好奇和吃惊。他們帶着很大的好意，極其自由地發生好奇和吃惊的感情。他們肯定地認为，我是一个比了他們的森林里所藏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珍奇的人物。

12日——上午研究我在昨天所采集到的东西。在一个自然科学家看来，一座森林就好比是一座金矿，而昨天所进入的森林眞可說是很丰富的金矿了。下午1点鐘，我到海軍上將那里去，参观盛大的划船竞賽。大艇、舢板、單桅小船和其他大型划船一同初次到来，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構成了一种显赫的情景。这使人立刻理解到，在作战的时候，这些小船所組成的一支小艦队是多么的雄猛有力。这次竞賽进行得时間太長了些；尤其是貝格尔艦沒有得到像大家可以預料到的那样的完全胜利。晚上的光陰过得很愉快；在月光下面的海灘上，在軍官們和艦長所坐的划船的船員之間，举行了几次田徑賽。

13 日——和凱尔恩斯(Cairnes)先生一同吃飯；这是我在社交方面所遇到的唯一的商人。他的一般性格只比店主人略为高些。我度过了一个舒适的晚上。普利斯(Price)先生是一个繞經过合恩角的商人，也是一个曾經和华耳德格拉夫(Waldegrave)艦長在一起的旅客；他提供給我大批有关平原的有趣和重要的知識，这里所說的平原，我們或者可以更加良好地表明說，就是繁育着馬和牛的地区。普利斯先生曾經娶了一个西班牙妇女；她已經死去；現在他和自己的兩个小女兒——查洛泰(Calotta)和德利撒(Theresa)居住在一起。这兩位小姐只会講西班牙話，很嬌美，而且她們的动作眞是特別优美到極点。最小的女孩德利撒的年紀大約是 8 岁；她在听到音乐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跳起舞来，并且在每只手里执着一支玫瑰花，把它当作自己的舞伴；她的舞跳得非常优美。

14 日——和奧斯頓先生一同吃飯；参加了一次很高高兴兴的宴会。晚上，和斯各特(Scott)先生(外交官的随員)一起去听一个著名的鋼琴演奏家的演奏。他說，莫扎特(Mozart，德国著名音乐家)的前奏曲是太流暢了。可是我以为，他所演奏的音乐却也同样地使我太难以欣賞了。

15 日——在波托佛果灣那里采集到几种美丽的珊瑚动物。爱尔先生沒有回到这里的寄宿处来，打算住在城里，一直到貝格尔艦开行为止。

16 日——清早动身到梯亦卡(Tijeuka)去，观看瀑布。無論瀑布的高度或者水量，都不能算是很惊人的，不过它們由于使附近地面湿潤而显得美丽起来，使植物增加得这样多，因此瀑布的水好像是从一个森林里流出来，而又被下面的一个森林所接受和隐藏去了。一路上的風景非常美丽，而遙远的里約热內盧的景色特別美丽。我好像是一个苏丹在王宮里的情形一样，对于美丽已經变得十分習慣起来了。每次在路上轉弯的地点，就發生一陣新的狂喜，因而变得疲倦起来。正像我以前已經說过，你必定会發生这种情形或者一些也不这样。

17 日——作着我通常到海灣去的晚上散步。就在那里的海边躺下，观看夕陽的光輝在塔糖山的光禿的山坡上抹上一片金黃色。惠克哈姆和查弗尔斯来探望过我。

18 日——凱恩到我处来，和我一起度过了一天。我們兩人一同騎馬到那个老森林去。他射到了几只鳥。也像过去的一般情形那样，我發現了很多有趣的比較低等的动物。我們發現一棵小棕櫚树，它的周圍長度只有几英寸，可是我相信，它的年齡有 305 岁了。我是根据它的年輪来下判断的；我假定每一个年輪表明 1 岁。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遇見我的老朋友神甫，他正携帶了自己的獵狗从加維阿山那里归来，他贈送給我一头奇异的小美洲虎；这是他在 5 小时的打獵以后成功地射击到的。

19 日——在城里和軍艦上消磨了这一天。他們正在非常忙碌地裝儲着航海期間里用的粮食。軍艦上的情形正好像以前在普里茅斯那里的情形一样，显出了难以解决的混乱。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华尔斯配特艦正在替我們制造船舷横杆和船舷網。我們的軍艦上的人員增加了。福賽特(Forsyth)先生从旗艦上被調派到貝格尔艦上来,代替可憐的小墨斯特斯的位置。

20日、21日和22日——在这几天里面,我很忙碌地研究各种不同的动物,但是以珊瑚动物为主要;因此,我的步行范圍也都是离开住屋地点不太远。

23日——我又再到森林里去;以前已經时常証明过,在这个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很丰富。这一次極可能是我在巴西森林里漫游的最后一次了。我認为,那种从这一类風景里所發生的愉快在增加起来,却不是像人們可以預料到的那样减少下去。今天我沒有依照曲折的林中小路走,而是沿着一条小溪前进;这条小溪位在一个狭隘的山谷里,在大塊的花崗石中間潺潺地流着。任何的艺术都描繪不出这样宏偉的一幅風景来。巨大树木的腐朽的干身杂乱地横倒着,在很多地方構成了天然的桥梁;在它們的下面和周圍,是潮湿的陰暗地方,对蕨类和棕櫚树的生長很有利;在向上察看这些高聳的树木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它們簡直有难以使人相信的高度。不久,我就發現,即使用爬行的方法,我也無法再穿过这一个由活树和死树交織成的密集的东西了。在走出森林的时候,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我得到一种印象,就是恰巧像是从一間暗室里走出来那样,感到陽光充足得使人眼花。这些森林是屬于政府的;那座房屋,就是在我們系縛馬匹的地方,叫做查謝拉奥馬卡科(Chacera o Macâco)。我所借住的房屋的主人的姓名是安托尼奥·达·罗查(Antonio da Rocha);我感謝他的招待周到而能够使我作了很多次愉快的散步。在我离开以前,他請我去参观他的花园;从一个欧洲人的眼光看来,在这个花园里有着一个植物的奇异的集团。在花园的一边,有一批优良的甘藍在生長着;有一片稻田和它們接連在一起,留着已經割去稻穗的殘莖。这种稻很难和大麦分别得清楚;可是,这种稻的穗是不同的,谷粒分离得較稀疏些,所以看上去它不怎样密实。

晚上,在回家以后,在波托佛果的靜寂的周圍地方,因为居民在举行聖約翰节前夜的祭典,所以显出了不寻常的扰动。在無数祝火的周圍,大家在繼續不断地放出火箭、礼炮、花爆,同时有一陣陣高喊"聖約翰万岁"的声音發出来。在夜里的大部分时間里,都繼續在呼喊着。我以为,巴西人并沒有想来一次火藥陰謀*,所以在祝祭着这位純潔的聖人。

24日——和凱尔恩斯先生一同吃午飯。至于說到交际方面,那么自从我离开英格蘭以来,今天过了一个最愉快的晚上。艦長也在那里,并且宣布說,貝格尔艦將过一个星期开行。晚上,我的小朋友德利撒小姐(我發現她的年紀只有6岁)来跳舞和表演,得到全体人們的一致贊美。

25日——晚上,到淺水湖那里去作一次漫步;最后看到,黃昏时候的最后的光綫把湖水染成了紫色。

26日——騎馬到城里去;此后到軍艦上去,以便作一次到軍艦上来生活的最后的安排,因为我已經長久沒有在这里居住了。我恐怕这次占有的地位也差不多同我在德翁港时候的情形相同。在軍艦上已經有了几个改变情形;其中,我們拥有了兩門九磅長炮;这

* 火藥陰謀(gun-powder plot)是指1605年11月5日的一次陰謀事件;有人对罗馬教的迫害發生憎恨,在議会的地下埋藏火藥,想要把国王和議員一起炸死。——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就使我們有更大的独立性；在最近的战爭时間里面，曾經發生几次事件，就是：很小的軍艦使大軍艦遭受到了重創；这就是由于在小軍艦上特別添裝一門大炮而且它們又經常处在敌彈的射程以外的緣故。我在甲板上遇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感到有些抱歉。在那只送我上岸的捕鯨船上，沒有一个人是我原来相識的。

27 日——今天是我在陆上居住的最后一天，因此我打算，不应該把这一天的光陰白白地空閑去。我到海灣那里去，發現几种优美的珊瑚动物；整个一天的光陰就耗用在考察它們方面。总的說来，我在里約热內盧的自然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經做得有相当的滿意了。有几个重要部門的研究則沒有被我去做；地質学是乏味的；植物学和鳥类学是已經被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还有，在海水里面，除了在波托佛果灣的一处地方以外，全都是沒有出产的。因此，我就縮小我的研究范圍到那些居住在干燥的地面上或者淡水里的較低等的动物方面。我捕捉到的蜘蛛的种的数目有相当多。在这 11 个星期里面，我过得非常高兴，所以我对于离开波托佛果灣的感情，是充滿着遺恨和感激的。

28 日——把我的所有东西都从岸上搬运到軍艦上去；現在又再在混乱地堆放东西的房艙角落里来記写我的日記。听到那些以前熟悉的声音，心里感到十分愉快；例如，在我的头頂上面，有值崗者的脚步声；在房艙里，有一些設备物在發出輕微的軋軋声等。

29 日——我們要在下星期二駛行到海面上去，所以我还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短时間，来結束我在波托佛果所进行的采集工作。

邮船在昨夜帶来了最近关于爱尔·葛累（Earl Grey）的少数派改組內閣方面的很有趣而且重要的消息。最后的报道是 5 月 20 日的事情。时間和空間对于事件相隔的距离，使我对政治和报紙發生强烈的兴趣。

30 日——到城里去購买几件东西。在这里購买东西，眞是一件最疲乏的事情了。巴西人总是要留住顧客一段时間，开头就来一个漫天討价；显然可以知道，他們以为英国人对于这兩种宝貴的事情都看做是沒有意义的。

7 月

里約热內盧——聖馬利角——蒙得維的亚

7 月 1 日，星期日——到华尔斯配特艦上去做礼拜。这里的礼拜仪式是很隆重的，特别是最初部分，例如合唱“上帝拯救吾皇”（God save the king），当时有 650 个人脫帽致敬。在外国人中間，看到自己祖国的威力雄壯的时候，就会發生一种在国內时候所感覚不到的欣喜的感覚。如果这艘軍艦要再去参加一次特拉法耳加角的海战*的話，那么它一定会处在恰恰相同的狀态。总的說来，它的各部分好像是机構的最华美的另件。当一个人知道了大家和每件事情都服从于艦長的意志的时候，他会不会对于艦長方面的自尊心發生惊奇呢？当他站立在后甲板上面的这样一群船員們中間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像到更加高的地位呢？在做好礼拜以后（水兵們全体站立在甲板上加倍値崗），長官們就在軍艦上各处繞行

* 1805 年，英国海軍上將納尔遜（Nerson）統率的英国艦队，在西班牙西南的加的斯（Cadiz）的特拉法耳加角（Trafalgar Cape）处的海面上，和法国艦队作战，結果法方慘敗，但納尔遜則陣亡。——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巡視。我也跟随着他們同去，因此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儲藏室等。沒有看到过这些房間的人，就不能够得到关于它們的清潔和極其整齐的确切的概念。在做了礼拜以后，有人介紹兩个爱好自然史的軍官給我；在他們的一个房艙里，我發現有一个养鳥室和放置植物的框架。我在軍官室里吃午飯，并且参加了一次很舒适的宴会。一个人从十炮式双桅横帆船走到这样舒适和华美的大軍艦上来，就会發生出一些嫉妒心来。有很多的房艙角落都是空虛的；从我的眼光看来，这好像是把美味的食物抛到船外去一样，是一种很大的浪費。在祝英皇健康的禱告和唱了"上帝拯救吾皇"的歌以后，乐队演奏了几只好听的歌曲。听到費加罗序曲（Overture to Figaro）、*薛密拉米德（Semiramide）和你是理髮匠（Il Barbiere）的歌曲时候，并不能够引起大家的高兴。在这样長久的一次宴会以后，大家对于音乐的嗜好变得非常强烈起来。

在我回到貝格尔艦上以前，我看到，所有的吊床都被拆了下来，搬到外面去修理，据說，水手的这种突击工作，曾經使拿破侖对于英国軍艦發生最大的惊奇。

2日——步行到波托佛果去；后来又去訪問海軍上將、奧斯頓先生和普利斯先生。我希望，我們將会在法尔巴来索地方再見到普利斯先生。他恐怕，在智利居住17年，比了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对他是十分不适宜的。現在他正要到那里去，他懊悔他曾經打算去体驗这种变化。如果我們碰到运气能够在法尔巴来索找到他，那么这就会使我們感到非常高兴了。

3日——到城里去。在上岸的时候，看到人群挤满在皇宮广場上，圍集在一座房屋那里，这座房屋里的兩个銀錢兑換商人昨天晚上被暗杀，而且被杀得比一般情形更加可怕得多。听到暴徒天天杀人和逍遙法外这种天大的罪惡，使人十分駭怕。如果一个奴隶杀死了他的主人，那么在过了一段时間的监禁生活以后，他就会变成一个統治者。可是，反对一个富人，会發生很大的变化，他在短时間里面一定会被释放。这里的每个人都会納賄貪污。一个人如果能够給付相当的錢，那么他就可以变成一个水手或者一个医生，或者是任何一門职業的人。巴西人曾經郑重地肯定說，他們以为英国法律的唯一缺点，就是英国人不能理解到可敬的富人要比可憐的穷人有一切优越的权利。

根据我所能够判断的說来，巴西人只不过是拥有了那些使人类得到尊严的品質的一小部分罢了。他們沒有知識，胆小如鼠和極其懶惰；同时他們也毫不困难地具有殷勤好客和待人温和的态度；他們飲食有节制，有复仇心理，但是不爱爭吵；如果你对他們的風俗習慣表示滿意，那么他們就会用下面的問題来答复你的一切意見道："我們为什么不会像我們的祖父們在我們以前所干的那样干下去呢？"他們的外表本身正表明出他們的性格提高得很少；他們的身材矮短，很快会变成胖子；他們的面孔沒有什么表情，好像沉陷在双肩之間。修道僧在后面这一点方面显得更加恶劣；只要有一点观相〔的知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們的面孔上深印着頑固的狡猾、荒淫和驕傲。我时常停留下来察看一个老年人的行动；我过去只看到过一件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斯科恩斯·裘达斯·爱斯卡利奧特

* 費加罗（Figaro）是法国戏剧家波馬社（Beaumarchais, 1732—1799）的名剧中的理髮匠和勇士的名字。——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Scoens* Judas Iscariot)的情形。我关于神甫的面貌方面所說的一切話，可以被轉用到講述年紀較老的妇女方面去。她們被奴隶們所环繞着，开始習慣于發出声音严厉的命令和斥責的冷笑来。她們的态度極难用寵爱(endearment)这个名詞来减輕一些。她們在生下来的时候是女人，可是在死的时候極像是魔鬼。当我講述到爱尔先生曾經看到断指的时候，这就很容易使人相信了；它是被夾指螺旋夾断的；在奴隶主的房屋里經常备有这种刑具。

大批無数居住在巴西地方的奴隶的狀况，应該引起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注意。在街道上走过的时候，去观察無数的种族的情形是很够使人惊奇的；我們可以靠了他們的皮膚上所塗飾的不同花紋和各种表情，来辨别出这些不同的种族。这个国家的安全問題也就决定于这〔个数目的种族〕。这些奴隶必須用葡萄牙語来彼此互相通話，因此他們就不能够互相团結在一起。我不得不确信，他們最后一定会把政权握到自己的手里来。因为从他們的人数方面看来，从他們的优美的剛勇的形象(在和巴西人比較起来特别显著)方面看来，可以証明他們正是居住在性情适合的地方，并且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們的才能被人們極度輕視，所以我作了上面这个判断；他們是所有各种不可缺少的行業里面的精明的工人。如果自由的黑人的人数能够增加起来(这种情形是必然会發生的)，而且那种不满于自己和白人处在不平等地位的情緒又在他們中間增强起来的話，那么全面解放的时代就会馬上到来了。我相信，奴隶們比了他們自己所預料的要更加快乐些，或者比了英格蘭地方的人們所想像到的要更加快乐些。可是，我恐怕会發生很多可怕的例外情形出来。他們的性格方面的主要特点，好像就是使人可惊的气魄和愉快精神，性情善良和"勇猛"，还和很大的頑强精神混合在一起。我期望着会有这样的一天到来，那时候他們將起来爭取自己的本身权利，并且也不再去想到为自己报仇的事情。

4日——晚上，解开系船索；因此現在已經确定，我們要在明天上午离开里約热內盧了。我非常高兴，因为躺臥在海港里是一件最無聊的事情。我时常發現，在航行和宣布航行的第一天之間的时間，总是使人感到無事可做的苦惱。

5日——在上午9点鐘以后不久，我們拉起鉄錨，于是乘着平順的風駛行到海灣外面。塔耳波特和哈定兩艦長伴随我們到聖大克盧茲河以南去。当我們駛行过华尔斯配特艦和薩馬朗艦(我們在巴伊亞的老朋友)的时候，他們站立在索具上，派一个眞正的水手到我們这里来告别，作了三次的高呼。同时軍乐队开奏起"你們光榮地行駛吧"来。艦長打算在弗利奥角那里停泊，但是因为天空有雷电，所以我們就向南方直接駛去。在將近拉柴島(Isle de Raza)的地方，風暫时停息下去，所以我們現在就停止不前，大概在夜里將一直停留下去。月亮現在正明亮地照耀在平滑如鏡的海面上。每个人对于又再航行到海上来方面感到精神奋發；只要有一点点風吹来，就可以补足一切的缺憾。軍艦的靜止和寂靜的規律性是使人高兴的。任何时間都听不到"人們的忙碌的嘈杂声"，这使人理解到現在已經离开了这种声音而到了大洋上面。

* 我不能够解釋斯科恩斯·裘达斯·爱斯卡利奧特的情形。在原稿本的頁边，有人(大概是賈支罗伊)对这个字提出疑問，用淡色的鉛笔写着"是什么人"(Who)。——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6日——差不多一点風也沒有吹来。塔糖山仍旧可以被我們看到,并且标明出里約热內盧港的进口处。

7日,8日(星期日)和9日——这种天气使人非常气忿;吹来輕微的变动不定的風,卷来長浪,因此我暈船得很厉害,感到很痛苦。除了以前一次暈船以外,这是第二次使我受到極大痛苦的暈船毛病的进攻了。可是,由于發現一个人的混身力量都麻痺得不能使用而不禁憤怒起来,因而就想要得到某种相当缺乏的东西。

10日——下午,吹来一陣强風,几乎像是風暴(就是从陆上居住的人的眼光看来是很猛烈的風),把靜寂的空气打破了。我們起初收下了上桅的帆桁,后来收去桅杆。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在有一个巨浪升起的时候,去仔細观看它。看到貝格尔艦多么优美地从波浪上溜滑过去,好像可以靠了它的自由选擇而避免去严重的打击似的;这正是一幅美丽的景色。当黑夜到来的时候,天空显得非常汚黑,海浪帶着自己的泛白的頂峰,朝着軍艦的側边怒冲过来。可是,在半夜的值班时候,風势衰降,繼續又再停息下去;这时常是風暴的最險惡的部分,因为軍艦在沒有被那种推压船帆的風所稳定下来的时候,就要以最不舒适的方式在波浪的凹谷中間滚动过去。

11日——今天的光陰在無精打采的憂伤中消逝过去了。要是我的身体健康的話,那么在最近这几天里面一定会对几件事情發生兴趣。有很多种海燕追随着軍艦飞行;有一种非常优美的海燕,叫做好望角海燕(Cape-pidgeon);通常我們在經过热帶地区的时候,总会遇見它。我曾經看見几条鯨魚。剛才我又窺見一条鯨魚,但是在我的帶有偏見的眼睛看来,这条鯨魚还是很少有趣味的。

12日——今天仍旧繼續在吹着逆風,不过是輕微的風。我們离开里約热內盧只有約150英里,而离开聖馬利角(Cape St Mary's)則有700英里。

13日——天气美好;明朗的天空和平滑的海水,使我回忆到在热帶海洋上的愉快的航行情形。可是,現在当我們張滿了帆航行到南方的多風暴的地区去的时候,愈是早些把这些風景忘記掉,就会愈加忍受得住現在的情况。每个人对于巴塔哥尼亞的沒有記述过的海岸方面,都充滿了期望和兴趣。他們想出了無穷的計划,要去捕捉鴕鳥、羊駝、狐狸等。在我們的白日夢里面,我們好像已經帶着豚鼠、鵪鴣、蛇等滿載而归了。我相信,內革罗河的未探明的水道就將被我們考查清楚了。在沿着一条大河流通过一个完全不明的地区时候,这多么使人有难以想像到的兴奋?各种事情都表明出我們正在駛行到未开化的地区去;全体軍官都收藏起自己的剃刀,打算讓自己的鬍子留長起来,成为眞正高貴的面容。

14日——晴天和順風。

15日——从昨天中午起到今天中午,走了160海里。大家庆賀自己不久就要繞行过聖馬利角。可是,恰恰相反,我們經历到了水手生活眞正不能确定的情况。到晚上,風暴就已經正对着我們的面上吹来了。上桅被送到甲板上来,主要的上帆、斜桁縱帆和前帆都随着紧紧地收縮起来,我們逆着巨浪前进。

我們离开聖馬太角(Morro de St Martha)大約80英里。有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曾經有各种軍官經过这个海角,他們总是在这里遇到一陣風暴。貝格尔艦在上次探險航行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回返英格蘭的时候，就經历到一次在它整个航行期間里所遇到的最凶猛的風暴。上午，我兴致蓬勃地观察着一大群五島鯨（Grampuses，逆戟鯨屬）；它們追随着軍艦有相当的一段时間。它們的身体長度大約是15英尺；通常它們总是一起竄到水面上来，用很大的扰动声来划开水面和潑濺着水花。看到远处有几条鯨魚在噴水。它們全部都是黑鯨。南方的捕鯨船所追捕的一种鯨魚是抹香鯨（Spermaceti whale）。

16日——海面兴起很多巨浪，因此〔由于暈船〕我的精神大为低落。

17日——我的眼睛欣賞着支帆、下桅和上桅的动作，这就是風正朝着軍艦的后半部分，而且吹得很順利。

18日——我們的軍艦正在以每小时8—9海里的速度駛行。有一大群奇怪的海豚（Porpoises，五島鯨），至少有几百条，横穿过我們的船头。整个海面到处都被这些海豚翻耕成畦溝的形狀；它們接連不断地跳出海面，全身显露在空中；因此当数百条海豚划开水面的时候，就显現出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壯观。当軍艦正以每小时9海里的速度駛行的时候，这些动物能够在船头的前面十分自由自在地穿来穿去，并且接着又向前急冲，赶上我們。这就向我們証明了它們非常强壯和活潑。有几条飞魚（flying fish，文鰩魚）正在海面上飞掠着。在考虑到現在的季节和地点是南緯31°37′及西經49°22′的时候，我对于能够看到它們这件事情，感到惊奇起来。

19日——無風的日子。

20日——有良好的風吹来，但是我們很难依照自己的航綫前进。到中午时候，我們离开聖馬利角160英里。今天我們經历到气候的最徹底的变化。由于淺水和大概是南方来的洋流的合并的原因，中午的海水温度是$61\frac{1}{2}°$F〔16°C〕，而在上午則是$68\frac{1}{2}°$F〔20°C〕。風使人感到十分寒冷；气温是59°F〔15°C〕。不久我們到达海港里面；我們將进行着一次不吉利的航行；我可以肯定說，这次航行对我是極其厭倦的。我只能够干一件事情，就是閱讀各种航行記和旅行記。現在这些書籍甚至比了小說还要使我感到有更加大得多的兴趣。

21日——今天的天气眞像是英格蘭的秋天的天气。晚上，風稍增强，濃霧籠罩。在拉巴拉他河附近地区里，这些情形是很普通的；現在我們离开它的河口大約有50英里。夜里有狂風暴雨；我們被企鵝和海豹所包圍；它們發出一陣陣这样奇怪的喧噪声，以致值班的查弗尔斯先生走下来向惠克哈姆先生报告說，他听到岸上的牛群在哞哞地叫着。

22日——今天上午，我們經历到了眞正标准的拉巴拉他的天气。雷电極其明亮地閃耀着，同时有暴雨和狂風襲来。天气極寒和湿冷。我們穿經大群各种海鳥前进；有几种昆虫和一种形狀很像黄色鉄槌的鳥飞到軍艦上来。我們离开聖馬利角大約50英里。我剛才正站立在甲板上面。夜里显現出一幅極其特殊的景色来。極其明亮的閃电打破了天空的黑暗。我們軍艦上的桅杆頂上和較高的帆桁兩端，都被那种在它們周圍幌动着的电液*所照明了；桅杆頂上的風向标的形狀，也差不多能够被看清楚，它好像是被塗抹了一層黄

* 电液（electric fluid）是当时習慣上所用的名詞；大家还認为电是兩种沒有重量的液体——正电液和負电液。——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磷似的。使这些天然的焰火更加显得完美的是:海面被这样强烈地照明着,以致可以依照企鵝游行所留下的水面痕迹的反光来查看出它們。因为看上去今夜天气要变坏和有傾盆大雨下降,所以我們就抛錨停泊。

23日——在整个一天里,我們沿着河流〔拉巴拉他河〕里搶風前进;到現在夜里,我們又再抛錨。我們通常离开北岸大約4—5英里。因此可以看到,它的外形極其匀正;一片長長的笔直的沙灘,冠戴着一条舖滿綠草的傾斜的河岸。从望远鏡里望过去,可以看到,有大群的牛在河岸上面吃草。沒有一棵树木来把这个連續不断的輪廓破坏。我只望見一个茅屋;在它的附近有畜欄或者是木柱的圍栅;所有到巴姆巴斯草原上来过的旅行家都經常講述到这种景色。我担心我們甚至明天也到不了蒙得維的亞。

24日——風还是一天到头繼續用死寂不动的办法对抗我們;因为河水下流得很急,所以我們簡直沒有前进一步。也像昨天一样,看到了同样低平的綠色河岸綫,只是沒有那样近罢了。我多么会受到寒冷的苦难;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气温是在50°F〔10°C〕以上,可是我穿上了厚重的衣服,而且根据我的感覺来判断,我应該認为这是英国最寒冷的冬天了。軍艦上的其他的人还沒有得到像我这样强烈的感受;所以我推測,我的体質在最近的短期里面变得習慣于暖热的气候方面,因此在一离开这种气候的时候,就会更加强烈地發生出極其相反的感覺来。

今天晚上,我得到一張值班人員表;大概我們的船員在以后的航行时間里不会再發生变更,所以我就来把它抄录在下面。副水手長——斯密斯(J. Smith)和威廉士(W. Williams);舵手——彼脫松(J. Peterson)、华爱特(White)、本涅特(Bennett)和亨德生(Henderson);前甲板水手——达維斯(J. Davis)、海尔德(Heard)、波斯瓦西克(Bosworthick,制繩工人)、湯納尔(Tanner)、哈尔潘(Harper,制帆工人)、威耳斯(Wills,武器保管人);前桅楼水手——伊凡斯、(Evans)、倫斯弗萊(Rensfrey)、多尔(Door)、拉爱特(Wright)、罗宾孙(Robinson)、麦克罕旦(Mac Curdy)、海尔(Hare)、克拉克(Clarke);大桅楼水手——菲普斯(Phipps)、勃拉爱特(J. Blight)、莫尔(Moore)、赫斯(Hughes)、約翰斯(D. Johns)、斯洛安(Sloane)、查德威克(Chadwick)、約翰斯(Johns)、威廉斯(Williams)、勃拉爱特(B. Blight)、契耳慈(Childs);木工——罗其尔斯(Rogers)、罗惠(Rowe)、梅伊(J. May)、詹姆士(James);沒有職位的人——史梯宾(Stebbing,工具修理师);下級軍官室管理員——阿希(Ash);艦長室管理員——富萊尔(Fuller);艦長室的僕人——达維斯(R. Davis);傳教士——馬太(Matthews);軍官們的厨子——达維斯(E. Davis);軍艦的厨子——菲力普(G. Phillips);箍桶匠——列斯特尔(Lester);船尾楼房艙的彈提琴者和僕人——科維恩頓(Covington);下級軍官室的僕人——别萊特(Billet);皇家水兵——皮尔萊(Beareley,中士)、威廉士(Williams)、約翰斯(Jones)、柏格斯(Burgess)、蒲特(Bute)、多伊耳(Doyle)、馬丁(Martin)、密德尔頓(Middleton)、普賴厄尔(Prior,海軍見習生室的管理員);水手長——索列耳(Sorrell)先生;木工——梅伊(May)先生;海軍見習生——斯都阿特(Stewart)先生、奥斯蓬(Usborne)先生、約翰生(Johnson)先生、斯托克斯(Stokes)先生、麦累希(Mellersh)先生、凱恩(King)先生、福賽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特(Forsyth)先生。艦長的書記——赫耳雅尔(Hellyar)；代理軍医——比諾先生〔Bino，应該是 Bynoe，巴伊諾〕；軍需官——罗萊特 (Rowlett) 先生；水手長——查弗尔斯(Chaffers)先生；海軍少尉——沙利文(Sulivan)先生；海軍上尉——惠克哈姆(Wickham)先生；指揮官——費支罗伊 (R. Fitz Roy)。在貝格尔艦上面，一共(連爱尔、三个火地島人和我在內)有 76 个人。我現在听到錨鏈通过錨鏈孔的碰击声，所以我們已經因为到了夜間而抛錨了。

25 日——良好的風已經把我們吹送到离开蒙得維的亞大約 6—7 英里的地方来抛錨。大約在中午时候，我們駛行过馬尔多納多(Maldonado)和一个滿布着海豹的小島洛波斯島(Lobos I.)。再过一段时間，我們將要停泊在馬尔多納多的海港里。附近的地区比了海岸的其他部分要更加不平坦些，但是从沙丘方面看来，有着可怕的乏味的景象。今天从河水的平靜和帶有淡紅的泥漿色方面看来，好像它是淡水。可是，南岸当然还是很远而不能够观望到它。变色的淡水由于它的比重較小，就上浮到海水表面上来。在船只所經过的水迹里面，就特別明显地显現出这种現象来；可以看到，有一条藍色的水帶正在小漩渦里面和它相鄰的濁水互相混和起来。在这种情形里，并不是在把濁水攪起来，而是相反地把清水向上攪起来。

26 日——大約在上午 9 点鐘，我們駛进了海灣。正当我們在抛錨的时候，督伊德艦(Druid)發送信号来了；它是停泊在这里的一艘巡洋艦；它(使我們感到非常惊奇和有趣)命令我們"准备应战"，而且不久又命令"掩藏好自己的小船"。我們收下了帆；而后来的一部分命令就簡略地說明了有 6 只配有卡隆式炮的重武裝的小船到来；在这些船上，一共約有 40 个水兵，全体都在准备作战，并且还有 100 多个藍色的鋼炮套。后来艦長哈米頓走到軍艦上来，并且告訴我們說，現在的政府是一个武裝篡夺的政府；政府集团的首腦扣押去了不列顛人民的財产 400 匹馬；因此，不久这些小船所組成的小艦队，就要去給他們看看我們的实力雄厚。这些地方的革命眞是使人十分可笑；在不多几年以前，布宜諾斯艾利斯地方就在 12 个月里面發生了 14 次革命；这些事情以尽可能的平靜方式度了过去；双方的政治集团都不願意看到流血事件；因此，一个显得实力最强的集团就可以得到政权。这些动乱情形对市內的居民沒有多大影响，因为双方的集团都是竭力保护私人財产的。現在的政府拥有大約 260 个高乔人的騎兵和大約相等数目的黑人步兵。对抗的集团現在正在招兵买馬；因此，在它进入城市的时候，另一批人就会立刻溜逃出去。帕雷(Parry)先生(这里的商人領袖)說道，只要在任何夜里从巡洋艦上派送出 150 个人来，他可以完全担保他們夺取到蒙得維的亞。我方的交涉結果，当地政府允許归回馬匹；可是，我以为，他們不一定会非常明确地守約。我恐怕，这些結果很有可能会使我們感到非常不高兴。在这几个星期里，督伊德艦上的軍官都被禁止到岸上去，因此大概我們也不得不照样办理。当我們被禁在軍艦上进行檢疫手續的时候，看到了岸上的綠色草原，將使人感到多么的煩惱。

27 日——我沒有机会去作長途的步行，所以我就和艦長一同到鼠島 (Rat I.) 上去。当他在观看景色的时候，我發現了一些动物；在这些动物当中，有一种是很奇特的；乍看起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来,每个人都会断定是一条蛇;可是,它有兩条小的后肢,或者更加正确的說是鰭,在經路上表明出它們的痕迹来;大自然竟用它来把蜥蜴和蛇結合在一起了。

28日——清早就登陆,到山〔綠山〕上去。这座小山的高度大約是450英尺,因为它在这个地区里显得非常高聳,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地方叫做蒙得維的亞(Monte Video,綠山)。从山頂上望出去,風景是我从来沒有看到过的最乏味的。沒有一棵树木或者一座房屋,也沒有一塊耕地,来使这幅風景取得人們的高兴。一片高低不平的綠草平原和大群的牛,甚至也不能使人感到有新奇的誘引力。凡是看到过劍桥郡的曠野的人,如果在他的头腦里把那里的耕地改变成牧草地,并且除去每一棵树,那么他就可以說,他已經看到了蒙得維的亞。虽然这种說法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無边無际的綠草平原上散步的时候,就有一种魔力会使人得到一种逍遙自在的感覺。不但这样,要是你的目光只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空間方面,那么你就可以發現很多对象是美丽的。有几种最小的鳥生有很鮮艳的羽毛,要比巴西的这类鳥好看得多。在那种被牛群咬短的鮮綠色草地上面,点綴着矮小的花朵。在我看到的这些植物当中,就有雛菊,它正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地和我异地相逢。其他比較高大的植物,只有一些長灌木和一种極像是老鴉企屬(*Acanthus*)的薊;这种薊生有銀白色的叶叢,布滿在很多大塊的地面上。我同一队海軍見習生回到軍艦上去;他們已經射下和杀死了几对鷓鴣和野鴨,而且还捕捉到一只長約3英尺的大蜥蜴(guano)。这些蜥蜴在某些季节里被人看做是美味的食物。晚上風平浪靜,天气晴朗,但是到半夜时候,忽然有風暴襲来。大家都听到号笛而跑上去,把上桅都放下到甲板上,并且进入到單桅快船里去。在这几幕混乱的情景里,我怀疑到,無論是暴風雨的交战声或者軍官們的喊叫声,都是極其不調和的。

29日,星期日——今天上午我們受到很厉害的顚簸;偶而还有海浪扑到我們的軍艦上面来。仍旧是暴風雨的天气,雨水非常寒冷。

30日——我忙碌地处理着星期六采集到的生物。今天上午,艦長得到情报說,有几幅旧的西班牙人所繪的巴塔哥尼亞地圖,它們現在被收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他馬上就打算把軍艦开駛到那里去,以便察看这些地圖。

31日——下午一点鐘,我們乘着輕微的順風,行駛到海灣外面去。当我們經过督伊德艦旁边的时候,我們把哈蒙德先生(他是督伊德艦上的海軍見習生)帶到了貝格尔艦上来,他以后就在我們这里工作。哈蒙德先生是可憐的小墨斯特斯的亲戚。在开船以前,我同艦長一起上岸到城里去;这个地方的景象并不使人滿意;它的面积不大,并沒有建筑艺术上的美观,而且街道都不整齐,到处污穢不堪。簡直难以相信,随便怎样的懶惰,都不至于会把这些道路搞得这样的坏。每条道路确实很像是一条河床,里面都是乱石塊和泥漿。看到那些閹牛在用尽全力的情形,眞是感到悲哀;它們在搖摆着双角,拖动笨重的貨車时候,就在这些石塊中間設法克服自己的躓跌。至于說到当地的居民,那么他們要比里約热內盧的居民文雅得多。有很多男人的面貌优美,而且身体强壮;可是在葡萄牙人当中,就很难遇見到兼有这兩种特征的人。我相信,大約再过一个星期,我們又將回返到蒙得維的亞来,并且补充我們的給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8 月

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披德拉斯角——聖安托尼奧角——科尔林特斯角

8 月 1 日——我們一路遇到头等的順風，因此現在就停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 12 英里的地方。今天有一次，我們曾經同时望見这条河流的南北兩岸。这样又寬又長的一条河流，却使人感到毫無兴趣和并不偉大。

2 日——我們一定是一艘最不安静的軍艦；在我們到达一个地方以前，和平就已經消失無踪了。在駛进港外的停泊場时候，我們經过布宜諾斯艾利斯当地的一只巡邏船。当我們的軍艦和它互相平行的时候，它那里就开了一次空炮；我們不懂这是什么意义，仍旧向前駛行；过了不多几分鐘，又發射起来，同时有一顆炮彈嘶叫着，越过我們艦上的索具。当它正在准备下一次的發射时候，我們已經駛过了它的警戒范圍。在我們到达自己的停泊場的时候（这个地方离开登陆地点有 3 英里多），我們放下兩只小船，派出一大队人，打算在城里勾留几天。惠克哈姆也和我們一同去，想要馬上到英国公使福克斯先生那里去，向他报告关于这次不列顛的国旗受到侮辱的事件。我們在靠近岸边的时候，遇到一只檢疫船；它通知我們必須全体回返到軍艦上去，以便查看我們的健康証明書，恐怕有霍乱病傳播到岸上去。我們这一艘軍艦已經离开英格蘭 7 个月，經常停泊在外海的停泊处，因此我們就說出决不会發生什么影响的話来。他們却說，我們一定要等待巡邏船那里派来的一只小船，因此我們也就必須仍旧划回到軍艦那里去，当时的風老是逆着我們吹来，还有高大的浪潮奔赴过来。在我們离开軍艦以后，有一只小船載送一个軍官到軍艦那里去，艦長立刻派遣他帶一封信回巡邏船去給他的指揮官，說明“他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沒有注意到他进入了一个不文明的港口，否則他就会用偏弦齐射的手段来对付这次的發射了”。当我們的兩只小船和那只衛生船靠近到軍艦那里的时候，艦長馬上下令拔錨，駛回蒙得維的亞去。同时，艦長又把那些和送交給巡邏船相同的信件，托这个西班牙軍官轉交給总督，并且还补充說，这次突發事件將要在另外的地点加以最詳細的研究。于是我們把軍艦的一側的所有各門大炮都裝上彈藥，并且瞄准对方，同时直接迫近这只巡邏船。我們向它高声呼喊，并且說道，当我們再駛到这个港口里来的时候，我們一定要像現在这样准备好；而且要是它胆敢射击的話，我們就用一排炮彈来回敬給这条爛木船。我們現在正平稳地向河流的下游駛行。艦長打算从蒙得維的亞写信給福克斯先生和海軍总司令；这样他們就会采取有效步驟，去防止我們的国旗在这样一种沒有激怒起来的情况下不再受到侮辱。这一次，我总算望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这个城市，它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有很多公共建筑物。它的地势很低，而且附近一帶河岸只不过高出水面不多几英尺罢了。

3 日——上午值班；在值班以前，天色已經黎明；貝格尔艦靠岸太近了，因此就牢牢地陷进了淤泥里，大約有 1 英尺深。艦上的人們使用了一些忍耐力和巧妙动作，方才使軍艦脫离开淤泥；同时，放下兩只捕鯨船，去測量前面的海灘深度；我們不久就移动到航道里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拉巴拉他河里航行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这里沒有陆标,河水通常是低淺的,分成很多条水流,而且在整个河道里有很多淺灘。我們看到几只破旧的沉船,它們現在就好像浮标一样来指示其他船只的航行方向。"一陣坏風吹来,就会使人遭殃"。我們在日落以后,到达蒙得維的亞;当时艦長馬上就跑到督伊德艦上去。后来他回来并且帶来消息說,督伊德艦明天上午要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要求那里的政府为了对我們的侮辱行为而道歉。啊,我倒希望那只巡邏船会向这艘巡洋艦發射一炮;要是它竟敢这样的話,那么它眞是到了水上生活的末日了。

4日——我們掉換了一个停泊处,靠岸更加近得多;我們在商船中間發現了一个良好的停泊地点。在午飯以后,同惠克哈姆一起到鼠島去,并且采集了几种动物。晚上,因为有較長的朦朧时間,使人感到非常愉快:可以察看到一个十分新奇的現象,就是那西天的紫紅色的云塊逐漸褪色而轉变成为夜空的鉛灰色。这是一种美景;在赤道地区里就很难展示出这种景色来夸口了。而且对于欧洲人說来,如果沒有看到这种景色,那眞是一个大損失。

5日——在貝格尔艦的航行史里,今天是發生大事件的日子。上午10点鐘,当地軍事政府的部長到軍艦上来,要求我們帮助他們,去阻止一些黑衣軍的严重的叛乱行动。艦長費支罗伊立刻上岸,去断定这究竟是政党的內乱事件,还是当地居民眞正害怕自己的房屋会遭到打劫。公安部長杜馬斯(Dumas)在兩个政府里都有权力,并且被認为是完全中立分子;他接受大家的請求,就提出这件事来作为自己的意見,就是要請我們的軍队上岸来維持当前的治安。当他們在岸上会談的时候,美国人就乘着小船登陆,占据了海关房屋。不久,艦長就到防波堤上来,向我們發出信号,命令我們大家乘坐小船出动。不到几分鐘,舢板、單桅快船、捕鯨船和划子都准备好,有52个人全副武裝,荷帶着毛瑟槍、弯刀和手槍登陆。在碼头上等候了一些时間,杜馬斯先生到来,于是我們开拔到一个中央要塞、政府的所在地。正在这个时間里,叛軍已經架起了大炮,控制几条街道,否則早已平靜下去了。他們已經先把监獄打开,把犯人們武裝起来。主要的使人惊恐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正要去占領那个藏有全部軍火的城寨。大家猜想,全部这次暴动是以前的立宪政府所發动的。可是,当地的政治情況是完全不能使人明白的。时常听到人家說,兵士們和現在政府的利益是相同的;可是現在看上去好像恰恰相反。艦長費支罗伊对于所有这方面是無力帮助的;他只会留守在这里,监看私人財产,以免受到攻击。如果国家銀行那里沒有拥挤的群众队伍,他們一定会立刻占領这个城寨,而結束这次政变。他們沒有去干这件事,却宁可守在聖盧西阿要塞里保护自己。当这些不同的党派在进行談判的时候,我們就停留在自己的防地,并且在庭院里燒煮牛肉片来消遣。到日落时候,我們把小船都划回軍艦那里去,此后有一只小船裝載暖和的衣服回来,把它們交給夜間露宿的人們。因为我头痛得很厉害,所以我也乘船回去,留住在軍艦上。留在軍艦上的人数不多,听受查弗尔斯先生的指揮,全体船員都是工作得非常忙碌。他們已經把艦上的網具吊起,把大炮对准前方,裝好彈藥,并且清除場地,准备应战。我們現在夜里正是准备到了高潮,所以如果貝格尔艦受到攻击,就可能得到最良好的防御。敌方唯一可能的动机,就是来夺取艦上的軍火。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6 日——小船們已經回来了。城里的事件現在更加明确地表明出一种党派心来；因为黑衣軍被兩倍武裝起来的市民人数包圍在城寨里，所以艦長費支罗伊認为撤退自己的軍队是适合时宜的。很可能在最短期間里，敌对双方要發生战斗；所以在这些情况下，艦長費支罗伊如果再守在中央要塞里，就会發現，自己要保守中立地位就很困难了。这項工作的刺激所發生的愉快，的确是很大的；水手們甚至去进行最冒險的攻击也是缺乏兴趣的，这就完全足够表明出現在的情形来了。可是，当时間一过，就使人感到在空洞的集合方面耗費很多时間是有害的。

7 日——大家認为到乡間去散步是不謹愼的事情，这使我感到非常悲伤；因此，我不得不上岸到这个污穢的城市蒙得維的亞去。在午飯以后，我又出發到鼠島去采集。

8 日——今天風雨很猛烈。晚上，气压計的度数下降，所以艦長决定立刻取除中桅，并且再加抛一只鉄錨下去。到日落时候，大風暴吹来，但是我們因为有三只鉄錨和完全取除了桅上的必要的船具，所以在風暴大声呼嘯而通过艦上索具的时候，我們的軍艦仍旧安稳地停泊在原处。

9 日——有一只商船已經从它的停泊处移动了一段距离。中午时候，艦長就到这只船上去，發現它起初只把錨索放下了一段 30 噚長（我們所放下的錨索有 70 噚長）。錨索的長度是有很大的保証的，因为它承受得住任何突然的拉力，而且靠了它的摩擦力就不至于去很紧張地拉动鉄錨。所有的商船都忽略了这一点，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昨天，只有極少数船只取除了上桅。在几年以前，有 14 只船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被吹上河岸，發生破損，只有三只船沒有遭到任何損害，并且也沒有事先充分的預防。今天艦長有事到城里去，后来帶回一些消息說，暴动变得更加厉害了。那里曾經和黑衣軍作过小战爭，有一个新兴的党派好像起来当了政府的首腦。在蒙得維的亞的紛爭狀态里，的确大約有五个敌对的党派在爭夺統治权。这使人会自問道，独裁政治究竟不会比这种無法控制的混乱狀态更加好些吧。天气还是又潮湿，又有暴風雨；这是一种安慰，不过是一种可憐的安慰，因为这兩个阻止我們上岸去的明显的原因竟一同到来了。

10 日——整个夜間，听到城里發出几次毛瑟槍的齐射声；我們推想，那里一定已經發生了几次激烈的战斗。

11 日——可是，今天上午，我們听說，城里甚至連一个人也沒有受伤；事实上，交战的双方队伍，都害怕走进对方的槍彈射程里面去。昨天，軍事总督拉伐列雅（Lavalleja）进入城里，并且受到大家（除了他的黑衣軍以外）的热烈欢迎。他威吓說，要把这些人赶出城寨去，并且架設了几門大炮，要求他們开門投降。黑衣軍为了报仇起見，就在昨夜反攻，因此就交战起来。今天上午傳来消息說，拉伐列雅已經同意，而且在昨天已經接受对方的劝告，不得不逃离开城市；因此，現在可以肯定說，弗罗特茲（Frutez）先生和立宪政府要在今天上台。一个人看到欧洲的流血革命，就会發生惊駭，但是在看到某种甚至会演出这样懦弱的变化的情形时候，那就很难断定，究竟这兩方面当中，哪一面比較可怕些。最近几天的天气潮湿，使人感到非常不舒适。

12 日，星期日——在日前的夜战时候，城市的守衛情形極度混乱，这使大家当做笑話資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料。当时大队兵士立刻抛去自己的白色背帶，恐怕在黑暗里被敌人辨認出来；他們拼命从城头上向下冲奔到街上来，如果这是奉命进攻的情形，那么一定是最感动人的一幕了。晚上，和帕雷先生一同吃飯。

13日——最后，沒有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天气終于允許我們到乡間去散步了。惠克哈姆、沙利文、哈蒙德和我出發去打獵；卽使这次野外运动沒有获得很良好的成績，那么这种練習也是最使人愉快的。哈蒙德和我笔直走了几英里，走到几塊生满薊的平地上；我們想要在这些地方找寻到一群鴕鳥。我們看到远处有一只鴕鳥。如果我独个兒跑到这里来，那么就一定会断定說，这是一头很大的鹿，正在像賽跑馬一样奔馳着；在相隔的距离增加的时候，看上去它更加像是一只大老鷹，正在在地面上飞掠过去；它的奔跑速度正是使人惊奇的。因为風对小船吹得太强烈，所以大家决定从山边步行繞过海灣到城里去。当我們还离城很远的时候，惠克哈姆和沙利文覚得自己都很疲乏，因此宣告再也走不动一步路了。正是碰到了好运气，有一个騎馬人馳来；我們就租借了他的坐騎，讓他們兩人輪流騎着走，直到再找到第二匹馬为止。因此，我們剛巧在夜間城門关閉以前走到了城里。

14日——弗罗特兹先生在列队游行时候进入城市，并且在要塞旁边受到大家的敬礼。他帶領了一千八百名野性的高乔騎兵；当中有很多人是印第安人。我以为，这是一幅宏偉的景色；馬匹的俊美，兵士的衣服和武器的粗陋，使人感到非常有趣。

15日——当小船把我載送到山〔綠山〕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只水豚*伏在岩石上面，感到非常惊奇。我就在小海灣里作了一次長距离的紧張的追逐，終于成功地一槍射中了它的头部。在奥利諾科(Orinoco)地方，滿布着这些动物；在这里，它們也不是稀有的；可是因为它們見人畏惧，有游水和潜水的本領，所以我們就很难捕捉到它們。这种动物的身体構造很像是大豚鼠(guinea pig)，而它的習性則像是水鼠。它的体重是98磅。我在把自己的獵物胜利地帶回船上以后，又再采集到大批其他的动物：几种美丽的蛇、蜥蜴和甲虫。在石塊底下，發現几只大約2英寸長的蠍子；在用棍棒把它們压住在地面上的时候，它們就用自己的尾部来用力打击棍棒，可以很清楚地听到这种打击的声音。

督伊德艦已經从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回来，并且把那里的政府的一封因为使我們受到侮辱而写的長長的道歉信帶来。那只巡邏船上的艦長当时立刻被捕，并且听任不列顛領事的处置，可以把他拘留到任何長的时間。

16日——整天消磨在研究昨天所采集到的丰富的天然产物方面。貝格尔艦定在后天到海面上去，作第一次測量航行。

17日——整个白天和夜間都有强烈的風从南方吹来。曾經下了几次冰雹；这种情形構成了我們第一次关于結冰的想法。有一个海浪在河流里上升起来；因为河水不深，水波就变得这样汚濁，以致看上去好像是一条条泥土的山脉。这次海浪上升和我們的船头逆着風向，就使我的胃部深处整个受到了振蕩。

18日——有几个軍官还在岸上；我們的軍艦还不能够开出。虽然这样，艦長还是冒險航行到鼠島，去察看海面情况。看到这只捕鯨船在海面上跳躍式地前进，眞是一幅美景。

* 水豚，原文写Cabra [?] or Capincha，在考察日記里改写成 *Hydrochaeris Capybara*。——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捕鯨船上的帆桁被風吹落了。

19 日——上午有一陣强勁的風从东北方吹来。这个方向的風一吹来，就立刻把河水吹走了；昨夜在我們的船尾处的水深是 18 英尺，今天上午就只有 13 英尺了。为了这个原因，就不再打算在今天开船了，最好是更換一下我們的停泊地点。正当我們一拖起鉄錨的时候，風就把我們的軍艦吹走到离开浮标（就是破旧的沉船）不多几碼远的地点。这正是察看水手們的工作的时机：如果相撞遇險，那么我們就要上岸去住了。水手們会在城市里説道："A dios Barca Inglese, A Dios."* 如果是一只商船，那么它一定沒有机会逃脫这次危險；可是，因为我們这一批人，会在一分鐘里面把船篷扯落下来，所以就使軍艦脫离了險境。这是我第一次所經历到的在强烈的風吹之下設法脫离开向風的河岸的情形。上午我們搶風轉舵駛行，等候天气轉稳，最后又再拋錨停泊。下午，我們把几个邮包等送到邮船上去，还有我的标本箱也送去；在这些小船从岸边划回来的时候，我們就开船航行了。良好的順風把我們帶走开蒙得〔維的亞〕40 英里，于是我們就拋錨过夜。在这种像拉巴拉他河的淺水里，海浪是很低小的；可是我从来沒有看到过有这样多的浪花飞濺到貝格尔艦上来，并且也很少感到自己的胃部有比現在所感受到的这种討厭的感覚了。

20 日——下午，我們停泊在拉巴拉他河南岸，离开披德拉斯角（Point Piedrass）大約 8 英里处。在这个距离的河面上，水深只有 18 英尺。艦長当时就打算要去核对海岸上的測量基准点。西班牙人曾經在岸上〔沿岸地圖上的？〕填写了詳細情况。任何关于这一条差不多沒有人迹的、而且船只也不能靠近的海岸的点滴知識，决不会有什么重大价值的。

21 日——中午，停泊在披德拉斯角附近，于是派出我們的小船去測量水深。在开船后不久，河水突然变淺，我們很清楚地感覚到船底在河底上擦动过去。在天气平稳的时候，这种情形沒有什么关系，要是在有海浪卷来的时候，船底就馬上要撞出破洞来了。这里的海岸很低平，滿布着叢林；兩岸河灘各处的外貌極其相似，这也是在这条河流里航行困难的主要原因。在最近兩天里，天气美好晴朗。我以为，在天空里連一塊云也沒有过。有几种陆栖的鳥，例如云雀、鶲、野鴿和伯劳，飞到船上的索具里来躲避，它們都显得十分口渴。今天夜里，我們停泊在聖安托尼奥角（Cape St Antonio）的北面；在一繞过这个海角以后，我們就將駛进大洋里去了。海水早已經不再泛出难看的泥漿色来。

22 日——我們整天都在离开海岸兩、三英里之間航行。在 40 英里的路程里，只見海岸总是一長列的沙丘，旣沒有裂口，也沒有什么变化。这一帶地区沒有人居住，船只也从来沒有經过这条航綫，所以这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最荒凉的地方。在日落时候，我們在拋錨以前，突然擱淺在一个泥灘上，因此不得不馬上轉帆使船不再受風向前。这种晴朗的天气最适宜于进行測量工作，只要这种天气長期保持下去，那么在緩慢地沿岸航行的时候，也就足够达到一切目的了。

23 日——天气仍旧極其良好；在西南方天空里，有一片層云，使我們担憂到明天的天气；不过在現在夜里，我們拋了一只鉄錨，停泊在海面上，仍旧是風平浪靜。恐怕再也沒有人会像測量人員那样，具有这种急切要察看天色变化的动机了。他們的職責本身差使他

* "再会了，英国船，再会了"。——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們深入到所有其他船只都不敢駛經的那些地方，而它們的安全就依靠在这种准备犧牲的冒險方面。每天夜里，我們收縮中桅帆，这样可以在有風要来用力推动我們的軍艦时候，也不会損失一些时間。昨天上午，取出一只鉄錨来，确定它的力量，并且張滿了帆，結果只使我們移动了五分鐘。我們在白天向前行駛沒有多远，因为我們老是在搶風前进，而且沿着海岸駛行。

24日——我們已經赶了好一段路；最后，到了科尔林特斯角(Cape of Corrientes)；海岸的外貌在这里略微發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是一条起伏不定的沙丘的山脉，而是一个低平的台地作为地平綫的限界了，——这个台地被寬闊的峽口(gaps)或者河谷所分割开来，显露出这么多的方形的岩塊来。今天在这个地区里，我們已經看到烟霧，这是从几个大火堆里發生出来的；不容易猜測到这些火堆是怎样被燃起的。这里位在离开印第安人的居住地点的北方还远得很，而且也沒有西班牙人居住到这一帶来过。太陽在無云的晴空里西沉了；这种情形总是每次預告着將繼續吹送北風来；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明天我們就会繞过科尔林特斯角了；如果能够繞过去，那么我們要乘小船在海角那里登陸。

25日——今天我們出色地行駛了70英里。实际上，今天的風使我感到好得太过头了，因为它阻止了我們想要在科尔林特斯角登陸的企圖；我們在正午繞过了这个海角。我們的軍艦緊靠着海岸边航行；观看我們迅速行經的这些不同地区的景色，感到非常有趣。在科尔林特斯角的北方，有一道完全平齐的峭壁来代替了以前的沙丘。这道峭壁直立，大約有30英尺高，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形，它总是一直連續到海角的南方。可以从桅头上看到这一大片平坦的巴姆巴斯草原，既沒有什么缺口，也沒有什么丘陵。在科尔林特斯角附近竟有一个农庄，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惊奇；在房屋附近飼养很多牛类[1]，所以看上去这个地方是繁盛的。岸上有兩、三个騎馬的人抱着很大的兴趣在观望着我們，所以我們就把艦上的旒旗和軍旗高举起来，而且显然無疑地他們开头就会看到这些旗子在海面上飄动。这里的农田离开任何的城市一定有200英里左右，而在农田之間的更大部分的地面，都是由荒凉的鹽土平原所構成的。很难想像到再有比它更加荒凉的、文明人居住的地点了。

26日，星期日——大雨下降，而且烏云密布，所以不能够再繼續測量下去。因此，我們就拋錨，停留下来。海底是岩石表面，因此有很多魚类；軍艦上差不多每个人都把釣絲放入水里，并且沒有多久都捕捉到了大批好魚，使人惊奇。我也捕取到几种珊瑚动物，它們的身体構造眞是非常珍奇的。今天我們得到了一个極其良好地說明气压計在海面上有多么用处的实例。在最近三、四个晴天里，气压在緩慢地下降；艦長以为，不久在气压开始上升以后，我們必定会遇到相反方面来的風，就是南方来的風；因此，在他上床的时候，他吩咐人家說，如果气压計的度数变得上升起来，就要来把他喊醒。

27日——的确，在半夜一点鐘，气压开始上升；于是艦長立刻命令吹号笛召集大家去拋下鉄錨。在一个鐘点里面，天气就从平靜狀态轉变起来，有一陣風暴直向岸上吹过来，所以我們因为足够击退它的进攻而高兴起来。上午，我們安全地駛行到海面上；因为仍旧張挂了整齐的帆，所以一些也不担心大風和巨浪。要是我們沒有一只气压計，那么我們大

1) 我們听說有50,000头牛。——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概要迟延 2 个鐘点去抛錨；因此要是这次風暴略为猛烈一些，那么我們就要处在極其危險的境地。在这种情形發生的时候，海浪一定非常强大和不正常；因此，它就确实会把我們的榴彈炮抛擲起来，使它翻滚到海里去。我們的不幸还不單單是这一点；当我們在抛錨的时候，我們就会把自己的鉄錨弄成碎塊，使它变得完全無用。在夜里天气变得平稳，而且在今天（28 日）早晨，我們又再回駛到岸边。同时，我們保持在离开陆地不多几英里的位置，天气差不多已經平靜，但是从大洋来的波浪仍旧極大。这种情形是可以預料到的，因为海水在逐漸变得低淺。海灘上的拍岸浪在相应地强烈起来：在四分之一英里的区域里，海水泛白，有很多泡沫，在很多英里長的海岸綫上，籠罩着一片浪花的霧幕。因为我們还不能够进行測量工作，所以今天晚上我們又再駛向海面上去停泊，要耐心地等候到这些自然要素的力量靜止下来才好。

29 日——今天上午下雨很大；可是，在下午时間里，我們不管海面的余波未平，測量了几英里的海岸；到夜里，天气看上去要变坏，因此我們就停泊到海面上去。

去年今天，我正是从北威尔士回到家里去，并且初次听到这次航行的消息。那时在一个星期里，这件事情时常打动我的心，当时我的处境和观点比了現在有多么的不同呀：如果有任何人站在威尔士的山脉上来向我作私語，那么一想到我的惊奇，就会感到多么的好笑。到明年今天，你將脱离开巴塔哥尼亞的海岸了。現在对我說来，它显得还是一个多么平凡的天然的所在。再也沒有像这些使人苦痛的不能确定它的日子里的情形那样，会使我的心头發生出这样活躍的印象来了。我清楚地回忆到那些極其微小的特点；这种清楚程度使我覺得这一年的期間好像要短得多。可是，如果我停留下来，并且在我的腦子里从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回忆下去，那么这段时間就会随着我已經遇見到的很多事物而十足按照比例地增加起来。

30 日——今天非常潮湿。大約在中午时候，天气平靜；同时我們虽然离开海灘边有 6 英里光景，但是仍旧能够听聞到拍岸浪的咆哮声。天气看上去好像使人極其担心；可是，倒底在夜間还是沒有吹来过一次猛烈的風。

31 日——中午时候，我們正处在海岸一帶的測量地区里面。我們放下鉄錨。可是，天空虽然晴朗，我們不久就受到一陣正規的干燥的西南風。因为鉄錨不会固定在沙土里，所以我們不得不又再回停到海面上去。今天夜里，風浪暫停，我們也已經抛了錨。明天，我以为，我們一定又可以进行測量工作，这項工作已經中断了一个星期。最后，我發現自己的确已經很少發生对于暈船的憂虑，不过我仍旧有兩天好像“在天平秤的兩端搖摆不定”〔感到头昏眼花〕。

9 月

巴伊亞布蘭卡——朋塔阿耳塔

9 月 1 日——風在夜里加强起来；到上午就有很多海浪出現。在把鉄錨拔起的时候，艦身突然被海浪抬起，这就使鉄錨恰巧在錨鈎上面發生断裂。天气晴朗無云；可是，有强風从正面向我們吹来。今天夜里，我們已經抛錨停泊，而且大家感到高兴的是：風已經很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快轉变到北方了。

2日——今天的日子將始終是我的一个永远的紀念日；这正就是我参加航行的希望第一次得到順利表現的日子。今天又在拔起鉄錨(最好而且最大的一只)的时候，它也像昨天那一只鉄錨一样断裂了。据大家推测說，这里的海底是由粘土所構成，这种粘土差不多有像岩石一样坚硬，而在夜里，錨鈎就逐漸鑽进了这种粘土里去，因此也就沒有办法把它抽拔出来了。我們的航行还是剛才开头，却已經遭到了这种重大損失。有風暴吹来，但是我們已經收縮好了中桅帆，軍艦在离开海岸大約70英里的海面沿岸行駛。除了全部这道界限以外，軍艦兩側的海面部分就彼此毫無区别了。那条沙丘帶始終是連續不断的。明天我們將接近巴伊亞布蘭卡；我希望，我們將在那里停留一些时間。最近这一星期里，虽然不能够进行测量，但是我却捕到了几种动物；由于研究它們而使我發生了很大的兴趣。

3日——天气对我們說来还算不差，但是到晚上風势加强，并且有大批海浪涌来。这时候，我們的軍艦有几分鐘处在非常危險的境地。我們突然上了一个海灘，那里的海水極淺。当水手用测鏈探测水深和喊出“半噚，2噚”的时候，大家都惊慌地叫喊起来。我們的船底离开海底只有2英尺了；要是我們一受到震动，那么我們准会沉到海底去了；[1]大洋里来的巨大海浪立刻会把最坚实的船身冲击成粉碎。看到水手們在这些情况下十分鎮定地作着戒备，使人非常高兴。我們在把航行方向轉变以后，立刻就进入了海水較深的区域。現在我們正停泊在一个荒野的停泊場上，等待着明天的早晨。

4日——我們整天逗留在昨夜的停泊場上：因为最近几天来的天气都是陰云密布，所以急于要来观察一下太陽高度，以便确定我們現在的地理位置。我对于这項工作感到十分厭倦，或者更加确切地說，沒有工作可干；这种左右和前后的船身搖摆情形总是得不出什么結果来的。啊，要到巴伊亞布蘭卡去；当我們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幸福的日子就要到了。

5日——我們沿着海岸在离岸40英里的海面上航行，后来在海灣的外口附近抛錨停泊。今天我捞捕到了几种珍奇的海生动物。

6日——上午，我們进入了海灣；可是，不久就陷进了淺灘和沙灘的中間；我們只好再抛錨。这时候，有一只小双桅縱帆船行經我們附近。我們就派一个軍官到这只船上去，探問关于这个海灣的情况等。那只双桅縱帆船是獵捕海豹的船，是从巴伊亞布蘭卡的居民地点开駛到內革罗河去的。哈利斯(Harris)先生是这只船上的船長兼伙計；他自願做我們的領港人，引領我們乘坐小船进入海灣到居民地点去；在那里有另一只双桅縱帆船要到同样的港口去，并且他打算搭乘那只船去航行。靠了哈利斯先生的帮助，我們在晚上到达了一个良好的海灣里；在那里可以躲避各种惡劣的天气，我們就把軍艦停泊在那里。哈利斯先生向我們講述了很多有关这一帶地方的有用的知識。巴伊亞布蘭卡只是在最近六年里方才被建立起来。这几年以前，甚至还沒有人知道这个海灣的存在。这个地方被規定作为抵抗印第安人的軍事要塞，因此也就把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內革罗河兩地联絡起来了。

1) 我們后来有理由可以認为，这个测量水深的人是看錯了测鏈。——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独立以前的旧西班牙人管理的时候，內革罗河是从当地土人酋長那里出錢購买来的。可是，巴伊亞布蘭卡的居民們却沒有去仿照这个公平的好榜样，因此結果就已經發生了野蛮的殘酷的战爭。可是，我就要更加詳細地記述这方面的情形。

7日——上午，艦長、罗萊特、領港人和我动身，借着順利的風向居民地点出發，这段路程的距离大約有20英里。我們沒有在河道中央航行，而是靠近北岸前进；由于这个原因和沿途有很多同样的島嶼，領港人不久就摸不清方向。我們碰运气沿着我們能够找到的第一条水路前进；可是在沿着它航行了几英里以后，它逐漸地变得狹窄起来，以致木槳也碰到了兩岸，所以我們只好停止前进。这些島嶼实际上应該被称做淺灘；它們是由淤泥所構成，这种淤泥有这样的柔軟，以致不能够在这些淤泥灘上步行極短的一段路；在它們的高处生满了蘆葦；在漲潮的时候，只能看到它們的頂端露出在水面上。从我們的小船上望出去，在地平綫的范圍里面，除了这些淤泥的平坦的淺灘以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照例一片水平伸展的海水表面是不会含有什么奇异的东西的。可是，这个地方却具有了最奇特的外貌，它帶有陆地和水面双方的特性，但是却沒有这兩方面的利益。今天的天气不太晴朗，可是光綫的反射还是很厉害，或者正像水手們所說："所有的东西都像是高聳着"。我們的眼光所接触到的唯一对象，并不是地平面，而是水平面；蘆葦看来好像是飄浮在空中的灌木叢，而水則好像是泥灘，淤泥灘却又像是水。我們的小船經过相当困难才轉移到一条小水道里去；此后在等待到海潮上漲的时候，我們就从蘆葦叢中間一直穿过去，向前航行。由于船身傾斜，所以船边几乎靠近水面，它和水面相距还不到一英尺。甚至在这种情形下，我們还是很难沿着河道前进，因为我們有几次还和河底互相碰撞。晚上，我們进入一条水道里，它通到居民地点，大約有4英里的距离。在这里有一只小双桅縱帆船停歇着，并且在河岸上有泥屋。有几个野性的高乔騎兵在瞧看我們登陆。他們的样子十分野蛮透頂，像是我曾經看到的圖画上的人群。我幻想到好像自己到了土耳其的境內，穿上了他們的衣服。他們把顏色鮮艳的披巾縫在自己的襯衫周圍，構成圍裙，而在圍裙下面則襯托着一条襯褲。他們的鞋子非常特别；它們是用馬的后腿的膝头上面的皮革来做成，所以这是一个管筒帶有一个弯曲部分。他們把这塊馬皮趁新鮮的时候取下，就把它套在自己的脚上，讓它干燥，不再把它移动。踢馬刺的数目很多，距輪的尺寸有1—2英寸長。他們全体都穿上土布外套（Poncho），这是一种大披肩，中央开有一个洞孔，直接套在头上。他們就这样配备了馬刀和短型的毛瑟槍，騎坐在精壯的馬匹上。这些人本身比了自己的衣服要更加漂亮得多；大多数高乔人是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有几个人則是純血种，也有几个是黑人。印第安人在啃食牛肉骨头的时候，正也像他們一样，有着半野兽的样子。从来还沒有一个画家会想像到这样野性的一套表情。当晚上天色变暗时候，我們就决定不再在夜里回返到軍艦上去，所以我們大家都騎馬跟隨在高乔人后面，以慢馳方式向要塞而去。在这里，我們所受到的接待是不很誠意的。司令官还比較客气些；可是那少校，虽然职位低一級，却是極其神气活現。他是一个老西班牙人，帶有一种旧有的妒嫉心理。他听到有一艘軍艦第一次駛到这里的港口来，就不禁發生惊奇和憂慮来。他不断地向我們提出了不少关于我們的实力等的問題来；当艦長夸贊这个海灣，向他担保說，他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甚至可以率領一艘战艦来的时候，这个老紳士就惊恐起来，在他的头腦里好像閃現出了一幅不列顛海軍佔領要塞的圖景来。这些滑稽可笑的疑慮的样子，真使我們感到非常討厭，所以艦長决定明天大清早就动身回到貝格尔艦上去。这个居民地点正位在極其平坦的草原上面，在这里大約有400个居民，大多数是兵士。这个地方是筑有城堡的，因此他們可以安全無患。曾經有大队印第安人几次来进攻这个地方。这种战爭是用極其野蛮的方式来进行的。印第安人拷打所有他們的俘虜，而西班牙人則把他們的俘虜全都槍杀。在恰正一个星期以前，西班牙人打听到敌人主力部队向北方轉移，就派兵出击，俘获到了一大群馬匹和一些俘虜。在这些俘虜当中，有一个大酋長，叫做托利阿諾(Toriano)；这个老酋長曾經在很多年里管理过一个大地区。当时有一个俘虜和兩个次要的酋長(或者叫做cacique)依次接連被押解来，希望能够获得釋放处理。这对于西班牙人看来，一切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因此这三个人和其他八个人都被帶出去槍斃了。另一方面，在不久以前，司令官的兒子被印第安人俘走；这个孩子被捆綁起来(我从来沒有听聞到有这样的殘忍的手段)，同时大家要用鉄釘和小刀去杀死他。幸亏接着有一个酋長出来說話道，明天將会有更加多的兵士跑到这里来，这样就会發生更加激烈的战斗，因此就暫緩执行他的死刑；到夜里，他就逃脫了。

哈利斯先生的一个西班牙朋友殷勤地招待了我們。他的住屋就只有一个大房間，不过它要比巴西的房屋更加清潔和更加舒适。夜里，我感到非常疲倦，因为我自从吃了一些东西以后，到現在已經有12个鐘点了。

8日——清早，我們騎馬到小船那里；此后在强烈的風势之下，我們在中午回到軍艦上。接着有人向艦長报告說，有兩个騎馬的人前来偵察我們的軍艦。艦長清楚地知道，这样一小队的西班牙人决不会冒險跑到这样远的地方来，因此断定他們是印第安人。因为我們打算要到这个地点去采伐柴火和取用淡水，所以也就絕对需要去确定那里究竟有沒有野营。因此，就派出三只小船，运載了武裝人員前往。在到达岸边以前，我們看到，有五个人在沿着山边馳行，接着就站定下来。艦長在察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命令另外兩只小船先回去；他想要不去吓跑他們，而只是認明他們究竟是什么人。当我們接近他們的时候，这些人就下馬，走近海灘来。于是我們立刻看出，这是一队从巴伊亞布蘭卡来的騎兵。在我們上岸并且和他們交談以后，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被派下来监視印第安人。这一点有几分是正确的，因为我們發現了一个火堆的痕迹。可是，他們現在的目的显明是在监視我們；因为这一队人的軍官始終隐匿不見，所以这个推測是很可能是正确的。艦長曾經責备他們帶有这怀疑心理，可是他們加以否認。这些高乔人非常客气，并且帶領我們到唯一的有淡水积集机会的地点。看到这些强壯的人随身携帶着远征所需的东西，感到很有趣味。他們总是睡在露天的空地上；当他們騎行外出的时候，就沿途獵取自己的食物吃；他們已經杀死了一头美洲獅(puma or lion)；这头美洲獅的舌头就是他們所帶走的唯一部分。同时他們还杀死一只駝鳥；他們就用一条很長的革帶，把兩个沉重的石球分别系縛在兩端，就把这种武器去捕捉这些野兽。他們把投擲它的方法表演給我們看；在他們的手里，先握住一个石球，接着他們就开始把另一个石球在空中轉动起来，于是就乘着很大的力量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把它抛擲出去，这兩个石球就在空中旋轉，向目标飞去。当然，在它一命中一只野兽的四肢时候，革帶就牢牢地把它們纏縛在一起。他們贈送一枚鴕鳥蛋給我們。在我們离开他們以前，他們又再發現一个鴕鳥窠，更加确切地說来是一个藏蛋处，在它里面有 24 枚大蛋。显然無疑，有很多雌鴕鳥一起在同一地点下蛋，因此在一个窠里就藏有它們集体的蛋。我們送給这些朋友几元錢，因此他們非常高兴地离开我們而去，同时还向我們保証說，他們过几天要帶一头活獅子来。此后，我們回返到軍艦上。在最近兩天里，艦長拟定出了一个計划；它將眞正影响到我們以后航行的进度。哈利斯先生和兩只獵捕海豹用的双桅縱帆船有联系；現在它們开到內革罗河去了。他和另一个船長都很熟悉附近海岸的情况。艦長認为，这是一个多么良好的机会，他可以按月雇用他們兩人的船，并且打算派遣軍官到每只船上去，以便測量这一段地形复杂的海岸；同时，貝格尔艦(在回駛到蒙得維的亞去以后)則將开往南方去。靠了这个办法，东部沿海的測量工作时間就可以縮短很多；这眞是每个人都高兴得大呼起来的事情。哈利斯先生立刻要到內革罗河去，把这兩只船帶領回来，因此我們不久又要回返拉巴拉他河去*。

9 日，星期日——上午，在下甲板上举行祈禱祀式。在午飯以后，有一大队軍官上岸去視察附近地区的情况。在岸灘开始的起初 2 英里的地区里，是一片連續不断的沙丘，上面密布着粗硬的野草；此后就出現了巴姆巴斯草原，它一直伸展到很多英里的地方；远处有文塔那山脉 (Sierra de Ventana)；我們推想它是一条高聳的山脉。地面上到处有鴕鳥和鹿的脚迹。有一头大鹿突然从我的身旁跳躍起来。除了这些动物以外，好像所有其他的动物都会在这里自投死路。我从来还沒有看到任何地方会有这样完全缺乏生物的情形。

10 日——今天大家都忙碌不停；有些人去做測量工作；有些人去挖掘一口水井，汲取淡水；还有些人則去斫伐一只破旧的沉船，把碎木作为柴火。我揹了来福槍去作長途步行，可是連一只鳥兽都沒有被我射取到。我看見几头鹿和几只鴕鳥；鴕鳥曾經發出一种老鹿的嘶鳴声来。我还發現刺鼠(agouti，就巴姆巴斯草原里的野兎)的窠；它的身体和英国的刺鼠差不多大小，但是它的習性很像是家兎。晚上，那只商船(双桅縱帆船)从居民地点駛来；哈利斯乘坐在它上面，准备到內革罗河去。我們的那位西班牙船主也来了，并且来訪問我們一次。哈利斯先生告訴我們說，那个少校的恐惧情形还沒有平靜下去；除了我們的那位船主以外，当地沒有一个人敢冒險来訪問我們。

在这只双桅縱帆船开行的时候，罗萊特先生就搭乘它同去，以便到內革罗河去購办一些軍艦上所需的新鮮食品。

11 日——因为我們的西班牙朋友們已經証明了我們不是海盜，所以艦長就率領了兩只小船动身到居民地点去。差不多全体人員都上岸去工作；因此軍艦就不同平常地單独处在十分有趣的安靜狀态里。

* 費支罗伊的这次关于雇用这兩只双桅縱帆船的行动，是在沒有得到海軍部批准之下擅自采取的。在这个九月份里，他的超額支出費用就达到了 1，680 英鎊。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 2 卷，第 110 頁；又同卷的附录，第 97—98 頁。还可以参看：1833 年 3 月 26 日的記事，第 29 条；又 1835 年 9 月 6 日的記事，第 45 条。——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2日——我同惠克哈姆先生揹了来福槍,一同上岸去打獵。我成功地射中了一对美丽的鹿。艦長的僕人更比我多射中了三头鹿。因此,我們不得不派送一小船的人員,去把这些獵物载运到岸上去。可是,我射中的那一头鹿却预先被解决了。我把这一头坚实的野兽留放在地面上,可是到晚上,兀鷹和鶚鷹們就把它啄食精光,甚至連骨縫里的肉屑也剔除去了。在我們步行时候,我还發現一个鴕鳥窠;可是在它里面只有一个鴕鳥蛋。

13日——軍艦从停泊处向港口上游移动了不多几英里路,以便更加接近于一个新發現的水源地点。我們將在这里停留几个星期;如果經常有現在这种晴朗的干燥天气,那么光陰就会过得十分愉快。

14日——我正在巴塔哥尼亞过着9月份的日子;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好像在英格蘭所过的情形,例如在打獵方面就是这样;可是在这方面,还可以得到一种極大的满足,就是一个打獵的人知道自己是在把新鮮的食物供应給軍艦上的同伴吃。今天,我又射中一头鹿和一只刺鼠(agouti or cavy)。刺鼠的重量有20多磅;它供应了我从来沒有嚐到过的滋味極美的肉。在打獵的时候,我向内地步行了几英里;这个地区的一般地形总是相同,都是一片波浪形的沙土平原,地面上生長着粗硬的野草,而且在这平原愈向远处伸展的时候,地面就逐漸变得愈加平坦起来。在有几个谷溝的底部,显出車軸草的綠色来。我采取小心謹愼的爬行方法,以便向这些地方偸看,而去向獵物射击。

如果一头鹿沒有看到你直立站着,那么它通常就会發生一种不能满足的好奇心,要来察看你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这种情形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曾經一連發射了几槍,还沒有把它吓跑。

15日——我們以前曾經認为是西班牙人的那些印第安人,已經被我們雇用,来替我們打獵,并且时常露宿在海边附近。有一次,他們去打獵,同时借給我一匹馬,以便伴随他們一起去;这使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打獵队由九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組成;男人大多数是純种的印第安人,而其余的人則具有極大的野心;可是,从他們的外貌和衣服看来,他們全部一样是極其粗野的。至于那个女人,那么她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她穿的衣服和騎馬的方式,也像男人一样;一直到吃午飯的时候,我方才怀疑到她不是男人。这些獵人就用那种系縛在革帶上的兩个或三个石球〔投石索〕去捕取每一种獵物。他們采取一种弯月形的横列前进方式,各人的相隔距离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另有一个獵人單独在前头略远处行进,并且設法把野兽赶到其他的獵人那里去,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野兽团团圍住。我观看到了他們有一次最出色的追捕情形;有一只美丽的鴕鳥想要逃走,这些高乔人就用一种随意的奔馳方式去追赶它,每个人都把投石索在自己的头頂上面急旋着;先行的獵人最后就把投石索抛擲过去,立刻那只鴕鳥就在地面上打起滚来,它的双腿已經被革帶紧紧地捆縛在一起了。它的垂死的掙扎是非常狂乱的。此后,这些獵人就圍成一个圈子,并且把它赶到几只南美豚鼠的中間去;他們只是杀死了一只;可是,他們的騎术是非常高明的,尤其是在他們轉弯的时候特别迅速和精确。这些馬匹因为作了这种激烈动作而不久就疲乏起来,因此經常必須把它們掉换,从馬群里再挑选出精壮有力的馬来騎坐;这个馬群时常是随着獵队一同前进的。在現在的季节里,鴕鳥蛋就是他們的上等的獵物。在今天一天里面,他們找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到了64枚鴕鳥蛋，其中有44枚蛋是从兩个窠里找来的；其余的鴕鳥蛋則是一个或兩个或兩个地分别散外着。他們还捕捉到很多犰狳。在中午时候，他們生起火堆，并且不久就烤熟了几个鴕鳥蛋和几只犰狳，都是連着它們的硬壳一起烤熟的。他們既沒有淡水，也沒有鹽和面包；他們总是一連几个星期都嚐不到鹽和面包，所以他們不管到什么地方去生活，都感到沒有什么不同的情形。

好像是蝸牛一样，他們的一切財产都揹在他們的肩头，而他們的食物則就在自己的四周地面上。这些半野蛮的主人帶着暗黑色的但是很有表情的臉色，一同圍坐在火堆的四周；看到这种情景，使我感到非常有兴趣。那一个女性的獵人，很会卖弄風情，并且确实使人动心；她假裝看到我的槍而吓坏了的样子，并且尖声喊叫道："no est cargado?"〔沒有裝进彈藥嗎?——譯者注〕。到晚上，我們回到海灘边；在那里又再演出了同样的一幕獵取鴕鳥蛋和犰狳的戏；此后我就回到軍艦上去了。我的双脚非常疲乏；因为鞍蹬太狹小，所以甚至不穿鞋子，我也很难把自己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伸进蹬座里去。高乔人时常把这兩个脚趾露出袜套来，并且和其余三个脚趾分离开来。

16日，星期日——那一队去獵取新鮮食物的獵人，帶来了兩头鹿，三只南美豚鼠和一只鴕鳥。还有一个渔網，里面裝了多得非常惊人的鮮魚；在拉一次網的时候，可以拉起一吨(tun)多重的魚来；其中有10种明显不同的种。

17日和18日——这兩天来專門忙于处理各种海生动物；这些动物是我从海灘边用撈取方法来获得的。今天午餐，我們所吃食的东西的名称在英格蘭的人听来是非常奇怪的：鴕鳥肉圓和犰狳；鴕鳥肉总是不会使人認为是鳥肉，而很容易被錯認成牛肉。在把犰狳除去背甲后燒煮，而不是像高乔人把它們連甲烤燒的方式那样，那么它們的滋味和外形就好像是鴨子。这兩道葷菜的滋味都是非常鮮美的。

19日——步行到沙丘前面的平原上去，射到几只小鳥作为标本。我們大家都感到有一个十分难解的問題，就是：鴕鳥、鹿、南美豚鼠等动物的数目有非常多，可是它們怎样設法去取得飲水呢?我們在这里都沒有看到过一个最小的水淖（除了人工挖掘到8英尺深的井以外）；可是它們如果不喝水，就很难使人相信会得生活下去。我确信，在夏季里，这种沙土地区一定是一片十足的荒漠；卽使在現在春天，所有的花朵都含苞將放，但是太陽光仍旧很强烈，四处沒有蔭蔽的地方，而且沙丘上还反射出很多热量来。

20日——停留在軍艦上。

21日——上午，有很大的風吹来，所以我沒有离开軍艦。

22日——我同艦長和沙利文一起划船，沿着海灣作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巡游。我們在离开軍艦約10英里的朋塔阿耳塔地方停留了一些时間；我在这里找到几种岩層。这些岩層是我初次所看到过的，使我感到很有兴趣，因为在它們里面含有無数貝壳和巨大动物的骨塊。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水面平滑，天空清楚地被泥灘帶所分离开来；整个看来，这是一幅最难看的圖画。可惜这种明亮的晴朗的天气，却在这一个显現不出它的一半优美的地方白白地浪費去了。我們恰巧及时地回到軍艦上，逃避开了狂風暴雨的进攻。

23日，星期日——今天派出一大队人到8英里远的一条小港灣里去捕魚；結果捕捉到大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批的魚。我步行到朋塔阿耳塔去考察化石;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發現某种巨大野兽的头骨,它被埋藏在柔軟的岩層里。我耗費了將近三个鐘点,方才把它發掘出来。据我所能判断的,这种动物是和犀牛屬(*Rhinoceros*)有亲系关系的。直到天晚以后几小时,我方才好容易把它搬上了軍艦。

24日——为了仔細包札昨天所得到的宝物而忙碌着。上午,来了一只双桅縱帆船,而另外一只也快要来了。它們航行了六天,很不順利。罗萊特先生帶回来了內革罗河方面的情况的出色的报导。那里的总督和居民眞是客气得难以比拟;这种情形在和巴伊亞布蘭卡要塞那里接待我們的情形对照来看,眞使人更加惊奇。

25日——那只双桅縱帆船被派到小港灣那里去。惠克哈姆先生和一队水手已經在岸上設立起帳篷来,并且打算在軍艦修理的时候就居住在那里。我也住到这个小居留地点去;在他們設立帳篷的时候,我步行到朋塔阿耳塔去,又再掘取到几种化石。我曾經十分接近一只伏在自己窠里的鴕鳥;可是,直到它站了起来,伸出自己的長脚在地面上跨跑的时候,我方才看到了它。

26日——天气非常美好。从巴西的壯丽景色到巴塔哥尼亞的乏味的荒瘠地方这一段經历,使我看出,实踐的愉快是多么密切地依靠于周圍的風景。

27日——在双桅縱帆船来接替工作的期間里,就可以不再浪費时間了;我們已經轉移了自己的停泊处,使軍艦位在更远的外面,以便去測量几个外部的海灘。

28日、29日和30日(星期日)——在这三天里,我們已經沿着港口四周測量了一次。29和30兩天有暴風雨,海面上起了很大的海浪。我照例暈船得很厉害,并且感到苦痛;我的唯一的安慰,就是有兩、三个軍官也犯了我的毛病,不过略微比我輕一点兒;他們也像我一样,在軍艦最初駛出港口的时候,总是会感到头昏腦脹。

10月

巴伊亞布蘭卡的港口——朋塔阿耳塔——海尔莫索山——蒙得維的亞

10月1日——上午陰云密布,使我們感到惊恐;可是,只不过来了一陣有冰雹的暴風雨。我們已經抛錨在一个峭壁附近;艦長打算到这个峭壁上去設立几个陆标,作为进入港口的向导。

2日——淸晨,艦長和一大队人乘了四只捕鯨船登陆。大家都帶了午飯去,因为打算整个一天去設立陆标,到晚上再回来。凱恩和我一同朝着一个方面走,去考察地質;而巴伊諾先生則向另一方面走,去打獵。在我們步行的时候,我观察到風力已經加强,而且風向也轉变了;可是,我却沒有更进一步去注意它。当我們回到海边的时候,我發現有兩只小船已經被拉上了高地,干躺在那里,而其余的小船則上了軍艦。艦長在兩个鐘点以前,已經費了相当困难把軍艦駛离开海岸,現在已經出現了一道泛着白沫的拍岸浪,这种情形明显地表明出我們不能再回返到軍艦上去了。要在光禿的地面上,穿了單薄的衣服过夜,这眞是不愉快的事情;可是,这也無法避免,因此我們只好竭力設法安度过去。斯托克斯先生和約翰生(Johnson)被派留在岸上,担任指揮工作,并且尽可能安排一切。夜里吃不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到晚飯，因为我們有 18 个人留在岸上，而只留下了極少的食物。我們做好了一种帳篷，就是用船帆搭成的屏風，准备就这样过夜。天气很冷，但是采取了大家挤成一团的办法，我們就感到过得还不差，一直到开始下雨的时候，方才变得十足的受苦不堪了。

3 日——到黎明时候，情形显得十分糟糕。天空陰暗，風暴襲来；高大的拍岸浪在海灘上咆哮不停；而且最糟糕透頂的是，水手們認为这种天气要長期繼續下去。貝格尔艦正在顛簸得很厉害，所以我們認为，它还不可能被迫弃去錨纜，向外逃到海面上去。后来我們听說，它安全無恙，不过有几个海浪直接翻到艦上来，把 120 噚的船纜冲走了。現在正是要去搜索自己的食物的时候：我們在早餐时候吃到几只小鳥和兩只海鷗；还吃到一只大老鷹，它是已經死在海灘上而被我們發現的。我們的午餐不見得好多少，因为它只有一条被海潮送到海灘上来的魚和一些肉骨头；这些肉骨头本来决定要留到明天再吃的。可是晚上，忽然風停下去，使我們非常高兴而且惊奇；于是艦長就划了自己的小船，能够来到离岸几百碼以內的水面上；接着他把一箱食品抛擲过来；有几个水手就游泳过去，把它取回岸上。大家对这件事非常滿意；可是却沒有补救的办法来抵抗夜間的寒冷。沒有东西可以用来削弱風力；这种風有这样寒冷，以致上午在文塔那山脉上出現了积雪。我从来沒有知道过会有多么苦痛的寒冷；我的身子冻得發抖而且有这样厉害，以致使我連一分鐘也不能入睡。那些游泳去取食品的水手也受到極大的痛苦，因为他們再也得不到取暖的机会。

4 日——第二天中午，我們总算大家上了貝格尔艦；我們在这次小冒險以后，就十二分地享受到生活的奢侈。晚上，我們轉移了自己的停泊处，仍旧回到原来的老地方去停泊。

5 日——有几个水手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不过在我們当中总算还沒有人眞正因此生病。整天只有輕微的風吹来；我們的工作也沒有什么进展。

6 日——我們逆对着强烈的風，沿着海道向前駛行，到夜里就停泊在水井对面的老地方。我們把这里的沙丘称做“錨杆山”(Anchorstock hill)。

7 日，星期日——我步行到小港灣去，那里在架設几个帳篷，以便裝修那兩只双桅縱帆船。夜里，我就睡在那里。惠克哈姆已經建立起了一个十分舒适的小鎮；一个在曠野里的营房总是有些使人感到美妙的。在英格蘭地方，甚至是一个吉卜賽人的棚屋，也会使我感到有些嫉妒，可是在这里，在荒野的平原上，这个小小的建筑物就成为十足的画景。这个小港灣对船只非常有利。那只較大的双桅縱帆船准备就將駛到海上去，而另一只則不到几天也要出發了。

8 日——艦長从高乔兵士那里得到一头巨大的美洲獅（或者叫做南美獅）；今天上午，把它杀死，剝取它的毛皮。在巴姆巴斯草原里，这些野兽是常見的；我在步行时候常常看到它們的脚印。据說，它們不会攻击人；不过，它們的身体显然是十分强壯而足够来进攻人的。这些高乔人是这样来捕捉到这头美洲獅的：起初把投石索抛擲过去，把它的兩条前腿纏縛起来；接着他們用套索去套住它；当他們騎馬繞着一株灌木奔跑的时候，又再用另外的套索去套住它，因此它立刻被牢牢地套住，于是被捕了。

在早餐以后，我步行到朋塔阿耳塔去，这就是我以前發現化石的那个地点。我發掘到一个下顎骨，还有一顆牙齿留在它上面。我根据这顆牙齿，而發現它屬于大洪水期以前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动物大懒兽。这是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欧洲只有一个它的标本，收藏在馬德里的皇帝的宝藏室里；在那里，它被作为各种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他們差不多把它看得好像是自己的初生的岩石一样非常神秘。此外，我还捕捉到一条大蛇，当时我知道到它是有毒的；可是，現在我知道它的毒性和响尾蛇的毒性相同。它的身体構造很有趣，表明出处在普通的毒蛇和响尾蛇之間的地位。它的尾部的尽头成坚硬的卵圓形；我观察到，它就把这个卵圓形尾端来振动，也好像是大家知道的那些具有更加完备的尾部器官的蛇一样。

9日——停留在軍艦上。

10日——上午，有强烈的風吹来，所以我沒有上岸去。

11日——笔直向內地作了一次長途步行；这一帶地方的景色眞是沒有兴趣，我們的确是在不算最良好的季节里来看到它。現在正是春末，鳥类都在下蛋，花朵正在盛开着。在有些地方的地面上，滿生着山酢漿草和野豌豆的淡紅色小花，还有矮生的牻牛兒苗。甚至有了这种草地和明亮的晴朗的天空，这个平原仍旧显出是死气沉沉和單調的样子。

12日——今天我步行到这个地区的内部更加远些；可是，一切沒有用处：各处風景的外貌都是相同。我發現一个鴕鳥窠，里面藏有27枚蛋。每枚鴕鳥蛋的重量等于11枚普通鷄蛋的重量，所以这个窠里的食物数量实际上就等于297枚鷄蛋。我們在回到軍艦上去时候經过了相当的困难，因为有很强烈的風当面吹来。

13日，14日(星期日)和15日——星期日，那兩只双桅縦帆船从小港灣那里行駛过来，停泊在軍艦旁边。它們的面貌在修理以后已經有很大的改进，但是看上去它們还是很小。最大的一只双桅縦帆船叫做帕斯(La Paz)，它的載重量是17吨；另一只叫做列佛尔(La Lièvre)，它的載重量只有$11\frac{1}{2}$吨。在这兩只船上，有15个人。斯托克斯先生和麦累希被派在帕斯号上；惠克哈姆先生和凱恩被派在另一只船上。他們定在星期三开船。我想到要和他們分离而心里很悲伤。由于在軍艦上缺少了这些極其重要的人物，我們的集团会变得很坏。我担心我們全体將經历到很多困难；那只較小的双桅縦帆船的船艙現在只有$2\frac{1}{2}$英尺高！他們的迫切任务是要去測量巴伊亞布蘭卡南面的沿海地区。到下月的月底，我們將在內革罗河附近的聖勃拉斯灣里会見他們。

16日——我又再步行到朋塔阿耳塔，去考察骨化石。在路上，我横跨过一大群羊駝(或者叫做美洲駝)的脚迹。这些脚迹像母牛的脚迹一样大小，不过双蹄分开得远些。我們积儲起了一大批航海时吃的新鮮食物，因为射死了六头鹿和捕捉到大批鮮魚。

17日——貝格尔艦和兩只双桅縦帆船，構成一个小艦队，一同駛行，到夜里就停泊在海灣的进口处。

18日——我們繼續測量水深。中午，那兩只双桅縦帆船向南方海面駛去；我們向他們作了三次誠心誠意的告别的欢呼。

19日——艦長登陆半小时，到海尔莫索山(Monte Hermoso，或者依照我們的称呼是斯塔尔凡兴角，Starvation Point)上去去进行观測工作。我跟随他同去，而且碰到了好运气：获得了几个保存得良好的骨化石，它們是屬于兩种或三种齧齿动物的。当中有一种一定是極像刺鼠，不过它比較小些。我們現在正在連夜赶程到拉巴拉他河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0 日——今天的風很輕微。

21 日(星期日)和 22 日——在这兩天里面，海面上有濃霧籠罩，風也輕微。我們大家都心急地盼望早些到那里接到来信。不但这样，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理由，就是：我們的面包到下星期日就要吃光了，現在大家每天只允許吃食定量的三分之二。那兩只双桅縱帆船分去了粮食，这就是我們的儲粮沒有正确估定而不足够的原因。

23 日——海上的霧消散，只是来了逆風，使我們感到失望。

24 日——夜里的天空漆黑，有强烈的風吹来。海面由于它泛出極大的螢光，显出一种惊人的、極其美丽的景象来；这种在白天看来好像是泡沫的海水，到处都發出一种青白色的光来。軍艦在海面上用船头推出兩道磷液的海波来，而在它的船尾背后則有一道乳白色的尾迹。在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圍里，每个波峰都是明亮的；因为有这种反射光，所以远处剛剛靠近海平面的天空部分，就不像其余的天空部分那样完全漆黑。看到这种物質的平原，好像它是熔化了的和被热力所消灭了的，就簡直不能不去回想到密尔敦(Milton)关于天地初創时代的混乱狀态的地区的描写。

25 日——来了順風，直接从背后吹来。在最近 24 小时里，我們的每小时行駛速度都在 6 海里以上。可以說，这是奇怪的事情；可是，这对于一个在軍艦里乘坐了相当时間的人是必需的，否則他就不会明白順風使他有多么的愉快了。这也有些像是騎馬飞馳时候所得到的愉快，不过是沒有特殊的游覽目的；而且这种愉快一定是單單由于習慣而發生出来的。同样地，在吹来順風的时候，全艦人員都普遍地兴高采烈，眞是再也沒有比它更使人高兴的事情了。

26 日——今天的天气多云；可是，对于那些剛才已經听聞到有家乡朋友来信的人說来，多云和陰暗有什么重要呢。那些从希留布里寄来給我的信，是 5 月 12 日和 6 月 28 日寄出的。接到了信，就使人不能再干任何其他的工作了；因此，我就什么也不管，光是閱讀寄来的报紙；要把这些报紙能够勉强看懂，确实是比較困难的事情，因为必須对于英国的当前政局情况有高度的兴趣*。

27 日——上城里去購买一些东西**。

28 日，星期日——和哈蒙德先生一同騎馬出發，并且同他的朋友一起午餐；这个朋友在乡下有一个农庄。这个城市建筑在海角上，在它背后兩、三英里的地方，伸展出一个不規則的近郊区域。除了只有这个附近区域以外，这个城区是閉鎖的。我們所經过的道路兩旁，圍籬都是用巨大的龙舌蘭来構成，在空地上則有巨大的仙人掌。我以为，对于一个欧洲人的眼睛看来，这种田野由于这一点而产生的景象确实是稀有的，很难有比它更加使人惊奇的了。那位和我們一同午餐的紳士(格倫維耳先生)，就住在空曠的平原上，但是他的住屋四周有几个大果园；在这个地方有特别凉爽的空气。在果园里，有桃树、榅桲树、苹果树、葡萄、無花果树、檸檬树和甜橙树，都是生長得極其茂盛。檸檬树和甜橙树構成了那

* 达尔文在 10 月 26 日还收到萊伊尔所著的地質学原理第 2 卷；这是他的思想發展方面的重要因素。——原書編者注。

** 指蒙得維的亞。——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些有很使人愉快的树蔭的步道。無数齐墩果树正在开花;它們很像是冬青树,不过它們的叶子比較狭長些。在用了很愉快的午餐以后,我們就回返軍艦。格倫維耳先生是这里的少数在不列顛国旗保护下服务的英国人之一,又是一个紳士。他出身于一个穷苦而良好的家庭里,并且也像一个很年青的人一样(在很多其他的年青人当中),是被科克倫勛爵(Lord Cochrane)在智利境內服务时候誘引到南美洲来的。格倫維耳先生在到南美洲以后,曾經指揮过一艘巴西的大巡洋艦,并且打了几次漂亮的仗。他現在已經結婚,生活过得非常愉快,而他的妻子是一个很稀有的善于治家的西班牙太太。他們夫妻倆就一同管理着他現在所住的农庄。

29日——繞着城堡散步,并且穿出城門到郊野去;以前英国人就是从这个城門进入蒙得維的亞城的。在城市附近的地面上,到处散布着牛馬的尸骨;这种散布的程度确实使人吃惊,这也是完全符合于每年大量兽皮的出口情形的。晚上,和帕雷先生一同吃飯,同时在那里遇見薩馬朗艦的艦長彼哲特(Paget)。在我們这次航行到南方去以后不多几星期,我們的老朋友薩馬朗艦就駛到这里来了。督伊德艦則已經回駛到英格蘭去了。

30日——我們在清早拔錨开船,向布宜諾斯艾利斯駛去,但是整个一天都是当面吹来强烈的逆風,所以我們在夜間抛錨的时候,并沒有前进好多路。

31日——今天的天气美好,不过風仍旧老是反对着我們。晚上,所有的船索上都被蒙上和垂挂着游絲蜘蛛的蛛網。我捕捉了几只这种会得騰空的蜘蛛;它們一定是在至少60英里以外飄行到这里来的。这种誘引这些小昆虫去进行空中旅行的原因,是多么难以使人明白呀,因为在东西兩半球上現在都有这种現象出現。

11月

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聖勃拉斯灣

11月1日——今天的天气平靜而愉快。我不知为什么理由,在这几天里老是在腦子里会想到英格蘭和家乡。大概看来,好像是空气宁靜会使人更加容易使人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到过去很長时期的經历来。

2日——經过那只巡邏船(它現在对待我們已經比較敬重些了),此后我們在中午停泊在港外停泊場上。我們放下了艦上的小船,于是一大队軍官就上岸去了;上岸的地点非常恶劣;因为那里有一層污水,就不得不雇一輛双輪馬車,經过一長段路到小船边来。我們不久就騎馬出發。享受到騎馬在岸上行走的权利,眞有無穷的愉快;在軍艦上居住了几个月以后,單單作着要在干燥的陆地上生活的希望,就会感到非常愉快,所以我們大家也是这样变得精神奋發起来了。我以为,这个原因就在于:很多外国人都相信英国兵多少都有些瘋狂。

3日——布宜諾斯艾利斯城是巨大的;我以为,它一定是世界上最正規的城市之一。每条市街彼此都相交成直角,因此所有的房屋都集合成为連綿的矩形街区,叫做quadra(方框)。另一方面,这些房屋本身也好像是我国的中空的矩形建筑物(四合院);所有房間的門都直接开向中間的一个整潔的小庭院。它們大都只是單層的房屋,有平頂屋面;在屋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面上安設坐椅，居民們在夏季里經常在这里乘凉。在市中心有一个广場（plaza）；場中筑有政府机关、堡壘、大教堂等建筑物。在革命以前，旧总督也設立总督府在这里。这些建筑物的总体，整个說来具有相当的建筑艺术上的美观；但是从它們各个建筑物的本身說来，那就談不上这一点了。晚上，同哈蒙德一起騎馬外出，想要到那个平原上去，結果沒有成功。在英格蘭地方，任何一个人都会断定說，这些道路完全不能通行；可是，牛車却还可以緩慢地爬行过去，不过通常要有一个人走在前面，探測出最好的路綫，再讓牛車尝試通行过去。我以为，这些車輛每小时还走不到 1 英里，而这些閹牛即使用这种速度拖拉貨車，也是很疲累的。要是以为在舖面的道路上行車，增加它們的速率，也会按照比例而增加牛的受苦程度，那么这种想法就未免大錯特錯了。在环繞城市走了几英里以后，这个郊区就被溝渠和龙舌蘭（agave or aloe）与茴香所構成的圍籬所封閉住了。騎行一次，就足够来說明少数侨居在这里的英国人对于布宜諾斯艾里斯所表示的恐怖情形了。在我們騎行的时候，我們經过一个宰牛的公共場所。那些將要被宰的牛全部都被套索套住在畜欄里，所以在这里沒有技术表演可看。唯一使我感到惊奇的事情，就是：馬的力量在和閹牛的力量比較的时候着实惊人。一个人騎在馬上，把套索套住了牛角以后，就可以把牛拖走到任何地方去；这头可憐的閹牛就挖开地面泥土，企圖用力抵抗馬的拉力，在这个办法無效以后，就会用尽全力向一側横冲；可是，馬就立刻轉弯，去承受它的冲力，而且能够这样的坚站不动，以致使閹牛在冲奔到套索的末端处时候几乎会翻倒在地上。当閹牛被拖到那个屠宰地点以后，宰牛人就非常細心地割断它的腿筋，于是就不能够再使它們的身体直立起来；这是一种可怕的景象：地面上鋪滿了牛骨，而那些人、馬和泥土都被血塊沾污了。

4 日，星期日——散步到几个教堂里去，不禁对于这个城市所借此出名的这些裝飾的輝煌情形發生惊嘆。在天主教的礼拜方面，比了基督新教的礼拜方面，更加显得流行着一种热誠表現；如果沒有这种表現，那么現在这种裝飾情形也就不能产生了。这种效果，是由于所有各阶層一律平等的說法而被提高起来的。在教堂的敞开的通廊里，披着鮮艳的披肩的西班牙太太正就在自己的黑奴旁边跪拜下去。

我去参观了博物館；它附屬在唯一的遺留下来的修道院里面。它虽然被居民們尊重为独一無二的博物館，但是十分可憐。晚上，同哈蒙德騎馬出游；我們看見一队貨車初次出發到門多薩去。他們沿途更換拖車的閹牛，日夜赶路；可是，即使采用这种办法，也要走 50 天才能达到目的地。这些貨車很狭長；它們是用蘆葦来編制而成，并且安置在車輪上面；車輪的直徑是 10 英尺。各有 6 头閹牛来拖拉这些貨車；赶車人用一根至少有 20 英尺長的刺棒去赶牛。刺棒平时悬挂在車棚里的頂部，所以应用方便；刺棒的前端尖利〔用来刺前面一对閹牛〕，并且有一个向下突出的小尖刺〔在刺棒的中部〕，用来刺中間的一对閹牛。同时在車上还有一根短刺棒，用来刺一对轅牛。粗粗一看，全套这种赶牛用具好像是作战用的武器。

5 日——騎行了大約 6 里格到平原里去，到一个英国人的农庄上去。这个地区十分平坦；有些地方，由于在溝渠兩側栽植着柳树和白楊，很像是劍桥郡（Cambridgeshire）的景色。一般說来，这是一个空曠的，既有鮮綠色的青草地，又有大片很高的苦菜（sow-thistle）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叢生地(有8—9英尺高)。甚至是道路本身,也被鼷挖掘了洞穴。这种动物的習性是爱好夜間出行的;它的身体構造和南美豚鼠互相近似,生有齧齿,而且在它的后脚上只生三个脚趾;可是它的尾巴則不相同。这种动物所挖掘的洞穴,每年要造成很多高乔人死亡〔因騎行时馬脚陷入鼷洞里而翻倒地上致死〕。据海德(Head)所說,在每个鼷洞里,經常有小鴞借住;在有人騎馬經过这种小鴞的身边时候,它就会極勇敢地凝視着这个人。

6日——今天的时間耗用在購买东西和探听这个地区的地質情况方面。我以为,当貝格尔艦在冬天回到拉巴拉他河来的时候,我就能够在这一个風景不美但是奇特的地区作几次長途旅行。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个出色的商業城市。在那里有很多英国人开設的商店,而且充滿着英国貨物。实际上,这整个城市是我在南美洲所見到的最有欧洲城市外貌的地方。只有下面兩种情形才会使人回想到是眞正当地的特色:第一就是高乔人穿了自己的顏色鮮艳的土布外套騎馬穿过街道的情形;第二則是西班牙太太的衣服裝束。虽然西班牙太太的衣服幷沒有和英国妇女的服裝相差很大,但是它極其优美和簡單。她們在自己的头髮上(头髮被美化地梳理过),戴了一把巨大的木梳;就从这把大木梳那里开始,把一塊寬大的綢披巾圍披在身体的上面部份。她們的步行姿勢是最优雅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沒有看到过她們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嬌媚的背部,不喊出"她一定是多么美丽呀",那么他就会时常感到失望了*。

7日——今天我們在軍艦上盼望开船;可是由于天气惡劣和其他原因,貝格尔艦已經决定要延迟几天开船。晚上,艦長和我一同在果尔(Gore)先生家里吃飯,他是英国代理公使。我們举行了一个愉快的晚会;在这里,我們遇見了陆軍上校哈尔可特·維尔农(Harcourt Vernon);这一个旅行家脫离开了欧洲人的經常習惯到这里来,眞是最稀有的例子之一了。他已經在埃及旅行过,而且有一个强烈的志願:到里約热內盧去观看热帶風景。据他所說,在巴西的壯丽風景里作一次散步,就可以良好地补償他在横渡大西洋时候所受到的困苦了。陆軍上校維尔农現在打算去作一次最艰难的長途旅行,就是要穿过巴姆巴斯草原到利馬去,再从那里到墨西哥,然后回返祖国去。

8日——晚上,到戏院去看戏;我不明白一个字;可是,我以为这个字一定是和其他的語言不同的;它的發音極其淸楚有力。在这里,我們看見西班牙人当中的一个普遍習惯,就是妇女和男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在包厢里,男女坐在一起;可是在正厅里坐滿了男人,而在最高的楼座上則都是妇女。包厢的票价大約是14辨士,或者紙幣2元;而其余座位的票价則一律1元,就是英国貨幣7辨士。

9日——同艦長費支罗伊一起去訪問克拉拉夫人(Donna Clara),也就是克拉克太太(Mrs. Clarke)。这个妇女的过去历史是極其奇特的。她本来是一个美丽的年青妇女,因

* 在查理士寄給他的姊姊卡罗琳的一封还没有發表过的信里(1832年11月)写道:"我們〔指罗勃特·哈蒙德和达尔文〕兩个人通常結伴作陆上旅行;我們的主要的娛乐,就是騎馬馳騁,并且引起西班牙妇女的贊美。我們在看到一个安琪兒式美女在街上滑跌下去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喊道:'英国女人多么笨呀,她們既不会走路,又不会穿衣服!',而且还接着用油腔滑調的'密絲'(英語的'小姐',Miss)的声音連接在'西格諾利泰'(西班牙語的'小姐' signorita)的后面喊着。我应該对妳們大家道歉。要是妳們全体也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来游覽的話,那么妳們就一定会得到很多益处的"。——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为犯了某种極坏的罪而被流放。她在犯人船上被押送出国，半路上就和船長同居起来。在这只船將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緯度地点以前的一些时間里，她就和其余的女犯人暗中策划，要把船上所有的人，除了少数水手以外，全都杀死。她亲手杀死了船長，并且靠了几个水手的帮助，把这只船开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来。此后，她就和一个有相当大的財产的人結婚，現在就繼承了这份財产。大家好像都已經忘記了她的犯罪情形，因为她在看护我国的兵士方面历尽了極大的困难；这些兵士是在作了占領这个城市的不幸的尝試以后（我国的国旗現在高挂在大教堂上面）而受到她的帮助的。克拉克太太現在是一个老迈的妇人；她的臉上生着橫肉，显然她仍旧还怀有着極凶殘的心意。她的最常用的說話是："爵士，我要把他們全都絞死"；"爵士，我要杀死他"。在她有些發怒的时候，就喊道："我要把他們的手指都斫掉！"看上去，这个杰出的老太太好像在說，她宁可来干它一下，而不光是口头上說說。

10日——和果尔先生一同吃早飯；中午回到軍艦上去。晚上，向蒙得維的亞方面航行；可是因为夜里有暴風雨，就抛錨停泊。

11日，星期日——吹着逆風，我們沒有前进好多路。現在每天都是重要的，因为这已經不是夏天的日子了。

12日和13日——風仍旧直对着我們吹来；我們虽然日夜开船，但是行駛得很慢。晚上，風来得猛烈，因此我們又再抛錨。

14日——今天上午我們終于順利战胜了那种不停地吹着的逆風，到中午进入港內。我接到了几封信，是7月25日、8月15日和18日写来的。

15日——整天消磨在城里。

16日——这个地方的办事拖延方法使我耽擱了整个上午的时間。晚上，和哈蒙德去享受了一次草原上的愉快的馳行。我們在回返时候，半路上去訪問一个西班牙家庭。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家知道的一个普遍的習慣，就是年輕的太太們贈送給紳士們一朵玫瑰花；小姐們正以十分优美和文雅的姿势在做着她們的小礼物。同时，那位西班牙太太就依照正規的招待手續，告訴来客說，要把这所房屋看做是他自己的。

17日——又是暴風雨的天气；要是那个永远和拉巴拉他河別离的日子馬上到来，那么我一定非常高兴。

18日，星期日——在軍艦上举行祈禱礼式以后，我就独自騎馬緩行到那些以河流为界的空曠的平原上去。

19日——把自然史方面的标本包裝起来，以便把它們寄往英格蘭。

20日——到山〔綠山〕上去采集标本。在我步行的时間里，我曾經十分貼近地走到兩只当地的大蜥蜴的身旁。这种蜥蜴从鼻端到尾端的体長至少要有3英尺。

21日——在整个一天里，大家忙于把食品和軍需品搬裝进船艙里去；除了在普里茅斯港的时候以外，我从来还沒有見到，甚至在后甲板上面也都堆滿了这样很多的各种东西。我眞感到高兴，因为我焦急地要再到海上去。可是，我怀疑，在我們回駛以前，是不是也会时常發生这种恰恰相反的焦急情緒来呢。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2 日——和哈蒙德先生騎馬到聖大盧西雅河去；这段路程的距离大約是 12 英里，所經的道路通过一个高低不平的青草地。我們在回家的时候，半路上不得不多走几英里，繞行过大片的薊类的叢生地。这些叢生地完全不通行人，因为它們全身都生滿了刺棘，并且互相貼近在一起，有 6 英尺高。在这个地区里，騎行就是唯一的享乐的泉源。

23 日——夜里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庆祝总統繼續当选。我以为，这个舞会可說是当地所能發生的最使人愉快的一幕了。居民們在这些情况下，就希望来显示出自己的衣服华丽；这种希望未免是太过分了。太太們則將不顧一切犧牲来滿足这种欲望。舞会里的音乐演奏得非常緩慢，跳舞虽然是最正式的，但是也有很好的优美姿态。这次舞会是在戏院里举行的。厅堂里的安排情形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每一个不是眞正給跳舞者們占有的部分，都完全开放給最低的社会阶層人民，所以在所有的包厢走道上，楼座的背后部分，都站滿了各种願意来观看的人們；好像任何人从来都甚至不会想像到，在这些部分里会發生这种秩序混乱的行为的可能性来。在这一类庆祝晚会里面，英国人的習慣就多么的不同呀！

24 日——到戏院里去，观看歌剧“謝耐倫托拉”*。

25 日，星期日——和帕雷先生騎馬到拔特拉斯村 (Las Pietras，硬石村)去；这是一个优美的小村庄；这个村名来源是因为有几个形狀奇特的岩石。如果在这一帶地方，一个村庄拥有一打 (12 株) 無花果树，并且位在普通平地以上 100 英尺的高处，那么就有人有把它叫做优美的村庄了。

26 日——軍艦在中午拔錨駛行，可是到夜里仍旧沒有离开蒙得維的亞而停泊下来了。这次延迟情形引起了軍艦上的苦痛的一幕。在上午时間里，岸上的气温升高得太大，远远地超出了热帶地方的气温，使人难受。我充分相信达尼耳 (Daniell) 先生所断定的說法是事实，就是：日光下的温度和大气温度的差数，随着緯度增高而也增加起来，并且比了温度降低情形有更加大的比例。因此，在把温度計曝晒在倫敦的日光下的时候，它的温度实际上就要比曝晒在赤道地区的日光下的时候上升得高些。同时，这种情形还証明了：所有气候区的景象多么完全依賴于平均气温。今天的天气本来是美好的，可是气压計却預告要發生变化，所以我們就在一个風平浪靜的时候拋錨，并且取除了我們的上桅。这的确不是白費心計，在夜間 10 点鐘以后不久，風暴就向我們猛攻，而且整夜不停地吹来。

27 日——上午天气很坏，但是下午轉好，我們沿河向上游急駛 30 英里，以便去汲取淡水。拋錨在一个叫做聖大馬丽亞的地方的峭壁附近。

28 日——天气美好；可是，昨天的順風到現在轉变成了逆風。我們开船航行，直向聖勃拉斯灣而去。我們本来約定要在本月 20 日去和那兩只双桅縱帆船会面。在和它們会面以后，我們就要向前一直赶程到火地島去，所以我們再也不能浪費去这些宝貴的、有長时間的白天的日子了。謝謝我們碰到了好运气，这座山〔綠山〕終于退走不見了。我眞誠地相信，我們可以在几个月里不再看到它的輪廓。

* 謝耐倫托拉(La Cenerentola)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 (Rossini, 1792—1868) 所作的歌剧，在 1830 年演出于倫敦市的修道院广場戏院(Covent Garden Theater)——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9 日和 30 日——美好的日子，海面平靜，而且有良好的順風；人心还能够有什么更加大的欲望呢？

12 月

聖勃拉斯灣——特塞多港——火地島

12 月 1 日——晚上，天气看上去在惡劣起来；果然在第一次值夜的时候，有强烈的風吹来；突然又再变得風平浪靜；水手們把这种情形叫做“無風”(Doldrums)。

2 日，星期日——天气多云，有强烈的風。

3 日——夜里，我們停泊在离聖勃拉斯灣的进口处不远的海面上。那兩只双桅縱帆船就停泊在不多几英里的地点。惠克哈姆先生到軍艦上来，报告他們兩只船一切平安。他們已經从巴伊亞布蘭卡那里作了一次良好的航行；可是在这个月里，他們已經在測量这些海岸，却遇到了很惡劣的天气；只要有一些風吹来，就立刻升起凶險的海浪来。关于聖勃拉斯灣的情况报告是这样的坏，因此我以为，我們將不再駛进这个海灣里去。

4 日——我們駛行到双桅縱帆船旁边去；这兩只船和貝格尔艦双方極其活躍地进行了一切必要的事务。上午的时間由于听取和講述我們別后所遇到的各种情形而極其愉快地度过去了。可是，这兩只双桅縱帆船所測量过的这段海岸，好像比了巴伊亞布蘭卡那里的海岸，更加沒有意义。以后三个月的工作指令如下：惠克哈姆先生，要在利佛尔号船上測量了內革罗河以后，駛行到巴伊亞布蘭卡去；于是立刻回轉，和斯托克斯会合在一起；而斯托克斯則將在这里附近地区进行測量。此后，他們就要一同航行到特塞多港去；最后这兩只小型的船將从这个地点一直測量到內革罗河。貝格尔艦將在 3 月里在那里和它們会面。在这 3 月份里，通常有很强烈的暴風雨，所以我們整个艦队就打算安居在这条河流里。今天全体軍官都一同在下級軍官室里吃午飯；在午飯后不久，貝格尔艦就开始航行了。現在我們正伴着沙沙的風和一弯明月，向着合恩角后面的納沙烏灣 (Nassau Bay) 飞駛而去。

5 日和 6 日——在这兩个愉快的日子里，我們向前滑行着，但是速度很緩慢。我已經在考察几种小甲壳綱动物；当中有多数动物不仅是屬于新的屬，而且也是極其奇特的种。

7 日和 8 日——天气良好，微風。

9 日，星期日——有很不規則的風暴，南方的天气一定已經很惡劣，所以我們幸亏能够躲避开它。

10 日——强烈的風；中午，我們到达了特塞多港的稍南处。

11 日——气压計已經提供了关于天气要發生变化的明显的警告。今天的日子正是我們第一次尝試駛出英吉利海峽的一周年；而且就在那一天，我們遇到了西南方面吹来的猛烈的風。我認为，这个集团是完美的，不过不十分使人滿意；在这兩天里面，我的胃臟明显地宣告它原来是陆栖的，不喜爱海水。

12 日——繼續吹着强風；到中午时候，突然轉变成为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最猛烈的風暴。幸亏我們已經預先良好地注意到了它，船面上的各种用具都已經收叠好了，軍艦向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停駛下来；去察看風暴的行进情形，时常会使人感到兴趣。烏云具有着它的上升的栱形，它表明出風所經过的路綫；此后出現了一道白色的激浪，它一步步接近过来，一直到使軍艦發生傾斜为止；同时可以听到風暴在嘯叫着穿过索具。在最近不多几天里，气候發生了完全的变化。气温波动在 45° 到 50°F 之間，而空气具有一种像英国冬天情形的使人緊張的感覺。可是，最有趣的事情却是：在7点半鐘吹号笛放下吊床的时候，仍旧可以看得清楚，而太陽还在地平綫以上繞行着同样的路綫。在过去 15 个月里，我还沒有看到过这种景象。

13 日——晚上，風轉变了方向，并且变成順風。可是，我們現在却位在兩天以前所处的地点更北几里格处；这都是那些不吉利的西南風所造成的。

14 日——輕微的方向不定的風，大都是逆風。

15 日——濃霧籠罩；各种东西都企圖要把我們的航行路程加長。今天晚上，从甲板上剛巧可以看見麦哲倫海峽的南岸低地。

16 日，星期日——我們到火地島的海岸，略微靠近聖雪巴斯頓角(Cape of St. Sebastian)的南面；此后改变我們的航綫，沿着离开海岸不多几英里的路綫前进。貝格尔艦以前还沒有来到过这个部分，所以这对大家都是新地方。我們起初不知道这里究竟有沒有土人居住，后来由于看到了通常的火烟信号而立刻肯定有土人。不久，我們靠了望远鏡的帮助，能够看到岸上有一队有些分散的印第安人，他們显然在很有兴趣地观看我們的軍艦。他們一定因为看到了軍艦，而立刻燃起了火堆；可是，我們还不能知道，他們燃起火堆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傳遞消息，还是要引起我們的注意。風力稍强，我們沿岸下駛了大約 50 英里，于是因天夜而停泊。这一帶海岸的地势不高，但是由某种近代岩石的水平地層所構成；这种地層在很多地方形成險峻的峭壁，面临着大海。还有很多傾斜的河谷把它分割开来；在这些河谷里，長滿了青草，并且散布着叢藪和树木，因此显現出一种使人愉快的景色来。天空陰暗，大气不透明，否則有些地点的風景一定是优美的。在南方的远处，有一道高聳的山脉，它的峰頂在閃耀出白雪的反光来。我們正停泊在聖保尔角(St. Paul's Head)的南面。

17 日——軍艦在昨天夜里因为停泊在沒有掩蔽的海面上，所以左右搖摆得很厉害，以致我得不到一些舒适。在白天，大約〔上午〕3 点鐘的时候，我們拔錨，乘着順風，沿岸前进。在聖坡里薩尔坡港(Port St. Policarpo)，海岸地区的地势發生变化；滿披淡棕色森林的高山代替了北面水平地層的地方。在中午以后不久，我們繞行过了聖第埃果角(Cape St. Diego)，并且駛进了著名的勒美尔海峽(Straits Le Maire)。我們遇到强烈的風和海潮；可是，卽使是这种照顧，也很容易使人料想到，如果兩种自然力量彼此对抗的时候，就会有多么凶險的海浪出現。这一种海浪所造成的运动是非常使人討厭的；它被叫做"沸水鍋"(Pot boiling)；当海水沸騰着的时候，激浪就不規則地翻过軍艦的兩側。我們总是貼近着火地島的海岸边前进；这时候在云霧当中，隱現出了严峻而不好客的斯塔騰島(Staten land)的輪廓。下午，我們就停泊在好結果灣(Bay of Good Success)；我們打算在这里停留几天。在繞过北面的进口处的时候，有一群火地島人在监視着我們；他們高坐在一座突出于海面上的悬崖上面，四周都有森林圍繞着。当我們駛經他們旁边的时候，他們就跳躍起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来，揮舞着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开始發出响亮的高叫声来；他們就这样繼續了很長时間。这些人跟随着軍艦一起到港口里去；在天色剛將黑暗以前，我們又再听到他們的叫喊声，而且立刻看到他們在棚屋的門口燃着的火堆；这种棚屋是他們搭盖了用来宿夜的。在午飯后，艦長上岸去探看一个水源地点；于是，我略微看出，这个地区在和北半球的相当的气候帶的地区比較之下，显得有多么的不同。我以为，能够停泊在像火地島这样荒僻的地区，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們現在所駛进来的这个港灣的名称本身〔好結果灣〕，使人發生一种思想，就是要去作一种新發現的航行。有一个更加特殊的情形，就是这个地方具有紀念性質，因为它是艦長科克第一次在这海岸上停留的地点，而且邦克斯（Banks）先生和索朗德尔（Solander）博士曾經在这里遇險*。好結果灣的港口是一个良好的水面，周圍都被頁岩的低山脉所环繞着。这些山通常成圓形或者馬鞍形，很像在北威尔士的較不荒野的地区里所看到的山形。它們显著地不同于北威尔士的山的地方，就是差不多直到山頂上都滿布着極厚密的常綠的森林。在上次航行时候，艦長費支罗伊是在冬天到达这里。他說道，那时的森林風景也同样是淡棕色的，但是在山上較多了一些雪罢了。气压計上的度数以前很低；今天晚上，它突然上升了 $\frac{3}{10}$ 英寸，因此現在夜里正有狂風吹来，并且下着雨，同时有猛烈的暴風从山上向下扫到我們軍艦上来。有一些人会得明白我們在这里的感觉；这些人曾經在火爐边圍坐着的时候，听到風雨敲打窗戶的声音，而發生过这种舒适的感觉。这时候要是在寬广的海里，我們就一定是凶多吉少了；因此我們也像过去其他的航海家們一样，有充分的理由来把这条港灣叫做好結果灣。

18日——艦長派出一只小船，运送一队軍官去和火地島人互相交談。当小船一达到那个可以听見人声的地方时候，在对面的四个火地島人中間，有一个人就迎着我們走来，并且开始热烈地高叫起来，同时指点給我們一个良好的登陆地点。他們的妇女和小孩都已經隐藏到别处去了。当我們上岸的时候，这些人好像感到有些惊慌，但是仍旧繼續談話和做着非常迅速的手勢。这的确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最奇怪和有趣的情景了。我眞想像不到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間的差异有多么巨大。这种差异竟比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間的差异更加大些，因为人类还具有一种巨大的改进能力。那个主要的講話者是一个老年人，看上去是家族的首長；其余三个人則是年輕力壯的人，身長大約有6英尺。从他們的衣服等等看来，他們好像是戏院舞台上演出的"魔箭"剧**里的魔鬼們的代表。在这个老年人的头上，戴着一只白色羽毛所扎成的帽子；他的黑色長髮沿着这只帽向下披散在面孔周圍。他的皮膚显現出灰暗的赤銅色。他的臉上，有一条寬闊的紅色顏料的橫帶紋，从左耳到右耳，而且連上嘴唇也被塗沒了；在它的上面，还有一条白色帶紋，和它平行，因此甚至連眉毛和眼瞼也都被塗沒了。唯一的衣服就是一种用羊駝皮做成的斗篷，駝毛披露在外面；他們时常把这种斗篷單單甩在自己的肩头上，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是裸露着的；因此

* 参看科克的航行記，第1卷，第4章。当时邦克斯先生和索朗德尔博士連同其余七个人，尝試要穿行到內地去；到夜里，天气突然变得非常寒冷，有兩个水手丧失了生命；索朗德尔博士也受伤，仅仅逃出了性命。又参看后面12月20日的日記。——原書編者注。

** 魔箭（Der Freischutz）是德国作曲家韋柏（Karl Maria Weber, 1786—1826）所作的歌剧，在19世紀20年代享有盛大的声誉。——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們就一定要完全赤身裸体。他們的态度眞有些卑賤,而面部的表情又是猜疑、惊惶和恐惧。在我們送贈几段深紅的布給他們以后,他們立刻就把布圍繞在自已的头頸上,于是就和我們結成了好朋友。友情的表示是这样的:老年人走过来拍击我們的胸部,并且發出一种声音,好像是人們在喂飼小鷄的时候所發出的声音。我和那个老年人一起走着,他又再几次用这种拍击方法来表明自己的友情。最后,他在我的胸部和背部同时用手掌重拍三下,而且还發出最奇怪的声音来。此后,他露出自己的胸膛来,也要我用同样的方法来答礼;我就照样做了,于是他好像感到非常高兴。他們的語言还不应該被称做音节分明的語言。艦長科克曾經說道,这种語言好像是一个人在嗽口时从喉嚨里發出的声音;而且在这种声音里面还杂有另一种嘶嗄声,好像是一个人在尝試要吶喊时候所發出来的;还有第三种声音,好像是在赶馬时候从嘴角里所發出的特殊声音。如果想像到这些声音,再加上少数和它們混杂在一起的喉音,那么任何一个欧洲人就可以希望得到一种和他們的語言近于相似的声音了。他們的主要的欲望就是想得到刀子;他們就这样来表示它:他們做着好像在自己嘴里咬着一塊鯨魚的脂肪的样子,并且还假裝要去切开它而不是撕开它的手势。他們用連續的悲哀的声調来把刀子叫做"庫契拉"(cuchilla);大概这是一个西班牙字的訛音。他們很会得摹仿别人:如果有人一咳嗽、打呵欠或者做出任何一种奇怪的动作来,那么他們立刻就摹仿起他来。在我們的軍官当中,有一个人斜起眼睛,并且扮着猴子般的臉色表情来;同时,就有一个年青的火地島人(他的臉部塗滿了黑炭,只有一条白色綫条横过他的双眼),照样成功地扮起了使人更加可怕的怪相来。当〔我們〕一唱起歌来的时候,我想他們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倒地不起;他們在看到我們跳舞的时候,就發生出同样的高兴得惊奇的情形来,而且立刻也开始亲自跳起华尔茲舞来,还伴着我們的一个軍官同跳。他們知道槍的用处,并且非常害怕这些槍,所以沒有办法可以引誘他們去把一支槍握在自己的手里。琴米·白登也和我們一同乘小船登陆;看到这些土人对琴米所采取的举动,使人感到有趣。他們立刻就看出他和我們之間的差别,并且彼此互相为了这个問題而談了很多的話。那个老年人对琴米作了長时間的高声演說;据琴米說,那个人在邀請他留下来和他們在一起;可是,他們的語言很不相同,所以琴米同他們談不下去。他們的衣服和外貌旣然有这样的可憐,可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还要可憐得多。他們的食物主要是蝛(limpet)和貽貝(muscle),并且同海豹和少数鳥类一起吃食;他們一定也偶而捕捉到一头羊駝。除了弓箭和長矛以外,他們好像不再有其他的财产了。他們現在的居留地点,是在崖石的突出部分旁边的少数灌木下面;在这里就沒有办法去避雨擋風;可是現在正当夏季的中期,天天下雨,而且每天还有一些雪雨下降。这里的几乎不通行人的森林,向下一直分布到海边的高水位的界綫,所以可以住人的陆地簡直是减縮到了海灘边的大岩石了;在这里的退潮时候,不論是夜里或者白天,这些可憐形狀的生物就去謀取食物来生活。我相信,卽使找遍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也不会再找到比他們更加低等的人来了。南海各島的土人就比他們要文明些;而爱斯基摩人,虽然居住在地下土屋里,也可以享受到一些生活上的舒适。在午飯以后,艦長又再去訪問火地島人。他們接待我們,比了上次較少猜疑,而且还携帶了自己的胆小的孩子們来。他們注意到約克·明斯特尔(他和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我們一同上岸)，也像上次对待琴米的情形相同，并且說他应該刮一刮臉，不过在他的臉上还不到20根髭鬚，而同时在我們大家的臉上却已經長滿了蓬乱的髭鬚。他們研究了他的皮膚顏色，并且在干了这件事以后，还来察看我們的皮膚顏色。〔我們中間有一个人〕露出了一条手臂，他們〔看見了它的白色〕就表現出極大的惊奇和贊嘆。他們的全部行为，正是这样的一种惊奇和摹仿的奇特的混合物，因此使人感到最可笑和最有趣。有一个身材最高的土人，很高兴讓別人来察看他并且去和我們的高个子船員来比較高低；在进行比較身材的时候，他無論如何要設法选擇一塊較高的地方站着，并且还踮起脚尖站起来。他張开了嘴，露出他的牙齿，并且掉轉自已的臉向一側探望；显然無疑，他今后一生里將成为自己部落里的出色的美男子。我們当中有兩、三个軍官的面貌較其余的人漂亮，而且身材也較短(虽然也留着一部大髭子)；我們以为，那些土人把他們錯看做了妇女。我希望，他們会来依照我們所假定的例子，并且产生出他們的"妇女們"(squaws)来。晚上，我們就和这些極好的朋友分別；我以为，他們是幸福的，因为跳舞和"嬉戏"有时也接近于体力的鍛煉。

19日——我決定要設法穿进到这个地方的內部去。在这里沒有一塊平坦的地面，而且在所有的山上都密集地長滿了森林，好像是完全不能通行的。树木有这样的互相貼近和它們的树枝生長得有这样的低下，以致使我發現，甚至在槍彈射程的距离里，要找出我的通行路綫来也是極其困难。因此，我只好沿着一条山溪的水流前进；起初，由于溪边有瀑布和倒下的死树，我很难向前爬行过去；可是不久，这条河流的河床变得比較寬广起来，因为有洪水經常冲刷它的兩岸。我在1小时里面，繼續沿着水流前进；由于風景壯丽而使我这一番辛苦得到了补偿。峽谷非常深暗，完全和到处可以看到的地震痕迹互相符合。处处都散布着巨大的形狀不規則的岩塊和倒下的树木；还有一些树木腐朽，并且还有些树木則就要倒下去了。要使这幅風景变得完美，就必須添加一群山賊在里面。就在这个地点，一个水手(他伴着我在一起)和我，如果握着武器和穿着粗陋的衣服，那么也就可以和周圍的野蛮的壯丽景色取得合格的一致了。我們繼續上山，一直走到一处地方，我以为这地方一定是山洪所冲成的道路；于是沿着这条道路爬上一个相当高的地点。这里的風景是宏偉的，但是不太美丽如画，整个森林是由南極山毛櫸(antarctic beech)所構成(文特尔玉桂树和赤楊树比較稀少)。这种树木是常綠树，但是它的叶子顏色是淡棕黃色，因此整个風景就显得是單調的陰郁的样子；即使有太陽光綫照射，也不能够使它显得生气蓬勃。在这个最高地点，森林不算十分厚密；可是，树木本身虽然不高，却有相当的濃密。它們的弧形的弯曲的树干，被地衣所复滿，因为在它們的树根上生滿了苔蘚植物；实际上，整个森林底部就是泥沼地，除了生長蘆葦和各种苔蘚植物以外，就沒有其他的植物了。無数腐爛的和倒下的树木，使我回想到这好像是热帶森林的景像。可是，在这里的靜寂的密林当中，死神的权力要比生命的权力占有优势。当我在向四周环視的时候，我經历到一种愉快；在知道了以前还沒有人来游历过这个森林部分的时候，这种愉快的程度就更加增加起来。

20日——我非常急切地想要攀登到某一座高山上去，以便采集高山植物和昆虫。我昨日所攀登了那一部分山坡的山，是最近的一座山，所以艦長費支罗伊認为，这座山一定是以前邦克斯先生所攀登的那一座山，可是那一次就使他的一队人牺牲了兩条生命，而索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朗德尔博士也險乎遇难。我决定沿着那条山溪的一条支流前进,因为即使这样,只要有一次雪暴襲来,也就会發生使人丧失生命的种种危險。爬山的困难是很大的:因为死树和活树的树干非常貼近,所以在很多地方,还必須把死树推倒,以便打通一条过道。此后,我找到一个比較空曠的地方,并且繼續沿着那条小溪前进。最后,这条小溪縮小得沒有了;可是,我在爬到一棵树上以后,就用罗盤定出了山頂的方位,所以就这样采取了直綫方向朝上行进。我想像到,如果我愈爬得高,那么上山的路也愈加容易走;可是,情形却恰恰相反。那里的树木由于受到風吹的影响,都生長得不到8—10英尺高,而且它們的树干又粗又非常屈曲;我不得不时常跪着爬行上去。最后,我到达了我所想像到的那片綠色草地;可是,又再使我大失所望,原来它是一片密集的小山毛櫸林,这些树木的高度大約4—5英尺。它們彼此紧密地生長在一起,好像是花园里作为綠籬用的冬青树。在一連很多碼長的地方,我的双脚一直都沒有踏实在地面上。由于看到了那些有地衣复盖的岩石,我就高兴得高呼起来,不久也就到达了山頂的本身上面。風景十分美丽;斯塔騰島和附近各山的景色特別美好;好結果灣和小貝格尔艦就紧靠在我的下面。在攀登到裸露的山頂上去的时候,我曾經走近到兩头羊駝的身旁;而且在我步行的时間里,也看到过几头羊駝。这些美丽的野兽从它們的習性方面看来,确实是高山动物;而且从它們的野性方面看来,它們也很配合于这周圍的風景。我以为,羊駝的动作眞是优美到了極点,而沒有其他动物可以和它們作比拟。它們开始采取緩馳方式跑行;后来在經过粗糙的地面时候,它們就好像有十分經驗的獵人一样奔冲过去。它們所發出的叫声非常特殊,有些像是馬駒的嘶鳴声。有一条山脊把这座山和另外一座位在几英里远的山連結在一起,那座山更加高得多,因此在这里甚至还可以看到有雪积集在它上面;因为天色还不晚,我决定走到那里去,并且沿路采集植物。在我离开这座山以后一些时候(艦長把这座山叫做邦克斯山),从軍艦那里有一队6个人也爬登到这座山上来,不过經过了更加困难的路綫;可是,在下山的时候,他們發現了一条比較容易走的路綫。在兩个半鐘点的步行以后,我就走到了那个远处的高峰的頂上;原来它是附近地区里面的最高地点,河水就从山的相反兩側流到不同的海里去。这幅風景是壯丽的,并且使我的疲乏获得了良好的补償。我可以望見全部構成勒美尔海峽东部的陆地的地峽;可以看到从聖第埃果角一直到远处的西北的海岸;整个位在这兩个海之間的內陆地区,使我感到多么極大的兴趣。在南方是多山的、有厚密的森林的地区,而在北方則是一片平坦的沼澤地区;在最远的西北部分,有一片海水区域,而这个区域正是我們今后要去測量的地方。西南角上的天空显得陰沉,因此我就担心在享受这一个多么荒野和多么荒僻的地区的景色方面已經耽擱了很長时間。在以前邦克斯爵士攀登这里的某一座山的时候,正当1月中旬,就是相当于我国的8月份,的确那一个月里的气候有相当的热,可是甚至在这个季节里也会發生雪暴,所以他們所遭遇到的不幸,正是难以解释的。雪正堆集在这些山的西南西方面(E. S. E.)的山坡上面,寒風刺骨,不过在下風方面的山坡上,空气就干燥和使人感到舒适。在岩石山脊和森林之間,有一个泥炭土的地帶;我的大部分路綫都要从这个地面上通行过去;可是由于依照了羊駝所經常踐踏出来的正常的道路前进,所以就几乎完全避免去了一切困难;由于沿着羊駝的通行路綫走路,我就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以很短的时間达到森林那里，于是又开始了最艰苦的、穿过它的密集的叢薮的下山行动。我采集到了几种高山植物的花；这当中有几种花是極其微小的，也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这次爬山行动使我感到眞正十分的高兴。

21日——下午4时，貝格尔艦拔錨开行；这显然無疑会使这里的火地島人發生悲伤。就在我們和他們見面的那个晚上，他們全体离开我們而去，但是昨天他們又回到这里来，增多了土人的人数；这些土人極可能是想要来乞討"庫契拉"〔刀子〕的。我們繞行过好結果灣，接着有微風吹来，海面变得有雾。这样平静的海面和空气，眞会使那些認为这里是風和水在作永不停止的交战的地区的人們發生惊奇。

22日——上午，观察到有良好的东方在加强起来；这次东風差不多好像奬劵中奬那样的幸运和稀有的事件。我們不久駛行到巴尔耐維尔特島(Barnevelts I.)；此后，又經过石峰林立的欺詐角(Cape Deceit)；大約到下午3时，繞行过那个曾經受到暴風雨摧殘的合恩角。傍晚，海面平靜，天气轉晴；我們欣賞着周圍島嶼的优美風景。这里的各山的高度，从700—800英尺到1,700英尺都有；它們一起構成一条宏壯的不規則的山脉。可是，合恩角好像要勒索一笔买路錢，因此在夜色將临以前就直接朝对着我們送来了一陣大風。(23日)貝格尔艦完全收下了帆，良好地对付了这种恶劣的天气，因此在無法躲避到下風方面去的时候，使它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24日——今天上午，合恩角就在我們的迎着風向的船头前面。我們看見了这个著名海角的眞正面目：它的四周蒙着一層薄雾，暴風雨正在它的模糊的輪廓四周圍攻着。大塊的烏云在天空里旋轉着疾駛过去，暴風雨挾帶着冰雹非常凶猛地向我們扫蕩过来，因此艦長就决定躲避到棚屋港(Wigwam Cove)里去。这是一个安静的小港灣，位在斯宾塞角(Cape Spencer)背后，并且离开合恩角也不远。于是我們就在这里停泊在安靜的平滑的水面上。每隔5分鐘，山上就有猛烈的暴風(puff，或者叫做whyllywaw)向下刮来，好像它們会把我們吹走开这个水面似的；只有这些暴風才使我們回想到暴風雨正在港灣四周瘋狂地扫蕩着。

25日——今天是聖誕节；天空到处陰云密布；水手們都預料这是一个大暴風雨的日子；因此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們仍旧停泊在这里。棚屋港是在汉米特島(Hermit I.)上面。它的位置就被卡特尔峰(Kater's Peak)所标明出来；这座山峰是海拔1,700英尺的險峻的圓錐形高山；它就从海灣的一边向上升起，并且高临在那里。在早飯以后，沙利文、哈蒙德和我就出發去攀登这座山峰。山坡非常險峻，所以我們爬得非常疲乏；有些地方生長着密集的南極山毛櫸。从山峰頂上远望，就可以获得一个关于附近各島嶼和远处主要陆地方面的良好的地理上的概念。这些島嶼大概就是安第斯山脉的終端了；这些山頂仅仅是上升在大洋的上面。我們在环望着这个不好的地区时候，都很难相信会有人类在这个地区里生存下去。在我們回到軍艦上的时候，就有人告訴我們說，他們曾經从軍艦上也望見了爬山的我們。我們知道，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因为貝格尔艦停泊在港灣的出口处，正緊靠在一个高聳的山峰下面，而卡特尔峰还在这个山峰背后哩。因为大家确实說，看到过有一些人爬过这座山上的岩石，所以这些人必定是火地島人了。从他們的地位上，我們的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队人都可以被看到。他們的惊奇的感覚一定是多么大呀。在用槍向山洞里射击野禽的时候,整个棚屋港都發生了响应;我們三个人还發出尖叫声来,以便听取到回声;沙利文把大石塊从峭壁上面翻滚下去,自取其乐,而我則用自己的地質槌等向岩石上急速地敲打个不停。他們一定会把我們当做是主宰黑暗的神仙;不管怎样,他們一定是駭怕得躲藏起来了。棚屋港是經常有船只来停泊的地方;这个地名是被华德尔(Waddel)先生所命名的。这位先生(chanticléer),同着艦長福斯脫(Forster),曾經在这里停留过几个月;在这里还留存着他們的帳篷的遺迹;他曾經在这里做过揮动鐘摆的試驗。

在太陽下山的时候,天空好像有变坏的样子。在半夜里,水手們跑到甲板上面去,再抛下一只鉄錨,因为可怕的暴風又吹来了。

26日——天气仍旧变化不定,使人感到極其不愉快;山上在降着雪,而河谷里繼續不断地下雨和刮風。白天的气温大約是45°F,而晚上的气温則下降到38°F或40°F;因为天空里經常有陰云,太陽光很难發生很大的力量。如果考慮到現在是夏季的中期,这里的緯度差不多和爱丁堡的緯度相同,那么这里的气候是特别不同的了。甚至在晴天,这里也有一陣陣雨或者夾雹的暴風雨襲来,所以在这里的岸上沒有一处是干燥的。

27日、28日和29日——在这三天里面,天气十分惡劣,下了很多雨,还有西南方来的狂風;这眞是我們的巨大損失。昨天,艦長去查看汉米特島背后的那些由很多島嶼所構成的海灣。我伴随他一同去;可是,天气陰湿和寒冷刺骨,甚至动手划船也很难受。我們爬上了某一座山;这座山照例向我展示了陆地的裸露情形。

在大多数的港灣里,都有棚屋;在有些棚屋里,最近曾經有土人居住过。这种棚屋(或者叫做火地島草屋)的形狀很像是田野里的干草堆,大約有4英尺的高度和圓周長度。只要耗費1小时的劳动,就能够搭盖好一个棚屋,因为它單單是用不多几根大树枝架成,并且完全用青草、蘆葦等复盖起来。因为貝壳类軟体动物是土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在任何一个地点很快就会被捕食完尽,所以土人就必須經常要迁移居住地点,因此也就只好把这些住屋修筑得这样非常可憐了。可是,显明可知,过了几年以后,土人又再輪流居住到同样的地点来。这种棚屋通常被搭盖在一个用貝壳和骨塊所堆成的小丘上;这个巨大的貝壳堆的重量有很多吨。野芹菜、西洋山萮菜和其他植物总是生長在这种肥料堆上面,所以甚至从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根据这些植物的較鮮明的綠色,来指明出一个棚屋的位置来。

在这里的海面上,栖居着很多奇异的鳥类;当中有輪船鳥(steamer)很受人注意;它是大种的雁,完全不能够飞行,只会用自己的双翼扑打水面前进;它的名称就是因为这种扑打水面的習性而得来的。在这里还有很多企鵝;它們的習性很像魚,它們在水面下所耗費的时間很多;即使浮到水面上来,也很少露出自己的身体,而只是探出头部来;它們的双翼仅仅被短羽毛所复盖着。因此,有三种鳥,它們的双翼除了飞行以外,还有其他的用途:輪船鳥的双翼当作槳,企鵝的双翼当作鰭,而鴕鳥則把自己的双翼張开来当做受風的帆。

30日——仍旧停泊在原处。

31日——最后,太陽在适当的时間显現出来;我們进行了观察;因为看上去天气不十分坏,于是我們就航行到海面上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III] 1833年

1月

火地島

1月1日——在今天和以后几天里，我們遇到中等的、总是西南方面来的風；我們大家認为，在这样多天的坏天气以后，至少有几个晴天会出現；果然西南風暂时停息下来，而东方来的輕風吹来，这使我們高兴得欢呼起来。可是，就在兩小时里面，东風轉到了北方，于是又从西南方吹来了强烈的風暴。这时常是連帶着經常的陣雨和巨浪同时到来。現在(2日，3日)，我們在經过了四天的搶風前进以后，还很难走上1里格路。怎样能够去想像到更加討厭的、要耗費很多时間的路綫呢？貝格尔艦在駛經第埃果拉米烈茲島(Diego Ramirez rocks)的上風处的时候，曾經破例来了一次良好的駛行；当时把中桅帆和其他的帆完全收縮下来，因为有一个巨浪卷来；同时立刻把船头掉轉迎着風向，它走了$7\frac{1}{2}$海里的路。

4日—9日——在所有这几天的宝貴时間里，我們总是日日夜夜逆对着西風行駛。我們前进的緩慢原因，就在于海流时常繞着海岸流动，而我們在逆对着强風和巨浪搶風前进时所能够获得的一点成績，就被这海流的力量抵消去了。在經过伊耳德丰索斯島(Ildefonsos rocks)以后，風势强烈，因此在24小时里面，我們只是稍为移动到了这个島的向風处罢了。此后，風就經常从西南方面吹来，帶来很多雨；我們就被漂流到了南緯57°23′的地点。在8日那一天，根据水手的用語說来，强烈的風暴吹来了(这是我們第一次遇到)；可是，貝格尔艦眞是这样优良的一只海船，所以它沒有發生大变化。今天(9日)，天气略微轉好一些；可是現在，風仍旧是从老方向吹来。我們在上月21日繞行过合恩角；从此以后，我們总是或者停泊下来等待好天气，或者逆風前进，去抵抗坏天气；而到現在，我們的确是大約在相同的距离处，就是离开目的地仍旧有一百英里的路程。可是，現在的主要差别，就只在于到了南方，而不是在以前的东方罢了。除了由軍艦前后顚簸而遭受到时間上与必要的舒适上的严重的極大損失和經常性的潮湿与寒冷的苦痛以外，我簡直沒有得到一小时停止發生暈船毛病的时間。我不知道，这种坏天气究竟还要延長到什么时候；可是，我确实地相信，我的精神、忍耐力和胃臟再也不能支持多久的时間了。

10日——又是西南方来的暴風。

11日——很强的風，还加上猛烈的風暴；采用了張滿所有的帆的办法，我們向前直駛到离开克利斯馬斯海峡(Christmas Sound)1英里的地点。这里的凹凸不平的險峻的海岸，因为有一座高山而出名；这座高山的形狀像城堡，被艦長科克命名为約克·明斯特尔山。我們只是望見了它，而且感到失望，因为当时有一陣猛烈的風暴襲来，迫使我們收下一部分船帆，回停到海面上去。可以得出关于开闊的大洋的怒濤的威力的观念如下：拍岸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浪的浪花的霧幕被举升到了一座一定有200英尺高的悬崖上面。

12日——大風和很多雨；夜里風势加强成为眞正的暴風雨。艦長恐怕風会把完全收縮下来的主要的中桅帆吹走。此后，我們繼續單單靠了斜桁縱帆和暴風帆来行駛。

13日——大風沒有减小；如果貝格尔艦不是一只精良的海船和我們的船具發生損坏，那么我們的处境一定很困难了。即使較小的暴風，也已經会把一艘良好的軍艦的桅杆吹断，使它浸水而沉沒。这件事情的最坏的方面，就在于我們不能够正确知道自己所处的地点。时常可以听到軍官們反复向守望的人喊出一种極不愉快的声音来道：仔細看淸下風向方面。我們的視綫都被狂風所吹起的浪花限制在一个狹小的范圍里。海面显出一副凶相，出現这样众多的泡沫，因此眞好像是一片陰慘的平原，上面有一个个被風吹集的雪堆。当我們正在干着極其困难的工作时候，看到信天翁(albatross)展开寬大的双翼，迎着風向滑翔过去，感到非常有趣。

中午——到中午时候，暴風雨到达了它的頂点；我們开始受到痛苦；有一个巨浪翻滚到我們的船上来，后甲板上的小船的后吊索吹走了；于是他們拿来一把手斧，不得不馬上把一只美观的鯨魚船的纜索斫断而弃去它。这一个巨浪使我們的甲板上灌满了这样深的海水，因此如果接連又来一个巨浪的話，那么它的結果就不难使人猜出来了。在这样大批的海水上船以后，甲板上的混乱情形达到多么大的程度，这是很难使人想像到的。最后，把船侧的圓窗打开，使水瀉出，軍艦方才又再向上浮起。晚上，風势减緩，我們駛向斯宾塞角(在棚屋港附近)，并且疾馳进海灣里去，停泊在假合恩角(False Cape Horn)的背后。因为天色黑暗，所以很难找到适当地点；可是，因为水手和軍官由于满身是水而疲乏透頂，所以鉄錨就"馬上拋下"到47噚[282英尺]的难有的深度处。在这样長久地卷进了敌对的自然現象的轟鳴声里以后，我們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在平靜的水面上的生活享受。这种情形并不是普通的，因为艦長費支罗伊也認为，这是他从来沒有遭遇的最坏的風暴了。自从我們繞过合恩角以来，到現在已經有24天，总是遇到惡劣的天气，而且我們現在还沒有离开合恩角20多英里路；回想起来，眞是胆战心寒。

14日——風势的确还是極其强烈；在出現了昨天那样的一次暴風雨以后，就从西南方面吹来了强烈的風暴。因为我們正处在平靜的水面上，所以沒有受到多大影响。我們把軍艦向北移动，去找寻一个港灣；可是，在这个大海灣里作了一次使人疲乏的找寻以后，沒有得到結果。我發現，昨天的灾难使我受到了一个难以补救的損失，就是：我的干燥的紙張和植物标本都被海水浸湿了。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抵抗巨浪的力量。它对开启的門和天窗發生威力，并且散布普遍的禍害。除了那些已經遭遇到眞正猛烈的風暴的人以外，就沒有人会得知道它的苦痛了。願天主保佑貝格尔艦不再受到这些灾难。

15日——我們把軍艦向东移动，在古烈海峽(Goeree Sound)里找寻到一个最良好的停船場，于是拋錨停泊，确保不受風浪的威胁。因为要使三个火地島人和馬太在这里安居下来，所以我們大概要在这里逗留几个星期。我們这次損失重大的尝試的目的，就是要向西駛行，到火地島人約克·明斯特尔的故乡地区去。我們現在所处的地方，則是琴米·白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故乡地区；使大家感到最大的幸运的是：約克·明斯特尔由于自己的自由选擇，打算就在这里同馬太和琴米一起生活下去。古烈海峽位在倫諾克斯島(Lennox I.)旁边，并且接近于貝格尔河(Beagle Channel)的东口。

16日——艦長帶了兩只小船，去找寻良好的定居地点。我們登陆和直向內地步行了几英里。这个地区是唯一的一片平坦的陆地；艦長以前在火地島上沒有遇見到这种地区过，因此他就希望它会成为一塊比較适合于农業生产方面的土地。現在它不是这样，而是成为一片沼地，只有野雁和少数羊駝栖居在这里。岸边所显露出来的地層断面，表明出大約有6英尺厚的一層草土或者泥炭，所以完全不适合于我們的目的。此后，我們就到森林內外各处不同地方于找寻合适的土地，但是沒有一处能够看得清土壤性質；全部地区都是一片沼地。因此艦長决定把这些火地島人再帶运到前面的地区里去。看上去这里是仅有的不适于人居住的地方。在有一处地点，我們發現最近的人迹，甚至还有一个火堆，曾經有人在它上面烤煮过蛾，而这个火堆仍旧还有些温暖。約克·明斯特尔說道，这个火堆只不过是被一个人所燃起来的；这是一个"很坏的人"，大概已經偸了人家的东西。我們找到了那个人所睡的小茅棚。这个小茅棚确实还沒有像兎子洞那样多的复盖物。这一种人的生活習慣眞是比野兽的生活習慣高出得多么非常小呀。他白天在海岸边徘徊着，赤手空拳去捕捉自己的獵物，而夜里則躺臥在光秃的地面上。

17和18日——这兩天的时間，就耗費在为了乘小船作一次長途旅行而进行准备的方面。因为在附近找寻不到任何一塊适宜于耕种的土地，艦長决定把全队人帶領到朋松布海峽(Ponsonby Sound)里的琴米·白登的家乡那里去。

19日——上午，三只捕鯨船和一只舢板在順風的推送下出發。我們一共有28人；在舢板上載运着布道会送給馬太的一批应用物品。从这些物品的选擇方面，就証明这是一种最有罪行的愚蠢和疏忽。酒杯、奶油瓶、茶具、湯盆、桃花心木的衣櫃、細白的麻布、海狸皮帽子和其他無数各种各样类似的东西，——所有这一切正表明出了大家都沒有想到这些东西究竟是送到什么地方去的。用耗費在这些东西上面的錢，一定可以購买到大批眞正有用的东西。我們的航綫是朝向貝格尔河的东口；到下午，我們駛进了这条河流。这里的風景十分奇特和有趣；陆地凹凸不齐，有無数小港灣和小島嶼，而水面时常是平靜的，树木确实把自己的枝枒伸出到咸水的上面。我們在自己的小艦队里向前滑行过去，一直到晚上，我們才找到一个舒适地隐藏在小島嶼之間的角落[小港灣]。我們就在这里搭起帳篷和燃起火堆来。这里的風景眞是最具有浪漫的風味了；小港里的水面平滑如鏡，几只小船停泊着；帳篷搭架在交叉的船槳上面，一縷烟盤升到森林密布的河谷上面；这一切構成了一幅幽靜的隐居的圖景。

20日——今天我們开始进入那个有較多居民的地区的一部分地方。因为这条河道的寬度通常并不大于3—4英里，所以有經常不断的新鮮景物依次出現，这就可以驅散去我們在很多小时里經常坐在一个坐位上所發生的疲倦。貝格尔河是被艦長費支罗伊在上一次航行时候第一次發現的，所以很可能大部分火地島人从来还沒有看見过欧洲人。現在这四只小船的出現，会使他們發生極大無比的惊奇；在每个高地上，都有烽火升起，一面吸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引我們的注意力,另一面傳播出我們到临的这个消息来。很多土人沿着河岸跟随我們奔走了几英里。我將永远不再忘記这一群人显得是多么不开化和野性。有四、五个土人突然跑到高聳的悬崖的边沿来;他們全身完全裸露,有着披散的長髮。他們一面从地面上跳起来,一面还把双臂在头頂上揮动着,并且还發出可怕的呼喊声来。他們的样子是这样的奇怪,以致使人看上去很不像是地球上的居民。我們在午飯时候登陆;起初,这些火地島人对我們并沒有表示出友好的态度来,因为在我們的一只先行的小船靠岸而其余的小船还沒有到来以前,他們还紧握着自己的投石器准备进攻。我們立刻就拿出一些小贈品,例如纏繞在头髮上的紅色束髮帶;这样就使他們高兴起来。他們很容易高兴起来,但是也同样很难使他們感到滿足;他們向我們發出的最后和最初的字,一定是"雅密尔舒納尔"(yammerschooner);它的意义就是"給我吧"。夜間,我們白費心計地企圖去找寻一个無人居住的小港;这些土人在人数不多的时候,是很安靜的和沒有危害性的。可是在(21日)早晨,有新的一队土人到来,他們就变得使人討厭起来;有几个男人拾起石塊来,而妇女和小孩們則退避开来;我非常担心,以为他們就要来和我們进行交战;去向这样赤身裸体的可憐的生物开槍,眞会使人發抖。可是,他們的石塊和投石器具有这样的毁灭力量,因此开槍也是絕对必需的。欧洲人如果还沒有使野蛮人得到殘酷的教訓,使他們明白火槍有多大的杀死力量,那么在对付野蛮人的时候,就会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有几次,当土人已經疲乏的时候和天色將黑的时候,我們就把一切东西收拾起来,移动自己的宿营地点;这种办法就只是因为我們完全沒有本領去把这些土人吓跑。有一天夜里,艦長用双筒手槍向他們發射,子彈接近他們的臉部,可是他們只不过摸摸自己的头;而当艦長揮舞着自己的腰刀的时候,他們只是感到有趣和發笑起来。他們是这样的盗賊和大胆的吃人肉的人,因此每个人当然宁可去找寻那些分离开他們的宿营地点了。

这条河道兩側的地区仍旧繼續是很相似的;頁岩的山丘,被山毛櫸林密集地复盖,差不多和河流互相平行地排列着。从小船上望出去,这是風景的最低点,只看到一条河谷里的景色,因此也就看不見一道道山脊依次相叠的美景,所以这就差不多毁坏了風景如画的效果。

22日——显然我們的宿夜地方,正是位在昨天我們所見到的那个部落和琴米的部落之間的中立地帶里面;我們在平安無事地度过了这一夜以后,就很高兴地向前駛行。北面的山脉变得更加高聳和凹凸不平。在它們的山頂上,有一部分被积雪复盖,而在它們的山坡上都复滿着深暗的森林;在向着眼睛所能够达到的地方看去,可以非常有趣地观察到,在山坡上树木停止生長的地方,出現了多么精确的和眞正水平的界綫。这条界綫極像飄浮的海藻在退潮时候遺留在海岸上的高水位的标記。夜里,我們达到貝格尔河和朋松布海峽的相交点的地方;我們設立自己的宿营地,和一个屬于琴米的部落的土人宗族(叫做鉄凱尼卡族)在一起。他們很安靜,对我們也沒有惡意,并且不久就和我們結合起来,圍坐在旺盛的火堆旁边。他們虽然赤身裸体,却坐在那里滿身流出汗水来,而我們坐在他們所坐的同样距离的地方,却只不过感到舒适罢了。他們尝試来参加我們的合唱,但是十分可笑地經常要比大家唱得落后一些。有一只独木船已經被土人們派遣出去,把我們到临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消息傳播开来,因此在第二天上午,有一大群土人到来。

23 日——在他們当中,有很多土人因为奔跑得太快,所以在他們的鼻孔里就流出了血来;而且他們又因为講話講得太快,所以滿嘴都含着口水;因为他們大家滿身塗上了白色、紅色和黑色的顏料,所以看上去正好像是很多挨过打的着魔的瘋子。我們沿着朋松布海峽下駛;同时有 12 只独木船伴随我們前进;在每只独木船上,各有四、五个土人。不久,他們就落后得很远。琴米·白登現在已經完全認識这条水路,于是他引导我們到一条安靜的小港灣里去;他的家族以前就时常居留在这个地方。我們很惋惜地發現,琴米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本乡話,就是連講話也不会了。可是,他还能听懂一些他們所講的話。在听到他用英語向他的兄弟[1]講話而且还用西班牙語詢問兄弟究竟有沒有听懂的时候,眞使人感到可憐而且可笑。我認为,恐怕再也找不到像可憐的琴米这样的一个記住很少字彙的人了;他忘記了自己的本乡話,而在他的英語里还添加进了少数西班牙字,因此他的說話几乎不能使人明白。琴米听到他的父亲已經死去了;可是,因为这件事很早就已經在他的"头腦里夢見过",看上去他已經推測到了这件事,所以并不感到很悲痛。他就用合理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道:"我沒有办法呀"。因为当地土人們的固有的習慣是从来不去講述死人的情形,所以琴米無法打听到关于他的父亲死亡的任何詳細情形。我們以为,他們把死人葬在森林里的高山坡上。琴米無論怎样都不肯吃食陆栖的鳥类,因为这些鳥靠了吃食死人而生活。这是很多例子之一,就是:他虽然忘記了語言,却还能够記得住自己的成見。当我們到达伏里阿(Woollya,琴米所住的港灣)的时候,我們發現这里要比我們以前所看到的一切地方,都更加适合于我們的設立定居住的目的。这里有相当大的一片沒有树木的肥沃的土地,因此欧洲的蔬菜显然無疑地会在这里很繁茂地生長起来。我們發現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家族在生活着,并且在和他們交了朋友以后,他們在晚上就派遣出一只独木船,去通知琴米的亲戚們。我們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一直到 27 日为止;在这几天里,就开始建立我們的小殖民地的工作。1 月 24 日,火地島人就川流不息地跑来,琴米的母亲、兄弟們和叔父也到来了。他們的会面却是很少兴趣,还沒有兩匹馬在田野里相遇时的那样亲热*。最使人稀奇的一点,就是琴米竟会在很远的地方辨認出他的兄弟的声音来。他們的声音确实有惊人的宏亮。我眞的相信,他們的叫喊声所能听聞到的最远距离,要有英国人的叫喊声的这种距离的三倍。他們所有的感覺器官都有高度的完善;水手們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精明的目力,而且火地島人甚至还差不多和一个用望远鏡来观望的人有同样卓越的視覺。琴米在和任何一个〔値班的〕軍官爭吵的时候,就会說道:"我看到这只船,我沒有講出来"。他和約克·明斯特尔的观察总是沒有錯失,甚至是那些要用望远鏡来認清楚的对象也是这样。在这几天里面,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十分平安。搭盖好了三幢房屋,开垦和种植好了兩个园子;而从很多方面看来,火地島人总是十分平靜和安分。

1) 这是一个在旁边乱喊乱叫的人。——原注。

* 費支罗伊在自己的叙述里,也使用了同样的說法:"野兽們在相遇的时候,也要比这次他們会面时候所表現出的情形,有更加强烈得多的兴奋和怀念"。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 2 卷,第 209 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有一个时間里，他們的人数大約有120人；男人們整天坐着察看我們的建設情形；而可憐的妇女則像奴隶一样，为了維持他們的生活而工作着。土人們并不是对任何东西都發生很大的惊奇，而且甚至在看到了我們的小船也从来沒有發生惊奇过。我們在脫去衣服露出自己的白色皮膚来洗澡的时候，这种情形好像是能够激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对自己所看到的各种东西都要詢問一下；只要一有机会，他們就偸起东西来。他們十分欢喜我們的跳舞和唱歌。一切都很安静，所以有几个軍官和我曾經一起到附近的山丘上和森林里去作了几次長途的步行。可是到了1月27日，所有的妇女和小孩以及差不多所有的男人突然都离开了这里；于是我們就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去偵查他們。我們都对这件事情感到不安，因为約克和琴米也絲毫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而且这就不能保証这里的建設物平安無事。我們完全不明白这个事件的眞相。有几个人推測道，好像是因为我們昨天晚上擦槍和放槍而惊吓了他們；另外一些人則認为，大概这件事情是因为一个老年土人和我們的一个哨兵發生爭吵而引起的。这个老年土人在哨兵叫他站得远些的时候，就吐了一口痰在哨兵的臉上，此后就退走到溝渠的外面去，做着手势，据說他表示一定要来把我們中間的一个人剝皮和杀掉。他在一个躺着的火地島人面前做着这种手势，并且同时瞪眼望着我們，很像在說：这是我一定想来对付你的办法。不管这些火地島人退走开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艦長認为，最好我們在下一个夜里不要睡在这个地方。因此，大家把一切东西都搬进屋子里去，而馬太和他的同伴(三个同乡的火地島人)則准备度过很恐怖的这一夜。馬太的态度仍旧像平时一样十分鎮定：他是一个具有古怪性格的人，显然并不具有一些强暴的性格(这是奇特的情形)；我以为，十分可疑，他要耗費好久的时間才能合格地去这样刻苦磨煉出这种忍耐力来。晚上，我們离开他們，移住到不多几英里远的一条小港里去。到第二天(28日)上午，我們再回到定居地来。我們看到一切平靜無事；土人們正在自己的独木船上用長叉捕魚，而且大多数土人都已經回到这里来了。我們对这种情形感到非常高兴，并且希望万事都是平順。艦長派出一只舢板和一只捕鯨船回返到軍艦那里去；而我們則乘另外兩只小船再駛进貝格尔河去，以便考察这条河流的西口外圍的島嶼情况。这一天使我們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天气炎热得难受，因此我們的皮膚也都被晒得很黑；这是火地島地区的一个十分新奇的現象。这一段貝格尔河的風景非常动人；無論向前或者向后望去，都是毫無阻碍；而西方則一直伸展到太平洋去。这样又狹窄又笔直的一条河道，而且長度达120英里，必定是一个稀有的現象。我們回想到了它是一个海股，里面有很多鯨魚；它們在向着不同的方向噴射出水来。河水很深，所以有一天早晨就有兩条龐大的鯨魚在岸边游泳着，它們和岸边的距离，还沒有在把一塊石头抛擲出去时候所达到的距离那样远。晚上，在我們搭起了帳篷以后，却不幸有一群火地島人出現了。如果这些野蛮人略微减少一些野蛮的行为，那么这就容易对付了，因为我們在人数上超过了他們，足以把他們赶走，强迫他們和我們保持一定距离的界綫。可是，他們的勇敢程度眞像是野性的野兽一样，他們决不会考慮到自己在人数上的劣势，每一个土人都不顧一切地想要用石头来打破你的脳袋，眞好像一头猛虎在同样的情况下一定要来把你撕成粉碎的情形。我們向前航行，一直到天黑为止；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安靜的隐藏地点；我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找到一个石子河灘，因为石子是干燥的，并且使身体感到舒适；的确，我們睡在自己的氈布袋里面，〔在这种石子河灘上〕过了几个十分舒服的夜間。今天我値夜班到半夜一点鐘。在这里的風景当中，感到有些东西非常庄严；在你的头腦里会突然發生一个意識，就是：你現在究竟身处在世界上的哪一个遙远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在促进着这一点：只有帳篷里的水手們的打鼾声和有时夜禽的叫鳴声，方才打破黑夜的寂靜；只有远处偶然傳来的狗叫声，方才能够使人回忆到，火地島人会得偸偸地走近到我們的帳篷这里来，准备作一次拼死的冲鋒。

29 日——上午，我們行駛到貝格尔河分成兩股的地点；此后就向北面的一股里开駛进去。这里的風景比以前更加偉大。右岸〔北岸〕的山十分高聳，披着一件永不消失的白雪的斗篷。由于积雪融解，就有無数的小瀑布出現，穿經森林，把自己的水直瀉到这条河道里来。在很多地点，有庄丽的冰川从山上一直通到河边来。这些冰川具有綠玉的藍色；我簡直不能想像到有什么东西会比得上它的美丽；尤其是在把它和积雪来对照的时候，更加美丽。在这夏季里，在南緯 56° 的地方，冰川竟会出現在河边地方，这眞是極其稀奇的現象；可是，在北緯 70° 附近的挪威地方，就不会發生同类的情形了。由于这里有無数的小冰山，这段河道好像是北冰洋的一个縮形。在这些冰川当中，有一条冰川几乎在頃刻之間使我們遭受到最严重的灾难。当我們在一个小灘上面吃午飯的时候，我們看到在大約半英里以外，有一条冰川，并且对它的直立的下悬的表面的美丽顏色發生惊嘆，忽然有一个巨大的冰塊轟隆隆地飞落到水里来了。我們的小船正在岸灘边；我們看到一个巨浪扑上来，显明可以看到，在頃刻之間，会有怎样巨大的事件發生出来，就是这些小船会被巨浪击成粉碎。有一个水手，剛正在一个滚滚的巨浪达到了他的身边的时候，方才抓住船头；他受到了接連的打击，但是沒有受伤；而且最幸运的是，我們的小船沒有受到絲毫損坏。要是这些小船被巨浪冲走了，那么我們的命运会遭到多么巨大的危險呀！在我們的四周都有野蛮人，而且又丧失了所有的粮食。*

30 日——这里的風景非常宏偉，我們正在平行于一条所謂火地島的背脊而向前航行；这条背脊是中央的花崗岩山脉，并且决定了所有較低的山脉的形狀。在找到所有土人都沒有的地方时候，就感到很大的舒适；在夏季里，火地島人的主要依靠就是外海岸，因为在那里可以獵取海豹。夜里，我們所找到的宿营地很可憐；我們就睡在漂礫上面；在这些漂礫中間，充滿了腐臭的海藻，而河水又剛正流近帳篷的边緣处。

31 日——貝格尔河現在就流进了島嶼之間；这部分地区完全是無人知道过的；繼續不断地降雨，天气很明显地变坏起来。

---

* 費支罗伊發表了达尔文也是第一个跑到小船边去搶救出它們来的人："……要在这兩只好像空心葫蘆那样的小船被巨浪抛送到河灘上以前，急奔过去把它們搶救过来；这对于我們一队人当中的最活躍的人說来，也簡直难以掌握这个时間的。……要是达尔文先生和兩、三个水手不在这一刹那間奔跑到船上去，那么小船就会被巨浪卷走而不可挽救了。……第二天（1 月 30 日），我們行駛到一个广大的水面上；我就把这地方叫做达尔文海峽，用来紀念我这一位同坐同食的朋友；他这样甘心情願地在一只載重不大的小船里去冒着長途旅行的种种不方便和危險"。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 2 卷，第 217 頁。达尔文因为沒有自夸的性格，所以在日記里也就对这一点閉口不談了。——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月

火地島——福克蘭群島

2月1日和2日——这个地区是極其荒凉、貧瘠和沒有人迹。我們在斯透华尔特島(Steward I.)的东岸登陆。这是我們所达到的最远的西面地点，离开我們的軍艦大約150英里。

3日——天气惡劣；我們沿着外海岸前进，到达貝格尔河的南口，就是南面的一股，于是开始了我們的归程。

4日和5日——一路平安，直到晚上，又再进入朋松布海峽。我們遇到一大群火地島人，并且作了一次規規矩矩的拍卖魚类。我們就用旧的紐扣和小塊紅布去購买到一頓精美晚餐所用的魚。

6日——我們到达那个定居地。馬太講述火地島人的行为惡劣，因此艦長劝告他回到軍艦上去。自从上次我們离开这里以后，就开始了經常性的打劫；不但是馬太，而且連約克和琴米，都受到了苦难。馬太差不多已經丧失了自己的一切东西。这种經常性的看守，使他十分煩惱，而且完全阻碍了他去做任何关于取得食物等的工作。大队的土人日日夜夜包圍住他的房屋[1]。有一天，馬太請一个老年土人走开，可是那个人立刻就在手里拿了一塊大石头回身过来擲他。又有一天，来了一大队帶着石头和木棍的人；当中有几个是青年人，連琴米的兄弟也在內；他們就大声呼喊起来。馬太認为，他們只不过是要来打劫他，于是他帶了一些礼物迎上去，贈送給他們。我不得不認为这是毫無意义的事情。这些土人曾經用手势表示要剝光他的衣服，拔掉他的面上和身体上的所有胡須和毛髮。我想，我們正是适时地回到这里来，搭救了他的性命。所有这里的土人完全平等的情形，將会在很多年份里阻碍他們的开化；現在甚至是一件襯衫或者其他的織物，也立刻就被他們撕成碎片而平分去了。在沒有出現一个会得握有相当权力的領袖，去占有象家畜等等这些礼物以前，一定还不能够实現一切改善他們的生活条件的希望。如果他們把所有打劫到的財物都保留在一个家族或者部落里面，那么情形就不会有这样的糟糕。可是，有經常不斷的一批批陌生的独木船到这里来，每只船都帶了一些东西回去。琴米的亲戚們是多么的無用和愚笨，竟把自己打劫来的东西拿給別人看，并且还講述他們用什么方法来获得这些东西。

把这三个火地島人留在他們的未开化的故乡，正是使人十分憂虑的。可是，也有一个使人安慰的想法：他們不会有个人的生命危險。可是，时常听說到一种矛盾的說法，以为只要耗費三年的功夫，就足够把那些有無論怎样習性的野蛮人轉变成为十足的有意識的欧洲人。約克是一个身强力壯和性格坚强的人；我敢肯定說，他在种种方面会象一个英国人那样，随着自己的想法生活下去。可憐的琴米，看来是更加憂伤的；并且他一定很高兴回到我們这里来；他曾經說过：“他們全部是坏蛋，什么都不懂得。”琴米的兄弟已經偸去了他的东西，因此琴米就說道：“这算什么样子”。我担心他們这次到英格蘭去的旅行無論

1) 他們用發出連續不断的怪声的办法，企圖把他弄得疲乏不堪。——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产生出了什么結果来，也并不会引起他們的快乐。他們决不会非常强烈地意識到，不要去看到文明的習慣来对不文明的習慣占有絕大的优势；可是，我担心他們一定会回到不文明的習慣方面去*。

我們帶了馬太和他埋藏在地下的几件衣服回到小船上去，于是开船航行。艦長为了节省时間起見，决定向南駛行，到納瓦凌島(Navarin I.)的外海岸去，而不再回进貝格尔河去了。我們在朋松布海峽的南口宿夜。到早晨(7 日)出發到軍艦那里去。我們遇到强風和很多海浪；这对于一只小船說来是比較使人愉快的；因此，我們在晚上才达到貝格尔艦那里；在离开軍艦 20 天以后，就对平靜的水面和回到艦上的事情感到愉快。我們乘坐小船所經过的路程距离，大約有 300 英里，也就是所謂东西方向的距离；它提供給我們这个地区的卓越的地質断面的情形。

8 日和 9 日——軍艦停留在古烈海峽里。

10 日，星期日——移轉到甜橙灣(Orange Bay)北面的一个海灣里。

11 日—15 日——艦長乘坐自己的小船，再去探望那三个火地島人，并且帶回来了他們生活得非常良好的消息。那些屬于琴米、約克或者菲吉阿的东西，被偷去得極少，当地土人們对待他們的行为十分和睦。如果他們开辟的园子会得成功，那么这个小小的定居地就会成为产生出很大福利来的財产，因而就可以改变这些十足野蛮的居民的習慣了。2 月 13 日，我們有一队 8 个人，在查弗尔斯先生的率領之下，横穿过哈代半島(Hardy Peninsula)，到西海岸去进行測量工作。这一段路程的距离不大，但是因为沿途都是柔軟的沼澤地，大家都走得很疲乏。这个半島，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島的一部分，但是也可以認为是南美洲的最南端。假合恩角就是它的尽头处。这一天的天气美好，甚至还可以充分地把它的明媚的一部分感染給周圍的荒凉的風景。这种景色和太平洋的景色，正就是一切补償給我們在艰苦行动方面的損失的。

16 日——昨天的一队人又再出發，去进行同样的工作，但是我們所取的路綫和以前比較不同。在爬上了一座比較高聳的山以后，我們欣賞了兩个洋和它們的島嶼的最寬广的景色。天气美好；的确，前几天在港灣里的时候，火地島已經尽力来补償了我們在海面上受苦的三个星期的損失了。

17 日，星期日——举行祈禱礼式，天气平靜。

18 日和 19 日——軍艦移行到武拉斯香島(Wollaston I.)；在这几天里，我們已經測量好了北部地区。

20 日——風吹得很强烈，因此艦長就命令軍艦横渡过海灣，到古烈停船場里去，停泊在我們的安靜的老地方。溫度計的度数是 38°，下了很多的雨和冰雹。

21 日——天气惡劣，阻止我們回到武拉斯香島去；由于接近于阿克快尔灣(Acqurre Bay)，所以我們就直接駛向好結果灣去。

22 日——今天夜里，狂風呼号，海水翻騰，一团团濃厚的浪花疾卷过海灣。

23 日——昨夜的風暴是异常凶猛的一次。我們不得不抛下了三只鉄錨。小船不能够

* 馬太被貝格尔艦帶到新西蘭去；他在那里和他的兄弟居住在一起；他的兄弟也是傳教士。——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去渡載岸上的采柴队,所以他們只好不再回艦而且就在岸上过夜。

24日(星期日)和25日——在几天来等候良好天气以后,到星期一,我就爬登邦克斯山,去測量它的高度,結果得出它有1,472英尺。風有这样的强烈和寒冷,所以我反而由于倒退走路而高兴起来。如果我們回去迟了一小时,那么小船就不能够划到海岸边来渡載我們回艦。这就是我上次来游覽过的一座山。我感到惊奇的一件事,就是9星期以来,我們的脚印还沒有消失,所以我們仍旧能够辨認出各人自己的脚印来。

26日——軍艦駛上海面,并且向福克蘭群島方面前进。夜里,風很强烈,还有巨浪升起。这里的气候史真是它的一部風暴史。

27日和28日——吹着强烈的風。

3月

福克蘭群島

3月1日——我們清早到达路易斯港;这是福克蘭群島的最东面的地点。我們所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使我們發生惊訝,就是英国已經占領了福克蘭群島,所以現在国旗正在飄揚着。这些島嶼曾經有一段时間沒有人居住;在几年以前,布宜諾斯艾利斯政府取得了它們,并且派送一些移民到这里来。我国政府宣布反对这种行为,因此在上月,克里奥艦駛到这里来,下令占領这个地方。当时有一艘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軍艦停泊在这里,載运来一批新的移民。他們和这艘軍艦全部要回到拉巴拉他河去。現在这里的居民共計有1个英国人(他在几年前就居住在这里,現在担任着看护英国国旗的工作)、20个西班牙人和3个妇女;当中有2个妇女是黑人。在这个島上有很多走兽。这里大約有5,000头野牛,很多馬和猪。野禽、野兎和魚类的数目非常多。这里可以栽培欧洲种的蔬菜。又因为这里有很多淡水和良好的停泊处,所以使人非常惊奇的是:这地方竟会長久沒有被开拓做殖民地,来作为供应那些繞行合恩角的船只用的粮食儲藏地。近来只有捕鯨船时常到这里来;有一艘捕鯨船現在正停泊在这里。

我們从一只法国小船上得到了所有这些消息;这只小船是屬于一只捕鯨船的,而那只捕鯨船現在正擱淺在海灘边。在1月12日和13日之間,也就是我們在合恩角附近受到風暴之苦的那个时候,这艘精良的大船因为三只鉄錨断裂而被風吹上了海灘。他們把这次風暴描写成十足的颶風。他們看見了我們就变得很高兴,因为他們惊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船上的一切儲备物品已經搶救出来,当然食物是丰富的。艦長費支罗伊愿意把他們一共22人帶上貝格尔艦,并且收买下我們可以需用的一些东西,使它們的原主得到一些补偿。其余的东西就只好犧牲了。

2日——英国侨民第克松(Dixon)先生到我們軍艦上来。他在过着一种多么奇怪的孤独的生活。看到英国人多么会想法跑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里去的情形,眞是使人惊奇。我以为这里不会是一个有人居住的文明的地方;不会在这里找到这些人。

3日——作了一次長途步行;这个島的这一边海岸十分凄凉;陆地低下,高低不平,有石峰和光秃的山脊;地面上到处都滿布着一种粗硬的褐色野草;这种野草生長在泥炭上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面。在这种地区里，植物的种类極少，而且除了沙錐和兎子以外，極少其他任何动物。全部風景由于普遍抹上了一層棕色，就显出一种極端荒凉的气息来。

4日——下午發生了一个使人悲痛的事件：赫莱尔(Hellyer)先生忽然死了。有一个侨民帶来了这个消息，他已經在海边發現他的几件衣服和一支槍。我們就急奔到出事地点去，不久，發現了他的尸体，在离开岸边不多几碼的水里，但是被海藻紧紧地纏住了，以致費了很大困难才把它解除开来。这是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那时候他射中了一只鳥，于是在游泳到水里去拾取它的时候，海藻的坚韌的莖干就纏住了他的双腿，因此引起了他的死亡。

5日——我們把赫莱尔先生埋葬在一个孤寂的荒凉的海岬上。送葬的队伍是很悲愁的。前头的人举起一面扯到半根桅杆高的英国国旗，而在棺材上面也披着一面不列顛的国旗。葬礼簡單，所以也是比較庄严，而且适合于一切环境的。

6日—9日——有几只大船到达这里；現在我們在港灣里已經有了五只大船。有一只英国的双桅縱帆船已經同意把法国人和他的一切儲备物品（这是我們不能收买下来的东西）运載到蒙得維的亞去，并且在拍卖去它們以后收取兩成运費。在这三天里面，我在这个地区里作着漫游，敲取岩石标本，射取沙錐，采集这个島上可以用来夸耀的少数生物。看到在每条港灣和角落里散处着很多木桶和沉船的碎片，眞使人悲痛。我們知道有四只大船停泊在这一个港灣里。当中一只叫做鳥拉尼号，是法国的探險船，它已經作了环球航行。天气通常总是寒冷而有很大的暴風雨。

10日，星期日——晚上，可怕的風暴襲来。我从来沒有想像到，会在这样几分鐘里升起这种巨浪来。气压計表明出極其精确的預报說，有一种异常危險的情形就要到来。中午，天气好象是晴朗的；可是，在午飯时候，艦長却說道，望远鏡的观察表明，我們不至于会受到最凶險的風浪。大約在一个小时以后，狂風暴雨就發生了。那只法国的双桅横帆船抛下了四只鉄錨；而英国的双桅縱帆船則被吹走了；稍后不久，又再發生了一次沉船事件。夜里，我們的舢板在它的停泊处被海水灌滿了。它并沒有下沉，只是被拖上了岸而倒空了水；有些船具和帆則被海水卷走了。

10日到17日(星期日)——这是我們从来沒有遇到的最靜寂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的船只都离开了这里。整个星期以来，沒有發生过一个事件。小船都去干測量工作了。

有一天我步行到鎮上去；那里只有半打〔六座〕房屋，杂乱地分处在不同的地点。在旧西班牙的統治时期里，在它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所管理的巴塔尼灣(Botany Bay)的时候，它的情况要更加繁荣得多。可是，由于这次步行，福克蘭群島的整个景象就对于我的眼睛發生了变化，因为我發現了一种富含貝壳的岩層，而这些貝壳都是屬于最重要的地質时代的。

24日——我們本来不想在一个地方停留得这样長久，并且对于航海日記方面的記載是这样的少。为了研究这里的貝壳化石，我到鎮上去作了三天的訪問工作。在一次長途騎行时候，我發現，这一帶地区也和軍艦附近地区的情况一般無二。到处同样地缺乏树木，同样地普遍复被着粗硬的褐色野草，而且这些野草也是生長在泥炭土上。当地的居民是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有趣的混合种;他們的居住情况十分可憐,差不多各种供应品都缺乏。这个地方本身就表明出了这种情况的程度,它正是各国之間爭夺的一塊骨头。在星期五,有一只捕海豹的船到来;它是由船長洛烏所率領的。洛烏是一个出名的奇特的人,在很多年来經常到这些海面上来,并且是使所有的小船發生恐怖的人。据大家說,他的船什么行業都做,是捕海豹的船,奴隶販运船和海盗船;他們大家的确需要一个大胆的、能干的人;在捕海豹的船当中,經常要發生爭夺最好的"海豹巢穴"的事件;在这些爭执方面,船長洛烏就已經取得了自己威望。我以为,从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惯等看来,他們确实很象是老海盗。船長洛烏帶来了一只遇难的船上的船員們;这只船就是1月13日被大風暴吹沉在火地島的西南海岸边的。因此,我們已經知道了这次沉沒了兩只船,而还有一只船則被吹离开海岸去了。船長洛烏認为,今年夏季是他从来沒有遇見到的有最大暴風雨的季节。我們的軍艦在这些世界上最出名的地方已經受到極其惡劣的天气,这也够使人滿意的了;同时在艦級方面說来,一般都以为它是不适合于繞行过合恩角的。恐怕只有少数的軍艦才能在这种大暴風里通行过去,而比得上我們这只小"潜水鴨"〔貝格尔艦的綽号——譯者注〕。

26日——在我們到达这里以后不久,有一只美国的捕海豹的船也到这里来。艦長費支罗伊为了要購买这只船而去进行了商談,約定要等到它在25日以前回来就成交。因为这只船已經失約,我們推測它不会再来找寻自己的伴船了,因此艦長就購下了洛烏的双桅縱帆船。它是一只載重170吨的良好的船,裝运10英尺的淡水,并且拖帶一只精美的小船。如果海軍部允准供应这只船上的人員的給养和工資,那么今天將是貝格尔艦的航行史上的重要的一天了。大概这件事情会縮短我們的航行时間;無論如何这將使我們的測量工作加速一倍;在海面上的时候,船只結伴航行,时常是使人愉快的事情。这种結伴情形很可以作为一种打破大洋的單調景色的注意对象*。

29日——那只英国双桅縱帆船將不便于运載那只沉船上的全部法国人。艦長費支罗伊答允也帶运几个人;所以今天就有三个法国軍官搭乘到我們的軍艦上来。

4月

福克蘭群島——內革罗河——蒙得維的亞——馬尔多納多

4月4日——我們的双桅縱帆船向內革罗河駛去,以便可能找到惠克哈姆先生,而且帮助他和斯托克斯先生,使他們在小船上所做的測量工作早日完成。查弗尔斯先生現在暫

* 这次購买双桅縱帆船的举动,又再表明出費支罗伊具有唐·吉訶德式的狂热,想要赶早完成測量工作。他写到这只双桅縱帆船的購买意圖道:"我这种要去購买它的欲望是不可阻擋的。"他用1,700英鎊去購买了这只船和船上的儲备物品等。一直到1834年11月,就是到費支罗伊不能再維持这只船的經常費用时候为止,它作了良好的測量工作。他由于海軍部不願支持購船的事情而感到極大的耻辱,因而促进了自己的精神創伤。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2卷,第236和274頁。費支罗伊曾經写信給海軍部声明自己这次行动說:"我相信,閣下將会証实我已經做到的工作;可是,如果我做錯了的話,那么对于公务方面也不会引起什么不便利的地方,因为有我單独來担負这个和双桅縱帆船船主訂約的責任,并且也能够和願意償付契約上規定的款項。"海軍部的長官室在討論这封信以后,在議事录的一角上記写道:"不贊成在这項工作方面租用其他船只,因此切望他們尽可能立刻就去解除契約关系。"参看海軍部的記录,記录局收藏。——原審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时担任新船的率領者。惠克哈姆先生則將来就做它的率領者。貝格尔艦現在延迟开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艦長已經購买下了那只法国沉船的殘余物資，要把它們去修理新購的双桅縱帆船。在这一段时間里，我就非常忙碌地研究海生动物；在一个自然科学家說来，水底的宝物实在是研究不完的。

6日——在海灣口附近航行而完成了水深测量工作以后，我們就駛到海面上，向內革罗河方面前进。

7日——我們的通常的运气以風暴的形式来追随着我們；我們因为采取直綫的航行方向，所以就随着大風而急駛；我們靠了这个方法駛行一長段路程，不过这也是一件可憐的工作；到处都是黑暗、潮湿，而且显出一幅悲哀的圖景本身来。

9日——今天的天气美好；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把副横帆扯挂起来的日子。我們都認为这种日光照射和藍色天空的出現是由于緯度改变的緣故；不过緯度的变化还很小。現在，我們离开內革罗河有380英里。

12日——我們盼望明天上午会到达我們的目的地；近来的天气还算得上是良好的，但是有太多的海浪，因此就使我感到有些不舒适了。

13日——上午，我們駛到內革罗河的河口附近。一些也看不見那只双桅縱帆船的踪影。我們白費心計地作了一番努力，用放信号槍和升起領航旗的办法，想使岸上的人們知道我們已經到来。我們以为，在沙洲那边有海浪，所以領航人被阻止了不能前来。因此，在这整个一天里，我們只好繼續向前向后地来回行駛。这正是使人極其煩悶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很心焦地要知道惠克哈姆和他的測量队的消息。这一帶海岸很象是我們已經見到过的巴伊亞布蘭卡附近的海岸；它們都有沙丘，也就是都有一道水平的低崖岸。

14日，星期日——中午，我們看見，在西南角上的很远地方，出現了一只帆船。我們立刻去追赶它，不久就發現它就是我們的双桅縱帆船，真使大家高兴起来。查弗尔斯先生回到軍艦上来，报告他的双桅縱帆船能够抵擋暴風；的确，曾經發生过十分强烈的風暴。艦長改变了自己的計划，命令查弗尔斯先生直接駛到拉巴拉他河边的馬尔多納多去，再在那里等候我們的到来。

15日——当我們上駛到內革罗河的河口处的我們的測量站那里的时候，就看到一只小双桅縱帆船在向下駛行过来。大家立刻宣布說，从它的帆的式样看来，就可以知道它是惠克哈姆的船。結果原来不是他的船；它是一只駛到內革罗河去的商船，并且帶来了我們那兩只小双桅縱帆船的消息。这兩只船在一星期以前一切順利，后来就准备航行到聖約瑟灣(Bay of St. Joseph)的南面去。他們損失了一个船員，就是威廉士(Williams)；他是水兵，因为翻跌到河里去而被淹死了。因为現在他們离开我們有100英里左右，所以艦長決定向他們的双桅縱帆船那里行駛，去会見他們。惠克哈姆先生將乘貝格尔艦到馬尔多納多去，而斯托克斯先生則留在这里当指揮。这种安排使我实际上受到了影响，因为艦長已經表示，在我們到聖約瑟灣停留了几天以后，允許我可以搭乘一只小双桅縱帆船到內革罗河去。为了考察地質情况，这对我是有極大的益处的；否則搭乘这只小船去航行，就会使我十足的难受了。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6日——今天我們已經在横渡过寬广的聖馬齐阿灣(Bay of St. Matthias)。因为这个地区还沒有被測量过，所以我們在夜里就停泊下来。天气美好，但是太明亮了；在我們經过了南方的暴風雨下的航行以后，遇到这种風和日暖的气候和藍色的天空，使我們大家高兴到了極点。我們所看到的海岸部分，完全是由水平的崖岸所構成的。在这些崖岸里，一層層地層的分界綫都和海面完全平行，一起延長到好几英里的远处。在一个地質学家看来，这正是一个黃金国*，在这种地層里一定含有很多有机体的遺迹。

17日——我們駛到聖約瑟灣；这个海灣具有巨大的圓形水面，有一个狹窄的灣口朝向聖馬齐阿灣。在巴塔哥尼亞的海岸地圖上，这个構成海灣的陆地的圓鈎形是一个很显著的形狀。大家希望惠克哈姆会在这里，可是不幸，却沒有遇見这兩只小双桅縱帆船；而且特別是那些法国乘客，他們非常急切地要到蒙得維的亞去。風很輕微，浪潮把我們向海灣里推送，所以我們不得不抛下一个中錨。这就給我一个最愉快的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崖岸的情形。在这些崖岸里充滿了貝化石，而且从种种方面看来，它們是十分奇特和有趣的。我这次的訪問的时間是很短的，只有看一个大概情形的时間，很多情形都沒有注意到。夜里，当潮水一退走的时候，我們就拔錨开船，繼續前进，去追尋惠克哈姆先生。

18日——这里的气候十分良好，好象是天堂里的；無云的藍色天空，輕微的風和平滑的水面。我們听說，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季节；这多么使人惊奇：从整个地球表面看来，这一段从这里的地区到火地島的比較是短的距离，竟有这样巨大的气候上的差异。因此，在这里，甚至已經不再感覺到那里的大气層里的急速的气流；这些气流的速度达到每小时60—100英里。因为这里的風太輕微了，大家反而怨恨起这种好天气来了；我們已經慢慢地駛行过了聖馬齐阿灣，現在要到聖安托尼奧港(Port St. Antonio)去；在那里，我們还有希望找到这兩只双桅縱帆船。

19日——我們的全盤計划已經發生了徹底的变化。在夜里，測得的水深極不規則，因此同样也有危險会發生；因此，我們不得不停泊下来，結果就有一股洋流把我們帶送到南方的远处去。上午，有强勁的东北風發生；由于这些不同的不利情形，艦長就放弃了那个要找尋惠克哈姆先生的企圖，也就是要讓我到內革罗河去登岸的企圖，于是直接向馬尔多納多航行。如果万能的威赫的上帝能够讓風来帮助我們，那么貝尔格艦就会停靠到馬尔多納多那里，并且再前进到蒙得維的亞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我打算要停留在馬尔多納多，因为那个地方具有兩个巨大的优点——幽靜和新奇。

20日——吹着較强的風，却是順風，所以我們乘風急駛。我們的甲板正应当得到它們的綽号"潮水半掩的岩礁"了；海水多么經常地在流过这些甲板上面哩。

21日(星期日)、22日、24日——中午，离开馬尔多納多有300英里，遇到了逆風。我們时常遇到的天气，是大風和晴天輪流而来。現在我們靠近拉巴拉他河的河口。夜里，雷电不断出現。卽使是有颶風襲来，天空也不至于会比現在有更加厉害的暴怒了。大概我們將会听說到，有可怕的巴姆巴斯寒風(pampero)吹到蒙得維的亞来。在我們的皇家桅杆

* 黃金国(El Dorado)是西班牙小說里所描写的理想的黃金国，傳說它在南美洲的內地，拥有很多金銀珠宝。——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頂上，照耀着聖爱耳馬的光*；因此，依照一切有經驗的水手的看法，不会有坏运气接着出現。使人感到稀奇的是：拉巴拉他河好像是多么会形成大雷雨的核心。可是，在它的北方和南方的地区里，这种現象就比較稀少。

25 日和 26 日——黎明时候，我們發現有一股海流把我們帶送到馬尔多納多的下風方面几英里处；因为風势旣强烈而又順利，所以艦長决定直駛到蒙得維的亞去。到中午后不久，我們就到达这个城市。我上岸去，見到爱尔先生。在我們这次向南航行的整个期間里，他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希望恢复自己的健康；可是，我担心他在这方面恐怕很难有进步。晚上，收到几封家信；它們的寄出日期是：[1832 年] 9 月 12 日，10 月 14 日，11 月 12 日和 12 月 15 日。

在我們离开这里的时間里，这里除了有少数的革命事件以外，一切都十分平靜。

27 日——我們把軍艦上的法国客人送上了岸，接到了所有的邮包和信件，于是在午飯以后，就拔錨开船，乘着稍强的風駛到馬尔多納多去。

28 日，星期日——中午，我們到达馬尔多納多的停泊場，在那里遇見自己的双桅縱帆船；大家都平安和感到舒适。

29 日——我上岸去找寻自己的住处，后来就借住在一个著名的老太太的家里，她的名字叫法朗西斯太太(Donna Francisca)。今天的光陰都耗費在各种舒适的安排方面，結果都是白白地浪費了精力。这些房間又高又大，可是房間里的窗子却非常小，而且家具又差不多沒有。它們都在底層，門戶都彼此相通。这种房屋的建筑师的头脑，却从来没有想到，一个英国人所認为是舒适的房間的存在本身。

30 日——我环繞着城市騎行了不多几英里；这一帶地方極其象蒙得維的亞的郊区，但是山丘較多。在这里，我們也看到同样优美的草原以及它的美丽的花朵和鳥类，也有同样的仙人掌的綠籬，而且也同样完全缺乏各种树木。一个人在木板鋪的甲板上踱走了几个星期以后，就应該会因为在这种彈性的綠色草地上享受到踏步的快乐而發生感激的心情；不过在这兩种情况下，周圍的景色都同样是乏味的。

5 月

馬尔多納多

5 月 1 日——今天的光陰就可憐地耗費在想要靠了异常拙劣的西班牙語来办理一些事情的企圖方面。貝格尔艦要在明天开船到蒙得維的亞去，大約过兩星期以后再回到这里来。

2 日和 3 日——傾盆大雨，差不多完全阻止了我去做任何事情。不可能朝任何方向走到郊区去，因为在所有的河道里都漲滿了非常多的水，而且在这些地方都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桥，以为桥是一种空想的發明物。

* 聖爱耳馬的光(St. Elmo's fire)就是桅头电光(corposant)，是一种在暴風雨时候在桅头發生的球狀閃电。聖爱耳馬是古意大利的福尔米亞城的教士。以前地中海里面行駛的船只，在遇到暴風雨的时候，就常常祈禱，請他来救助。——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实际上,馬尔多納多城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它照例也象在西班牙式的市鎮里的情形一样,所有的街道都成平行的直綫,而且和另一些街道相交成直角,并且在市鎮中心有一个"普拉柴"(plaza,就是广場)和教堂。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静寂、这样荒凉的一个游覽地方;在这里簡直沒有任何的商品交易;除了最近几年以外,沒有外国人从水路到这里来过。看上去,这里的居民只不过是一批地主和少数不可缺少的手艺工人;例如有鉄匠和木匠,他們要替附近50英里地区里面的人家去做一切的事情。这个地区的唯一产物差不多就是牛和馬。这两种家畜的数量都是多得惊人。每个人,据說甚至連乞丐在內,都騎着馬走路。因此,大家以为,要走这样短的一段距离,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証明馬在这里極其普通的情形:一付馬鞍的价錢就可以买到三匹良好的馬。可以看到一种最精采的表演,就是:孩子們騎坐在光背的小馬上面,彼此互相在山野里奔逐,而且突然旋轉过来;沒有見到过这种旋轉方式的人,就一定不会相信一匹馬会得这样行动。他們的騎馬方法确实是最卓絕的和优美的,因为表明出了一匹馬的所有各种动作方面的全部本領。

4日——我騎行了大約4里格,到平原里的大淡水湖的頂端去,它叫做坡特烈罗湖(Laguna del Potrero)。我的騎行目的是要去察看一种用来制造石灰的白色大理石。今天的天气美好;在山地和草原上騎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周圍都是無穷的一群群牛羊和馬。

5日(星期日),8日——在这几天当中,大多数的时間总是下着傾盆大雨和大雷雨。整个地区都处在洪水泛濫的狀态下,因此甚至有很多生命丧失。最年老的居民們都从来沒有看到过以前有这样惡劣的天气。我本来打算差不多要在这个时間里到附近地区里去完成一次短期旅行;这种天气一定是来阻止我去干这件事。由于这些耽擱情形和惡劣的天气,我簡直难以解决任何事情。無論如何,这一次的逗留已經在忍耐和講西班牙話方面使我上了良好的几課。

9日——因为今天的天气良好,我就劝說我的兩个向导和同伴們一起騎馬出發。弗蘭西斯科·貢薩列斯(Francisco Gonzales)先生和他的一个僕人莫朗特(Morante),都是全身武裝,并且在这个地区里有很多朋友和亲戚,正也就是适合于我的目的方面的人。我們驅赶着一群壯健的馬匹前进;这是一次奢华的旅行方法,因为此后并不会發生任何一匹馬疲乏和拐腿的事故危險。我答允每天付給2元(大約8先令6辨士),并且連所有沿途的費用也都在內。在这个地区里,我受到了很好的招待,所以在最近的12天里面,我只用去了大約16元。因为在这里的河道里都漲滿了很多水,我們只是走了短短一段路,走到坡特烈罗湖的頂端的前面不远处。我总是以为,我的向导們携带自己的手槍和腰刀出發,未免是过分謹愼小心了。可是,我們在路上所听到的第一件新聞,就是有人發現,在昨天有一个从蒙得維的亞出發的旅行者死在半路上,他的喉嚨已經被人割断了。这件事情發生在一个十字架的附近,而这个十字架正是以前的一次暗杀事件的紀念物。我們在一家酒店(pulperia)里吃午飯;那里正有很多高乔人坐着〔高乔人(gaucho)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乡下人"(countryman),他們穿着独特的衣服和过着劳苦的生活〕。在这里,我發現到,我拥有了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兩、三种使当地的人們感到非常惊奇的东西。特别是一个怀中的小罗盤最使他們惊奇:在我所走到的每座房屋里,他們都要我来表演一下罗盤的本領,并且用它来指明各个不同地点的方向。由于我这个十分奇怪的人能够知道我过去从来沒有到过的道路(在这种空曠地方,"方向"和"道路"的意义是相同的),这就激起了当地人們最强烈的惊异。在有一座房屋里面,有一个因为生病而不能够起床的年青妇女,也派人来請求我去,并且把罗盤給她瞧瞧。如果他們的惊奇是很大的,那么在我發現这些拥有千百头牛羊和面积非常广大的农庄的地主当中,竟会有这样愚笨無知的情形时候,我的惊异就更加要大些了。这一点只能够用下面的情况来作解釋,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很少有外国人到这里来訪問。他們还向我詢問道,地球和太陽究竟是怎样运动的;北方的气候究竟是热的还是冷的;西班牙在什么地方,以及其他很多象这一类的問題。这里大多数的居民都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观念,以为英格蘭、倫敦和北美洲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名字;而他們当中比較有些知識的人則知道:倫敦和北美洲是兩塊彼此接近的不同地方,而英格蘭却是倫敦地方的一个大城市!我在自己的衣袋里藏有几根"普洛米修士"牌火柴*;我就用咬碎的方法来使它們發火;一个人能够用他的牙齿来取火,这眞使他們引起了多么的惊奇,以致通常全家老少都集合在一起,来观看这件事情;有一次,就有人出价一元来向我購买去了一根火柴。当我在早晨洗面的时候,这件事情又在米那斯(Las Minas)引起了很多的議論;有一个上流的商人就私下反复詢問我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一种習慣;而且还問到我們为什么要在船上留起自己的胡子来;这个問題是因为他从我的向导那里听到了我們有这样的做法而提出来的。他帶着非常怀疑的态度来瞧望着我;大概他已經听到回教方面的洗凈仪式(ablution),并且在打听到我是一个异教徒(heretic)以后,大概他就得出了一个結論,以为所有的异教徒都是回教徒。在这地方有一个普遍的習慣,就是旅客要請求借宿在第一个最舒适的房子里面。因为我用了我的罗盤和其他的东西,还有我的向导們所講述关于我敲碎岩石、知道区别毒蛇和非毒蛇、采集昆虫标本等的長篇故事,来报答了他們的誠意款待,所以我就由于他們对这些东西的惊奇而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因为我能够講很少几句西班牙話,他們就認为我具有很可憐、惊人和極其和善的性格。可是,我以为,有少数人相信我極象是杜斯脫斯威佛耳(Dousterswivel)之类的人。——这一段已删去)**。我正好象是身处在非洲中部的居民中間来写述所有这些話:班达奥利恩塔耳(Banda Oriental)***恐怕永远是独一無二的了;可是,当时我的感想正就是这样的。我們借宿在貢薩列斯的一个朋友家里;到第二天上午,向米那斯城前进。

* "普洛米修士"牌火柴(Promethean match)大約在 1830 年时候最初出現。这种火柴是用紙卷成的細管;在紙管的頂部裝有氯化鉀和食糖的混合物,旁边还裝有一个有硫酸的小玻璃泡。在击破玻璃泡以后,硫酸就向下流到混合物里面去,發生火焰。显然可見,达尔文是用牙齿来咬破这个玻璃泡的。——譯者注。

** 斯各特(Scott)在他的小說古董商人(Antiquary)里,作了杜斯脫斯威佛耳这个人物的描写如下:"这是一个身材高大、有甲虫般的褐色的、行动笨拙的人,他已經开始研究科学問題,因为至少就显出我的愚笨無知,具有較大的自信而較少的常識……"。——原書編者注。

*** 班达奥利恩塔耳·但耳·烏拉圭(Banda Oriental del Uruguay,按西班牙語是烏拉圭河东岸)国,起初簡称做班达奥利恩塔耳,后来又簡称做烏拉圭,現在也就用后面的地名;班达奥利恩塔耳在 1825 年宣告独立。——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0日——在今天的騎行时間里;除了这种騎行方式的新奇以外,并沒有感到多大兴趣。这一帶地区的外貌大都是相同的:有更多高低不平的山地,好像是一种高山地区的縮形。可是,全部地面除了光禿的岩石以外,都被綠色的短草所复滿了。因此实际上,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切东西的圖景了。这使我們在这样的草地上作了很愉快的騎行。可是,最后我确实变得这样厭倦起这种無穷尽的綠色山地来,以致我反而去高兴地想起那些配有蹄跌的馬和揚起塵灰的道路来了。在这一帶地方很难遇到一个人;一直到接近米那斯那里,我們还沒有遇見到一个人。今天夜里,我們就停歇在一家酒店里过夜;这种酒店也出售少数其他的商品。晚上感到極其厭倦,因为我們不得不在全部时間里杂处在一批在櫃台前面喝酒的客人当中,簡直連坐下的地位也沒有。可是,这只不过是我們在那些私有房屋里沒有睡眠的唯一的夜間罢了。在今天晚上,有一大群高乔人到这家酒店里来喝白酒和抽雪茄烟;他們是一种外貌非常使人注目的人;他們一般都是身材高大和容貌非常优美;但是他們的面孔帶有極其高傲和放蕩的神色。他們时常留着自己的口髭,还把長長的黑髮向下卷曲到自己的背上。他們穿着顏色鮮艳的外衣,巨大的踢馬刺在他們的脚后踵上發出鏗鏘的声音,还把短刀象匕首般插在自己的腰里(他們也时常把短刀当做匕首来使用);他們显出是一个和我們国内做長工的农民完全不同的种族。他們待人过于謙恭;他們一定要等待到你先举杯嚐一嚐酒味以后,方才再喝飲自己的酒;可是,当他們在作着自己的过分温雅的鞠躬时候,他們看来好象已經有着充分的准备,如果一有机会,就会立刻割断你的喉嚨了。

米那斯城要比馬尔多納多城小得多,也有着形狀对称的房屋。它位在聖弗蘭西斯河(Rio St. Franciso)附近的一个平原上,四面八方都被岩石山地所包圍着。由于在它的中央有一个小教堂,这就显出它的景色較为美观;市梢的房屋孤另另地聳立在平原上面;在它們旁边沒有常見的(我过去所看到过的)花园和院子来作伴。这种情形在这一帶地方普遍都是这样的,因此也就使它們具有了一种不可亲近的外貌。

11日——上午,我們沿着一条比較曲折的道路前进;这是因为我在进行着几个关于大理石矿層的考察工作。我們騎馬越过几个良好的、滿布着牛群的平原;在这里也有很多鴕鳥。我看見几个鴕鳥群,每群含有20—30只。当看到它們站立在丘陵的突出处的时候,在明朗的天空背景上就显出了它們很美观;如果在迫近它們以后,你突然急馳去追赶它們,那么就可以看到它們的行动有这样的优美,正象一个水手对它所表明的說法,"把舵使船逆風"和扯滿了帆那样,它們就張开了自己的双翼,乘風而行。夜里,我們走到了唐·約翰·芬梯斯(Don Juan Fuentes)的房屋;他是一个大富翁,但是对于我的兩个同伴說来还是一个陌生人。在到达这里以后,我們走进了一个房間里,这时候先生和太太們正坐在这个房間里;在講了不多几分鐘的关于日常瑣事的話(据我看来,这时常是一种客套話)以后,就提出請求允許我們在这里借宿的話来。对方也就对来客們自然而然地同意了;接着讓出一个房間給我們宿夜。此后,我們卸下了自己的馬匹,把"烈康"*等拿到房間里去;这个房間却并不比牛棚好些,只不过在它里面有几張床鋪罢了,而且就用那塊連帶在"烈康"上的

* "烈康"(recon)应該是"烈卡多"(recado),也就是巴姆巴斯草原地方的馬鞍帶。——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馬衣来作为床上的褥單。在我們到达这里以后不久，就看到有人驅送一大群牛向房屋这里来。牛群在很大的一个地面上来往吃草，因此具有很大的野性；每星期必須有几次把牛群驅赶到畜欄里去过夜（这种畜欄是用木柱所圍成的），这样才可以使它們習慣于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去。大約有一打〔十二个〕高乔人騎着馬驅赶牛群到畜欄里去；在將近房屋的地方，他們把少数的牛分离开来，預备把它們宰杀。这件事情要用一种非常灵活的追捕方法来干，因为牛差不多也有馬一样的奔跑速度，而且这些可憐的牲畜都很清楚地知道送命的套索是什么东西。在看到了这样一大群牛和这样众多的馬以后，就会感到唐·約翰·芬梯斯的可憐的房屋是十分奇怪的了。房屋里面的地板就是坚硬的泥塊，窗上沒有配裝玻璃；在房間里面，全套傢具就是几只粗陋的椅子和方凳以及一对小桌子。在晚餐时候，只有兩大堆食物，一堆是烤牛肉，另一堆是燒牛肉，再加上几片南瓜；有一只盛冷水的大壺放在中央；刀叉、碟子或湯匙簡直都沒有备全；每件东西、桌布等都是污穢不潔的。沒有一片面包，也沒有蔬菜和比水更加良好的飲料。要知道这是一个大地主的房屋哩。这一天晚上的光陰就消磨在抽烟上面，同时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临时歌唱会，用六弦琴(guitar)来伴奏。所有的妇女全部都挤坐在房間的一个角落里，幷沒有和男人們在一起吃晚飯。財富在这里所換取到的荣华富貴，竟是这个样子的！

12日——我們渡过了馬尔馬拉加河(Rio Marmaraga)，幷且前进到塔普斯河(Tapes)那里；在那里有一个寡妇，是貢薩列斯的朋友；她非常殷勤地招待了我們。上面所講到的河流最后就流进到格郎德河(R. Grande)里去，因此幷不是和我們所渡过的另一些河流屬于一个水系的。在路上，莫郎特成功地表演了一种捕捉鷓鴣的方法；以前我时常听到这个方法，但是从来沒有看到过。这个方法就要用到一根長棒；棒端系着一个活結套索环，它是用鴕鳥的羽毛杆来做成的。在一看到一只鷓鴣的时候（这里的鷓鴣数目有惊人的多），持着長棒的人就騎馬繞着这只鳥打圈子，也就是繞着螺旋形的圈子，逐漸愈来愈迫近它；这只鷓鴣不知道向那里逃跑才好，最后只好蹲伏着躲藏起来；于是就可以把套索暗中套在它的头上，幷且用急抽方法捉住了它。一个孩子用这种方法有时就可以在一天里面捕捉到30—40只鷓鴣。

13日——晚上，我們到达了坡朗科河北面的一家酒店里；这是我們这次旅行的最远地点。它和馬尔多納多的直綫距离不过70多英里，但是我們实际所走的距离則要長得多。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在地質方面所要考察的东西；第二天上午，我們回去，到上次我們宿夜的地点附近。(14日)这一帶地方仍旧是極其相似的；在坡朗科河附近，地勢更加平坦，山丘也較不險峻，而在河流兩側有少数树木，主要是柳树。晚上，我們看到一幕比較有趣的表演：有一个年老的葡萄牙人，他在今天上午做我們的向导，喝了很多酒，現在对一个人發起怒来，就从自己的土布外套里抽出刀子来；有一次坐在他旁边的高乔人，知道他要干出什么事情来，馬上就阻止他，把他的刀子夺了过来。此后，其余的人們为了吓唬这个老年紳士起見，就用取笑方式假裝要去刺杀他。他們奔冲过房間去，这种方法使他胆战心惊，馬上跳出門外去；这表明出演習結局的胜利至少是归于他們的。在高乔人中間，只有一种打架方式，就是这种彼此拔刀相刺；这一幕小表演，使我明白，發生这种情形的意圖是很平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常的。我象水手的样子，帶着一把大的折刀，把它系縛在一根圍在自己头頸上的帶子上。我时常注意到，高乔人好象在想，我这种收藏起刀子来的办法是十分奇怪的。

15日——天气惡劣；以前几天都是晴天，所以我也就沒有理由可以訴苦了。我們整天停留在房屋里；这使我感到十分厭倦，因为我沒有事情好干，只好呆望着雨，而高乔人則在抽烟。

16日——沿着一条和以前比較不同的道路回去，并且借宿在离开米那斯4里格的一座房屋里。昨天的雨把河道灌得这样滿滿的，以致我們很难渡过它們。这是半开化的地方的一个大缺点。因此，旅行就要完全依靠天气来决定。

17日——我們又再經过米那斯；此后，越过几座荒野的低山前进，走到一家非常好客的人家。这里的地層都是頁岩；在不多几年以前，这里發現一个金矿，并且曾經开采它；可是，只获得了極少的金子，因此开采工作就停頓了。我以为，在班达奥利恩塔耳境內，已經發現过金子的地方，也只有在这里和它的附近一帶。

18日——上午，我們騎行到謝巴斯頓·德·皮明托 (Sebastian de Pimiento) 的房屋那里，他是貢薩列斯的亲戚，也是一个精明的老騎士。他的房屋里的傢具陈設要比我以前所見到的任何房屋都良好些。大概这是因为在这里居住着几个美貌的小姐、他的女兒的緣故。这几个年輕的小姐都是完全和其他房屋里的小姐們的性格不同。她們穿着非常美丽的衣裳，而且她們的整个外貌和姿态極其象貴妇人。虽然具有这一切的情形，可是在皮明托的房屋里，她們还管理着一切的烹調工作，并且干着几种最低賤的奴仆的工作。在这些人的生活方式里，有一件最不方便的事情，就是来客被迫要吃食大量的东西。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把大堆的肉堆裝到他的食盤里来。在客人已經吃飽了很多食物以后，而且在要設法作一些小表示来巧妙地准备退却的时候，大概就会有一个媚人的姑娘用她自己的食盤和她自己的食叉揀起一塊美味的食物送到他的面前来；他就必須把它吃去，再也顧不到吃了以后会發生什么后果了，因为这是一种高尙的敬仰的表示。啊，含着可怕的一大口食物，要作着帶笑的甜蜜的謝謝的話，看上去是多么的困难呀！

19日，星期日——我清早起身，去爬登阿尼馬斯山 (Sierra de las Animes)。这座山和龐德阿苏卡尔 (Pan de Azucar) 是大家都知道的兩个在拉巴拉他河上的航行方面的陆标；据我的推測，它們的高度一定有800—900英尺。由于太陽正在向上升起，这就使風景显得很美丽。从山頂上，呈現出一个很寬广的視野来；向西望去，只見一片平坦無际的平原，一直伸展到蒙德維的亞附近的綠山为止；而向东望去，則是馬尔多納多的丘陵起伏的地区。在山頂上面，有几个小石堆；它們显然已經在这里堆积了很多年代。我的一个同伴是当地的居民；他断定說，这些石堆是在古时候被印第安人所堆积起来的。它們很象是威尔士地方的山上时常可以遇到的石堆，不过它們的体积比較小些。这种要在每个地方表明自己已經爬登到了最高地点的愿望是多么普遍呀！晚上，我又在弗蘭西斯·皮明托先生的房屋里吃晚飯，并且因为那种难以忍受的好客行为而受苦。第二天早晨，我們向馬尔多納多出發。(20日)我們在下午到达那里。这次小旅行使我感到很滿意；除了使我得到这个地区的地質概况以外，它还給我一个十分良好的机会，去看到这个地区和它的粗野的居民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高乔人的情况。貝格尔艦在18日帶来一队到双桅縱帆船上去的工作人員，但是还沒有停留在这里1小时就开走了。它留下了一些給我的信件；有一封信是家里寄来的，寄出日期是1月13日。

21日和23日——处理我这次旅行所收获到的果实，并且在城郊附近采集标本。

24日——貝格尔艦从蒙得維的亞回到这里来。哈蒙德先生被解职到披拉德斯艦(Pylades)上去，并且根本打算退职回国了。

25日和26日——作了一次長途步行，到坡特烈罗湖去。現在我的主要目的是鳥类；在那里，有着数目極多而又十分美丽的鳥类。天气使人極其愉快。室内温度是大約60°F。

28日和29日——艦長費支罗伊租借一只小双桅縱帆船到內革罗河去，把惠克哈姆先生帶回来，以便命他去率領我們新購的双桅縱帆船。它昨天到达这里；今天，凱恩先生来探望我；他是跟随着惠克哈姆一同来的。他們对于自己的那只小船已經十分厭倦，因此看到了貝格尔艦又再高兴起来，正也象貝格尔艦上的每个人看到他們而發生的高兴情形一样。他們所遇到的天气一般都是十分良好，但是1月12日的風暴也曾經达到他們那里。可是，显然他們的工作是可憐的，冒着不少的危險；因为他們的兩只船很小，很难設法去保持任何东西干燥而不受雨水浸湿。穿到一件干衣服或者睡到一張干床鋪，正就是他們的一种难得的享受。除了这些不舒服的情形以外，惠克哈姆先生和另外有几个人还經常受到暈船的苦痛。斯托克斯先生和奧斯蓬先生(他現在接替了惠克哈姆在那里的职位)將繼續在內革罗河的附近沿海一帶进行測量工作。

30日和31日——干着通常的平靜的工作。一天进行采集工作，而第二天則处理采集到的标本。

6月

馬尔多納多

6月1日—7日——这几天的天气通常都是暴風雨，所以修理双桅縱帆船的工作做得極少，因为如果沒有十分平靜的天气，就不可能把船身傾側起来，去修理船底。这次躭擱使我高兴，不过并不切合于实用，因为采集不到很多的标本。鳥类、昆虫和爬行动物就是我的主要的獵物。

8日——收到家信兩封，寄出日期是2月13日和3月3日。

9日(星期日)和10日——有严重的風暴；我想，我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打算住下兩个多星期。

11日—19日——在最近三个星期里，我的时間仍旧是完全以同样的方式来度过去的。我采集的当地的鳥和四足兽的标本愈来愈完备起来。我用几个"利阿耳"* 招募到市鎮上的全体小孩来代替我服务；他們差不多天天都送給我一些有趣的創造物。修理双桅縱帆船的工作进度到現在还是很慢；不过，要是現在这种晴朗的天气能够持久下去，那么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銅皮配裝工作了。今天我去探望那只船，同时去和惠克哈姆先生会

* 利阿耳(Real)是西班牙的小銀幣，大約值2辨士半。——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面,这是他从南方回来以后第一次和我相見。貝格尔艦正处在这样忙碌的狀态,因此我就确信我現在正是安住在最舒适的寓所里。

20日—28日——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去完成鳥兽标本的采集工作;我的正常工作就是:第一天去打獵和收集我的捕鼠机里的獵物,第二天則保存好我得到的动物。在星期六,我騎行几里格,到曠野里去,用来福槍向鹿作了几次精采的射击;結果,我打死了一个鹿群里的三头雄鹿。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十分平安,这使我可以說,我正好象是居住在英国的乡村里那样生活着。

29日——帶了我的一切动物标本安全地到达軍艦上;我已經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岸上人,因此我竟把头去撞在甲板上;虽然軍艦停泊在港灣里,但是我已經感受到它的搖动的影响了。

7月

馬尔多納多——蒙得維的亞——馬尔多納多——內革罗河

6月30日,7月1日和2日——这几天專門把我从馬尔多納多那里得到的宝物安排好,并且記写下关于它們的笔記来。艦長告訴我說,他希望到明年夏季繞过合恩角去。只要一想到我將来的一切光輝的前途,我的心就会高兴得跳躍起来。

3日—7日——貝格尔艦上的所有人員都繼續在替那只双桅縱帆船做工(配裝独角兽的紋章)。我的工作則仍旧和以前相同;我沒有离开过軍艦。

8日——今天我發現,有一个配裝独角兽的紋章的船員以前曾經在总統号船上工作过;据說,而这只船是海盜船,并且帶領了英国軍艦惡作剧号(Black Joke)* 去作战。自从裁判以后,使人怀疑到,这艘軍艦曾經把郵船紅冠雀号(Redpole)上的全体人員拘捕杀害。艦長費支罗伊决定把这个人作为罪犯,送到蒙得維的亞的領事那里去。我剛才听到命令說,"穿好动索和縛住船帆",感到惊訝起来。因此,在將近半夜12点鐘以前的現在,我們就拔錨和張帆駛行。

9日——上午7点鐘,順風把我們送进了蒙得維的亞的港口里。同样的風也送来了一只郵船,而且帶来了一封給我的信,它是在5月里寄出的。在早飯以后,到岸上去購买無数另星的小东西。在馬尔多納多的孤寂而荒凉的街道上游覽以后,就会感到蒙得維的亞具有一种很富裕和忙碌的空气了。

10日——因为風雨很大,所以不能够上岸去。这里的气候使人非常厭惡;一个处在开闊的停泊場上的人就更加感到这种情形;我們就停泊在这种停泊場上,在山丘边的污泥水上。我必須說,我爱好气候上的極端情形。在去年的火地島的夏季和拉巴拉他河的冬季里,我們所經历到的气候極其相似。双方都是陰暗的天空,有很大的風雨,并且陰濕和寒冷,却从来沒有使空气干燥到使人滿意的。在听到那些命令,要裝儲12个月的食品,准备我們下一次的航行的时候,我的心正是高兴得不得了。

11日和12日——这兩天的大部分时間都耗費在城里,处理各种事务。

* 惡作剧号是在1829年被海軍部派遣出去的,它的任务是攔截非洲西部的販运奴隶的船只。——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3 日——在午飯以后，向馬尔多納多航行；夜里 11 点鐘，到达那里；一路很平安。

14 日，星期日——享受到明朗無云的天空的稀有現象；天气寒冷；早晨在岸上出現一些白霜。

15 日、16 日和 17 日——我們已經把那只双桅縱帆船的名字改称做"阿德文丘"(Adventure，冒险)，目的是为了紀念上一次航行时候和貝格尔艦同行为三等炮艦；这是艦長科克所率領的軍艦当中的一艘的名字，因此对于所有的測量船說来也是一个古典性的名字。

所有的人員都在裝配这只船上的桅杆和把鉄制的压艙物搬运到它上面去。关于这个压艙物，也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可談。以前的老阿德文丘艦因为裝載的东西太多，曾經在果利替島(Goritti I.)上埋藏去 30 吨。在巴西人占有这个島的时候，他們听到这件事，就耗費了很大精力去找到这个埋藏地点。可是，埋藏的地下庫被封閉得很周密；而那个公开的地点，則是故意被我們选擇了来欺騙这些巴西人的。因此，这个压艙物就保存到現在，对于年輕的新阿德文丘号很有用处。

18 日——夜里，邮船鳴槍，通知我們，它已經开船到里約热內盧去。这就引起了一幕兴奋和热鬧的景象来；立刻就有命令傳来說："大家起来拔錨开船"。艦長因为收到重要的信件，决定跟随着这只邮船航行。我們馬上拔起錨来，去和邮船伴行，向它高呼；我們要和它同行几天。

19 日——天气平静而有濃霧，我們不得不有时鳴槍作为信号。

20 日——中午，放下一只小船，把信件等东西和我采集的标本裝运到那只邮船上去。此后，我們就和邮船告别，現在正在退回到馬尔多納多去。

21 日和 22 日——駛到馬尔多納多的港內，天气是有極輕微的風和薄霧，使我們不能开船。我們遇到了一个关于拉巴拉他河里的航行危险的明显例子：虽然有对这个緯度地方的良好的气象观测，但是只要离开港口兩天，我們就会發現，自己所推測的行程要相差約 40 英里。这个原因完全是在于有强大的洋流；而我們無法預先确定这种洋流的存在。

23 日和 24 日——在 24 日晚上，天黑以后，我們拔錨开船，向內革罗河去作航海測量。全部天空都被閃电所照明了；如果到海面上去，那么就要度过这一个狂乱样子的夜；可是，光陰太宝貴了，甚至也不能再丧失它的無用部分了。

25 日—29 日——我們的正常的运气以猛烈的風暴形式来追随我們。它不久就停息下来，不过在兩、三天里面还留下一种使人討厭的逆向暴風，它悲伤地阻擋了我們的前进。这次航行的目的，是要去測量內革罗河和巴伊亞布蘭卡附近的外海岸的几处地方，同时还要把斯托克斯先生和他的一队人載运回来；他們在那兩只小双桅縱帆船上已經劳苦地干了不少的工作。

8 月

內革罗河——哥罗拉多河——巴伊亞布蘭卡——朋塔阿耳塔

7 月 30 日—8 月 2 日——輕微的逆風，有时被一些和風所扰乱。这几天的航行使我們非常厭倦；軍艦差不多一直都在走着曲折的路綫。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3日——到达內革罗河的河口附近。在發射了几次信号槍以后，小双桅縱帆船利佛尔号就駛出来了。不久，我到那只船上去；此后，我們就回进到河口里去。貝格尔艦仍旧到海面上去，要測量外海岸的几处地方；它大約要耗費一个星期去干这个工作。我們和另一只双桅縱帆船結伴在一起；我听取他們所經过的一切冒險故事，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他們每个人都应該去謝謝上帝，因为他总算平安無事地回来了。他們在一只載重11吨的船上，去測量一条不明的海岸；这只船只有1英寸寬的舷板；同时也要在我們丧失一只捕鯨船时候的同样風暴里面，去过着大海面上的生活；这种工作的确不是寻常的事情。即使他們能够在强烈的暴風里耐受得住一个小时，也好象会使人惊奇的了；可是，原来这兩只小船所以得到保全，正就因为它們本身太小了，因为海浪并不会去打击它們，却反而把它們推送向前去。我以前总是不能明白早期的航海家們的小型船只会得航行成功的原因。此后，我們停泊在領港人的房屋附近；我就到这座房屋里去借宿。

4日——渡到对岸去，作了一次長途步行，考察南面的深峽。这个地区是平坦的平原；它在海岸上形成一道直立的峭壁，高約120英尺。我在沿着海边步行了几英里以后，費了相当困难才找到一条爬登上这个平原的小路。这个平原具有十分貧瘠的样子；在它上面生長着多刺的灌木和干燥狀态的草类，因此它对人类將差不多永远沒有用处。在这种地質構造里面，有着鹽湖或者鹽田；在这里找不到淡水，除非是在大雨以后立刻去汲取。在砂岩里含有着这样丰富的鹽分，因此所有的泉水都不可避免是非常咸的。由于同样的原因，植物显出一种特殊的样子；这里生長着很多种灌木，但是都有使人害怕的刺棘；它們好象是在警告陌生人不要走进到这些不好客的地区来似的。

5日——和斯托克斯先生一同騎馬到巴塔哥尼斯鎮上去；这个市鎮位在沿河向上18英里的地方。这次騎行是很愉快的；道路大都鋪筑在傾斜的悬崖脚下；这一道悬崖構成了內革罗河所流經的大河谷的北岸界綫。我們沿着这条道路走过几个华丽的农庄的廢墟；这些农庄是几年前被印第安人所击毀的。它們过去經过了几次的攻击。在一个农庄里面，有一个人向我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所發生的事件經过。这里的西班牙人当时曾經及时地作了預防，把所有牛馬牲口驅赶到圍欄[1)]里面去；这个圍欄环繞在房屋四周，并且还在它里面架設着几門小炮。印第安人是智利南部来的阿拉烏康族人*；他們的人数有几百个，并且已經受到了高度的訓練。他們起初分兩队，出現在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后来他們就在那里下馬，脫下自己的毛皮斗篷，就毫無掩蔽地向前进攻。每个印第安人的唯一武器，就是一根很長的竹竿，叫做“丘索”槍(chuso)；竿上裝飾着鴕鳥的羽毛，竹竿的頂端加有銳利的槍尖。我的这个講述者好象是帶着很大的恐怖，在回想着印第安人逼近时候揮舞这些“丘索”槍的情形。当他們跑近的时候，酋長平切拉(Pincheira)向被圍者們高呼繳械投降，否則他就要不論老少都一律斬首了。因为印第安人在無論什么情况下跑进到农庄里来以后，多少总要造成損失，所以給他們的回答就是一排毛瑟槍子彈。可是，印第安人

1) 圍欄(corral)是一种用又高又坚强的木樁做成的圍栅，当地的每个农庄都建造有这种附屬的圍欄。——原注。

* 阿拉烏康族人(araucanian)是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一个族，原来居住在智利全境，在16世紀西班牙占領智利以后，就被排挤到智利南部，去做农場和工場的雇佣工人。——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性格异常坚定，仍旧走近到圍欄的边沿来；他們發現圍欄的支柱都被鉄釘牢牢地釘合在一起；而不是被皮革条子所系縛住的，这就使他們發生了惊奇；当然，要用刀子去尝試割断鉄釘，是白費力气的。因此，这也就拯救了天主教徒們的生命。很多［受伤的］印第安人被他們的同伴搬运走了；最后，有一个小酋長也受伤了；这时候号角發出了退却的声音。他們退回到馬匹那里，大概是在开会討論战术了。这对于西班牙人是一个可怕的暫停时刻，因为所有他們的子彈，除了还有少量火藥以外，都已經用完了。正在这一刹那間，印第安人都騎上了馬背，并且急馳無踪了。另外又有一次的进攻，也仍旧是被更加迅速地击退了。当时有一个冷靜的法国人在施放大炮；他靜候着印第安人走到最接近的地方，于是就用葡萄彈（grape-shot）扫射他們的队伍；因此他就一下子把39个印第安人击倒在地上；当然，这样的一个打击就馬上使全队人馬潰退而去了。

6日和7日——这个市鎮被建筑在一个面临着河流的崖岸上面；有很多房屋眞正被开鑿在砂岩里面。这条河流有希留布里地方的塞汶河的寬度的4倍；水流峻急。有很多生長着柳树的島嶼和那些平坦的、看来好象彼此前后排列在寬广的綠色河谷的北面界綫上的岬角，由于受到陽光的照耀，而显現出一幅美妙如画的風景来。这里的居民人数不多；有很多純种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这兩种人的混血种的人数，要比普通在这一帶地方的混血种少得多。酋長路卡尼（Lucanee）的部落定居在市郊的“托耳多”[1]里面。当地政府方面供給他們衰老無力的馬匹，充作他們的食物，而他們也干着織造馬衣和打馬蹄鉄等工作。他們的性格虽然在減小凶殘程度方面有些收获，却又在自己的十分荒淫方面受到了相当的损失。不过，也有几个青年人正在求进步；他們自愿去做工；最近就有一队人去参加獵取海豹的航行，并且表現出良好的举动来。現在他們正在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穿着非常华丽的、清潔的衣服，到处閑蕩無事。他們从自己的衣服上所表現出来的風味，使人感到惊嘆；如果你能够把这样一个印第安青年轉变成为青銅象的話，那么他的象衣就一定会显出是十分优美的了。

8日——騎馬到一个大鹽田去，这个鹽田是为了要把这里的食鹽輸出而設立的。它位在市鎮的上游大約15英里处，离开河流大約3英里。在这时候，它可以說是天下第一个巨大的低淺的咸水湖了；可是到夏季时候，湖水干枯，在这里就賸下了一大片雪白的鹽田。在河流的兩岸和咸水湖的岸边，有着一大堆一大堆好几百吨重的食鹽，正在准备运輸出境。鹽田取鹽的季节，也正是巴塔哥尼斯地方的收获季节。全体居民都移居到河岸边来，每天上午用牛車去拖运；男人們走到鹽田里去把食鹽掏取出来，堆成山丘。还有一些鹽田离开这里更远，它們的周界有很多里格長，而食鹽有几英尺厚；儲藏量足够供应全世界；可是在蒙得維的亞地方，居民却購用英国鹽，去做鹽漬奶油。[2]居民們靠了本乡的天然富源获得多么少的利益。同样地，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小麦受到很大的损失，可是还有很多的面粉出口到北美洲去。[3]杀死一只野兽和剝下它的皮来，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毛

1）“托耳多”（toldo）是当地人們对印第安人的住屋的称呼。——原注。

2）这里所談到的是指硝石（salt petre）。——原注。〔参看达尔文的考察日記第二版第四章，关于巴塔哥尼斯的食鹽比海鹽較不适合于保藏肉类和干酪的补充叙述。——原書編者注。〕

3）这里所談到的是指一种紅色的寄生菌（red blight或者Pobrillo）。——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皮就差不多是这些偷懒的居民所关心到的唯一的物产了。

有很多和鹽田發生关系的地質方面的事实是很有趣的；我这次騎行回来，感到十分满意。

9日——几个月以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府派遣出一支軍队，在罗薩斯(Rosas)將軍的指揮之下，去驅除印第安人。他們現在正駐扎在哥罗拉多河的岸边；因此，現在这一帶地方已經非常安宁，不致再有印第安人来扰乱；唯一的危險，就只不过是可能遇到少数殘余的敌人；可是，在一星期以前，有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一群母馬，不过这个事件是在河流的南岸那边發生的。因为貝格尔艦預定要駛往巴伊亞布蘭卡去，所以我就决定沿着陆路到那里去。

我准备同一个帶領馬队的向导和哈利斯先生一起出發。哈利斯先生(就是小双桅縱帆船的船主)正要搭乘貝格尔艦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同意和我作伴同行。[1]

10日——今天的天气很坏，所以不能动身；在我們的旅行队里，又再增加了五个高乔人；他們正有事要到駐軍的地点去；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高兴在这条荒凉的道路上結伴同行。

11日——我們在清晨出發，不过由于有几匹馬被偷去，因此我們就不得不作着緩慢的旅行，并且和"卡尔奇罗"(cargero，就是运貨馬)作伴同行了。巴塔哥尼斯和哥罗拉多河之間的距离有85英里，并且在全部这段路程里，只有兩个淡水的井泉。虽然它們的水被叫做淡水，但是甚至在現在这个季节里，仍旧是帶有很濃的咸味。在夏天里面，这条道路一定是使旅行的人很难受的；我們很好避免了昨天的大雨；由于这次大雨，在路上的車轍里还积留着几个小水潭。我們經过了几个咸水湖；当中有一个位在远处的咸水湖，至少有3—4里格的長度。各处的景色都普遍相同：棕褐色的憔悴的草类和有刺棘的灌木；这一帶有几个窪地和河谷。

在經过了第一个泉源以后，我們不久就望見一棵有名的树木；印第安人把这棵树尊崇为上帝的化身，或者是华列奇神壇(altar of Walleechu)。它位在平原当中的一塊高地上面，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在很远地点可以望見的陆标。当一个印第安人部落走近这棵树的时候，他們就用高声呼喊来向它祝拜。这棵树的本身是低矮的，有很多分支和刺棘；它的干身在齐根处的直徑大約是3英尺。它非常孤独地直立着，四周沒有任何的树木为鄰；这实在是我們在路上所看到的第一棵树木了；此后我們虽然还遇見少数同种的树木，但是它們还不是普通的植物。这时候正当冬季，这棵树上还沒有出生叶子；可是在生叶的部位处却系縛了無数的細綫；綫端悬挂着各种各样的祭物，例如雪茄烟、面包、肉、布片等。穷困的印第安人只能够从自己的土布外套上面扯下一根細綫，把它系縛在树上。印第安人把白酒和"馬太"茶*一同倒进一个树洞里面去，同时又向上熏烟，認为这样才可以使华列奇神得到最大的满足。为了把这里的景色講得更加完备一些起見，还可以指出，在这棵树的

1) 参看本書后面所附的地圖。——原注。

* "馬太"茶(maté)是用一种冬青树(Ilex paraguariensis，巴拉圭冬青)的叶子所浸制出来的飲料；在这种叶子里面含有咖啡碱。它又叫做 yerba de maté 或者巴拉圭茶(paraguay tea)。——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周圍，到处都陈列着馬骨，这些馬是作为祭物而被宰杀的。所有一切印第安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要献呈自己的祭物；他們認为这样才可以保佑自己的馬匹不会疲乏，而他們自己則將会遇事一切順利。那些告訴我这种情形的高乔人說，平时在这里，他們亲眼看到这种祝拜的情形；他們时常靜候到这些印第安人离开这里的时候，于是就去从华列奇神那里偷去他們的祭物。这些高乔人認为，印第安人在把这棵树看做是自己的上帝化身；但是我以为，它極可能是祭壇。我采取这种想法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到它是一个位在危險道路上的陆标。从这里可以望見遙远地方的文塔那山脉(Sierra de la Ventana)；有一个高乔人告訴我說，他有一次曾經和一个印第安人騎馬到哥罗拉多河北面几英里的地方去；当这个印第安人一看到远处的这棵树的时候，照例就大声呼喊起来，同时把双手按在自己的头上，面孔朝对着山脉的方面。他就問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举动，印第安人就用断續的西班牙語来回答說："第一次看到这条山脉"。这种举动也就可以說明大概一个远处的陆标对他們有用处，所以这就成为他們崇拜的最初原因。

在走过了这棵非常奇怪的树木大約2里格以后，我們就停歇下来过夜；就在这个时候，那些目光敏銳的高乔人窺見了一头不幸的母牛，就急起直追，不到几分鐘，他們已經用套索把它拖曳来，并且宰杀了它。我們在这里正碰到了"en el campo"(野外)生活的四件必需的对象：餵馬的牧草、水(只有一个泥淖)、肉和木柴。这些高乔人都是精神振作地去寻找所有这四件宝物；我們立刻就动起手来对付这头可憐的母牛。这是我在野外露宿的第一夜，用馬具充当一張臥鋪。在高乔人自由自在的生活里面，有一种高度的享受，就是：他能够在任何时刻勒住你的馬，并且說道：我們就在这里过夜吧。平原上的死气沉沉的寂靜，几只守夜的狗，那些在野火周圍安排着自己臥鋪的高乔人的一个吉卜賽人式的集团，——这一切使我的心头上留下了一幅非常鮮明的、永远不能忘記的初夜景色。

12日——我們所經的地方仍旧和昨天相似；这里居住着極少数的生物。最多的动物就是野兎，也就是刺鼠(agouti)。这里也有一些鴕鳥和羊駝。我們經过了第二口井；这口井里的水是帶有咸味的；可是我以为，在这种水里主要是含有硝石。我發現了一个良好的睡眠地点；可是，这里的水有这样的缺乏，以致在第二天上午动身以前，我們还不能冲飲馬太茶。高乔人在旅行的时候，每天只吃食兩餐：一次在夜里，另一次則在清早天亮以前。因此，一个火堆要使用24个小时；在这个地区的很多地方，这是一个很受重視的对象。

13日——我們离开哥罗拉多河的距离不到3里格；这时候，我們立刻脱离开了荒凉的砂岩平原，馳行到一片有着花卉、車軸草和小鴞的草地上；这种草地具有巴姆巴斯草原的一般特点。我們走过了一个相当寬广的泥沼；这个泥沼有时被哥罗拉多河泛濫出来的河水倒灌。它是一种鹽积層，就是在夏季里結成一層硝石的硬壳，因此就被几种在海边生長的植物所复滿。此后我們到达哥罗拉多河。从这里的渡口到河流入海口的直綫距离大約有9里格；可是据說，沿河航行所走的路程差不多就要有25里格。河面在这里的寬度大約是60碼，一般的寬度一定要比希留布里那里的塞汶河的寬度大一半。这条河流的曲折的河床，被兩岸無数柳树和蘆葦所显著地标明出来。这时候，正有几大群母馬在沿着河流游水，跟随着軍队向內地走去，因此我們在乘坐独木船渡过河去的时候，就被它們阻擋了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段时間。母馬的肉是兵士們在行軍时候的唯一食物。这可以使他們行动非常方便，因为在这些平原上，馬匹可以被驅赶着行走的距离是非常使人惊奇的：我确实相信，一匹沒有負重的馬在連續很多天的馳行时候，平均每天可以走100英里。

罗薩斯將軍的駐扎地点正靠近河边。营房是[一个]由运貨馬車、大炮和茅屋等所構成的方場，它大約有300—400碼的寬度。他的兵士們差不多全是騎兵。我認为，直到現在还沒有出現过一支象它这样使人厭惡盜匪式的軍队。这当中的大部分兵士是混血兒，兼有着黑人、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我不知道为什么緣故，总是覺得有这类出身的人很难有一付良好的面貌表現出来。当时我被召到書記官那里去驗看我的护照。他帶着非常尊严和神秘的态度来盤問我。幸亏我随身携帶着一封布宜諾斯艾利斯政府[1]写給巴塔哥尼斯的地方司令官的介紹信。这封信就被轉呈給罗薩斯將軍；他就轉交給我一个非常亲切的复文，因此書記官的面色也轉变成了笑容，态度也温和起来了。我們借宿在一个有趣的老年西班牙人的“郎乔”(rancho，就是茅屋)里面；他曾經参加拿破侖的軍队去远征过俄国。

14日——今天的天气陰暗，又因为这里四周都是沼澤，所以我沒有事情可以做；在夏季里面(12月)，哥罗拉多河匯聚着安第斯山脉里的雪水，因此河水泛濫，就倒灌到这个沼澤里面来。我的主要的娛乐就是：当印第安人到我們所住的“郎乔”这里来叫卖一些小商品的时候，我就观察到他們的家庭情形。据說，罗薩斯將軍大約有600个印第安人的盟友。他們的人数一定是很多的。这些人都是身材高大，面貌很美丽；可是就很快看出，在火地島上面，也有同样面貌的野蛮人，由于那里气候寒冷，食物缺乏和不开化，而变得样子很可怕。有些著作家在鑒定原始人种的时候，把这些印第安人划分成为兩类；可是，我認为这种划分方法是不正确的。在年青的妇人(或者叫做“支那”——china)当中，甚至也有几个得到美女的贊称。她們的头髮是粗的，但是特別烏黑發亮；她們把头髮編成兩条辮子，下悬到腰际。她們的面色緋紅，一双眼睛閃閃發光；她們的双腿、脚和双臂比較小些，但是形狀优美；在她們的腰間和踝骨的周圍裝飾着一串串粗大的藍色珠子。有几个印第安人家屬可以使人發生一种难以比拟的兴趣。时常有兩三个支那(妇女)同坐在一匹馬上面；有一个印第安人母亲，就这样帶了自己的兩个女兒到我們的“郎乔”来，叫卖食糖和馬太茶。她們用很优美的姿势騎坐在自己的馬上。在这些馬的頸上，都圍上了一条寬闊的帶子；这种帶子剛巧达到馬的胸部下面；她們就把这种帶子当做鞍蹬来使用，但是在使用它的时候，就直立起来，甚至要比一个男人所站立在馬背上的地位更加前面一些。她們在騎上了馬以后，也象男人一样騎行着，不过双膝举起得很高。在旅行时候，支那們經常騎坐在运貨馬匹的背上，因此大概就养成了这种習慣。她們所担負的責任，是把貨物裝上馬背和卸下馬背，并且張設宿夜用的帳篷。总之，她們也象所有的野蛮人一样，是一种有用的奴隶。男人們去作战、打獵，照料馬匹和制造馬具。他們的主要的家庭作業之一，就是把兩塊石头彼此互相敲鑿，使它們变成圓球形。投石索或者投球是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武器；他們

1) 我認为应該在这里非常明确地表示我对布宜諾斯艾利斯政府的感謝，因为他用亲切的态度签發一張可以通行全国各地的护照，給我这个在貝格尔艦上的自然科学家。——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就用这种武器去獵捕野兽，并且擒住自己的野性的馬匹。在作战的时候，印第安人首先就企圖用投球甩翻敌人的坐馬；而当敌人受困到地的时候，就用"丘索"槍（就是長矛）把他刺死。如果投球只纏住野兽的头頸或者是身体，那么它們时常会被野兽帶走而就此失落了。因为在單單把一对石头做成圓球时候要耗費兩天劳动，所以投球的生产工作在这里也就成为日常进行的事情了。有几个男人和女人的面上塗有紅色，但是我从来沒有看到他們的面上塗有那些在火地島土人中間常見的水平的帶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戴着一个藍色小头箍，并且从箍上系縛有直帶，下垂到每只眼睛的下面。他們所用来自己夸耀的主要东西，就是各种銀制的器物；我曾經看到一个酋長帶着自己的銀制的鞍蹬、踢馬刺、用銀鍊做成的馬絡头和銀制的刀柄等，并且有时在头髮上插戴着几种銀制的首飾。

从罗薩斯將軍的贈物方面看来，他們的衣服是用普通的布来縫制成的，里面襯有一些毛皮。他們全体都有"烈卡多"（馬鞍帶）、鉄制的馬銜和鞍鐙。

15日——罗薩斯將軍差人来說，他很高兴在我动身以前来和我会面談談；因此，我就延迟了一天的行期，但是他这次和我相識的結果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罗薩斯將軍是一个性格非常强烈的人；現在他在这个国家里起有極其重大的影响，大概他最后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領袖的。据說，他是一个拥有74平方里格土地的地主，并且还有三十万头牲畜。他的产業的产量特別多。他首先因为他对自己的产業有一套严明的法律和訓練好了几百个工人，而且击退了印第安人的进攻，所以就获得了自己的声誉。不但这样；他又是一个十足的高乔人，他的騎馬的技术非常著名。在一匹沒有受过訓練的馬駒奔跑出圍欄的門外时候，他会得从門框頂上跳下到这匹馬的背上，并且制服这头牲畜的最潑野的掙扎。他穿着高乔人的衣服；据說，他曾經要求朋松布（Ponsonby）勛爵也穿高乔人的衣服，同时还說道，他認为当地的衣服裝束是合式的，所以也是最可尊重的衣服。他用这些方法在軍营里获得了無限的威望，因此也就握有了独裁的权力。曾經有一个人在不久以前杀死了另一个人；他在被捕以后受到审問的时候，就回答道："因为那个被他杀死的人講了不尊敬罗薩斯將軍的話，所以我就杀死了他"。就在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杀人犯被釋放了。我在和罗薩斯將軍見面会談的时候，感到他是一个富于热心的、有見識的和非常严肃的人。他的严肃态度达到了極点；我听到他的一个裝瘋的丑角（將軍蓄养着兩个丑角，他們扮成老年的男爵样子）講述了下面的一段情节："我曾經非常急切地想要去听某一只歌曲，因此我就有兩、三次走到將軍那里去請求他；他就对我說道：'你干你自己的事情去吧，我現在很忙。'第二次我又走过去；他就說道：'要是你再走进来，我就要处罰你了。'可是，我第三次又去請求他，于是他就大笑起来。我馬上冲奔出帳篷去，可是时間已經晚了；他命令兩个兵士来把我抓住和吊在刑架（stake）里面。我用天上的所有神將的名字来呼喊他，哀求他饒恕，釋放我出去；可是仍旧沒有效力；——在將軍大笑的时候，他就不管瘋子不瘋子，一律都要把他治罪。"这个可憐的神經質的紳士，在一回想到这种刑架的时候，就好象帶着十分悲痛的样子。这是一种極其殘酷的刑罰；有四根木柱，分开埋立在地面上；于是就把罪犯的双手双脚分别捆縛在柱上，使他的身体平攤着吊悬在空中，并且連續处刑达几个小时。采用这种刑罰的思想，显然就是从当地时常見到的曝晒兽皮的方法里面产生出来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在現在这一次的会面时間里面,我沒有看到他的面上露出一絲笑容;同时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护照和一道有权使用政府驛馬的命令;这也就是他对我非常亲切关怀和乐意帮助的表示。当罗薩斯將軍从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以后,他就采取直綫方向行軍,穿过情况不明的平原,并且在他的进軍时間里,每經一段相当远的距离間隔,把五个兵士和一小群馬匹留下,組成驛站,这样就可以遞送快信到首都去。我就决定經过这些驛站,旅行到巴伊亞布蘭卡去。我因为能够和这个可怕的將軍会面而感到非常高兴。他是値得使人去見見的,因为他确实是南美洲的一个杰出的人物。

16日——我們在淸晨动身到巴伊亞布蘭卡去。哈利斯先生因为身体沒有完全恢复健康,所以不再和我結伴同行。我急切地要到巴伊亞布蘭卡去,因为不知道軍艦会有什么时候到那里去。我們經过印第安人的"托耳多"(toldo);它們不構成正規的軍营形狀。它們是一种象爐灶那样的圓形小帳篷,用兽皮来复盖;在它的进口处,有一支"丘索"槍笔直插在地面上。这些帳篷被分开成几組,分別屬于不同的酋長的部落;而每組帳蓬大概又再按照主人的亲屬关系被划分成更小的集团。第一个驛站位在哥罗拉多河的岸边;这一边的冲积平原看来是肥沃的;据說,这些地方很适宜于谷类生長。种植柳树对农庄有很大的利益;罗薩斯將軍打算在这里設立农庄。这种歼灭战虽然是用最震动人心的野蛮手段来进行的,但是將一定会产生出重大的利益来。这样就立刻会打开400—500英里長的良好曠野,作为繁育牛类的場地。

从第二驛站到第三驛站,开始显現出巨大的地質構造来;我相信,这种構造一直到聖大非(Sta Fé)都是相同的;聖大非离开这里至少有600英里。这一帶地方的外貌和哥罗拉多河以南的地区不同。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树木和草类,并且那些生有刺棘的灌木并不再有以前那么多,而且愈来愈变得稀少起来;在向北过了一小段路以后,就連一棵灌木也遇見不到了。这个平原是平坦的,帶有一种均匀的淡褐色;地面上不生树木;直到离开河流大約25英里的地方,才見到一个砂丘地帶;这些砂丘向东西兩方面伸展,一直連綿到目光所能够望到的遙远地方。这些砂丘是这一帶的無价之宝,因为它們位在粘土層上面,能够把雨水蓄积在低窪处成为小池,因此可以供应稀有的东西——淡水。我們时常沒有去注意到:把土壤層降低或者增高这件事情会帶来極大的利益。那兩个位在內革罗河和哥罗拉多河之間的遙長道路上的可憐的水泉,就是由于在那里的平原上有了兩处極小的高低不平的地形而造成的;如果沒有这种地形,那么恐怕就会連一滴水也絕对沒有办法去找到了。当然,即使去鑿井也不能担保有水出現的。这个沙丘地帶的寬度大約是8英里;第四驛站就位在砂丘地帶的北面边緣处。因为时間已經傍晚,而那些强壯的驛馬又正在远处放牧,所以我們就决定在这里过夜。这个驛站的房屋位在一条大約100—200英尺高的山崗的脚下;这条山崗是当地最显著的地物;从山脊上面,可以淸楚地看到文塔那山脉;它連綿不断地經过这一帶地方,并且在直到巴伊亞布蘭卡地方的一段距离里面,都显出并不是一条孤独的山嶺。这个驛站是由一个出生在非洲的黑人中尉所管轄的。应該指出,很可以把他表揚一下的是:在哥罗拉多河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还沒有看到过一个"郎乔"有象他这里的房屋那样整齐淸潔。他專設了一个来客居住的小房間,还有一个小馬欄;它們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全部都是用木杆和蘆葦来建造成的；除此以外，他又在自己的房屋周圍挖掘一道壕溝，用来防御敌人进攻。可是，假如印第安人眞的要来进攻的話，那恐怕是毫無用处的；不过据我看来，他的主要安慰只不过是寄托在一种可以高价出卖自己性命的想法上面罢了。在不久以前，有一支印第安人队伍曾經在夜間通过这个地方；要是他們知道这里有一个驛站的話，那么我們的这个黑人朋友和他手下的四名兵士就一定会被他們干掉了。除了这个黑人以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过比他更加有礼貌的人了；有一件使我看見了感到相当苦惱的事情，就是不知为什么他在我們面前不愿坐下来并且和我們在一起吃飯。(17日)上午，他很早就打發人去取馬；于是我們出發作另一次愉快的馳行。我們經过卡皮薩但耳布埃(Cabeza del Buey)；这是一个大沼澤的起端处的旧地名；这个沼澤一直伸展到巴伊亞布蘭卡那里。我們就在这里更換驛馬，并且沿着沼澤和鹽澤走了几里格路。在最后一次更換驛馬以后，我們又再开始跋涉在污泥的道路上。我坐的馬跌倒了，因此我的全身都浸漬在墨黑的泥漿里；——这时候要是一个人沒有衣服更換，那眞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飞来横禍了。在离开要塞几英里的地方，我們遇到一个人；他告訴我們說，已經有一門大炮發射过了，这就是印第安人正將接近的信号。我們立刻离开大路，沿着沼澤的边緣前进，以便在受到追击的时候，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好的逃生的路綫。我們由于达到要塞的城牆里面而感到高兴，同时才知道我們全部的警戒都只不过是白費心計，因为这些印第安人已經轉变过来而成为我們的盟友了；他們表示愿意听受罗薩斯將軍的調遣。

18日，星期日——貝格尔艦还沒有駛到这里来。我沒有事情可做，沒有干凈的衣服，沒有書本，也沒有人可以在一起談話。我眞的羡慕起几只在地板上嬉戏的小猫来。可是，我幸运地受到帕勃洛(Pablo)先生的殷勤的招待；他是哈利斯先生的朋友。

19日——我焦急地想去知道貝格尔艦是不是已經駛到了河口。指揮官派給我一个兵士作为向导，并且还有兩匹馬；在上路的时候，我們还多帶了兩匹馬；可是它們都是多么可憐的馬，因此只好把一匹馬舍弃，而其余三匹馬好容易才达到大約25英里远的錨杆山(Anchor Stork Hill)，这是軍艦取淡水的地方。我的向导在兩个月以前曾經作了一次惊險的逃命。那时候，他正和另外兩个人一同出外打獵，走到离开要塞大約只有几里格的地方，有一队印第安人出現了；他們就用投石索甩倒了他的兩个朋友和杀死了这兩个人。接着他們又用投石索投到他自己坐的馬的身上来。他立刻就跳下了馬；用自己的刀子把繩索割断，放开馬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不得不繞着馬走，躲閃开敌人的"丘索"槍，并且在身上受到了兩处重伤。他抓住了一个机会，跳上自己的馬背，于是恰巧在他的追敌們的"丘索"槍面前奋勇赶馬奔逃；他們一直追逐他到要塞附近才停止。从此以后，上面就有命令說，不准任何人單独走到离开殖民地点較远的地方去。我在来到海岸附近以前沒有知道这件事，我很惊奇地观察到我的向导多么專心地注視着一头鹿；它显然是在附近的地点受到惊吓而逃出来的。

在休息了兩小时以后，并沒有見到貝格尔艦到来；于是我們打算回去；可是，只能够再走2—3里格的路，而且即使这样，也只好舍弃一匹馬。第二天[20日]上午，我們捕捉到一只小犰狳，可是它对于我們这兩个人只好算是一頓可憐的早飯和午飯。在我們过夜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地方,整个地面上都复滿着一層硫酸鈉的硬売,因此显然可知是沒有水源的。

20日——第二天早晨,我們吃喝不到什么东西,就动身上路;馬匹疲乏得难以行走;最后,高乔人的坐馬显得十分疲乏;因为高乔人不能步行,所以我就把自己的馬讓給他騎,而自己則步行走路。太陽照射得非常炎热;大約到正午时候,我們的獵狗咬死了一只小山羊;于是我們就把它燒炙起来;我吃了一些羊肉,可是吃了以后就使我感到特別口渴。虽然最近下过雨,在路上到处都有着清水的小潭,可是它一滴也不能够进口。最后,我再也走不动一步路了,于是不得不又再騎上自己的馬;这眞是可怕的慘無人道的行为,因为它的背皮已經被擦伤得非常厉害了。我差不多足足有20小时沒有喝水,并且只有一部分时間才在炎热的太陽下面行走,可是这种口渴却使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衰弱。我不能去設想到,旅行者們究竟怎样会在非洲地方設法生活下去。虽然这样,我应該承認,我的向导却絲毫也沒有感到苦惱;并且还使我惊奇的是,一天的失調竟会使我达到多么疲累不堪的境地。在达到要塞的时候,我不知道究竟是这匹可憐的馬还是我自己感到最高兴。

21日——用4英鎊10先令的价錢去購买到一匹年輕力壯的駿馬,并且騎了它在附近的平原上面馳行。

22日——因为沒有事情可做而感到厭倦;我商請上次的向导,并且在一起出發到朋塔阿耳塔那里去;这个地方沒有港口那样远,并且可以很清楚地望見港口的景色。这一次,我在上路时候,帶足了面包、肉、裝水的牛角,并且預定就在那里宿夜,这样可以使馬匹不致疲乏。在走到离开目的地不远的时候,这个高乔人發覺有三个正在騎馬打獵的人。他立刻下馬,并且向他們仔細瞧望,同时說道:"他們并不象天主教徒那样騎着馬,而且也沒有人能够离开要塞的。"这三个獵人合在一起走着,也同样跳下了自己的馬。最后,他們当中有一个人又再上馬,回身跑向山背后去而消失無踪了。这个高乔人說道:"我們現在一定要騎上馬去,把你的手槍裝上子彈;"同时他又瞧瞧自己的佩刀。我就問道:"他們是印第安人嗎?"他答:"誰知道(quien sabe)?要是他們不超过三个人,那就沒有多大的关系。"于是我就想起,有一个人跑过山背后去照呼他的部落里面的其余的人来了。我把这个推測提出来,可是我所能够索取到的全部回答,只是"誰知道?"他始終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整个地平綫。我想,他的异常冷靜的神色簡直是太滑稽了,并且詢問他为什么不跑回去。在他用下面的話来回答我的时候,不禁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們就回去,不过只能够沿着靠近沼澤的一条路走,我們能够使馬尽快的急馳到那里,于是再靠着我們自己的双腿跑;这样就不会發生危險。"我对这个方法并不感到十分可靠,并且想要加速我們的步調。他就說道:"不,在他們还沒有采取行动的时候,用不到这样去做。"当路上有高低不平的地段可以隐蔽我們的时候,我們就急馳起来;但是在我們的身体显露出来的时候,則又繼續采用步行。最后,我們到达一个河谷,于是向左轉弯,飞快地疾馳到一个山丘的脚下;他叫我照看他騎坐的馬,吩咐獵狗伏臥在地面上,于是就用双手和双膝爬行,前往偵察。他这样干了一段时間,最后却發出了一陣大笑,并且喊道"女人呀"(Mugeres!)。他認出,她們是自己的妻子和長子的阿姨,正在獵取鴕鳥蛋。我已經描写过这个人的举动,因为他是由于充分相信他們是印第安人而采取这些举动的。可是,当他發現自己的估計完全錯誤的时候,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他就向我提出了大批的理由，来說明为什么他們不可能是印第安人。可是，所有这一切也就很快被我們忘記了。此后，我們再向朋塔阿耳塔前进，并且平安無事地吃食我們的午飯。朋塔阿耳塔就是我去年發現很多骨化石的地方。晚上，我进行了搜寻更多的骨化石和标明这些埋藏它們的地点的工作。出現了美观的夕陽景色，万物都显得使人愉快的沉寂和平靜。可是，这种景色是假象；过了一个小时，在我們上床的时候，开始下起傾盆大雨来；可是我們仍旧熟睡，很少受到雨水浸湿。

23日——上午不停地下雨，所以我們就动身回去。在我們所經过的路綫上，我們看見一列新鮮的獅子的脚印，并且开始作了一次失敗的搜索工作；獵狗們好象知道我們想去干什么事，却并不热心地去找寻这只野兽。

在这一帶地方，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叫做美洲臭鼬（zorilla）或者臭鼬（skunk）；它們的数目有相当多。它和欧洲臭猫（fitchet）的習性相同，不过它的身体較大，而且也較粗壯。它感覚到自己很有权力，因此白天在寬广的平原上走来走去，不怕獵狗和人。如果有一只獵狗突然要去向臭鼬进攻，那么臭鼬所噴射出来的臭油，立刻就会引起獵狗發生强烈的嘔吐，感到非常刺鼻。衣服一碰到这种臭油，就变得永远不能够再穿用。所有其他的野兽都愿意替臭鼬筑造巢穴。在回去以后，我看到自己的旅行朋友哈利斯已經从哥罗拉多河那里到来。在不多几天以前，傳来了一个消息說，印第安人暗杀了一个驛站上的全体官兵。大家怀疑这是别尔囊切奥（Bernantio）的部落所干的；这个部落就是那个在前几天停留在这里的路上来向將軍投誠的部落；他們都是杀人者。哈利斯告訴我們說，在离开哥罗拉多河不多几英里地方，他曾經遇到这些印第安人。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軍官到达这里，帶来了下面的一个紧急命令：“如果别尔囊切奥不能够把那些暗杀者的首級取来，那么他的最悲苦的日子就会到来，因为他的部落的任何一个人都將不准离开巴姆巴斯草原”。

24日——軍艦被我們望見了。因为在那些寬广地伸展着的淤泥河灘上面發生蒙气差現象，所以軍艦的形象就被歪曲得很有趣。

25日，星期日——騎馬到小港灣去。可是，那里的風势太大，小船难以离开軍艦。晚上，指揮官米朗达（Miranda）率領300名兵士开拔到这里来；他奉命和别尔囊切奥的部落联合起来，一同去追查“rastro”，就是去追查那些暗杀者們的踪迹。如果别尔囊切奥的部落犯了罪，那么就把这个部落的人全部杀死；如果沒有犯罪，那么即使是这条踪迹通到智利境內也要追查到那里。在米朗达的队伍里，有很多兵士是印第安人；簡直再也不能想象到有象他們的露营情形那样野蛮和原始的景象了。他們当中有一些人竟去喝飲几头被宰杀作晚餐的用牲畜的热血。后来，我們听說，这一次追查踪迹的結果，証明了别尔囊切奥是無罪的。那些暗杀士兵的印第安人已經直接逃走到了广大的巴姆巴斯草原里去了；并且由于某些原因，結果沒有再去追踪他們。單單一种对于追踪的看法，也就会使这些人个个都知道一大段故事。可以假定他們研看了大約一千匹馬的踪迹；他們在看出了有多少匹馬馳行过去以后，就馬上能够猜測到騎馬者的人数有多少；根据另外一些留在地面上的印痕的深度，就可以知道在这里究竟有多少拖运貨物的馬走过；根据地上脚印另乱而不規則的情形，就可以知道这些人馬疲乏到怎样程度；根据燒煮食物的情形，就可以知道这些被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追踪的人是不是匆匆忙忙;根据各种痕迹的一般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已經在这里經过了多少長久的时間。他們認为,进行一次10—14天的追踪工作,就足够在最近期間里面搜寻到敌人了。同时我們又知道,米朗达率領了軍队从文塔那山脉西端一直走到乔列澤耳島(Cholechel I.);那个島位在內革罗河以北70里格的地方。这一次行軍通过了一个情况完全不明的地区,走了大約200—300英里的一段路。世界上有沒有其他的軍队也会得这样独立地向前行进的呢?太陽替他們充当向导,母馬的肉作为他們的食物,他們的鞍褥就被当做床鋪;只要有一些水解渴,他們就連天涯海角也都会跑到的。

26日——查弗尔斯先生所乘的一只小船,从軍艦那里开駛到这里来。我們为了等候杀死一头母牛,以便把新鮮牛肉帶到軍艦上去,而直等到了晚上。我們到天晚了方才动身,不过夜間也很美观和平靜。軍艦已經移动了它的停泊地点,因此我們就作了一次对它的長途追寻;最后到半夜1点半鐘,方才达到軍艦那里。

27日——整天的时間都耗用在講述我的旅行故事方面。

28日——积極进行安排各种事情,以便从陆路旅行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在巴伊亞布蘭卡的要塞那里空閑了一个星期以后,这种刺激的感覺是十分愉快的。

29日——在午飯以后,舢板出發去进行測量工作。我就搭乘它离艦。我們住宿在朋塔阿耳塔;同时我开始了一次成功的骨化石的搜索工作。我离开了我的僕人和另一个水手,他們繼續去干自己的工作了。(30日)第二天上午,我們到要塞那里去,一直到夜里9点鐘,方才到达那里。

31日——我的向导,或者叫做"伐西阿諾"(vacciano),沒有到来;我就騎馬到朋塔阿耳塔去,以便去监看發掘骨化石的工作。那里是寂靜的荒僻的地点;天气美好;十分的寂靜显得几乎是庄严的景象;卽使是在淤泥河灘和海鷗們中間,在砂丘和孤独的兀鷹們中間,也是这样。

9月

巴伊亞布蘭卡——薩烏西河——文塔那山脉——第五驛站——罗薩斯农庄——布宜諾斯艾利斯——阿烈西非——罗薩利俄

9月1日——晚上回来。在最近一个星期里,天气很炎热和干燥;因此,所有以前积儲鹽水的池塘和淺湖,現在就显現出是一片平坦的硝石平原,具有像雪地一样的白色。从这些鹽水池的岸边看来,好象有着那些被風吹集的雪堆,因此这种相似情形也更加逼眞。

2日——沒有做什么事情。

3日——哈利斯和罗萊特先生到小港灣去,并且从那里再乘舢板上軍艦去。他們在半路上將要帶走我的僕人和骨化石。

4日—7日——这四天的光陰都耗費在可憐的無聊方面。我本来已經雇用了一个人做我的"伐西阿諾"(向导);可是,他使我感到失望,时常要去干一种冒險事情和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我另外雇用了一个人。我的唯一的消遣就是閱讀一本西班牙小說,是在巴塞罗納(Barcelona)出版的,叫做皇后卡罗琳的审判!除此以外,我还听到很多关于印第安人的奇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怪的逸事。当地的人們全体都感到非常兴奋；有繼續不断的胜利消息等傳报到这里来。有一个被俘的酋長已經招供出有一些印第安人在小鹽田那里的举动。[9 月]5日，一个有 100 名兵士的队伍就被派遣出去对付他們。这些鹽田离开哥罗拉多河和巴伊亞布蘭卡之間的大道只有几里格。那个帶来这个情报的專差(chasca)，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他就把最近自己亲眼看到的一次战斗的情形講給我听。有几个被俘的印第安人供出了一个居住在哥罗拉多河北面的部落的情况。于是就有 200 个兵士被派遣到那边去；他們首先由于看到在一个荒凉的山地区域里有一陣陣被馬蹄所揚起的灰塵而發現了印第安人。这个講述給我听的西班牙人認为，它們[这些山地]有文塔那山脉的一半高，因此就有 1,000—2,000 英尺高。在那里，可以清楚地望見安第斯山脉，所以这个地区一定是在深远的內陆。这些印第安人，男女小孩一共大約有 112 人。他們差不多全部被俘或者被杀死[1]。現在印第安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惊吓，以至于来不及起来集体反抗，只好各自四散逃命，甚至連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也顧不到了。兵士們見到每个男人就追赶过去，把他們杀死。可是，他們好象是瘋狂的野兽一般，总是要搏斗到最后战死为止。有一个印第安人用自己的牙齿几乎把一个兵士的拇指咬断；他宁可讓自己的眼睛被兵士从眼窩里挖出来也不放松牙关。另外有一个人已經受伤，就假裝已經死去的样子，在自己的外套里面暗藏着一把刀子，准备刺死第一个走近到他身边来的人。这个講述給我听的人又說道，当他正在追赶一个印第安人的时候，那个逃命的人就大呼“companero”(朋友)，“不要杀我”；同时他却从自己的腰間私下解开投石索，表示要把它在自己的头上繞轉起来，給予他的追敌以反击。“可是，我就用自己的佩刀把他砍倒在地上，于是就跳下自己的馬背，用我的短刀割断了他的喉嚨。”这眞是一幅陰慘的圖景；可是，下一幕眞正确实的事实，就是所有看上去有 20 岁以上年紀的妇女，全部都被屠杀而倒臥在血泊里了，——这眞是一件多么駭人听聞的事情啊！当我大胆地表示說这未免是太慘無人道的时候，他就回答道：“为什么，可是做些什么好呢？要知道她們又会养出这种人来的！”在这里，每个人都牢不可破地坚信这是一种最正义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是在打倒野蛮人。現在究竟有什么人能够相信，在一个天主教的文明国家里，会干出这类慘酷無情的事情来呢？这些印第安人的孩子們被赦免了一死，被出卖或者被贈送給人家去当一种奴隶，因为主人要經过一段时間以后，才能够使他們相信自己是奴隶；可是我以为，这时候他們恐怕是只会听任主人的摆布而毫無怨言的了。在这一次战爭里面，有四个人合在一起逃命。他們被追赶的軍队所迫，当中有一个人被杀死，另外三个人則被生擒。他們原来是从一大队印第安人那里被派来的使者，也就是全权大使；这一队印第安人为了共同防御敌人而集結在安第斯山脉的附近一帶。現在这些印第安人正在一个地点集合，举行一次重大会議；馬肉的盛宴已經准备好，跳舞会也將要举行。到明天早晨，这些使者就要起程回返到安第斯山脉去了。在安第斯山脉那里有一大队印第安人；他們就是从那里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們都是非常漂亮的、看来是高貴的人，身長都在 6 英尺以上，年紀都不到 30 岁。当然，这三个被活捉到的印第安人掌握着非常重要的情报；为了要探听到这个情报，就把他們排列成一行。在起初兩个人被盤問的时候，他們就回答道：“No

1) 只有一个天主教徒受伤。——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sé”(我不知道),——于是就彼此接連地被槍杀了。輪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照样說“No sé”,并且还添加一句話道:“放槍吧,我是一个男子汉,不怕死!”于是他就不再發出一句可以損害他們祖国的共同事業的話来![前面曾經講到的]那个酋長的举动就完全不同了:他的性命大概是保全了,因为他供認了所有这些軍事行动計划,并且出卖了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联盟的地点。据說,已經有600—700个印第安人集結在那里,并且到夏天时候,他們的人数將再增加一倍。我已經講到,这些使者一定是被派遣到巴伊亞布蘭卡附近的小鹽田的印第安人部落这里来的;他們正也是被这一个酋長所出卖的。因此可以知道,印第安人已經在安第斯山脉到南美洲的东海岸之間展开了联系。罗薩斯將軍的計划是要杀尽所有殘余的印第安人;并且打算把这些殘余者們先驅逐到一个共同的地点去,然后到夏天联合智利人来把他們全部一網打尽。他一連三年反复进行着这种軍事行动。我以为,他們所以要选擇夏季去大举进攻,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平原上沒有飲水,所以印第安人只能够朝着一定的方向移动。在內革罗河南部这一个广大的荒無人烟的地区里面,对印第安人說来是一定安全無患的;可是,罗薩斯將軍已經和退衞尔徹人*訂立了一个条約,因此也就阻止了印第安人逃亡到这个地区去;这个条約的內容就是:退衞尔徹人应該把每一个渡过內革罗河到南方来的印第安人杀死,并且由罗薩斯按照杀死人数付給奬金;但是如果他們違背条約,那么西班牙人就要歼灭他們自己。这个战爭主要是对付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印第安人,因此有很多居住在安第斯山脉以东地区的部落,就和罗薩斯一起去作战。可是,这个將軍也象徹斯忒菲耳特(Chesterfield)爵士一样**,認为自己的朋友到將来也可能变成为自己的敌人,因此总是把这些人配置在最前綫,这样就可以削减他們的人数。如果这次軍事行动获得成功,也就是如果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被杀戮,那么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將被占領而成为牧畜生产区,而內革罗河、哥罗拉多河和薩烏西河的河谷一帶,將成为谷物最丰产的地区。这个地区將从赤銅色的印第安人的手里落进到野蛮的高乔人的手里去。高乔人虽然比較开化一些,但是他們的各种道德行为是比較墮落的。由于上面所說的一次胜仗,就收回了一大批曾經在巴伊亞布蘭卡被偸盗去的馬匹***。在这次所俘获的女孩当中,有兩个非常美丽的西班牙女孩;她們从小就被印第安人帶走,因此現在只会用印第安語言来講話了。从她們的談話里面可以知道,她們一定是从薩耳塔(Salta)那里来的;从那里到这里的直綫距离大約有1,000英里。这就可以使人得到一个关于印第安人所行經的疆土眞是广大無边的概念;可是,我以为它無論有多么大,在这个世紀的下半紀里面,將不再有一个野蛮的印第安人居住在內革罗河以北的地方。这个战爭是極其殘酷的;天主教徒杀死每一个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則也照样来对付天主教徒****。我还听到一些关于

* 退衞尔徹人(tehuelche)是巴塔哥尼亞的退衞尔徹部落的土人。——譯者注。

** 菲里普·多尔滿·斯頓霍普·徹斯忒菲耳特爵士(Philip Dormer Stanhop Chesterfield, 1694—1774),是英国的政治家,曾經發表給弄兒的書信集一本書;在这本書里面反映出了英国18世紀的貴族政治首腦的“处世祕訣”。——譯者注。

*** 在达尔文所發表的考察日記的兩个版本里,都在这里添写了下面一句:“就在我們离开南美洲以后,我們已經听說这个歼灭战爭遭到了完全失敗”。——原書編者注。

**** 在这里失落了一張添写进去的紙片。在日記本的边上空白处,标明出因为沒有把它粘住而遺失了。这些添写进去的情节,一定是关于歼灭很多印第安人方面的。——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另一次在乔列澤耳島上所發生的战事消息；这是在上面所講到的一次战事以前几星期發生的。这是一个位在內革罗河以北70里格的島，也是馬队通行所經的極重要的地方。現在已經有一个軍团的司令部駐守在那里。当軍队第一次到达这里的时候，他們發現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于是就屠杀了20—30个印第安人。酋長用了一个使大家吃惊的方法逃走了。印第安人的首腦們經常准备好一匹或者兩匹精选的良馬，作为应付紧急事变的用途。这时候，酋長就抱了自己的小兒子，跳上了一匹这种备用馬，一匹白色老馬。这匹馬既無馬鞍，也無馬繮。为了避免中槍起見，这个印第安人就采用自己种族里面的一种特殊方法来騎馬，就是用一条手臂勾住馬頸，并且只留一条腿挂搭在馬背上。因此，他就悬挂在馬的身体一侧，看上去好象是在撫摸着馬头和在对馬講話似的。追赶者們用尽全力去追捕他；指揮官一連換了三次馬，結果还是無济于事。这个年老的印第安人父亲和他的兒子就逃出了敌手，获得自由。这个携帶着自己的小孩的老年人的裸体的銅象一般的形象，好象馬席帕(Mazeppa)* 那样騎在一匹白馬上面，因此就远离开他背后的一群追赶者而去了；——可以使人想象到，这眞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圖景啊！

一天，我看見一个兵士在用一塊燧石打火；同时我立刻就認出这塊燧石曾經是箭头的一部分。他告訴我說，这种箭头是在乔列澤耳島附近發現的，并且他們时常在那里拾到它們。它的長度是2—3英寸，因而要比現在火地島土人所用的这种箭头大一倍；它是用不透明的乳酪色燧石所做成的，不过尖端和倒鈎已經被人故意敲去了。这就可以使人清楚地知道，巴姆巴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現在已經都不再使用弓箭。我以为，有一个在班达奥利恩搭耳地方的小部落一定要算是例外；可是，他們却和巴姆巴斯草原里面的印第安人离开得很远，并且和那些居住在森林里面步行的部落相鄰在一起。因此就可以知道，这些箭头是印第安人的古物，是在印第安人的生活習惯由于馬被运进到南美洲来而發生巨大的变化以前所使用的。由于有了馬匹和發明了用投石索捕捉野兽的方法，这就一定会使他們在空曠的地区里放弃了十分費力的使用弓箭的方法。在北美洲地方，發現馬的骨化石，它們和柱齿象(mastodon)的骨化石貼近在一起；在聖大非巴雅达那里，我發現一个馬齿化石；它和大懶兽(megatherium)的一部分骨化石一起被埋藏在相同的河岸里。如果它不是一个馬的牙齿，那么我也决不会就立刻怀疑到它是和大懶兽是同时代的野兽了。可是，从箭头使用的轉变方面可以得到証明，这种習惯的改变情形使我确信：〔現在的〕馬并不是原来在这里生長的动物**。

8日，星期日——最后得到了一个"伐西阿諾"(向导)和罗薩斯將軍签發的借用政府驛馬的通行証，于是我就动身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1]。这一段路程的距离大約有400英里。

* 这个形象是达尔文从拜倫(Byron)的詩篇馬席帕里面得来的。馬席帕連同卡尔(Karl)在波尔塔伐战役以后逃跑了；此后他就告訴卡尔道，他曾經在青年时代爱上了一个大地主的年青的妻子；卡尔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把馬席帕抓住，剝去他的全身衣服，把这个赤身裸体的人縛在一匹年青的未馴的馬上。这匹馬就帶着这个被用皮帶紧縛在它的背上的馬席帕，疾馳到草原里面去了。——譯者注。

** 这一段話大概是以后补写的，因为达尔文到聖大非巴雅达去旅行的时間是在1833年10月5日以后。——譯者注。

1) 参看現在这本書的后面的地圖。——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今天的天气良好,但是显著地含有薄霧;我以为这种景象在預告將有大風来临,不过高乔人却說,这是由于在遙远的某处平原上有燎火燃起的緣故。到第一驛站有4里格的路程;在这一个平原里沒有任何的灌木;只有河谷来使它發生一些变化。第二驛站是在薩烏西河的岸边;这是一条水深流急的小河流,河面寬度不到25英尺。这条河流从現在这里开始一直到海边的整个距离里,完全不能渡涉过去,因此也就構成了一道有效的阻擋印第安人的天塹。在驛路所通經的河边,大約在它的上游1里格的地点,它的水深还不到馬腹那样高。耶穌会員法尔卡納尔(Falconer)从印第安人那里所得来的报导,一般都是很正确的,却在他的地圖上把它繪成了一条相当大的河流,發源于安第斯山脉那里。我認为他是对的,因为兵士們說,在夏季的中期,这条河流也和哥罗拉多河同时發生泛濫。如果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就可以明白,它一定是一条收集雪水的河道,不过它大概在大部分的季节里是干枯少水的。薩烏西河的河谷显出是很肥沃的,它的寬度大約是1英里;这里生長着大塊地面的野生蕪菁;这种植物很象是歐洲的蕪菁,它們很可以吃食,不过略帶苦味。我在下午到达这里;于是更換新备的驛馬和找到一个向导,一起动身到文塔那山脉那里去。这一段路的距离大約有6里格;这次騎行使我感到兴趣,因为这条山脉开始显出它的眞正面目来了。我以为,自然界不会再創造出比它更加孤寂而荒凉景象的山;它正是十分配称做"火尔塔多"(Hurtado),就是分散开来的岩石。曾經在軍艦上用三角測量法来測算出,它的高度是3,000—4,000英尺。它很陡峭,崎嶇不平,有很多裂縫。在它上面,完全缺少一切树木,因此使我們不能够找寻到一根可以做烤肉签子的枝干,来把生肉伸到我們用薊莖所生成的火堆上去。这条山脉的形狀奇特,主要是由于它从海面样子的平原上陡峻地上升;平原不仅一直达到它的山脚下,而且也把一列列平行的山脊或者山脉分隔开来。由于色調的一律不变,使人感到这个景象帶有十分寂靜的特点。除了石英岩的帶有淡白色的灰色和平原上的憔悴的草类的淺褐色以外,再也沒有一棵灌木的更加鮮明的色采来破坏它了。在我們到达主嶺的山脚附近以后,我們很难寻覓到一些水,因此就担心这一次我們不得不在这里毫無所得地过夜了。看上去好象所有的小溪流在还沒有流到几百碼远的距离,就已經隐失不見了。最后,我們找到了一些水。此后天色变黑,于是我們就露宿过夜。夜里的天气很晴朗和寒冷;在最初时刻里面就有露珠下降,它使我們〔在睡臥时所用〕的鞍褥浸湿,而到淸晨时候就結成为冰霜。同时,鍋子里的水也变成了坚硬的冰塊。我以为,我們所睡的地方的高度还不到海拔700英尺,所以我就推想到,这种不寻常的寒冷程度是由于鄰近高山而造成的。山脉的最高部分是由四个山峰所構成的,它們的高度依次逐漸降低。从巴伊亞布蘭卡那里只可以望見最高的兩个山峰。有一条山脊或者馬鞍形山背把这一部分山連接在一起。我們停歇的地点正就是在那里的山脚下面。

9日——上午,向导向我提出要攀登到这条山脊上去;他以为我可以沿着它的一边步行到山峰頂上去。在攀登这样崎嶇不平的山岩时候,感到身体非常疲乏;山坡的形狀象鋸齿一般,因此在有些地方,最初可以鼓足5分鐘的勇气去克服它,可是到下一个5分鐘里面就难以办到了。最后我們終于爬上了这条山嶺;这时候眞使我大失所望,因为面前正是一个向下直削的山谷;它有达到平原那样的深度,把这条山脉横割成为兩部分,因此把我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和四个山峰分隔开来了。这个山谷非常狹窄，兩边山坡險峻，因此它就構成了一条时常被印第安人所通經的良好的馬道，因为它的底部平坦而有草地，并且溝通了山脉〔南北〕兩側平原的交通。当我們横渡过这个山谷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兩匹馬在吃草；因此我就立刻躲藏到長草叢中去，用我的望远鏡开始向四面偵查；但是当我找看不到有印第安人的踪迹的时候，又再小心謹愼地繼續作自己的第二次攀登行动。这时候时間已經不早，而这一部分的山嶺也象以前的一部分那样陡峭和崎嶇不平。到下午二点鐘，我攀爬到第二个山峰的頂巔，但是这件事眞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每經 20 碼的一段路时候，我总会發生一陣股慄，感到痙攣，以至于担心这次恐怕下不了山。除此以外，还必須另外再找寻出新路綫来，因为显然無疑地再要爬过一个鞍形峰才好回去。因此，我不得不放弃另外兩个較高的山峰。它們的高度也只不过略为大些罢了；而且对我說来，所有的地質上的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因此，也不値得再鼓余勇去作进一步的冒險举动了。我以为，痙攣所以發生的原因，是由于肌肉运动的方式起了巨大的变化而来，因为这时候从紧張的騎馬动作轉变成为更加紧張的爬山动作。这一次的教訓眞値得牢記不忘，因为有时在遇到这种情形时候，就会發生很大的困难。

在很多地方的岩石上面有冰塊复盖着；这种冰塊非常新鮮，融解出很多的淡水来；我的确把它取起，藏放在印第安人式的橡膠布披肩的衣角袋子里，帶到山頂上去使用。虽然这次登山探奇是使我大失所望了。我們以前听說这里有洞窟、森林、煤層、銀矿和金矿等等；可是，它們全都沒有，我們只是看到了一条純粹石英岩所構成的荒凉的山脉罢了。我本来希望，这里的風景至少是宏偉的，可是它却毫無所有；四周的平原好象是一片海洋，旣沒有它的美丽顏色，又沒有一定的地平綫。可是，这幅風景是新奇的，并不使人感到有多大的危險，好象有一層鹽撒在肉上一样，使它帶有一种淡紅的顏色。这地方的危險显明是非常小的，因为我的兩个同伴还燃起了一个大火堆：要是怀疑到印第安人就在附近，那么他們也就永远不会去干这件事的了。我們沿着另外一条山路回去；这条山路很容易行走；如果上午我們先發現了它，那么就容易达到最高的山峰上去了。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我們回到了自己的馬匹那里，此后喝飲了很多馬太茶，抽了几支紙烟，于是就立刻鋪床睡覺。外面的風非常强烈，可是我从来沒有象这一夜那样睡得香甜舒适了。

10 日——上午，我們良好地順着大風向前馳行；到正午，我們抵达薩烏西河的驛站。在一路上，我們看到很多鹿，并且在山地的附近看到一只羊駝。我以为，在南美洲的这一边山地的北方任何地点，决不会再發現羊駝了。那个和山脉鄰接的平原，被几条有趣的深溝所横切开来，它的寬度大約有 20 英尺，可是它的深度至少有 30 英尺；因此只有極少的地点才可以横渡过这种深溝。晚上，我們就在驛站上宿夜；按照通常情形，談話大都是关于印第安人方面。文塔那山脉在以前是印第安人經常集会的大地方；在三、四年以前，曾經發生多次战斗。我的向导曾經在这里亲眼看到很多印第安人被屠杀；妇女們逃到那鞍形的山背上去，采取最后拼命的办法用大塊石头抛擲下去，因此就有很多人救出了自己的性命。

11 日——我們和一个指揮第三驛站的陸軍中尉一起到他的驛站去。据說这段距离有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5 里格；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猜测的說法，通常都是夸大的。这条道路通过一个干燥的有草的平原，沿途風景平淡無味；在我們的左侧，有一些低小的丘陵散布在或远或近的地方；我們穿过了一个丘陵連綿的地帶；它和驛站靠近在一起。在我們到达这个驛站以前，我們遇見一大群牛馬，有 15 个兵士保衞着它們；可是据人家告訴我們，虽然保衞严密，仍旧有很多牲畜跑失。要把牲畜驅赶过平原，眞是有重重的困难，因为如果在夜間有一只美洲獅或者甚至一只狐狸走近它們，那么馬匹就会向四面八方乱竄逃命，用任何方法都阻止不了它們；而且在發生一次大雷雨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逃散事件發生。在不久以前，有一个軍官押运 500 匹馬从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可是在到达軍队駐地的时候，只剩下了不到 20 匹馬。

此后不久，我們望見前面有一团塵霧上揚，有一队騎兵正在奔馳到我們这里来；我的同伴們从远处就知道他們是印第安人，因为他們有長髮披在背上。印第安人大都用一条細狹的髮帶繞縛在自己的头上，但是从来不戴任何一种帽子；他們的黑色長髮飄散在自己的淺黑的面上，使他們的面貌更加增添了很不寻常的野蛮程度。原来，这一队印第安人是友好的酋長別尔囊切奥的部落的一部分，是被派遣到鹽田去取鹽的。印第安人要吃食很多的食鹽，他們的孩子把它当作食糖一样来吮吸。在这方面，他們和高乔人有着奇特的显著不同：高乔人虽然也是和他們过着同样的生活，可以几乎完全不用食鹽。我的同伴們好象認为，去和这些紳士們相見是絲毫沒有危險的；同时他們也知道得最清楚。可是，我曾經听到巴伊亞布蘭卡的司令官告訴我們軍艦上的一个軍官說，他以为，虽然他們已經公开表明是最友好的印第安人，但是如果只有兩个或者三个人去会見他們，那么这仍旧是不安全的。

12 日——当我在巴伊亞布蘭卡的时候，罗薩斯將軍派来一个專差向我說，在一兩天里面，將有一个軍官帶領一队兵士到那里来，他們奉命伴我同行。因为这个驛站的上尉軍官是一个很殷勤好客的人，所以我就决定停留兩天，等候这队兵士到来。上午，我騎馬去考察附近的山丘。因为有薄霧，不能看到文塔那山脉，所以使我們感到失望。前天在我們到这个驛站来的时候，我的向导表示說，他們知道不同地点的方位，而且可以向我表演出这方面的准确程度的强有力的例子来。在我們騎馬馳行到一座山下并且还离开驛站有很多里格的时候，我就詢問他驛站在哪个方位。因为前方并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指引他定出方位来，他就考虑了一回，于是指出了一个方向来；我就用卡脫尔式罗盤把这个方位标明出来。此后过了一些时間，我們走到一个高地上，从那里他就可以确实認清这个地区，因此他就把那个驛站的方向指明給我看；結果得出第一次的估計的方位的誤差还不到 3°，就是地平周界的 $\frac{1}{120}$。在今天午飯以后，兵士們分成兩队，进行投石索的技艺訓練。他們把兩支長矛直插在地面上，彼此相隔 35 碼，可是他們只有在四、五次当中方才有一次被投石索所击中和纏住。投石索可以被拋擲到 50—60 碼远的地方，但是这时候的命中率很小。我們的队伍增添了兩个人；这兩个人是从前面的驛站帶送信件到將軍那里去的。因此，除了这兩个人以外，还有我和我的向导、陆軍中尉和他的四名兵士。这四名兵士都是形狀奇特的人；这当中第一个是美貌的年輕的黑人，第二个是半印第安人兼半黑人；其余兩个兵士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則更加难以描述,就是說,一个是智利的老矿工,皮膚帶有桃花心木(mahogany)的顏色,另一个則有几分象黑白混血兒(mulatto);可是,这兩个杂种兵士都帶有非常令人憎厭的面貌,眞是我以前从来沒有見到过的。到晚上,当他們圍坐在火堆四周和打紙牌的时候,我就独自憩息,观看这一幅薩尔瓦托·罗撒(Salvator Rosa)* 風味的圖景。他們正位在一塊低矮的岩石下面,所以我就可以向下俯瞰他們;在这个集团的周圍,正躺着几条獵狗,橫陈着武器,弃置着鹿和鴕鳥的殘肢;还有几支長矛被插在地面上。較远处,在黑暗的背景上面,可以看出系縛着他們的馬匹;这是准备应付突然發生的危險事故的。要是有一只獵狗吠叫起来,打破了荒漠上的寂靜空气,那么就会有一个兵士离开火堆边,把自己的头貼近地面,就这样仔細凝視着四周的地平綫。甚至是有一只愛鬧的南美鳳头麦鷄(田凫,teru-tero)發出它的尖銳叫声来,也会使他們的談話中断,并且使每个人头都頓时轉动,聳耳傾听起来。

这些人所过的生活眞使我們感到是多么悲慘呀!他們的驛站离开薩烏西河驛站至少有10里格,而离开另一个驛站的距离,則在印第安人暗杀了中間的一个驛站的兵士以后,就变成了20里格。据他們推測,印第安人大概要在那天子夜發动他們的进攻;因为他們正在暗杀后的第二天上午很早的时間馳向这个驛站来,所以恰巧就被兵士們看到了。可是,駐守在这里的整个小队就不得不帶着馬群一起逃命;每个人分别选擇自己的一条生路,按照他所能管理的馬匹数目多少,就把它們驅走多少。他們所居住的小茅屋,是用薊莖搭盖起来的,既不能御風,又不能蔽雨;实际上,在下雨的时候,屋面的用处只有一种,就是把雨滴集結成更大的水滴落下来罢了。他們所吃的东西,除了全靠自己所能捕捉到的獵物例如鴕鳥、鹿、犰狳等以外,再也沒有别的什么了;而他們的燃料則只有一种有些象蘆葦的矮小植物的干燥的莖干。这些人所能享受到的唯一奢侈品,就是抽抽小紙烟和尝尝馬太茶。我时常想起,在这些寂寞的平原上,食尸肉的兀鷹正是旅行者們的經常伴侶,它們停息在附近的小丘陵上面,似乎在帶着非常耐心的神色說道:"啊哈!在印第安人到来的时候,我們就会享受到一次盛宴了。"

13日——我們全体都出發打獵去;这次我們虽然沒有得到多大成績,可是也在那里进行了几次热烈愉快的追捕行动,并且作了一些良好的尝試,去用投石索捕捉各种动物。在这里的平原上,有三种鷓鴣** 繁殖得最多,当中有兩种很大,有母雉一样大小。它們的敌害是一种美丽的小狐狸;这种狐狸的数目也是特别众多;我們在一天当中至少可以遇見到40—50只小狐狸。它們大都不远离开自己的巢穴,不过仍旧被獵狗們咬死了一只。在我們队里有兩个人独自去打獵。在我們回返的时候,我們發現,他們获得了更加大的成績:他們打死了一只美洲獅,并且在一个鴕鳥巢里找到16枚鴕鳥蛋***。这些鴕鳥蛋供应給我們一頓精美的晚餐。

---

* 薩尔瓦托·罗撒(Salvator Rosa, 1615—1673)是意大利的画家,"浪漫派"風景画的創立人;他的画圖特有着一种显著的明暗对比的色調,并且以豪放和大胆的笔法来写意;薩尔瓦托·罗撒时常用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主要是强盗們,来使自己的風景画显得更加生动活潑起来。——譯者注。

** 达尔文在这里所說的所有三个种,都不是鷓鴣,而只是形狀象鷓鴣的鳥。——譯者注。

*** 在达尔文所發表的考察日記里,改为27枚鴕鳥蛋,并說明每个鴕鳥蛋有11枚蛋那样重。——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4日——因为下一个驛站的兵士要回返原地,我們可以一起組織成一个五人小队,而且个个都配备有武器,因此我就打算出發,不再等候〔后面要到来的〕那个軍官了。在騎馬急馳了几里格以后,我們到了一个低窪而多沼澤的地区:它一直向北伸展大約有80英里,远达塔巴尔康山脉。这里有些地方是良好的湿草原;而另外一些地方则是一种很柔軟的黑色泥炭土壤。在这里还有很多寬广而淺平的湖泊以及大片的蘆葦叢。这个地区大体上很象劍桥郡(Cambridgeshire)的一部分較良好的沼澤地区。这一段驛站的路程是很長的,所以我們每个人都帶了兩匹馬上路。到晚上,我們在这些沼澤中間,經过了相当的困难,才替自己找到了一塊露宿的地方。

15日——我們在今天清晨很早就起身,經过那个曾經發生暗杀兵士的驛站。当时發現在被杀的陆軍中尉身上,有18处受到丘索槍的伤。我們在中午抵达第五驛站。因为这个地点在全部驛路上的中心点,而且也是最暴露的地方,不容易防守,所以就配置了21个兵士在这个驛站上。这里的一个郎乔(rancho,茅屋)位在一个广大的湖泊的岸边;在这个湖泊里,聚居着很多野禽,当中最能够引人注意的野禽是黑頸天鵝(black-necked swan)。因为一时借取驛馬有些困难,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宿夜。晚上,守兵們打獵回来,獵获到7头鹿、3只鴕鳥和40枚鴕鳥蛋,还有很多犰狳和鷓鴣。这里的兵士們有一个慣例,就是在他們所經过的平原上面,要放野火;我們已經放了几处野火;到夜里就看到它們燃燒得很明亮。他們所以要干这件事情,是为了要改善牧場土壤,而且大概也是为了要使任何漂泊的印第安人感到草木皆兵,心慌意乱。我們睡在露天地面上,因为那个"郎乔"單單是一道用薊莖所圍成的籬笆,沒有什么屋面。

16日——我們到第六驛站;这里的土壤是黑色的,十分柔軟,通常都被粗硬的長牧草所复盖着;这使行路很艰难。这里的"郎乔"非常整潔;它的支柱和椽子,都是用兽皮革条捆紧起了一打的薊莖而做成的。靠了这种很象爱奧尼亞式圓柱*的支柱,就用蘆葦来筑成四壁和搭盖起屋面来。此后,我們騎行到第七驛站;这个地区的土地在改善中,好象是劍桥郡的科登汉沼地(Cottenham fen)。这里有大量的野禽。这个驛站靠近在塔巴尔康山脉的南面山脚下。这一段山脉是一条石英岩所構成的低的破碎的山脊,大約有200—300英尺高,延長到科尔林特斯角的东端,但是向內地并不伸展得太远。在这里,有人告訴我一个事实;要是我沒有亲眼見到它的一部分眞相来証实它,那么就决不会去相信它了。这就是在昨天晚上,这里發生了一陣夾有冰雹的暴風雨(我望見北方的閃电),而冰塊有小苹果那样的大小,十分坚硬。它們的来势有这样凶猛,以致几乎把所有的小动物都击斃。兵士們已經發現了20头死鹿,而我也看見了他們剝下的新鮮的鹿皮;有一队兵士在我到这里以后几分鐘,也帶回来7头死鹿。可是我很明白,一个人如果沒有携帶獵狗去打獵,就很难在一星期里面打死7头鹿。据这些兵士所說,他們已經看到死鴕鳥大約15只;我已經吃到一只死鴕鳥的一部分肉;同时我还看見一只死鷓鴣,它的背上帶有一个黑色大斑点,好象它是被敲打而死的。有很多野鴨和鷹被冰雹击斃,还有一些鴕鳥显然是帶着一

* 爱奧尼亞式圓柱是一种有縱向凹凸条紋和頂飾的圓柱,是古希臘的爱奧尼亞人(Ionian)的建筑式样。爱奧尼亞人的分布地区,是以雅典为中心,一直到爱琴海北部的沿岸和島嶼,总称爱奧尼亞(Ionia)。——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只被冰雹打瞎了的眼睛在奔跑着。那个向我講述这种情形的人的头部也受到了重伤。这次特别厉害的暴風雨的范圍並不广大。

此后到第八驛站。我們非常迅速地馳行过一个極其良好的草原。在天色已經黑暗的时候，我們到达塔巴尔康河边的驛站。在晚餐时候，我突然受到一个可怕的想法的打击；这就是以为我吃到了当地受人欢迎的一道菜肴，就是一种半成形的牛胎；它离开正常的出生时間还很远。原来才知道这是美洲獅的肉，它的肉的顏色很白，它的滋味很象小牛肉。蕭和(Shaw)博士曾經說道，"獅子(非洲地方的)的肉味受到高度的品評，無論是在它的顏色、滋味和香味方面都和小牛肉十分相似；"他由于这种說法而受到人們的嘲笑。可是我以为，美洲獅和非洲獅的亲系关系，並不象猫屬的其他兩种动物的关系那样接近。高乔人則另有他們的不同意見；他們不問美洲虎(jaguar)的肉味是不是鮮美，却一致都說这种野猫*的肉味是最鮮美的。

17日——到第九驛站。我們沿着塔巴尔康河前进，經过一个非常肥沃的地区。塔巴尔康(Tapalguan)本身，就是塔巴尔康鎮，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它是由一塊十分平坦的平原所構成的；从这里向四面八方看去，只見直到远处都散布着托耳多(toldo)，就是印第安人的圓頂爐灶形的小屋。在这里居住着那些正在帮助罗薩斯作战的印第安人盟軍的大部分家屬。我們遇見很多年青的印第安女人，並且走过她們身旁；她們时常兩、三个人同坐在一匹馬的背上；她們也象年青的印第安男人一样，有优美动人的体态；她們的美丽的緋紅的面貌正表明出是健康的眞正榜样。除了这些托耳多以外，还有三个郎乔(茅屋)；当中有一个是司令官所住，其余兩个則是酒店或者小店鋪。我們在这里买到一些餅干。我到現在已經有好几天專吃肉类和喝飲馬太茶，沒有尝到任何其他东西；我發現我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合，而且我还以为这种生活方式好象对于剧烈的运动方面是唯一适合的。据我看来，显然高乔人也象肉食动物一样，正由于自己的这种肉食的生活方式，而可以長期断食，而且忍受得住長久的野外生活。有人告訴我說，在湯第尔地方(Tandeel)，曾經有几支队伍自告奋勇地去追赶一队印第安人，在三天三夜里面沒有吃食过东西和喝飲过水。其他地方的軍队恐怕就会把自己的馬匹杀食了吧？

到第十驛站；这里的平原一部分是沼澤地，而另一部分則是和塔巴尔康河东面的平原一样良好的。

18日——到第十一驛站和第十二驛站。我們作了一次时間很長的騎行，这次所經过的地区和昨天的地区相似。我們經过一小队印第安人，他們从塔巴尔康到瓜尔基亞但尔蒙特(Guardia del Monte)去做买卖。妇女們携帶貨物，騎在馬上；这些貨物就是毛皮和手工編織的羊毛的織物(或者叫做yerga)和吊袜帶。它們的花样非常优美，而且有鮮艳的顏色。它們的制工有这样的精良，以致有一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人竟宣称說，我購到的吊袜帶是英国制的貨色。一直到看出帶上的纓絡是用劈細的腱条所系縛起来的时候，他方才相信自己的話恰恰相反。

从第十二驛站到第十三驛站和第十四驛站。我們曾經騎行过一个洪水泛濫的地区，

* 野猫在这里就是指美洲獅。——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水深高于馬膝。由于把馬鐙交叉放置，并且按照阿拉伯人的騎馬方式把自己的双腿盤曲起来，因此我們多少还能够設法保持着自身的干燥。当天色將要黑暗时候，我們渡过三拉多河；当时这条河流的河面大約有40碼寬，但是河水很深；可是在夏季里面，它的河床变得几乎干涸無水；而余留下来的少量河水，几乎有海水一样的咸味。我应当指出，第十二驛站在三拉多河南面大約7里格的地方；它就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有牛群和白种女人的一个农庄。在渡过三拉多河以后，我們就住宿在驛站里，这个驛站也就是罗薩斯將軍的大农庄当中的一个。它有这样的广大，以致我在天黑到这里来的时候，竟以为它是一个城鎮和要塞。这里有無数牛群，确实也应当是这样的，因为將軍在这里拥有土地74平方里格。以前大約时常有300—400个工人被雇用在这里工作，并且曾經击退了印第安人的所有各次攻击。我受到非常亲切的招待；第二天上午，动身到瓜尔基亞但尔蒙特去。

19日——瓜尔基亞但尔蒙特是一个优美的小鎮，房屋分散布置，果园很多；在果园里普遍种植着桃树和榅桲(quince tree)。这里的一塊平原，看来很象布宜諾斯艾利斯周圍的平原；草类矮短而显現出淺綠色(恐怕是由于牛类在这里吃草和下糞的結果？)；有大片生長車軸草(clover)和薊的地面，还有駹(bizcacha)的洞穴。在渡过三拉多河以后，我就因为看到沿途一帶地方的景色有显著的变化而感到非常惊奇。我們已經从粗野的草地走到了优良的碧綠的草茵上来。我第一个注意到，在这里有兩种植物；据植物学家們說，它們是被西班牙人移植到这里来的。一种是茴香(fennel)，它最茂密地生長在所有的綠籬里面。另一种是象薊(thistle)的样子的植物；特别是在班达奥利恩塔耳的国境内，它構成了范圍广大得有几里格的長寬度的叢生地，而且完全不能够使行人和走兽通过。它也生長在馬尔多納多附近的很多荒無人迹的地方，还有在罗薩利俄附近和在恩脫烈里奥斯境內等等的荒無人迹的地点。烏拉圭河和蒙得維的亞之間的整个地区，都被这种植物复盖得透不过气来；可是植物学家們却說，它原来是普通的朝鮮薊(artichoke)，后来就变成野生的了。在烏拉圭河的岸边，有一个聰明的农民告訴我說，他曾經在一个荒廢的果园里，看到几株朝鮮薊在种植以后退化成为这种野生植物。当然，这种人从来不会听到植物学家們的这些理論。我的确在三拉多河以南沒有遇見到这种植物。眞正的薊〔是綠色和白色的杂色的，好象是一种叫做苦菜(sow-thistle)的植物〕主要是广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巴姆巴斯草原里；在薩烏西河的河谷里，我也注意到有这种植物。在这个城市附近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湖；我在它的岸边發現一具大懶兽的完全的骨骼。在驛站軍官送来驛馬的时候，有几个人来探問我关于軍队的消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任何有象对于罗薩斯那样热切关心的事情，任何有象对于“所有战爭中最正义的、因为是打倒野蛮人的”战爭那样热切关心的事情。可是，甚至在这里，因为無論男人、女人或者牛馬都有受到印第安进攻的威胁，难保安全，所以他們这种关心的表現是非常自然的。这种对于罗薩斯的热切关心是普遍的；当有些依次被人提出的事件發生出来的时候，我就絲毫不怀疑到这一点了。

馳行到第十六驛站、第十七驛站和第十八驛站。这一帶地区的外貌都是相同的：富饒的綠草平原，上面有無数牛、馬和羊；到处散布着幽靜孤离的农庄和当地所独有的南美商陆树(omby tree)。傍晚有大雨下降。在天黑以后到达驛站；驛站長官就对我們說道，如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果我帶有护照行路，那么可以住下，如果我沒有护照，那就必須向前再赶一程，因为这一帶地方盜匪众多，他不能够輕信任何外人。当他查驗我的护照，發現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时候，他剛才的十分怀疑的态度，就一变而成为十分恭敬和亲切了。無論是他，或者他的本国人，都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自然科学家；可是我以为，大概在他們看来，我的头銜仍旧沒有丧失它的应有的价值。

20 日——又再馳行經过了兩个驛站，到达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因为前天下过大雨，所以我們在路上耽擱了相当时間。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外貌看来是十分优美的；它有着龙舌蘭所構成的綠籬，还有齐墩果(olive)、桃和柳的树林，所有这些树木都剛才抽出新綠的嫩叶来。我騎馬到一个英国商人倫勃(Lumb)先生的家里去借宿；在我逗留在这地方的期間里面，他給我最殷勤的款待；我不久就享受到一个英国家庭的一切安慰。

21 日—26 日——这几个休息的日子过得非常愉快；我已經办理了很多事务，同时还为了要到聖大非去旅行而奔走于取得介紹信和护照等方面。我的僕人已經从蒙得維的亞到这里来；我就派他到一个英国人的农庄那里去射取鳥类和剝制鳥类标本。

27 日——下午 1 点鐘，我开始动身出發[1]。我們騎行到天黑以后一小时，于是就在离开盧克桑鎮还不到 3 里格的地方借宿。(28 日)我們經过这个鎮；这是一个外貌优美的小鎮；可是，所有的西班牙的市鎮都被建筑成完全同样的模型。这里有一座良好的木桥架設在盧克桑河上面；在这个地区里，它是一件最稀有的珍品。此后，我們又經过一个小鎮阿烈科(Areco)。沿途一帶平原看来好象很平坦，但是事实上却不这样，因为有些地方的地平綫离开得很远。这里的农庄彼此相隔很远，因为地面上很少良好的牧草：不是生長着薊，就是生長着苦車軸草(acrid clover)。这时候薊还只生長到三分之二的長度，它們已經有馬背那样高了。这种植物生長成叢生的，具有翠綠色，好象是一种良好的森林的雛型。在很多地面干燥的地方，这种薊甚至还沒有發芽，这些地面裸露而多塵沙，好象是車行大道似的。在夏季里，旅行到这种地方来就很危險，因为薊叢正替强盜們筑造好了隐藏地方和住家；这些强盜就能够在这里生活、搶劫和杀人，不顧一切法律。在經过这种地区时候，很感乏味，因除了鼲以外，只有少数走兽和更加少的鳥类居住在这些大片的薊叢里。

傍晚，我們乘坐一只用浮筒捆縛在一起而做成的木筏上，渡过阿烈西非河(Arrecife R.)。我們借宿在对岸的驛站房屋里。今天我按照 31 里格路程計算出租馬費；虽然一路上太陽光炎热逼人，但是我只是稍感疲乏罢了。正象艦長海德所講到的情形，在白天的时間較長而且騎行又略为迅速一些的时候，就可以沒有多大困难地騎行 50 里格的路程。可是，还必須特別記住，一个付出 50 里格路程的租馬費的人，并不就是騎行了这样長的距离，就是 150 英里，因为通常总是把距离夸大一些的。我这次的距离 31 里格只不过是直綫距离的 76 英里；因为沿路有弯道，要多走大約 4 英里，所以实际的騎行距离是 80 英里。海德所說的一天路程按同样比例减算，就得出是 129 英里，这是一个比地理上的距离 150 英里更加可靠得多的距离。

1) 参看这本書后面所附的地圖。——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9日,星期日——晚上到达聖尼科拉斯鎮(San Nicolas);它位在巴拉那河的支流之一的河岸边。我在这里第一次看見了这条著名的河流。这个城鎮建立在崖岸上,而在崖岸脚下,停泊着几艘大船。

30日——渡过梅第奥河(Arrozo del Medio),进入到聖大非省。以前有人預先警告我說,在这个省份里,差不多全部善良的居民都是精明的小偷;他們不久就証明了这种說法,因为我的手槍被他們偸去了。我們所經的道路通常都靠近巴拉那河,因此我們有几次望見它的优美景色。我們渡过了几条河流;帕蓬河(Pabon R.)的水有很大部分構成了一个20英尺高的瀑布。在这个地区里,这可以算是最稀有的現象了。在薩拉第耳洛河那里,我們看到一条急流的奇怪的出現情形,它的水在喝飲时感到太咸。后来进入罗薩利俄(Rozario);它是一个使人注目的大鎮,建立在平坦的草木不生的荒原上面;这个荒原高临巴拉那河的上面,用大約60英尺高的悬崖直降到河里。这条河流在这里的一段河面非常寬闊,河里有很多島嶼;这些島嶼也和对岸一帶相同,都是低平而且茂生树木。如果不去注意到細長形的小島,因为只有它們才会使人得到河水流动的印象,那么这里的景色就会象是一个大湖的景色了。崖岸是風景絕佳的一部分;有几处的崖岸完全直立無坡,并且显現出紅色;另有几处崖岸成断裂的巨大岩石塊,上面滿生着仙人掌(cacti)和含羞草屬树木(mimosa-trees)。可是,如果去想到一条象巴拉那河那样的巨大河流在国际交通和商業方面有多么的重要,它流經多么長的路程,它在把这些流过你的脚下的大量淡水灌漑着多么广大無边的疆土,那么你就可以得出这条河流眞正偉大的結論来了。在罗薩利俄那里,我持了一封介紹信到一个最好客的西班牙人家里去,他十分亲切地借給我一支手槍。在获得了这件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后,我就尽快地馳行到聖卡尔洛斯鎮去。据說,一个市鎮的情形,可以从它的教堂大小和从修道僧的招待和美德方面来看出。在聖尼科拉斯和罗薩利俄兩地的南北很多里格里面,沿路一帶的地方都是眞正平坦的。因此,以前的旅行家們曾經写到这些平原平坦的字句,都应該被認为是近于事实。可是,我仍旧还無法找出这样的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作緩慢的轉圈子行走的时候,从各个方向去看远处的物体,会得不發生它們有几次隐失不見和有几次則出現这种現象;因此,这就很清楚地証明了这个平原上的地面并不是平坦的。当一个人在海面上的时候,他所望見的地平綫的范圍当然是很狹小的;要是象有人所想象的那样,以为無限平坦的平原会具有它的壯丽的話,那恐怕会恰恰相反地完全破坏这种壯丽的。在海面上,当一个人的眼睛处在离水面6英尺高的位置时候,它的視地平距离是$2\frac{4}{5}$英里。

10月

提尔西罗河——聖大非——聖大非巴雅达——巴拉那河——布宜諾斯艾利斯

10月1日——我們在月光普照的夜間出發,到日出时候抵达提尔西罗河(Tercero R.)。这条河流也叫做薩拉第耳洛河(Saladillo)*;因为它的河水是帶咸味的,所以它应該得到

* 薩拉第耳洛河的原意是"咸水河"。——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这个名称。我在这里停留了大半天，在崖岸上探寻古代动物的骨化石。老法耳卡納尔講到，在这条河流上曾經見到巨大的骨化石。我發現一顆奇怪的巨大的断齿。当我又听説在巴拉那河上有一些"巨兽的"骨化石的时候，我就雇了一只小船，于是找到了兩付骨骼，它們明显地突出在一个直立到水下去的崖岸表面上。这些骨塊非常巨大；我認为它們是屬于柱齿象(mastodon)的。它們已經变得这样完全腐爛和松軟，因此甚至使我不能够拔取出一塊小骨头来。晚上，我們再上路向前赶一程，渡过蒙格河(Monge R.)它也是一条咸水河。

2 日——因为在日光下奔走过度，所以我感到身子不适和發热。聖大非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間的緯度相差大約是 3 度，可是兩地的气候却大不相同；种种情形都表明出这一点来：从当地人的衣服和面貌上，从南美商陆树的干身增大上，从很多新的仙人掌上，还有从鳥类和花卉的更加美丽上，全都証明这里的日光具有更大的影响。我們經过科龙达(Corunde)；由于这里的果园茂盛，所以这是我所見到的最优美的村落之一。从这里到聖大非的一段路上，行人不大安全。我們所行經的道路通过一个大森林；森林里的树木低矮，有刺棘，好象全部都是含羞草屬植物。因为在这一段巴拉那河以西的地区里沒有人居住，所以印第安人有时就南下到这里来，并且杀死行人。沿路有几座房屋，因为受到洗劫而空無人居。除此以外，我又看見一件使向导望到而大为滿意的东西：这就是一具印第安人的干尸，有干縮的皮膚裹在骨头上，并且被高悬在树上。森林的外貌优美，面临着一片好象是林中草地的开闊地。我們在驛站上更換馬匹；在这个驛站上有 20 个兵士駐守。在太陽西落时候*，我們到达聖大非。在半路上，由于渡过巴拉那河的一个河灣，耽擱了很多时間，因为聖大非位在一个大島上面。我眞是筋疲力尽，但是因为借住到一个沒有家具的房間而感到非常高兴。

3 日和 4 日——身子不适，臥床。聖大非是一个优美的、房屋分散的城鎮，有很多花园。市內保持着清潔和整齐。省長洛比茲(Lopez)是一个專制者；大概殘暴的鎮压手段就是对待居民的最良好的統治方式。他在以前大革命时期里是一个普通的兵士，到現在已經执政了 17 年。他的主要的勾当就是殘杀印第安人；不久以前，他屠杀了 48 个印第安人。他把印第安人小孩出卖，每名得价 3—4 鎊。

5 日——我們渡过巴拉那河到聖大非巴雅达(Sta Fe Bajada)去；这个城鎮現在又叫做巴拉那(Parana)，是恩脫烈里奥斯省的省会。我們这次渡河耗費了 4 小时，因为要繞行过几条不同的河港，而且在这些河港里都是水深流急。我們渡过了主要的河股，于是到达港埠。这个城鎮离开河边有 1 英里多。它所以采取这种位置，就在于以前为了不要太暴露，而可以避免烏拉圭河方面的印第安人的进攻。我帶有一封介紹信給当地的一个年老的西班牙的加达魯尼亞人；他招待我特別周到。我的原来的旅行計划，是要横穿过恩脫烈里奥斯省，再經班达奥利恩塔耳，然后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因为我的身子不十分好，并且想到貝格尔艦或者会提早开船航行，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計划，决定立刻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我不能够雇到小船，所以就去搭乘一只小航船。

* 在达尔文所發表的考察日記里，改为"上午"。——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6日—11日——由于船主的偷懶和天气恶劣,我在这里耽擱了五天。这几天的时間过得很愉快;我能够去考察到附近地区的地質情况,不过它并沒有一般的兴趣。聖大非巴雅达本身是一个靜寂的城鎮,它的大小和聖大非或者聖尼科拉斯差不多;在1825年时候,这个城鎮的人口有6,000人。全省的人口只有30,000人。可是,到处都見到国会議員,內閣总長、常备軍和政府首長等等。这个省份的人口虽然不多,可是在流血苦战的革命里却比其他各省受到更大的損失。可是不久的將来,这里一定会成为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正象它的省名所表明的意义,它四面都被巨大的河流——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所圍繞着;它的土地是最肥沃的。在这里用不到害怕印第安人来进攻;这是它超越过鄰近各省区的巨大优点。在聖大非以北的巴拉那河的西岸地区里,就再也沒有一个农庄了。同时我們已經看到,在这个省会和科龙达之間,沿路一帶已經不安全了。

在这几天里面,我时常步行到巴拉那河边的崖岸上去,嘆賞河上景色和采集貝壳化石。在崩倒的岩石塊中間,植物非常茂盛;这里有很多美丽的花朵,蜂鳥就在花朵周圍鼓动着双翼。我簡直幻想到,我好象又被載运到地上的乐园——巴西——去了。

12日——乘到那只小航船上去。这是一只載重一百吨的單桅船。我們順流向下游航行。因为天气仍旧恶劣,所以我們只行走了不多几里格路,就把船停泊在一个島上的树木旁边。在巴拉那河里,滿布着島嶼。这些島嶼都具有同一种特征,都是由泥沙所構成,現在大約高出水面4英尺。在洪水期里,它們就被淹沒。在这些島上,生長着無数柳树和其他三种树木;全部都被各种各样的匍行植物纏繞在一起,因此就構成了一片厚密的叢林。这些叢林就成为水豚和美洲虎(就是美洲豹)的安全藏身之地。我因为害怕美洲虎出現,所以在匍匐地穿經森林的时候丧失了一切的兴趣。今天傍晚,我前进还不到100碼,就遇見了一些显然無疑是美洲虎最近走过的踪迹,因此就不得不回返原地。每个島嶼都有美洲虎的踪迹;正象我在以前的旅行时間里所听到的談話主題是"el rastro de los Indios"(印第安人的踪迹)一样,現在的談話主題則是"el rastro del tigre"(老虎的踪迹)。

美洲虎是一种比通常所認为的情形更加危險得多的野兽:它們曾經咬死了几个伐木工人;有时它們也跑上船来。有一个現在居住在聖大非巴雅达的人,他在天黑时候从船里走上去,在甲板上被美洲虎攫住;他急忙挣脫逃命,可是已經被咬断了一条手臂。当洪水把它們从島嶼上驅走的时候,它們也对人最危險。在几年以前,有一只很大的美洲虎闖进了聖大非的一个教堂里;有兩个牧师走进去,都先后被它咬死;第三个牧师也进去探看他們为什么耽擱在那里,結果好容易才逃出了性命。后来就有人爬到教堂的屋頂上去,在一个沒有鋪屋瓦的角隅放槍,方才把这只野兽打死。它每年要杀伤相当多的年幼的牛馬。河里的島嶼經常輪流發生瓦解消失和又再出現的現象。据船主人的回忆所說,曾經有几个大島消失無踪,而另外有几个新的島嶼又再形成起来和生長着茂盛的植物。

13日和14日——由于有經常吹来的东南大風和雨,我們就在自己的停泊处停留下来。我的大部分时間都耗費在躺臥在床鋪上面,因为船艙太低,不能起坐。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消遣方法,就是去捕魚。在这条河流里,有很多形狀奇特的大魚;它們都是滋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味鮮美的食物。

15 日——今天我們起錨开船，駛經朋塔哥尔达（Punta Gorda）；在这里有一个归順的印第安人的移民地，他們是从米西奥涅斯省（Missiones）迁移过来的。我們張帆順流疾駛而下；但是到夕陽西沉的时候，由于發生了一种对于將有惡劣天气到来的無謂恐惧，我們就轉入一条狹小的河浜（或者叫做“利阿丘”—riacho）里停泊。我另再乘坐一只小划子，沿着河浜向上游划行了一段距离。这条河浜很狹小，迂迴曲折，并且河水很深；兩岸有 30—40 英尺高的綠籬，是由匍行植物所纏繞的树木所構成。这种情形使这条河道的景色显得特別陰郁。我在这里看到一种非常奇特的鳥，叫做剪嘴鳥（scissor-beak）。它的下嘴是平坦而有彈性的，好象是一把象牙做的裁紙刀；它的長度要比上嘴長 1.5 英寸。这种鳥大張开嘴，把下嘴伸进河水里去相当深，迅速地在河面上飞上飞下。因此，它們在犁开河面的时候，有时就捕捉到小魚。

在傍晚时候，天气十分炎热，温度計的度数是 75°F〔26°C〕。無数的飞螢在四周飞来飞去，而蚊虫則非常使人討厭。我露出自己的手不过 5 分鐘，就立刻在手上布滿了一層黑色的蚊虫；估計它們至少有 50 只，都在拼命的吮血。夜里，我睡臥在甲板上面；由于这里陰凉得多，所以就可以舒适地把头部和面孔遮掩起来。

16 日——在罗薩利俄的上游几里格处，我們到了完全直立的峭壁边；这些峭壁構成了河流的西岸，一直延長到聖尼科拉斯的下游；因此它很象是一条海岸，而不象是淡水河流的河岸。因为巴拉那河兩岸的土質柔軟，河水挾帶泥土很多，混濁不堪，所以这就使人对这条河流的風景感到很有些美中不足。烏拉圭河的河水就非常清澄；我听說，在这兩条大河匯合到一条河道〔拉巴拉他河〕里去以后，这兩股水流由于它們的顏色黑紅不同，仍旧可以被辨認清楚。傍晚，風向不十分順利，船主人十分偸懶，迟迟不想开船前进。我們就停泊在聖尼科拉斯的上游 5 里格处。

17 日——大風吹來。我們的船停留在原处。

18 日和 19 日——平靜地乘着柔和的風向前航行；在半夜里，停泊在巴拉那河的河口；这个地方叫做帕耳馬斯（Las Palmas）。

20 日——因为我急于想早日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所以我就离船上岸到康察斯（Las Conchas），打算另行騎馬到那里去，这一段陆路距离大約有 20 英里。为了經过一个沙洲，我換了三次船；此后我雇到一只小船，于是我們就沿着聖斐南多角（Punta de St. Fernando）迅速地向前划行。这条河道狹窄，有几英里長。在兩边的島嶼上面，都生長着桃树和甜橙树。这些树木都是由于自然繁殖而生長起来的；它們生長得十分茂盛，因此在果实收获的季节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商場上就出售着这些水果。在一个島上，我看見一群象鶉鷄形狀的美观的鳥，有黑色羽毛，差不多有吐綬鷄（turkey，火鷄）那样大小。当我离开小船上岸以后，我就大吃一惊，發現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經成为一个囚犯。大約在一星期以前；狂暴的革命已經爆發，所有港口都被封鎖。我再要回到自己的船上去的想法，已經不可能办到；而要从陆路騎馬到首都去，也成了問題。在和当地司令官作了一次冗長的談話以后，我得到准許，可以在明天去見罗洛尔（Rolor）將軍，他正在首都的这一方面指揮一师团革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命軍。

21日——大清早我就到罗洛尔的营地去。据我看来,將軍、軍官和士兵們实际上都是一些大坏蛋。这时候將軍告訴我說,城市里已經处在完全戒严的狀态,而他所能够办到的一切,就只是签發給我一張通行証,去見奎耳美斯(Quilmes)地方的(革命軍的)总司令。因此,我們就必須环城繞行一大段路,可是我們很难雇到馬匹前往。当我到营地上的时候,他們对待我十分有礼,可是对我說,要讓我进城去是办不到的。这里的部队是屬于罗薩斯將軍的;同时他的兄弟也在这里。我立刻講起罗薩斯將軍在哥罗拉多河的駐地上对我亲切关心的情形来。这些話却比魔术还要灵驗,迅速扭轉了当时的僵局。最后就有人来对我說,虽然他們不能够給我进城的通行証,但是如果我願意放弃我的向导和馬匹等等,那么我就可以越过他們的警戒綫,步行进城。我非常高兴接受这个条件,于是他們就派了一个軍官来,指令我在行走的时候不得在桥上逗留。我們走了整整一里格的路;沿路一帶地方十分荒凉。我遇到一队兵士,他們在郑重地驗看了我的旧护照以后,感到很滿意。因此,我在走进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城牆里的时候,心里真是十二分的高兴。

这次革命無論如何是一种公开的叛变罢了。政府当中有一派人效忠于罗薩斯將軍,对总督發生厭惡,于是他們就有70人离开了首都;并且在拥护罗薩斯的口号下,全国武裝备战。此后这个城市就被封鎖,不准百姓携帶食用品或者牛馬进城;除此以外,每天只要有一些細小的爭执發生,就会捕杀几个人。包圍的軍队很淸楚地知道,在断絕城市里的居民的肉类供应以后,他們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罗薩斯將軍起初不知道叛乱的原因,但是我以为,这种行动显然是和他的計划完全符合的。在一年以前,大家选举他做总督,可是他拒絕接受这个职位,声称除非"薩拉"*同时授予他最高特权,方才能够接受。这一次他仍旧拒絕接受这个职位;可是現在,罗薩斯暗中要他的一派人去表示說,除了他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人能够去做总督了。在沒有得到罗薩斯的决定的消息以前,双方的軍事行动显然是在拖延下去。我在离开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后几天,就有一道手諭来到,里面声称將軍不贊成有人破坏和平,但是他認为包圍軍的一派人也有他們的公正的理由。在一接到这道手諭以后,总督、內閣总長和一部分兵士,总共大約数百人,就逃出了首都。叛軍接着就进了城市,改选新的总督,并且有5,500人因为有功而受到獎賞。据我看来,罗薩斯將軍明显地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反对"皇帝"这个名詞)。

22日—11月1日——这些扰乱事件使我感到很不方便;我的僕人居住在郊外,因此我不得不賄賂一个人,去秘密地帶引他通过交战双方地区而进到城里来。他的衣服、我的馬具和那些从聖大非那里采集到的标本都在郊外,因此也就不可能再获得它們了。可是,我却碰到了运气,后来这些东西全都沒有丧失,而被送到蒙得維的亞給我了。这几天在城市里居住真不愉快,很难处理任何事务,商店都关了門,而且由于經常搶劫,而使全城居民惊恐不安。真正的危險就在于兵士違背軍紀;他們就在白天时間里搶走很多人的財物;到夜間,哨兵就攔住行人,强索錢財。

* 薩拉(Sala)就是国会。——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1月
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哥罗尼亞——麦塞得斯——蒙得維的亞

11月2日——經过了相当困难，方才搭乘到了邮船；發現在船上挤满了男人、妇女和小孩；我因为逃离开了这样可憐的一个城市而感到高兴。

3日和4日——在經过了一次長途旅行以后，到达蒙得維的亞；我上了貝格尔艦；由于听說我們要一直停留到12月初方才开船，而發生起惊奇来。这次要耽擱很久的原因，就在于必須先把那些双桅縱帆船所收集到的資料整理好，繪成所有的地圖。

5日——在船尾楼房艙里挤满了工作人員，因此我就寄居到岸上去，以便設法去利用这一个多余的月份的最大部分的时間。

6日——作了一次長途馳行，到聖格烈高利奥深峽的东端去；这一次在地質考察方面使我感到失望，但是作了一次沿着拉巴拉他河岸边的愉快馳行。必須在聖大盧西雅河的河口那里渡过这条河去。我們就乘了一只小船摆渡过去，而馬匹則不得不跟着小船游水至少600碼；我抱着惊奇的心情，去察看这些馬多么容易地完成这个任务。一直到天色很晚时候，我們方才回去，因此就在路边的郎乔（茅屋）里宿夜。清早（7日）回到城里。

8日—13日——我准备要去作一次騎馬旅行，去考察烏拉圭河和它的支流內革罗河[1]。这几天的光陰都由于眞正的西班牙人式的拖延期間而丧失在給我通行証和介紹信等等方面。

14日——下午出發，借宿在卡涅洛涅斯（Canelones）地方的我的向导家里。（15日）第二天早晨，我們起身很早，希望尽可能騎行一段很長的距离；可是这个想法是落空了，因为所有各条河流都是洪水泛濫。我們乘船渡过卡涅洛涅斯河（Canelones R.）、聖大盧西雅河（Santa Lucia R.）和聖約瑟河（San Jose R.）等河流，因此损失了很多时間。夜里，我們在庫弗烈（Cufre）的驛站上借宿。今天，我很感兴趣地观察到，有几个工人在渡河时候所运用的敏捷的本領。在馬一走到它不能再行走的水深处的时候，那个工人就从馬臀上滑到水里去，紧握着馬尾，被馬拖过河去；到了对岸的时候，他就躍身上馬。一个赤身裸体的人騎在一匹無鞍的裸馬上面，这正是一幅美妙的圖景；我絲毫沒有去想象到这兩种动物彼此有多么良好的相配。当这些工人馳行到我的身旁时候，我就联想到他們好象是希臘的大理石雕象（Elgin marbles）。

16日——我感到身子不十分舒适，就整天停留在这座房屋里。傍晚，有一个邮遞員来到这里。由于罗薩利奥河的洪水泛濫，所以他来迟了一天。可是，在这里不会發生多大的影响，因为他虽然已經走过了班达奥利恩塔耳境內的几个主要城市，可是他的邮袋里总共只有兩封信罢了！从这所驛站房屋里向外望去，風景使人感到愉快：这是一片綠色的丘陵起伏的地面，拉巴拉他河在远处閃閃發光。我覺得，現在对这个省份的观感，已經完全不同于我初次来到这里时候所得到的观感了。回忆那时候，我以为这一帶地方都是非常平

1）参看这本書后面所附的地圖。——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坦的;但是現在,当我騎馬疾馳过巴姆巴斯草原以后,我就对这一点大感惊訝,究竟有什么理由会使自己把它叫做平坦的地方呢。这一帶地方都是連綿不絕的丘陵地区,它們本身虽然不能算很大,可是在和聖大非附近的那些平原比較看来,却可以說是眞正的山了。由于这些高低不平的地形,在这里就有很多的小河流,而草地也是碧綠繁茂。

17日——我們渡过罗薩利奥河;这是一条水深流急的河流。在經过哥拉村(Colla)以后,我們就在中午到达哥罗尼亞·但耳·薩克拉明托。我們馳經一片生有良好草类的地区,这个地区有20里格的長度,但是牛类和人口都很稀少。当地有人邀請我住宿在哥罗尼亞,并且到明天和一个紳士到他的农庄里去;在那个农庄里有一些近代的石灰岩。这个城鎮建立在岩石的海角上,外貌有些和蒙得維的亞相似。在它的四周設有堅固的堡壘;但是在巴西战爭时期*,这些堡壘和城市都受到相当的破坏。这是一个古城;城內街道曲折不整齐,四周环繞着古老的甜橙林和桃林,这使它帶有一种誘人的景色。城中的教堂是一个使人惊奇的廢墟;它曾經被征用做火藥庫,并且被雷所击毁;在拉巴拉他河一帶,曾經發生过成千成万次大雷雨,这只不过这当中的一次罢了。这个教堂房屋的三分之二,直到基础为止,都被摧毁無余;而其余部分仍旧矗立着,成为一座被天雷和火藥兩者結合而成的威力所击毁的奇特的紀念碑。傍晚,我在当地的半毁的城牆附近散步。这是巴西战爭中的主要战場;这次战爭使这个国家受到最大的損害;这种損害不仅是立刻就表現出它的后果来,而且更大的是从此开始了無数將軍和所有其他各級官員的明爭暗斗。拉巴拉他联邦的將軍,要比大不列顚王国的將軍更加多(但是他們是沒有官俸的)。这些紳士都学到一套爭夺权势的本領,很喜欢掀起一些小冲突来。因此,这里就有很多人經常在待机發动革命,而这个政府直到現在还是容易受到革命的影响,也容易被推翻。我看出,不論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显出对下一屆总統的选举方面有極普遍的兴趣;这一点也是这个小国趋向稳定的好兆。当地居民們对自己的代表人选方面并不要求他們有高深的学問;我听到有几个居民在爭論哥罗尼亞代表的資格,同时又听到有一个人說道,"他們虽然不是有職業的人士,但是他們都会得簽写自己的名字。"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好象都会使人滿意地去当代表的。

18日——今天随同我的屋主人騎馬到他的农庄上去;这个农庄位在聖約翰河(Arroyo de San Juan)的附近。傍晚,我們騎馬环繞农庄土地走了一周。这塊土地的面积是2.5平方里格,它位在一个所謂"凌康"** 上面;就是它的一面正临着拉巴拉他河,而另外兩面則各以不通行人的小河作为界綫。这里有一个停泊小船用的良好港口,并且有很多小树林;这里面的树木就被用来作为布宜諾斯艾利斯居民的燃料,很有价值。我很想知道这样完备的一个农庄的价值。这里有牛3,000头,而这个农庄土地足够供給飼养这个数目的三、四倍的牛;还有母馬800匹,已經被馴熟的公馬150匹;又有綿羊600头;这里有充足的水

* 1817年,葡萄牙的巴西国王唐葯昂进攻烏拉圭,并且把烏拉圭合并在巴西版圖里面。1825年,烏拉圭人民起义反对巴西政府,并且在阿根廷政府的支援之下,終于使巴西承認它的独立。——譯者注。

** 凌康(rincon)是西班牙語的"角隅",在拉丁美洲地方就是指一种地区,它的四周有河岸、海岸和山丘等天然形成的地界。——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和石灰石，还有一所粗陋的房屋、几个良好的畜欄和一个桃树园。曾經有人向农庄主出价 2,000 英鎊来購买所有这一切产業，而后者只希望再加 500 英鎊脱手，說不定再减低一些也肯脱手。每个农庄的主要困难問題，就在于每星期要有兩次把所有的牛都驅赶到一个中心地点去，以便使它們馴服。并且点数它們的头数。在集結有 10,000—15,000 头牛的地方，要点清它們的头数，确实是使人感到困难的事情。他們就按照这样一个原理来进行点数工作，就是牛类自己会經常不变地分成 40—100 头的小群在一起。在每小群当中，有几头牛被加有特殊的标記，借此可以識别这一个牛群并且知道它的头数；因此，如果在一万头当中失却了一头牛，那就可以从小群当中缺失一头的情形覺察出来。在暴風雨的夜間，所有各小群的牛时常互相混杂在一起，但是到第二天，它們仍旧会分离成和以前一样的小群。

19 日——我們經过瓦卡斯鎮(Las Vacas)；这是一个房屋分散的村鎮，建立在烏拉圭河的一个港灣边；沿河到上游去經商的情形很多。借宿在一个北美洲人的家里；这个人在維沃拉斯河(Arroyo de las Vivoras)边的一座石灰窑里燒石灰。

20 日——上午，騎馬到朋塔哥尔达(Punta Gorda)去。在半路上，我們曾經試圖去探寻一只美洲虎的踪迹。地面上有美洲虎的無数新鮮脚印，而且我們又从附近的树干上，看到有那些据說是虎爪所抓成的痕迹；树皮被虎爪切开和划成溝痕，有 1 碼的長度。我們結果并沒有惊动出一只美洲虎来。烏拉圭河沿岸的低矮而厚密的森林，就充当了这类动物的最良好的藏身之地。从朋塔哥尔达地方望去，烏拉圭河显現出一幅庄严的水上景色来。这条河流的河水清澄和流行迅速，因此就显得远胜于它的相鄰的巴拉那河。对岸有几条支流从巴拉那河通到烏拉圭河来；在日光照耀之下，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兩条河流的水色不同。这座房屋和石灰窑，对这个地区說来，是特别古老的建筑物，因为它們是在 108 年以前建筑的。他們告訴我一个关于石灰窑的奇异的情形。在革命的时候，窑里裝滿了新燒好的石灰；因为当地的情形發生变化，一直有 18 年沒有去触动它，在窑的外表已經生長起幼树来，而窑的中心的石灰还是生石灰。当他們把窑挖掘开来，掘到那留着半焦的木柴的地方时候，木柴就在不多几分鐘里着火燃燒，發出火焰来。这个情形使工人們中間發生了非常大的迷信恐怖；可是，石灰窑主人告訴我說，在石灰窑燒好以后再过几个月去挖掘它的时候，也时常發生这种情形。

在这个农庄里，每星期要宰杀大批母馬(在这一帶地方从来不把母馬作騎行用)，剝皮制革；每張馬革的售价是紙幣 5 元，就是大約半克郎*。我听到一些关于投擲套索方面的本領。有一个人站立在离开畜欄的門口外面 12 碼处，并且打賭說，只要有任何一只母馬跑过他的身边，他一定毫無錯失地套住馬脚。又有一个宰馬人說道，他自己能够走进畜欄里去，捉住一匹母馬，把它的前腿捆縛在一起，把它赶出門外，摔倒在地上，宰杀、剝皮，并且把馬皮張开在木樁上面晒干(張开馬皮是一件使人疲累的工作)；他約定每天要照这样的全套方法剝取馬皮 22 張，或者每天宰杀和剝取馬皮 50 張。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因为

* 紙幣元(paper dollar)是 19 世紀最初三十年流通在南美洲拉丁国家里的所謂銀行貨幣，值 0.5 先令。克郎(crown)是葡萄牙和巴西的金幣，值 10 米耳累斯(melreis，大約值 10 金盧布)。——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每天剝取和張开馬皮15—16張的工作,已經可算是不坏的了。

傍晚,我們繼續上路,向內革罗河边的麦塞得斯(Mercèdes,或者叫做 Capella Nauva)前进。我們穿过有很多金合欢树的森林,好象是科龙达附近的森林;这种森林总是生長在溪流和河流兩側的低地上面。到夜間,我們就在沿途所遇見的一个农庄里借宿。这是一个很大的产業,拥有10平方里格的土地,农庄主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国內最大的地主之一。他的侄子在管理着这个产業;在这里还住着一个軍官,他是不久以前从布宜諾斯艾利斯城逃亡到这里来的。如果設想到他們的社会地位的話,那么他們的談話內容未免是太幼稚可笑的了。他們通常对于地球是圓形的这种說法,表示出無限的惊訝,并且簡直不能够相信下面这种說法,就是如果向地下挖洞到足够的深度,那么这个洞就可以一直通到地球的另外一面。可是,他們却也听到有一个地方,那里在一年当中有連續6个月是白天,6个月是黑夜;而且他們又說道,那里的居民竟是又長又瘦!他們对于英国的馬和牛的价格和品性感到很大兴趣。他們在知道我們在英格蘭地方并不是用套索来捕捉自己的畜类以后,就喊叫道:"啊,那么你們就只会使用一种投石索了!"他們对于用籬垣圍住田地的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新奇。在談話將近結束的时候,那个軍官就說道,他有一个問題要我回答,并且如果我回答得完全确实,那么他將十分感激我。当时我以为他的問題一定非常深奧难解,因此感到有些胆寒,可是原来这个問題就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妇女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就〔用着下流人的声調〕回答道:"嬌滴滴眞迷人呀!"他接着又說道,"我还有一个問題提出:世界上其他各地的妇女,是不是也戴着这样大的梳子的呢?"我就庄重地向他担保說,别地方的妇女都不戴这种梳子的。他們听到了这些回答非常高兴。那个軍官就大喊道:"請看!这一位走遍半个世界的人也說这是对的;我們时常也这样想,但是到現在方才知道确实不錯。"我这次对梳子和美丽的卓越判断力,就使我得到一次非常殷勤的款待:这个軍官堅請我睡在他的床上,而他自己情願睡在自己的鞍褥上面。

21日——我們在日出时候动身,整天緩慢地騎馬前进。这部分省区的地質和其余省份不同,很相似于巴姆巴斯草原的地質。因此我們看到,在这里有一片片極大的巴姆巴斯薊叢和西班牙薊叢;实际上,也可以說全部地区就是整塊的这些植物叢。这兩种植物彼此分离着生長,每种植物都聚居在一起。西班牙薊的株身有馬背那样高,而巴姆巴斯薊(飞廉)的株身則常常要比騎馬者的头頂更加高些。卽使要离开路边向外走一碼远的路,那也很难办到;甚至在道路本身上,也有一部分路面生長着这些植物,并且在有几段路面上竟長滿了它們。当然,在这里不再有牧場了;如果有牛或馬一走进这些植物叢当中去,那么不到一回兒就消失不見了。因此,要想在这个季节里驅赶牛群走过这里,这眞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因为它們在疲倦不堪的时候就会朝向这些有刺棘的植物,冲奔到薊叢当中去,从此再也找不到它們。在这些地区里面,因此也極少农庄;只有在低湿的河谷附近,那里不能生長这些薊,方才分布着少数几个农庄。在我們还沒有到达英国人的房屋以前(我們有一封介紹信給这个英国人),黑夜已經到临,所以我們只好借宿在一个最貧苦的人所住的可憐的小茅屋里。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1月22日——今天到达别尔規洛村(Berquelo)的一个农庄；它靠近麦塞得斯。我們發現农庄主〔昨天所說的英国人〕不在家；他到晚上才回来；我把今天的时間耗用在考察附近地区的地質情形。

23日——騎馬到卡皮拉紐伐〔就是麦塞得斯〕；这是一个房屋分散的村鎮；我們看見了內革罗河；这是一条良好的河流，河水是藍色的，水流峻急。它的大小差不多也和南方〔巴塔哥尼亞的〕同名的河流相同。

24日——我和我的主人騎馬到彼得罗弗拉科山脉(Sierra del Pedro Flaco)去，这条山脉位在內革罗河上游大約20英里处。在沿途一帶地方，大部分都生長着很長的草类，它的高度达到馬腹。在这里有少数农庄和很多平方里格的平原，但是連一头牛也找不到。这里的土地仍旧是無人利用，听其自然，因为如果良好地整理一下，就容易繁殖5—6倍的牛数。可是現在每年从蒙得維的亞出口的牛皮，总計有三十万張；而当地日用消耗或者廢弃無用的牛皮数目也有很多。从山上望去，內革罗河的風景美丽如圖，要比我已經見到过的本省任何其他地方的風景更加动人。这条河流的水流峻急，而且曲折，有希留布里那里的塞汶河(在河水漲滿到兩岸时候)的寬度的兩倍那样大。崖岸險峻，是岩石所構成的。有一条森林帶沿着河道綿延着，而在地平綫的远处，則以矮草平原的高低起伏的地面作为終点。因为向导的馬已經十分疲乏，所以我們就騎行到一个郎乔(茅屋)那里歇息。屋主人不在家，但是我們按照着当地習慣走进了这座房屋里去，升起火堆，煮燒一些牛肉；在这个陌生人的房屋里，好象完全在自己家里一样。此后我們又再騎馬上路，一直到黑夜开始时候，方才达到〔英国人的〕家里。

25日——我們听說这里有巨大的兽骨；原来这是大懶兽(Megatherium)的骨化石。我經过了很大的困难才采集到少数破碎的骨片。晚上，有一个"多米多尔"(domidor，就是馴馬人)到这里来，因此我看到他裝配一匹完全野性不馴的馬的經过情形。他和馬进行了很紧張的战斗。在这里很难看到这种裝配情形。馴馬人把这匹馬〔用套索〕甩翻在地上，于是用一个馬勒固定在馬的下顎；在把馬的兩条后腿纏縛在一起以后，他就可以讓馬站立起来，于是配裝上馬鞍。在进行这些裝配工作的时候，馬滚到在地上很多次和受到乱打，因此在馴馬人除去它的四肢上的繩索和騎到馬背上去以后，它已經害怕得連喘气都困难，并且滿身流汗。可是，通常一匹馬要作不多几分鐘的拚命掙扎，接着就用尽全力奔馳起来，一直到它的力气完全用尽以后才止。这种馴馬方法非常严格，但是这也是短期馴服一匹馬駒的方法。

26日——今天我开始依照直綫方向动身回返蒙得維的亞去。路經一个农庄；在这个农庄里有大懶兽*的头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头骨却很完好。我用几个先令購买了它。我們作了一次長途馳行，經过一个比沿河的道路更加多岩石和山丘的地区；此后我們到达彼尔第多河(R. Perdido)，并且就住宿在那里。有一个人好象是純种的印第安人，在看守着一个驛站。他已經喝酒喝得半醉。我的向导宣布說，他在我到来的时候，說我是一个"加列果"(gallego)；这句話的意义就是：这是一个該杀的人。他的同伴們听了就特別大笑起

* 在达尔文的考察日記里，改为箭齿兽(toxodon)。——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来,因此我相信,我的向导的話是正确的。当我向他提出抗議,認为他胡說的时候,他只是說:"你不〔懂得〕这地方的人〔的話〕。"他的說話动机一定是对我的向导而說的,認为我大概幸运地雇到了这个向导,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就是說,我在这个地区的全部安全都依靠我的同伴。夜里,大雨傾盆下降。因为这个郎乔(茅屋)沒有抵擋風雨的本領,所以我們的全身衣服不久就湿透了。

27日——上午,我們作了一次長途馳行,到达聖約瑟。从这个地方开始,我們又回上了我在出發初期所走的老路。聖約瑟、卡涅洛涅斯和聖大盧西雅都是比較优美的四方形的小鎮;它們的外形都是十分相似的。我們借宿在聖約瑟的郊外的一个驛站里;到第二天(28日)中午,我們到达蒙得維的亞。从麦塞得斯回到首都〔蒙得維的亞〕这一段路程,在依照驛站来計算时候,大約是70里格。

29日—12月4日——在这几天里面,我居住在岸上;軍艦航行延期的原因,就在于还沒有繪制好地圖。

*　　*　　*　　*

在最近这六个月当中,我得以有机会去观察这些省境里面的居民性格。高乔人,也就是叫做农民,要比那些住在城市里的居民的身材高大得多。每个高乔人都是經常極其亲切有礼貌,并且爱好招待客人;我在他們中間的时候,从来沒有見到他們有一次粗暴無礼或者不敬客人的情形。高乔人的性情温和,無論对于自己或者对于国家都很尊重,但同时又是精神飽滿和大胆勇敢的人。另一方面,却也發生很多杀人流血和搶劫的事件;前面这种情形所以会發生,主要是由于高乔人有經常佩刀的習慣。使人听来深感嘆息的是,有很多人命就因为細小的爭吵事故而在格斗时候犧牲了;在格斗时,各人都想把对方敌人的鼻子割去或眼睛砍瞎,在面上作出标記来;这些人的面上有形狀可怕的深刻的疤痕,正就是証明了对方的胜利。搶劫情形是由于普遍盛行的賭博、狂飲和極端懶惰而自然地造成的。在麦塞得斯地方,我曾經向兩个人詢問,为什么他們不去做工。当中有一个人說道,做工的日子太長;而另一个人則說,他非常穷困。由于这里馬匹众多和食物丰盛,就使任何工業都不能够兴起。不但这样,这里还有很多的节日;而且还有一种說法,以为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在上弦月的时候开始去做,那么就不会做成功的;因此就从这兩种原因看来,已經要損失半个月的工作时間了。这里的警察和司法都是毫無用处。如果有一个穷人杀了人和被捕捉去,那么他就要坐牢,甚至被槍斃;可是如果一个富人杀了人,并且有朋友們来帮助,那么他就可以相信,决不会有什么罪加在他的身上。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地方最有地位的人总是喜爱帮助杀人犯潜逃。看来他們以为,一个人犯罪,是違背了政府,而不是違背国家〔人民〕。一个旅行者除了自己的武器以外,就毫無保障可言;因此經常携帶武器的習慣,主要也就在于防止更加多的搶劫事件發生。那些住在城市里的比較上等的和比較有知識的阶層的居民的性格,也具有高乔人的优点,但說不定还不及高乔人;可是,他們还沾染着很多高乔人所沒有的惡習。这种居民是荒淫無度的人,嘲笑所有的宗教,并且公开进行賄賂行为;他們的行动完全缺乏原則。他們以为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如果不去欺騙自己的朋友,那么这就是自己儒弱的行动表現了。在这种可以使說謊更加有用的地方,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如果你去說眞話，那么他們就会認为你的头腦簡單得象嬰孩了。大家都不懂得“誠实”这个名詞。無論是誠实，或者是任何寬宏大量的感情、豪俠气概的遺風，都不能够存在于大西洋这面的很大地区里。——要是我在一年以前閱讀到这些意見，那么我一定会責怪自己的心腸太狹窄了。現在我就不会这样責怪自己。每一个有良好机会来作判断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我以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薩拉”〔国会〕里，找不出六个使人相信具有誠实或者原則的議員来。每个官員都是貪汚的。邮政局長出卖过假造的政府的免費寄遞的印章。总督和內閣总理公开勾結，一起掠夺国內財物。在可以运用金錢的地方，任何人就都不能够期待到公平裁判。我知道有一个(他做过正义的举动)，他曾經走到裁判長那里，并且說道：“先生，我到这里来敬奉紙幣200元(六辨士銀幣)給您，希望您〔在某某时間以前〕把那个有不法行为的人拘捕起来。我的律师劝告我采取这个步驟。”裁判長就帶着微笑来允許，向他道謝，于是那个欺騙他的人就在夜間以前安坐在监牢里了。在很多領导者完全缺乏原則的时候，在国內到处都是薪金微小的違法乱紀的官吏的时候，人民却还在希望政府的民主政体会長久維持下去。根据我的意見說来，他們將在很多年以前，在独裁者的鉄掌之下經常發生战顫。我希望，这个地区的人民要好好地去盼望这个期間快快到来才好。

一个人在初次看到这些地方的普通人民的社会的时候，就会对兩三件事情感到特別惊奇。妇女們用自己的服裝美丽动人来夸耀，所有各阶層的人民都待人有礼，而且主要的是所有各阶層都是显著地一律平等的。在哥罗拉多河那里，有几个开設小店的人时常和罗薩斯將軍一同吃飯。在巴伊亞布蘭卡地方有一个少校的兒子，靠了卷制紙烟来謀生，而且他还願意充当向导，伴随我一起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不过他的父亲却恐怕〔他独身在半路上会發生危險，沒有同意他干这件事〕。有很多軍官既不識字，又不会写，但是大家在社会上都是平等的。在恩脫烈里奥斯境內，議会只有六个議員所組織而成。当中有一个議員开設一家普通店鋪，而且显然并不以这个行業而感到自卑。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使人料想到的；可是〔在一个英国人看来〕，缺少專門的紳士阶層这种情形就会使人当作新奇消息而奇怪万分的。

当我在蒙得維的亞的时候，我的时間就耗用在准备我們到火地島去作長途航行这方面。在进行准备，要永远离开拉巴拉他河这里的毫無兴趣的平原时候，我的心中就感到很愉快。

貝格尔艦和阿德文丘号船都准备一同航行到海上去，它們載运着一批良好儲备的食品和卓越的船員們。前几天，發生一种难以說明的情形；船員們有时就脫离軍艦跑走了。有兩个人，是下級軍官，很受人敬爱，帶着兩、三年欠他們的薪水跑走了；他們的企圖一定是以前已經預定好了的。这些人曾經多次被允准回到岸上去和又再到軍艦上来担任头等重要的工作崗位。發生了一种对稳定船員的迷恋和幼稚要求的情形；这对于一个陆上生活的人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也是难以相信的。有一天，我去訪問胡特(Hood)；他是〔蒙得維的亞的〕总領事；我的訪問目的是要察看他的房屋情形，因为最近这座房屋遭受到天雷的打击。有几个后果是很奇怪的：电鈴綫被燒熔了，赤热的金屬熔滴在落到傢具上以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后，就鑽进到它們里面去，产生出一列細孔来；熔滴在落到玻璃器皿上以后，把玻璃也熔化起来，因此就粘附在这些器皿上面。可是，这个房間至少有15英尺高，电鈴綫又貼近于天花板。在一面牆壁，好象已經受到火藥爆炸一样被击毀了，而且它的磚石碎片被飞擲到这个房間的对面牆壁上；它們所挾帶的力量就把它敲击出凹穴来。在靠近电鈴綫的兩側各面大約1英尺的壁糊紙，因为金屬氧化而都变成了焦黑色；鏡框也由于同样情形而变成了黑色，它的鍍金面一定是被蒸發去了，因为有一个被放置在附近的香藥瓶被牢固地蒙上了一些这种金屬的細粒。窗子全都被震得破碎，各种悬挂的东西也都掉落下来了。在这次电击以前不久，我正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当时教堂也被电击而毁坏得很厉害，有一艘海船被击去了它的主桅。

*　　　　*　　　　*　　　　*

我不应当来把我关于拉巴拉他河沿岸各省的居民的少数观察資料作出总結，因为还必須添加进关于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的情形；而这些情形的最完善而且生动的概述，可以从海德所著的航行略記(Head's rough notes)这本書里閱讀到。我以为，他所描写的圖景，終究并沒有比实际的良好情况过于夸大一些；这里就是指在举出强有力的例子和略去較少兴趣的例子这方面。可是，我不能够贊成他所說的“巴姆巴斯草原有万分的美观”这种說法。不过，我也可以承認說，迅速的馳行和食飲“牛肉和淡水”，是使人快乐到極点的事情。

12月

蒙得維的亞——特塞多港

12月5日——和岸上告别，搬上軍艦去住。

6日——上午4点鐘，貝格尔艦拔錨，駛行到上游去取淡水。現在我們因無風而停止下来，仍旧看得到綠山。阿德文丘号船靠近我們的軍艦停泊着。但願有好运气降临，使我們一路遇到良好的天气和順風。

7日——遇到順風，軍艦駛出了拉巴拉他河；到傍晚时候，我們就在清澄的海水表面上航行。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再进入到拉巴拉他河的污泥水上面去了。阿德文丘号船总是在我們的前面航行着；这使我們大家很高兴，因为过去大家非常担心它是不是适合于航行。在海面上有一只同行的船可以加以凝視，这正是一种很大的娛乐。在軍官中間，發生了下面的职位調动情形。惠克哈姆先生率領阿德文丘号船；他帶去了約翰斯东(Johnstone)、福賽特(Forsyth)和奥斯蓬三先生。从披拉德斯艦(Pylades)上到我們这里来的肯特(Kent)先生担任軍医工作。馬尔登斯(Martens)先生到貝格尔艦上来补充爱尔先生的画家位置；爱尔先生因为生病，不得不辞职而去了。

8日—23日——到达特塞多港(Port Desire)。这次航行的路程很長，駛行了17天。一路上通常总是吹着輕微的風和逆風，有时破例来一、兩次强勁的大風。

阿德文丘号船把我們的航行拖延下来了，原来它在遇到風的时候不能航行；在这时候，它要更換船帆。特塞多港是一个小港灣，它向上伸入內地，成为一条河流。它的进口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处很狭窄；可是，貝格尔艦就乘着一陣良好的風而以优美的方式駛进了这个港灣。

24 日——到港灣北面去作了一次長途步行。在爬上几个岩石以后，望見前面是一个平坦的大平原；它向四面八方伸展，但是被一些河谷所分割开来。我想到，我已經看到过巴伊亞布蘭卡附近的某种荒凉景色的地区；可是，在这里的附近土地更加要比它貧瘠得多，因此这种土地真的应該得到荒漠的名称了。这个平原是由礫石和極少的植物所構成，而且沒有一滴水。在河谷里，虽然有一些水，但是它具有很濃的咸味。在这个平原的地面上，可以显著地看到，有着同样一种現在还生存着的軟体动物的貝壳；也有貽貝屬的貝壳，它們甚至还具有着它們通常的藍色。因此可以肯定説，在不多几个世紀以前，所有这个地区还是处在海面以下。虽然这个地区有着可憐的外貌，但是它却維持着很多羊駝的生活。我碰上了很好的运气，射到了一头羊駝；在除去它的內臟以后，秤得它的重量是 170 磅。因此，我們全体船員就將在聖誕节吃到了新鮮的羊駝肉。

25 日，聖誕節——在下級軍官室里吃了午飯以后，軍官們和軍艦上的差不多每个人都上岸去了。艦長把奬品分發給最优秀的賽跑者、跳远者和角力者。这些奧林匹克运动比賽是很有兴趣的。看到这些船員象小学生一样喜欢这些比賽的情形，使人十分高兴：有長胡子的老头子和光臉的小伙子，好象很多小孩那样在一起玩耍。的确，这是一种比平日更加好得多的度过聖誕节的办法；每个船員都尽量喝起酒来。

26 日——貝格尔艦停泊在一个以前被西班牙人所建造的要塞〔廢墟〕的对面。西班牙人曾經打算要在这里設立一个殖民地，但是因为这里在夏季里缺乏淡水，而且在冬季里有印第安人来进攻，所以这种計划就遭到了失敗。曾經开工建造一些式样很美观的建筑物；这些未完工的房屋也就証明了古时西班牙人的有力的手法。可以看到几处圍牆和一些櫻桃树。西班牙人的所有在巴塔哥尼亞的沿海的建設物的命运，除了內革罗河那里以外，都是十分悲慘。大家都知道，飢餓港（Port Famine，在麦哲倫海峽东部的北岸）就表明出了移民們所遭受到的苦难。在聖約瑟灣（St. Joseph's Bay，在巴塔哥尼亞的海边）的殖民地上，有一天星期日，大家都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就被印第安人包圍屠杀，只有兩个人活命。这兩个人被俘，跟随了印第安人几年。有一个人現在已經很老了；我在內革罗河时候曾經和他談过話。今天我步行到南方 5 英里处的几个良好的峭壁上去；这里的地質史和一般相同，也有同样在近代上升起来的大塊含有牡蠣的貝壳層；这是十分明显的情形。晚上，天气很冷，有火地島那里的風暴吹来。

28 日——我們一队人，在查弗尔斯（Chaffers）先生率領之下，携帶 3 天食粮，乘小艇出發，去測量海港的上部地方。上午，我們去探寻几个已經載明在一幅旧西班牙地圖上的有淡水的水源。我們發現了一个港灣，在它的底端有一条細緩而流的咸水溪。在这里，由于退潮水淺，使我們不得不等候了几小时；在这个等候期間里，我就向內地步行了几英里。这里的平原也象普通一样由含沙的白堊土和礫石所構成。由于这些物質松軟，所以地面就被很多溝渠所破坏和割裂开来。这里沒有一棵树木；除了有一只羊駝站立在山頂上替它的同群羊駝們担任守望的哨兵以外，沒有看到一只別的走兽和飞鳥。四周一切寂靜和荒凉。有人就会詢問道：这个平原过去究竟經历了多少年代，將来还要照样繼續下去多少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年代呢？可是在瀏覽了这些風景以后，虽然它們的前景的色采沒有一样鮮明可取的对象，但是終究使我的心头發生一种旣难說明又难理解的、强烈的愉快感覺。傍晚，我們乘艇向上游駛行了几英里，于是在岸边搭起帳篷过夜。

29日——中午，小艇不能够再向上駛，因为这里水淺而有很多泥灘。有一批人去尝尝水味，發現它仍旧帶有咸味。在午飯剛吃过以后，查弗尔斯先生就坐一只小划子，再向上游前进；在前进了大約2—3英里以后，發現他已經到了一条淡水小河里。它有这样的小，所以我以为，它大概是从安第斯山脉那里流过来的；河水混濁不清，好象是洪水泛濫时候的顏色；現在正是山頂融雪的季节，哥罗拉多河和薩烏西河等河流里的水一定暴漲起来了。查弗尔斯先生看到在小河谷里有一匹跛足的馬，在它的背上还帶有馬鞍；因此，一定是印第安人們把它留在那里，而他們則居住在附近地区里。这里的景色很美好和粗野；紅色的斑岩从水面向上升起，成为直立的崖岸，或者形成尖塔和尖峰，紧靠在河边上。除了这一方面以外，这个地区的情形全部相同。夜里，我們因为發現了这条小河而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有一个捕海豹的人說，在几年以前，他曾經沿河向上划行，却沒有發現这条小河。

30日——我們在清早4点鐘拔錨开船；中午到达瓜納科島(羊駝島 Guanaco I.)。因为天气寒冷和潮湿，所以我就决定步行回到軍艦上去。原来这一段路却是很長的，因为沿路有很多小島和溪流阻擋。可是，这一帶地方的地質却很好地补償了我这次的辛劳，同时我还發現了一个积儲着純粹淡水的池塘。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IV] 1834年

1月

特塞多港——聖求利安港——特塞多港——麦哲倫海峽

1月1日——我們步行到远处的一座山上去；在山頂上，我們發現一座印第安人的墳墓。印第安人时常把他們的死人埋葬在最高的山上，或者埋葬在一种突出到海里去的海角上面。我以为，他們跑到这里来的原因，也就是为了埋葬死人这件事情。他們有时跑到这种地方来探望坟墓的情形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坟墓附近散布着几个火堆的痕迹和馬骨。

2日——我和一队軍官去探索一座印第安人的古墓，希望能够發掘到一些古代遺物。这座坟墓是由一堆大石塊所構成，被相当細心地堆砌起来。它位在山頂上面，并且在一塊大約6英尺高的岩石突出部分的脚下。在它的前面，大約离开它3碼的地点，他們放置了兩塊巨石；每塊至少有兩吨左右的重量，并且彼此相叠在一起。極可能它們本来就位在这个地点的附近，只是被印第安人凑巧移动过来，以便符合他們的目的。在墓底的坚硬岩石面上，鋪有一層大約1英尺厚的泥土；这些泥土一定是从下面的平原上面挖运来的。泥土里的植物纖維，是在水中沉积下来的，已經轉变成为一种泥炭。在泥土上面，鋪砌着扁平的石塊，而在这一層石塊上面还堆放一大堆粗糙的石塊，因此它們是塡充岩石的突出部分和兩塊巨石之間的空地的。为了完成这座坟墓起見，印第安人就設法用一大片石塊把它和突出部分隔离开来（大概在这里有一条岩縫），并且把它放上石堆，因此就使它支擱在兩塊巨石上面。我們就从后面这兩塊巨石的兩側掘开这座坟墓，但是里面并沒有人骨。我只能够認为这个原因是在于坟墓建造得太古了，而且由于雨水和气候变化，所以坟里的各种东西都已經完全分介了。我們在附近的高地上發現另外三个石堆，但是它們要小得多。它們全部被挖掘开来了，大概是被獵捕海豹的人或者其他的旅行家們所挖掘开来的。据說，印第安人就把死人保藏在他死亡的地点，但是后来又从坟墓里把他的骨骼檢出来，移葬到上面所講到的这种〔沿海的〕地点来。我以为，如果回忆到在馬匹未被运到南美洲来以前，这些印第安人一定是过着大約也像現代火地島人那样的生活，因而也就居住在海边附近，那么也就很容易去介釋这种移葬的習慣了。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都有一种要和他的祖先共同安葬在一个地方的偏見；这种普遍的偏見大概就使現在流浪的印第安人，要把他們的死人比較不容易腐朽的骨骼部分移葬到〔海边的〕祖坟里去。

3日——在这几天里，我作了几次路程很長的愉快步行。这一帶地区的地質使人發生兴趣。我扑捉到几种新鳥兽。除此以外，我还用气压計测量了这里的平原高度；这个平原一定在很近的年代还处在海面下；它的高度是海拔247英尺。昨天，我射中了一只大羊駝；它在死前的原来重量，一定在200磅以上。当时有兩头雌羊駝在凶猛地搏斗；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它們也像賽馬一样奔馳着，垂下双耳和低伸着头頸。它們沒有看到我，在离开我不到30碼的地方跑过去；于是我用槍射击后面那头追迫过去的羊駝，因此介决了这一場斗爭。

4日——因为阿德文丘号船不准备到海面上去，艦長就决定向南行駛到离开这里大約110英里的聖求利安港，去測量这兩港口之間的几处海岸。我們随着强大的海潮駛出港口去；这种特殊的开船方法叫做倒退行駛法(backing and filling)，也是一种不很安全的办法。在經过狹窄的进口处以后，我們就扯起船帆来。不到几分鐘，我們突然很严重地碰撞到一个岩礁。这正是退潮的时候，但总算运气还好，軍艦接着只再碰撞兩次，以后就平安地行駛过去了。在上一次航行到这里的时候，貝格尔艦曾經在夜里撞到岩礁；据大家推測，它一定也就是現在碰到的岩礁。这个岩礁的頂端很小，所以我們到第二天費尽精力都沒有找到它。在这兩次碰撞情形里，貝格尔艦都未曾遭受到重大損害；因此，艦上的人們都应該感謝老天保祐。夜里，我們停泊在海岸附近。

5日——9日——在这几天里，我們測量了这一帶的海岸；到夜量，有时拋錨，有时則浮停在海面上。在离开海岸边的相当一段距离里面，有很多岩礁和碎浪石，所以軍艦不能够靠岸。特塞多港的台地一直伸展到聖求利安港那里，但是有許多地方被大河谷所切断。很多大塊地面是完全被隔离的，所以海岸的輪廓好像是堡壘。貝格尔艦停泊在聖求利安港的进口处附近，于是艦長去測量沙洲那里的水深。他把我送上岸去；我在那里發現了一些最重要的地質上的事实。到太陽西落的时候，我們回到軍艦上去，于是艦長命令把軍艦駛进港口里去。

10日—到港灣的底部去；小船擱淺在一个泥灘上面，我們大家只好在污泥和水里把小船推走了半英里，因此直到夜深方才回到軍艦上去，而且全体都感到十分寒冷。在黑暗里，我們因为望見又有一只大船出現，而感到疑惑起来。原来这是一只法国的捕鯨船；它在上午拼命駛行过了沙洲。法国政府發給所有的补鯨船一大笔奬金。我以为，它的目的是在鼓励优秀水手的培养。可是，从我們已經看到的情形可以知道，这却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所有的軍官都是在英国航海界里培养出来的，所以他們在小船上發号施令时所講的每一个字都是英国話，使人听了感到很有趣。

11日——我又再和艦長一同动身到港灣的底部去。突然吹来了强烈的風，所以艦長馬上把小船急划到岸边去，于是我們連小船上的四个船員在內，一起帶着武器步行前进。原来这一段步行的路程是很長的；到晚上，队伍里有兩个人再也走不动一步了，而我們也都走得筋疲力尽。这种情形的原因就在于大家口渴到了極其痛苦的程度；因为我們只有11个小时沒有喝水，所以我就确信，这种口渴情形一定是空气極其干燥而引起的。在今天的起初时間里，我們就感受到胸口十分煩悶。从一座山上望見一个秀丽的湖；当我們一直跑到將近湖边的时候，方才發現它是一大片雪白的固体鹽層。整个一队人都放弃了武器，把兩个疲倦無力的人背負起来，回到小船上去。小船上沒有疲乏的人就分送一些淡水給我們喝飲；我們燃起一个信号火堆，所以在11点鐘，我們大家都恢复了精神，划回到軍艦上去。我并不感到太疲倦，而且我在先头的分队里到达小船那里；可是，在以后兩天(12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日和 13 日)里，我却躺在床上發起高热来。*

14 日——上岸散步，發現几种精致的貝壳化石。这个地区和特塞多港的地区完全相同無异。地面略微有些凹凸不平；因为甚至連咸水都沒有，所以野兽也就更加稀少。当然也可以見到那些喝飲海水的羊駝。在这里，我們發現兩件东西，却不能介釋它們的来因，就是：在低海角上，有一座磚砌的西班牙式大灶；还有在一座山的頂上，有一个木制的小十字架。很难断定这些遺物是哪一些老航海家的。麦哲倫曾經到这里来，并且把几个叛徒处死；德雷克〔Drake，英国海盗和海軍上將，1540—1596 年〕也到过这里来，并且把这里叫做"眞正公平"島。

15 日——从西南方吹来强烈的大風。有几次从这方面来的風，使我們回想到好像身处在火地島附近。

16 日—18 日——惡劣的天气阻止我們去完成測量工作，因此使我們这几天都停留在这里。

19 日——上午很早开船，靠了順風向北急駛到特塞多港；第二天，停泊在港灣的进口处附近，随着漲潮而駛进港灣里去。

20 日——当軍艦剛才把一只鉄錨拋下的时候，我馬上就上岸去了，于是进行了一些采集工作。在一个突出到海里去的海岬上，我發現一个石堆；它也和以前所講述到的坟堆相似。这里，有一顆牙齿和大腿骨的端部，全部松散成为粉土；再过不多几年，它們就会变得痕迹全無了。这种情形也就說明了：在这些用了多么大的劳力去建筑在山頂上的坟墓里，只不过在外观上好像是缺乏人骨罢了。

阿德文丘号船准备駛到海上去；它因为已經配裝了新制的方形中桅帆，所以显然無疑將順利地航行。

22 日——阿德文丘号船和貝格尔艦一同駛到海上去。到太陽西落时候，阿德文丘号船向西福克蘭島駛去，而我們則在华奇門角(Watchman Cape)那里停泊。(23 日)在作了緯度測量以后，我們在中午向麦哲倫海峽方面航行。

26 日——随着順風，我們駛过維尔吉尼角(Cape Virgins)，于是进入这一条著名的海峽(麦哲倫海峽)。

29 日——在聖格烈高利灣(St. Gregory Bay)里拋錨停泊。这几天我們逆着西方来的强烈大風前进。这里的海潮升起 40—50 英尺，而且每小时的推进速度达到 5—6 英里。誰会得对那些早期到这些海峽里来的航海家們的駭怕情形發生惊奇呢？在这里的岸上，有巴塔哥尼亞的印第安人的一个大部落的"托耳多"(帳篷)。我和艦長一同上岸去，受到他們十分亲切的接待。这些印第安人已經和獵扑海豹的人有經常的往来，所以他們是半开

* 参看費支罗伊所著的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 2 卷，第 320 頁："达尔文比水手們和我都更加習慣于陆地上的長途旅行；他認为他自己能够跑到湖边去，并且就去嘗試一下。我們在山頂上焦急地监視着他(这座山在地圖上被定名为渴山，Thirsty Hill)，看到他爬下山到湖边去，但是立刻又离开这个湖而跑到另一个湖那边去，結果他又是毫不耽擱而离开了它；于是，我們从他回头走路的緩慢步調上面知道，这兩个好像有水的湖就是'鹽層'。"当时費支罗伊因为整天除了帶着仪器以外，还背着一支笨重的双筒步槍，所以也是落后而疲累的走不动路的人之一。——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化的人,他們也会講很多西班牙話和一些英国話。可是,他們的外貌仍旧有些粗野。他們大家都穿着羊駝皮的大斗篷;他們的長髮披散在面孔上。他們很像是罗薩斯將軍那里的印第安人的面貌,但是塗抹着更加多的顏料。有很多人在整个面部上都塗上了紅色顏料,而在下顎上加塗一个圓点;其他的人則塗上了黑色。有一个人还用白粉在臉上画成圓圈和点子,很像火地島人一样。看上去,他們的身材高度平均大約在6英尺以上;那些載运着这些高大的人的馬匹却是小的,很难适合于它們的工作。当我們回到小船上的时候,就有很多印第安人拥上船来;我們經过很長时間和困难,好容易才赶走他們离开小船。艦長允許雇用三个印第安人到軍艦上去工作,而他們好像大家都打算要来担任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最后,我們帶了那三个客人到軍艦上去。在喝茶的时候,他們的一举一动很像是紳士,也使用着刀叉和握着湯匙。他們認为蔗糖要比任何东西都好吃。他們因为軍艦动搖而有些暈船,所以又再回到岸上去了。

30日——我們有一大队人上岸,去做購买斗篷等交易。所有在"托尔多"里的居民都排列在岸上,亲自帶来了羊駝皮、鴕鳥毛等等。他們最初要求交換武器,当然我們沒有把武器給他們;其次他們就要烟草;的确,他們認为烟草要比刀子、斧头等貴重得多。这正是一付使人高兴的圖景;他們多么善良和可靠,使我們不能不去热爱这些被人誤称的巨人。有一个老年妇女,大家都知道她叫做聖馬丽亞(Santa Maria);她認識罗莱特;在一年半以前,罗莱特在以前的阿德文丘艦上服务,到内革罗河去,就在那里和这个妇人見过面;当时在这个部落里有一部分人帶了自己的貨物去做交易。我們这些半开化的朋友都表示很希望我們的軍艦以后再到这里来;有一个老年人想要跟随我們同去。我們拔錨,逆風前进,到依利薩伯島(Elizabetn I.),于是就在这里拋錨停泊。在匹开兹港(Peckets Harbor)附近,有些巴塔哥尼亞人也像更远的南方海岸上的火地島人那样,燃起三个大火堆。我們看到了他們具有这种相似的信号表示,感到痛惜。

31日——今天軍艦停泊在淺灘港(Shoal Harbor);可是,我們發現这里很不方便;此后,軍艦繞过内革罗角(Cape Negro),并且再停泊到朗多弯(Lando Bay)里去。我們把小船放下水去;于是有一队人上岸去。他們找不到良好的淡水。

2月

麦哲倫海峽——火地島

2月1日——所以在上午,我們拔錨开船,要駛行到飢餓港去。因为風很輕微,所以艦長命令駛回到原来的停泊处,并且乘坐一只小船前进到淺灘港去。在上一次航行期間里,艦長發現这里有一个長达50英里的巨大的內海(skyring water)。我們从淺灘港尽头处上岸步行5英里,橫过这个地区,希望能够見到这个內海;原来这段距离要比預料的路程長得多,因此我們都失望了。要是它近一些,那么艦長就打算把一只捕鯨船放在車輪架上,把它拖行过各个地区;这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間,去測量这个內海的地形。当我們一回到軍艦那里,就拔錨开船,借着一陣輕風駛往飢餓港去。这里的附近地区,可以叫做是巴塔哥尼亞和火地島的中間地帶;在这里,我們看到这兩个地区的很多植物,而这里的气候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特性也是中間性的气候。在南方不多几英里处，开始出現圓形山丘和常綠的森林。可是，这个地区是完全沒有兴趣的。

2 日——在經过了一个平靜愉快的白天以后，我們到半夜时刻駛进了飢餓港。在 90 英里以外，就已經可以望見一座 6,800 英尺高的大山——薩尔明托山(Sarmiento Mt)。

3 日、4日 和 5 日——我們現在正处在潮湿的环境里，因此每天上午就有傾盆大雨下降。晚上，我沿着岸灘作了几次散步；在这里向前走任何一段路，都要向上爬行；这眞是我从来未見过的地方了。

6 日——上午四点鐘，我离开軍艦，去爬登塔尔恩山 (Mount Tarn)；这座山是附近地区里的最高地点，它的高度是海拔 2,600 英尺。在起初兩小时里，我总是以为沒有希望可以爬到山頂上去。我們不得不时常用罗盤来辨認方向，因为虽然在山地上，〔由于树木密集〕还是完全看不到天空和其他任何一个可以作为指示方向用的路标。在深深的山谷里，籠罩着一片死气沉沉的荒凉景色；这簡直是無法描写；〔山谷外面〕正在刮着一陣陣暴風，但是〔在这里〕甚至一絲絲風也沒有，連最高的树木上的叶子也不飄动一下；各种物体都在滴下水来；甚至是眞菌本身也不能够茂盛地生長。在河谷的底部，不可能通行过去；从各方面倒下来的巨大的腐爛的树干，完全阻塞住这些地方。如果有人利用这种树干当做独木桥，从它身上走过去，那么他的行动时常会因为一脚踏进爛树里去和下陷到膝盖处而受到阻碍。同样地，如果想要把身体靠在一棵看来是坚硬的树木上，那么他就会大吃一惊地發現，这原来是一段在遇到輕輕的一碰后就会倒下去的爛木头。最后，我走到了一些矮树中間，不久就到达了裸露的山脊，它把我們引到山頂上去。在这里，展开了一付眞正火地島所特有的風景：只見一条条不規則的山脉，上面散布着一个个雪斑，下面有淡黄綠色的深深的河谷，还有那些把陆地縱横切割开来的海股。可是，大气并不明朗；的确，猛烈的風有刺骨一般的寒冷，因此这就使我們不能够在各个环境里勾留很多时間去欣賞景色。在山頂附近，我遇到好运气，發現了几种軟体动物的貝壳。我們在下山回去时候，要比上山时候容易得多，因为在森林下的地面上，身体的重量使我們的行动加速起来，而所有的滑倒和跌下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的。

7 日——今天的天气十分明朗；薩尔明托山显現出来，好像是一大塊坚实的雪，完全貼近在我們的身边[1]。如果火地島能够每星期拿出这样的一天来自夸，那么就不会像大家現在所知道它的情形那样，被人深惡痛絕了。我就去尽量欣賞它，并且同罗萊特和馬尔登斯兩先生作了一次愉快的散步。这里就不必去担心印第安人来打扰。可是，我們發現了一个棚屋，它搭盖得并不很久；而且还有一匹馬的印迹。这里也不可能誘引巴塔哥尼亞人到来，因为他們不能够离开岸灘；而岸灘是火地島人和巴塔哥尼亞人能够会見的少数地点之一。这里的很多树木都很高大。在靠近賽得求河(Sedger R.)的附近地点，我看到几棵树木；它們的周圍長度各有 13 英尺，而且还有一棵树木的周圍長度則有 18 英尺 9 英寸。我看到一棵文特尔玉桂树(Winters -bark)，它的周圍長度有 4 英尺 6 英寸。

10 日——我們在获得了观察資料以后，就立刻开船，以便离开麦哲倫海峽，去測量火

1) 这是关于雪山的描写。——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地島的东海岸。第二天,我們差不多因为無風而停駛。

11日——現在的气候正同上一个季节有最特殊的相反。今天,有一只捕海豹的双桅縱帆船派出一只小船到我們軍艦这里来;它从福克蘭群島那里帶来了悲痛的消息。高乔發生暴动,杀死了可憐的勃利斯本、第克松〔都是阿德文丘号船上的軍官〕和高乔人首領西蒙(Simon);同时威胁了很多其他的人。有几个英国水手及时設法逃走了,他們現在还住在西福克蘭島。在这个事件以后,查倫求艦(Challenger)被派到这里来,留下了一个总督和6个(!)海軍士兵。要是不把那几个居住在島中心的犯罪的高乔人看做是英国臣民的話,那么这个总督就成为一个沒有老百姓的地方官了。当然,他們已經捕去了全部島上的一半野牛和野馬;我以为,福克蘭群島遭到了毁灭。这第二个殘暴的屠杀者將使这塊地方得到一个惡劣的地名,以致再也不会有西班牙的高乔人到那里去了;如果沒有他們去捕捉野牛,那么这个群島就变得毫無价值了。

这只捕海豹的船在今年夏季里停泊在第埃果·拉米罗兹群島有6个星期,却沒遇到过風暴!去年正是这时候,我們却遭到了一个月的風暴。去年这只船也在这些島嶼那里。在13日* 那天發生風暴的时候,它的甲板受到巨浪的猛烈扫蕩;船上的小船和其他物件都被卷进海里去了。当时船上有兩个水手正在第埃果·拉米罗兹群島的一个岩礁上;因为这只船不得不急駛到福克蘭群島去,他們就被舍弃在那里,遭受到可憐的死亡。

12日——在猛烈的逆風下,我們到深夜才停泊在格烈高利灣里;大概我們的印第安人朋友們在非常渴望着我們到来。在白天的时間里,我們走到依利薩伯島的附近地方;在这个島的北端,有一群火地島人和他們的独木船等。他們是身材高大的人,穿着斗篷;大概他們是屬于东岸地方的人;我在好結果灣里也看到同样的一群人;他們显然是和火地島人不同,应該把他們叫做步行的巴塔哥尼亞人。琴米·白登对这些人感到非常害怕,他把这些人叫做"奥恩人"。他时常說道,"当树叶变成紅色的时候,奥恩人就翻越过山头来,并且就發生一場惡战。

13日——在清早时候,我們上岸去探望这些印第安人,希望能得到些羊駝的肉。他們照样很客气。这里有一个蒙得維的亞地方的土人,現在已經結婚并且居住在他們中間(我以为,他的出身一定占有三分之二的北方印第安人的血統);他已經和他們相处了四年。他告訴我們說,他們將在整个冬季里留居这里,此后則前往安第斯山脉一帶,去獵取鴕鳥蛋,但是羊駝肉也总是使他們要到那些地方去的原因。艦長正想要到聖大克盧兹河去探險;这个人就提供給我們一些良好的消息,就是:那边的地区里,印第安人極少;因为那条河流太深,所以馬匹不能渡涉过去。在它北方很远的地方,就是在丘帕特河(Chupat R.)那里,有很多印第安人,也便是現在这个部落的敌人。可是,所有南方的印第安人都是朋友,他們一共有9,000人。正在現在这时候,有兩只小船載着印第安人来訪問巴塔哥尼亞人(就是那些被我叫做步行的巴塔哥尼亞土人);他們不会講同样的語言,但是这个部落里有一个人学習过他們的土話。好像这些印第安人很容易学会語言:有很多人会說一些西班牙話和英国話;这些話会得大大促进他們的开化或者道德墮落,因为这兩种行为好像

* 指1833年1月13日,参看前面1833年3月24日的日記(第106頁)。——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是携手同行的老朋友。中午，我們經过麦哲倫海峽第一段狹水道，駛出到海上去，于是去測量火地島的东海岸。这一帶有很多危險的沙洲。有一个沙洲很容易使船擱淺，我們总算从它上面駛行过去，逃脫了危險；在这水深只有 3 噚的地方，必然会發生擱淺事故的。

14 日—21 日——在这个星期里，已經完成了火地島东岸的測量工作。我們只上了一次岸；上岸的地点是以前当做聖雪巴斯頓河(St. Sebastian's Channel)的河口地方。原来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一个荒僻的大海灣。这里的地区是巴塔哥尼亞的一部分，是空曠而沒有树木的；再向南面去的时候，我們就看到了兩个地区的过渡地帶的景色，这好像是在麦哲倫海峽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因此，那里的風景就显出是一种优美的各个分离的像公园一般的样子。在聖雪巴斯頓灣里，有很多的抹香鯨，因此显出了一付稀有的奇景；当中有几只抹香鯨从水里跳立起来，全身都可以被看到，只剩下尾鰭留在水面下。它們在側着身体翻下去的时候，和水面碰撞出响亮的声音来，好像远程大炮的轟隆声。在經过了十分幸福的天气以后，今天中午，我們停泊在茜蒂絲灣(Thetis Bay)，它位于聖文遜特角(Cape St. Vincent)和聖第埃果角之間。在上岸的时候，我們發現一队火地島人，也就是步行的巴塔哥尼亞人，穿着羊駝皮斗篷的、身材高大而美观的人。这里的棚屋也用羊駝皮来复盖。这些人除了粗陋的弓箭以外，沒有其他捕兽用具，不知怎么会得杀死这些强壯而謹慎小心的野兽；这真是使我們大家感到十分难介的問題。

22 日——我們的軍艦在一繞过聖第埃果角的时候，就碰到很危險的巨大海潮的激浪。軍艦前后顚簸得非常厉害；如果它是一只不大强固的船，那么这种力量就差不多足够把它的桅杆都拋擲到船外去了。我們不久就跑出了这些不舒适的海峽；在这些地方，强烈的海潮、大波濤和变化不定的海底深度(从 16 噚增加到 60 噚，此后又減少到 5 噚)，差不多时常引起一种發出沸騰声来的大海浪来。晚上，天气完全平靜，南方来的長波濤把我們推向远处，接近到斯塔騰島的西端。如果沒有風来相助，那么軍艦就会成为一只多么無用的动物。这里的波浪把我們一直推送到海岸那边去。第二天(23 日)上午，我們發現自己的軍艦已經到了这个島的东端，大約在前天的目的地更远的 30 英里处。斯塔騰島是一个最荒凉的地方。它只不过是一条山脉的脊柱，構成了大洋的分水角。它的輪廓是山峰形的、城堡形的和極其凹凸不平的。

24 日——晚上，駛行到武拉斯吞島，并且停泊在这里。(25 日)我們步行，或者更加确切地說是爬行，到几座山的頂上去；岩石不是頁岩，因此这些地方很少有树木；山地都被破坏得很厉害，变得奇形怪狀。

我們在划船到岸边去时，正和一只坐着六个火地島人的木船相向而过。这是我从来沒有看到过的最可憐的人；他們显得發育不全；在他們可怕的臉上，途抹着白色顏料，并且完全赤身裸体。一个壯年的妇女也是完全裸体的；雨水連同海里的浪花就从她身上直淌下来。他們的紅色皮膚污穢而且油膩不堪，他們的头髮蓬乱，声音噪杂不清，手势动乱不明，沒有絲毫威严的样子。看到这些人簡直很难使人相信他們是我們同类的創造物，并且也是这个世界的居民。我簡直不能再想像到会再有任何比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更加有兴趣而值得使人回忆到的奇景了。时常会使人發生一种推測，有些低等动物究竟可以使生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过得多么快活呢？可是，更加恰当得多的是，也可以对于这些未开化人提出同样的問題来。去看到这种棚屋；他們就在泥地上选擇任何一小塊低地，在它上面架起几根腐朽的树干，而在向風面則复上一些帶草的土皮。在这里有五、六个人赤身裸体，簡直毫無东西阻擋住当地暴風雨气候的風雨和雪，像走兽般卷曲着身子，睡在潮湿的地面上。在清早退潮的时候，他們就起身去拾取軟体动物；而妇女們則不論冬天夏天，都要潜入水里去捕捉海蛋[1]。除了吃食这种可憐的食物以外，他們还以少数滋味毫無的漿果和蕈子来充飢。在他們的四周都有着敌对的部落，都講說不同的土話。他們的交战原因显然是为了爭夺生存資料。这一帶地方是由荒野的岩石、高山和無用的森林杂乱地堆集而成的；而且只有在把視綫穿过霧層和永不停止的暴風雨以后，才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东西。他們为了找寻食物，就不得不經常迁移他們的居住地点；而海岸又是这样的陡峭，因此他們就必須划着自己可憐的独木船前进。他們不知道怀念老家的感情，更不知道家庭間的爱情；实际上，这是因为〔丈夫对待妻子的情形〕可以說是和主人对待敌对的、勤劳的奴隶情形一样。高級精神能力的訓練机会在这地方是多么的微少：在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描写出想像力来，去比較理智和决定賞罰呢？要把青螺从岩石上敲击下来，甚至用不到計策这一种最低等的智慧能力。未开化的人們在有几件事情上的敏捷程度，可以比拟作动物的本能，因为它并沒有靠經驗来改进：独木船是他們最精巧的手工品，可是它总是这样的簡陋，正像我們所知道的，在最近300年里面始終是这个样子。虽然这些人和有教育的人实質上都是同样的創造物，但是他們头腦里的思想是多么和有教育的人不同啊。可以理解到，在一个火地島的野蛮人和一位伊薩克·牛頓爵士的能力之間，有多大的改善尺度呀！他們这些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到来的呢？自从世界被創造以来，他們是否也曾經停留在同样的狀态里呢？究竟在这里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住一个部落的土人，抛弃良好的北方地区，沿着安第斯山脉这一条美洲的脊柱南下，發明了和建造了独木船，而且最后走到世界上最不好客的这一塊地方来的呢？任何人看到一个这种可憐的野蛮人，在他的头腦里一定会發生这类思想和很多其他思想来。可是，同时他可以知道当中有些思想是錯誤的。我們毫無理由可以去認为火地島人的人口在減少下去；所以我們可以去确定說，他們在享受着相当的一份快乐幸福（不管可以把它归屬于哪一种性質），而且認为生命是有其价値的。自然界使習慣变成万能的东西，于是就使火地島人适应于他当地的气候和天然产物。

26日——夜里吹着非常猛烈的風，因此又再抛下了一只鉄錨。天空变成鉛灰色，海水因为泛着泡沫而成为白色，这使人会在所有的良好天气以后回想到惡劣天气来。亲爱的火地島已經想起了它的过去获胜的方法来。軍艦現在正在惊跳起来，并且用着它的平和的呼吸在摆动着身子。啊，多么迷人的地方！

27日——天气十分惡劣。我們离开武拉斯吞島，并且急駛过古烈停船場，此后就停泊在納瓦凌島的东北端。（28日）因为找不到良好的地方，軍艦即移动到貝格尔河的东端里去，以后停泊在一条美丽的小港里，它的船尾离开山边不到100碼。我們去年就是乘坐了

1）她們〔用釣絲去〕从海藻叢生的海水里急抽出小魚来。——原注。〔海蛋（sea egg）就是海胆的俗称——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小船經过这条水路的。

3月

火地島——东福克蘭島

3月1日——大家都去采伐的木柴和运取淡水，把它們儲藏在軍艦上。在这个港灣里有三只独木船，里面滿坐着火地島人；他們十分安靜和客气，而且比任何的猴子更加有趣。他們老是索討着他們所看到的各种东西，喊出那个永远不变的字“雅密尔舒納尔”（給我呀）来。他們懂得火槍能够射死羊駝，并且向我們指示行路的方向。他們已經有了交易和誠实这种良好观念。我曾經送給一个火地島人一只大鉄釘（这是最宝貴的礼物），并沒有向他表示要什么交换的东西；可是他就选取了兩条魚，把它們挂在自己的長矛尖端送回給我。如果我們把一件礼物擲給指定的一只独木船上的人，而它落到了旁边的一只船上去，那么他們总是会送交給原来的得主。他們在非常急切地对任何一件东西喊了“雅密尔舒納尔”以后，就采用單純的計策来用手指着他們的年輕妇女和小孩子們，意思好像是說：“如果你不願意把它送給我，那么你总应該把它送給这些人了吧”。

2日——艦長决定作一次大胆的尝試，逆着西風在貝格尔河里向前駛行，到朋松布海峽里去，就是到琴米·白登所居住的地方去。今天的天气美好，但是風停不能前进。

4日——停泊在朋松布海峽的北部。我們享受到了三个很有兴趣的日子。天气良好，景色宏偉。我們所經过的那段河道的北岸的山脉，有3,000英尺的高度。在山脉的尽头处有着非常破碎的尖削的山峰；有很多山峰就从水边向上峻峭地直升到上面所說的高度。在山脉的下部，1,400—1,500英尺以下的山坡上，都复被着厚密的森林。艦長为了对我表示敬意，把我的名字去称呼这里的一座山。他們用三角測量方法，測定出这座山是火地島上最高的山，有7,000多英尺高，因此要比薩尔明托山高些。它显現出非常宏壯的样子。在一座有积雪复盖的高山上，当它被夕陽的紅光所照射着的时候，就显現出华美的景色来，而且它的輪廓有这样的清楚，并且从远处看来有这样的明亮和高聳，所以这样的一付單單被橫行过的云塊所改变的風景，就会使人对它心向神往了。我們在駛行到朋松布海峽的附近以前，沿途只看到很少的火地島人；到昨天，我們就遇見了很多火地島人。他們便是琴米·白登去年見了很害怕的那个部落的人；当时琴米說过，他們是他的部落的敌人。我以为，那一个人口稀少的中間地区，就是这兩个交战部落之間的中立地帶。有一次，有10—12只独木船靠近到我們的軍艦边来；于是大家进行了一次迅速的交易；他們把魚和蟹来换取去我們的布塊和破布。有一个年青美貌的妇女，臉上塗抹着黑色的顏料，帶着眞誠的滿意的微笑，正在把几条顏色鮮艳的布条和蘆葦一起纏繞在自己的头上；看到这种情景，使人感到非常好笑。她的丈夫享有着这地方很普遍的占有兩个妻子的特权；他显然因为大家对他的年輕的妻子注視而發生了妒嫉；于是他在和自己的兩个裸体美人商量了一回以后，就一同划着船离开了。当有風吹来的时候，我們就要轉弯行駛，而火地島人却很难明白我們这种行动；他們不知道我們是在搶風前进，因此他們想要追上軍艦的一切尝試都显得完全沒有結果。在無風停船的时候，便有良好的机会去察看这些有趣的土人，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并且感到好笑;这眞是十分值得一看的。我發現,在离开一只小船到軍艦上来的时候,就会使人感到情形大不相同。去年,我極其厭惡他們的叫喊声音本身,这种声音通常使我們产生很多困难[1]。可是,現在我們是一个比較强大的队伍;所以火地島人愈多,我們也就愈快活,并且实际上也是很高兴的。他們和我們兩群人都是笑着,互相表示惊奇,彼此張眼相看;我們因为用破布去交換到他們的好魚〔和好蟹〕而感到他們可憐;可是他們却認为抓住了好机会,找到了一批像我們这样愚笨得用多么宝貴的裝飾品来交換到只是一頓丰盛晚餐的人。

5日——上午,在軍艦停泊在朋松布海峽里以后,我們就向伏里阿港前进,就是琴米·白登的家乡。这是当地的一个人口密集的地点;有7只独木船跟随着我們划行。当我們到达以前的老地方时,我們却見不到我們老朋友們的信号;这就使我們警覺起来,因为〔朋松布海峽里的〕火地島人曾經用他們的弓箭做过这里在打仗的手势。不久,我們看見一只独木船划来,船上悬挂着一面旗子。直到这只船靠近我們的船旁,我們方才辨認出可憐的琴米来。看到了他,眞使我感到万分痛苦:他的身材变得消瘦,臉色蒼白,身上除了只有一小塊氈布圍在腰間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衣服碎片了;他的头髮披散在双肩上;在这只独木船划近軍艦的时候,他对自己这种样子感到很害臊,所以就背向着我們的軍艦。上次他离开我們的时候,是一个身体粗胖的人,衣服穿得特別整潔,所以他甚至时常担心自己的鞋子弄髒,而且他平常总是戴着手套,把自己的头髮修剪得很整齐。我从来沒有見到过像他这样完全不同的和使人悲嘆的变化。可是当他一穿上衣服和消失了起初的狼狽狀态以后,情形就出現了很良好的轉变。他有很丰富的东西吃食(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有"太多的"吃);他不冷;他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人;他已經会講一些他的本乡土語了!最后在傍晚时候(由于一个妇女的到来),我們發現他已經娶了一个年輕的、面貌很美观的女人。他起初沒有向我們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們曾經因为發現他絲毫不想回到英格蘭去的情形而奇怪。可憐的琴米抱着平常的温和感情,帶来兩張美丽的海獭皮,送給他的兩个老朋友,还把他亲自做成的几个矛头和箭送給艦長。除此以外,他已經替自己做了一只独木船;它的确是很坚固的。显然無疑,他將会保留住現在所給予他的各种不同的东西。最奇怪的事情,就是琴米很难学会他的本乡土語。好像他已經教給了他的所有朋友一些英語。在他的妻子到来的时候,有一个老年人自动地喊出"Jemmy Button's wife"(琴米·白登的妻子)这几个英文字来。約克·明斯特尔在几个月以前回返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了,并且用非常惡毒的手段来和他們告別;他邀請琴米和他的母亲一同到他的家乡那里去,后来就在半路上趁黑夜偷光了他們所有的財产,抛弃了他們而溜走了。他对待菲吉阿的态度十分坏。(6日)琴米上岸去睡覺,但是第二天上午又到軍艦上来吃早餐。艦長和他作了相当長的談話,并且获得很有趣的情报:他們已經离开了以前的棚屋,并且渡过河去,这样可以避免奥恩人的侵犯;这些人从山头上翻越过来偷盜东西。他們的确是身材高大的人,就是东海岸一帶步行的巴塔哥尼亞人。琴米一直逗留到軍艦起錨的时候;他的妻子看到起錨就吓了一跳,所以就急忙不断地乱喊,直到琴米安全离开軍艦和帶了他所收到的一切宝

1) 就是千篇一律地叫喊着"雅密尔舒納尔"。——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貴礼物回去时候才停止呼喊。軍艦上每个人都最后一次和他握手告别，內心深感悲伤。我希望而且确实無疑地相信，如果他从来沒有离开过自己的故乡，那么大概会一直快乐着的；这种想法比我以前所想的更加透澈得多了。当我們的軍艦駛出朋松布海峽时，他燃起了一个告别的信号火来；于是我們向东福克蘭島駛去了。

10日——中午，我們到达巴尔克里灣(Berkeley Sound)；因为我們順着大風疾馳，所以途中經过的时間很短。斯密斯(Smith)先生在这里干着总督的工作；他到我們的軍艦上来，講述一幕幕很复杂的关于最近殘酷的屠杀、打劫、偷盗、受到苦难的情形，差不多每个呼吸着这里空气的人都干过多么不名誉的行为；把这些情形記写下来，用兩三張紙都写不完。可憐的勃利斯本，还有另外四个人，都被屠杀了。主要的屠杀者安士科(Antuco)亲自坦白罪行；他說道，他明知自己要被絞死，但是他希望也把几个英国人牽連在一起，和他一同遭难。这种純粹的好杀本性，大概就激發了他去干出这次連帶杀死英国人的行为来。在斯密斯先生的周圍全都是这一批惡徒；看上去，他有惊人的本領去妥善处理他的一切計划。——(?)

11日—14日——軍艦移动到市鎮附近处去。阿德文丘号船在作了一次極其順利的航行以后，也到这里来了。他們射死了很多野牛、雁等等，并且捞捕到很多鮮魚，因此他們就不再去吃咸肉了。这一次在良好的天气下的出航，眞是水手的巡游的美好理想。我上岸去，打算繞着这个島〔东福克蘭島〕作一次騎馬旅行；可是天气很坏，因此我只好延期进行它了。

16日——清早，我帶了六匹馬和兩个高乔人出發。在这里，只有兩个西班牙人；他們沒有直接参加这次屠杀事件；可是，我担心我这兩个朋友也曾經具有一种想要去干一下的那种很不差的思想。可是，他們并沒有暗杀我的企圖，原来是最卓越的高乔人。这就是說，他們在获取所有用来度过舒适的野外生活的必需品方面，都是精明的老手。今天的天气有很大的暴風雨，寒冷而且有大冰雹。可是，我們还是相当順利地向前行进；不过今天我們的騎馬旅行，要是拋去地質考察方面，那就可說是最最乏味的一次旅行了。这一帶地方到处都是同样單調的一种丘陵起伏的原野(moorland)；地面上复滿了淡褐色憔悴的草类和少数極矮小的灌木；这些植物都是从彈性的泥炭土壤里面生長出来的。这里有一条主要的山脉，大約有2,000英尺高，是由花崗石所構成的；山脊崎嶇不平而且光禿，使我們在爬越过去的时候發生了一些困难。只有不多几种鳥居住在这个景象可憐的地区里。这里有很多小群的野鵝，在河谷里覓食；在所有各地点，都有孤独的沙錐居住着。我們沿着这条山脉的南側山坡，走到一个非常适合于野牛生存的地区；可是，我們沒有遇見到很多野牛，因为屠杀者們已經獵捕了它們很多，把它們驅逐到山地区域里去了。这些人只是去杀死母牛；在杀死以后，就把牛舌挖出，并且割取牛肉塊；在做好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們又再去杀死另一头母牛。根据他們自己的計算，他們一定已經杀死了200多头野牛。我們看到地面上有很多半腐的牛尸。晚上，我們遇見一小群良好的野牛。聖特雅哥(St. Jago，向导)就选定了一头肥牛；他把投石索拋擲过去，击中了它的兩条腿，但是沒有把它們繞縛住。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帽子拋擲在地上，标明投石索的位置，接着就全力急馳，取出套索；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我們开始去作激烈的追逐,最后,他終于把套索套住牛角而捕到了它。另一个高乔人已經押帶〔运粮的〕馬匹走到了前面去,所以聖特雅哥在宰杀这头狂暴的野牛时候就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馬匹通常在自己的騎馬者下馬以后,就会馬上懂得,为了自己本身的安全起見,一定要把套索經常拉紧;而在这种情况下,騎馬者也就能够容易地去割断野牛的腿筋而把它捕住。可是,現在这匹馬〔还年青,〕不能够坚站不动;这时候,我抱着一种敬佩的心情,观察着聖特雅哥用多么灵敏的动作,在牛背后东躲西閃,最后向野牛后腿的主腱上用刀一刺,終于設法給了它以致命伤;此后,他就不太費力地用刀刺入脊髓的頂端,于是这头牛就好像触电似的倒在地上了。他連皮割下了几塊不帶骨头的牛肉;这些牛肉已經足够我們在这次旅行时間里的食用了。此后,我們騎行到自己的宿夜地点。連皮烤熟的牛肉(高乔人把它叫做"carne con cuero")因为它的滋味鮮美,已經成为南美洲的所有这些地方的人都知道的食品。这种牛肉要比普通牛肉的滋味鮮美,正好像鹿肉比羊肉鮮美一样。我敢肯定說,要是有一个高貴的市参事会員尝到过一次这种食品,那么"carne con cuero"就会立刻在倫敦成为一道名菜了。夜里下雨;到第二天(17日)又括起狂風来,同时有大量冰雹和白雪下降。

因为这地方的母牛已經被大量杀死,所以公牛就占有很大的比例。它們兩、三头在一起或者單独地漂泊,性情極野。我以前从来沒有看見过这些巨大的野兽;从它們的头大頸粗方面看来,它們确实很像古代大理石雕刻成的石牛。年青的公牛通常奔跑得距离不远;而老公牛則时常站立不动,否則就向人和馬猛冲;因此就有很多馬就这样被撞死了。有一头老公牛渡过一条泥濘的小河,并且盤据在我們的对岸;我們白費心計地想去赶走它,結果遭到失敗,只好繞了一个大圈子走过去。高乔人为了报仇起見,〔决定把它閹割,〕使它今后对人無害。看到高乔人的技术完全制服巨大的畜力这种情形,眞使人感到有極大兴趣。当这头野公牛向高乔人的馬直冲过来的时候,他就把一根套索抛到牛角上面,再把另一根套索抛到它的后腿上:龐大的牛体立刻就無力可用而横倒在地上了。

在我們的全部騎行过程里,我們只看見一群野馬;它們正向山的北部跑去。有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这些馬虽然多得無数,却从来不离开这个島的东端。高乔人無法計算出它們的数目来。我們就住在一个地峽上的河谷里;这个地峽把凌康德托罗(Rincon del Toro,西南端的一个大半島)和島的其余部分連結在一起。河谷特別良好地遮蔽着寒風;但是这里可以用作燃料来生火堆的灌木極少。可是,高乔人却立刻就找来了一些燃料,而且使我非常惊奇的是,这些燃料所發出的热量,也像煤火一样。原来这是新近被宰杀的一头閹牛的骨骼,但是牛骨上的殘肉已經被食尸肉的鷹啄食精光了。他們告訴我說,他們在冬天时常杀死一头野兽,用自己的小刀剔光兽骨上面的肉,于是就用这些骨塊当做燃料,去烤炙生肉,来得到他們的一頓晚餐。需要会使人們去發現多么奇怪的燃料来源呀。

18日——今天差不多整天下雨,所以到夜里就开始使我們干起可憐的工作来。可是,我們就用自己的馬鞍布裹在身上,仍旧使自己的身上保持相当的干燥和温暖;但是我們每夜所睡的地面,从各方面看来,差不多像是在泥沼狀态之中了;而且我們在騎行一天以后,却找不到一个干燥地点可以坐下憩息。在这个島上,有一种灌木可以作为最良好的燃料,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它差不多有大帚石楠那样大小；可是它在青綠的时候也具有一种有用的燃燒性質。有一种情形使人看了非常惊奇，就是無論在大雨傾盆下降和四周所有东西都被雨水浸湿的时候，高乔人只要在怀里藏有一个打火盒和一塊破布，就可以立刻用它們生起火来。他們在草叢和灌木叢下面找来几根干树枝或者干草，把它們劈成細絲，然后用較粗的树枝在它們四周架搭起来（成为一个鳥巢形狀的柴堆），把一塊被火花燃着的破布放在柴堆中央，并且用那些細絲物質把它遮盖好。此后，就把这个鳥巢对着風向放置，它就逐漸地冒出愈来愈濃的烟来，最后就發出火焰来。我認为，如果采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来把这些潮湿的木柴生火，那一定是办不到的。

19日——因为天气仍旧很惡劣，所以我們决定用尽一切力量，要在黑夜以前赶到船上；我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沿途的全部地面，由于雨水过多，就变成了一片沼澤，情形非常惡劣。我以为，我的馬至少滑跌了十二次；有时全部六匹馬都同时在泥漿里掙扎着赶路。所有小河的兩岸，都是柔軟的，因此要使馬跳过这种河去，这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們因此滑跌了多次。我們还必須在一个小海港的尽头处渡涉过去，方才能够完滿地克服我們所有的苦难；港里的水淹浸到了我們的馬背处；那些被狂風推动的小波浪，就撞击在我們身上而四散飞濺开来。在我們回到了居民地点的时候，甚至是高乔人也表現出自己的高兴神色来。

20日—30日——阿德文丘号船繼續出航，进行測量工作。因为在軍艦上有几个帶着脚鐐手銬的罪犯，所以我們就停留在这里，要等候到一只單桅快船回到这里来，而它將受命押送这些罪犯到里約热內盧去。我的时間过得很有規律：第一天去用槌击取岩石标本；而第二天則去把海藻拖拉起来，采集那些附着在海藻身上的稀奇的小珊瑚动物。

4月

福克蘭群島——聖大克盧茲河

4月7日——最后，我們終于拔錨开船，向巴塔哥尼亞的海岸前进。这一次有几个原因使我們延期开船。那只單桅快船沒有回来，因此我們感到非常悲伤，因为我們不得不把兩个罪犯看守住，并且把“凱恩的証据”保留着。天气非常惡劣。最后，有一只法国捕鯨船駛到港灣里来，它的船舵損坏，船身上出現一条严重的裂縫，而且有船員叛变的情形發生。这些船員想要抛弃这只船，然后到岸上去生活；在現在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允許他們这样干下去的，所以必得去威吓他們一下；最后看到这只船开駛到里約热內盧方面去了。因此，我們也就把那兩个最坏的罪犯轉交这只船押运去，这样就可以不再担憂斯密斯先生在这里的安全問題了。兩个高乔人仍旧获得自由，因为他們是可以信賴的；而且靠了他們的帮助，就能够獵捕到足够維持这个殖民地的居民食用的野牛。大概，这个群島最后必定会获得繁盛，而現在这次举动可以作为这种繁荣的最初起点。

13日——我們的軍艦下錨在聖大克盧茲河的河口里，我們这次航行是幸运的一次。路上只駛行了六天，而且还逆对着經常吹来的西風。上午，風势很强烈；我們好容易才恰巧使軍艦駛进河口。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艘皇家軍艦在这种情况下，仍旧張滿了很大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帆或者对临風的海岸靠得这样近。明天,我們要去找寻一塊地方,讓軍艦擱在岸上,以便檢查它的船底情形。除了主桅以外,要把它的中桅和各种船具都卸下来,放在甲板上;而把槍枝、鉄錨等移放到岸上去。

14日—15日——作了兩次距离很長的步行。这里的地区也像特塞多港那里一样,是在近代上升起来的、但是十分平坦的平原。它是極端干燥和荒瘠的地方。这里的天然产物、植物和鳥兽,也和这条海岸的其余地点产物等相同。空气干燥,天空明朗;这种天气至少可以使人感到非常愉快。

16日——軍艦已經躺在岸上了。我們發現,付龙骨有几英尺被撞坏了,但这不是主要的損伤;只要有一次退潮的时間,就已經足够使我們修理好它;到下午,它浮起在水面上,并且又再安全地停泊着。对于这种比較謹愼小心的修理工作說来,現在这种天气和地点都可算是最有利的了。

18日——上午,在艦長的率領之下,有三只捕鯨船一同出發,决定利用最可能的时間,去进行聖大克盧茲河的探險工作[1];在貝格尔艦上次航行到这里来的时候,艦長斯托克斯曾經沿河上溯30英里,但是此后由于食粮缺乏,不得不退回原地*。除了那时候所發現的一些資料以外,甚至关于这条大河的存在情形簡直还是絲毫沒有知道。我們携帶3星期的粮食;这一队人共有25人;我們都携帶了精良的武器,所以我們的实力足以抵抗一大队印第安人。在大潮高漲和天气晴朗之下,我們作了一次很順利的駛行,不久就喝到一些淡水,并且到夜間已經大約行駛到了漲潮段以上的河面。

这条河流的大小和外形,从这里起一直到我們所能够到达的行程終点为止,几乎沒有变化。它的寬度大都是300—400碼,河心深度大約是17英尺。这条河流的最显著特点,大概就是水流峻急;在它的全部河道里,每小时流速达到4—6海里(Knot)。河水的顏色純藍,略微显出乳白色,但是不像我們所料想到的那样透明。河水就在礫石河床里流动着;这种礫石是和那些構成兩岸和周圍平原的礫石相似的。它在一条曲折的河道里通过它的河谷而奔流着;这个河谷成一条直綫向西延伸。这个河谷的寬度从5到10英里不等,它以那些完全成水平的平原〔阶地〕作为限界;这些平原的高度是300—500英尺。

19日——如果要逆对着这样峻急的水流来用槳划船或者張帆前进,那眞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因此只得把三只船首尾相連地系縛在一起;每只船上各留下兩个水手,其余的人都上岸去拖拉縴繩,(我們都随身帶了一个拉縴的扣环,都很适合于捕鯨的縴繩)。因为这一次总的工作安排办法使我們大家的工作非常方便,并且使大家都有工作去做,所以我在这里就来写述一下这种組織的方法。我們这一队人全体都包括在內,分成兩班(起初曾經分成三班);每班輪流拖拉縴繩各1.5小时。每只船上的軍官和水手都生活在一起,吃食相同的食物,并且睡在同一个帳篷里面,因此各船彼此完全独立。在日落以后,就选定初次遇到的一个生長着任何灌木的平坦地点,作为我們的宿营地。每个水手輪流充当厨

1) 参看現在这本書后面所附的地圖。——原注。

* 在上一次的航行初期,艦長普林格耳·斯托克斯(Pringle Stokes)率領过貝格尔艦。他在1828年自杀。这里并不是指参加这次航行的船員兼助理測量員約翰·洛特·斯托克斯。——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师。当船只一拖到岸边的时候，厨师就生起火来；另外兩个人去架搭帳篷；舵手把物品从船艙里取出来，其余的人就接着把它們搬到帳篷里去，并且去采集些柴火。在这种工作順序之下，只消半小时的功夫，就已經把宿夜的一切事情完全办妥。夜間經常有兩个人和一个軍官站崗，他們的責任是看守船只、維持火堆的燃燒和保衞宿营地，防止印第安人来偷襲。我們每人每夜輪流值夜 1 小时。

今天我們只把船只拖行了一段短距离的路程，因为一路上有很多小島嶼，上面布滿多刺的灌木，而且在这些島嶼之間的河水又很淺；这兩个原因就使我們遭受到很大的阻碍。

20 日——我們走过了这些島嶼并且热烈地展开工作。 我們每天一般平均只向前走直綫距离的 10 英里，但是我們不得不迂迴行走，所以大概要有 15—20 英里；这一段路程虽然不長，但是也已經使我們感到相当的艰苦了。我們看到，在相当的远处有濃烟升起，并且發現一具馬的骨骼和其他馬匹的遺迹，所以我們知道有印第安人居住在这个地区里。在我們昨夜的露宿地点的上游，这一帶地方是完全的 terra incognita〔無人知道的地方〕，因为上次艦長斯托克斯就在这里折回去。今天，我們檢到小船用的一只旧鉄鈎（艦長凱恩到达这里的标記）。在上一次航行期間里，我們这一队里有一个船員也到过这里；他記得当时曾經遺失这个鉄鈎。因此，这个鉄鈎在巴塔哥尼亞躺臥了 6—7 年以后，現在又再回到它的老家貝格尔艦里来了。在今天和昨天兩个夜里，都有濃霜，因此有几个队員就受寒傷風。

21 日——我們發覺地面上留有一群馬的脚印和一些拖曳丘索槍（就是長矛）时候所产生的痕迹。因为这些痕迹还很新鮮，所以我們大家都推想到，印第安人一定在夜間已經到我們这里来偵察过。 过了不久时候，我們走到一个地点；那里的河边和水面下，有着印第安人的大人、狗、小孩和馬匹的新鮮脚印，而在河流的对岸，也留下他們的最近痕迹和一个火堆的灰燼。可以明显地知道，这里就是印第安人渡河的地点；这一段路一定是困难而危險的。以前那个和格烈高利灣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人曾經告訴我說，他們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渡河；高乔人把这种方法叫做“a pilota”〔領港法〕，就是：他們把馬革的四角系縛起来，做成一种小船，于是靠了抓住馬尾的方法被拖拉过河去。在走到这个渡河地点的上游一、兩英里以上后，就有很多天都遇不到印第安人和馬匹的印迹。 可是，我們却看見过一队仍旧留在我們后面的印第安人的新升起来的烟火，因此我以为他們始終沒有看見过我們，只不过是我們偶然在一、兩天里面大家彼此前进时經过那里罢了。那个西班牙人曾經告訴我說，他相信在聖大克盧茲河那里沒有印第安人，或者只有少数人；大概他們是同一个小部落里的人，偶然也要到特塞多港去；我們曾經看到过他們的一匹跛足馬。我們發現一头羊駝死在水里，但是在水淺的地方。它的肉还十分新鮮；在把它头上的皮剝开以后，我們看到一个伤瘢。我們推想，一定是印第安人用他們的投石索擲中了它，因此它跑到水边来喝水而就死在这里。 在我們作了几次怀疑的看法以后，不管它的死亡原因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都贊成說，这头死羊駝的肉要比咸肉的滋味好些，因此就立刻割取了它的肉，作为晚上的食物。

22 日——这一帶的景色和以前一样，不能够使人感到兴趣。 全部巴塔哥尼亞的自然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产物完全相似,这也是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在干燥的礫石所構成的平坦的平原上,生長着同样的發育不良的低矮植物;而在河谷里面則生長着同样的多刺的灌木。我們到处都看到同样的飞鳥和昆虫。鴕鳥在这里也并不稀少,但是具有極大的野性。可是,羊駝也占有它的适当的地区,并且群集在这一帶地方;有很多羊駝群含有50—100头;我曾經看到一大群羊駝;我以为,在这一群里面一定有500头。美洲獅和〔追随在它后面的〕康多鹰,在追踪和捕食羊駝們。在这条河流的兩岸,差不多到处可以看到美洲獅的脚印。有几具羊駝的遺骸,頸断骨碎,被咬嚙得很厉害;这就足够証明它們是怎样死法的。甚至在这条河和那些通入它的清水溪兩岸的岸边,也因为沒有鮮明的綠色而使人感到不生动活潑。"貧瘠"的咒罵籠罩着陆地。在那条流过礫石河床的水流本身里,并沒有魚类栖居。因此,在这里除了有少数几种雁或者野鴨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水禽了。

23日——大家休息到中午,同时擦拭槍支,修补衣服和鞋子。这种修补工作正就已經开始表明出我們的工作艰辛的預兆。

24日——我們好像古代的航海家一样,在每到一塊情况不明的土地上时,就去考察和探索任何一种最細微的变化征象。一段飄流水面的树干,或者一塊原始岩(primitive rock)的漂礫,就会使我們高兴欢呼,好像是已經看到了一个生長在安第斯山脉的岩石山脊上的森林似的。可是,有一列濃云的頂部,差不多始終不变地留在同一个位置上,这就是一个最有把握的标記,最后終于成为我們的一个眞正的先鋒。起初,我們就把这些云塊誤認是山脉本身,而不知道这是大塊凝集在这条山脉的冰雪复盖的山頂上空的水蒸气。我們射死了一头羊駝;那些不能抑制自己的胃口去尝吃尸肉的东西〔兀鷹〕就因此非常高兴起来。

25—26日——今天我第一次找到了一些有趣的工作。这里的平原被一大片熔岩所复盖着;在相当遙远的古代,当这些平原还是大洋的底部时候,这种熔岩就从安第斯山脉上噴流到这些海底上来。这里的熔岩所占的地面范圍是很大的;在这条河流的上游处,它的厚度有300多英尺,而它和原来的發源地的距离是很大的[1]。到現在为止,大家已經知道,安第斯山脉的最南端的火山岩,还在好几百英里的北方,就是在智魯島以南不远的地点。熔岩引起很多小泉水[2]。在这里的河谷里,有較多的綠色植物;我辨認出有很多植物和火地島的植物相同。羊駝在凹凸不平的低山崖之間优游自在地行动着。使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很多情形里,風景完全依据地質情况而变化;有些河谷十分像是聖特雅哥島上的河谷,因此如果在这里再加上了热帶地方的温暖气候,那么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去辨認那些旧游的地点了。

27日——今天这一段河床变得比較狹窄,因此水流也更加峻急;这里的一般水流速度大約是6海里。在河道里有很多巨大的熔岩碎塊。因此,这兩种情形一起使我們拖拉船只的工作变得又艰苦又很危險。昨天,有一只捕鯨船的側面被碰撞出兩个破洞来,但是我

1) 河流的作用。河谷的起源。——原注。〔这一类原注,大概是达尔文为了預备將来插进一些补充說明而写的。——譯者注。〕

2) 泉水的原因。——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們已經把它拖上岸去修补，并沒有任何其他損伤。今天我射中了一只康多鷹。在量計它身体的时候，得出：它的兩翼張开时候，翼間的寬度是 8.5 英尺，嘴尖到尾端之間長度是 4 英尺。它們是一种庄严的大鳥；当它們蹲坐在一种險峻的悬崖上面的尖岩上的时候它們就好像苏丹一样瞰望着下面的平原。我以为，这些鳥除了栖息在直立的悬崖上面以外，永远不会停留在其他地点了。在这条河流的上游处，那里的熔岩高出河床 800—900 英尺；我發現了一个康多鷹的正常的繁殖地点，因此看到一付美妙的景色：有 10—20 只康多鷹从自己的栖息处沉重地拍翼飞升起来，此后就在天空里作着威風凜凜的盤旋，向远处飞去。

28 日——我們發現一个木制的三角架；它是用兽皮来梱扎成的。它在河流里随着河水漂流下来。显然这是又再有人在附近居住的第一个信号。

29 日——当我們从高地上，看到安第斯山脉的一群雪白的山峰偶而从烏云的云層当中显露出来的时候，就不禁高兴地向它們欢呼起来。

30 日—5 月 1 日——我們仍旧是在緩慢地繼續前进着。艦長的僕人射死了兩头羊駝。在打獵的人走到那兩头死羊駝那里以便拖帶到小船上去以前，那些康多鷹和几只食尸肉的小兀鷹甚至已經把一只羊駝的肉都啄食精光，只剩下了一堆白骨；而这次啄食的时間大約只有 4 小时。这只羊駝大概有 170—180 磅重。当这些人走到那里的时候，只有兩只康多鷹在那里，而还有几只小兀鷹正躲在肋骨当中剔食骨头中間的肉。

5 月

聖大克盧茲河——麦哲倫海峽（飢餓港）

2 日和 3 日——这里的一段河道非常迂迴曲折，而且在很多地方有頁岩和花崗岩的巨大碎塊；这些岩石是以前的地壳变动期間里从安第斯山脉那里来的[1]。可惜，这兩种原因都是和我們的前进行动發生冲突的。可是，我們由于看到了安第斯山脉的北部和南部的長山脉的景色而已經感到滿足。这些山脉構成这个平坦地区的一道高聳而宏偉的長城；有很多高山是陡峭的，成尖頂的圓錐体，而且披着白雪。我們抱着懊丧的心情去望着这些高山，因为显然我們已經沒有时間可以到达山边去。我們只好对它們的自然景色和宏偉形象作一番空想，因为我們不能够如願地去攀登到它們的任何一个峰頂上去和向下探望这里的平原。在兩天里面，我們遇見馬的印迹和几种屬于印第安人的小用品，例如一束駝鳥毛、斗篷的破片和一根削尖的木棒。从我們發現的一条牛皮的革条方面可以知道，这些印第安人一定是从北方到这里来的。他們大概是和那些〔在下游处渡河的〕印第安人（我們在海岸附近看到过他們的火堆的濃烟）沒有連系的。他們只是在夏季里走到安第斯山脉的山脚边来，以便在新地区里打獵。因为在这里羊駝特別众多，所以我起初就对印第安人并不經常居住在这条河流兩岸的情形發生很大的惊奇。他們很少来到这些平原上的原因，一定是在于这些平原是岩石質的（整个地区都是一片礫石層），而〔印第安人所騎的〕沒有蹄鉄的馬就在这种地面上跑不动路。虽然如此，在这很深的內陆地区，我仍旧在兩个地点發現有不大的石堆，并且我認为这些石堆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它們被堆置在最高的熔

1) 上層平原的性質發生过变化。——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岩悬崖的边緣的突出部分上面，看来很像是特塞多港附近的石堆，不过它們的体积比較小些。这些小石堆至多也只能掩盖住人的尸骨罢了。

4日——艦長費支罗伊决定不再把船向上拖行。山脉离开这里大約有20—30英里远，而这里的一段河道非常曲折。它的各处外表尺寸和深度差不多相同，而水流也都是同样的非常峻急。这个地区和它的产物仍旧是毫無兴趣。除此以外，我們的食粮已經不够維持下去；我們这几天的口粮已經减少到半份餅干了。虽然这半份口粮〔对于智力劳动的人〕的确已經足够，但是在一天艰苦奔走以后吃到这些食物，就会使我們很不高兴。那些沒有体驗到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独自唱着高調来安慰說：如果胃里不过份吃飽，那么就容易消化。我們在晚上的談話，总是經常不变地轉到所有各种各样的食品的品質和滋味方面去；这眞是多么的可笑。

艦長和一大队人出發，向西方步行几英里。我們横越过一个荒凉的平原〔盆地〕；它構成聖大克盧兹河河谷的頂部；可是，我們还看不到山脉的底部。在北面有一个伸进那个升高的熔岩平原里去的缺口，好像是一条河流的河谷似的。大家以为，大概聖大克盧兹河的主要支流就从这个方向轉弯过去，并且很可能排除了山脉东侧很多英里的山坡上瀉下来的水。大概除了我們以外，从来还沒有其他的欧洲人的眼睛到这里来观望过安第斯山脉；我們現在就向它作着告别的观望，此后便回到帳篷那里去。我們所到达的最远地点，距离大西洋大約有140英里，而距太平洋最近的小島则大約有60英里*。

5日——今天在日出以前，我們就开始順流而下。我們用巨大的速度随着流水急駛，通常每小时速度达到10海里。今日一天所經过的路程，就相当于我們在上行时候耗費五天半的艰苦拉縴而达到的距离；这是多么明显的对比呀。由于經过了这样大的地区，我們可以說是精选了所有的鳥兽在一起；看上去，它們数目是多得很的。

6日——我們又再駛过了五天半的拉縴路程。靠近山脉地帶的气候一定是很不相同的；那里要更加寒冷得多，更多風和云。

7日——住宿在河水差不多不再成为淡水的地点。有一个帳篷里的一队人离开岸边，企圖去獵取羊駝。

8日——在中午以后不久，我們回到了軍艦上面。我們看到貝格尔艦上的桅杆都已經竪立起来，油漆一新，簡直美观得像一艘巡洋艦。

差不多每个人都对这次探險旅行表示不满，因为干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耗費了不少时間，可是看到和获得的东西簡直沒有。可是，我們由于享受到經常良好的干燥天气和欣賞到藍色的天空，也应当去感謝自己的这种好运气。这次旅行使我感到很滿意，因为它使我認識了巴塔哥尼亞的巨大的近代地層的一个多么卓越的断面。

* 費支罗伊在航行記出版以前兩年，就是1837年5月8日，在皇家地質学会里宣讀这次探險的报告。他的探險队一定是到达了一个离开阿根廷湖(Lake Argentino)不多几英里的地点。这个湖把安第斯山脉上的另外兩个湖——維雅特馬湖(Lake Viedma)和聖馬丁湖(Lake San Martin)——联結起来。1867年，就是在他們以后33年，加尔的納尔(J. H. Gardiner)第一个到达阿根廷湖。他的旅行情形簡單地登载在 Bol. d. Institutu Geogr. Argentino，第1卷，第29—35頁，1879年。后来，在1878年，莫烈諾(Moreno)博士也到达这个湖那里。——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9日—11日——我作了几次長途步行，在这南美洲的东岸的貧瘠平原上进行最后一次的采集工作。我們的打獵者們都碰到很大运气。已經射死和吃到了十头羊駝；射死了几只康多鷹和一只野猫，而斯都阿特(Stuart)先生射到了一头很大的美洲獅。

12日——我們駛行到海上去，并且去找尋福克蘭群島和麦哲倫海峽东口之間的一个已經証实的岩礁，叫做萊其耳岩礁(L'aigle Rock)。在作了这次失敗的找尋以后，我們就在16日停泊在維尔吉尼角附近。

16日——天气惡劣、寒冷而多暴風雨(而且我也相应于这种天气而暈船和受苦起来)。在我眼睛里，始終不停地显現出最惊人的情景来，就是：在巴塔哥尼亞的海岸上，經常有干燥的天气和晴朗的天空；可是在这120英里的南方，却經常只看到烏云、雨水、冰雹、白雪和狂風。

21日——在这几天里面，我們在麦哲倫海峽东口向風行駛，測量和探查几个沙洲(發現一个危險的沙洲)；夜里，我們拋錨停泊。(22日)在黎明以前，看到阿德文丘号船从福克蘭群島方面駛来。在我們上次离开巴尔克里灣以后不久，就有一艘軍艦駛到那里去；它把島上的所有罪犯都押运走，因此現在島上十分太平。我們要尽可能駛行到飢餓港去。今天当然只做了很短时間的測量工作。可是要感謝上帝，对于南方的这些緯度地区說来，現在的天气真是美好極了。有一个很稀奇的事实，就是：現在还只不过是在白天最短的日子以后的一个月里面，并且又在这种緯度地方，可是气温却不比夏季里的气温有什么显著的降低；我們大家現在穿的衣服，仍旧是和去年来訪問这里时候所穿的衣服相同。

29日——我們停泊在格烈高利灣里，去取6天用的淡水。我們的老朋友印第安人已經离开了这里。最近天气很惡劣，而現在又很寒冷。整天的气温低于冰点；大雪紛飞。在軍艦上工作更加使人痛苦，因为这里沒有旺盛的火堆，而上甲板又被融解的积雪所复满，变成了所謂一座房屋里的門厅。

6月

飢餓港——麦格大倫河——智魯島

6月1日——我們到达飢餓港。这里的景色显得很乏味；这真是我从来沒見到过的；穿过一層由三分之二的雨和三分之一的霧所構成的大气，只能够隐約不清地望見一片帶有白色雪斑的陰暗的森林；其余部分，据一个爱尔蘭人所說，則就是寒冷的不愉快的空气〔風〕。昨天，当我們經过內革罗角的南边时候，有兩个人在岸上向我們高声呼喊和跟着軍艦追奔；我們就放下一只小船，去把他們渡引过来。原来，这兩个人是水手；他們以前跑离开了捕海豹的船，就和巴塔哥尼亞人住在一起。这些印第安人曾經用他們平常大公無私的好客行为来对待他們。这一次他們偶然离开了印第安人，走到飢餓港来，希望能够遇見一只来船。我敢于肯定說，他們是卑劣的無賴，但是从外表看来也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最可憐的人。他們已經有几天靠吃貽貝等軟体动物和漿果来維持生活；他們日日夜夜都在露天过活，忍受着最近不断襲来的雨和雪。这真不是人能够忍受得了的！

2日—8日——在这几天当中，大部分日子的天气都是很濃的霧和非常寒冷；可是，我們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却幸运地遇到了兩个晴天，而可以进行观察。我时常感到奇怪的是，在火地島的風景方面，实際上有很高的山，可是好像并不使人感到它們很高。我以为，这是由于一个最后被我怀疑到的原因而来；这就是海水直接冲刷到它們的山脚下，而使整座山都可以被看到。我記得，在朋松布海峽里，在先看到一座直降到貝格尔河里的高山以后，又再看見它被接連不断地相叠的很多山脊所隔开。这种情形馬上使人注意到它的距离，并且再从它的距离而对它有多么大的外表高度增加起来这方面發生好奇。

火地島人曾經有兩次跑来打扰我們。因为岸上有很多我們的仪器、衣服和人，所以大家都認为一定要把他們吓跑才好。有一次，在他們离开我們还远的时候，我們就用一門大炮發射过去。虽然我們的軍艦离开他們大約有一英里半远，但是在炮彈把他們附近的水飞溅起来的时候，他們就拿起石头来回敬，把它們向我們的軍艦擲过来；从望远鏡里看到了他們的这种勇敢的公然反抗行为，眞是非常有趣。此后因为这还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又再派出一只小船，命令再用毛瑟槍向他們身旁發射几槍。火地島人立刻躲藏到树木背后去；并且在听到我們每發一槍的时候，就也用自己的弓發箭过来；可是，这些箭都射不到我們的小船；而船上的軍官在看到火地島人瞄准他發箭的时候，就哈哈大笑起来；这更加激起了火地島人瘋狂的大怒(因为他們会在遏止不住怒火的时候拼命进攻)；他們就憤怒地乱揮着自己身上的斗篷。最后，他們看見槍彈穿过树木，把树木击到，于是就吓得逃跑了。当时我們的小船假裝要去追逐他們的独木船和妇女們，因此这就引起了他們最后的总退却。另外一队火地島人在进入我們的港灣里来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我們驅逐到北面的一条小港里去。第二天，我們又派出兩只小船，去把这些火地島人驅赶到更加远的地方去[1]。这次我們决心派出四、五个人，向前去抵擋三倍多的火地島人，以便防衛自己；看到这种情形，就会惊奇不止。这些火地島人在看見我們的小船以后，就向我們前进100碼，准备把腐爛的树木作为防塞，忙碌地拾取好一堆石塊，以便用自己的投石器来發射。当我們每次用毛瑟槍向他們發射的时候，他們也就用弓来回射。我敢肯定說，他們在至少有一个人受伤以后，方才开始退却。这就是我們对付他們的情形。我們裝儲了自己用的柴火和淡水；这里的淡水非常好。最近我們所喝到的水，总是含有很多鹽分，帶有咸苦的滋味；把它叫做淡水这个名詞，也差不多太寬待它了。在一些瑣小的不愉快情形当中，要算是含鹽的水最使人感到煩惱了。当你喝到一杯好像藥水那样的水时，它一定不会滿足你的口渴的。單單是不潔的、有臭气的淡水，那倒沒有多大关系，因为特别是在把它煮沸和泡茶来喝飲的时候，就会使人很难覚察到它的气味了。

8日——今天早晨，我們拔錨开船。艦長决定經过麦格大倫河(Magdalen Channel)，离开麦哲倫海峽；这条河流是不久以前被發現的，而且很少有船只通行过它。一路上遇到順風，但是空中籠罩着很濃厚的霧，因此我們就看不到很多奇妙的風景。一塊塊破碎的烏云迅速地奔馳过山嶺去，从山頂一直降落到山脚附近。我們从烏云的空隙中間看到一个个隐現出来的景物，感到非常有趣；这里面有鋸齿形狀的山頂、圓錐形的雪堆、藍色的冰川、在蒼白的天空里勾划出来的显明的輪廓；它們在不同的远近和高低的地方显現出来。我

1) 發射火箭，〔起初〕嘈杂的声音，〔后来〕死样的沉寂。——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們就在这付景色中間下錨在薩尔明托山旁边的土尔恩角(Cape Turn, 意譯是轉弯角)；这时候薩尔明托山正被烏云遮蔽住。我們这条小港里的高聳而几乎直立的山坡脚下，有一个沒人住的空棚屋；只有它才能够使我們想到，曾經有人漂泊到这些荒凉的地区来过；想像力簡直不能够描繪出一付圖景，来表达出这个人好像只有很低的生活要求或者很小的权利来。自然界所創造出来的無生物，都在这里握有着不可抗拒的权力。

9日——今天上午，我們非常高兴地看到，霧幕逐渐从薩尔明托山向上升起，把这座山的眞面目显露在我們眼前。看到这些巨大的、靜寂的、因此也是庄严的雪堆，我眞是描写不出自己的高兴情形来；这些大雪堆永远不融解，好像注定要跟随世界一起存在下去。

雪地从山頂向下一直伸展到全部山高的八分之一的高度处；再下面一直到山脚則是一片陰暗的森林。雪山的每个輪廓有惊人的清楚和明确；或者我以为更加眞实的是：因为这里沒有陰影出現，除了只有这些輪廓襯托在天空前面以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輪廓，因此它們就非常显著地凸現出来。有几条冰川迂迴曲折地从山上的雪堆那里降下到海边来；眞可以把它們看做是巨大的冰冻的尼亞加拉瀑布；說不定这些〔藍色〕冰塊的瀑布也有眞正流水的瀑布一样美丽。我們在夜里行駛到这条河流的西面部分；可是，我們無法找寻到拋錨地点，因为附近的这些島嶼的确只不过是海底升起的險峻的高山的山頂。因此，我們就不得不仍旧駛行，經过14小时長的漆黑的夜間，沿着这条狹窄的海股前进。这个黑夜眞够使艦長和軍官們焦急的了。

10日——今天上午，我們的軍艦伴随着阿德文丘号船，一起尽量向前急駛，进入到寬广的大洋里。在这西面的海岸上，差不多到处都分布着低淺的、圓形的、完全裸露的花崗岩的山丘。那尔波罗(Narborough)爵士把这里的一个地方叫做南荒(South Desolation)，“因为这塊地方看来是多么荒凉”；他所說的話的确是完全对的。在主要的大島外面的海里，散布着無数岩礁和碎浪石；寬广的太平洋里的險惡巨浪經常不断地冲击着它們。我們从“东符里島(East Fury I.)和西符里島(West Fury I.)”之間駛行过去；在这里北面不远的地方，有很多的碎浪，因此艦長就把那里的海面叫做銀河海(Milky Way)。一个居住在陆地上的人，只要一看到这样的一段海边的情形，就会在整个星期里都夢見到翻船、危急和死亡的景象。

28日——在夜初时候，我們停泊到智魯島的聖卡尔洛斯的港灣里。艦長本来是打算要直接駛行到科金坡(Coquimbo)去，但是由于經常不断有北方吹来的風暴，这就使他不得不改变計划，起初想駛到公塞普森(Concepcion)去，而最后則只好停泊到这里来了。貝格尔艦却从来沒有碰到过这样的坏运气；猛烈的風暴一夜又一夜地从北方吹来，使我們只好收叠起大中帆、前桅的斜桁縦帆和支索帆。当風停息的时候，就有巨浪来阻擋我們，使我們無法前进一步。这种天气在它占有优势的时間里，总是用尽各种良好办法来破坏宝貴的时間。我們在离开火地島以后，都庆賀自己能够太早就脫离开了这个島的暴風雨的經常的統治范圍。

在27日，貝格尔艦上的軍需官罗萊特先生去世了；他的病势由于几种疾病并發而已經有一段时間逐渐沉重起来；这次由于南方地区的天气恶劣，因此就只是略微加速了他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不可避免的死亡。罗萊特先生享年38岁，是軍艦上年龄最大的軍官；在上一次航行期間里，他在阿德文丘艦上服务，因此在貝格尔艦上有很多人都把他看做是老朋友；他受到这些人和其他的每个人的热誠尊敬。第二天，我們在后甲板上举行葬礼，于是他的遺体就被放下到海里去了；当海水飞濺到同艦老友的遺体上面时，我們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庄严的声音。

29日——上午，有很多把自己的房屋建造在当地海角上的可憐人，划着他們的小船到我們的軍艦旁来。他們前来欢迎軍艦和那些曾經在上次乘坐軍艦到这里来的船員；看到了他們这种天眞的快乐情形，感到十分愉快。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从斫伐树木等方面所賺到的錢，已經使他們能够去購买羊；以前他們还从来沒有現在这样生活得好。他們全部都显出是含有印第安人血液的很大的杂种人，而且極不相同于差不多其他各族含有西班牙人血液的杂种人，也不同于高乔人。这个地区都被很厚密的森林复盖着，因此看上去馬或者牛都不会在这里大量增加起来。馬鈴薯、猪和魚是当地土人的主要食物；要去获取这些食物，就必須使用劳力；因此，这就引起他們另有一套生活方式，而不同于南美洲其他地区所遇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午，我沿着曲折的溪流，作了一次短途步行。从相当远的地点，望見这个地区具有一种極其像是火地島的外貌。这个地区是多山的，除了有少数分散的綠色田地以外，完全都被厚密的森林所遮盖住；这些田地位在村屋附近，是由于清除了林木而得来的。这里的森林要比火地島的森林优美得难以比拟。我們看到，这里已經沒有火地島的陰暗的單調景色，而是热帶風景变化多端的景色了；除了巴西以外，我再也沒有看到其他像这里一样生長着很多优美的植物类型的地方了。智魯島位在南美洲的西海岸边，島上的气温非常均匀，而大气里飽含着水分；它的土壤是由火山灰所形成，显得十分肥沃，所以森林也就生長得异常繁盛。可以望見村屋的高聳的草屋頂，帶有几个用小横木圍住的牧草田，而四周又被高大的常綠树所圍繞着；这种景色使我回想到几付南海群島〔东印度群島〕的村屋景色圖。这种和热帶風景相似的情形，主要就是由于这里生長着一种类似树木的草本植物，就是竹类；这种植物在树木之間交織在一起，有30—40英尺高，因此使森林茂密得完全不通行人。除此以外，还有几种巨型的蕨；这里的树木也都是常綠的，而树干則有各种不同的顏色，有白色和紅色等。这一次步行使我头腦里又發生出全部对于巴西的宏偉風景的高兴来。

7月

智魯島——法尔巴来索

6月30日—7月8日——我逗留在聖卡尔洛斯城里三天；在这几天当中，大部分日子的天气都是非常良好。当地的居民們反而对于这样的天气出現感到惊奇，認为是大事件。我以为，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恐怕都沒有像智魯島这样多雨的了。在这里很难看到安第斯山脉的面貌。一天早晨，在日出以前，我們看到了奧索尔諾火山(Volcano of Osorno)的非常良好的景色；它显現出了自己的黑暗的浮雕圖来。在太陽东升的时候，看到这座火山的輪廓逐漸在东方天空的炫光里消失去，很是有趣。在这种良好的天气里，我享受到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几次在城市附近所作的很愉快的散步，并且去考察了岩石的構造。这个島也好像是巴塔哥尼亞的平原，只不过是安第斯山脉的一个附屬品罢了；它是由这条山脉的岩層的岩屑和熔岩流所構成的。这些海底的地層在很近的地質时期里上升起来，成为干燥的陆地。这里的土壤是由于这些岩層分解而产生，所以十分肥沃；可是，这里的农業还是处在它的最幼稚的形式；磨坊和小船的構造以及他們的紡織方法，也完全相当于他們的农業。根据島上居民的皮膚顏色和矮短的身材可以知道，在他們的血管里大概含有四分之三的火地島人（就是以划船为生的印第安人）的血液。他們都穿着粗糙而厚实的羊毛呢的衣服；每家人家都亲自动手来替自己織造这种羊毛呢，并且用靛藍把它染成藍色。虽然这里的食物丰富，但是居民們仍旧非常穷困，因为誰也用不到雇工，并且由于缺乏貨幣，大家只好用貨物来換取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揹着几袋木炭（城市里所用的唯一的燃料）到这里来，預备換取一些最細微的日用品。这些可憐的人一看到有几个理阿耳（西班牙小銀幣）給他們，就高兴得很；这种情景眞使人十分惊奇；如果你送給他們一件礼物，那么他們时常一定要来和你握手，表示謝意。有一天，我在一条通到卡斯特罗的道路上步行了几英里。卡斯特罗是以前島上的首府，現在是島上的第二个城市。这条道路是这里唯一直接通到內地去的路綫。它从聖卡尔洛斯开始，大約經过2英里以后，就进入森林里去；这座森林就复滿了整个地区，因此只有用斧头才能够开辟出通行的小路来。在整条道路上，至多只有兩三座房子；这条道路的本身是在旧西班牙人的統治时期里所建造的，完全用树干所鋪成；这些树干被斫成方形，縱向排列在一起。因为这里的气候具有陰暗和潮湿的特性，所以森林也具有一种寂寞的景象；在热帶地方，就和这里相反。因为在各处空曠地点都有太陽的光輝和炫光，所以这样的一付風景就使人感到愉快。在这个地区里，只有在河流和海灣的沿岸地点，才有人居住；因此它在这方面就很像是火地島。在沿着海岸的道路上，有几处毁坏得很厉害，因此有很多房屋除了靠小船联系以外，就彼此沒有任何陆路相通。

現在这个首府〔聖卡尔洛斯〕的本身眞可看做是一个島嶼；它是一个房屋分散的汚穢的村落；房屋的形狀很特別，因为它的牆壁、屋面和間壁都是用木板来建造的。这种木板是用阿列尔斯松树或者雪松来做成的；这种树木生長在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它們具有一种奇怪的特性：在把它們剖开来的时候，非常均匀，好像是用鋸子鋸成的一样。这些木板就是这里附近各島嶼的主要出口貨物；此外，馬鈴薯和火腿也是出口貨物。

13日——拔錨开船；可是，我們只是駛行到外港那里，当时風就停息下来，因此这就迫使我們抛錨过夜。第二天，我們的軍艦逆对着那种只有"太平"洋才有的暴風，設法开船，經过相当困难才駛出到海面上去。我們大家都对离开智魯島感到高兴；在这个季节里，只有兩栖类动物才能够忍受得住这种气候。甚至是島上的居民們也沒有对这种气候表示过好感。时常有人来問我道：no es muy mala?——这里是不是一个可憐的地方？我还不能够提出相当郑重的話去反駁他們。〔只是这样回答說：〕在夏季里，当我們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敢于說，智魯島將具有更加使人高兴的外貌。我听說，在那个季节里有大群昆虫出現；这一点正明显地告訴我說，在这个地区和火地島之間，自然界一定是大不相同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虽然現在看上去差不多相同)。在夏季的中期里,火地島的空中只能用少数的昆虫来自夸;昆虫世界需要一个比較温暖的气候。除了气候以外,看到这里有很大的貧困和不滿情形,使人心中不快。在南美洲境內,貧困是一种稀有的景象;甚至在这里,它也不同于欧洲地方的貧困現象,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簡便的食物、粗陋的衣服和柴火;可是,这里的貧困却在于:很难使人满足于購买到甚至是最小的日用物品。大多数的居民都强烈地偏爱旧西班牙的統治办法(可以清楚地知道,要經过多么大的困难才可以用爱国的力量去征服他們)。这种感情所以能够保持下来,就在于他們并沒有因为革命而获得什么利益。其他地方的居民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就是欧洲各国运来的日用品的价錢低廉;可是智魯島的居民們極少能够享受到这种利益。在那些和我談过話的老年人当中,有很多人就有良好的理由去痛惜过去的时代;他們曾經当过西班牙軍队里的老兵,由于西班牙国旗在这里落了下来,当然他們也就丧失了自己整个一生所長期盼望的一半餉金的养老費。在第一任总督从爱国者的革命軍那里被派到这里来的时候,有17个居民被处死,因为他們要为自己的国王效忠到底。这些事件会使那些过着單調的隐居生活的人們(例如智魯島的居民)的心头長期感到沉痛。

22日——我們在法尔巴来索(Valparasso)的附近,因为風息而停船。我們这一次只是作了平淡無奇的航行;可是,我們因为遇到了一种对我們說来是很不尋常的新奇事情而很高兴,这就是看見了几只大船,并且还和当中兩只大船上的人交談过。船只好像是海面上的巨兽;在看到它們互相駛近和彼此探望的时候,这总是使人感到兴趣的。

23日—31日——在深夜間〔23日〕,貝格尔艦和阿德文丘号船就下錨在这里〔法尔巴来索港〕。当第二天早晨到临的时候,一切景色,使我們看到了感到非常高兴。在离开智魯島和火地島以后,这里的气候就使我們感到十分舒适:天空是这样的明朗和蔚藍,空气是这样的干燥,太陽又是放射着这样明亮的光輝,因此在整个自然界里好像到处都生气勃勃。从我們停船的地方望去,景色非常美丽。这个城市建筑在一条相当險峻的山嶺的山脚旁边;这条山嶺大約有1,600英尺高。山坡的表面被無数小溪溝所破坏;因此,这些小溪溝就在淡綠色的草叢和低矮的灌木林之間,显露出一种特别鮮明的紅色土壤来。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和由于那些瓦屋頂的白粉塗刷的低矮房屋,使我感到这个景色很像是騰涅立夫島和馬得拉群島的其他島嶼的景色。这个海港并不大,船只都拥挤在一起。向东北方面望去,有几处地方清晰地显現出安第斯山脉来。可是,在从附近的山丘那里望去的时候,这些高山更加显得雄偉:从这里可以更加容易使人感覺到,它們位在非常遙远的地方。阿空加瓜火山(Volcano of Aconcagua)特别美观。可是,从这里看去,安第斯山脉所以有这样的美观,大部分应該归功于我們的視綫所穿經的这一層空气。当太陽下沉到太平洋里去的时候,看到了这些高山的凹凸不平的輪廓多么清楚地被刻划出来,还有它們的顏色的濃淡有多么的变化和多么的柔和,眞使人非常惊嘆。当我們在火地島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認为,威尔士山地的風景的优胜,只不过是由于我的想像而存在的罢了。現在我認为,我又再在安第斯山脉方面看到了这些美观的巨型版本,因此我感到这些美观的存在是确实無疑的。我曾經作了几次長途步行;可是,当我每天看到天气仍旧和上一天一样晴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朗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惊奇。气候对于一个人的情緒方面，起有多么重大的变化啊！在一方面看到烏云半遮的深暗的高山，而另一方面又从明朗的天空的淡藍色薄霧里面望見另一条山脉的时候，这兩种景色所引起的感覚是多么的不同啊！前面一种景色有时会使人感到非常宏壯，而后面一种景色則会使人感到生活非常愉快和幸福。

法尔巴来索这个城市，由于当地的地勢关系，就成为一个房屋分散的長帶形的地方；凡是在有峽谷下达到海边的地点，就在这峽谷兩边有一大堆房屋；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平行于海边的街道。我們全体在軍艦上的人，因为听到这里的英国侨民要比南美洲任何其他城市的英国侨民更多，而感到十分惊奇。我已經会見了几个人；他們也曾經閱讀过地質学和科学的其他部門的著作；而且他們所感到兴趣的問題，的确是和成捆的貨物、英鎊、先令和辨士毫無关系的。在这里竟有人来問我关于我对萊伊尔所著的地質学〔就是地質学原理〕的批評意見；这眞使我又是惊奇又是高兴。不但这样，每个人好像都很高兴来和我相交成很亲密的朋友；所有在艦上的人都盼望在这里十分愉快地度过以后的兩个月。

8月

法尔巴来索——規洛塔河谷——聖地亞哥

8月2日——我寄住到科尔菲德(Corfield)先生的家里；他非常亲切地費神招待我，对我的考察工作方面給予一切帮助。他的房屋位在阿耳明德拉耳区(Almendral)；这个地区是一个广大的郊区，建立在一个小沙土平原上面，而这个平原在很近的地質年代里是一个海灘。我住的房屋是十分舒适的單層房屋；所有的房屋都有門开向中間的方形庭院；还有一个小花园附屬于这座房屋；每星期引取小溪流的水6小时到园里来。还有一个紳士和科尔菲德住在一起；这座房屋、桌子、酒、二个僕人和3—4匹馬等方面的每年支出費用，大約是400英鎊。我以为，如果在英格蘭地方，同样这一套房屋設备的每年費用，至少要比这笔錢增加一倍。

5日——我已經在这个地区作了几次長途步行。这里的植物界的景象是特殊的；这种景象是由于有了無数不同种类的灌木而产生的；这些灌木好像是来补足这里的植物界似的。当中有很多种灌木开放着非常美丽的花朵，而且整个郊区都很普遍地發散出一种强烈的树脂或者芳香的气味来。在山丘中間爬山的时候，双手和甚至衣服，就会变得有濃厚的香气。在这种植物界里面，我惊奇地發現，昆虫都和通常所見到的大不相同；实际上，这种稀有情形也發生在几种較高等的目(orders)的动物方面。这里有很少数的四足兽，而鳥类也并不多。我已經發現几塊近代軟体动物的貝壳堆积層，它們在1,300英尺的高度处还保存着它們的原来色澤。在这个高度以下的地区里，也散布着这些軟体动物的貝壳。这似乎極不可能去推測說，一个地方的动物缺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这个地方从海面向上升起以后，还沒有一种动物被創造出来。

14日——今天我騎馬出發，到安第斯山脉的山脚部分去进行地質考察旅行。我們第一天的騎行路綫，是沿着向北的海岸。我們經过一个使人愉快的丘陵起伏的地区；在天黑以后，到达昆特罗(Quintero)的“海新达”(Hacienda，大农庄)；这个农庄以前是屬于科克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倫(Cochrane)勛爵的。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考察广大的近代貝壳層；这些貝壳，正在被挖取出来被燒成石灰。第二天(15日)，我回头向着規洛塔河谷前进。这一帶地方的景色使人感到非常愉快，我以为它正好像是詩人所称的田园景色一样；一塊塊綠色的寬广的草地，彼此互相被有小溪的峽谷所分割着；还有一些牧羊人所居住的小屋，它們散布在山坡上的各地。我們只得爬过契里考昆山(Chilicauquen)；在这座山的山脚下，有很多美丽的常綠树，但是它們只能够在有溪水的山谷里繁荣生長。如果一个人只是看到法尔巴来索附近的地区，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夢想到，在智利还有这些像画景一样美丽的地方。

当我們一走到山背上的时候，在我們的脚下就立刻显現出規洛塔河谷来。这个景色，表明出是一种被人工所創造出来的非常繁荣的情形来。这条河谷很寬闊，又是十分平坦，因此到处都很容易引取它的水来灌漑。在各个方形的小果园里面，茂盛地生長着甜橙树和齐墩果树，还有各种不同的蔬菜。这里的四面八方，都是光秃秃的高山，因此从这兩方面的对照看来，这一条好像縫补上去的布片一样的河谷，使人感到更加愉快。"法尔巴来索"这个地名的意义是"天堂里的河谷"(Valley of Paradise)；以前提出这个地名来的人，一定是專指这个規洛塔河谷的。我們下山走到聖伊西德罗大农庄去；这个农庄就位在鐘山(Bell Mountain)的山脚边。

从地圖上可以看到，智利是一塊位在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間的狹長的像帶子一样的土地；这条帶子又被几条通过这里而平行于主脉的高大山脉所分隔开来。在安第斯山脉的山脚处，有一个个接連的平坦盆地，这些盆地主要是向南方伸展。主要的城市也就位在这些盆地里面，例如有聖菲力浦(San Felipe)、聖地亞哥(Santiago)和聖斐南多(San Fernando)等。这些盆地也就是平原；它們和那些把它們和海边連結起来的〔橫切的〕平坦的河谷，就是古代狹長的海口和深深的海灣底部，也好像是現在那些縱橫切割着火地島和巴塔哥尼亞的西海岸的海灣一样。古代智利的陆地和水道的地形，应該是和巴塔哥尼亞的西海岸地区完全相似的。这种相似的情形，有时就十分显著地表明出来：当一片濃霧伸展到这个地区的低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見那些不断地旋卷到山谷里去的白色霧团，很美丽地描繪出小港和海灣来；到处都从霧中隐現出孤独的小山丘来，表明出这种山丘过去就是孤立在那里的小島。我以为，正由于上面这些原因，这种風景应該差不多是独一無二的；不管怎样，我总是感到这种景色具有新奇和非常有趣的特点。由于这些平原都有向海边方面傾斜的天然坡度，所以很容易引水灌漑它們，因此它們也就特別肥沃。要是不采用人工灌漑的方法，那么这塊土地恐怕就不会生产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在整个夏季里面，天空里总是晴朗無云的。不論在高山上或者在低丘上，都只有稀疏的灌木和低矮的树木，而其他的植物就非常缺乏。虽然这样，却有無数半野性的牛在这里找到足够的牧草吃。这些平原里面的每个地主，都占有一塊作为放牧自己的牛用的相当大的山地。在这里每年有一次盛大的"罗第奥"(Rodeo，淸点牛群)；这时候，把山上所有的牛都赶下来，淸点数目〔在牛背上加上标記〕，并且把一定数目的牛分离开来，另外放牧到河谷里的人工灌漑的田地上去，把它們养肥。

这里在大部分田地里都种植着小麦，也栽培着很多的玉米；可是还有一种豆，却是这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里的普通劳动者們的食粮。果园里出产非常丰富的桃子、無花果和葡萄。这一帶地方的居民有了所有这些富源，似乎应該比他們实际上的生活过得更加良好些。

16日——这座大农庄的管理人招待客人很周到，供給我一个响导和几匹强壯的馬；我們就在上午动身，去攀登康帕那山（Campana）；它又叫做鐘山，有6,400英尺的高度。上山的小路非常难走，但是这里的地質和風景很不差，可以大大地补償爬山的辛苦。在傍晚的时候，我們走到一个泉水地方；它叫做羊駝泉（Agua del Guanaco），位在一个很高的地点。这一定是古时候的地名，因为自从有一只羊駝在这里飲过水以来，已經不知有多少年了。在我們爬上山去的时候，我看到在北面的山坡上只有一些灌木生長着；可是在南面的山坡上，却生長着大約有15英尺長的竹林。在少数的地方，生長着棕櫚树，并且有一棵棕櫚树却生在至少4,500英尺高的地方，使我感到非常惊奇。这种棕櫚树，在和它的同科植物比較說来，是丑陋难看的树木。它們的树干很粗大，形狀奇怪：它的中段要比上下兩端更粗些。在智利的有些地区里，它們生長得非常多；因为可以把它們的树汁来制成一种糖漿，所以它們很有經济价值。在彼托尔卡（Petorca）的一塊地区上，曾經有人点数这种树有好几十万棵。每年在8月份或者9月份里，有很多的这种树被斫下来；当它們倒臥在地面上的时候（我听說，一定要讓树頂向上倒在山坡上），就把它們的树冠割去；这时候，立刻就有树汁从它們的頂端流出来。在好几个月里面，树汁仍旧繼續不断地流出来；可是，必須在每天早晨在它們的頂端切去一薄片，露出新鮮的表面来。一棵良好的棕櫚树，可以流出90加侖〔400升〕的树汁来；并且所有这些树汁都应該包含在这种看来很干燥的树干的容器里。有人說，在太陽晒得很厉害的时候，树汁就特別迅速地流出来。树汁在煮沸以后就濃縮起来；于是大家就把它叫做糖漿，因为它的滋味極像糖漿。我們就在泉水附近下馬，准备过夜。太陽西沉时候的景色，眞是美妙極了：这时候河谷里面已經是一片黑暗，可是安第斯山脉的积雪的高峰还保留着一种紅玉似的光彩。当天色黑暗的时候，我們在一个小竹亭的下面生起火堆来，烘烤"察尔規"（chargui，就是風干的牛肉片），喝飲馬太茶，感到十分舒适。在曠野里过着这样的生活，眞使人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晚上的天气平靜無風，寂靜無声，只有偶而可以听到山鷓的尖叫声和欧夜鷹（蚊母鳥，goatsucker）的微弱的啼叫声。除了这兩种动物以外，还有少数鳥类和甚至是昆虫，也經常居住在这些干燥無水的、被太陽晒焦的山地上。

17日——我們向上爬到一条最高的由大塊粗糙的綠岩所構成的山脊上去。正像时常可以遇見到的情形那样，这个岩層已經破碎得很厉害，并且碎裂成大塊多角的碎片。可是，我观察到一种惊人的情况，就是有很多大塊碎片表面显露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新鮮性質：它們从十分新鮮的碎片一直到有地衣附生着的碎片全有。正像我过去非常确信的那样，以为这是由于經常發生地震的緣故，所以我心中就想尽可能不站立在每个已經脫离开岩層的石堆下面。

我們整个一天都在山頂上度过；这种享受，眞是我从来沒有遇到过的。在地圖上可以看到智利和它的境界——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从風景本身方面所得到的愉快，已經尽善尽美；再加上單單是那条巨大的山嶺〔康帕那山〕和它的一些不大平行的支嶺景色，还有这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条直接切割开它們的寬闊的規洛塔河谷的景色,更加使我腦海里激起很多的思想,因此又加强了这种愉快。在想到这种举升这些高山的力量时候,甚至在进一步想到这一座座高山整个都被破坏成碎塊、移走和变成平地所必須經过的無数世紀的时候,誰会不因此大吃一惊呢?

安第斯山脉的眞面目,却和我以前所料想到的情形不同。它的积雪的下面的界綫确实是成水平的;山脉的平滑的山頂也好像是完全和这条雪綫平行的。只有在隔开一長段距离以后,才有一群尖頂的山峰或者單个的圓錐体升起,它們表明出在这里过去或者現在存在着火山。因此,看上去这条山脉的形狀很像一条連綿不断的巨大的長城,却不像是由分离的高山所構成的山嶺,并且構成了一道最坚强可靠的保衞这个地方的防綫。

为了开采金矿,差不多在这座山上到处都被鑽探过了。我很惊奇地看到,在这里的眞正山頂上,有一个小坑,那里有一些黃色結晶的矿物,曾經引誘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工作去挖掘这种矿物;可是,只有用攀爬的方法才能够达到这个地点。开矿的热潮,恐怕已經使智利境內不再有一个沒有被鑽探到的地方了,甚至也鑽探到了永久积雪的山地区域里。

今天晚上,我仍旧像昨夜一样,和自己的兩个同伴圍坐在火堆边一起談天。智利的古阿索人(guaso,或者 huasso)相当于巴姆巴斯草原的高乔人,但是在个性方面却完全不同。从这兩个地方比較看来,智利是更加文明一些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居民也丧失了很多自己所特有的个性。这里的社会阶級差別表現得非常强烈:古阿索人絕对不肯承認每个人是和他平等的;当我看到我的同伴不願和我一起吃飯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惊奇。这种不平等的感覚,正就是当地存在着一个拥有財富的貴族集团而产生的必然后果。据說,有几个最大的地主每年可以收入5,000—10,000英鎊;我以为,在安第斯山脉以东的任何一个畜牧区域里,决不会遇到这种穷富不平等的現象。一个旅行家在这里就不能遇到那种拒絕一切报答的無限制的招待,而且也不会提出那种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招待而發生的好感。在智利地方,差不多每家人家都肯讓你借宿,但是此后到第二天早晨,他們就希望收取一些小錢了;甚至是富人也会接受兩、三个先令。高乔人虽然也会割断人的喉嚨,但仍旧好像是一个君子;古阿索人在有几方面虽然表現得比較好,但同时又是粗魯的普通的小人。虽然这兩种人都在干着一般相同的工作,但是他們在習慣上和服裝上都不相同;他們中間每一种人的特性是在他們自己的地方普遍存在的。高乔人好像是自己的馬的一部分,并且对于任何一种不騎在馬背上做的工作都很輕視;古阿索人却可以被雇佣来做种田的長工。高乔人完全靠了吃食动物性食物来过活,可是古阿索人却差不多專靠吃食植物性食物来过活。在这里,我們看不到白色的馬靴、寬大的襯褲和鮮紅色的"奇里帕"(chilipa)——就是巴姆巴斯草原地方的最美丽的衣服。这里的普通褲子,都插进黑、綠兩种顏色的羊毛綫的袜套里面。可是,这兩种人普通都穿土布外套(poncho)。古阿索人認为自己的踢馬刺是最可以用来夸耀的东西;这种踢馬刺簡直大得使人可笑。我量过一只踢馬刺,它的距輪的直徑有6英寸,而距輪的本身上面竟有30多个刺齿。馬鐙也是同样的尺寸巨大,是一个用整塊木头雕成的方塊,中間挖空,可是它的重量仍旧有3—4磅〔大約1.5千克〕。古阿索人大概比高乔人更加会得熟練地使用套索;但是从当地的地形特点看来,他們是不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会知道投石索的用处的。

18 日——我們沿着一条比較良好的山路走下山去，經过几个有着溪水和良好树木的風景美丽的地点；当天很早回到上次的那一个大农庄。

19 日—20 日——我們通过規洛塔城，并且沿着河谷向上游走去；規洛塔城極像是一个集合着很多树木苗圃的地方，而不像是一个城市。果树园很美丽，盛开着一片桃花。在有一、二处地方，我还看見海棗树，这是一种最庄严的树木。我想，成群的这种树木，要是生長在它們的故乡〔亚洲或者非洲〕的沙漠里，一定是很庄丽的。我們經过了聖菲力浦；这是一个像規洛塔城一样优美的、房屋分散的城市。这条河谷在这里伸展到一个盆地里去；这些盆地也就是平原；我已經講到过，它們正是智利風景当中的一个奇特的部分。我們橫过了这个盆地向前騎行到查求耳（Jajuel）矿区；这个矿区位在安第斯山脉上的一个深谷里。（21 日）有一个精明的、但又沒有知識的康瓦尔* 的矿工，在监督着这里的銅矿；他已經和一个西班牙女子結婚，不想再回到祖国去了；可是他对康瓦尔矿区仍旧是有無限的贊嘆。他老是連續不断地講述矿区里所發生的奇怪事情。他向我提出了很多問題；当中有一个問題是：“乔治·烈克斯（George Rex）已經死了，在烈克斯的王族里还有多少人活着呢？”显然無疑地，这个烈克斯，一定是和那一位写出所有各种書本的大作家菲尼斯（Finis）有亲戚关系的吧**。

这里开采出来的銅矿全部都用船运到斯温西（Swansea）去提煉***。因此，这里的矿区〔比了〕英国的矿区，就显得非常安靜：沒有灰烟、沒有熔爐、也沒有巨大的蒸气机来破坏四周高山的寂寞。〔智利〕政府曾經千方百計地鼓励人民去探查矿产。找到矿脉的人，只要繳納 5 先令給政府，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开采它；在沒有交款以前，他也可以先在 20 天期間里試挖，而且也允許在别人的果园里面去挖掘。大家現在都清楚地知道，智利的采矿方法是最廉价的。我这里的屋主人說道，外国人介紹过下面兩种主要的改进方法。第一种是用初步烘燒的方法来把白銅矿 1）还原；这种矿石在康瓦尔地方是最好的一种；当英国矿工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当地的人把它拋弃掉，就感到非常惊奇。第二种是把〔老式〕鼓風爐里取出的矿渣磨碎和用水选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提取到大量金屬顆粒。虽然也已經应用了几种机器来改进了一些采矿工作，但是甚至到現在仍旧还有几个矿区在靠着人力用皮袋把矿井里的水吊出去！矿工們的工作非常艰苦。矿主允許給他們的吃飯时間也很少；不論冬天或者夏天，他們总是天剛亮就去上工，直到天黑方才离开矿井。他們得到的工錢是每月 1 英鎊；伙食由矿主供給：早飯时候分給每人吃 16 只無花果和兩小片面包；午飯时候吃煮熟的豆子；而晚飯时候吃烤熟的小麦碎粒。他們恐怕从来都沒有尝到过肉味，

---

* 康瓦尔（Cornwall）是英格蘭西南角的伯爵封地。在这里有無数的錫矿地，很早就已經开采了。——譯者注。

** 烈克斯（Rex）是拉丁文的“国王”。这个矿工錯誤地把“烈克斯”这个字来称呼英王乔治四世（George IV，1762—1830）的王族。达尔文在这里說了一句开玩笑的話；因为在 18 和 19 兩世紀里，时常在書的末尾加写一个拉丁字“菲尼斯”（Finis），就是“完了”的意思；可是不懂拉丁話的人，就錯誤地把它当成是这本書的著者了。——譯者注。

*** 斯溫西（Swansea）是英国的威尔士南面的一个海港城市。——譯者注。

1）白銅矿（white copper ores）就是黃銅矿（copper pyrites）。——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因为他們每年拿了12英鎊的工錢，还必須去購买自己的衣服，維持自己一家人的生活。那些在我現在所住的矿区里工作的矿工，每月可以得到工錢25先令，并且矿主还供給他們少量的“察尔規”(風干的牛肉片)。可是，这些人只有每隔兩星期或者三星期才能够離开他們的陰森森的矿井，下山回到自己家里去一次。

我在这里居住了五天，并且在攀登附近这些高山的所有地区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滿足。正像我过去所能够預料到的那样，这里的地質是很有趣味的。这些碎裂和被燒坏的岩石，被無数以前熔化过的綠岩的岩脉所切断，正証明了从前在这些高山的地層形成时候，曾經發生过多次剧烈的变动。这里山地的外貌極像上面已經講述到的〔規洛塔河谷的鐘山附近的〕景色：全是干燥和裸露的山地，只有几处地方生長着一些分散的灌木。在这里，生長着極多的仙人球。我曾經去量过一棵圓球形的仙人掌；它的周圍長度，連刺一起在內有6英尺4英寸。普通圓柱形分支的仙人掌的高度，是从12到15英尺不等，而每个分支的周圍長度(連刺一起在內)有3—4英尺。

在我离开这里的最后兩天里面，大雪下降到山地上来，阻止了我去做几个很有趣味的考察旅行。我想要到一个湖泊那里去；当地的居民根据了某一些不可理解的理由，就認为这个湖泊是海股。有一次在極其干旱的时期里，有人提出要挖掘一条运河到海边，把水引进到附近地区来；但是神甫們在討論以后，就宣布說，这件事情太危險了，因为要是照大家所想的那样，把这个湖去和太平洋联結起来，那么整个智利就会被海水淹沒了。我們攀登到很高的地方，但是因为四处都是雪堆，行走艰难，不能够达到这个奇怪的湖泊边去，并且連走回去也發生了相当的困难。我以为，这一次我們一定要丧失自己的馬匹了，因为我們絲毫沒有办法去估定雪堆的深淺，并且在帶引馬匹的时候，它們只能用跳躍的方式来移动。烏黑的天空表明出正有一个新的雪暴在集結起来，因此在我們还沒有下山逃避开它以前，仍旧不能够抱着很大的乐观。正当我們到达山脚边的时候，雪暴果眞开始来襲击了；因为这一天它沒有在三小时以前向我們襲击，所以我們眞感到非常的幸运。

26日——今天我們离开查求耳矿区，又再穿經聖菲力浦的盆地。今天的天气是眞正的智利天气：陽光明亮得使人炫目，空气十分透明。又厚又均匀的新近下降的雪層，复盖在阿空加瓜火山和主山脉的上面，使它們显得十分庄丽。我們現在正走上了通往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大路。我們翻越过达耳昆山(Cerro del Talguen)，借宿在一个小茅屋里面。这个屋主人在向我們講到智利的情形并且把它和其他国家比較的时候，就很自卑的說道：“有的人用兩只眼睛去看东西，有人用一只眼睛去看东西，可是我認为，智利人还沒有用过任何一只眼睛去看东西”。

27日——在翻过了几个小山丘以后，我們就下降到一个盆地形的小平原吉特龙地方。这些像吉特龙一样的盆地的高度，都在海拔1,000—2,000英尺左右；在这些盆地里面，有兩种金合欢树生長得極多；从它們的形狀看来，它們都是發育不良，并且彼此互相隔开得很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在海岸附近一帶地方，从来沒有看到过这些树木；它們使这些盆地的風景具有另外一种特色。我們又翻过了一条低的山嶺；这条山嶺把吉特龙平原和另一个有聖地亞哥城的〔大〕平原分隔开来。这里的風景有惊人的美好：在十分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平坦的地面上，有几处生長着金合欢树的叢林；远远地在安第斯山脉的山脚边水平地分布着城市的房屋；傍晚的陽光正照耀在安第斯山脉的积雪的高峰上。这是那些景色之一：在一望見这些景色时，立刻就使我相信，现在这一个平原表明出是一个古时候的內海的一部分。同样也使我确实無疑地相信，要是把一个平原来作为前景，而且可以測定出它的距离来，那么它就要比一个广大的水面更加美观得多。我們在走到平坦的大路上以后，立刻就催馬急馳，在天黑以前到达城里。

28 日——我在聖地亞哥住了一个星期，过得非常高兴。每天上午，我騎馬到平原的各处地方去玩，晚上就和几个英国商人一起吃晚飯。在城市的中央，有一座小石山（叫做聖大盧西雅堡，Fort of Santa Lucia）；我每次爬上这座山去的时候，总是感到非常愉快。从这座山上望見的風景，的确非常惊人；正像我已經講过的，它是非常特殊的。有人告訴我說，墨西哥境內有几个城市，也具有这种同样的特点。可是对于这个城市本身，却沒有什么特点可以举出来：一般說来，它还沒有布宜諾斯艾利斯那样的美丽和大小，不过也是按照着同样形式来建造的。

我是从北面繞着圈子到这里来的，因此我就打算向南走，作一次更加長的旅行，然后再回到法尔巴来索去。

9 月

聖地亞哥——考凱納斯温泉——聖斐南多——法尔巴来索

9 月 5 日——今天下午，我們走到一座用兽皮做成的吊桥。这一类兽皮桥建造得特別坏，而且走样得很厉害。桥面并不像梅奈海峽* 上的吊桥的桥面那样平坦，却是依照着吊索的形狀向下凹曲。桥面的行走部分是用一捆捆木棍彼此貼紧在一起而做成的；在这种桥面上到处是窟窿；甚至是在一个人牽了自己的一匹馬走过去的时候，这个重量就会使它摆动得很駭人。晚上，我們走到一个非常优美的农庄房屋；这兒有几位非常美丽的小姐。在我單單为了好奇心而走进她們的一个教堂里去的时候，她們就感到非常害怕。她們就問我道，“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天主教徒呢？——要知道我們的宗教是确实可靠的。”我明确地告訴她們說，我也是天主教的一个宗派的教徒；可是她們不願意听我这种說法，就根据着我自己的話来問道：“你們的神甫，你們的主教本人，也是不結婚的嗎？”主教有妻子的荒謬說法，使她們特別惊奇；她們对于这样一种巨大罪惡，簡直不知道是非常可笑还是非常可怕**。

6 日——我們一直沒有离开平坦的平原，騎馬駛行，到郎卡古阿城（Rancaqua）。这里的地区被土牆和籬笆划分开来，也好像英格蘭的乡間景色，当然是被灌溉得很良好的。

7 日——我們离开大路向南方走，轉弯走到卡察普阿耳河（Rio Cachapual）的河谷去；在这个河谷里有考凱納斯温泉；它的泉水有医疗上的功效，所以早已出了名。我們不得不

* 梅奈海峽（Menai Strait）在英国的威尔士地方，長 16 英里，有兩座吊桥跨过它。——譯者注。

** 达尔文也和大多数的英国人一样，是屬于英国教会的教徒；英国的神甫是和天主教的神甫不同的，他們不一定要立誓不結婚。——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騎着馬渡过上面所說的河去。渡过这些急流，眞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河床是由很大的石塊所構成；河水是淺的和寬闊的，可是泛着白沫，而且流得非常迅速。一个人在走到河流的中央时候，就很难辨認清楚，自己的馬究竟是在向前行走还是站在原地不动。河水奔流得这样迅速，以致使人十分头昏眼花。在夏季里〔山上积雪融解的时候〕，当然就沒有办法可以渡过这些奔騰的河流了：这时它們的力量和狂暴程度达到了極点；从它們当时留下来的痕迹方面，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通常在夏季里，一定要架起吊桥来；在冬季里則把它拆除；現在正就是拆桥的季节。

温泉附近的房屋是由一些可憐的小茅屋圍成的方形院子；每間茅屋里面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条板凳。这些房屋位在狹窄的深谷里面，離开安第斯山脉不远。只有一、兩座房屋在更高的上游山坡上。这是一个安靜的偏僻的地点，有很多美丽的野景可以欣賞。我們在这里住了五天；当中最后兩天因为下大雨而使我們不能够动身，像囚犯一样被拘留在那里。这是智利在今年夏季最后一次下雨以来的第一次下雨。

有一天，我騎馬沿着这个河谷向上游走到那座最远的房屋那里去。在这座房屋的上游不远处，卡察普阿耳河就分成了兩个巨大的深谷；它們都直接穿过主山脉去。我爬上一个尖頂的高山，它大概有六千多英尺的高度[1]。在这里，实际上也像其他各处一样，展現出了它們最有趣味的風景来。平切拉就是經过这些深谷当中的一个(耶索谷)而进入智利和搶劫附近地区的。他就是我上面已經講到过的那个襲击內革罗河边的一个农庄的人。他是一个西班牙混血种的流氓，曾經召集了一大队印第安人在一起，盤据在巴姆巴斯草原里的一条河流边；那些被派去追剿他的軍队都沒有發現过这个地点。他就时常从这个地点勇猛地向前冲出来，經过那些以前从来沒有人走过的山路越过安第斯山脉，去搶劫智利的农庄房屋，把牛群驅赶到他自己的秘密的巢穴里去[2]。平切拉是一个騎馬技术非常高明的人，他把所有在他周圍的人都訓練得像自己一样的熟練，因为他总是要把任何一个对他有三心兩意的人杀死。罗薩斯就針对着他和其余的飄泊的印第安人部落，来进行扫蕩战爭。我后来已經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地方来的人說，这种扫蕩战爭并沒有像預料的那样完全有效。印第安人已經撤退到了800—1,000英里的远处，而且大多数印第安人都聚集在科尔多伐* 的附近一帶。

当我逗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观察到，这里有很少数的康多鷹出現；可是，有一天上午，至少出現了20只康多鷹，它們都在一个特殊的地点的高空里盤旋着。我就訊問古阿索人，这是什么原因；他說道，大概有一头獅子〔美洲獅〕扑杀了一头母牛，或者是一只野兽正要死了。如果康多鷹們向下飞去，接着又突然都向上飞走，那么当地的人就喊叫"有一头獅子"，于是大家赶紧去追捕它。艦長海德(Head)曾經說道，高乔人〔在巴姆巴斯草原里〕只要一看到一只康多鷹在天空里盤旋，就会喊叫出"有一头獅子"来。可是，我却从来沒有遇見到一个有这种辨别能力的人。獅子在咬死一只野兽和吃飽了兽肉以后，就用巨大的

1) 可能还要高些。——原注。
2) 这些話全部是平切拉的一个俘虜告訴我的。——原注。
* 科尔多伐(Cordova)大概就是科尔多巴(Cordoba)，在阿根廷的中心，聖大非以西。——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灌木去把殘尸掩盖起来，于是躺卧在不多几碼的地点，看守着它。如果康多鷹們飞降下去，那么它就跳出来，把这些飞賊赶走，因此当地的人通常就靠了这种情形来發現美洲獅。在这里，因为美洲獅咬死了数目惊人的馬駒和母牛，所以捕到一头美洲獅，就可以領取賞金几元。有人对我肯定説，要是美洲獅〔在看守兽尸的时候〕被人追捕，那它从此就永远不再去看守兽尸，而是在大吃一飽以后，就远远地跑走开来。据他們説，美洲獅在被追捕时候非常机警；它先朝着直綫奔跑，然后突然照原路依照自己以前的脚印跑回来〔跳到旁边去〕，因此就讓獵狗跑过头去，使它們迷失找寻自己的方向。古阿索人飼养着特种小獵狗；这种獵狗(好像指物獵狗，pointer)懂得跳到獅子身上去咬它的喉嚨，而且时常單独咬死獅子。我从来沒有看到过一只比它更加可憐的动物会尝試去和这种像美洲獅那样巨大的野兽搏斗。因为这个地区的地勢不平坦，所以差不多所有这种野兽都一定会被獵狗咬死。很使人奇怪的是，獅子在安第斯山脉〔的〕这一边，却比另一边更加显出危险得多。在查求耳矿区那里，我听説有一个人被獅子咬死，而在这里，又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被咬死；可是，在巴姆巴斯草原里面，却从来沒有听説过發生这种情形。在智利境內，既沒有鹿，也沒有鴕鳥，这就使獅子不得不去咬死数目極大的牛；因此，它們大概就学会进攻人的本領。这里的獅子在飢餓时和在繁殖时期里，發出較多的哼叫声和咆哮声；这大概也表現出它的这种習性来。

13 日——我們从自己的飢餓的监獄〔考凱納斯溫泉〕里逃了出来，沿着原来的大路回去，并且借宿在克拉罗河(Rio Claro)边的一个村子里。第二天(14 日)我們从这里騎馬到聖斐南多城去。在到达这个城市以前，經过〔最后的〕一个內陸盆地；这个盆地向外扩展开来，成为一片大平原；而这个大平原又这样远远地向着南方伸展，因此在遙望远处的安第斯山脉的积雪的山峰的时候，它們就好像是聳立在海面上一样。聖斐南多就是我这次旅行所到达的最远的地点；它位在离开聖地亞哥 40 里格的地方。我就从这里轉了一个直角方向的弯，向海岸边走去。我們借宿在郎卡古阿附近的雅基耳(Yaquil)的金矿地方；有一个美国紳士尼克松(Nixon)先生在开采这个金矿。我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四天；其中有兩天我感到身子不适。尼克松先生就居住在这里；这里正在建造"特拉比契"(trapiche)，就是磨碎矿石的磨坊。矿坑本身离这里有几里格远，差不多是在一座高山的頂上。在到矿坑那里去的半路上，我們穿經几个大森林；里面的树木是櫟树(白槲，Roble)，就是智利櫟(chilian oak)[1]；这种树木从它的身材粗壯、叶子形狀和生長方式方面看来，确实应該得到这个名称。我們这次所走到北方最远的地点就是这里。我看到这里的一切事物，它們都使我强烈地回想到英格蘭的情景，因此感到很高兴。向南方望去，就看到一付安第斯山脉的优美風景，包括莫里納(Molina)所描写的德斯卡別柴多(Descabezado)在內。向北望去，我看到塔关塔关湖(Lake Tagua-tagua)的一部分湖面的風景，湖里有几个浮島(葛亥先生已經描写过它們)；这些浮島是由各种不同的死朽的植物所構成，在島的表面上生長着活的植物。它們在浮动着，島面高出水面大約 4 英尺；当有風吹来的时候，它們就从湖面上的一边飄蕩到另一边去，同时載运牛馬过去。

1) 智利的櫟树是和智魯島上的櫟树不同的。——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我們到达矿区以后,我們看到很多工人的面色蒼白,感到非常惊奇,因此就向尼克松先生探問他們的生活狀况。这个矿井有450英尺深;每个矿工一次要揹运一筐有104磅[1]重的矿石到外面来。他們在揹着这样重的东西以后,还要沿着梯子向上爬;这种梯子就是用兩根树干做成,擱放在矿井里的一層層地面上,成向上的折曲的路綫,在这兩根树干的表面上,刻挖成彼此互相交錯的凹口的踏級。甚至是那些年紀18—20岁的沒有鬍髭的靑年,虽然他們的全身飢肉还沒有完全發育,却也要揹运同样重的矿石,并且从差不多同样深的地方爬上来(在他們的身上,除了只穿一条短褲以外,其余部分都是完全裸露的)。一个沒有受到过这种工作訓練的强壯的男子,只要單單把他自己的一个身体从矿井底下搬运出矿井来,也就会累得满身大汗。他們干着这种非常沉重的工作,却只是吃一些〔煮熟的〕豆子和面包来过活。他們宁願專吃面包,可是他們的矿主們認为他們如果專吃面包,那么就干不了这样沉重的工作,所以就把他們看做是馬匹一样,强迫他們吃食豆子。这里的矿工的工錢;每月有25—30先令。他們要每隔3星期才能离开矿区回家一次;每次可以住在家里兩天。無論矿工的这些生活条件有多么的惡劣,可是他們仍旧还很願意接受这种采矿的工作,因为雇农的生活条件还要惡劣得多。很多雇农專靠吃豆子来过活,而且得到更加低的工錢。这种貧穷的主要原因,一定是由于封建主义形式的农田耕作制度所造成的:地主只給雇农一小塊土地,讓他去搭盖自己的住屋和耕种;为了报答地主起見,这个雇农(或是一个可以替代他的人)就要一輩子天天替地主做工,一些也沒有报酬得到。必須要等到这个雇农的一个兒子長大,能够靠了自己的劳动来賺錢和付淸他的租金以后,他才能够去耕种他自己的一小塊土地;当然,誰也照顧不了这塊土地。因此,貧穷就是这个国家的所有劳动阶層中間的非常普遍的現象。

在这个矿区里,有一条工作規則非常苛刻,它显然是保护矿主的利益的。矿工偸取金子的方法,就是先把矿石埋藏起来,以后在遇到机会的时候,就把它們偸运出去。因此,这条規則就这样規定說,要是矿区监督一發現有一塊矿石被埋藏起来,就要按照它的全部价錢作为罰金,在全体矿工的工錢里扣除去;因此,他們就不得不彼此互相监視了。矿石是用騾子向下运送到磨坊里去。我好奇地去詢問他們关于每头騾子所能馱运的矿石重量;据他們說,在平地道路上;它的正常运貨数量是416磅*。在騾子队里,一个看騾人照看6头騾子。可是,它們有着多么細長瘦弱的四肢,却能馱运这样巨大的重量;好像大塊的肌肉的忍受力要比它身体的能力大得多。騾子时常使我認为是一种最惊人的动物。杂种动物一定比了它的双亲当中的任何一个,具有更加强大的理解力、記忆力、頑强性、消化力和肌肉的忍受力。有人以为,在这里艺术〔人工〕已經胜过了自然界。

在把矿石搬运到磨盤上去以后,它就被磨成細粉;此后用淘洗法除去比較輕的顆粒,最后就用水銀提取出金粒来〔汞齐法〕。根据大家的記述,淘洗法似乎是一种非常簡單的方法;可是,在看到一股水流怎样非常正确地适合于金子的比重,把金粒从其他廢矿屑里

1) 我相信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一定要更加重些。——原注。〔在考察日記第二版里,改成"大約200磅"。——原書編者注〕。

* 据梅尔斯(Miers)先生說,在矿区(山地区域)里,每头騾子馱运312磅矿石。——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面很容易地分离出来的时候，眞会感到十分有趣。在看到这些分散在四周而沒有被水冲走的微細的金粒，最后竟能够积聚成相当的数量的时候，眞使人感到非常奇怪。在不久以前，有几个矿工因为停工無事，得到矿主允許，去刮取房屋和磨坊四周的泥土；他們在把这些泥土淘洗以后，竟能得到价值达到 30 元的金子。

有一个德国的标本采集家，叫做烈諾烏斯(Renous)，正居住在尼克松先生的家里。我由于听到烈諾烏斯(他被人錯認是智利人)和一个老年的西班牙律师之間的談話，感到很是有趣。烈諾烏斯詢問那个律师道，他对于英国国王派我到他們这里来采集蜥蜴和甲虫并且敲碎一些石塊这件事情有什么意見。这个老紳士仔細地想了一回，于是說道，"这却不是好事情，—hay un gato encerrado agui (总有一些說不出的原因在这里面)。决沒有一个这样有錢的富翁肯派出一些人来采集这一类廢物。我不欢喜这件事情；要是我們中間有一个人跑到英国去干这样的事情，那么你想，英国国王不是会馬上驅逐我們出境的嗎？"要知道这个老紳士，从他的职業說来，当然还是屬于最有教育的知識阶層的人哩！在兩、三年以前，烈諾烏斯亲自在聖斐南多地方的一座房屋里留下了几条毛虫，叫一个女孩餵飼它們，讓它們可以变成蝴蝶。这件事情傳聞到了全城的人那里；最后神甫和总督在一起开会討論以后，都一致認为这件事情一定是一种邪教；因此，在烈諾烏斯回来的时候，他就被当局逮捕起来了。

19 日——今天我們离开雅基耳，沿着一个平坦的河谷前进；这个河谷的形狀也和規洛塔河谷相似；丁德利第卡河(Rio Tinderidica)在这个河谷里面流着。就在聖地亞哥以南几英里的这些地方，气候变得更加潮湿得多，因此这里有很多用不到人工灌溉而草类生長得很良好的牧場。(20 日)我們沿着这个河谷前进，一直走到它伸展成为一个大平原的地方；这个大平原从海边一直到达郎卡古阿以西的高山为止。我們走了不久，就不再看到树木，甚至連灌木也看不到了；因此，当地的居民也好像是巴姆巴斯草原里的居民一样，找不到生火的木柴。我以前从来沒有听說有这一类的平原，所以在遇見了智利的这种地方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惊奇。这些平原被無数巨大的河谷所横切开来；在这里有几組〔高度不同的〕平原；所有这些情形显然表明出大洋的海水曾經在这里积留和后退。在这些河谷兩側的險峻的悬崖中間，有几个巨大的岩洞；当中有一岩洞很出名，曾經受到当地人民的祭祀。以前印第安人一定要把他們的死人埋葬在这个岩洞里，因此在这里曾經發現各种遺物。今天我感到身体很坏，此后一直到 10 月底，都沒有恢复健康。(21 日)騎馬前进，但只走了一小段路，于是不得不休息。(22 日)我們繼續走过几个不生树木的綠草平原，它們差不多像是巴姆巴斯草原；最后我們到达納維达德村(Navedad)，它位在拉彼耳河(Rapel R.)的河口的南面。今天我們經过無数群羊：它們都显得比牛更加發育旺盛。我們找到一个富有的农庄主人，他接待我們到他的海边的房屋里去住宿。(23 日)我在这里停留了整个一天，虽然我的身体不好，还是从第三紀地層里采集到了一些海生軟体动物的貝壳。(24 日)現在我們就一直向法尔巴来索前进；仍旧經过同样的平原。夜里，我極其疲乏；可是，碰上了特别的好运，得到些干凈的干草来鋪在我的床上。后来由于我想起这确实要比一切都舒适，因此感到自慰。如果我已經在英格蘭和身体很坏，那么就一定会認为干凈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干草和發臭的馬鞍布是一張非常可憐的床鋪了。

25日——需要迫使我急馳,因此我設法达到卡薩勃郎卡(Casa Blanca)。这是一件極其困难的事情;甚至是臥床生病,也差不多比这件事情愉快些。

26日——我派人到法尔巴来索去雇一輛馬車来,所以到第二天就到达科尔非德先生家里。

10月

法尔巴来索

9月27日—10月底——在这里,我就臥在床上生病,一直到10月底方才起床。这眞是可痛的时間上的損失,因为我本来打算要采集很多动物。艦長費支罗伊十分亲切地把軍艦的航行时間延長到11月10日,那时候我的身子才完全复原。在我离开軍艦的时間里,在軍艦測量工作方面發生了几个重大的变化。阿德文丘号船被出售了;因此,惠克哈姆仍旧回軍艦当海軍上尉。由于这个变化,大家就感到房間不够住;实际上,从各方面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而且不可避免的灾害。这只是造成了一件好事,就是現在已經放弃了那个本来必須去完成的以前在火地島的測量工作;因此航行反而更加明确起来了。因为房間缺少,画家馬尔登斯先生就不得不离开貝格尔艦。

11月

智魯島

11月10日——貝格尔艦向智魯島开駛。

21日——到达聖卡尔洛斯港。从現在的季节和差不多經常有南風这方面看来,我們这次航行是很順利的一次。这个島〔智魯島〕已經显出了一种十分使人愉快的景象来;太陽光正在明亮地照射着已經清除去树木的地面的草地上和陰暗的綠色森林。可是到夜里,大雨傾盆而下,还有大風吹来;这又使我們承認这里还是老样子的智魯島。

24日——今天派出一只舢板和一只捕鯨船,在沙利文先生的指揮之下,去測量智魯島东面的海岸〔就是它的内海岸〕;根据命令的規定,他們要在聖彼得罗島(St. Pedro I.)的南端和貝格尔艦互相会合。我也参加了这一次旅行,不过起初我沒有乘船,而是雇了一匹馬騎行到查卡奧(Chacao);这个地方是在島的北端。这条路沿着海岸鋪筑,时常穿过一个个生長着美丽的树木的海角。在这些树蔭下的小路上,就完全需要从头到底都用方木来鋪筑,好像我以前所写述到的那条通到卡斯特罗的道路一样。因为太陽光綫穿不进常綠森林的叶叢下面,所以地面潮湿〔和土壤柔軟〕,要是不采用这个鋪砌方木的办法,那么行人和馬匹都不能够通行过去。在我們小船上的一队人剛才搭好露宿的帳蓬以后不久,我也騎馬到达查卡奧村来了。在这个地方的四周的一大塊土地上面,已經清除了树木;在森林里面,有很多靜悄悄的美丽如画的角落。查卡奧以前是島上的主要港口,但是因为海峽里的水流和岩礁很危險,有很多船只遇險沉沒,所以西班牙政府就把当地的教堂燒毁,用这种方法專横地强迫大多数居民迁移到聖卡尔洛斯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不久，总督的赤脚兒子就跑到这里来察看我們的行动。他在看到舢板的桅杆頂上挂着英国旗以后，就用非常冷淡的态度問道，这面旗子是不是要經常在查卡奥地方飄揚着。有几个地方的居民，見到我們軍艦上派来的小船，非常惊异；他們希望和相信这艘軍艦是西班牙艦队的先鋒部队，是到这里来从智利的爱国政府手里收复这个島的。可是，当地的所有政府要人已經事先知道我們这一次預定的訪問，都表示非常的客气。当我們正在吃晚飯的时候，总督走来訪問我們。他以前做过西班牙軍队里的陆軍中校，可是現在却非常穷困。他贈送給我們兩头羊，后来得到了我們的回礼——兩塊布手帕、几件黄銅做的物品和一些烟叶。

25 日——今天下大雨，可是我們仍旧想办法沿着海岸駛到了华比列努(Hauapi-lenou)。智魯島的全部东面的景色都相同：这里是一塊平原，已經被河谷切割开来，分离成很多小島，并且完全被一片不通行人的深綠色的森林所复盖着。在森林的边緣，有几塊已經斫伐去树木的空地，它們圍繞着一些高屋頂的村屋。这些地方的平原只有 100—200 英尺高；在南方較远处的平原高度要大一倍。

26 日——今天的天气有特别惊人的晴朗。我們看到奥索尔諾火山正在噴出一团团的濃烟。这座極美丽的火山的形狀好像是一个正圓錐体，并且由于有积雪复盖而成为白色；它站立在安第斯山脉的前面。还有一座大火山，有馬鞍形的山峰，也正在从它的巨大的火山口里面噴射出一股股細小的蒸气柱或者白烟来。后来我們又看到高聳而又尖削的柯尔柯瓦多火山(Corcovado)；把这座火山叫做“el famoso Corcovado”(著名的駝背人)，真是名符其实。因此，我們就在一个地点同时看到了三座巨大的活火山，每座火山的高度大約都有 7,000 英尺。除了这三座火山以外，在更加远的南面，还有几个有白雪复盖的高聳的圓錐形山峰；虽然不知道它們是不是活火山，但是根据它們的起源看来，一定是火山。这里附近一帶的安第斯山脉的高度，决沒有像智利境内的山脉部分那样高；大概它沒有構成这样完整的一道分隔地球的兩个区域的障壁。虽然这条巨大的山脉是从北向南成一条直綫，但是由于我們眼睛的錯覚，看上去它好像总是有一些像半圓形；因为我們看过去那些最远的山峰和較近的山峰都位在同样的地平綫处，所以就不容易去断定最远的山峰究竟有多少远。〔这是由于空气的透明度和缺少一些位在中間地位的物体的緣故，所以它們就好像是排列成一个扁平的圓弧形了。〕

我們在中午上岸，到海角上去进行测量观察工作，同时看見一家純种的印第安人。这一家的父亲的面貌特别像約克·明斯特尔；几个年輕的男孩有着赤紅色的面孔，会使人錯看做是巴姆巴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从我所看到的一切情形里面，使我相信，〔美洲的〕各个部落虽然講着不同的語言，但是彼此有着很接近的亲系关系。这里的印第安人只能講極少的西班牙語，在彼此交談的时候就用他們自己的土語来說話。在看到这些当地土人已經从白种人的占領者們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文化程度(虽然还是很低)的时候，使人总是会感到很高兴。我們再向南面前进，看到很多純种的印第安人；实际上，有几个小島(例如考規斯島，Chauques，等等)上面的所有居民，全部都保留着自己的印第安人姓名。根据 1832 年的戶口調查，智魯島和它的附屬各小島上的居民有 42,000 人；大概这里面有大部分是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混血种的身材小的赤銅色的土人。有11,000人保留着印第安人的姓名,但是所有这些人不一定都是純种的印第安人。他們也都是天主教徒,他們的生活狀况也和其他貧苦的居民生活一样;他們种植馬鈴薯,而且也像火地島上的自己的同胞土人那样,在退潮时候到海边去拾取軟体动物来吃食。可是,据說他們到現在仍旧还保留着迷信的仪式,和有几个山洞里的鬼怪有来往。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仪式的詳細情节,因为以前凡是犯了这种罪的人,就要被送到利馬的宗教裁判所去受审。除了这11,000个有印第安人姓名的人以外,有很多其他的居民在外表上和印第安人相同,使人不能分清楚。列穆島(Lemuy I.)上的总督果密茲(Gomez)是西班牙的一对貴族夫妇后代,由于几代都連續和当地土人結婚,所以現在这个人已經变成一个印第安人。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規恩曹島(Quinchao I.)上的总督还在經常不断地吹牛說,他自己仍旧保持純粹的西班牙血統。这些印第安人屬于查惠斯(Chawes,或者Chahues)和拉果諾斯(Ragunos)兩个部落;他們双方都会講别里切(Beliche)語言的土語。可是,大家都不相信他們是原来居住在智魯島上的土人,却認为拜别尼斯人(Bybenies)是原来的土人,这种人講着完全不同的語言。这种土人在看到有这样多的外来的侵略者以后,就迁移到一个沒有人能准确知道的地方去了。洛烏先生在獵捕海豹的航行时候,曾經在特烈斯蒙特斯角南面的海峽里遇到一大群印第安人;他們也像彼利阿果阿斯人(periaguas)一样坐着用木板做成的小船和用槳来划船;在每只小船的船头上有一个十字架。这些人是不是智魯島上的古代居民的后代呢? 大家都認为,查惠斯人和拉果諾斯人是印第安人的后代,是从北方派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是"en comiendas",就是說他們已經接受了天主教并且要用苦工来报答它[1];簡單的說来;就是已經做了他們的天主教先生們的奴隶;也可以說他們是一个大部落的后代;这个大部落在奥索尔諾和其他的西班牙城鎮被占領以后就服从于西班牙人的指揮;起初西班牙人讓他們居住在卡勃盧科(Cabluco)的地区里面;后来他們就从这里扩展到其他的島嶼上面去。在原来的拜别尼斯人里面,只留下了不多几家人家,主要是居住在开倫島(Caylen. I.)上面,他們已經忘掉了自己的土語。印第安人仍旧还保留着他們的酋長,但是他們恐怕一些权力也沒有了[2];在土地測量員或者政府的其他官員到他們村子里来的时候,酋長就握着銀头拐杖出来迎接。(所有上面的这些情形,都是我从杜格拉斯先生那里听来的;他被我們雇用,在小船上充当領港人;他在这島上已經住了很久。)

我們在夜里走到一个美丽的小海港;它在考考埃島的北面。这里的居民在彼此窃窃私議,埋怨土地缺少。这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們不願意去清除地面上的树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的限制,就是不論在購买怎样小的一塊土地,除了付給土地測量員所規定的地价以外,还要附加每"夸德拉"(quadra,等于150平方碼)2先令的測量費。在土地測量員估定地价以后,應該再举行三次拍卖的手續;如果沒有人加价,那么購买者方才可以按照原定价錢購到这塊土地。由于所有这些苛刻的要求,就在居民極其貧苦的地方严重地限制他們去清除地面上的树木。在很多地方,用放火的办法去清除森林并沒有多大的

1) 参看洪保德的著作。——原注。
2) 眞的沒有。——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困难；可是在智魯島上，气候潮湿，树木的种类特殊，所以一定要先把它們斫倒下来。这一点也就是智魯島在繁荣發展方面的重大阻碍。在西班牙人統治的时代，印第安人不能有私有土地；如果有一家印第安人已經清除了一塊土地上的树木，那么他們就可能被西班牙人驅逐出境，而这塊土地則被沒收。現在智利政府正在推行一項公平的法令，賞給貧苦的印第安人土地；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狀況，分別發給一定数量的土地：每个酋長12"夸德拉"，他的寡妇6"夸德拉"，每个在民軍中服务的人也是6"夸德拉"，而每个老年人則是4"夸德拉"的土地。沒有清除去树木的土地价格非常低賤。当地政府把聖卡尔洛斯附近的一塊8.5平方英里的森林送給杜格拉斯(Dougias)先生，以便償付欠款；他是現在的土地測量員，上面这些情形就是他亲切地告訴我的；后来他就把它卖出，得到350元，就是大約70英鎊。

27日和28日——我們碰到了好运气，因为这兩天的天气晴朗；我們在夜里到达規恩曹島。这个地区是这个群島的开垦的中心地方；在附近很多〔較小的〕島嶼上面，差不多已經完全清除去了树木，而在主島沿岸則有一塊已經清除去树木的寬闊的帶形土地。〔有几座农庄房屋看上去好像是非常舒适的。〕我很想去探听这些人究竟怎样会得富有起来的。杜格拉斯先生就告訴我道，可以認为决沒有一个人是有經常收入的。每个人都足够供給自己一家人的日常消費，而且例如在火腿和馬鈴薯方面还有一些多余下来，并且把它們从荒野的地方用小船运載到聖卡尔洛斯去，在那里把它們去交换物品，例如換取他們自己不会制造的布織品和其他少数日常用品。一个最有錢的地主，說不定会在他一生的長期勤劳的生活里积蓄到了一千英鎊；可是全部的金錢都被藏放到一个秘密的角落里去了，因为这里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一只埋藏在地下的錢罐或者錢箱，普遍盛行着守財的風气。

29日和30日——星期日的清早，我們到达卡斯特罗；它是智魯島的古代首都。以前我从来沒有看到过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在这里还可以看出西班牙城市的普通的方形布置，但是在大街上和广場上，已經長滿了美丽的綠色的草叢，有几头綿羊在那里啃食着它們。那座〔矗立在城市中央的〕教堂，是由耶穌会[1]的有極大勢力的教团在他們被驅离开这里以前的不久时候所建造成的；它具有画景一样的美丽；它是完全用木板建造起来的，甚至屋面也是用木板鋪成的。在这种潮湿的气候里，这种木料竟会經历半个世紀，到現在不腐朽；这好像是一种使人惊奇的現象。在这个十分偏僻的世界角落里，我們的小船开来正是一件稀有的大事情，差不多所有的居民都跑到海灘上来看我們搭盖帳篷。他們非常客气，建議我們去住一座房屋，甚至还有一个人贈送我們一桶苹果酒作为礼物。下午，我們去拜訪总督；他是一个爱好安靜的老年人，从他的外貌和生活方式看来，好像比一个英国农民高不了多少。此后，我就騎馬出外，到附近一帶地方去考察地質情形。在城市背后，地面較高一些，一部分种植着作物，具有着使人愉快的景象。夜里下着大雨，但是这样的大雨还是很难把一大群圍看着我們的观众赶离我們的帳篷。有一家印第安人，从开倫島那里划着一只独木船来做交易，就露宿在我們的附近。在下大雨的时候，他們沒有避雨的地方。第二天上午，我們就向一个滿身湿透的年青印第安人問道，他这一夜是怎样度过

1）这原来不是耶穌会的教堂，而是教区的教堂。——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去的。他好像十分滿意，并且回答我道：“Muy bien, señor”〔很好，先生〕。

12月

列穆島——开倫島——聖彼得罗島——科諾斯群島——特烈斯蒙特斯半島

12月1日——今天我們向列穆島开駛。有人告訴我，这个島上有一个煤矿；我很想去考察它一下；原来这是沒有什么价值的褐炭*，它埋藏在砂岩里面；这些島嶼就是用这种砂岩来構成的。今天我們經过很多小教堂；它們的数目在全部智魯島上很显著；甚至在只有几家人家的村落里也有它的教堂。在我們到达列穆島的时候，要找到一个地方搭盖我們的帳篷，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这时候正是月初漲大潮，而陆地上到处都被直达到高水位綫的水边的森林所复盖着。不久，就有一大群差不多是純粹印第安人的居民包圍着我們。他們对我們到这里来这件事感到非常惊奇，并且彼此互相說道：“所以我們在最近几天里看到这样多的鸚鵡；丘考鳥(cheucau，一种特别的胸部紅色的小鳥，居住在森林里，發出非常特殊的噪叫声)却不是沒有緣故地叫着‘要当心！’”。他們立刻就很想和我們做起交易来。他們差不多对金錢都不重視，却很看重和十分急切地需要烟草。除了烟草以外，靛藍在价值上占第二位，再下面是辣椒(capsicum)、旧衣服和火藥。他們購买火藥的目的，完全不是把它用来杀人的；在每个小教区里都备有一支公用的毛瑟槍；在每次聖人节或者其他的节日，他們就要用火藥来当礼炮施放。这里的居民主要是靠了吃食軟体动物和馬鈴薯来过活。除此以外，在每年一定的季节里，他們还用“畜欄”(corrale)，就是水下的圍籬，去捕捉到很多魚；这些魚在潮水退落以后就被留在淤泥的海灘上。他們也有几个人飼养家禽、綿羊、山羊、猪、馬和牛；上面所举出的这些动物的次序，是按照它們在这里的相对数目的多少而排列出来的。这些人的待人态度非常亲切和謙虛，眞是我从来沒有遇見到的。他們見到我們总是开头先說道，他們是这地方的可憐的土人，并不是西班牙人，他們迫切需要烟草和其他生活用品。在开倫島(最南面的一个島)上面，水手們用一束价值3.5辨士的烟草换得兩只家禽(据一个印第安人說，在这兩只家禽里面，有一只的脚爪中間有皮膚，实际上是一种美丽的鴨子)；我們又用几塊价值3先令的手帕换得三头綿羊和一大捆羊葱。所有这些买卖，都采用貨幣單位来进行。一根烟草值价1先令；商人在和这些島上的居民交易所得到的利潤，是每半辨士的貨物本錢賺取1先令。在这里，我們的舢板停泊在离岸稍远的地方，我們恐怕在夜里会有强盜来搶劫。由于这一点，我們的領港人杜格拉斯先生就通知当地的警察說，我們經常布置一些帶有实彈槍枝的哨兵，因为我們不懂西班牙語，要是在黑夜里看到任何一个人，我們就一定要向他放槍。这个警察非常恭敬地同意这种措施是十分正确的，并且答允我們說，在这一夜里，决不准任何人离家外出。

* 褐炭(lignite)是褐煤的一种；在它里面含有很多还沒有受到多大化学变化的木質，因此它的形狀和構造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并且从外表上可以看出这一点来。褐炭的矿床埋藏得并不很深，它的矿層和泥沙層互相交叠在一起。——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 日——今天風停，我們只是达到列穆島的南端。(3 日）在我們上次訪問智魯島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島从来不会具有天气这样良好的日子。我想像不到会有比这里更加美观的風景；在这里的內海的水面上，可以用望远鏡看到安第斯山脉上的戴雪的圓錐形山峰；而在处处地方，都被五島鯨或者笨头笨腦的野鴨激起了水波。同时又因为悬崖上被香气扑鼻的常綠植物所裝飾着，使我对这种景色感到惊嘆；在那里有顏色鮮明的光滑的树干、有寄生植物、蕨类、像乔木的草类；这一切都使我把它想像做热帶地方的景色，只有气温不同的情形方才使我的想像力回复到現实方面来。

4 日和 5 日——这兩天的天气多風暴，我們只行駛到查瓜半島（P. Chagua)。这个地区的一般外貌仍旧是和以前相同；这里的人口更加稀少得多。在整个大島湯桂島（Tanqui I.）上面，差不多沒有一塊清除去树木的地方；树木的枝蔭，伸展到全島各处的海灘上面。今天，我注意到，在砂岩的悬崖上面生長着一些叫做"龐克"* 的非常优美的植物，它的形狀有些像大黄（rhubarb)，但是身材很巨大。当地居民吃食它的帶有酸味的莖干，并且用它的根来鞣皮革和制成一种黑色染料 1)。它的叶子近于圓形，但是在它的边緣有很深的鋸齿。〔我曾經量过一張叶子，〕它的叶子直莖差不多有 8 英尺（因此它的周圍長度至少在 24 英尺以上！）。它的莖干有一碼多高；每棵这种植物生長出 4—6 張这种巨大的叶子；因此在把它們合在一起看来，就使人感到它非常优美。

6 日——今天我們到达开倫島，它又叫做"el fin del cristiandad"（天主教世界的尽头）。第二天（7 日）上午，我們在萊列克島（Laylec I.）的北端的一座房屋那里停留了几分鐘；这是最南的房屋，南美洲天主教国家的尽头处；这座房屋实际上是一个可憐的小茅屋。这里的居民十分穷苦，他們时常利用自己的困苦情形来向人乞討一些烟草。我以前忘了写出下面一个事实来表明这些印第安人的貧苦情形：在几天以前，我們遇到一个人，他已經在恶劣的道路上步行走了三天半，当然还要同样几天走回去，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討回一把小斧和几条小魚的欠債罢了！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討回这样的一笔小債而要遇到这样多的困难，那么就可以使人想見，要購买这种最微小的物品也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了！我們遇到逆風，并且和很凶險的海浪作战；到晚上，我們才到达聖彼得罗島，这个島在智魯島的东南端的海里。在我們繞过海角的时候，斯都阿特和奥斯蓬兩先生上岸，去測定周圍各处的方位角。有一只狐狸（智魯島的，稀有的种）正安坐在这个地点，并且專心一致地凝視着他們的測量行动，因此也就讓我走近到它的背后去，并且用自己的地質槌一下子結果了它的性命。** 我們見到貝格尔艦停泊在这里；它已經在前天到达这里，因为天气恶劣，所以不能够去測量智魯島的外海岸。这次的最奇怪的观察結果就是：智魯島被多画長了 30 英里，因此就必須把这个島縮短它的所得出的尺寸的四分之一。

8 日——我們有一队人随着艦長費支罗伊想要爬到聖彼得罗山的山頂上去。这里的

1) "龐克"的英名 pange，在考察日記里改为 panke。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屬于桃金孃目。——譯者注。

* 它的莖干叫做"納耳卡"(Nalca)；实际上有时也就把这个名字去称呼这种植物本身。——原注。

** 考察日記第二版里，添写了下面一段話："这种狐狸比它的同类的大多数狐狸更加新奇，更加有科学意义，但是比較不聰明；現在已經把它陈列在英国动物学会的博物館里"。——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森林和这个島的北部森林的景象略为有些不同。在这里的森林里,落叶树木的比例数字比較大些。这里的岩石也不相同,是云母頁岩;这里沒有海灘,只有險峻的山坡,直降到海水下面去。因此,它的一般景色更加相似于火地島,却不像智魯島那样。我們想要爬到山頂上去,結果还是失敗了;这里的森林有这样的厚密,眞是任何一个沒有亲眼見到过的人都是很难想像到的:到处都是活树和死树交織成密集的一团。我可以担保說,在每一刻鐘的时間里,我們的双脚总是有几次接触不到地面,时常要在离地10—20英尺的树木上走路。有时候,我們好像狐狸一样,一个个互相跟随着从腐爛的树干底下爬行过去。在这些山的低下部分,生長着名貴的文特尔玉桂树,一种像黃樟(sasafrass?)的和叶子有香味的月桂树,还有我不認識的一些其他树木;它們被很多蔓生的竹或者竹藤交織成为一个整体。我們在这里正好像是一群正在魚網里面掙扎着的魚,而不像是任何一种哺乳动物了。在这座山的較高部分,則是灌木林代替了高大的树木,到处还散布着一棵棵紅雪松(red cypress),或者叫做阿列尔斯松(alerce pine)。除此以外,我很高兴地又遇見了我的老朋友——南美洲南部的山毛櫸树[1];可是,它們在这里变成了可憐的發育不全的树木,并且位在略低于1,000英尺的山坡上。因此从它們的外貌看来,我認为,从这里再向北不远的地方,一定就是这种山毛櫸的分布范圍的北面界綫了。最后,我們只好失望地放弃了爬到山頂去的企圖。

10日——今天沙利文先生率領着舢板和捕鯨船向前駛行,去繼續进行他們的測量工作〔只有我被留在貝格尔艦上面〕。第二天(11日),貝格尔艦也离开了聖彼得罗島〔向南駛行〕。

13日——今天我們开进瓜雅特卡斯(Guayatecas)——就是科諾斯群島(Chonos Archipelago)—的南部的一条海峽,并且立刻找到一个良好的港灣。(14日)幸亏我們能够及时駛进到这条海峽里面,因为就是現在突然起了狂風暴雨,正好像是在火地島那里所遇到情形一样。在深藍色的天空里,堆叠着一層層濃厚的白云,一塊塊像黑色破布片一样的烏云被狂風迅速地赶走过这些白云的身边。一条条重叠的山脉好像是朦朧的黑影;这是一付凶惡而又威严的圖景。正將西落的太陽,向森林里投射着黃色的微光,極像是酒精的火焰在一个人的臉孔上面所产生出来的光輝。海水由于有了無数飞濺的浪花而变成了白色;風一回兒靜止,一回兒又再在船具之間怒吼起来。風暴完全發出了它的一切威力。〔在几分鐘里面,天空显現出一条明亮的彩虹来。〕看到浪花对彩虹所發生的影响,使人感到非常惊奇;浪花在水面上散布开来的时候,就把普通的半圓形的虹变成了圓形:这条七色的虹彩的帶子,位在軍艦船尾兩边的海面以上,形成一个〔不規則的、但是又差不多是閉合的〕圓环。

15日—17日——这三天的天气仍旧同以前一样惡劣;可是对我說来,这一点并沒有多大意义,因为所有这些島嶼上的陆地完全都是不能够使人通行的。这里的海岸都是凹凸不平,因此如果要想沿着岸边走路,那么就必須〔在尖角的云母頁岩上面〕不断地爬上爬下;至于說道森林方面,那么我已經把它們描写得充分了;我將永远不忘記它們和寬恕它們;

1) 它的学名是*Fagus antarcticus*。——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我單單試一試穿进它的秘密的禁地时候，我的臉上、手上和脛骨上的伤痕就全都明显地証明了我受到了它的虐待。

18日——今天我們駛到了海面上。斯托克斯先生在前天被派到一只捕鯨船上，帶了三星期粮食，去測量科諾斯群島的北部，以后就在那里和我們会面。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只小船离开我們；这对于十門炮式的双桅横帆艦說来，是有一些事故了。約納斯（Jonas）脫离了軍艦（他可以去干任何一种人的事情）。（22日）貝格尔艦遇到順風，就到达了它預定必須开到的最南地点。到12日中午，我們又和南方告别，把船头轉身向北駛行，恰又遇到順風。从特烈斯蒙特斯角起，我們非常愉快地沿着高聳的受到暴風雨侵蝕的海岸航行；这一帶海岸因为有山丘的險峻的輪廓和差不多一直生長到懸崖的斜坡上的森林的厚密的复盖，所以非常引人注意。

21日——我們發現一个海港；在这一帶危險的海岸边，这个海港可以給遇难的船只很大的帮助。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根据附近一座具有極完整的圓錐形的山来找到这个海港；这座山的确要比里約热內盧的港灣的进口处的著名的塔糖山（Sugar-loaf）更加接近于正圓錐体的形狀。（22日）今天星期一，我成功地爬到了这座山的山頂上面[1]。这次爬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上山的山坡非常險峻，有些地方必須把树木当做梯子，攀升着它們才能够上山[2]。〔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地方生長着广大的倒挂金鐘屬（*Fuchsia*）的灌木林；它們正在开放着美丽的倒挂的花朵；可是，我們經过了很大的困难，方才爬行过这些灌木林〕。在这些荒野的地方，能够爬上任何一座山的山頂，都会使人感到非常高兴。尽管那个想从山上看到一些非常奇特的景色的模糊的希望时常会遭受到失敗，但是我在每次实現新的登山企圖的时候，总是从来沒有失望过。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認識到，每一付在高山上展現出来的偉大的景色，在我們的心头会引起一种胜利和驕傲的感情来。在这些很难有人来到的地方，还能够使你發生一种虛荣心，說不定会使你联想到自己曾經是第一个爬上这个山頂和欣賞这付風景的人。一个人总是很想去确定，在一个荒僻的地方，以前是不是有人来到过。說不定他会在这个地方拾到一塊帶着一只釘子的木片，并且在研看以后，好像在它的上面写滿了象形文字。我由于抱着这种好奇的感情，当發現在荒野的海岸边的一个突出的悬崖下面有一張鋪着野草的床的时候，就發生了很大的兴趣。就在这張床的旁边，可以看到火堆的痕迹，并且知道这个人曾經用过斧头。火堆、床和它們的位置的选擇，都表明出一个印第安人的灵巧；可是他恐怕不是一个印第安人。〔因为这些边远地方的印第安人早已絕迹了；这是由于天主教徒想要把他們一下子都变成天主教徒和奴隶的結果。〕后来我們在这里發現了一只捕鯨船的遺迹。这时候我就不禁發生了一种怀疑，以为那个把自己的床設置在这荒野地点的孤独的人，一定是一个遇难的船只上的可憐的水手；他曾經企圖沿着海岸向北走去。如果真是这样的話，那么在他走到目的地以前，一定是倒下和死去了。

1）它有1,600英尺高。——原注。

2）有大塊 *Fushzia* 〔Fuchsia〕的灌木林。——原注。〔正文里的方括号里的一段，是达尔文添写在考察日記第二版里的。——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3日——我們駛到海面上去，但是天气又惡劣起来，風暴从北方吹来，因此我們只好又再回头駛行，停泊在另一个小港灣里。(24日)在这里，我因为發現大量熔岩和其他火山形成物，所以感到很有兴趣。

28日——最后，天气好容易才允許我們駛行出去。当繼續不断的風暴一天天阻碍着我們的行动的时候，我們总是好像感到时間过得特別緩慢。我們这次的聖誕节，却沒有去年在特塞多港那里过的聖誕节那样使我們感到愉快。我們測量了30—40英里的海岸；下午，我們又發現了一个良好的海港，在軍艦剛才停泊以后不久，我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远处揮动着他的襯衫。于是，我們就派出一只小船到那里去，并且帶回兩个人。原来他們是北美洲的船員，因为受到了虐待，就在他們的軍艦还离陆地70英里的时候逃走了。他們一队人是由五个水手和一个軍官所組成；在半夜値班的时候，他們就一同放下一只小船，携帶一星期的食粮，想要沿着海岸划行到瓦尔的維亞去。可是，在他們登陆不久以后，这只小船就被巨浪击成粉碎了。这件事情發生在15个月以前；从此以后，这些可憐人就一直在海边走来走去，到处流浪，找寻不到出路，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他們不知道智魯島)。現在我們發現了这个港口，而且正巧在他們流浪到这里来的时候，所以他們眞是遇到了特別大的幸运。要是沒有这一个机会，他們就会一直流浪到老年，而且說不定就不再会有人来搭救他們了。在上次我們停泊的港灣里，那只在海灘上的床鋪正就是他們所遺存下来的。这一队人在那里宿睡过，后来就分散开来。他們現在还全部都在那里；后来我們又派小船去把另外三个人运載过来，而且有一个人已經在悬崖上面跌落下去而死亡了。他們在看到我們的小船的时候，在臉孔上表現出非常焦急的神色；这种情形眞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在小船靠岸的时候，他們差不多就要跳进水里去了。他們生活过得还好，因为在这里可以吃到很多海豹肉；他們就完全靠了捕食海豹和軟体动物来維持生活。晚上，我們去探看他們用蘆葦所搭盖起来的小茅屋。在几天以前，他們捕杀了九头海豹；他們把海豹肉切成一塊塊，把它們叉在木棒上，于是把这些木棒架在火堆上面，就这样去保存海豹肉。他們只有不多几件衣服，还有一本書(已經被手指握得污損不堪)，兩把小斧头和刀子；他們就用这些工具来挖空兩棵树，做成兩只独木船，但是都不适合于划行。他們在尝試沿着海岸向北走的时候遭遇到了困难，因而發生恐怖；这就是在經过海角的时候有一个人跌死了。有几个海灣要使他們走五天的路，才能达到海灣的頂端。后来，他們表示失望，只好放弃走到瓦尔的維亞去的尝試了！他們可以說是生活过得良好的。他們有一种安慰，就是时常可以得到很多柴火；他們把一塊火絨放在兩塊木炭中間，用鉄器敲击燧石而發出火花来，然后去吹木炭，使它燃燒起来，就用这种方法来生起火堆。他們在捕鯨船上所受到的待遇，并不見得比現在的生活坏些；可是，他們大概是因为毫不知道危險，所以采取这一种最無希望的冒險的办法来作为解救自己的藥方。貝格尔艦能够及时搭救他們，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考慮到他們所遭遇到的这些情形的时候，我認为，他們对日期的推算方面还很正确，因为他們認为今天是24日，而不是28日〔只相差4天〕。

29日——沿着海岸駛行，最后我們到尤烏契島(Yuche I.)那里停泊；这个島在特烈斯蒙特斯半島的北面不远处。(30日)上午，我們上岸去；我們發現，在这个島上却有很多良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好的野山羊，因此感到十分惊奇。獵人們立刻就捕杀了八头；这几头山羊足够使我們大家吃食到兩天的鮮肉。我以为，这些山羊起初一定是被以前西班牙的傳教探險团运到这里来的。除了我們以外，已經有人到过这个地方；我在这里發現有些树木在很久以前被斫去的痕迹，还有一个旧有的火堆和一种棚屋的遺迹。我推测这是一个曾經留守这里的海豹獵捕队所造成的。晚上，我們把軍艦轉移到一个舒适的小港灣里，这个港灣就位在几座高山的山脚下面。(31日)第二天上午，在吃过早飯以后，我們有一队人爬上附近的一座高山上去；这座山的高度是2,400英尺。山上的風景非常惊人。山脉的主要部分，是由巨大的、坚实的、突出的花崗岩的岩塊所構成；这些岩塊好像是从世界开始的时候起就已經和世界同时存在了。在花崗岩上面，复盖着一層板狀片麻岩(Slaty gneiss)；由于經过了很多世紀，这層岩石已經被侵蝕成奇怪的手指形狀的突起物。这兩种岩石層的外形不同，但是在它們上面都差不多同样地沒有植物生長。因为我們的眼睛已經差不多到处都看慣了連綿不断的深綠色森林，所以現在这种不生草木的情形就使我們感到非常奇怪。我非常高兴地去研究这些高山的構造。复杂的高大山脉使人發生一种高貴的永久不变的印象，可是对于人类和对于所有其他的动物都一样是沒有利益的。在地質学家看来，花崗岩是古典的地層；因为它的分布范圍广大，它有美丽的致密的構造，所以它要比多数其他岩石在更加早的古代就已經被人类所認識。花崗岩的起源問題，大概要比任何其他的地層的起源問題，引起了更加多的爭論。我們通常把它看做是基岩；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我們知道，这是人类所能够鑽探到的地壳里的最深的岩層。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認識范圍含有着一种巨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大概是跟随着这个范圍愈加密切地接近幻想的領域而增加起来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V〕1835年

1月

科諾斯群島——智魯島

1月1日——新年帶着一种像它在这些地方所应該有的样子而宣告它的到临。它决不用难以实現的希望來騙人:一个帶着不断的雨的强烈的西北風暴,預示着这个新到临的一年的情况。感謝上帝,我們不要再在这里耽擱到这一年的年底了;但願在那时候我們已經进入了太平洋;那里的藍色的天空才使人知道眞正是一个天空,而不是一个隐藏在我們头上的云層里面的东西。

4日——西北風仍旧占着优势;我們只能够設法橫渡过一个大海灣,停泊在另一个安全可靠的海港里。安松(Anson)勛爵的艦队当中的一艘軍艦安娜·品克号(Anna Pink),以前在天灾包圍它的时候曾經避难到这个地方來。我們派出一只小船載着艦長到海灣的尽头处去。我們看到多得惊人的海豹:有無数的海豹躺臥在每塊平坦的岩石上和有几处海灘上。它們显然具有一种和爱的性情,正好像很多的猪一样拥挤在一起躺着,睡得很熟;可是它們滿身都是污穢,發出惡臭,恐怕甚至是猪也会由于这些东西而感到害羞了。时常在海豹群的中央,有一群海鷗安靜地站立着。美洲兀鷹(Turkey buzzard)的耐性的但又是惡毒的眼睛,正在探望着每一群海豹的动靜。这种有鮮紅色禿頂的討厭的鳥,已經养成了一种專吃腐爛东西的習性,它在西面海岸一帶分布得很广;它們經常追隨着海豹,从这一点就可以明了它們所依靠的什么动物的死亡率了。

我們發現这里的水(大概只是表面的一層水)近乎是淡水,这是由于山地上的無数急流而产生的;这些急流,采取小瀑布的形式,从險峻的花崗岩的岩石上面傾瀉到海里。这种淡水吸引着魚类,而很多燕鷗、海鷗和兩种鸕鶿也追随着这些魚类而來。我們还看見一对美丽的黑頸天鵝和几只小海獺;这种海獺的毛皮的价値很高。在我們划回去的时候,我們又再看到,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海豹,在我們的小船划过它們身边的时候,都乱紛紛地急忙冲进水里去;这种情形使我們覚得非常有趣。它們并沒有長久留在水底下,却又游到水面上來,伸長了头頸追随着我們,表示出很大的惊訝和好奇。

在这些島嶼中間,完全缺乏印第安人;这使人感到十分困惑难解。他們以前一定是居住在这里的;甚至在最近一百年以內,还有一些印第安人在这里。我以为,他們决不会迁移到任何地方去,实际上他們会被什么东西誘惑而离开这里呢? 我們在这里正就看到了印第安人的大量的最上等的享受物品——海豹肉。我以为,这里的印第安部落一定已經被消灭了;这就是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趋向最后消灭的一个阶段。

5日——气压計表明說,我們將遇到好天气。虽然現在我們还处在逆風和大雨当中,但是我們也就行駛到海面上去了。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6日——艦長的信心因为来了美好的天气和南風而得到了报償。下午，我們使船首向風而停駛；于是艦長乘坐自己的小船出發，去察看附近的几个港灣。我們經过一只鯨魚浮尸的旁边；它还沒有發出很濃的腥臭来，蔓脚目动物和大寄生蟹就靠了吃食它来生活下去。这个龐大的尸体的皮膚、肉和脂肪都是完全粉紅色的。我以为，这种顏色是由于它的一部分發生分解作用而出現[1]。在特烈斯蒙特斯半島的一个港灣里，我們也曾經發現一只鯨魚的尸体，它被海水抛送到海灘上面，也具有同样的顏色。我在一看到鯨魚的时候，就时常会联想到巨大的动物化石。鯨魚对于一切現代的矮种生物說来，都显得是相差太大的。它应当是和侏罗紀时代的那些和它同样巨大的爬行动物同时生存过。

在我們出發以后，有一只法国捕鯨船駛行到貝格尔艦那里来，因此我們在回艦以后就遇見了这只船的船長。他最近曾經和兩只大船停泊在一起；当中有一只大船就是我們的老朋友勒第萊(Le Dilly)所率領的；这只船已經在福克蘭群島那里遇險损毁；因此看上去，法国政府还沒有对他們高价培养水手用的学校發生厭倦哩。

7日——我們在夜里向前駛行。那只法国船也老是尾随着我們，它以为，我們正在向某一个海港駛去；在这种临風的海岸上，一个海港正是捕鯨船不敢亲自去探求的宝物。我們遇到斯托克斯的船，他已經在一星期以前到达这里（洛烏港），我們的会合地点。这里的島嶼也像智魯島一样，是同样的第三紀地層，因此也生長着美丽的茂盛的植物。我們發現这里有一只从开倫島来的"彼了瓜"(periagua，就是独木船)；智魯島的土人們划着这只可憐的小船，为了捕魚而冒着極大的危險，到这一个分隔开科諾斯群島和智魯島的大海上面来。我以为，在不久的將来，在这些島嶼上面会有人来居住。在这里，有很多的貽貝和牡蠣；野生的馬鈴薯也大量生長着；我量过一个馬鈴薯，它是卵圓形的，它的最長的直徑是2英寸。斯托克斯先生和他的一队人煮食过它們，發現它們含有水分很多，但是滋味良好。这些智魯島人打算来捕魚；这里海獅的数目最多，这正表明出[大概是]有很多魚的。

从我們的停船地点望过去，我們还欣賞到安第斯山脉的四个巨大的积雪的圓錐形高峰的庄严景色。最北方的一个高峰是平頂的火山，而其次則是"著名的駝背人"(柯尔柯瓦多山)。山脉的本身則差不多隐藏到地平綫以下去了。

8日—14日——在这个海港里度着更加憂愁的日子；气候有这样的非常惡劣，而这个地区又是在性質上有这样的非常單調。

15日和16日——我們在15日开船，向智魯島的西南角駛行。第二天，我們本来打算要去測量海岸，但是天气又再变坏，只好把航路轉向，駛到哈佛島(Haufo I.)那里的停泊处。我們不幸遺失一个最好的船头錨；它是在拖拔上船的时候断裂的。晚上，我上岸去，从岩石里挖取出大量貝壳化石。这里有几个大岩洞；有一个岩洞，我無法看出它的內部長度；在相当長的时間以前，曾經有人居住在这个岩洞里。夜里下雨，好像雨是新奇的东西；在这个地区里，好像雨永远不知疲倦地傾盆下降。

17日——我們在第二天里面沿着智魯島外海岸的南部向北駛行。这一帶地区也和它的內海岸的情形相同，就是一片森林茂密的平原和面对着海洋的白色悬崖。再向北面，海

1) 它的外層的薄皮已經脫离去了。——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岸变得比較显露。我們在夜里作了一次順利的駛行。星期日(18日),在將近中午时候,我們到达聖卡尔洛斯。我們遇見沙利文先生和他所率領的舢板和捕鯨船;他已經作了一次順利的測量航行。

19日——清早,軍艦向外开駛,去測量英国沙洲。(English bank)。小船把我載送到梯努角(P. Tenuy)的岸上去;我在那里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地質情形。晚上,我們回到阿烈那角(P. Arena)的原来的停泊处。夜里,奧索尔諾火山發生很强烈的噴發;在半夜12点鐘时候,值班軍官看出有一个好像巨大的星球一样的东西;它的体积逐漸增大起来,一直發光到三点鐘左右;当时有很多軍官到甲板上来观望它。这时候,它显現出一种非常庄严的景色来。我們从望远鏡里面看到,在一大片鮮紅色的閃光的中央,有一些黑色的物体正在一个个接連不斷地被拋上天空里去,并且又再向下降落。这种閃光有相当的强烈,以致在水面上反映出了一个長長的明亮的倒影来。到第二天早晨,奧索尔諾火山的噴發好像又再停息下去了。

22日——艦長費支罗伊因为很想在智魯島的外海岸的几个地点測定方位,就決定派凱恩和我騎馬到卡斯特罗去,然后再从那里横过原島到西岸的庫卡奧教堂(Capella de Cucao)[1]。我們在租借了馬匹和雇用了一个向导以后,就在1月22日出發。在上路以后不久,我們遇見一个妇女和兩个男孩;他們也在走同样的路程,于是就和我們結伴同行。每个人在一路上都"亲热得像一家";在这里可以享受到那个很难在南美洲其他地方得到的特权,就是可以不帶着武器走路。起初我們的路綫所經过的一帶地方有很多山丘和河谷,而到卡斯特罗附近,地面就变得非常平坦。正像我以前所說的,道路本身建造得非常奇特,差不多都是用大木塊鋪砌成的;或者用寬闊的木塊直鋪,或者用狹長的木塊横鋪。在夏季里,这条路并不太坏;可是在冬季里,当路面的木塊因为下雨而变得很滑的时候,行路就非常危險。可是,智魯島上的馬已經养成了多么灵活的習慣,这眞是使人感到惊奇的。它們在跑过那些木塊已經分散开来的路面时候,就从一塊木塊跳到另一塊木塊上面去,差不多有像狗一样的迅速和可靠。在冬季里,木塊路的地面完全变成了一片沼澤,并且有很多处泛濫,所以就必須用斜木樁把[直鋪的]木塊固定在地面上,并且把木樁打入兩側的泥土里面去。这些木樁对于一个从馬上跌下的人很危險,因为跌倒在这种木樁上的机会并不少。在路的兩边,都生長着高大的森林树木;这些树木的基部都被竹藤互相交織在一起。当你偶然沿着这条林蔭大道向远处望去的时候,它就显現出一种使人惊奇的單調的景色来:一条白色的木塊帶子,到远处逐漸变得狹窄起来,隐失在陰暗的森林里面,或者在它的尽头处是一段盤旋到一个險峻的山丘上去的坡路。起初这一条路的鋪筑一定是非常艰难的。我听說,以前有几个人在尝試穿过这个森林的时候就丧失了生命。有一个印第安人第一个成功地穿过了这个森林,他从竹藤当中斫出一条路来,走了八天方才到达聖卡尔洛斯;西班牙政府因此奬励給他一大塊土地。虽然[这兩个城市的]直綫距离只有12里格,但是由于这种森林的性質特殊,筑路的劳力一定是耗費得很大的。在夏季里面,有很多印第安人就在森林里走来走去(但是主要是在树木不十分密集的較高的地方),搜

1) 参看本書后面所附的地圖。——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寻半野性的牛；这种牛靠了吃食竹藤和某些树木的叶子而生活下去。在几年以前，有一只英国船在西海岸[外海岸]那里遇險；当时就有一个这种獵牛的印第安人偶然地發現了它。这只船上的人已經因为粮食不够而开始挨餓了；如果沒有这个獵人前来救助，那么他們就不可能[穿过这个难以通行的森林]来解救自己。实际上，已經有一个水手因为在走进这个森林里的时候过分疲累而死了。印第安人在森林里走路的时候，就依照太陽来断定方向，因此他們在認路方面很有經驗；可是，他們在遇到一連几天的陰暗天气的时候，就沒有办法走路了。这就使人想起，在罗盤沒有發明以前，在航海上一定也采用过这种用太陽来定方向的办法。

在这条通向卡斯特罗的道路上，要經过很長一段距离才有人家。在这条路的兩端的居民城市之間，到現在我們只遇見3—4处已經清除去树木的地点，每处都有房屋。在这个季节里，一定时常有人来往。可是，主要的行路人是步行者；他們背負着沉重的五谷等到聖卡尔洛斯去出售，并且在那里購买布匹、辣菽等物品，回到乡間去脫售。这些人不到兩天就可以走完这条路。

今天的天气非常美好，無数正在盛开着花朵的树木使空气里充滿着香气；可是卽使是这种天气，也仍旧不能够使人消除森林里陰暗潮湿的印象。不但这样，还有無数已經死的树干，好像巨大的白色骨骼一样直立着，使人不得不以为这种原始的森林具有一种庄严的性質；在早已开化的地方的森林里，例如在英格蘭的森林里，就看不到这种現象。

我注意到，差不多所有巨大的树木都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而死亡。我对于这个問題無法找到解答的理由。我的向导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說，这是由于"恶劣的風"杀死了它們！在太陽下山以后不久，我們就露宿过夜。我們的女同伴的面貌有相当美丽；她屬于卡斯特罗的一个最高貴的家族；可是，她跨騎在馬背上，不穿鞋袜，并且交叉着双腿。她和她的兄弟完全沒有一种驕傲的神色；这使我非常惊奇。他們自己帶有食物；可是，在我和凱恩先生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們总是坐着瞧看我們，最后使我們感到相当惭愧，只好把食物分些給大家吃。夜里睛朗無云；我們就仰臥在床上，欣賞着天空里無数照明着森林里的黑暗的星星的景色；这确实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23日——我們在今天清早起身赶路，到下午二点鐘到达优美的安靜的卡斯特罗城。自从我們上次来到这里以后，老总督已經死了，有一个智利人被派来接替他的职务。我們帶来一封介紹信給他〔彼得罗先生(Don Pedro)〕，他以前的家境要好得多，可是現在变得十分貧穷，而且他的总督职务只是得到荣誉，却得不到报酬。我們感到彼得罗先生是一个非常好客、亲切可爱和大公無私的人；我以为，这是西班牙人的普通的特性，而在現在的克烈奥耳种族里(就是在智利地方)則是很难遇見到的。

24日——彼得罗先生替我們雇来壯健的馬匹，并且願意亲自伴送我們。我們就向南前进，大部分的路綫是沿着海岸，并且經过几个小村落；在每个村落里，都有一个好像倉庫一样的巨大的木头造的教堂。在卡斯特罗附近，我們看見一个显著的美丽的瀑布；虽然它很小，但是它的水像一片薄板一样瀉落到一个巨大的圓形水池里去。在水池周圍，有100—120英尺高的庄严的树木投射着一个陰暗的树蔭。在到达維里皮里(Vilipilli)的时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候,彼得罗先生請求当地司令官派給我們一个到庫卡奥去的向导。这个老年紳士願意亲自帶路;可是,他好久总是不能够相信,会有什么东西来誘引我們这兩个英国人跑到像庫卡奥这样的偏僻地方去。他反复地詢問道:"你們眞的要專門到什么地方去嗎?"当彼得罗先生詢問到庫卡奥去的路綫时候,他就回答說:"a los infiernos, hombre"(这眞是欺騙我的好事情吧?)。因此,我們就有当地的兩个最高的貴族陪伴着前进;从所有較貧苦的印第安人对他們的态度上面,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們的高貴来。可是,最初一个时候,一定不会使人想像到,这兩个人的确是具有紳士的風度的。到仲奇(Chonchi)以后,我們笔直地渡过一个島,沿着混乱的曲折的小路前进,有时穿过庄严的森林,有时則經过优美的已經开辟的田地;在这些田地上,谷物和馬鈴薯生長得很丰盛。这个丘陵起伏的森林地区,有一部分已經被开辟而种植了作物;这种景象使我回想到英格蘭的比較荒僻的地方,因此在我的眼睛里看来,它使我感到非常优美。在路上,我們遇見一小群牛;居民剛才把它們集合起来,进行"罗第奥"工作[清点牛群]。这里和巴姆巴斯草原或者智利的"罗第奥"不同;在后面这兩个地方,用不多几个人去把好几百头牛集合在一起来清点;可是在这里,却是驅赶的人比牛还要多!在这里,用獵狗去獵取牛;这些獵狗好像我国的困牛狗(bull-dog),会用咬住牛的耳朵和鼻子的方法去捕捉和困住牛,一直等到獵人跑来用套索抛到牛身上和捕住它們为止。在巨大的庫卡奥湖的岸边,有一个村子叫做維林索村(Vilinco);在那里,只有少数已經斫伐去森林的田地;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印第安人。庫卡奥湖的長度是12英里,从东向西伸長,由于当地的地形条件,在白天里,海風極有規則地吹来,到夜里就寂靜無風;这就引起了一种奇怪的迷信說法;实际上,这种現象也好像那种在聖卡尔洛斯地方講述給我們听的迷信現象一样,是一种眞正的奇蹟罢了。

这条到庫卡奥去的路非常坏,因此我們就决定去乘坐"彼了瓜"(periagua)。这个司令官用最威严的口气,命令六个印第安人划船,送我們到对岸去,甚至也不願告訴他們究竟付不付船錢。"彼了瓜"是一种形狀奇怪的粗劣的小船;可是,船上的这几个人还要奇怪;我想,世界上恐怕再也不会有六个比他們更加醜陋的矮子同坐在一只船上的了。可是,他們划船划得很好,并且也很高兴。划尾槳的人用印第安語說着一些不清楚的話,并且發出奇怪的叫声,很像是一个赶猪人在赶猪的样子。虽然我們在輕微的逆風下开船前进,但是仍旧在夜色已临以后划到了庫卡奥教堂;他們每小时划行3英里。在这个湖的兩边,全是一片接連不断的森林。在我們所坐的这一只"彼了瓜"上面,还裝运着一头母牛。初看起来,要把这样一头巨大的动物牽到这只小船上去,好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是,这几个印第安人就在一分鐘里面搞好了这件事。他們使母牛沿着小船的一边站立着,并且把小船向它傾側过来,然后把兩支木槳伸进它的腹部下面,把木槳的一头擱放在船边上,于是就靠了这兩根杠杆,把这头可憐的动物巧妙地翻身滚进船底里去,头脚顚倒了过来[后来就用繩子把它捆縛起来]。在庫卡奥地方,我們遇到一个沒有人住的茅屋(这是一个神甫的住屋,他在訪問当地教堂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們就在这里生起火来,煮燒自己的晚飯,感到非常舒适。

庫卡奥地区是智魯島的整个西部海岸上的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这里大約居住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三、四十家印第安人；他們分散在沿岸三、四英里的范圍里，在这一帶沒有西班牙的居民。他們和智魯島的其余各地方几乎是完全隔离开来的；他們除了有时多余一些从海豹的脂肪里熬制出来的动物油以外，簡直沒有什么貿易可說。他們穿着很好的衣服；这些衣服的布料是他們亲自織造出来的；他們也有丰富的食物。可是，他們好像还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滿足，仍旧自卑到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的程度。我以为，前面这一种情緒，主要都是由于地方当局对他們采取粗暴手段和濫用权力而造成的。我們的同伴虽然对我們非常溫和有礼，可是对于这些可憐的印第安人却完全不同，把他們看做好像是奴隶而不是自由的人了。他們命令印第安人預备食粮和借用他們的馬匹，却从来不对原主客气地說明付多少錢，或者倒底付不付錢。第二天（25 日）早晨，当这几个［可憐的］印第安人單独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們立刻就把雪茄烟和馬太茶送贈給他們，讓他們高兴起来。我們又把一大塊白糖分送給所有在場的人，他們都帶着極大的好奇心来嚐着这种糖的滋味。这些印第安人就用下面的話来結束了他們的一切怨言：“这完全是因为我們都是穷苦的印第安人，不懂什么事情；可是在我們有一个国王的时候，情形就不是这样了。”的确，我以为，一只小船上的船員，在帶了一面西班牙国旗上岸以后，就可以占領智魯島了。

第二天早飯以后，我們騎馬向北走了几英里，到王塔莫角（Punta Huantamó）。这条路沿着一个很寬广的海灘鋪筑；在这个海灘上面，卽使在好几个晴天以后，仍旧有凶猛的拍岸浪冲激过来。据当地的居民告訴我說，在有强烈的風暴吹来以后，海浪的怒吼声極大；甚至在这一帶多山的森林地区里的、至少有 21 海里远的卡斯特罗地方，也能够在夜里听到这种声音。由于道路坏得难以行走，在各处陰暗的地方，路面就立刻变成一片眞正的泥沼地，所以我們在走到这个海角以前，經过了不少的困难。这个海角本身是一座裸露的岩石山。在这里到处生長着一种植物；我以为它很接近于鳳梨屬（*Bromelia*），当地的居民把它叫做“切坡涅斯”（chepones）。在穿过这些植物叢爬上山坡的时候，我們的双手都被抓伤得很厉害。我們的那个做向导的印第安人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褲脚管向上卷起来，以为褲子要比他自己的双腿的坚硬的皮膚更加柔弱些；这种情形使我感到非常有趣。这种植物結生出一种果实，它的形狀很像朝鮮薊（artichoke）的果实，里面包裹着很多果皮，含有滋味甜美的果肉；这里的人們对这种果肉的評价很高。我曾經在洛烏港看到，智魯島人就用这种果实来制造“奇奇”（chichi），就是像苹果酒（cider）的果酒；因此［正像洪保德所說的那样］，差不多各地方的人都找到了一种用植物界的果实来做成飲料的方法，这句話是十分正确的。

王塔莫角以北的一段海岸，非常凹凸不平和破碎不全，并且面临着無数的破浪石；海水永久不断地在它上面咆哮着。凱恩先生和我急切想要回去，以为要是可能的話，就沿着这段海岸步行过去；可是，甚至是印第安人，也都說这件事是完全做不到的。他們告訴我們說，曾經有人从庫卡奧笔直穿过森林走到聖卡尔洛斯，可是从来沒有人沿着这条海岸走到別的地方去过。在这些旅行里，印第安人只携帶烤熟的谷粒，并且每天很节約地吃食兩次。我曾經作了一些关于智魯島的印第安人的历史方面的調查。这些印第安人都用同样的語言来講話；这种語言叫做“柏里切”（Birliche）*或者“惠里切”（Williche），它和阿拉烏

* 在前面 1834 年 11 月 26 日的記事里，达尔文写成“别里切”（Beliche）。——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康人的語言不同，但是他們双方的問候方式差不多是相同的；这个字就是"馬利——馬利"，(Mari-Mari)，它的意义是"早安"。他們承認在自己中間有几个不同的宗派。可是，不能够相信拉果諾斯部落或者查惠斯部落从北方迁移过来(就是杜格拉斯的說法)，并且只承認前面一个名称。他們說，拜別尼斯人以前講說一种完全不同的語言。司令官以为，他們是从南方迁移来的。馬鈴薯的印第安語，叫做阿規那(Aquina)，一直到特烈斯蒙特斯角的南面都是相同的。在这里，他們有完全不同的名称。据說，这些居住在庫卡奧一帶的印第安人，原来是屬于哈佛島的，后来就被傳教士載运到这里来。同样地，傳教士們因为看到科諾斯群島那里航行困难而且危险，曾經用贈送礼物方法引誘智魯島上的居民迁移到开倫島上去居住。这种說法是和我們上次在洛烏港那里遇到的智魯島人所說的話互相符合的；这也完全表明出了这个群島的荒凉情形。以前我曾經听說，有少数殘存下来的拜別尼斯人主要就居住在开倫島上。恐怕这些人不可能是科諾斯群島原来的居民吧？

我明白，自从帕特利阿(Patria)的时代以来，印第安人的酋長們曾經完全被赶走掉。

26日——我們又再搭乘"彼了瓜"，渡过庫卡奧湖回去；到对岸以后再騎馬前进。全体智魯島的居民，利用这一星期的天气特別晴朗的机会，就用放火焚燒森林的方法来开辟土地。因此，四面八方都有一团团濃烟盤旋上升到天空里去。虽然当地居民在到处放火燒林方面非常热心，但是我从来沒有看到他們会有一次成功地把火势扩大起来。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司令官一同吃午飯；直到天色已經黑暗的时候，我們方才到达卡斯特罗。我們在这里要購买一磅糖也买不到，而且我們所需要的刀子也是完全不可能得到；这个事实真是最好不过地表明出了我对于卡斯特罗的居民貧穷的看法。彼得罗先生認为这个原因就在于这里缺乏貨幣，只好大家采取用貨物来換取貨物的办法，因此一个手艺工人也一定要同时充当一个商人。有一个人需要購买一瓶酒，就不得不背了一塊阿列尔斯松木板去找寻交換者！

27日——清早，我們离开卡斯特罗；在騎行了一些时候，我們在一座險峻的山丘的斜坡上面，看到一幅寬广的大森林的風景(在这条路上，这是一个稀有的情形)。柯尔柯瓦多火山和拉加尔替加斯火山，正帶着驕傲的雄姿，矗立在远处的一片树木的上面；在这里的安第斯山脉的其他山峰上面，差不多都看不到有积雪复盖。我希望永远不再忘掉这一幅在別离以前所看到的屏園着智魯島的庄严的安第斯山脉的景色。当天夜里，我們又再露宿在無云的晴空下面。第二天(28日)，我們在天亮以前騎馬前进，上午就到达聖卡尔洛斯。我們正是及时地到达这里，因为在傍晚时候就开始下降大雨了。我現在已經清楚地从兩个方面来考察过智魯島：一方面环繞着这个島航行；另一方面則朝着兩个方向騎行，橫过这个島的內地。

2月

智魯島——瓦尔的維亞

2月4日——我們从阿烈那角开船，但是由于天气惡劣，不得不回駛，并且停泊在英国港(English Harbor)里。在最近的一个星期里面，我曾經作了几次短途旅行。这当中有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一次是去考察牡蠣的貝壳層；它已經上升到海面以上350英尺；巨大的森林树木就直接从这些貝壳里面生長起来。还有一次的騎馬旅行是到惠丘庫規角(Punta Huechucucuy)去考察。我帶了一个向导一同去；一路上他老是不停地告訴我每个小海角、每条小河流和小海灣的印第安語的地名。这里的印第安語言，也好像火地島上的語言一样，显然是特別良好地适宜于去称呼那些当地最不重要的地点。

我想，我們每个人大概都很高兴去和智魯島告別；可是，如果我們会把冬季的陰暗和不停的雨忘却的話，那么智魯島就可以算做是一个使人迷恋的島了。除此以外，这里的所有穷苦居民的朴素和謙虛有礼，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吸引人心的特点；可是，当我們去看到他們的道德的时候，正也像当地的天气一样，这里还存在着一种陰暗多于光明的观点。

5日——我們这一次沿着海岸向北航行，可是由于遇到多雾的天气，一直到2月8日夜里方才到达瓦尔的維亞(Valdivia)。(8日)这里的森林都沒有被清除过；这一帶的地質構造是和智魯島的中央部分的地質構造相同的，而且双方的外貌特点也是相同的。在沿岸各处，我們都見到裸露的岩石海角；这些地点的內地大都被高度不等的第三紀平原地層所复盖着。(9日)在我們到达这个海港以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們派出兩只小船到瓦尔的維亞城去。这个城市位在离开停泊处大約有9—10英里远的河边。在我們的停泊处，只有几个村屋和几座坚固的堡壘。我应当补充說一下，它只不过是在以前时候是坚固的，因为現在大多数的炮都已經被搬走到法尔巴来索去了。这个海港因为科克倫勛爵作过声势浩大的进攻而出了名；当时他在帕特利阿的軍队里服务。我們依照着一条河道前进，有时經过几間茅屋和几小塊在森林里开辟出来的土地，有时遇到一只載着全家印第安人的独木船。除此以外，就是一片厚密的森林了。瓦尔的維亞城位在河流的低淺的岸边，并且这样完美地隐藏在一个苹果树林里面，因此所有的街道簡直都是果园里的林蔭道了。我以前从来沒有看見过这种果树有这样的丰多。这里只有少数房屋；我甚至認为，它們比聖卡尔洛斯的房屋还要少些。这里的房屋完全用阿列尔斯松的木板来建造。这里的上層阶級人們在生活方式和習惯上都明显地高出于我們在智魯島上所遇見的上層人物。他們大概也含有較純粹的西班牙血液。除此以外，很难使人表明出，瓦尔的維亞是美洲的这一段西海岸上的最古的殖民地之一。

我們初次在看到这个安靜的小城的时候所發生的印象，的确是一个愉快的印象。有几个英国人侨居在这里(实际上，在南美洲各地都有英国侨民)；他們的人数最近增加起来，因为有7个逃跑的罪犯从望地門倫德島到这里来了。他們偸走了(或者是亲自建造了)一只大船，向这里的海岸直駛过来；在离开大陆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們把船鑿沉，改乘自己的小船前进。他們大約在一个星期里都娶了妻子；这些人都是著名的無賴汉；可是当地总督的意見却对于这个事实不加理会，反而認为增添了几个良好的工人，而可以对他有利。在所有这些西班牙殖民地上，我看出，犯了巨大的罪惡，只不过对任何个人作了極其小的輿論批評罢了；就是說，他們始終沒有受到处罰。聖地亞哥那里的智利人以为，英国人很难不去和那些有不誠实行为的本国人当中的任何人互相来往。这个原因一部分是由于他們具有寬恕、遺忘、宗教信仰的緣故。可是，我担心这种天主教式的博愛，不論是公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众的或者教会的，都主要是为了發財致富的目的。*

11日——今天我帶了一个向导出發，去作一次短途的騎馬旅行；可是，在这次旅行里，我只能够設法看到極少的一些关于当地的地質和居民的情形。在瓦尔的維亞附近，已經开辟的土地并不多；在渡过了一条离城几英里的河流以后，我們走进了森林；在到达宿夜的地方以前，我們只經过一个可憐的茅屋。这里和智魯島的緯度相差不大，只有150英里；可是，这种相差就使这里的森林景色具有一种不同于智魯島方面的性質。这是由于树木种类的比例略有不同而造成的。森林里的常綠树木已經显得沒有智魯島上那样多得無数，因此这种森林就帶有一种比較鮮明而生动的綠色。也像智魯島上的情形一样，这里的树木的低下部分都被竹藤交織在一起；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竹藤，大約有20英尺的高度，十分像是巴西的竹，生長成一个个紧密的叢林，因此就把几条河流的兩岸裝飾得非常美观。印第安人就用这种植物来制造他們的丘索槍，就是一种尖头的長矛。我們所住宿的住屋非常骯髒，因此我就宁可睡在門外；[在这几次旅行里，]通常总是在第一夜过得很不舒适，因为初次对于跳蚤在身上搔爬和咬嚙还不能够習惯，到第二天早晨，我确信，在我的兩条腿上，恐怕不再有一塊像銅幣(先令)那样大的皮膚，会在它的上面找不出一个小紅斑来；这种小紅斑正就是跳蚤咬过的地方。

12日——我們繼續穿过沒有开辟过的森林騎馬前进；在路上只有偶尔遇到一个騎馬的印第安人，或者是一队騾子从南方的平原上馱运阿列尔斯松的木板和谷物到城里去。到下午，有一匹馬疲乏無力，于是我們就在山坡上停下休息，从这里望見了一片美妙的"理阿諾斯"**的景色。我們在脫离了大片茂密的树木的四面包圍和遮盖以后，就感到这些曠野的景色非常使人神清气爽。森林的單調景色立刻就会使人变得非常厭倦。这一段西面的海岸，使我愉快地回忆到巴塔哥尼亞的那些自由的，寬广無边的平原，可是我好像帶有一种眞正的矛盾的心情，仍旧不能够忘却森林的寂靜是多么的庄严。"理阿諾斯"是这一帶最肥沃和有最稠密的人口居住的地区，因为它們具有一个極大的优点，就是在这些地方差不多完全沒有树木生長。在还沒有离开森林以前，我們穿过几片平坦的草地；在这些草地四周，圍繞着一些分散的树木；好像是英国的公园景色。通常平原好像是一种不利于树木生長的地方；这使人感到奇怪。洪保德以为，要設法去說明树木为什么在南美洲的某些地方生長和不生長的問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以为，地面的平坦情形显然时常在決定这一点。可是，我猜測不出为什么它一定是这样的原因来。在火地島的情形方面，平地上缺少树木的原因大概是由于蓄积了太多的水分；可是在班达奥利恩塔耳那里，馬尔多納多以北的地方，虽然我們看到那里是一种良好的丘陵地区，而且也有河流(森林沿着这些河流的兩边像帶子一样生長着)，却也像我以前所說的情形一样，这使我認为是最难解释的情形。

因为馬匹疲乏無力，我就決定在庫第科(Cudico)的教会那里住宿；我帶来一封介紹信給这里的修道士。庫第科是一个位在森林和"理阿諾斯"中間的地区。这里有很多村屋，

* 达尔文在以前所發表的考察日記里沒有提出这一段对于自己本国人的批評的話来。——譯者注。

** 理阿諾斯(Ilanos)是西班牙語，專指南美洲的这一帶的無树的草原。——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周圍有一塊塊种植谷物和馬鈴薯的田地；这一切差不多都屬于印第安人的。这座用木板建造的教堂很小，而且腐朽得很厉害。政府正在建造一所学校，以便招收印第安小孩去讀書。神甫告訴我說，很容易教会这些小孩去干任何的事情；这所学校就是一个訓練他們去干很多好事情的地方。所有这些受到瓦尔的維亞管轄的印第安人都是“已經变成信仰天主教的人”(reducidos y cristianos)。他們分成几个部落，各有自己的酋長；他們的爭执和犯罪由西班牙当局来裁断。我不十分明白，酋長除了具有压制他的下屬的权力以外，还有些什么权力。那些居住在更加北面的阿拉烏科(Arauco)和因彼略耳(Imperial)一帶地方的印第安人，仍旧还是很野蛮，沒有信仰宗教，不过他們全部都和西班牙人有經常的来往。这里有 26 个部落多少依靠着瓦尔的維亞政府；在这些部落的居住地区，都有西班牙侨民(他們被叫做“Capitanes delos amigos”)；他們的职务是替自己所居住的那个地区的部落当翻譯和向瓦尔的維亞的政府申請有关的要求。有三、四个部落的酋長对政府十分忠誠，曾經在战爭时期里替政府服务，因此每年获得 30 元(6 英鎊)的年俸；这是一种誘引物，可以使他們很滿意地經常安靜下去。有几个部落的人数很多。据說，有一个部落拥有 3,000—4,000 个印第安人。这里的神甫告訴我們說，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印第安人不大喜欢来望弥撒，但是在其余方面都表現出尊敬宗教。要使他們遵守結婚仪式，这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只要能够养活多少妇女，就娶多少妻子；一个酋長有时娶了十多个妻子；在走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分开的爐灶的数目来知道他有几个妻子。这种分灶的方法一定是防止爭吵的一个好方法。每个妻子輪流和酋長同居一个星期；可是，她們都要替丈夫織造外套和做其他家务工作。印第安妇女都想做酋長的妻子，認为这是一种光荣的事情。他們大家很容易犯的罪惡就是喝酒。說来好像是奇怪的事情，他們竟能够大喝起酸味的弱性的苹果酒来，以致使自己醉倒。可是，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們总是整天聚集在一起，不顧一切地喝这种酒，所以就会發生很大的危險和凶猛的毆打。所有南、北兩美洲的印第安人的癖性，都是特别急切地要找寻酒类所产生的兴奋。

那些居住在瓦尔的維亞以南的印第安人的普通衣服，是一种深暗色的羊毛短外套，下身沒有圍裙，只穿紧窄的短褲和脚絆；而那些在它以北的印第安人，則穿一种有褶皺的長外套，环繞全身，好像是高乔人的“奇里帕”(圍裙)。只要看到任何一个印第安人的衣服裝束，就可以指出他是从哪一方面来的。他們都是留着長髮，并且用紅色帶子束起头髮，但是在他們的头上不再加有别的复盖物了。在安第斯山脉的东側，也經常可以看到有这兩种裝束的印第安人。有些印第安女人在她們的耳朵上戴着形狀奇特的很大的銀制的飾片。我經常看見男人佩有一种相似的頸飾；从远处看来，它好像是白色的頸衣。我以为，他們的面部和我以前所見到的任何一个种族的面部都略有不同。他們的面色比較深暗些，他們的头髮并不太粗硬，而且比較丰多；他們的面頰骨突出得很高。他們的身材高大。他們的面部表情通常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并且表現出一种强烈的性格来；可以把这种性格或者看做是忠厚的直率，或者看做是狂暴的堅決。在路上，我們沒有遇到过任何一个有像智魯島上到处都可以遇到的那种謙虛有礼的人。有几个人向我們急速地喊着“馬利——馬利”(早安)，可是大多数的人好像都不願意向我們表示任何的敬意。这种类似情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形極好像是幻想的;可是,这种長髮,这些严肃而多縐紋的面貌和深暗的臉色,使我联想到詹姆士一世(James I, 1566—1625)在老年时候的肖像。这些印第安人的态度傲慢的性格的發生原因,大概是在于他們对西班牙进行过長期的和多次获胜的战爭。現在所有南方的印第安人似乎大有繼續成为智利的下屬民众的希望。据說,他們是騎术很高超的騎士。他們并不时常去用套索或者投石索;只有在北方的部落里,才使用投石索。这个地区的常用武器是丘索槍。使人奇怪的是,要从这里的西班牙人那里探問一个甚至是最簡單的問題,也会遭遇到不少的困难。我曾經确信,將会由于某种情况而出現卓越的政权;并且以为智利的印第安語言和阿拉烏康人的語言完全不同;可是現在,我却相信双方語言是相同的。大部分的阿拉烏康人会講一些西班牙語。

晚上,我和神甫談話,感到非常高兴。他非常亲切和好客;他从聖地亞哥来到这里,并且已經設法用几种享乐物品布置在自己的周圍。他是一个略为受到过教育的人,因此就向我們痛苦地訴說这里完全沒有社交活动。这个人沒有什么特殊的宗教热心,也沒有什么事情或者职業去做,的确他的生活一定是多么的空虛呀!

13日——我認为不値得再在这里逗留下去或者再向前进,因此又再穿过森林回去。在路上,我們遇到七个外貌很野蛮的印第安人;这当中有几个是酋長;他們剛才[从智利政府那里]領取到一小笔年俸[这是因为他們長期对政府忠誠不变而每年奬給他們的]。他們都是面貌很美的人,并且一个个跟随着騎馬前进,帶着非常陰沉的臉色。一个老年的酋長帶領着他們在前头走着;我猜想他一定喝酒喝得比其余的人特别多,因为他的样子好像不但是非常严肃,而且又是滿臉怒容。在遇見他們以前不久,有兩个印第安人和我們結队同行;他們是从一个远处的教会那里走来,为了一件訴訟的事情到瓦尔的維亞去。里面一个是善良的老年人,但是从他的皺紋很多和沒有鬍子的臉孔看来,很像是一个老婆婆,而不大像是一个男人了。我时常請他們兩人抽雪茄烟:虽然他們早有准备地迅速接受了雪茄烟,并且我可以担保說,他們的心里是很感激的,但是他們却不願謙虛地向我表示感謝。要是一个智魯島上的印第安人接受了雪茄烟,那他就会脫下自己的帽子,馬上喊道,"願天主报答您!"(Dios le page!)。我的向导会得很流利地講述印第安語,因此我就听到很多他們的会話。在这种語言里沒有喉音,沒有一个字是从喉嚨里發出来的。在夜色將临以前,我們达到一种專門招待赶騾人借宿的貨棧房屋。在全部这一段道路上,还有兩座同样的房屋。这次騎馬旅行使我們非常厭倦,因为一方面是昨夜下过大雨,另一方面的巨大困难就是在路面上有無数横倒下来的大树。有些倒下的树木很大,不能够使馬跳躍过去,因此我們也就时常必需向路側多走5碼路,繞过每棵树去。

14日——中午,我們到达瓦尔的維亞;碰到好运气,就找到了貝格尔艦那里来的小船,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回到了軍艦上。我忘記講述到苹果树为什么适宜于这种气候的原因;苹果树在有些地方形成了森林;我認为,这些树木一定是偶然地天然生長出来的。有一个老年人曾經用苹果来做成很多东西,并且就用这些东西来証明他的格言:"Necesidad es la madre del invencion"(需要是成功之母)。他在把苹果做成苹果露以后,再用某种方法从苹果的滓渣里提取出一种白色的很香的酒精来(有很多軍官嚐过这种酒的滋味),他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也会得釀造葡萄酒。他还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获得了很甜的和滋味良好的糖漿，他就把它称做蜜。这些东西的制造方法，都用不到人們去耗費很大的注意力。

18 日——我［和一队軍官］渡过海灣到一座叫做年勃拉（Niebla）的海灣那里去；这座炮台就在我們所停泊的地方——畜欄（corral）——的对岸。这座炮台的建筑物已經达到完全毁坏的狀态，而炮車也完全腐爛了；因此，惠克哈姆先生就对炮台指揮官指出說，这些炮車只要命中一炮，就会全部倒下成为碎片。这个可憐的指揮官，还企圖維持自己的炮台的威信，于是就严肃地答辯道：“不，先生，我可以担保說，它們还受得住兩炮哩！”以前西班牙人一定打算要把这个地方筑造成一个难以攻破的据点。現在有一大堆像小山那样高的水泥堆放在院子中央；它的硬度簡直可以和它下面的岩石的硬度比一个高低。它是从智利运来的；它的价值是 7,000 元。由于革命爆發起来，这堆水泥就被擱下来沒有利用；現在它就在这里变成了一座标明出西班牙的偉大已經垮台的紀念碑。我想要走到一座离开这里大約有一英里半的房屋那里去，但是我的向导說道，要是笔直地穿过森林走过去，那是完全办不到的。可是，他又建議可以引导我去依照着牛蹄踐踏出来的很多小路而走一条最短的路綫；这条路綫仍旧使我們走了至少有三个鐘头！这个人專門在干獵取失散的牛的工作；虽然他对这些森林一定是非常熟悉，但是在不久以前，他仍旧在森林里迷失了道路，兩天沒有吃到东西。这些事实正良好地說明了这一帶地方的森林是很难熟悉的。我时常想到下面的一个問題：一棵倒下的树木所留下的任何一种痕迹，倒底可以保留到多少長的时間呢？这个向导曾經指給我看一棵倒下的树木，它是在 14 年以前被一队逃亡的保王党人斫倒下来的；我就根据这棵树的目前情形来作判断，推測出一根直徑 1 $\frac{1}{2}$ 英尺的树干經过 30 年以后就会变成一堆垃圾。

20 日——在瓦尔的維亚的年代記里，今天是一个可以紀念的日子，因为当地年紀最老的居民都經受到了他一生当中最厉害的大地震。1822 年，这里有几个居民曾經在法尔巴来索經历过最可怕的大地震；他們認为现在这一次也有同样的猛烈。我很难相信这一点，并且以为，在地震的时候，也像在風暴的时候那样，时常最后的一次是最凶猛的。我当时正在海边，躺卧在森林里休息。这时候地震突然發生了；虽然它一共經过了兩分鐘（但是好像这个时間更加要長得多）。地面的搖动使人很显著地感觉到。我和我的僕人都覚得，这一次的震波是从正东方向傳播过来的。这时候直立站着也并不困难，不过这种振动簡直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以为，这好像是一个人在薄冰上面滑动时候所感覚到的情形，或者是一只船在有侧面小波的水面上向前行进时候的摆动。

像这一次的猛烈的地震，馬上就打破了我們的最根深蒂固的联想：地球这一个完全坚固不破的象征，竟好象液体面上的一層薄膜一样在我們的脚底下移动起来了；在这一刹那，使我的心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动搖不定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平时虽然經过很多鐘点的仔細考虑也产生不出来的。在森林里面，当微風吹动树木的时候，我只是感覚到地面有些顫动，却看不到地震的任何其他的后果。在这一次的地震时候，差不多所有的軍官正在城里；他們所看到的景象是非常可怕的。所有的房屋都是用木料建造，沒有倒坍，只有少数房屋損坏。大家預料会看到教堂变成廢墟。可是，这些房屋搖动得非常可怕，同时木板也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跟着碎裂开来和有一部分釘子松脫下来。这些連帶着發生的情景，和所有居民在臉上所显現的恐怖狀況，也引起了人們对地震十分可怕的印象；每一个亲自看到和感覚到地震的后果的人，都会發生这种印象。这时候在森林里面，它反而使人認为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現象，却决不是一种使人發生恐怖的現象。地震对海潮的影响也是非常奇特的。这一次的强烈震动正發生在退潮的时候；有一个当时在海灘上的老婆婆告訴我道，海水非常迅速地流到高水位的标綫地方，但是沒有产生巨大的波浪，后来又再迅速地流回到它的正常的水位处去；这一点也可以很清楚地从海水浸湿的泥沙界綫来判明。她又說，这次海水也像普通的潮水一样上升，但是要迅速得多。在沒有几年以前，在智魯島地方發生一次輕微的地震；那时候也發生同样迅速的不正常的漲潮情形；可是它引起了很多毫無理由的惊慌。在晚上的一段时間里，还發生很多次比較微弱的震动，好像在海灣里引起了非常混乱的潮流；同时也發生了几次極强烈的震动。那个通常在活动的維拉利卡火山(Volcano of Villa-Rica)，是我們所能望見的安第斯山脉的唯一部分；它現在显得十分平靜。我担心我們將会听聞到公塞普森方面所發生的毁坏情形。我忘記提起当时軍艦上也很清楚地感覚到震动；有几个在船艙里的人就大喊起来，以为軍艦一定擱淺在海灘上和碰撞了海底。

21 日——我們把軍艦轉移到港灣进口处附近的停泊处去。在上一个星期里，在軍艦上达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快乐程度。有一天，总督来訪問我們，并且帶来了一船妇女。后来天气恶劣，使她們只好整夜留在軍艦上；这眞是我們和她們的極大的苦惱。她們在回去的时候，来了一次跳舞会，差不多所有在軍艦上的人都参加了跳舞。这些回去的人和瓦尔的維亞的人們都感到非常高兴。大家都認为这些太太是非常嬌媚的；而且更加使人惊奇的是，她們还沒有忘記怎样表示羞羞答答的样子来；这是現在智魯島上的女子完全不知道的一种艺术。

22 日——我們最后从瓦尔的維亞开船，繼續向北測量海岸。大約到北面 30 英里的地方，地勢就变得較低和更加平坦，而且地面也并不像以前那样完全隐藏在森林里面。我望見岸上有很多牛；还有几群騎馬的印第安人；他們显然是很有兴趣地在监視我們的行动。因为我們行駛得很接近海岸，所以他們大概在希望我們赶快擱淺損坏。在不久以前，有一只法国捕鯨船就在这一带發生了这种情形；在很短的时間里，船上的人們就遭受到印第安人的打劫，所有私人的东西都失去了。据說，阿拉烏康人所居住的这一个地区是智利最肥沃的地方。在庫第科那里，我的神甫朋友痛心地悔恨說，采用天主教的博爱精神是多么的浪費，并且希望所有的省份要一齐联合起来，徹底消灭印第安种族。

这里是一段危險的海岸；淺水区域一直伸展到相当距离的海面，而且巨大的海浪总是在直接向海岸卷来。一只船如果因为風息而停留在这样一种地位上，就会發生極大的不幸。这里的海浪把我們的一只鉄錨連 16 噚的鉄鏈都卷走了；我們只不过抛錨了一小时，在拔錨的时候，船身被海浪搖动得十分厉害，因此鉄鏈就突然斷裂成兩段了。自从离开英格蘭以来，这次是第六个鉄錨失落了！(23 日)我們得不到測量的好运气；每天总有一段时間要出現霧；我以为，这种霧就是智魯島上的大雨；我們現在正在有藍色天空的陸地上。

24 日——晚上，我們抛錨在莫查島(Mocha I.)的向風的岸边。我們同时看到五只大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船在航行，这眞是不尋常的奇景。它們是正在撈魚的捕鯨船。（25日）这个莫查島眞是一个找我們麻煩的島。今天我們环繞它航行了一周，繪成了一幅地圖；晚上，海浪滾滾而来，阻止我們停泊。接着就有猛烈的風暴从北方吹来；这种風并不轉变成南風，却在这不幸的地点繼續不断地吹着。（27日）艦長最后設法通过强烈的拍岸浪而登陸；在进行观測的时候，潮水退落，因此就不可能再使小船下水。第二天（28日）中午，拍岸浪較少；我們把軍艦靠近岸边。昨天的夜初，在我們停泊时候，軍艦因受到海浪冲击而發生一次强烈的急跳，錨纜被扯紧，但是軍艦仍旧全身固定不动，可是到今天上午，我們發現鉄錨已經断裂成为两半。这眞是很大的不幸；我們現在只剩下了一只鉄錨，因此再也不能去測量海岸了，必須北駛，在公塞普森那里靠了岸以后，就到法尔巴来索去，以便購备新的鉄錨来使用。

3月

瓦尔的維亞——公塞普森——法尔巴来索——坡尔第洛山口——門多薩——烏斯派拉太山口

3月1日和2日——我們的惡运眞好比是雪上添霜：現在我們又碰到了逆風。除了在軍艦上的人以外，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些很大的不幸多么使人感到苦惱。

3日——我們在軍艦上感覚到一次地震的極其猛烈的震动。有些人就把震动的运动去和錨纜升起水面的运动作比較，还有些人則把这种运动去和軍艦接触到泥灘的情形作比較。艦長費支罗伊在莫查島的时候，曾經听說，那些捕海豹的船只在上兩星期里已經經受到接連的地震的震动。

4日——当軍艦一駛进公塞普森的港灣时候，我已經〔乘小船〕在規烈規那島（Quiriquina I.）上登陸，并且在那里逗留了一天，而軍艦則还在搶風行駛到停泊場去。那里的农庄主管人騎馬跑来迎接我，告訴我上月20日大地震时候所發生的可怕情形："無論是在公塞普森或者是在塔尔卡花諾（Talcahuano，是公塞普森的外港），所有的房屋都全部倒坍了；有70座村庄被毁坏了；巨大的海浪差不多完全卷走了塔尔卡花諾的廢墟"。我不久就亲眼看到关于后面这种情形的無数証据：在它的全部海岸边，到处散布着木梁和家俱，正好像有一千只大船在这里遇了險。在这里除了横倒着無数椅子、桌子、書架等以外，还有几个村屋的屋頂；这些屋頂是被海潮帶运到这里来的，差不多还是完整無缺的。塔尔卡花諾的倉庫也被地震毁坏；大袋棉花、馬太茶（yerba）和其他貴重商品都被散乱地抛弃在海岸上。在我环繞着这个島步行一周的时候，我看出有無数岩石的碎片，根据那些附着在它們的表面上的海生的有机体看来，它們在不久以前一定是位在很深的海底，現在却被高高地抛擲到了海灘上来；这里面有一塊石头有6英尺長，3英尺寬和2英尺厚。就在这个島上面，也可以看出地震的摧毁力量的痕迹来；这也明显得好像在海灘上显出地震所引起的巨大的海浪的痕迹来一样。很多地方的地面發生了一条条朝着南北方向的裂縫。有几条靠近海边的悬崖那里的裂縫，达到整整一碼的寬度。有很多巨大的岩塊已經从悬崖上面崩落下来；到冬季里，在雨水开始下降以后，就会發生更加大的崩坍情形。地震对于那种構成这个島的基础的坚硬的頁岩所發生的影响，使人感到更加惊奇：〔有几条狹窄的山嶺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表面地層,完全被破坏成为小碎片。我以为,这种在新發生的破裂情形和移动地位的土壤方面所表現出来的影响,应該只限于表面的地層,因为要是不这样的話,在智利的全部地方就会連一塊坚固的岩石也沒有了;到將来,在我看到具有無数裂縫的地質断面以后,我就会明白这个理由了。我相信,这次地震的力量一定要比海水和悪劣天气在100年里的通常的侵蝕作用,更加厉害地促进了这个島的崩坏和体积的减小。

5日——我在塔尔卡花諾港上岸,此后就同艦長騎馬到公塞普森去。这兩个城市表現出了我从来沒有看到过的一种最可怕的、而且也是最有趣味的景象来。这种景象很可能对于一个以前已經知道这兩个城市的情形的人,会發生更加强烈的印象,因为这些廢墟变成了非常混乱的一堆,全部景色很不像是居民地点,使人簡直难以明白这次灾害的損失究竟重大到什么程度。很多人把它和以弗所(Ephesus,古代小亞細亞的城市)被地震毁灭的情形作比較,或者去和帕尔迈剌(Palmyra,聖經上講到的被地震毁灭的城市)和其他东方城市的地震圖景作比較。的确,同样也很难去想像到它們以前的景象和情况。在公塞普森城里,每一幢房屋或者每一排房屋,都就在原地变成了一堆廢墟或者一排廢墟;可是在塔尔卡花諾港,由于受到巨大的海浪冲刷,除了連續的一大堆磚瓦和木梁以外,只有几处可以見到殘留下来的牆壁,其余就很难辨認得出来了。从这种情形看来,公塞普森虽然并沒有达到这样全部毁灭的地步,但是具有更加可怕的景象,如果我可以用这样的說法的話,那么就是它具有更加生动的景象。这一次地震,正像我們在瓦尔的維亞所遭遇到的那样,是在上午11点半鐘开始發生的。大家認为,要是它在夜里發生,那么至少会有全市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亡。大概这时候也不是只死亡100个人左右,而是有很多人早已被埋葬在这些房屋的廢墟里了。在地震到来时候,地面可怕地搖动起来,但是沒有声音發生;这个地方的居民的經常的習慣,就是在一感覚到地面第一次顫动的时候,就立刻奔跑出自己的屋子外面去;这样才單單救出了自己的性命。在房屋倒坍以前,居民們很难跑出自己的門戶外去。一般都認为,这一次是过去智利地方空前未有的最猛烈的地震;但是因为这些非常猛烈的地震要經过一段有60—100年的很長时間方才發生,所以就不能够使人預先檢查出来。可是,即使是震动比現在这一次更加强烈得多些的話,那么它也恐怕很难使現狀再改变了,因为現在已經一切都完全变成了廢墟。我在看到了公塞普森的情形以后,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居民〕会得安全脱險这个問題。很多地点的房屋都向外倒坍,在街道中央形成一堆堆像小山丘一样的磚头和垃圾,因此我們就必須时常爬过这些几英尺高的小丘。也有一些地方的房屋向內倒坍。在一个有寄宿舍的学校里,学生的床鋪被埋葬在8英尺厚的磚堆下面,但是所有年輕的女学生都逃脫了性命。正像我剛才所說的,要是这次地震在夜里發生,那么这眞是多么可怕的一次大屠杀呀!英国領事罗斯(Rouse)先生告訴我們說,那时候他正在吃早飯,当第一次震动到来的时候,他就警覚地逃出門外去;可是,在他剛才跑到院子的中央的时候,他的房屋的一边已經轟隆隆地倒坍下来了。他那时候的腦筋还很清楚,就認为他只要一爬到已經倒坍的那部分廢墟上面去,那就可以平安無事了。但是因为地面还在搖动,身体不能够直立起来,所以他就在地面上爬行过去;当他剛才要爬上这个小堆上面去的时候,另一边的房屋也倒坍下来了,同时大木梁紧靠着他的头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边飞掠过去。一陣遮蔽天空的灰塵冲来，使他双眼不能够睁开，他的嘴里也被灰塵塞滿了；最后他終于跑到了街上。当时在几分鐘的期間里，震动一个接連着一个發生，沒有一个人敢走近到廢墟旁边去；也沒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有沒有因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茅草的屋頂倒坍到火堆里去，到处都突然竄起了火焰来。几百个人都已經知道自己完全破产，只有少数人設法得到一些食物来度过这一天。誰能够想到比这更加可憐和可怕的情景来嗎？当我看到人們因为感到一次小顫动而奔跑到自己的房屋外去的时候，我將永远不再去取笑他們了。并不是任何一个在船上的人，会得像現在一样亲眼看到地震的情形是怎样的。單單地震就已經足够把任何地方的繁荣消灭掉。要是在英格蘭的地面下，火山的焦点〔就是地震中心〕又再会發揮出它的威力来，那么这个地方的全部情况就会發生多么剧烈的变化！那时候，高大的房屋、人口密集的城市、巨大的工厂、美丽的私人房屋和公共建筑物，都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呢？要是这样的一种火山焦点会得用大地震来通告它的到来，那么就会出現一次可怕的人类生命的毁灭。那时候，英格蘭人民恐怕就会全部破产；所有文件、記录和帳簿就会像这里一样完全被消灭，而政府也就不能够去征收捐稅了。塔尔卡花諾的市鎮房屋建筑在几个山丘的脚下的一小塊平坦的低地上面；当时就有一次巨大的海潮（通常在地震时候同时出現），完全淹沒了整个市区；在房屋都被震到下来以后，海水所造成的毁灭情形也就能够想見了。有些居民就淹死在海水里，因为不断地滚滚而来的海浪一直上陆到5—6英里的距离处。那里的人們都向高地奔跑去。当巨浪迫近海岸的时候，它就碎裂开来，成为激浪；大家相信，它們要比最高的朔望潮高出23英尺。在这个巨浪以后，又跟随着来了兩个較小的巨浪；当它們退去的时候，很多能够漂浮起来的东西都被海水帶到大海里去了；因此，也就發生了規烈規那島上的破坏情形。这次浪潮的力量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在炮台上有一門炮和炮車；有几个軍官認为，它們的总重量大約有4吨，也被海浪向里面推动了15英尺。有一只良好的双桅縱帆船，本来在200碼远的海灘边，現在正好好地躺在市鎮的廢墟中間；这正是一个說明这次海潮的高度的最有力的証据。在巨浪到达市鎮里以前，大家看到，它把那些散布在海灣四周的村屋全部都冲走。有几只小船馬上朝着巨浪划行过去；这些水手們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在巨浪还沒有分散成激浪以前能够到达那里，那么他們就会平安無事。在这种慌乱情形当中，有一个四、五岁的英国男孩和一个老婆婆就跑上小船去，可是沒有人去把它划出到海面上去；結果激浪用巨大的力量把这只小船推送到市鎮上去，在那里就被冲撞到一只鉄錨身上，因此就碎裂成为兩半；这个老婆婆就被淹死了，但是这个小孩因为抱住了小船的碎塊，就被帶走到海面上去，經过了几小时以后就被人搭救起来，安靜地坐在小船里的橫木上面。那些停泊着的大船被海水冲得旋轉起来；有兩只大船互相靠近在一起停泊着，因为旋轉而把它們的兩条錨纜纏繞了三次；虽然它們停泊在36英尺的水深处，但是在几分鐘里面却变得擱淺在露出的海底上了。在这个港灣的另个地方，有一只大船被海浪拋擲起来，擱在岸上，并且又被它帶走；此后又再被拋上海岸和又再被帶走了！据說，这次浪潮是从南方海面上到来，并且沿路就使聖馬利島（St. Mary I.）遭受到使人可憐的毁灭。这一定是海浪經过最接近于南面的进口处而到这个港灣里来的。我相信，陆地和海面的永久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高度已經發生了变化，不过这一点要在我們回去的时候由艦長費支罗伊去进行調查。在塔尔卡花諾的街道里面，現在还留存着几个鹹水池；兒童們正在用破旧的桌子和椅子来当做小船，表現出了多么的快乐，但是他們的父母却相反地有着多么的悲伤。可是，我必須說，当看到大家还是多么高兴和活躍的时候，眞使人感到惊嘆不止。罗斯先生說道，这次不幸事件是普遍性的，所以这就造成了惊人的不同变化来。这时候，沒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比别人更加低賤，也不会有理由去怀疑自己的朋友冷淡無情；这种情形大概就是最悲惨的破产的結果。罗斯先生在自己的花园里有几棵苹果树。在地震以后的一星期里，他就和一大群人露宿在这些树木下面；起初他們好像是在举行郊游一样，感到非常愉快。可是，过了这个星期以后，就有大雨下降，因此他們就更加变得狼狽不堪了，因为很多人，連罗斯先生也在內，都是沒有地方可以躲雨。現在差不多大家都已經用木板搭起了小屋。那些用树枝和干草建筑起来的茅屋，是屬于最穷苦的阶級的人的，并沒有被震倒；現在那些最有錢的人就用高价租住在这些茅屋里。我們看見很多美貌的太太正站立在这些郎乔〔茅屋〕的門口。那些拥有产業的人已經到那里去了。这个城市已經被毁坏得这样完全，以致当地政府不能够决定究竟要不要另换地方建筑房屋，可是在近郊地方缺乏建筑材料。大家都知道，重大的不幸事件会使坏人变得更坏；到处都出現了很多盜賊；在英格蘭境內，我們一定看不到这些人把宗教和劫掠混合在一起的这类情形：他們在每次地面有小小的顫动时候，就用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胸口，并且喊道"misericordia!"(上帝饒赦我吧!)，而另一只手却尽可能伸进廢墟里去偸取东西。每一个已經設法搶救出自己的任何一些財物的人，就必須去看守住它們，因此这就使那些比較規矩的居民更加增添了困难。

至于說到这次地震的范圍，那么我們已經知道，在瓦尔的維亞地方已經感到它很严重了；在法尔巴来索那里，他們經受到一次猛烈的震动，但是它沒有造成灾害。所有位在公塞普森和聖地亞哥之間的市鎮，例如塔尔卡(Talca)、智朗(Chillan)等，都已遭到了毁灭；毁坏的力量一直达到聖斐南多；在那里，我們才看到只有一部分房屋被毁坏。我們可以去認为，聖斐南多和瓦尔的維亞兩地所受到的震动力有相同的大小，那么从地圖上就可以看出，它們和这里的距离差不多相等；因此，我們也就可以假定公塞普森是地震的中心地点。那一段受到地震的很大影响的海岸的長度，大約不到400英里。罗斯先生以为，震动从东方傳来；这种說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大多数最長的裂縫是成南北方向的，而这条路綫就相应于振动波的波頂。安土科火山(Volcano of Antuco)位在公塞普森稍北的地方；据說，它活动得很厉害。塔尔卡花諾的居民們說道，地震是由几个老年的印第安女巫所引起的；她們在兩年以前受到了一种侮辱，因此就施用了法术把安土科火山的火山口封閉住了。这种愚蠢的迷信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它表明出，当地居民已經得到一种經驗，观察出火山活动受到阻止的現象是和地面震动有关系的。在他們的知識不足以去說明这类現象的时候，他們就不得不用巫术来解决了；火山口被封閉住的原因也就是这样来被他們說明的。

公塞普森城也像通常一样，所有的街道都是彼此相交成直角：第一組街道成西南偏西和东北偏东的方向，而第二組街道則成西北偏北和东南偏南的方向。第一組方向的街道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上的牆壁确实要比第二組方向的街道上的牆壁比較完好些。看上去很可能去把安土科火山看做是地震的中心；如果可以作这种看法，那么这个中心就在公塞普森的北面不远处，而地震波的同心圓的圓周綫就和西北偏北和东南偏南的方向的牆壁差不多相合。因此，这一組牆壁由于重心的位置同时都脫离开牆基而比了另一組順着震动方向的牆壁更容易倒坍[1]。我們可以从公塞普森大教堂的倒坍情形方面来清楚地看出这兩組牆壁起有不同的抵抗力。这座良好的建筑物矗立在广場的一边；它具有相当大的体积；它的牆壁很厚，有 4—6 英尺的厚度，而且完全用磚砌筑；正面的牆壁朝向东北，变成了一大堆廢墟，这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断牆的巨大碎塊滚到了广場里去，好像是在高山的山脚处所看到的岩石碎塊一样。可是，兩側的牆壁則都沒有完全倒坍，不过产生了極多的裂縫；它們被巨大的扶壁所支持着，可以看出，在这次地震时候，扶壁毫無用处，因为它們好像被鑿子鑿去的一样，已經从殘存的牆壁的表面处起被完全砍除干淨，而这些牆壁則还独自直立着。在地面下一定發生一种旋轉运动，因为这些牆壁的牆帽上的几个正方形裝飾物已經被地震推移到了对角綫的位置方面去了。一般說来，在这个城市的所有各处，圓栱形的門和窗仍旧还很完好地殘存下来；有一个跛脚的老头子，在遇到地震时候，总是習慣地跑到某一个圓栱形的門口下面去躲避；可是在这一次，它也倒坍下来，因此这个老头子就被压得粉身碎骨而死了。

虽然我以为，振动是从安土科火山那里来的，就是从东北方面来的，但是我还不能理解到海浪从南方跑来的原因。可是我以为，一次地震会引起一次、兩次、或者三次海浪的原因显然不是很容易使人明白的。

这样猛烈的一个震动对于山泉的影响，当然是相当大的。有几个山泉就比平常时候噴發出了更加多的泉水来；也有几个山泉因此停止流出泉水来。有一处地方，从裂縫里流出了黑色的热水来；据說，在海灣里有气泡和污濁的水向上升起。有人就找出很多地質学上的理由去推測說，地球只是一个浮在液态的岩漿上面的硬壳，而火山只不过是通过这个硬壳的裂孔。在火山被封閉了相当时間以后，那种冲开火山口的增大起来的力量（不管它的性質究竟是怎样的），就可以强烈地引起地下岩漿的震动；在每次連續噴出岩漿的时候，在周圍的地区里就可以使人感觉到同样的振动；大家知道，这些振动逐漸变得愈来愈稀少起来；地震大概也随着这些振动而来，一直到最后这种扩展起来的力量被火山口里的压力所平衡为止。在沒有任何火山活动而發生地震的地方，我們可以認为，或者是岩漿被注射到地層的內部去，或者是在火山底下只發生了一次無效的噴發的尝試。在假定地球內部是液态的岩漿的时候，就不难去理解到，那些气体，就是巨大热量的化学作用的結果，一定是穿过裂縫向上噴出来；或者那些下滲到靠近岩漿的高热区域去的水，由于泥土的移动而被压上升。可以十分确实地感覺到，地震極像是一种半彈性物体在波动的液体面上的运动情形。这次地震的震动一定是十分猛烈的。規烈規那島上的农庄主管人告訴我說，那一天他騎馬出外，在路上忽然連馬一起滚倒下来。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緣故，又騎上馬背，可是又再被摔倒下来，但是第二次馬沒有跌倒。有几头牛也被震倒在地上；还有几头牛

1）我看出，安土科火山和公塞普森在同一緯度上，因此这个情形还沒有这样明确。——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悬崖的頂上，因此就被抛滚到海里去了。在一个島上，有70头牛被海水冲走而淹死了。当时那些牛極其恐怖，好像發瘋一样竪起尾巴到处乱奔。据說，有些放置在地面上的輕質物品就清楚地被抛上去和掉下来。法国副領事举出一个事实来；这个事实如果是确实的話，那就非常稀奇了，就是：通常在地震的时候，这里的狗就要大叫起来，好像在听到軍乐的声音时候的情形一样；可是这一次，它們却全部都在地震發生以前几分鐘里悄悄地离开了城市，并且站立在四郊的山丘上观望着。我以为，在过去的地震記載里，也有其他类似的事实出現。除此以外，大家还普遍傳說着，在这一天上午9点鐘，有些人惊奇地看到，有一群群数目大得惊人的海鷗和其他海鳥一直向着內地飞去。我以为，这种情形究竟对地震有多大的关系，的确还是疑問。我还記得，有一种类似的情形：列穆島上的居民們在我們划着小船到他們那里的时候，曾經喊道："这就是我們最近看到这样多的鸚鵡飞来的原因"。

我認为，要把我在公塞普森地方所亲身經驗到的感觉的全部总体都傳达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不打算再来詳細講述当地的景象了。有几个艦上的軍官比我先走到这个城市里去，可是他們虽然用了最生动有力的說話，还是不能够使人正确了解这次毁灭的慘象。这些建筑物曾經耗費了人类这样多的时間和劳力，却一下子都被地震摧毁了；看到了这种情景，眞使人感到悲痛和慚愧；可是，由于我們習慣上时常把这一类突然毁灭的情形归屬到很多世紀里連續發生的情形方面去，所以在看到了某一个时刻所發生的景象以后只是激起了兴趣，因此差不多立刻就会忘掉了一种对居民們的同情心。根据我的意見看来，自从我們离开英格蘭以来，簡直沒有看到过一种有这样深刻的使人感到兴趣的景象了。地震和火山爆發，就是这个世界所遭遇到的最巨大的自然現象。

6日——我渡过海灣到林昆(Linguen)去考察公塞普森的最良好的煤矿。原来它也像我以前所見到过的所有其余的煤矿一样，与其說是煤，倒不如說是褐炭，而且还是位在一个年代很近的地層里。現在沒有人在开采这个矿里的煤，因为在把这种煤堆放成一堆的时候，它具有自燃的特性。的确，有几只运煤船已經因此着火焚去。我找到艦長瓦耳福德(Walford)；他是施洛普郡人，正侨居在这里的一个优美的安静的河谷里。林昆离开奔索(Penco)的距离不远；奔索是公塞普森的旧港，在1751年被地震和同时發生的海浪所毁灭。从我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里的情形看来，那次地震的毁坏情形还沒有現在塔尔卡花諾地方那样的徹底。可是，使人多么惊奇的是，这里的人們虽然亲眼看到了这种毁灭的例子，却一定还要用磚石去建造房屋和巨大的教堂。

我对公塞普森的風景感到非常失望；陆地的輪廓很平淡無奇；在風景里，显現不出安第斯山脉的一部分和中間的高山来。这里的植物界的一般景象大都是和法尔巴来索方面相似，而不大相似于南方的潮湿森林。可是，在这里的河谷里仍旧生長着很茂盛的森林。在到公塞普森去的沿路一帶，我看不到艦長巴西耳·霍耳(Basil Hall)所講到的公园形狀的風景。大概，一个人在剛正从秘魯的貧瘠的沙地那里回到这里来的时候，方才会發生这种观感。

今天我感覚到有兩次显著的地震，而且还有第三次沒有被我注意到的地震。第一次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地震足够使一堆屋瓦發出格格声来。可是我还是相信，今天比了第一次大地震以来的任何一天都差不多要更加使大家脱离开震动。他們在这几星期里总是在盼望着那些最小的顫动到来。这些震动使大家在廢墟当中搜寻財产方面發生很大危險，因为那些断垣殘壁極可能时常会倒坍下来。

7日——在經过了最近这三个奔忙的日子以后，我們就开船向法尔巴来索出發。斯托克斯和奥斯蓬兩先生則离艦登陆，搭盖帳篷，就在岸上繪制地圖。我們这次前往和直接从法尔巴来索回来的航行，对于〔帳篷里的〕很多居民說来，是一个很大的方便；軍艦上的費用不足够，因此我們要尽可能运載給养回来。艦長把一个神甫帶上軍艦；我們發現他無家可归，并且已經在智利境内知道他的情況。因为这时候正括着北風，所以我們到天黑以前方才駛到公塞普森的港口。又因为晚霧下降，而我們的軍艦离开陆地很近，所以就抛錨停下。不久，有一只巨大的美国捕鯨船突然在我們的船边出現；我們听到一个洋基*在恳求他的水手們不要吵鬧，讓他可以靜听激浪的声音在什么地方。艦長費支罗伊就用响亮和清楚的声音向他高喊，要他就在原地抛錨。这个可憐的人一定是当做这个声音是从海岸上面的人發出来的，因为在这只船上立刻就升起了一陣可怕的吵嚷声，每个人都高喊道："快抛錨！放松錨索！落篷！"这眞是我从来沒有听到过的一件最可笑的事情。要是一只船上的全体船員都是船長，沒有一个水手，那么也不至于会發出这样的一陣吵嚷得很厉害的命令声来。后来我們又听到副船長在口吃地講着話，因此我就以为，所有的船員都在帮助他發布命令。

11日——在經过了接連的風平浪靜的日子以后，我們在今天晚上才到达法尔巴来索。第二天，我上岸到阿耳馬德拉耳(Almadral)**的科尔非德先生家里去住宿。

14日——在法尔巴来索和聖地亞哥之間，經常有双輪有篷的馬車来往；我就僱乘了一輛这种馬車出發；夜里借宿在拉多山(Rado Hill)的山脚下的一所驛站房屋里；第二天清早，到达聖地亞哥。

15日——卡德留(Caldcleugh)先生非常亲切地帮助我办到一切在越过安第斯山脉方面所必需准备的瑣碎的事情。18日，我就出發，取道坡尔第洛山口(Portillo Pass)到門多薩去[1]。我帶着我以前旅行时的向导馬利雅諾·貢薩列斯、一个赶騾人、十头騾子和一头"馬德利納"(madrina)一同出發。"馬德利納"就是母馬，在它的头頸上挂着小鈴；它是整个騾队的一种后母(stepmother)。看到这些騾子經常跟随着鈴声而行动，使人感到十分有趣。如果有四大队騾子一同在夜里跑到一塊牧場上去吃草，那么到第二天上午，赶騾人只要把几头"馬德利納"牽开得稍远些，于是搖动它們的头頸上的小鈴；这时候虽然有200—300头騾子，也立刻都会跑到它們原来的队伍里去。这些騾子对于自己的"馬德利納"的愛情，使我們省却了很多麻煩。如果用强力把一头騾子留住几个鐘头，然后再释放它，那么它也会像一只狗一样，靠了嗅觉力来追寻到自己的队伍，或者更加正确的說是，追寻到自己

* 洋基(yankee，美国佬)就是外国人称呼美国人的綽号。——譯者注。
** 在前面1834年8月2日的記事里，这个地名是阿耳明德拉耳(Almendral)。——譯者注。
1) 参看这本書后面所附的地圖。——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馬德利納",因为"馬德利納"是騾子的主要的恋爱对象。在我們的十头牲畜里面,有六头被指定依次輪流作騎行用,其余四头則輪流作馱运行李用。我們帶运了大批食物,防备万一我們在半路上会被大雪封鎖住,因为这个季节对于通过坡尔第洛山口說来已經是較迟了。今天上午,我們在离开聖地亞哥以后,騎行过一个寬广的已經燒去草木的平原,一直到达馬伊布河*的河谷的进口处。这是智利的主要河流之一;这个河谷在它伸进到安第斯山脉的第一条山脉的地点,兩边都是高峻的山地;它虽然并不寬大,但是很肥沃。这里有無数村屋;在它們的四周环繞着葡萄田和种植着苹果、油桃和普通桃树的果树园;这些果树的树枝由于美丽的成熟的果实的重量很大而向下弯折。晚上,我們走过一所关卡;我們的行李在这里受到他們的檢查。安第斯山脉要比这样多的海水更加良好地保衛了智利的边境。在高山的每側山坡上,只有少数狹窄的河谷,在那里設有关卡,可以通行;而在其他地点,就要險峻和崇高得多,因此就完全不能够帶領着馱运貨物的牲畜越过这些高山去。关卡上的官員对我們非常有禮貌,这一部分大概是由于我的护照是智利共和国总統簽發的緣故;可是,我应当对智利人的禮貌表示惊嘆。在这方面强烈地表明出了智利和英国的相同阶層的官吏之間的对比情形。我可以举出一件使我当时感到吃惊的事情来談談:在門多薩附近,我們遇見一个非常矮小、肥胖而又可憐的黑人妇女;她生着一个这样巨大的頸瘤,使过路的人不得不惊奇地向她瞧看一回;可是我看到,我的兩个同伴在瞧看了她一下以后,却好像很抱歉的样子,立刻脫下帽子,向她致以当地的日常的敬禮。在欧洲的下層阶級里面,究竟有沒有一个人会对于一个低賤的民族的一个有病和可憐的人表示这样同情的敬意呢?夜里,我們住宿在一个村屋里。我們的旅行方式是很愉快而自由自在的。我們在居住的地方借用一塊牧場給我們的騾子吃草,購到一些木柴,并且就在这塊牧場的一个角落里搭盖起帳篷露宿。我們自己帶着鉄鍋,在晴朗無云的天空下燒煮和吃食我們的晚飯,眞是絲毫沒有什么憂慮。

19日——今天我們騎着騾子走到这个河谷里的最后的、因此也是最高的一座房屋。一路上,人口的数目变得稀少起来;可是只要是可以用水灌溉的地方,都是非常肥沃的。这里的河谷非常狹窄,由礫石平原所構成,通常高出于河面几百英尺。把馬伊布河叫做河流,倒不如更确切地叫做巨大的山澗。它的河底坡度很大,而河水的顏色也混濁不清;当它在巨大的圓角石塊中間奔流过去的时候,它所發出来的咆哮声簡直是和海水的怒吼相同。可以清楚地听聞到,在奔騰的河水的喧嚷声里面,夾杂着石塊互相撞击的軋軋声。我以为,〔在这一部分河谷里〕,每一側的高山有3,000—5,000英尺高;它們的山坡非常險峻和裸露,岩石的顏色一般是紫色,層理非常明显;可是,它們的形狀并不粗野。如果这种景色不能够算是美丽的,那么無論如何也可以把它認为是惊人的和庄丽的。今天我們遇到几群牛;看牛人正在把它們从安第斯山脉里的較高的河谷那里向下游赶去。这种冬季就將到临的預兆,使我們不得不尽可能赶快在适宜于地質考察的时候做完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借宿地点,位在馬伊布河分成兩条支流——耶索谷河(R. del Valle del Yeso)和伏尔康河(R. del Volcan)——的地点以下約1里格处。这个河谷在离开这里的它的南面的河

* 馬伊布河的英文名字 Maypo,在考察日記里改为 Maypu。——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道以后，就比較直接地穿进安第斯山脉的主脉里去。我們所借宿的房屋位在一座高山的山脚旁边；在这座山的山頂上有聖彼得罗德諾拉斯科矿区 (the mines of San Pedro de Nolasko)；艦長海德曾經很生动地描写过他爬登到这座山上去的情形。我們望見騾子在盤旋曲折的山路上爬上山去。甚至在这个季节將終的时候，在山頂上已經有几个小雪堆了。它的高度一定至少有 10,000 英尺。艦長海德在听到在这一类特殊的地点竟会發現矿層以后，感到非常惊奇。这种情形的原因如下：第一，这一帶地方的金屬矿脉一般要比周圍的地層坚硬；因此随着山丘的逐漸風化，它們就开始露出到地面上来。第二，差不多每个工人，特别是智利的北部地区的工人，都有些知道矿石的外貌。在科金坡 (Coquimbo) 和可比亞波 (Copiapó) 兩个巨大的矿产地区里面，非常缺乏木柴；当地的居民就在每个山地上和山谷里到处搜寻木柴，因此这一帶的差不多最丰富的矿床都被發現了。在察农西洛 (Chanuncillo) 的矿区里，曾經在几年里面开采到价值好几百万英鎊的銀子；这个銀矿是被一个人偶然發現的；这个人曾經在那里拾起一塊石头，把它丢擲到自己的运貨的驢子身上去，当时他觉得这塊石头非常沉重，于是再去把它拾起来，發現它差不多是純銀；这条矿脉就在不很远的地方被發現了，它好像一个銀子的楔塊一样突出在地面上。有些矿工还时常在星期日那天，随身携帶一根鉄梃，到山地上去漫游，找寻矿脉。在智利的这个南部地方，有些人赶着牲畜到安第斯山脉里去，并且时常走到各个生有少量牧草的山谷里去放牧，因此他們也是經常發現矿脉的人。

20 日——当我們沿着河谷向上游走去的时候，植物就变得非常稀少；可是，还有少数很美丽的高山植物。鳥类和昆虫却連一只也沒有被我們看到。这里有少数被雪斑所标明出来的高山的山峰；这些高山彼此互相清楚地分离开来。河谷里都充滿着很厚的分成層次的冲积層。如果把安第斯山脉去和我所熟識的别些山脉作一个对比，那么在安第斯山脉的風景里面就有下面的几个特点使我感到最惊奇了。第一是河谷平坦，河谷里的狭長的平原由礫石所構成；河水就穿过礫石冲出一条河道来。地質学上的理由引导我去相信，这种礫石等是在古时海水占有这些山谷的时候，被大洋所沉积下来的。河流的冲刷力量只可能移动小砂礫罢了。如果情形确实是这样，那么安第斯山脉在很多其他山脉出現以后才發生的上升运动，就表明在这些高山的側坡仍旧紧靠在河谷兩边这方面。还有，第二是完全裸露的和險峻的〔斑岩的〕山丘的明亮的顏色，主要是紅色和紫色。第三是巨大的和繼續不断的像牆壁一样的岩脉。第四是具有明显的層理；在这些地層差不多成直立的位置的地方，它們就形成美丽如画的和粗野的中央高峰；但是在它們較不傾斜的地方，它們就構成一些沿着安第斯山脉的主脉边緣的巨大的整体的高山，也好像另一些位在比較中心的、很高的地点的地層情形一样。最后，第五是美丽的、顏色通常是鮮明的岩屑所構成的巨大的石堆。这些光滑的、沒有破裂开来的圓錐形石堆，有时要达到 2,000 多英尺的高度。

我时常观察到，在地面上長期有雪層复盖的地方，这些岩石好像很容易被冲坏成为碎塊。在安第斯山脉里，从来沒有下过雨。因此，被剝蝕的岩石数量很多。有时在春季里，偶然有大量岩屑从山上瀉下来，复盖在山脚边的雪堆上面，因此形成了很多年来的天然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冰庫。我們曾經騎行經过一座这种冰庫的旁边；这座冰庫位在永久积雪的雪綫下面很低的地方。今天，在一个很荒凉的空曠的河谷里，我們行經几个印第安人房屋的廢墟。以后我將再有机会来講述到这个对象。当天色將近深晚的时候，我們达到耶索谷(Valle de Yeso)。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平原；它以前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它的周界是由一座名符其实的冲积土的高山所構成；河流在它的一面山坡上切开一个山谷。有一些干燥的牧草生長在这塊平原上面；有一群牛散布在四周的地面上；我們欣賞了这一幅愉快的景色。因为在这个河谷里有一个巨大的白色石膏的矿床，所以这个河谷就得到了“耶索”(就是“石膏”)的名字；我想，这里的石膏層的厚度至少有 2,000 英尺；在这里的很多地点，石膏是十分純粹的。我和一队工人一起住宿；他們的工作是把这种矿物裝載到騾子背上去〔这种矿物是用来造酒的〕；同时他們还上山照看牛群。

21 日——今天我們很早就动身出發，繼續沿着河流前进；在我們还沒有走到山脉的脚下以前，河床在这个时候就已經变得非常狹小；这条山脉把河流分开，使河水分别流到太平洋和大西洋里去。以前所走过的一段路是良好的，有稳定的而且非常緩慢地上升的坡度，可是到現在它却变成了一条險峻的盤旋的弯曲的山路。安第斯山脉在这个山口附近，是由兩条主要的山脉所構成的，它們应当都有大約 12,000 英尺的高度。第一条山脉叫做彼烏規納斯山脉(Peuquenes ridge)，構成了一道分水嶺，因此也是智利和門多薩兩共和国的分界綫。在这条山脉的东面，我們就走上了一条緩和下降的、高低不平的山路；于是又再出現第二条山脉，叫做坡尔第洛山脉(Portillo ridge)；这兩条山脉之間的水流就在南方打开一个缺口，穿过这条山脉流出去。

我們就开始艰难地爬〔到彼烏規納斯山脉〕上面去，接着就第一次感覚到自己的呼吸有些發生困难。騾子們每次走了五十碼以后就要停歇一回，而且在休息几分鐘以后，这些可憐的順从的牲畜又再自动一齐向前赶路。智利人把这种因空气稀薄而發生的呼吸急促情形叫做“普納”(Puna)；他們对于这种情形的本質有一种非常可笑的說法；有些人說道，“这里的所有河流都含有普納”；还有一些人却說道，“凡是在有雪的地方，也就有普納”；这种說法显然是正确的。同路的人認为这是一种疾病，叫做“普納多”病(Punado)；他們指点給我看几个坟墓上的十字架；坟墓里的死者就是生了这种疾病而死的。我不相信这种說法，大概只不过是一个人患生了胸部或者心臟方面的某种器官毛病才死的；或者是一个人由于某种引起通常的呼吸困难的原因而死的。这时候我所得到的唯一感覚，就是我的头部和胸部感到有些脹痛，好像是在离开温暖的房間以后很快跑到严寒的天气里去的时候所得到的感覚。可是，甚至在这方面也帶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因为我在这条最高的山脉上面找寻貝壳化石的时候，就高兴得完全忘掉了这种“普納”。的确，步行所用的体力是非常多的，呼吸也因此变得更加深沉和困难起来；我簡直不能理解洪保德(和后来还有一些人)怎样会爬到 19,000 英尺高的地点去的。在基多〔厄瓜多尔的首都〕地方，旅居在 10,000 英尺的高地上几个月，就可以养成忍受“普納”的体格。可是有人告訴我說，有些外地人住在坡托西(Potosi，海拔 13,000 英尺)，在整整一年里面还不能够对稀薄空气完全習慣。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向上走了大約一半路的时候，我們遇到一大队人，帶領着 70 头駄运貨物的騾子。看到一長列向山下走去的騾子和听到赶騾人的野性的叫喊声，使人感到非常有趣；因为在这里沒有灌木，除了裸露的高山以外，再也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和它們作比較，所以它們看来就显得非常的小了。当我們走到山頂附近的时候，吹来的風通常总是又猛烈而且又非常寒冷。在山脉的兩側，我們都要走过寬闊的永久积雪的地帶；現在不久就要再添加上一層新的雪了。在这里，我第一次观察到一种叫做紅雪（Red snow）的生物〔雪球藻〕；北冰洋的航海家們曾經描写过它。后来，我用显微鏡来观察出，它是由很多含有微小的紅色球体的团粒所構成的；每个球体的直徑只有千分之一英寸；团粒外面有几層被囊。只有在那些被騾子的蹄所踐踏过的雪地上面，或者在迅速融化的雪堆上面，方才有这种顏色显現出来。当我們走到山背上面并且向着背后方面望去的时候，在我們面前就展現出了一幅庄丽的景色。只見到一片使人耀眼的透明的空气、一个非常藍色的天空、深深的河谷、杂乱的断裂的山形、那些在很多世紀里堆积起来的乱石堆、还有那些和积雪的静靜的高山互相对照的顏色鮮明的岩石，这一切东西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幅难以使人想像到的景色。除了几只在較高的山峰上面盤旋着的康多鷹以外，再也沒有什么植物或者其他的鳥类能够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开这个沒有生气的龐大的东西了。我对于自己变得孤独一身的情形感到非常高兴；这种情形眞好像是在观看着一陣雷雨，或者是在傾听着一个有大乐队伴奏的弥賽亞曲* 的合唱（这一个景色在我的头腦里要比其他一切景色更加明显。——已删去。）

我們走下山去〔彼烏規納山脉〕，到兩条山脉的中間地区，并且就在这里安排宿夜的地方。这里的高度大概不会太低于 10,000 英尺，因此植物特別稀少。我們就把一种矮小的植物的根当做燃料，可是它發出很可憐的火光来。当时的風有刺骨一般的寒冷；我因为头痛發作，所以就躺下睡覺。大約在半夜里，我看出天空里突然烏云密集在一起，于是我就叫醒赶騾人，探問这种坏天气对我們有沒有危險，可是他却說道，如果沒有雷閃，也就不会有严重的暴風雪發生。在这兩条山脉中間，对于任何一个遇到坏天气的人就有很大的危險性，因为到那时候很难找到躲避的地方。只有一个山洞可以当做避难所；卡德留先生以前曾經在同月同日越过这条山脉，因为有大雪下降而被阻留在这里一段时間。在这个山口里，沒有像在另一个山口〔烏斯派拉太山口〕里那样建筑"卡苏察"（casucha，儲藏塔，就是避难所），因此在秋季里，就很少有人經过坡尔第洛山口来往。

在大气压力很低的这里，当然只要有較低的温度就可以把水煮沸。由于这个原因，在把馬鈴薯放进这种沸水里几小时以后，它們差不多仍旧和以前一样生硬不爛。我們把鍋子整夜放在火堆上，可是鍋子里的馬鈴薯还是沒有煮熟。我在偸听到我的兩个同伴討論这种現象的原因以后，方才知道这件事；那时候他們得出了下面的一个簡單的結論說："这只該死的鍋子（可是它还是一只新的）却不願意把馬鈴薯煮熟。"

22 日——我們在吃了一餐沒有馬鈴薯的早飯以后，就經过兩条主脉中間的地区而走到坡尔第洛山脉的山脚那里去。在夏季的中間一段时間里，山下的居民們就把牲畜赶到

* 弥賽亞（Messiah）是德国著名作曲家亨德耳（Handel）所作的歌曲（1742 年）。——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这里来放牧,但是現在早已經把它們完全赶回去了;甚至是羊駝,也大都逃离开这里,它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在这里遭遇到一次暴風雪的話,那么它們就等于落进了陷阱。

这时候,在我們面前展現出了一幅接連不断的高山的群体——土朋加托山脉(Tupungato Mts.)——的美丽的風景;它的全身都披着一片完整無缺的雪層;我的赶騾人說道,他有一次从一个山峰上望見那里有黑烟冒出来。我以为,我辨認得出一个大火山口的形狀来。在地圖上,土朋加托山脉被夸大成为一个單独的高山;这种把一个山名去統称整个山地区域的智利人的办法,就会造成大批的錯誤来。在这个雪地区域里面,有一个藍色的斑点,这显然無疑是一条冰川;在这些山脉里面,这种情形是稀有的。現在我們又再像以前爬上彼烏規納斯山脉的情形一样,开始作着艰苦的長时間的爬山行动。左右兩边都聳立着一个个險峻的圓錐形的紅花崗岩的山丘。我們不得不通过几塊永远积雪的更加寬闊的土地。在有些地方,这些冻結的雪層,在融解的过程里就被轉变成为雪塔或者雪柱;因为这些雪柱彼此靠近在一起,而且很高,所以就使馱貨的騾子很难通行过去[1]。这里面有一根冰柱,好像是柱脚一样;有一匹冻死的馬膠粘在它上面,不过它的一对后脚却僵直地向上翹起。这匹馬一定是〔在这里四周都被积雪复盖的时候〕把自己的头部倒栽进一个地洞里去而死的。当我們爬到坡尔第洛山脉的山背附近的时候,有一塊向下降落的含有細小針狀的冰花的霧团把我們包圍起来。这使我感到非常的不幸,因为它在整天里都一直包圍着我們,把我們要看的風景完全遮断了。安第斯山脉的这个山口所以有“坡尔第洛”*的名称,是由于在一条最高的山嶺上面有一道狹窄的裂縫,就是大門;过山的道路就要通过这道大門。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就可以在这个地点向东望見一片片广大的平原,它們接連不断地一直伸展到大西洋的海岸边。我們从这里下山,一直走到植物的最高生長界綫的地方,于是就在一个由巨大的岩塊所構成的避难处,找到了宿夜地点。我們在这里遇到了几个旅客,他們很急切地向我們查問这条山路的情况。在天色黑暗以后不久,天空里的云塊忽然全部消散了,四周的一切的景色就变得十分神奇。在圓圓的月亮照耀之下,高大的山脉好像是悬挂在我們的四面八方,而我們自己則好像是处在一条深深的裂縫下面;有一天很早的清晨,我曾經也亲眼看到过这种同样惊人的景色。当天空里的云塊剛才消散的时候,天气就变得非常寒冷,不过沒有刮風;我們在这一夜睡得非常舒适。非常显著而清楚的是,正因为在这个高度的山地上,空气十分透明,所以月亮和星球的亮度也就增强起来了。所有的旅行家曾經看出,在高大山嶺区域,很难判断出景物的高度和距离来,因此他們大都就認为,这个原因是由于附近沒有可以用来比較的物体。我以为,这也完全是由于空气十分透明的緣故,它使远近不同的物体的形象混和在一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短期的体力运动时候所發生的一种异常疲乏的不習慣的新奇感覚,因此習慣就和感覚器官的証明互相对立起来了。我确信,这种空气的極度透明情形,也使景色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性質来:所有的景物就显得好像都靠近在一个平面里面,正像是一幅圖画一样。我認为,空气透明的原因,就是由于这里的空气的干燥程度总是相同〔和很高〕。有些死在路上

---

1) 要提出北極地区的冰山来。——原注。

* “坡尔第洛”(portillo)的意譯是“狹道”。——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野兽的毛皮和几部分体肉还沒有腐敗。"像面包和食糖一类的食品变得非常坚硬；木制的用具發生干縮現象，正像我从自己的地質鎚方面所發現的〔木柄干縮〕情形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出空气極度干燥。还有一种由于空气干燥而發生的奇怪的效果，就是在这里特别容易激發出电气来。当我在黑暗里面擦拭自己的法蘭絨背心的时候，这件背心就显出好像是被塗上了一層黄磷一样；獵狗背上的每一根毛都發出了爆裂声；甚至是麻布褥單和馬鞍上的皮帶，在被手触摸的时候，也放出了电火花来。

23 日——安第斯山脉的东面山坡上的下山路，要比它的朝太平洋一面的山路更加短些和因此也更加陡斜些；換句話說，这条山脉从这些平原上升起，要比从智利的高山地区方面升起得更加險峻得多。有一片平滑發光的白色云海，在我們的脚底下的相当深度处伸展开来，遮掩去了那些同样平滑的巴姆巴斯草原的景色。不久，我們就走进了这个云層里面，并且整天都沒有走出它的范圍。在下午一点鐘时候，在一个叫做阿烈那列斯(Los Arenales)的地点，找到一片放飼牲畜的牧草地和一个可以做柴火用的灌木林，于是我們就停歇下来，在这里宿夜。这里是在灌木的最高生長界綫不远的地点；据我推測，这里的高度是在 7,000—8,000 英尺之間。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在山脉东面的河谷里的植物和智利那一面的河谷里的植物彼此有显著的不同；更加使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大多数生物和巴塔哥尼亞的生物是非常接近的。我在这里辨認出很多普通生長在那些貧瘠的平原上的多刺的灌木和其他植物，也看到同样的鳥和特殊的昆虫居住在这些植物上面。以前曾經使我时常認为可惜的事情，就是在沿着聖大克盧茲河向上游旅行而將要达到安第斯山脉以前，我們却不得不放弃了登山的計划：因此我的心头始終还抱着一个隐藏着的願望，要去見見这一帶地方的地形方面的几个巨大的变化；可是，現在我已經确信，全部問題恐怕只不过是在于巴塔哥尼亞平原好像在这里轉变成为險峻的高山罢了。

24 日——在清早时候，我从河谷的一个側坡向上爬到一个高山上去，欣賞着一幅远远地伸展的巴姆巴斯草原的風景。这就是我过去时常滿怀着兴趣盼望能够見到的景色，可是現在我却感到大失所望了；它并不比以前在文塔那山脉的山頂上所看到的景色好看一些。在初次眺望的时候，它非常像是一幅遙远的大洋的風景；可是，立刻就可以辨認出，在它的北方一帶有很多高低不同的山地。最打动人心的風景特点，就在于那些河流方面，它們正迎着东升的太陽，好像是一条条銀絲，在閃閃地發出光輝，一直延長过去，到消失在無边無际的远处为止。〔在中午时候〕我們走下山去，一直走到一个茅屋那里；有一个軍官和三个兵士駐守在这里，檢查入境护照。当中有一个兵士是巴姆巴斯草原的純种的印第安人：派他守在这里的目的，就因为他正好像是一只獵狗；不論是步行的人或者騎馬的人，如果想要偷进国境，都会被他搜索出来。几年以前，有一个行路人企圖經过鄰近的一座高山繞走一个大圈子来偷逃过关；可是这个印第安人却偶然遇見了他的脚印，于是就整天在干燥的岩石山地上追踪着，結果他就把他的躲藏在深谷里的獵物找出来了。我們在这里听到后面来的人說，那些曾經被我們贊美过的在山頂上的明亮地区的銀白色云塊，已經变成大雨而傾盆下降了。从这个地点开始，这个河谷就逐漸扩展开来；而前面的山丘，在和背后的高大山嶺比較之下，就显得好像是一些被水冲刷过的小土丘；不久，这个河谷就展开成为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一个略微傾斜的卵石平原，在它上面生長着低矮的树木和灌木。虽然这个崩坏的岩石堆(talus)看上去好像并不寬闊，但是在它沒有轉变成为十分平坦的巴姆巴斯草原形狀的平原以前，一定有大約十英里的寬度。我們經过了这个附近地区里面的唯一的房屋——察快奧农庄(Estancia of Chaquaio)；到太陽落山的时候，我們停歇在第一个舒适的地点，于是就在这里露宿过夜。

25日——当我看到地平面好像大洋的海平面一样平坦，而且把东升的太陽的圓面切分开来的时候，，我就不禁回想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的巴姆巴斯草原。夜里下降濃厚的露水；这是我們在安第斯山脉里面从来沒有遇到过的現象。我們所經过的路有一段笔直朝向东方，穿过一个低窪的沼澤，后来就通到干燥的平原上面，向北轉弯到門多薩去。这一段路的距离要有兩天很長的路程。我們的第一天路程要走14里格到爱斯塔卡多(Estacado)，而第二天(26日)的路程則走17里格到門多薩附近的盧克桑(Luxan)。全部路綫都在一个平坦而荒凉的平原上面，沿路只不过有兩、三家人家；我們連一个人也沒有遇見到。太陽晒灼得非常厉害，因此这一次騎馬行路使我感到毫無兴趣。在这个“特拉維尔西雅”*里面只有極少的水源；而在我們的第二天的全部路程里面，我們只遇見了一个小水池。那些从高山上流下来的小溪流，还沒有到达我們这里以前，已經干枯，或者更加正确的說是被〔疏松的沙土〕吸收去了，可是我們这里通常只不过离开安第斯山脉的外面第一条山嶺10—15英里罢了。在很多地方，地面上复盖着鹽屑層；因此，我們就遇見了那些在巴伊亞布蘭卡附近生長得很普遍的相同的喜鹽植物。正像我已經講到关于东方的河谷的情形那样，在这里的特拉維尔西雅里面，也具有非常相似于巴塔哥尼亞的平原的特点。沿途的風景帶有一种从麦哲倫海峽到巴伊亞布蘭卡的北面相当远的地方所特有的一种性質；显然是这种性質的地区又一直扩展到聖路易(San Louis)一帶；而且在这个地帶的东边，有一个盆地，包含着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几个潮湿的綠草平原。門多薩和巴塔哥尼亞的这些貧瘠的特拉維尔西雅(荒漠)，是由礫石層所構成；这种礫石是被海浪冲刷成光滑的圓形和沉积在这里的；而草原(cienegas)則是被古代拉巴拉他河的河口的微細的淤泥沉积而形成的，它后来就以海岸作为界綫。这些草原上的动物也和大西洋附近地区的动物相似；我們在这里遇見到鴕鳥、羊駝、刺鼠(或者野兎)、貂、几种狐狸、獅子〔美洲獅〕、四种犰狳，还有同样种类的鵰鴞、食尸肉的鷹、百舌鳥等等。

我們在經过了兩天的疲倦的旅行以后，当望見遙远的地方有一排排楊树和柳树环繞着村庄和盧克桑河而生長着的时候，就感到神清气爽起来。在我們到达这个地方以前不久，我們望見在南方的天空里有一片深紅棕色的云塊。起先我們以为，它大概是巴姆巴斯草原上某处大火所升起来的一团濃烟；可是，我們很快就發現它是一大群蝗虫。它們正在向北方飞来；靠着微風的助力，它們用每小时10—15英里的速度(我的估計)赶上了我們。蝗虫群的主要核心部分在天空里面所占有的厚度，是从离地20英尺一直到离地大約2,000—3,000英尺。它們飞近时的声音，好像是一陣狂風扫过軍艦上的索具的情形一样。在把視綫穿过这个蝗虫群的前衞部分向上望去的时候，好像它是一塊雕花銅版的圖

* 特拉維尔西雅(Traversia)就是荒漠。——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画，不过它的主要核心黑暗無光；可是它們并不密集到很大的程度，因此还能够躲避开我在空中前后揮动的手杖。当它們下降到地面上来的时候，那眞是它們的数目要比地面上的草叶更加多得無数，地面也就从綠色轉变成为淡紅色；在蝗虫群下地以后，个别的蝗虫馬上就向四面八方飞散开来。蝗虫是这一帶地方的一种时常發生的灾害；在这个季节里，已經有几小群蝗虫从南方的貧瘠平原里飞到这里来；因此，很多树木的叶子都已經完全被它們吃光了。当然，这种蝗虫群甚至还不能够去和东半球的蝗虫群相比，可是它已經足够使人更加明白它們的破坏力量的很显著的結果情形了。大概我还略去了这幅景色的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当地的可憐的农民們白費心計地企圖去轉移蝗虫群的飞行方向；有很多农民們竭力用燒起火堆、大声喊叫和揮舞树枝的办法去反攻它們。

我們渡过了盧克桑河；这是一条相当寬大的河流，可是它的通向海边的河道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大概它或者是在經过平原的时候被蒸發去，或者是分散而形成了薩烏西河和哥罗拉多河。我們借宿在盧克桑村里，它是一个〔四周有果园环繞的〕小地方；它位在首都南面5里格的地方，并且構成門多薩省的最南的肥沃的耕植区域。夜里，我們受到了奔乔卡虫(Benchuca)的攻击(在这里用“攻击”来表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就是巨大而黑色的巴姆巴斯臭虫。当这些柔軟無翅的、大約 1 英寸長的昆虫在一个人的身体上乱爬的时候，眞是使人感到非常的厭惡。在这些臭虫还沒有吮吸到血液以前，它們的身体是非常扁平的；但是在吸飽了血液以后，它們就变成圓形，充满血液而脹大起来；在这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們压破。在智利的北部和秘魯也可以遇到它們；我曾經在伊基开地方捕捉到一只，它的肚子里非常空虛*。当把它放在桌子上面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圍繞着它，但是只要把一个手指伸近它，这只大胆的昆虫就立刻伸出它的吻突，开始吮吸起血液来。它的身体在吸血不到 10 分鐘以后就發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形使人看了感到非常有趣。被吮吸去血液的人沒有疼痛的感覚。这只昆虫在吃了这一餐人血以后，一連有 4 个月仍旧很肥胖；可是在起初兩星期以后，它就非常想要再来吮吸一次血了。

27 日——今天我們騎騾到門多薩去。这一帶地方已經被开垦得很美观，并且很像是智利的景色。从房屋的数目看来，它差不多是一个房屋分散的村庄；整个地方因为出产水果而有名；的确在这里除了茂盛的葡萄田和無花果、桃及齐墩果的果园以外，好像再也沒有其他东西可以去和它們的茂盛来作比拟的了。我們購买了几只西瓜，它們有兩个人头那样大小，非常清凉可口，气味芬芳，而每只的价錢只有半辨士；并且还出价 3 辨士买了半車子桃子。

門多薩省的开垦过的和圍成果园的土地很少，主要只有在盧克桑和首都中間的地帶方才比較多些。除此以外，我們所見到的这一个平原多少是貧瘠的；在有水的地方，才有牧草生長，因而有牛类放牧。这里的耕地，也像智利地方一样，完全要靠人工灌溉才能够肥沃起来；而一塊貧瘠的荒漠土地竟会用这种方法来变得非常有生产力；看到了这种变化情形，眞使人感到非常惊奇。当地居民具有巴姆巴斯草原的居民的懶惰的放蕩的生活習

* 貝格尔艦要到 1835 年 7 月 11 日才到达伊基开，比現在的日期晚 3 个半月，所以这一点証明这段日記至少是在这个日期以后方才記写下来的。——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慣,也穿着同样的衣服和使用同样的馬具等等。可是,他們是一种含有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合血液的污穢而愛好喝酒的种族。

28 日——我們清早到达門多薩,并且在这里逗留到第二天。最近几年来,这个地方的繁荣景象已經大大衰落下去。当地的居民說道,“在这里居住是很安适的,但是要發財却很不容易。”根据我的印象看来,这个城市有着一种昏昏沉沉的、孤独的景象。可是,对于那些从布宜諾斯艾利斯来的旅行者說来,他們在剛才穿过單調乏味的巴姆巴斯草原以后,看到了这些花园和果园,就一定会感到高兴的。海德爵士曾經在談到当地居民的情形时候說道:“他們吃着自己的午飯,而天气已經非常炎热,于是他們就去睡了,——他們究竟能够去做些什么事情好呢?”我十分同意艦長海德的說法:門多薩的居民的好运气,就是吃飯、睡覺和懶惰無事。無論是它的出名的“阿拉密达”[alameda,就是林蔭路]或者是它的一般景色,都比不上聖地亞哥。

29 日——我們不得不穿过了一个有 15 里格的很長的極其貧瘠的荒漠地帶。这里沒有水;当然除了門多薩的郊区以外,就不再有一个房屋了。在这个平原上,虽然它的高度有海拔 2,000—3,000 英尺,但是太陽的威力仍旧非常厉害;炎热和一陣陣微細的塵霧,使行路人感到極度的疲倦。我們今天所走的路綫差不多和安第斯山脉平行,但是逐漸在和它接近起来。最后,我們走进一个寬广的河谷;我們可以更加正确的說,这些河谷是海灣,它們向着平原方面伸張开来;現在这个河谷不久就收縮成为一个深山谷;有一座叫做維辛西奥別墅(Villa Vicencio)的房屋就位在比这里稍高的地点。因为我們騎行了整天,沒有喝飲到一滴水,我們都非常口渴,所以大家都很急切地去找寻有沒有水流下到山谷里来。去观察这里的水怎样逐漸出現,这真是很有趣味的事情:这条河道在巨大的礫石平原的边緣地点是完全干枯的;在向上游走去时,它就逐漸变得潮湿起来,此后显現出一个个小水潭,不久它們却变成連結在一起,而到維辛西奥別墅地方就成为一条潺潺地流动着的小河流。

30 日——所有經过安第斯山脉的旅客們,都曾經講述到这一座題有“維辛西奥別墅”的好听名字的孤独的茅屋。我就停留在这里一天半,考察附近一帶的地質情况。晚上,我們騎行几里格,到霍尼洛斯(Honillos);我就在这里停留到第二天。

4 月

烏斯派拉太山口——聖地亞哥——法尔巴来索——規洛塔河谷

4 月 1 日——在这里有少数可憐的房屋,并且还有金矿的采掘場。第二天(2 日),我們越过烏斯派拉太山脉;烏斯派拉太山脉和坡尔第洛山脉在地理位置上和大概在形成年龄上彼此相当,但是在高度上相差很大。有一个平原,好像是上面講到智利时候常常提出来的那些盆地一样,不过它的位置比較高,大約有海拔 6,000 英尺的高度;它把烏斯派拉太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的主脉划分了开来。在这个荒凉的平原上,有一座烏斯派拉太农庄房屋。我們就在这里宿夜。这是关卡房屋,也是安第斯山脉西边的最后的房屋。在烏斯派拉太山脉里缺乏水,地面十分荒凉。在山路上,在还沒有到达这个平原以前不久,我們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看到了一幅非常惊人的風景：完全白色的、紅色、紫色和綠色的沉积層，輪流和黑色的熔岩互相隔开地堆叠在一起；还有那些从深褐色到明亮的淡紫色都有的各种光彩的斑岩巨塊，把上面这些岩層冲成破碎。它們全部在一起，眞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条完全像是塗有各种彩色的地質断面圖的山脈。

3日——中午，我們离开这座房屋，并且穿过这个平原；这个平原伸展得很远，因此向北面望去，一直到地平綫那里，还看不見它的边緣。我們的路綫沿着山澗的一边；我們就在盧克桑村那里渡过这条山澗；在这里，它的河水非常汹急，完全不能渡涉过去；它的情形相似于維辛西奥別墅那里的溪流，并且显得要比平原里的河流寬闊一些。这个河谷朝向正南方面；我們就沿着它前进，并且借宿在一个叫做普耳伐第拉的地方*。

4日——上午，在我們起身的时候，由于有大風吹来，我們費了很大困难才把鞍鐙裝配在騾子背上；这种風挾帶来了一陣陣濃厚的塵霧，因此我們立刻就相信，这里的地名被称呼得很恰当。晚上，我們到达伐卡斯河(Rio de las Vacas)；大家認为它是安第斯山脉里面的一条最难横渡过去的河流；因此，为了謹愼起見，我們認为就在河边宿夜比較妥当。因为所有这些河流都是由于积雪融解而得到水量，而且水流迅速和河道很短，所以渡河的困难程度就随着每天各个鐘点而有相当大的差异。晚上，这条河流的水是混濁的，并且充滿在河床里面；可是，到了黎明以后一小时左右，它就变得比較清澄，而且也流得不很急速。我們到下一天清晨，也就看出情形确实是这样的。在这次全部上山的时間里，沿途的景色要比了坡尔第洛山口的景色更加乏味得多。除了这一个巨大的平底的河谷的裸出的岩石壁以外，很少看到别的东西；我們所經过的道路就沿着这个河谷而向上直达到最高的山頂。这个河谷和龐大的岩石的高山都是非常貧瘠的：在前兩天晚上，我們的騾子完全沒有找到东西吃，因为地面上除了少数低矮的含有很多树脂的灌木以外，很难看到其他的植物。在上一天里，我們走过了安第斯山脉里面的几个最險恶的山口。这种关于危險和困难的夸大程度，使我感到十分惊奇。这些情形并不單單是旅行者們的傳說，因为我在智利已經听說，要是我想步行走过这些山口去，那么它們就会使我感到头昏眼花，而且在那里狹窄得沒有地方可以跨下騾背等等。可是，我現在却沒有遇見这样的一个地方，会使我在那里不能够向后轉身走路，或者是不能够从我的騾子的任何一側跳身下地。有一个險恶的山口叫做阿尼馬斯(Las Animas，就是"灵魂")；我曾經走过这个山口，但是过了一天以后，方才知道它也是一个非常危險的山口。的确在这里也有很多地点，要是騾子失足跌倒，那么騎行的人就会从那里飞跌到巨大的悬崖底下去；这种情形也好像一个水手失足翻跌到船外去的情形一样，很可能他会跌得頸断骨折(水手失足落水而丧失性命的情形，在死亡的比例上占有很大的数字)。我想，大概在春季里，这些"拉德拉"(ladera，就是"山路")由于每年有一堆堆崩落下来的岩屑新鋪在它們上面，使人非常难走，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形說来，我以为并沒有什么眞正的危險会發生，而且外表的危險也很小。至于說到馱运貨物的騾子，那么情形就有些不同，因为貨物向騾背兩側突出的距离有这样大，以致这些騾子在有时偶然彼此奔撞，或者和路旁岩石的突出部分相撞的时候，就会失却自己的身体

* 普耳伐第拉(Pulvadera)的意譯是"塵土"。——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平衡，因此翻跌到悬崖底下去。我可以深信地說，在渡过河流方面会發生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程度有时增加，以至于無法渡过去。在秋季里，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渡河的困难不大；可是在夏季里面，这些河流一定是非常凶險的。我可以想像到，正像艦長海德所描写到的情形那样，凡是已經渡涉过深淵的人，是和那些正在渡涉着深淵的人具有着不同的感覺。我还沒有听到有人淹死过，但是馱运貨物的騾子則时常有淹死的情形發生。赶騾的人会告訴你怎样引着騾子走上最良好的路綫，并且讓騾子自动渡涉过去。可是，馱运貨物的騾子就会走上險惡的路綫，因此就时常被淹死了。

5日——今天从伐卡斯河走到英卡桥(Puente del Incas)，走了半天的路程。因为这里有一塊放牧騾子的草地，还有我要研究的地質材料，所以我們就在这里露宿过夜。当一个人听到这里有一座天然的桥的时候，他就会在腦子里浮現出一个又深又狹的山谷，有一塊奇特的大岩石曾經崩落下来而橫跨在这个山谷上面；或者是一个巨大的栱桥，下面的岩石已經被穿空成为山洞的栱頂。可是，英卡桥却完全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可憐的东西。这个河谷是近乎平坦的，并且由大塊冲积土所構成；在它的一边有几个温热的矿泉；这些温泉就在礫石上面沉积下一層相当厚的坚硬的凝灰岩来。那条在狹隘的河道里奔流的河流，就在坚硬的凝灰岩下面，冲出了一个拱形的突出部分，而那些从对岸的峭壁上落下来的泥土和石子，最后就和这个部分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一座桥。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这塊成層的岩石上有一条傾斜的接縫和混凝的岩塊；而这种混凝的岩塊又是和平原地層的一般特性不同的。这座英卡桥的确是不值得一看的景物。

在这里附近，有几个印第安人的房屋廢墟；它們現在只保存下一些牆壁的遺迹。我在另外几个地点，也看到过同类的廢墟。当比略斯(Tambillos)的廢墟保存得最完好。它們的房間不大，成方形，而且很多互相密集在一起，構成一組組分离的房屋群。有些房屋的門洞还直立着；这些門洞是由一塊橫臥的石板所構成的，很低；它們的高度至多是3英尺。整个廢墟的房屋可以容納很多印第安人居住。据当地的傳說，以前在英卡族人越过安第斯山脉的时候，他們就把这些房屋当做停宿的地方。这些英卡族的君王大概是帶領了一大批随从而行路的。当比略斯的地位在極其荒凉的地点，而普恩特(Puente)的廢墟的地位則只有一个較良好的蔽蔭处。印第安人房屋的遺迹在安第斯山脉上面到处都有。我曾經在坡尔第洛山口里所看到的那些印第安人的廢墟，大概不單單是用作旅行时的借宿处所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話，那么应該在那里还有其他的廢墟，而且这个地位也决不是在中心地点。可是，現在这条河谷是完全無用的，并且缺乏植物。我时常听說，在阿空加瓜火山附近的查求耳山谷里，有無数的房屋遺迹位在很高的山地上，当然那些地点是又寒冷又貧瘠，而且在那个地区里并沒有山口。我在这时候就認为，大概是在西班牙人最初到这里来的时候，印第安人建筑了这些房屋来作为避难地方的。后来，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形，这就使我很怀疑到，在这些緯度的地点，以前曾經發生过气候上的变化。在極多的地点，实际上在可比亞波那里的一段安第斯山脉的所有山谷里，都存在着印第安人房屋的遺迹；在这些房屋廢墟里，他們發現过毛織品的碎片、貴金屬所做成的用具和玉蜀黍穗；有人贈送我一个瑪瑙所做成的箭头，它的形狀和現在火地島上的土人所用的箭头完全相同。当地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居民的意見以为，印第安人曾經居住在这些房屋里。現在，我从那些一生在安第斯山脉里来往的居民那里得到确信，那些在最高地点發現的廢墟，差不多是在永久积雪的范圍以內，在沒有山口的地点，在地面上产生不出什么作物来的地点，而且更加特殊的是，甚至也在沒有水的地点。在可比亞波附近的一个叫做朋塔哥尔达(Punta Gorda)的地点，有一个河谷叫做“德斯坡勃拉多”(Despoblado，就是無人谷)；在那里，我看見那些房屋遺迹，有7—8 个方形小房間；它們的形狀也和当比略斯的廢墟房屋相似，但是主要是用泥土来筑成的，而不是用石塊来砌筑的。当地的居民不能够用泥土筑造出这样堅固的房屋来；在那里附近 3—4 里格的地方沒有水源；即使發現一些水，也是数量極少，而且品質惡劣。那个河谷是十分貧瘠的。这些房屋被布置在平坦而寬广的河谷底部的最开闊地点，而且又在毫無掩蔽的地位；因此，它們不可能当作避难的地方。甚至是可以使用馱运的牲口的現在，一个矿产除非它含量很丰富，也是很难在这里开采而获得利益。可是，古时候的印第安人竟会选择这种地方来作为居住地点。一个人如果从来沒有見到过这种地方，就不容易理解到这些地点对于人类居住方面毫不适合。可是，如果在这种几年下一次雨的地方，每年下几次雨的話，那么在这个河谷里就会形成一条細小的河流，于是靠了灌溉方法就可以把这一类地点变得高度肥沃。所有这些事实使我去猜想到，自从在这些廢墟上曾經有人居住的期間以来，已經發生过某种气候变坏的情形[1]。

我已經有了确实的証据，可以去証明南美洲大陆的南部地区，自从那些在海岸上面所見到的軟体动物产生的时代以来，已經上升了 400—500 英尺。在海岸附近的地帶，可能上升得更加高得多，而大概安第斯山脉那里还要上升得高些。如果安第斯山脉曾經沉降下去，一直到形成只是成为一个半島(大概高 3,000—4,000 英尺)，而且帶有外圍的島嶼，那么这时候的气候也会更加像是南海各島〔南洋群島〕的气候，而不会像它現在这样具有極其干燥的性質吧？我可以表明說，在很早的地質年代里，这条巨大的山脉是由火山島嶼所構成，在它們上面生長着繁茂的森林；当中有些树木粗大，有一棵树木的周圍長度是 15 英尺；我已經看到它已經硅化和被埋藏在海洋沉积層里。如果这条山脉是緩慢地上升起来的，那么气候的变化也会随着緩慢地惡化下去。我知道沒有理由去否認說，自从有人居住在南美洲以来，已經發生过大部分的这种变化。我們用不到去对这些用石塊和堅硬泥土筑造的牆壁發生惊奇；我以为这些牆壁已經存在了很久的年代。这使我清楚地回想到，督伊德堤(Druidical Mounds)甚至已經耐受英格蘭的气候有很多世紀了。我还可以指出說，上面的推測正說明了現在的廢墟的高度〔由于陸地上升而造成〕。我知道，秘魯的印第安人現在居住在極高的地点，而外来的人到这些地点就会感受到普納〔呼吸急促〕。可是，有人肯定地告訴我說，在安第斯山脉里有“非常多的”(muchissimas)房屋；在那里的整个很長的冬季里，滿地都是积雪。的确，決沒有人会找到一个現在的村庄处在这些情况下的。当我在利馬的时候，我曾經和土木工程师吉耳(Gill)先生談論到印第安人的廢墟的数目和省境里面的已經荒廢的耕地的面积。他告訴我說，他有时也在自己的腦子里發生这种气候变化的推測来；可是，他通常認为，以前那些耕种过的地方，現在所以会变得貧

1) 印第安人曾經用堅硬的泥土筑造很長的灌溉渠在这种〔不适宜的〕地点。——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瘠，主要就是由于他們对灌溉渠或者地下水道保养疏忽和地下發生变动而損坏了这些水道。印第安人以前曾經以非常惊人的規模去建造了这些灌溉渠，去引水灌溉田地。他告訴我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說明这种情形：他有一次从卡斯馬(Casma)到华拉斯(Huaraz)去旅行(这兩个地方离开利馬不太远)，他發現一个滿布廢墟等等的平原，但是現在已經完全荒廢了。在它的附近，有一条相当大的河流的干枯的河道。在他的河床里有礫石和沙子；有一处在堅固的岩石面上，被人工鑿成一段有8英尺深和大約40碼長的水道[1]。根据这条河道的外形看来，他一些也不能够确定說，在几年当中究竟有沒有河水流到这条河道里来过。可是，他在沿着它向上游走了一小段路以后，却發現自己忽然又走下了山，因此就感到非常惊奇起来；就是說，这个河床变成了栱形。当然，只有在某种地下的变动發生以后，方才会發生这种現象，使水倒流回去，直到以后有一条新的側面水道被冲开为止[2]。从此以后，这个有人居住的平原，也就必然被荒廢了。

6日——今天我們离开英卡桥，騎行了一整天，經过中央主脉，到奥霍斯德耳阿瓜(Ojos del Agua)；这个地方位在山脉的西山坡上面的最低的“卡苏察”(casucha，儲藏塔)的附近。这些“卡苏察”是圓形的小塔；在塔底鋪有一層高出于地面的地板；有梯級从外面通到地板上。这里一共有8座儲藏塔；以前在西班牙国王的統治时代，就在这里儲藏〔冬季用的〕粮食和木炭；每个軍郵人員都帶有一个在冬季里开啓各座塔的总鑰匙。現在它們只是当做过路人避寒的洞窟，或者更加正确的說是可憐的地窟。它們虽然位在荒野的山谷里的不大的高地上面，但是倒和它們四周的荒凉景色配合得不差。有一条通到孔勃烈山(Cumbre，是一条分水嶺)上面去的盤旋曲折的山路，非常陡峻和使人感到疲倦。虽然这条山路幷沒有通过常年积雪的地区，但是我看見在它的左右兩旁都有积雪的地面。在山頂上吹着非常寒冷的風，但是为了要一而再地欣賞天空的顏色和耀眼的大气的透明程度起見，不能不在这里逗留几分鐘。这里的風景是壯丽的：西面有一大堆美丽的杂乱的巨大的高山，它們被深谷所切开。通常在这个季节到来时候，就已經有少数的雪暴襲来，幷且也有时会發生安第斯山脉的山口在这时候完全被大雪封閉的情形。可是，我們这一次眞是非常幸运，一切都很順利。如果把那些在最高的山峰上面飄浮着的少数圓形的小云塊除开不算，那么就可以說白天和夜間都是晴朗無云的。当遙远的安第斯山脉隐藏到地平綫下面去的时候，我們时常望見这些在天空里面标明着这些高山的位置的小島形狀的云塊。今天我們遇到几队人和馱运的牲畜群；这条山路經常有人来往；我估計，我們在行經这一条路的整个时間里，至少遇見了十个不同的队伍。(注意：上面这6天的日期都写錯了，因为我把3月份的日数当作只有30天，应該有31天，所以要把4月1日改成3月31日等。)

6日——今天上午我們發覺到有一个賊偸去了我們的一头騾子和“馬德利納”(騾头)的头頸上的挂鈴。因此，我們只走了很短一段路，幷且停留在旧的关卡房屋里。(7日)下

1) 有一段大約40—50英尺的鉛垂方向的下陷。——原注。
2) 这里的說法不很清楚。——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一天，我仍旧停留在那里，希望能够找回那头失去的騾子；赶騾人認为这头騾子一定被贼藏匿在附近的山地里面。这个河谷的風景具有着智利風景的特点：在山坡的下面部分，稀疏地散布着淺淡的常綠的皂皮树(quillay tree)和巨大的像枝形燭台形狀的仙人掌；这些地方的确要比东面的光秃的河谷更加优美得多；可是，我还不能够完全达到有几个旅行家对于風景方面所表現出来的讚美程度。我猜想，这些極大的高兴的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一个人从高山的寒冷地区逃身出来以后，他的希望就只是一个暖和的火堆和一頓精美的晚飯。我們确信我分享到了这些情感。

8日——今天我們离开了我們下山所經过的阿空加瓜河谷；晚上到达聖罗薩別墅(Villa de St. Rosa)附近的一个村庄。这个平原的肥沃情形使人感到非常高兴；由于秋天到来，很多果树正在落叶；有一部分果园工人正在自己的小屋頂上忙着晒干無花果和桃子的工作，另一部分工人則在葡萄田里采摘葡萄。这眞是一幅美妙的風景；可是在这里却看不到英格蘭的秋季在一年正將結束时候的凄凉的寂靜景象(和听不到知更鳥在黄昏时候的歌唱——这半句已删去)。

9日——我們走上了通到聖地亞哥去的大路，横过查卡布科山嶺(Cuesta of Chacabuco)；在夜里到达科里納村(Colina)。从今天起直到我到达法尔巴来索的时候，我的身体不很好，因此也就沒有去考察什么和欣賞什么了。(10日)我們在中午时候到达聖地亞哥；計算起来，已經离开这里24天；这次旅行虽然困苦，但是已經使我获得良好的报償。

15日——动身到法尔巴来索去，在路上走了兩天半的时間，考察这一帶的地質情况。(17日)到达法尔巴来索；我和我的好朋友科尔非德先生居住在一起。23日，貝格尔艦駛回到这里的海港。我到軍艦上去。南部沿海的測量工作已經結束；晚上，貝格尔艦又再繼續北駛，向科金坡去。

27日——今天我出發去作一次旅行，打算先到科金坡(Coquimbo)，然后再經过瓜斯科(Guasco)到可比亞波(Copiapo)去；艦長費支罗伊願意在可比亞波那里守候我，送我上貝格尔艦去[1]。从出發的地点沿海岸向北到那里的直綫距离，只不过是420英里；但是依照我自己所采取的旅行方法来計算，这次的旅行路程就非常長。我帶去上次的向导馬利雅諾·貢薩列斯，并且購买了4匹馬和2头騾子。这一次我們在旅行时候过着通常的独立的生活，亲自动手煮燒食物，在空曠的地方露宿。当我們在向維諾但耳馬尔(Vino del Mar)前进的时候，我回头向法尔巴来索作了一次最后的告別的观望，并且对它的美丽如画的景色感到非常惊嘆。为了要进行地質考察，我就从大路轉到規洛塔的鐘山脚下，繞了一个圈子。我們穿过了一个有丰富金矿的冲积地区，騎行到里馬契(Limache)的郊外，并且就在这里宿夜。这个地区有很厚的冲积土；居民們就在每条小溪旁边淘取金子。这种淘金工作維持了周圍無数散布着的茅屋里的居民們的生活。他們也像所有靠了机会来發財的人一样，养成了一种浪費的生活習慣。

28日——今天經过里馬契和烏米利(Umiri)，这兩个村庄都位在一个寬广、平坦而肥

1) 参看这本書后面所附的地圖。——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沃的河谷里；晚上住宿在鐘山南面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这座山是被我們在貝格尔艦上用三角測量来發現的；当时測得它的高度是6,200英尺；因为这里还有同样形狀的、略为低一些的山，所以也就可以明白智利的确是一个高山区域了。在这次旅行的途中，我时常对阿空加瓜火山的雄偉景象發生惊嘆；它的高度确实大得惊人，有23,000英尺!!! 这里的居民都是私有土地的农民；这种情形在智利地方是很稀少的。他們就靠了果园和一塊小田里面所出产的东西来維持生活，不过他們的生活也过得非常貧困。这里的居民很缺少資金，因此不得不把自己田里还沒有收割的青麦就預先出卖，以便买进自己下一年的必需品。因此，就在这个产麦的地区里面，小麦的价格反而比它在收麦商人所住的法尔巴来索城里的价格更加高。因为我的地質考察沒有收获，所以我就沿着一条折向規洛塔去的道路前进；中午到达那里。

29日——当天夜里下了一次很稀疏的陣雨；自从去年9月11日—12日在考凱納斯温泉所遇到的一次大陣雨把我像犯人一样禁閉在那里以来，到現在还是第一次下雨。这兩次下雨的时間相隔有7个半月；可是，今年的雨在智利地方要比平常的年份下得晚些。

30日——我們經过契里考昆山(Cerro of Chilicauquen)；我在去年的小旅行时候曾經到达这个地方。在一个叫做普拉齐拉(Plazilla)的优美的小村庄那里，我們走上了那条通往科金坡的大路。我以为，从規洛塔河谷的契里考昆山上望过去，远处的安第斯山脉的風景，現在已經披上了厚厚的一層新雪；这眞是智利的最美丽的景色之一。可以把这幅風景去和法尔巴来索西面的山景、聖菲力浦的盆地景色或者阿空加瓜火山的景色以及聖地亞哥和郎卡古阿的平原景色并列在一起。因此，智利的所有最优美的風景都是离开首都和它的外港不很远的。

5月

卡塔比耳科——規里馬利——康察里——伊拉佩尔——科金坡

5月1日——今天从卡塔比耳科(Catapilco)到倫哥托莫(Longotomo)；这是兩个人口很少的小村子。这一帶的树木变得更加稀少；有另一种巨大的植物来代替它們而出現；这种植物的叶子好像鳳梨的叶子，而它的長的花軸則好像是絲蘭的花軸。

2日——今天从倫哥拉莫到規里馬利(Quilimari)。今天所走的道路仍旧像昨天一样沿着海岸，离开海面的距离不远。从小范圍看来，这一帶地方的地面特别破碎和不規則：在小平原或者盆地的中間，伸出一个个峻峭的岩石小峰。这一条犬牙交錯的海岸綫和靠近海岸的滿布着礁石的海底，在將来轉变成为陆地的时候，也一定会显出像現在我們經过的地点一样的形狀来。

3日——今天从規里馬利(Quilimari)到康察里(Conchalee)。在这一段路的附近地方变得愈来愈貧瘠起来。河谷里面的水量很难足够去灌溉田地，而在河谷和河谷之間的土地就完全無用，甚至山羊也不能够在这里找到維持生活的食料。在冬季的陣雨下降以后，到春天在这里就迅速地生長出一層稀薄的牧草来，于是居民們就把牛群从安第斯山脉那里驅赶下来，到这些草地上来放牧。植物界有办法知道会盼望到多少雨的情形，这眞是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一件較有趣味的事情。* 在可比亞波地方，下降一次陣雨所發生的效果，相当于在瓜斯科地方下降兩次陣雨所發生的效果，而且也相当于科金坡地方下三次或者四次陣雨所發生的效果，而同时在法尔巴来索地方則下着傾盆大雨。在从后面这个地方向北方前进的时候，雨量却似乎幷不是严格地依照緯度的减低而比例地减少下去的。康察里位在法尔巴来索到科金坡的距离的一半还不到的地点（离开法尔巴来索67英里）；在这个地方要一直到5月底才有希望下雨；可是在法尔巴来索地方，通常在4月初就下雨了；不但这样，由于雨季开始得較晚，年雨量的数字也就要比例地减少。

我听說，貝格尔艦在测量所有这些海港。所有当地的居民都認为它是一只走私船；他們訴說完全不能相信艦長会沒有什么举动而到这里来；每个人都認为自己的鄰居在保守这方面的秘密。我甚至也很难去說服他們。順便可以提出，这种关于走私的傳說表明出，甚至是这些地区里的上層阶級，也是多么不能理解我們的事情和走私有極大的不同。如果一个人竟会把艦長費支罗伊錯看做走私商人，那么他也就永远辨認不出徹斯忒菲耳特（Chesterfield）勛爵和他的僕人之間的任何差别了。

4日——今天从康察里到伊拉佩尔（Illapel）。这里的沿海地区一些也沒有地質上的趣味，而且那些光禿的岩石山地也是非常單調，所以我就决定轉向內地，走到伊拉佩尔这个矿区城市去。这是一段很長的整天的路程；我們不得不横过一条山嶺；我以为它至少有2,000英尺的高度。伊拉佩尔河谷，也像智利的其他各地的河谷一样，是十分平坦的；在这个河谷的兩側，有时是成層的礫石的悬崖，有时是山脉的光禿的岩石。在一条笔直的最高的灌溉溝道的上面，所有的地面也显出像大路的路面一样的棕褐色；而在这条溝道的下面，全部地面上都生長着一片阿尔佛佛草（就是車軸草屬的一个种），因此就显出是一种像銅綠一样鮮艳的碧綠色；它們双方的对比是很奇特的。伊拉佩尔是一个很正規的优美的小城市；它的繁盛景象依賴于附近各处的無数矿区，主要是銅矿。

5日——为了使我們的牲畜休息起見，我們就在这里停留一天。（6日）第二天，我們又上路走到霍尔納斯（Los Hornos）那里去，它是一个富含矿藏的"矿業的"或者特殊的区域。在这地方的一座主要的山上，到处都被鑽鑿孔道，好像一个大蟻巢的巨型的模型。智利境內的矿工是一个特殊的人种；从他們的生活習慣看來，他們有些像是軍艦上的水手；他們一連好几个星期都居住在最荒僻的地点；可是，当他們在节日下山到村庄里去以后，他們总是要縱欲無度或者干着蛮横無理的举动。有时候，他們領到了一笔相当大的工錢，于是就好像水手得到了獎金一样，他們就尽快把这笔錢胡乱地花用去。他們毫無节制地喝酒，購买很多衣服，过了几天就花用得身边連一分錢也不剩，于是又再回到自己的可憐的居住地方来，干着一种比馱运貨物的牲口还要沉重的工作。他們的衣服是很特别的和相当美观的。他們穿着一件很長的、用某种深色的粗呢做的襯衫和一条牛皮圍裙；用一

* "植物界有办法知道会盼望到多少雨的情形，这真是一件較有趣味的事情"这句話，在考察日記的第一版里被达尔文改写成："去观察这些草类的种子怎样知道会盼望到多少雨量，的确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大概这好像是由于一种获得的本能而产生的。"在考察日記的第二版里，又再改写成："去观察这些草类和其他植物的种子怎样适应于这条海岸上的各个不同地點所下降的雨量，的确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大概这种适应好像是由于一种获得的習性而产生的"。——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条寬闊的顏色鮮艳的腰帶把它們全部束住在腰間(这种腰帶好像是軍官腰間的絲織的紅帶)。他們的褲子非常寬大;在他們的头上还有一只深紅色的小布帽。我們遇見一队这些騎馬的矿工;他們穿着全部裝束,抬运着一个已死的同伴去下葬。他們用非常迅速的脚步前进着,有四个人步行抬着死尸。抬尸的一組人用尽可能的速度奔跑大約200碼,于是就把它轉交給另外一組人去抬运;而接班的一組人已經預先就騎着馬疾馳到前面去等候了;他們就这样輪流向前行进。他們彼此不顧一切的乱贼乱叫;全部这个景象構成了一幅非常奇怪的送葬的行列圖。

7日和8日——为了进行地質考察,在这里停留了一天;此后,騎行到孔巴尔巴拉(Combarbala);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小鎮,位在安第斯山脉的主脉的山脚下。这个区域到处都是山地和十分荒凉。

9日和10日——这一帶地点的人口这样的稀少,道路又是这样的很难辨認,以致我們在找寻自己的道路方面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在这最近的几天里,沿途景色毫無兴趣,而行路又使我們十分疲倦。我們經过普尼塔关矿区(Mineral of Punitaque);在这里已經开采出了很多銅和金。这里还有水銀矿,但是現在还沒有开采。我們到达奧伐列(Ovalle);这是一个位在里馬利河(R. Limari)边的小鎮。在达到那里以前,我們橫过几个極其貧瘠的平原(就是特拉維尔西雅);这些平原从海边向內地伸展到很多里格的地方。

11日——第二天渡过一条河流,經过几个平原,到几座山上去;那里有銅矿,叫做帕农西洛矿区(Mines of Panuncillo)。这个矿区是屬于聖地亞哥的卡德留先生的。

12日——我在这里停留一天,考察矿区情况。这个銅矿并不十分丰富,矿石是普通的黃銅矿。据估計这个矿的价值是30,000—40,000元[1];可是,在英国人起初到这里的时候,卡德留先生就替一个英国公司用黃金1兩(3英鎊8先令)买下了这个矿区。这个矿在充满着这种矿石的时候,被当地的居民舍弃,因为他們不相信可以把这种矿石提煉出銅来。同样也因为沒有知識,他們把一堆堆富含銅粒的矿渣和溶解过的黃銅矿出售,而使英国商人获得同样巨大的利潤。可是这些銅矿公司虽然有这些利益收入,却想尽方法濫用去大量金錢。公司的大多数代理人和股东們簡直愚蠢到發瘋的程度:付出大笔的薪金;設立几个圖書館,購藏精裝的地質学書籍;每年用1,000英鎊去招待智利当局的官員;派送矿工們出外去探寻智利境內还沒有發現过的特种金屬;和矿工們签訂每天大量供应給他們牛奶等的合同;在还不可能使用机器的地方,購置了机器;还有近百种这一类事業的費用;这一切完全証明了我們英国人的糊塗透頂,并且直到今天还成为当地居民們的笑柄。显然無疑地,要是在这些正在开采的矿区里用当地的方法去好好地运用同样的資金,那么就一定会获得大量的利潤;所有这一切,只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經理和一个对开矿和化驗矿石有經驗的技师就已經完全足够应付了。如果英国矿工和智利矿工在这里彼此展开竞賽,那么我以为,智利矿工一定会对我国的工人感到非常好笑,而且成为徹底的胜利者。

艦長海德曾經敘述到,这些矿工們(Apires)——眞正的馱运貨物的牲口們——从最深的矿井里面背运出了沉重得惊人的矿物来。我自認,我当时曾經以为他这个敘述恐怕

1) 就是6,000—8,000英鎊。——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是太夸大了，因此我很高兴趁着現在的机会，来把我任意挑选到的一只背筐里面的矿物秤量一下。那时候我正对着一只背筐站立着，使用了自己的相当大的力量，才把它从地面上提起来。在把这一筐矿石过磅的时候，得出它的重量是197磅（等于14英石）〔就是90千克〕。矿工背着这一筐矿石要从80碼深的矿井底下爬上来；他所經过的道路，一部分是險陡的通道，而大部分却是近于垂直的木柱；这些木柱一根根排列成折綫形；在木柱的面上刻有踏步用的缺口。根据这里的一般規則，在深度不到600英尺的矿井里面，矿工不得在半路上停留下来休息。据說，平均每次所揹的矿石重量要比200磅大些；有人向我肯定說，在有一次試驗时候，曾經从最深的矿井里面背运300磅[1]的矿石到上面来。

在这个矿里面，矿工們正在背运着普通重量的矿石；在一天里面背运12次，就是从80碼深的矿井里背运出2,400磅〔1,100千克〕的矿石〔而且还要在这几次的間隔时間里面干敲碎矿石和揀取矿石的工作〕。这些矿工差不多赤身裸体地做着工；他們的身体上的肌肉不很發达；可是，除了遇到不幸事故以外，他們是身体健康的，并且看上去也是生活愉快的。他們每星期吃一次肉，而且从来沒有增多一次过，即使吃肉也不过是吃一种又硬又干的牛肉片（叫做"察尔規"，charqui）罢了。虽然我也知道，他們的劳动是自願的，但是在看到他們从矿井里面爬上来到井口的情形时候，就不能不感到十分憤慨：他們的身体向前弯曲，用着自己的双臂倚靠在梯級上，他們的双腿弯曲着，他們的全身肌肉在顫抖着，他們的面孔上涌出的汗珠在直淌到自己的胸口，他們的鼻孔向外張开，他們的嘴唇的双角在用力地向后紧縮，还有他們的胸口呼气非常困难。他們在每一次呼出胸口的气的时候，由于習慣，总是要發出一个音节分明的喊声："唉——唉"；这个喊声是由一种从胸部深处所升起的声音来作为結尾的，而这种声音尖銳得好像軍笛的声音。他們在搖搖摆摆地走到矿堆旁边以后，就把自己的"卡尔帕乔"（carpacho, 大背筐）里面的矿石倒出来；作了兩、三秒鐘的停留休息以后，他們就揩拭一下自己額角上的汗珠，好像已經完全恢复了力量，于是又再用快步爬下矿井去了。所有这一切情景，使我認为是一个惊人的实例：它說明了一个人能够由于習慣而去忍受这样沉重艰苦的工作，因为在这里再也沒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来担負这种工作了。

这个矿区的主管人乔昆·爱德华兹（Joaquin Edwards）先生，是一个年輕人，也是英国人所生的孩子，不过他小时候沒有学过英語，后来才学習它。我和他談到現在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外国人的数目；他还是一个十分年青的人，当时就告訴我說，他記得，在他还是在科金坡小学里讀書时候，有一次学校里曾經特別放假一天，去欢迎一艘英国軍艦的艦長；这个艦長是从港口到城里来和总督进行談判的。他認为，当时这个小学里面的每一个学生，連他自己包括在內，都不願意去接近这个英国人，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够强迫他們去，因为他們已經有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見，認为在和这种人接触以后，就会傳染到异教的思想、不潔的疾病和發生灾禍。直到現在，他們还在講述着海盜們的恐怖行动；有一个海盜，他把聖母瑪利亞的画像也搶走了；过了一年以后，这个人又再跑来取走聖父約瑟的画像，并且說道，他是为了可憐那个沒有丈夫作伴的太太（聖母）而来取这个画像的。我还听到

1) 大約等于22.5英石的重量〔就是135千克〕。——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卡德留先生說道,他曾經在科金坡地方坐在一个老年妇女身旁吃午飯,当时她說明道,能够活到現在和英国人在同一个房間里一起吃午飯的时候,这眞是使她感到非常奇怪的,因为她記得,在她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只要听到人家喊一声"Los Ingleses!"(英国人!),每一个人就抓取了自己所能够携帶的比較值錢的东西,赶快逃奔到山里去躲藏。

13日——今天从帕农西洛到当比略斯,那里有几个旧銅矿。現在有几个英国人是这些矿的主人;他們本来是机械学家,但是靠了自己的勤儉努力而积蓄了几千英鎊,于是收买下这个矿区;他們希望把这个矿区的矿藏完全开采出来。我們住宿在一个叫做朋塔(Punta)的地点;这是一条山嶺的山角,突出在一个寬广的平原上面,正完全好像突出到海里去的海角。(14日)我們不得不橫过这个平原(就是特拉維尔西雅),騎行到科金坡的港口去。我們發現貝格尔艦停泊在南方1里格的小海港汉拉杜拉(Herradura)那里。艦上的全体人員都移住在岸上的帳蓬里;軍艦正在进行修理,准备作橫渡太平洋的長途航行。

15日——我在軍艦上逗留了一天;到16日,和艦長到科金坡城里租住在一个寓所里。这个城市离开貝格尔艦的停泊处有11英里。据說,科金坡的居民有6,000—8,000人。这个城市除了所有各处都是極其寂靜以外,就再也沒有什么特点可以使人注意的了。它也像智利北部的其他的所有城鎮一样,是依靠矿区而存在的,不过这里的依賴程度較小一些。

17日——上午,下了大約有5小时的小雨;在这个季节里,这是第一次下雨。农民們就要利用这一陣雨,去翻耕田地;到第二次下雨以后,他們就要开始播种;如果再有第三次陣雨下降,那么他們就会在春天得到丰富的收获。去观察这种微量水分所發生的效果,的确是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在下雨以后过了12小时,地面已經显得和以前一样的干燥,可是到27日,就是在过了10天以后,所有山丘表面,都被輕微地塗抹上了一个个綠色的斑点;这种綠草稀疏地分布在地面上,好像是头髮一样的細絲,莖長足有1英寸。在这次下雨以前,到处的地面都像公路上的路面一样不生草木。晚上,我到爱德华兹先生的家里去吃晚飯;正在我們吃飯的时候,忽然發生了一次剧烈的地震。我听到一种在地震發生以前的隆隆声;但是由于妇女們的尖叫声、僕人們的奔跑声和几个紳士冲奔到門口去的声音,我就不能够去辨別这次地震的运动情形。后来有几个妇女就害怕得哭喊起来;有一个紳士則說道,他整整一夜都不能够安靜地睡着,只要一閉眼,就做起一个房屋倒坍的噩夢来。这个人的父亲〔最近〕在塔尔卡花諾地方因地震而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財产;而他自己則在1822年法尔巴来索地方剛巧在屋面倒坍的时候逃出了性命。他講述了一件当时發生的有趣的偶然巧合的事情;那时候他正和朋友們打牌;他們当中有一个德国人就〔站起来〕說道,他在这一帶地方,从来不关了門坐在房間里,因为有一次他在可比亞波地方关了門坐在房間里就几乎送了性命。他就照例去把門打开来;可是,当他剛才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發生了那一次著名的大地震。打牌的朋友大家都因为这种偶然巧合而逃出了性命。在地震的时候,危險的倒不是在于沒有充分时間去开門,而是在于那时候牆壁走动,把門緊压住了,因此就沒有办法打开它。本地居民和長久居住在这里的侨民們在地震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發生的时候总是感到非常害怕；这种情形正是使我感到非常惊奇的。可是，我認为，这种过度的恐慌情形，一部分是由于这里缺乏一种鎮定他們的害怕心理的習慣；在这里缺乏輿論的束縛，就是缺乏羞耻心。实际上，当地的居民并不喜欢一个人有这种冷静的态度。我听說有兩个英国人，在發生强烈的地震时候，他們正睡在房屋附近的露天地面上，知道这个地方决不会有危險，因此就不再站起来。这时候当地的居民們就發怒起来，向他們喊叫道，"来瞧瞧这些异教徒吧，他們竟連爬起床来也不願意了！"

19 日——我向河谷上游步行很短一段路，去考察艦長霍耳(B. Hall)所描写过的那些阶段形的礫石平原〔阶地〕；萊伊尔先生曾經研究过这些平原的形成原因。在瓜斯科河谷里也有同样的現象，而且更加明显；在那里，有 7 个十分平坦的、但是寬度不等的阶段形平原，在河谷的兩側或者一側接連向上升起。显然無疑，在陆地上升的时間里，各个平原边沿的每一列悬崖都曾經有一个时期成为大海灣的崖岸。在科金坡地方，海生軟体动物的貝壳被埋藏在地面附近的地層里；如果不采取这个証据，而也用艦長霍耳所引証的說法，去說明这些平原是由于湖泊的周界接連断裂下降而形成，那么这是完全不适当的。这些阶地的出現，尤其是瓜斯科的阶地，就可以十分显著地引起任何一个对于現在陆地形狀的形成原因方面毫無兴趣的人的注意。这很多阶地恰巧在河谷的相对兩側彼此相应地成为平行而且水平的行列；它們被鄰近的高山的凹凸不平的輪廓襯托得更加明显。

21 日——今天我和爱德华兹先生一起动身到阿尔規罗斯(Arqueros)的著名的銀矿地区去，并且再从那里向科金坡河谷（或称阿耳規河谷）的上游前进。爱德华兹先生是一个愉快的年輕的在智利長大的英国人。我們在經过了一个高山地区以后，到天色黑暗时候，到达爱德华兹先生的父亲所經营的矿区。这一夜我在这里睡得非常舒适；在英格蘭地方就不能够完全体会到这种舒适的原因，就是：在这里竟沒有跳蚤！在科金坡地方，所有的房間里都充滿了跳蚤，可是在这里大約 3,000 英尺高度的地方，就沒有跳蚤来居住；如果把跳蚤帶到那里去，例如帶到这些矿区里来，那么它們就会死亡。这种情形未必可以認为是由于这里的气温略为降低而發生，一定是有另外的原因来把这些討厭的昆虫消灭了。(22 日)第二天，我在考察矿区方面耗去了半天时間。这个矿区展开在几英里范圍的山地上面，有很多銀矿；在銀矿里还时常杂有硫重晶石(Sulp. of barytes)。这个矿区还只是在不多几年以前被一个伐木工人所發現；虽然矿脉突出在地面上，但是它的含量丰富。这里的矿井虽然以前每年可以开采出銀子大約 2,000 磅，但是現在的狀況很是惡劣。曾經有人說道："一个人有了銅矿就会获利，有了銀矿可能获利，但是有了金矿就反而要亏本"。这种說法是不确实的，因为智利的所有大富翁都是靠了开采貴金屬而發財的。不久以前，薛瓦德(Seward)医生从可比亞波地方回到英格蘭来，就帶回了他在一个銀矿里所加入的一份資金的紅利，它的数目有 120,000 元（24,000 英鎊）。当然，一个銅矿在細心开發的时候一定能够获利；可是，对于其他的金屬矿的投資，就等于是賭博冒險，或者更加确切的說，等于是在購买獎券。矿主因为沒有任何良好的方法来防止偷窃矿石的行为，所以时常損失大量貴重的矿石。我听說，有一个紳士曾經向另一个人打賭說，他的矿里的一个矿工一定会在他当面偷窃矿石。在把矿石运到矿場外面去以前，矿工們先要把它打碎；他們坐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那里,把無用的石塊抛弃在一边;那些石塊就从山坡上滚下去了。有兩个矿工在做这种工作;他們好像是偶然地把兩塊矿石同时抛擲出去,于是就打趣地喊道:"讓我們来看究竟那一塊滚得远些"。这时候那个矿主正站在他們旁边,也就和他的朋友用一支雪茄烟来打賭。那个矿工就在这时候看清楚这塊矿石所滚到的廢矿堆里面的位置。到了晚上,他就去把它揀起来,并且把它送給他的矿主看,証明这原来是一塊含銀很多的矿石,并且說道:"这一塊矿石因为它滚得这样远,所以就使你贏到了一支雪茄烟"。有几个矿主对自己的矿工說,"我們知道你們会干出偸窃矿石的事情来,但是为什么不把偷去的矿石出卖給我們呢,我們收买了它仍旧可以获得通常的大笔利潤哩";而且有时竟也訂立起这种合同来。(在可比亞波附近,我遇見三头騾子,它們馱运着貴重的矿石在夜間行路。这些盜取矿石的人,对每一个被他們認为有告密可能的人都送給賄賂。他們非常鎮定地把一塊良好的矿石送給那个和我作伴的向导。——这几句已删去。)下午,我离开銀矿,下山到河谷(跳蚤的活动区域)里去,并且借宿在我們所走到的第一个郎乔(茅屋)里。

23日——我們沿着肥沃的河谷前进,沿途考察地質,一直走到了一个农庄;这个农庄的主人就是愛德华玆先生的亲戚。我們就在那里度过了第二天。(24日)农庄主人的太太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孩,她的年紀还沒有到17岁,可是已經是兩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不久又將再增添一个孩子,来充实薩耳謝拉(Salzera)的家族的人口。使人奇怪的是,这里的农庄主人們虽然相当于我国的紳士,却很少注意到生活舒适方面。他們的房屋、傢具等等都决沒有超出于英国第二等农民家庭的設备,不过他們的太太穿着十分美观的衣服,而他們也通常是很有礼貌的紳士。这里的風景十分美丽,在性質上是眞正智利的風景。我感到它很像是高山風景年刊(Annuals of Alpine Scenery)里的某一幅風景圖。

25日——我离开愛德华玆先生,又再騎馬向上游走了一天的路程,到达克拉拉河(R. Clara)和阿耳規河谷的会合地点。我曾經听說这里有化石貝壳和化石豆;結果知道化石貝壳的确是有的,而化石豆則只不过是白色石英的小石子。我們經过了几个小村庄;这个河谷已經被开垦得很美好,整个風景非常偉大。在这里,我們已經靠近了安第斯山脉的主脉,四周的群山都很高大。在北智利的所有各地区里面,果树在靠近安第斯山脉的相当高的地方要比那些較低的地方結生出更加多的果实来。在阿耳規河谷的地区里,無花果和葡萄因为它們的品質精美而很出名,并且占有了很大的面积。这个河谷大概是規洛塔河谷以北的一个出产最丰富的地方;我估計这个河谷地区的居民,包括科金坡在内,大約有25,000人。

26日——在看到了我要看的东西以后,回到原来的农庄。(27日)下一天,愛德华玆又伴我回到科金坡,在下午很晚时候到达。

6月

科金坡——叶兒巴貝納——弗連利納——可比亞波河谷

6月2日——我出發到瓜斯科河谷去,同时帶了一个向导上路。貝格尔艦回駛到法尔巴来索去,过几天以后再到可比亞波来候我上船,于是再駛往秘魯。艦長費支罗伊租了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只小船，留下一队人；他們由沙利文先生率領，去測量智利的海岸，以后再到利馬和貝格尔艦相見。我們今天騎行到一座孤立的房屋那里；它叫做叶兒巴貝納(Yerba Buena)；这里有一塊草地，可以購买馬匹吃的牧草。在全段道路上，除了这里以外，我們只經过了另外一座房屋，或者也可說是居民地点。从科金坡到瓜斯科的道路有兩条：一条道路靠近海岸，而另一条則通过內地；在內地这条道路一帶，一年四季都沒有馬匹吃的牧草。因此，我就朝着这条沿海的道路前进。前面已經講到，在兩星期以前下过一次雨，可是那一次下雨的范圍，只达到离开瓜斯科大約一半的路为止；因此，在我們所經过的路程的前一半地区里面就显現出了一种淺淡的綠色，剛正使我認为它也好像是英格蘭在春季里的草地和含苞的花卉的新綠顏色。当一个人旅行到这些荒凉的地方来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被禁閉在陰暗的监獄里面的犯人，因此就有一种想要看到这些風景的經常的渴望。

3 日——今天从叶兒巴貝納到卡利柴耳(Carizal)。在前半天的时間里，我們穿过一个山地的岩石荒漠，好像康察里附近的地方；后来則經过一塊又長又深的沙土平原，地面上散布着破碎的海生軟体动物的貝壳。这里很少見到水，卽使有水也是咸水；虽然有几条小溪，但是在它們兩岸都是白色的鹽类硬壳，在它們中間生長着多漿植物、喜鹽植物等。这一帶从海岸直到安第斯山脉的全部土地都是一片沒有人居住的荒漠。我看到只有一种生長得最多的动物痕迹，这就是螺輪蝸牛(Bulimus)的貝壳；它們在最干燥的地方集結成大堆。在春天的清早，当露水还湿潤着地面的时候，这些軟体动物就到处乱爬。因为它們只是在清早时候出現，所以古阿索人就認为，它們是从露水里面所生出来的。我在另外几处地方也观察到，那些極其干燥和貧瘠的〔石灰質土壤的〕地区，却非常适宜于陆生軟体动物的生長。在卡利柴耳地方，只有几个小茅屋、几个咸水池和一小塊已經开垦的土地；可是，我們好容易才購买到了一些谷子和秣草来喂給自己的馬吃。

6 月 4 日——今天从卡利柴耳到沙烏西(Sauce)。我們繼續騎馬經过几塊荒凉的平原；有大群的羊駝寄居在这些平原上面。察聶拉耳河(Chaneral R.)的河谷穿过这个平原；这个河谷是一个位在瓜斯科和科金坡中間的最肥沃的地方，可是它非常狹窄；在河谷里虽然显出綠色，但是出产很微少的牧草。在这个季节里，購买不到一些馬匹吃的牧草。在沙烏西地方，我們遇見到一个非常和善的老紳士，他正监看一只煉銅爐。他为了表示特別照顧起見，就允許我們出高价来購买去一捆污穢的干草；这就是我們的可怜的馬在跑了整整一天的路以后所吃到的全部的晚飯了。在智利各地，現在只有少数的煉銅爐在工作着；由于这里的木柴特別缺少，并且因为智利所用的还原煉銅法很不便利，所以就認为用船只把矿石裝运到英格蘭去提煉，更加有利可圖。这些可怜的智利人認为，英格蘭所需的銅是依靠智利而获得的。他們沒有想到，所有从他們那里輸出的銅矿石，在英国提煉出銅来以后，仍旧要輸出到其他各国去的。

5 日——沙烏西位在笔直的大路的側面不远的地点。我們不得不越过几座高山，从沙烏西走到弗連利納(Freyrina)。在每天向北騎行的时候，沿路一帶的植物愈来愈变得稀少起来；在这里的少数微小的灌木身上，披着一層絲狀的綠色地衣；那些生長在南方的巨大的像枝形燭台的仙人掌，到这里也被一种不同的更加小得多的仙人掌来代替了。在冬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季的几个月份里面,在北智利和秘魯兩个地区的太平洋上面,都有大片均匀的層云低低地悬挂在天空里。我們从这些高山上面望去,看到了一幅非常惊人的巨大的白色的閃閃發光的气海的景色:从它里面,正有一条条長舌沿着河谷向上游伸展过去;只剩下了島嶼和海角,正好像是一幅把科諾斯群島的陆地縱橫切割的海面景色。我們很早到达弗連利納;这使我們自己和可憐的馬匹都非常高兴。在瓜斯科河谷里,从河口开始,我們見到一个小村庄在海港那里。这个地点十分荒凉,并且在它的鄰近四周沒有淡水。弗連利納位在它的上面5里格的地方,这是一个房屋分散成長条形的村庄,有着粉白的和通常是舒适的房屋。再向上游10里格,就是主要的城鎮巴列納尔(Ballenar);再上面靠近安第斯山脉那里則是瓜斯科阿耳托(Guasco Alto),这是一个农村,更加正确的說是一个种植果树的村庄,因为出产干果而出名。

6日和7日——为了讓我們的馬匹休息起見,我們在这里停留兩天,并且和哈代(Hardy)先生居住在一起;他是一个銅矿主人。当中有一天,我騎馬到港口去。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朝着河谷上游望去,可以看到景色非常优美;这一条近于笔直的凹縫的頂端,就在遙远地方的白雪复盖的安第斯山脉那里;在它的兩側,各有無数的横綫,互相混和在一起,成为一条美丽的霧帶。它的前景因为有很多平行的阶地而显得非常奇特;还有它們所包圍的这条狹帶形的綠色河谷,連同它的柳叢,正和它兩側的光秃的山地有明显的对比。从艦長霍耳的描写里,我曾經盼望这里是一个植物茂盛的河谷,也好像是聖特雅哥島[1]上的河谷那样;可是,我以为,艦長霍耳的一切优美的描写,还需要添加一些帶有天然色彩的薄層[2];它可以部分地毁坏这些描写的誘惑力;不过我恐怕它將添加到它們的現实情况里去。可是,在最近的13个月里面,这里还沒有下过一次雨;在听到了这个事实以后,就已經可以使人清楚地相信,附近的这一帶山地确实是非常貧瘠的了。当地的居民在听到科金坡地方已經下过雨以后,心里非常羡慕。从这里的天气情形看来,他們也有希望得到下雨的好运;的确在兩星期以后,他們的希望是实現了。那时候,我正在可比亞坡地方;那里的居民正是也帶着同样的羡慕心理,来談論着瓜斯科雨水丰多的情形。有时这一帶地方接連有兩、三年非常干旱,大概在全部这一段时間里面至多下降一次雨;但是在干旱以后,通常就跟着来了一个大雨的年份;这时候甚至要比干旱的年份所發生的灾害更加大些。在河流里面都漲滿了水,礫石和沙泥滿布在这些唯一适宜于耕种的狹帶形的河谷地面上。除此以外,洪水还破坏灌漑的溝渠。在三年以前,就由于这种水灾而造成了大荒年。晚上,我去訪問"市長"(governador)的住宅;他的太太是利馬人,并且醉心于沙龙主义和对她的鄰人們的优越权力。可是,这位有教养的太太从来看不懂一幅地圖。哈代先生告訴我說,有一天,在鋼琴上面放有一幅彩色地圖;这位太太看見了它就喊叫道:"Esta es contradanca!"(这是組舞呀!)。"Que bonita!"(多么美妙呀!)。另一方面,瓦尔的維亞的善良居民在听到很多关于我們所繪制的地圖方面的情形以后,就認为各种东西都是地圖了。当他們誤解一架六分仪(sextant)和人造水平仪(artificial horizon)的时候,显

1) 佛德角群島里的聖特雅哥島。——原注。

2) 一种十分快乐的表現法。——費支罗伊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然無疑一曲音乐也会得采用同样的名称[1]。

8 日——今天我們騎馬到巴列納尔去。因为左右兩側的岩石質的高山都被云塊所遮沒，所以这些像阶地形狀的平原，就使这个河谷显出一种好像巴塔哥尼亞的聖大克盧茲河谷的景色。这里的耕地面积很小。

9 日——今天停留在这里。巴列納尔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差不多有科金坡那样大小，房屋建筑得很良好。它只不过是在最近几年里兴盛起来，它的繁荣完全是由于附近銀矿的开采。河谷里的物产不足够去維持当地居民的食用。巴列納尔这个地名 (Ballenar) 是从愛尔蘭的巴列納赫(Ballenagh)那个地名而得来的；巴列納赫是奥希根斯(O'Higgins)的家族的出生地；这个家族里面的人〔在西班牙政府的統治时代〕，曾經做过智利的总統和將軍。弗連利納的地名也是从弗連尔(Freyre)將軍的名字而得来的。巴列納赫是一个比較精美和秀丽的城市。这里的河谷，实际上也是智利的所有河谷，都是很値得使人一看的。

10 日——我打算不先从这里直接走到可比亞波城去，而是帶了向导朝着河谷的上游部分出發。我們整天都在毫無兴趣的地方騎馬走过去。我簡直已經把“不生草木的”和“貧瘠的”这类形容詞都反复使用得厭倦了。可是，这些字也像它們通常所用的情形一样，具有一种比較的意义；我曾經时常把它們应用到巴塔哥尼亞的那些平原方面去；可是，这些平原的植物界还拥有着那些有刺的灌木和一些干硬多刺的草类；如果这里的植物界也有这些植物，那么它真可算是繁盛的了。在这里，甚至也找不到很多有 200 平方碼面积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面仔細找寻的时候，也不一定会發現几棵小灌木、幼树、仙人掌或者一些地衣；而很多种子正躺在土壤里面沉睡着，准备就在第一次下雨的冬天时候萌芽抽叶。在秘魯地方，眞正的荒漠占有了很广大的面积。

晚上，我們到达一个小河谷边上；这个河谷里面的一条小河床是潮湿的；我們就沿着它向上游走去，遇到了一种品質不很惡劣的河水。在夜里，这条河流里面的水，因为沒有白天时候那样蒸發得快和被土壤吸收得快，所以就要比白天向下游多走 1 里格的路才消失。这里有很多可以用作柴火的树枝，所以这对于我們說来是一个露宿的好地方；可是，对于可憐的馬匹說来，这里就沒有一口可吃的飼料了。甚至在这里，也有兩座印第安人的茅屋，还有一群驢；它們在干着馱运柴火等物到矿区去的工作。这些驢得不到任何确实可靠的飼料，就靠了灌木的干枝的殘余部分来維持生活。这里再也沒有其他任何一种植物可以作为它們的食物。我以为，它們时常被帶領到安第斯山脉的河谷里去，吃食短时期的牧草；可是一般說来，我剛才所說的东西也就是它們唯一的給养。它們啃食殘枝的事实，証明了这里的眞实情况，并且使我十分惊奇。

11 日——今天我們不停地騎馬走了 12 个小时，一直走到有水和柴火的地点。在这地方有一座旧的煉鉄爐。可是，我們的馬仍旧沒有一些东西可吃，并且被我們关閉在一个荒廢的院子里面。沿路一帶都是山地；远处的景色，由于裸露的高山和卓越的天气，而有各种不同的顏色，因此使人感到很有兴趣。看到太陽經常把光綫照射到这样無用的一个地

1) 注意：我已經过于夸大了这只关于瓦尔的維亜的故事。——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方,眞使人差不多会感到可惜。像这样良好的日子,就应該盼望到綠油油的田地和优美的村屋和果园来配合。

12日——中午,我們到达可比亞波河谷里的坡特烈罗謝科农庄(Hacienda of Potrero Seco)。我由于到了这里而感到内心非常高兴。当你在吃着一頓精美的晚飯的时候,而你的馬却在啃吃那些系縛住它們的木柱,这一定会使你听到了非常难受,并且也沒有任何办法可以去解救它們的飢餓。在整段路程里面,在看到要多么快速才能穿过这个特拉維尔西雅(荒漠),眞会使你十分焦急。可是,整个看来,这些馬仍旧还是十分健壯活潑,并且也决不会有人指出說,它們已經有55个小时沒有吃到一些东西了。

这个农庄是屬于英国的一家公司的;这家公司的产業在破产的时候,就被几个英国商人購买去。当中有一个商人秉格利(Bingley)先生,就出来担任事务代理人。我有一封介紹信帶来給他;运气眞好,他恰巧在今天从城里到这个农庄里来。根据他的斷言,在这个河谷里,再也沒有像这里那样有良好制度的地方了。曾經有一个时期,整个农庄被出租,而租金只有500元[1];現在單單一部分土地就收到租金1,800元,还有一塊土地收到400元;他把上等的田地留下給自己。这就是那些糊塗的公司的經营的榜样。据說,这个农庄的土地的長度是14里格(大約25英里);当然它是十分狹窄的,很少地点有1英里的寬度,而且时常沒有寬度,就是說,在河谷里的有几段土地上不能够引水灌溉。这里的土地通常有兩塊田那样寬。整个田地里都种植本国的車軸草,作为驢的飼料。秉格利先生的事务是負責把銅矿石裝运上船的工作;可是,这里的各种东西都要依靠那些裝运矿石到港口去的車輛运过来。整个河谷里的草地是多么少,以致远不能够供应充分的牧草給那些矿区方面所使用的騾子。因此,在英格蘭就有人發出奇談怪論来,以为整个矿产的价值都依存于任何个人所获得的牧草的数量。这里的可耕的土地数量很少的原因,并不是完全由于地面不平坦和因此發生的灌溉不便利,而且还由于水量太少。今年的河水却特別充足,因此在这里的农庄地区里,河水就漲到了馬腹那样高,河面寬度大約有15碼,水流很峻急;当然它在向海里流去的时候,就变得愈来愈小。可是,它流到海里去的情形很少;通常到最后就变得完全干涸無水;以前曾經連續有30年沒有一滴河水流到太平洋里去过。当地的居民都非常心焦地等待着安第斯山脉上面的暴風雪快些到来,因为在下了一場良好的大雪以后,这就足够供应給他們下一年灌溉用的水量了。在这較低的地方,这种大雪要比下雨更加有無穷大的益处。每年在这里还沒有兩、三次雨下降;这些雨总是帶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在下雨以后过了不多时候,騾子和牛就可以在山地上找到少量的牧草吃食。可是,如果在安第斯山脉上面沒有降雪的話,那么整个河谷就要完全荒廢了。在过去的历史記載里面,这里發生过三次大旱灾,差不多全体居民都不得不流浪到南方去。据說,在这个河谷地区里面有居民12,000人,但是每年的出产数量只够3个月的食用,不够的数量都从法尔巴来索和南方各地运来接济。在察农西洛地方的著名銀矿还沒有發現以前,可比亞波地方已經在迅速衰落下去,但是現在它显出非常繁荣的景象,而这个过去被地震完全破坏的城市也已經重新建造起来了。

1) 就是100英鎊。——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可比亞波河谷向着正南方通过去，因此在一直計算到它在安第斯山脉脚下的頂部时候，它就有相当的長度；它在荒凉地区里面構成了一条只是像狹帶形狀的綠色地帶。

我們可以把瓜斯科和可比亞波两个河谷看做是狹長的島嶼，而和智利的其余部分彼此分离开来，但是它們并不是被海水所分隔，而是被岩石荒漠所分隔。在这两个河谷以北的地区里面，只有一个非常可憐的河谷，叫做帕坡索(Paposo)；在这个河谷里面大約有居民200人；再过去就是一片眞正的荒漠阿塔卡馬荒漠(Atacama)，这是一道比最凶險的海洋还要厉害得多的障碍物。今年的水量很充足，每个居民都可以随意选取多少土地来灌溉耕种；可是，必須时常派兵駐守在各水閘地点监看，規定他們每星期得到多少小时的正当的用水量。由于这种雨水充足和土壤的肥沃性質，而且这里的土壤要比其他的河谷里的土壤含有更加少得多的礫石，因此这里的植物帶是非常繁茂的。可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这里是位在南緯27°，就是差不多和巴西海岸边的聖凱撒林島(St. Catherine I.)的緯度相同，那么在看到这里的植物界并不具有絲毫热帶的特性时候，就会發生很大的惊奇了。

13日和14日——在这里停留2天，去考察周圍的高大山嶺的地質情況。

15日——向河谷上游前进到安第斯山脉里去；可是，这一段河道十分傾斜，河水流向南南西方面，而不是向东。我在一个好客的老年西班牙人尤格尼奥·馬塔(Eugenio Matta)先生那里吃午飯；以前阿耳多納梯(Aldonati)將軍在他的房屋里居住过。在上次艦長凱恩的航行期間里，他是智利的总督，所以艦上的軍官們都知道他。我以为，他是我在智利所遇見到的最愉快的紳士。这个河谷的情形仍旧很像我已經記述过的情形，并且时常在看到它的景色时候感到很高兴。在夜色降临时候，我們到达阿莫拉納斯(Amolanas)的农庄；我有一封介紹信帶給这座农庄的主人别尼托·克盧茲(Benito Cruz)先生。

16日——第二天，我停留在这里，并且受到别尼托·克盧茲先生的非常亲切和殷勤的招待；实际上，我可以激發旅行者去公平判断外地人在这个地区所受到的亲切关怀的情形。

17日——我雇了几头騾子和一个向导，一同深入到安第斯山脉里一小段路。可比亞波河谷在这个农庄以上的几里格处，分成三股；南面的一股叫做蒙弗拉斯(Mamflas)河谷，在它里面有一条靠在安第斯山脉边緣的很長的河道，并且有很多地点有人居住。在另外两股的河谷里，則只不过各有一、两家人家。我走进当中的一股；它叫做霍耳規拉(Jolquera)山谷；在这里十分荒凉，沒有人居住；我們就睡在一个略有一些牧草的地方。(18日)我們覓路前进；这里的河谷变得更加肥沃；我們只經过一座房屋。中午，我望見这个河谷正向正北方面伸展到很長的距离，認为不值得再向前进，所以我們就回头走，并且选擇一个舒适的地点露宿。这个山谷也是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山口。夜里，天气好像預告要有一次暴風雨襲来。我們感到有一次輕微的地震發生。我們已經到了相当高的地点，不过要是从海边直接爬上到这里，那么就会感到这种高度了。天空晴朗，每夜有刺骨的寒霜。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9日——沿着山谷向下游回头走，到达阿莫拉納斯。下一天，就停留在这里。(20日)我發現这里有很多貝壳化石和树木化石。这里的居民在談論到我所收集的貝壳化石的起源情形时候，也像以前在欧洲的有学問的人們中間所談論的情形一样，还是爭論着它們究竟是不是眞正的貝壳或者是"天生是这样的"[1]。夜里，有一个陌生人走到这里来，請求屋主人准許他借宿在这里。原来，他已經在高山当中迷失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已經乱走了17天。他从瓜斯科阿耳托动身出發，帶着行李、騾子和僕人(沒有向导)，希望在兩天里就寻找到他那条通向可比亞波河谷的道路。可是他走錯了路，因此就开始陷进了山地上的迷宫里去，不能够从这里面脫身出来。在他的騾子当中，有几头就翻跌到悬崖下面去了。要是他沒有遇見一群牛，那么他就不得不宰杀自己的騾子来吃食了。他們不能够順利地离开山地，这是由于他們不知道在比較平坦的地区里，究竟在那几个地点可以找到水喝。我注意到，这种情形正是这个地区难以通行的一个証据。有一个历史上的問題；当我一想到它的时候，就总是会感到惊奇；这就是：西班牙軍队怎样会在征服时期里从秘魯行軍到智利，而且很多兵士都是步行前进的；这些荒漠上的危險是不是永远存在着的呢？[2] 大家知道很多兵士因此死亡了，但是也有足够的兵士逃脫了这些危險，而繼續去和無数印第安族土人部落作战。

21日——回到坡特烈罗謝科的农庄里，于是再从那里作整天的長途騎行，到可比亞波城。(22日)这个河谷的低下部分是寬闊的；在城市附近，有一个良好的平原，好像是阿空加瓜或者規洛塔那里的平原。我和秉格利先生在这里停留了3天。可比亞波城占有相当大的地面，每家人家都有一个果园。(23日——25日)可是，它是一个外貌可憐的地方。这里的住屋里的傢具很少，毫不舒适；这眞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每个人好像都在想法賺錢，然后尽快(我想他們在这方面是十分正确的)迁移到别处去居住。每一个居民多少都和矿区有直接关系，因此他們的唯一的談話資料就是关于矿区和矿石的話。这里的各种日用必需品的价格都非常昂貴；这是因为从这个城市到海港有18里格，陆路运輸费用很高。一只鷄的价錢是5—6先令；木柴，或者更加正确的說是树枝，是从安第斯山脉里面用驢子馱运来的；这一段距离要走2—3天。这里的肉价貴得和英格蘭的肉价差不多；而每头牲口所需要的飼料是每天1先令；所有这一切对于南美洲說来眞是非常特殊的。

26日——我雇了一个向导和6头騾子，沿着一条比上次更加直接的路綫走到安第斯山脉里去。因为这一帶地方十分荒凉，所以我們就帶去一包半混和着切碎的藁杆的大麦做飼料。在从这个城市向上走了大約兩里格的路以后，到达一个寬广的河谷，叫做"德斯坡勃拉多"(Despoblado)，就是無人谷；它是我們上次下山时候所达到的一个山谷的分支。这个山谷起初通向正北方面，但是后来就折向正东方面，而它的終点就在一个通到安第斯山脉西面去的良好的山口里。这个河谷不論在寬度或者深度方面都是很大的；可是，它是完全干枯無水的，大概只有在某一个下雨極多的冬季里面，方才例外地有几天有水流

1) 我的通常的說明方法就是：它們是上帝創造出来的。——原注。
2) 时常一定要帶去印第安人向导。——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下去。在砂石滿布的高山的山坡上，差不多沒有一条山谷把它切开；主河谷的底部也是平坦的。一定是从来沒有相当大的水从这个礫石河床上面流过去，所以还沒有留下一条河道来，好像以前我所見到的其他河谷里的情形那样。我毫不怀疑，正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形一样，它是由于海水逐漸后退而留存到現在的。过去旅行家們所提出的秘魯地方的干燥的河谷，說不定大多数情形也是由于海水后退而获得它們現在的形狀的。

我們騎馬前进，一直到太陽下山以后一小时；那时候我們走到有一口小井的側面的山谷地方，它叫做阿瓜阿馬尔格 (Agua Amarga，就是"苦水")。井水不仅帶有咸味，而且还帶有非常难受的腐臭和苦味，所以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是很适当的。据我估計，从这里到可比亞波大約有 25—30 英里，而在全部这一段路程里面却找不到一滴飲水；所以直接用"荒漠"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一帶地方，确实是很适合的。大約还在到这里的一半路的地方，靠近朋塔哥尔达 (Punta Gorda) 那里，我們曾經走过几个古代印第安人的廢墟；除此以外，我还看出，在德斯坡勃拉多河谷所分支出来的側面的几个小河谷的前面，各有兩堆石塊，彼此相隔的距离不太远，好像是在指示出这些小河谷的进口地位。我的同伴們不知道这些石堆的意义，所以也就只会用他們的冷靜的"Quien sabe? "(誰明白？)，来回答我所提出的問題。

27 日——我們在今天清早动身出發，并且在中午到达帕伊坡特山谷 (Paypote)；在这里有一条小山溪，略有一些植物在溪边生長，而且还有几棵阿耳格罗巴树 (algarroba，就是含羞草亞科的一种植物)。以前由于附近有这种树木可充作木柴，曾經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熔矿爐；我們遇見一个孤独的人，他在看守熔矿爐；他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帶領一队獵狗去獵取羊駝。今天夜里非常寒冷，但是因为我們的火堆加有充足的木柴，所以我們仍旧感到很暖和。

28 日——我們繼續沿着河谷，逐漸走上山坡；这个河谷愈来愈收縮起来〔轉变成为深山谷〕；靠近安第斯山脉的一段河谷，叫做馬利空果 (Maricongo) 河谷。在一天里面，我們看到几头羊駝，并且还看到駱馬 (vicuña) 的脚印和很多狐狸；我以为，这种狐狸獵取小嚙齿动物作为食物；这些嚙齿动物在这些最貧瘠的干燥地点設法找寻食料，并且聚居很多。这里的四面八方都是荒凉的景色，晴朗無云的天空照耀着它，使它的荒凉情形变得更加显著。起初这种景色会使人在習慣上以为是庄丽的，但是这种感覚就会消失，后来它就相反地变得枯燥無味了。我們在头嶺 (Primera linea，就是第一条分水嶺)的山脚下露宿。可是，在这条山嶺东側的河流并不流到大西洋里去，而是流进到一个凹凸不平的高地区域去，在这个区域的中央有一个大鹽田 (Salina，就是鹽湖)。除了这条山嶺以外，再要越过兩条山嶺，才可以到达那个下降到平地上去的东面山坡。安第斯山脉的这一段的輪廓很平淡無奇。我步行爬上到極近山頂的地点；因为我在那里感覚到"普納"(呼吸急促)，所以我不得不認为它的高度至少有 8,000—10,000 英尺。这里有大雪堆，但是它只有在冬季里的月份不融化。在这些高山地区里，風經常按照着十分一定的規則吹着：白天里，总有新鮮的微風沿着河谷向上面吹来，而到了夜里，在太陽下落以后經过一、二个小时，就有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寒冷的高山地区的空气开始下降,好像通过爐子的吹气管一样吹送过来。今天夜里,有强烈的風吹来,气温也一定降到了冰点以下,因为碗里的水立刻变成了一塊冰。好像各种衣服都沒有办法去抵擋这种寒風;我受冻得很利害,因此不能够安睡,而到早晨起身的时候,我的身体十分疲倦和麻木。在比較南面的安第斯山脉里面,行路的人会遇到暴風雪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在这里,行路的人有时还会因为另一种原因而死亡。我的向导曾經在14岁年紀的小时候,跟随着其他几个人在5月里越过安第斯山脉去;当他們走到山脉的中央部分地方的时候,突然升起了一陣可怕的風暴,因此使人無法安坐在自己的騾子背上,同时地面上的砂石都飞了起来。那一天的天气晴朗無云,沒有雪花下降,但是气温很低。大概温度計的度数比冰点低得不多;不过寒冷对于那些沒有很厚的衣服来保护的行路人的身体所起的作用,一定是和冷空气的流动速度成比例的。这种大風括了一天多;走路的人都开始丧失了力量,而騾子也不肯再向前走。当时我的向导的兄弟就想回头走,但是后来就死了;兩年以后發現了他的尸首,正倒臥在路旁的騾子旁边,在他的手里还握着繮繩。在这一队人当中,还有兩个人丧失了自己的手指和脚趾;在200头騾子和30头牛当中,只有14头騾子逃出了性命。在很多年以前,曾經有一大队人全体死亡了,据大家推測,也是由于这种原因而死亡的,不过他們的尸首到現在还沒有被人發現。我以为,在世界各地,一定很难遇見到像这里的晴朗無云的天空、很低的气温和凶猛的風暴这三种合并在一起的天气。

29日——我們很高兴地向河谷下游走回到我們上一夜的露宿地点,并且(30日)再从那里走到阿瓜阿馬尔格的附近;在这里有一口苦水井。

7月

可比亞波——伊基开——利馬

7月1日——我們回到可比亞波河谷。在从干燥而貧瘠的德斯坡勃拉多的沒有气味的空气里走过以后,嗅到新鮮的車軸草的香气,使人感到十分愉快。

2日和3日——停留在城里的秉格利先生的家里。

4日——到城外18里格远的海港那里去。我借宿在不到一半路的一个村屋里。在城市以下的河谷部分,可以耕种的土地極少;河谷变得寬广起来;在它的地面上生長着可憐的粗硬的草类,簡直沒有任何兽类去吃食它們。这里的土壤显得是肥沃的和潮湿的;它的生产能力所以貧乏,一定是由于鹽質含量太多。在有些地点,有着一層層几英寸厚的白色的純粹鹽类,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鈉和硫酸鈉。在整段路綫上,只有几处有人居住。(5日)我們在中午到达海港。这里只有几間可憐的小茅屋集合在一起,位在貧瘠的平原的边緣和山脚处。最近因为河流里的淡水可以流到海里来,当地的居民就享受到这种只要走1英里半就可以取到淡水的利益。在海岸上堆放着大堆的貨物,所以整个小地方看上去有些热鬧和活躍的气象。我知道貝格尔艦已經在7月3日到达这里。艦長費支罗伊不在軍艦上;他在法尔巴来索的时候上了勃隆德艦(Blonde),充当領港人,帮助那只軍艦到公塞普森南面的智利海岸边,去把那艘在那里遇險的皇家軍艦查倫求号上的船員搭救出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来*。我很高兴又再回上了貝格尔艦。晚上，我非常感激地和我的同伴馬利雅諾·貢薩利斯告别；他曾經伴我在智利地方一起騎馬行走了很多里格的路。

6 日——中午，貝格尔艦开船。10 日，我們越过南回归綫。

12 日——晚上，我們到达和停泊在伊基开港。这里的海岸是由一道大約 2,000 英尺高的巨大而險峻的岩石壁所構成。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大約有 1,000 人；城市就位在这道岩石壁脚下的疏松的沙土地面上。整个景象是極其荒凉的；在山坡上面，一直到 1,000 英尺多高的地方，都盖满了一堆堆白色的細沙；無論是在这种細沙上或者是在岩石上，都沒有一株植物生長出来。在这个地方，要經过好几年方才下一陣小雨；因此，在山谷里面，都充滿着疏松的岩屑，而整条山脉显出是破碎的情形。在这个季节里面，在太平洋的洋面上，伸展着濃厚的層云，可是很少上升到海岸边的石壁上面来。这个地方的景色非常陰沉；这个小港和它里面的几只船，还有一小堆可憐的房屋，看上去好像非常渺小，并且和这个景色里面的其余龐大部分一些也不相称。这里的居民好象是那些过着船上生活的人：所有的日常用品都要从远处运来；淡水要用船从北面 40 多英里外的畢涉瓜 (Pisagua) 地方运来，它的价錢是 18 加侖裝的每桶是 9“利阿耳”；我用 3 辨士去購买了一酒瓶的淡水。木柴也是从外面远来的，当然所有的食品更不必談了。食品主要是从亞里加那里运来，在亞里加有一条河流和肥沃的河谷。当然在現在这样的一塊地方，只有極少数的动物可以維持生活；在第二天早晨，我費了不少困难雇到兩头騾子和一个向导，以便出發到硝酸鈉(硝石)的开采場去[1]。伊基开的居民現在就是靠了这些开采場来維持生活的。这种硝石每年的出产总价达到十万英鎊，都被裝运到法国和英格蘭去。可是，它比了眞正的硝石的价值要低得多，因为它是硝酸鈉和一些普通食鹽混合而成。以前在这里的附近地方有兩个非常丰富的銀矿；現在它們的产量極少。

我們的軍艦在开駛到这里的海面时候，曾經使当地居民引起了一些惊慌。这时候秘魯正处在無政府狀态之下；各个党派都向人民勒索捐稅；因此，这个小城伊基开的居民們，都悲哀地認为現在灾难到临了。当地的居民还有着自己內部的困难；有一天夜里，有三个法国木匠，劈开了兩个教堂的大門，打劫去了〔所有的金銀器皿〕；后来他們当中有一个人

* 在查理士·达尔文写信給他的姊姊卡罗琳的一封沒有發表过的信里，有下面一段話：“当我到达可比亞波港的时候，我發現貝格尔艦已經停泊在这里，不过惠克哈姆在担任临时艦長的工作。在貝格尔艦到达法尔巴米索以后不久，就傳聞到一个消息說，皇家軍艦查倫求号 (Challenger) 在阿拉烏科地区沉毀了；这艘軍艦上的艦長薛慕尔 (Seymour，是費支罗伊的好朋友)和全艦人員，在印第安人那里生活得很悲慘。勃隆德艦(Blonde)上的老艦队司令官采取了非常迟緩的行动；总之，他害怕在冬季里从下風方面靠近岸边去。艦長費支罗伊不得不多次硬要他去，最后自己就充当起領港人来。后来又傳来消息說，他們已經成功地救出了差不多全部遇难的人，但是艦長和艦司令官吵架得太厉害了；艦長曾經暗示要上軍事法庭去控訴艦队司令官拖延搶救的罪。我們怀疑，象艦長这样一个有教养的能手，是不是已經把勃隆德艦上从船头到船尾的每个人的眼睛都打开来，而达到了最使人惊奇的程度。我們盼望勃隆德艦在最近几天里能够駛到这里来，大家也都焦急地要知道这些消息。艦長和艦队司令官的这次惊人的爭吵事件在我們的集团里發生了極大的激动；恐怕無論哪一个政治事件都不会在国家里引起相当的社会集团有同样大的激动的了。”又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 2 卷，第 482 頁。——原書編者注。

1) 付出 4 英鎊，要提出这个数目来。——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招認了罪行，于是这些器皿也归回了原主。当地政府把这兩个犯人押送到阿勒基巴去处罪；阿勒基巴离开这里有200里格远；那里的政府首長認为这几个木匠能够制造各种傢具，去槍斃这种有用工人是很可惜的，因此他們就被釋放了。于是事情就这样發生了，教堂的大門又再被劈开。器皿又再被偷去，不过这一次失去的器皿沒有追查到(有人怀疑这是恶棍干的！)。当地的居民們就發起怒来，并且公开說，除了异教徒以外，沒有人胆敢这样去"打劫全能的上帝"的，于是进一步去拷問几个英国人，企圖在拷問以后把他們槍斃。最后，当地政府就起来干涉，方才使这一次暴动平息下去。

13日——今天早晨，我动身到硝石开采場去；那个地方离开这里有14里格。我們沿着盤旋曲折的沙土道路爬上了險峻的沿岸高山，感到十分疲乏(根据气压計推算，山高是1,900英尺)。我們立刻就看到了关塔哈雅(Guantajaya)和聖罗薩(St. Rose)兩个矿区的景色。这兩个小村庄正位在矿井的出口处，直立在山頂上面；它們比了伊基开城的景象更加显得不自然和荒凉。我們整天騎馬穿过一个高低不平的地区，一个完全十足的荒漠，直到太陽落山以后方才到达硝石开采場。一路上散布着很多死騾和死驢的骸骨和〔干硬的〕毛皮〔它們都是由于疲乏而倒斃的〕：旅行家們曾經更加有力地写述了那些倒斃在安第斯山脉的山口里的牲口数目的情形；这种情形就可以在这里得到确切的証明。在这里除了那些專吃屍肉的美洲兀鷹(Vultur aura)以外，我再也沒有看到其他的鳥类、四足兽、爬行类和昆虫了。在大約2,000英尺高的沿海的山地上，有些地方是貧瘠的沙土，上面散布着一种不緊貼地面的、淡綠色的地衣；它的形狀好象是那些生長在老树椿上的地衣。在少数地点，这种地衣生長得相当众多，因此从稍远的地方看过去，它們使沙土显出一种淡黃色来。我还看到另一种極小的地衣；它生長在年久的骸骨上面。在有前面一种地衣的地方，那里的岩石裂縫里就有少数仙人掌生長着。这些植物就依靠那些通常歇息在这种高度的陆地上的濃厚的云霧来生活下去。除此以外，我再也沒有看到任何一种其他的植物了。这里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眞正的荒漠，不过它并沒有在我的心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以为，这一点是由于从科金坡到可比亞波一帶旅行的时候，我已經断絕了*这一类地区。用通常的話說来，瓜斯科和可比亞波之間的特拉維尔西雅正是可怕的荒漠；可是，实际上，在有少数200平方碼的地点，連一株植物也找寻不到。因为这一帶地方的地面上复盖着一厚層鹽类硬壳和含有鹽类的沙岩。这种鹽的顏色雪白，很坚硬和坚实；有时遇見它成为被水冲刷过的結核(nodule)，从柔軟的沙岩里面突出來。这种山地和河谷的景象，好象是地面的雪在完全融化以前所留下的最后的雪的遺迹。在很多地層里含有鹽类，我以为，这种鹽类起先曾經被冲刷出来，后来在滲透到表面的沙土里去以后又再硬化起来。它的数量是巨大的；这就不可爭辯地証明了这里的气候干燥情形。今天夜里，我借宿在一个硝石矿的矿主家里。(14日)这个地方也〔象靠近海边的地方〕一样貧瘠。他們挖了一口井(36碼深)；从这口井里汲取到一些又苦又咸的水；而柴火則要从12英里的远处运来。在較近安第斯山脉的主脉那里，有几个小村庄，例如塔拉帕卡(Tarapaca)；那里的居民得到

* 这里用的 wean to，应該是 wean from，这是錯誤的比喻。——費支罗伊注〔?〕。〔在考察日記里，达尔文已經改为"我对于这一类景色已經逐漸地变得習慣起来"。——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水較多，因此他們还可能用水去灌溉小塊田地，收获到一些干草，把这些干草去飼养那些馱运硝石的騾子和驢。矿主为了这些費用支出很多而大訴其苦。硝酸鈉用沸水溶解法来提煉純净；它在船边交貨的价格是每100磅值14先令。这里的矿層是一厚層（2—3英尺厚）的坚硬的相当純粹的〔硝酸〕鹽，它差不多在地面上。这种矿層沿着巨大的盆地或者平原的边緣伸展；这个平原显然过去是一个湖泊，或者是一个內海。現在它的表面高度是海拔3,300英尺。在我回去的时候，我沿着著名的关塔哈雅矿区繞行一周；这个村庄完全是由矿工的家庭所組成；这个地方極其貧困，淡水要用牲畜从大約30英里的远处运来。現在这些矿区簡直沒有什么东西出产；在这些矿区里，以前曾經挖掘去了很大面积的硝石；有一个矿区的硝石層厚度是400碼。有好多磅重的大塊銀子曾經被挖掘出来，它們純粹得用不到什么提煉手續，只要熔化成为銀錠就是了。我們在太陽下山以后回到伊基开，接着我就上貝格尔艦去；那时候貝格尔艦正在拔錨，向利馬駛行。我因为我們已經見到了这个地方而十分高兴；我明白，这是秘魯的大部分海岸的眞正的典型。

19日——今天夜里，貝格尔艦抛錨在卡拉俄（Callao）的港灣的外部。这次航行时間很短，因为我們遇到了稳定的信風。当軍艦靠了兩側的副横帆（翼横帆）而稳定地向前駛行的时候，我回想到这好象是在大西洋里航行。可是，这兩条路綫的趣味大不相同。在大西洋上，有着一个經常变化和美丽的天空，涼快清新的晚上接替着明亮的白天，而晴朗無云的天空是很壯丽的。在大西洋里面充滿着生命；任何一个人看到了飞魚、海豚和五島鯨都不会不感到高兴。在夜里的明朗的天空里，欧洲来的旅行者可以看到新的星座；这些星座向他預告說，良好的船已經把他帶到了新的地方来。在这里的太平洋里，虽然从来沒有暴風雨来把海水激起成为巨浪，但是海水仍旧沒有安靜过，因为它永久不断地感受到那种統治着南方海洋的强暴力量的压迫。現在正当冬季时候，濃厚而沉重的層云在一連好几天里遮蔽了天空，甚至太陽也沒有显現出来过一次。气温决不是温暖的。在駛近这些低緯度的地方，我却沒有感受到美妙的暖和情形；大家知道，在英格蘭的春季里就有几天会使人感受到这种情形，或者是在初次航行到大西洋的热帶区域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

20日——在我們停留在这里的全部日子里，气候决不是使人愉快的。那种不停地籠罩在这个地区上的陰暗气象，使任何風景变得毫無兴趣。在〔起初的〕16天里面，我只有一次看到利馬背后的安第斯山脉。这些高山好象成为阶級的形狀，从云塊的縫隙里显露出来，有着非常庄严的景象。在秘魯的这个部份永远不下雨，——这种說法已經成为当地居民的口头語。可是，这种說法未必可以認为是眞实的，因为当我們居住在这里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毛毛雨的濃密雾团，它已經足够把街道变成泥濘的道路，并且把人們的衣衫沾濕；这里的居民通常都爱好把这种現象叫做秘魯的露水（Peruvian dew）。在这里經常沒有大雨下降；这种情形是十分确实的，因为在这里的房屋上面，只用硬泥做成的平頂屋面来复盖；还有在海堤上，露天堆放着一堆堆等候裝船的麦子，一連几个月都是不用任何东西去遮盖它們。最后，这个地区除了有水灌溉的一些地点以外，是十分貧瘠的。可是，利馬克河谷（Valley of Rimac）却也象中智利的河谷一样，披着青綠的外衣。对于我在秘魯地方所看到的一些情形，我不能够就此說，我感到很滿意；可是，据說这里的夏季气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候要使人感到愉快得多。在一年四季里面,不論当地居民或者外国人,都患生严重的瘧疾(ague,冷热病)[1]。

南美洲的無論那一个国家在宣布独立以后,总沒有象秘魯一样受到这么严重的無政府狀态的苦难。現在正有四个軍閥在互相爭夺政权;只要有一个軍閥握有最大权力,其余的軍閥就联合起来反对他;可是当他們取得了胜利以后,在他們自己內部却又再互相發生敌对行动起来。不久以前,在独立一周年的紀念日那天,曾經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紀念会,总統也亲自参加典禮;正当在唱着"Te Deum laudamus"*的时候,各队人都展开了一面画着死人骷髏的黑旗,来代替秘魯的国旗。在举行这样的一个典禮时候,竟会有一幕示威的行动在政府指揮之下發生,可以想見,这个政府眞正是一个表現出为私人奋斗到死的决心的典型代表了!就在这个时候發生出这种事件来,这使我感到非常的不幸,因为它阻止了我想走出这个城市的范圍以外去进行任何旅行考察的企圖。那个構成这里的海港的荒島聖洛倫索島(San Lorenco I.),差不多是唯一的可以使人安全地散步的地方了。一天,我爬登到这个島的最高部分;它有將近1,200英尺的高度;在这个季节(冬季)里面,这个部分就伸进了云層的范圍里面。我就在这里看到半打不同种类的植物和無数隐花植物。在利馬附近的高度不很大的山丘上面,地面上鋪展着一層苔蘚植物,并且还有一叢叢美丽的黃色百合花,叫做"阿孟凱"(Amancae)。这种現象正說明了这里要比伊基开的同样高度的地方的湿度高得多。在从利馬向北去的时候,气候就变得愈来愈潮湿起来;而到瓜亞基尔那里,就出現了茂盛的森林[2]。

卡拉俄是一个很污穢的、建造得很坏的沿海小港口。这里的居民也象利馬的居民一样,都具有欧洲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血液的各种不同的混合色采。看上去他們大概是一批腐化墮落的酒徒。就在这种空气里面,充滿着惡臭;在热帶地区的差不多所有各城市里面,都特有着这种臭气,不过它在这里特别强烈。那座曾經受到科克倫勛爵的軍队長期包圍的炮台,具有着一种威严的形象。总統明天就要把炮台的个别部分拆除。他的理由是他手下沒有一个可以使他信任的軍官,来担任这样重要的一个职务。他自己就是在做这个炮台的指揮官时候,靠了掀起暴动反对前任的总統而获得現在的地位的。卡拉俄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下;它和利馬相距7英里;这是一个使人不愉快的停泊船只的地方;現在决不能够騎行出游。不久以前,总領事威尔遜(Wilson)先生、克林頓(Clinton)勛爵和一个法国人在騎馬出外的时候,受到一队兵士的攻击;这些兵士就是强盜,就把他們三人的东西完全搶光,因此他們在回来的时候除了只有一条襯褲以外,就变得赤身裸体了。这些强盜是受到热烈的爱国主义的激發而出动的。他們揮动着秘魯的軍旗,夾杂着下面一些口号而呼喊着:"Viva la Patria!"(祖国万岁!);"把你的短外套給我!";"自由,自由!"和"把你的長褲子脫下来!"。

1) 这是太平洋沿岸的普遍的疾病——十分神秘——聖特雅哥島〔佛德角群島〕和加拉巴哥斯群島就适合于人的健康——并不是由于植物的数量——而是由于停滯的濁气。——原注。

2) 变化是突然的。——原注。

* 这是天主教徒祈禱詞的开头第一句,就是:"主啊,光榮归屬于你"。——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9日——这里到利馬每天有四輪大馬車来往各兩次；我就在这种馬車上定了一个座位，因此就在利馬度过了五个非常愉快的日子。

8月

利馬

8月3日——在这些地区里，受到人家很亲切的招待；在一个新到的外国地方，能够和有学識的人們談話，这总是一件使人感到兴趣的事情。不但这样，英国的商人們如果在这种地方侨居几年，而且經常和那些有禮貌的和严謹的西班牙人接触，那么就一定会改进自己的待人态度。我認为，总領事威尔遜先生待人真是非常亲切之至。他曾經当过波里瓦尔(Bolivar)的副官，旅行过南美洲的很多地方，并且很清楚地知道各地居民的情形。

利馬位在一个小平原上面；这个平原是在海水逐漸后退的过程里面形成起来的。在这个平原外圍，矗立着一些好象島嶼的光禿而險峻的山丘。它得到兩条河流里的水的灌漑；这兩条河流的河谷向上游很快收縮起来，并且隐藏到安第斯山脉的头嶺的崎角中間去了。这个平原被一道道笔直的土牆分隔成为大塊的綠色田地；这里除了有一些柳树和果树以外，其他的树木是很少的。偶然有一叢香蕉树和甜橙树出現，使这里的風景也帶有几分热帶的特性。利馬城現在正处在極其衰落的狀态：街道差不多都沒有鋪筑路面，到处都是一堆堆垃圾。那些黑色的大兀鷹(gallinazo)，象家禽一样不怕人，就在这些垃圾堆中間啄取一塊塊屍肉吃。这里的商業来往的空气不濃厚，街道上只有少数大小馬車，甚至馱运貨物的騾子也不多。通常在房屋里面都有不規則的楼層；为了避免在地震时發生危險起見，都用塗有灰漿的木板来建造它們；但是有几座旧式的房屋非常寬大，現在各有几家人家合住在它們里面，并且从它們里面的一套套房間看来，它們正可以和倫敦市里的最广大的房屋互相竞賽。利馬的确以前必定是一个富丽的、但是小型的城市。这里的教堂数目極多；它們使这个城市具有一种和大多数城市不同的景色，尤其是在短距离的地方望过去的时候更加显著。

所有到利馬去过的旅行者，都談論到兩种事情，就是妇女的"塔帕达"(tapada，就是妇女的蒙面情形)和一种叫做"契里莫雅"(chilimoya)的水果*。我以为妇女蒙面是美丽的，而"契里莫雅"也是很有滋味的。这种無縫的彈性的女長袍，和身体的曲綫恰恰相合，并且使这些貴妇人只能跨着小步子走路，因此她們就走得非常优美；同时还显露出一双雪白的絲襪和非常美妙的脚来。她們戴着一个黑面罩；它被固定在胸衣的背部周圍，被用手拉过头頂而遮住面孔，只能够露出一只眼睛来。可是，这一只眼睛却是又黑又亮，并且还有多么活动的表情力量，因此它的效果是非常有力的。所有这些貴妇人都有这样的变态，使我起初就感到多么的惊奇，正好象我被帶进了無数优美的圓形的美人魚或者任何一种同样美丽的动物中間一样。的确，她們要比了利馬的所有教堂和建筑物更加值得使人一看。其次关于"契里莫雅"，它是一种滋味很好的水果，但是它的香味却很难使人描写出来；

* "塔帕达"是妇女把她面部蒙住在一个面罩里面的情形。"契里莫雅"的学名是 *Anana Cherimola*，是滋味最好的秘魯的番荔枝。——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这正好象一个瞎子对于颜色的某种特殊的陰影所發生的印象。它既不象是香蕉那样有滋养的水果，又不象苹果那样未熟的水果，也不象是甜橙和桃子那样新鲜的水果，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好吃的巨大的水果；这也就是我所能講述到的关于它的一切話了。

9日——9月——皇家軍艦勃隆德号到达这里；艦長費支罗伊也在艦上。后来，在貝格尔艦停泊在这里的期間里，他就留居在利馬。这一帶地方仍旧处在同样的治理不善的狀态里；甚至在利馬到卡拉俄的一段大路上，也有一队队騎馬的强盜来騷扰。我就利用这个时間来記写关于智利方面的地質考察笔記。如果不論在英格蘭或者在太平洋里，都沒有失却时机的話，那么这就会使人感到滿意了；可是，我們会再耽擱下去的意識，反而引起了要繼續前进的渴望。我到利馬去作了兩次短期游覽。有一天，我和几个商人一起出外；他們帶領了几只獵狗去打鹿。我們这一次打獵的成績非常可憐；可是，我就借这个机会来看到了一个古代印第安人村庄的廢墟（这种村庄的数目很多）；在它的中央有一个很象山丘的大坟。在这个平原上，散布着房屋、圍牆、灌溉渠和坟墓等遺迹，这使人完全可以推想到古代人民的發展情形和人口数目。在研看了他們的陶器、毛織品、用最坚硬的石塊所雕鑿成的式样美观的器皿、銅制的工具、貴金屬的裝飾品［以及宮殿和水工建筑物］以后，就可以使人明白印第安人在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些墓，叫做"华卡"(Huaca)，的确非常巨大；不过有些地方的墓大概就是天然的山丘，而被印第安人所雕鑿和修改成一定的式样的。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性質完全不同的廢墟，也具有相当的趣味；它就叫做老卡拉俄廢墟，是被1747年的大地震所毁坏的。这个廢墟的毁坏情形，还要比公塞普森的毁坏情形更加劇烈得多。大量卵石差不多完全把牆脚遮盖住了。据說，在这次严重的地震时候，陆地曾經下陷。我發現一些有趣的地質上的事实；这些事实只可以一种相似的、但是在很早的古代所發生的运动来作解釋；在那时候，这个地区的高度至少是海拔100英尺，而且仍旧有印第安人居住着。我以为，貝格尔艦并沒有到达这一帶的各处地方，我看到的情形也太少，所以我也写不出更多的話来。

9月

利馬——加拉巴哥斯群島

9月6日——沙利文先生在測量智利北部海岸时候所使用的那只小双桅縱帆船"宪法"号(Constitution)，已經由艦長費支罗伊向政府購买下来*。奥斯蓬和福賽特就离开我們，到这只船上去，以便測量秘魯的海岸，并且准备以后另再搭乘商船回英格蘭去。

7日——貝格尔艦向加拉巴哥斯群島航行。(15日)在15日，它去进行查塔姆島(Chatham I.)的海岸的測量工作；这个島是加拉巴哥斯群島里的西南方面的一个。

* 这是又一次因公的超額支出，也受到了海軍部的責难。費支罗伊用400英鎊購进了这只双桅縱帆船，并且用自已的錢去重新修理了它。他写信把这件事情报告海軍部的長官們；他們馬上就在这封信上批写了更加严厉的批評意見。有一个長官提示說："以前的公文曾經禁止他去租用一只小划艇過"。还有一个長官批写道："艦長費支罗伊的报告，尤其是在他已經接受到关于这个問題方面的命令以后送來，使勛爵們对这种行动發生極大的不贊成"。可是，海軍部的水路学家貝福特爵士知道，这种輔助船將会在实际上帮助測量工作的进行。参看海軍部記录，記录局收藏。——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6日——下一天，我們駛近虎德島(Hood's I.)，并且把一只捕鯨船留在这里。晚上，我們又再派出一只舢板，去測量一个有相当距离的海面。现在和以前的航行到达的期間里，天气仍旧象在秘魯海岸上的情形一样，繼續是稳定的柔和的風和陰暗的天空。我們在查塔姆島的西北端登陆了一个小时。从远处望过去，这些島嶼具有一种傾斜的均匀的輪廓，只是在有些地方被各种乳头狀土丘和小山所破坏。这些島嶼上的整个黑色熔岩，完全被矮小的無叶的灌木林和低树所复盖着。最疏松的熔岩的碎塊，象炭渣一样發出淡紅色；那些發育不全的树木显現出很少的生气来。黑色的岩石在被中午的太陽光所加热的时候，好象火爐一样，使人感到空气郁悶和酷热。植物也在發散出惡濁难聞的气息来。这个地区眞可以去和我們所想象的地獄区域的耕地部分作比拟。

今天，我們离开赤道只有40英里，遇到第一个暖热的日子。直到现在为止，我們大家在軍艦上总是穿着棉布衣服，虽然大家沒有訴說寒冷难受，但是他們仍旧还感不到太暖。如果我們在大西洋那边的南美洲海岸边航行，那么情形就会極不相同了。

17日——貝格尔艦駛进聖斯蒂芬港(St Stephen's Harbor)。我們發現有一只美国捕鯨船停泊在这里；以前我們已經在虎德島那里遇見过兩只捕鯨船。在这个海灣里棲居着很多动物：魚类、鯊魚和海龟正在各处探出头来。大家馬上把釣竿伸出船外去，于是就捕捉到了大批有兩英尺長的好魚，甚至也有三英尺長的魚。这次釣魚使大家都十分高兴；在軍艦每一边都發出高声大笑和魚的拍击甲板的响亮声音。在午飯以后，有一队人上岸去，尝試去捕捉陆龟，但是沒有成功。这些島嶼好象是全体爬行动物的乐园。除了有三种海龟以外，陆龟也有很多，因此在这里曾經有一只船的船員們在短时期里捕捉到了500—800只大龟。在海边的黑色熔岩的岩石上，时常有巨大的(長2—3英尺)、最丑酗的、笨拙的蜥蜴出現。它們的顏色也象它們所爬行过的疏松的岩石那样烏黑；它們从海里找寻食物。有人把它們叫做"黑暗的小鬼"(imps of darkness)。它們必定良好地适应于自己所居住的陆地。我在这里的岸上，进行了植物的采集工作，获得10种不同的花；可是这一类微不足道的丑酗的小花，好象对于北極地方要比对于热帶地方更加能够适应些。这里的鳥类不知道人的厉害，認为人也好象自己的同乡巨大的陆龟一样，对自己是無害的。当地的小鳥，在离开我們3—4英尺远的地点，仍旧在灌木叢里跳来跳去；即使用石塊擲到它們那里去，它們也不害怕。凱恩先生就用自己的帽子揮死了一只小鳥；我曾經用自己的槍的端部触碰到一只停歇在树枝上的大鷹。

18日——我們又再移动自己的停泊地点；在午飯以后，又再去作一次長途步行。我們爬上一个低淺而又寬大的火山口的破碎的遺迹。这个火山曾經位在海面以下。它所掀起的各个山坡上的地層，是由坚硬的砂岩和火山灰所構成。在北面几里格处，有一个岩石碎乱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散布着黑色的圓錐形小火山；这是古代地下岩漿向上噴射时候所經过的烟囱。我們的打獵队帶回来了15只陆龟；当中大多数陆龟都是又重又大。

19日和20日——在这兩天里面，貝格尔艦測量了这个島的向海的岸边，并且回駛到我們上次遇見捕鯨船的地点停泊。有一个地点出現一些小水溪和一个小瀑布。附近的河谷帶有着一种略微鮮明的綠色。在我們初次到这里的时候，我把这塊地方描写成被無叶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灌木林所复盖；这种情形的确是外表相似罢了。可是我以为，現在差不多所有各种植物或者树木都在开花和抽出叶子来了。不过，最普遍的几种植物还只是开出很少的花来，而且它們的花是褐色的。

21日——我的僕人伴着我到西北几英里的地点上岸，以便去考察上次已經講到过的那个有很多烟囱似的小火山的地区。如果我把它們看做是烏尔味罕普呑*地方附近的煉鉄爐，那么这个比拟就更加确切的了。我从一个小高地上望过去，点数出有60座截頂圓錐形小火山；它們在熔岩的地面以上的高度只不过是50—100英尺。各种熔岩流的年令可以根据植物的生長和缺乏来显著地标明出来；在缺乏植物和年輕的情形里，就会使人認为是最凹凸不平的或者是最可怕的。把这一类地面去和一个波浪最險恶时候的海面的凝固形狀作比拟，是最适当不过的了。可是，任何一个海面都不会显現出这样凹凸不平的起伏形狀，而且也不会有这样又深又長的裂縫。这些火山口都是完全不活动的；实际上它們只是剩下了熔岩渣的圓环。那里有一些很大的圓形的土坑，具有从30到80英尺的不同深度；它們会被錯認做火山口，但是实际上由于巨大洞窟的頂部沉陷下去而形成；这些洞窟大概是在熔岩成岩漿狀态时候被地下气体穿过而产生的。这幅景色对我說来是新奇的，而且很富于兴趣。看到任何一种早已熟知但只是从别人的叙述方面所知道的东西，时常会使人感到很高兴。我在步行前进的时候，遇見到兩只很大的陆龟(它們的硬壳的周圍長度大約是7英尺)。一只大龟正在吃食一塊仙人掌，此后就慢慢地爬走开了。另一只大龟發出了一次深長的响亮的嘶叫声，于是就把自己的头縮进硬壳里去了。它們的身体很重，以致我很难把它們抱离开地面。这些大龟处在黑色的熔岩、無叶的灌木和巨大的仙人掌当中，好象是最古老的洪水期以前的动物，或者更加象是居住在某一个其他行星上的生物。我們在沙土的海灘上露宿。第二天(22日)上午，在采集到了很多新的植物、鳥类、軟体动物的貝壳和昆虫以后，我們就回去，到晚上回到軍艦上。今天的天气非常炎热，是我們接近赤道地区以来很显著地感受到的第二次炎热。

23日和24日——今天貝格尔艦渡过海面，駛行到查理士島，并且就停泊在那里。在这里有一个殖民地；它只是建立了5—6年。有一个英国人劳松(Lawson)先生，在这里充当总督的职务。他恰巧走下到海边来探望一只捕鯨船；下一天(25日)上午，他伴同我們到殖民地去。它差不多位在島的中央地点，大約离开海岸4.5英里，那里的高度大約是海拔1,000英尺。我們在向那里走去的时候，起初一段路上，也象查塔姆島上一样，穿过一片几乎是無叶的灌木林。干燥的火山質土壤，只对于蜥蜴族是最合适的居住地点。在愈向上走的时候，树木也逐漸变得更加綠些。当我們越过最高的山而到另一面山坡的时候，我的身体因为受到一陣南面吹来的良好的信風而感到很凉快；同时一片明显的綠色好象春天的英格蘭的田野景色，使我的眼睛恢复了精神。在森林外面，已經开辟了几塊广大的田地；在这些田地里面，甘薯(*Convolvulus Batata*)和香蕉树生長得很茂盛。房屋就散布在耕地上面，構成一种在智利被叫做"Pueblo"(村落)的形狀。自从离开巴西以后，我們还沒有再看到这样一幅热帶的風景；可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缺少巴西那里的高大的、

* 烏尔味罕普呑(Wolverhampton)在英格蘭的斯塔福郡。——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种类不同的、全身美观的树木。在这里的小路上步行，發現黑色的泥土，并且看到树木上附生着苔类、蕨类、地衣和寄生植物，而不是秘魯和北智利的灼热的土壤，眞使人有难以想象到的愉快。由于在这个季节里降了特別多的雨水，我就以为，我們大概已經看到了这个島处在最有利狀态的情形。我以为，現在也是更容易遇見到各目的特別少数的昆虫的时节。如果这种茂盛是經常的，那么这种通常伴随着出現的昆虫的稀少情形就十分显著了。这里的居民有 200—300 人；他們差不多全是有色种族的人，是因为政治罪而从厄瓜多尔共和国流放到这里来的（就是从基多和瓜亞基尔等地来的）；这个群島現在屬于这个国家。这些居民都显出很不滿意的样子；他們訴說在这里也象在智魯島上一样，缺少錢幣。我以为，这不單單是流通貨幣缺少，而是缺少一种更加重要的情形，就是缺少出售自己的产品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形会得逐漸改善过来。現在每年平均已經有 60—70 只捕鯨船到这里来，購备食品和修理船身。这个群島上所遭受到的主要灾害，就是缺少淡水。只有在很少的地点，有水溪流到海灘边来，因而可使船只取水方便。由于火山岩的性質疏松，易于吸收去一年內向下流的小水溪里的水，所以凡是在有这种岩石的地方，就不再有泉源出現。在这个殖民地上，有几个水泉和小水池；据說当中有三、四个水源是永远不干枯的。太平洋里的島嶼通常要發生几年旱灾，接着就是荒年。我以为，这个群島恐怕也不会是一个例外。这里的居民在过着一种象魯宾遜的飄流生活；他們的住屋十分簡陋，是用木杆作支柱和用茅草盖屋面而造成。他們有时候去獵取野猪和山羊；这兩种动物在森林里生長得很多。由于这里的气候适宜，他們在农業方面只要耗費一小部分劳力。可是，他們的主要的动物性食物就是泥龟（terrapin）或者陆龟（tortoise）。这些大龟的数目还有相当多，据他們的計算，在獵取兩天以后，就可以足够他們以后一星期的食用。当然，它們的数目現在已經大大的減少了；据說在不多几年以前，有一艘軍艦上的队伍，曾經在一天里面捕捉到 200 多只大龟。大龟以前都群集在現在这个殖民地点的几个水泉周圍。劳松先生以为，这个島上的龟肉还足够 20 年的食用。可是，他已經派一队人到詹姆士島上去腌制龟肉（那里有一个食鹽矿）。有些陆龟很大，因此从一只大龟身上可以割取到 200 磅以上的肉。劳松先生記得，曾經看到一只巨大的泥龟；用了 6 个人还很难把它抬起来，而用 2 个人还不能把它翻过身来。这些巨大的生物一定有了很大的年紀。1830 年，捕捉到一只大龟（用了 6 个人才把它抬进小船里去）；在它的甲壳上刻有不同的日期；当中一个日期是 1786 年。当时为什么不把这只大龟帶走呢？这个問題的唯一理由就只在于它那时候已經太大，不是兩个人对付得了它的。捕鯨船时常派出每兩个人作一队去獵取大龟。

26 日和 27 日——我勤劳不息地采集这个島上的走兽、植物、昆虫和爬行动物。从將来的比較方面，去發現这个群島的有机体必定屬于哪一个地区或者哪一个“創造中心”（centre of creation），这件事情將是非常重要的。*

* 达尔文对于加拉巴哥斯群島的物种的討論，是他的进化学說的發生史上的一个著名的部分。在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和書信集第 2 卷第 1 頁起，弗蘭西斯·达尔文講述到查理士在航行期間和以后的几年里对于物种起源的意見的变化情形。达尔文曾經在一本小日記本里，严謹地和扼要地記录下他一生所經历到的重大事件；在这小日記本里所写的 1837 年的一般記述相对一頁上面，他写道：“在 7 月里，开始写第一本关于‘物种变异’的笔記本。我曾經在去年 3 月里，对于南美洲的化石的性質和加拉巴哥斯群島的物种情形發生很大的惊奇。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我爬登了这个島上的最高的山，它的高度是2,000英尺；在这座山的上面部分，生長着粗硬的草类和灌木。有一个古代火山口的遺迹十分明显；尽管全島有这样的小，我还是計数出有39座圓錐形山丘；在所有这些山丘的頂上，都有一个多少是近于完全圓周形的窪穴。自从那些構成这个島的低下部分的熔岩流从这里的任何一个火山口里向外流出以来，到現在已經有了很長的时間。因此，我們就看到了一个比較光滑的地面、更加丰富的土壤和更加肥美的植物界。大概这里的很多熔岩都是在海面下形成的。

28日——駛行到阿尔貝馬尔島(Albe marle I.)的南端；在那里进行这个島的測量工作。(29日)中午，貝格尔艦停泊在一个小港灣里；这条港灣位在我們初次看到过的最高和最裸出的陆地下面。所有这些島嶼都由火山所形成，这是十分明显的。我們經过一个海角，在它上面滿布着小型的截頂圓錐形火山，或者依照有些著作家所說，把它們叫做噴水孔(spiracle)。这些火山口十分完全；通常在它們內部是紅色的。整个看来，这里甚至要比我在查塔姆島上所記述的情形更加显出是煉鉄厂的景象。由于風停，这就阻止了我們抛錨过夜。(30日)第二天，一陣微風把我們送到平静的海面上去；这个海面位在納尔博罗島(Narborough I.)和阿尔貝馬尔島中間。我們看到，在阿尔貝馬尔島的高处，正有一縷濃烟从一个火山口里向上噴發出来。納尔博罗島显現出一种比其他任何一个島嶼更加粗糙和可怕的景象来。这里的熔岩一般是裸出的，正好象初次才噴流出来的样子。以前在勃隆德艦駛行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島上有一个活火山。在太陽西沉以后，我們停泊在阿尔貝馬尔島的邦克灣(Bank's cove)里；后来才知道，这个港灣原来是一个老火山的火山口。

10月

加拉巴哥斯群島——玻里尼西亞

10月1日——阿尔貝馬尔島就是所謂这个群島的主島。它的長度大約75英里，而寬度則只有几英里；它是由6—7座大火山(高度达2,000—3,000英尺)联結起熔岩和其他火山物質所形成的低地在一起而構成。自从我們离开了以前的那个島以来，由于艦上的淡水存量很少，限制每天每人只能用水半加侖(就是要把这半加侖水作煮燒飯菜和各种其他用途)。在这种太陽当頂的赤道綫上，这个限額对于艦上所具有的少数安慰方面正是

这些事实正就是我的一切观点的起源(特别是后面的一种情形)”。容易明白，达尔文的考察日記的初版本，可以証明是在1837年已經完稿，虽然在延迟了兩年以后才發表，仍旧还保留着“創造力”(creative power)等用語，并且也有物种的“創造”的說法。可是，我們从上面所引用的日記和1837年的关于进化的笔記本(物种起源的基础，弗爾西斯·达尔文編輯，1909年)里可以知道，他的观点在1845年(第二版的出版年份)里已經进展得很远；可是使人奇怪的是，这些“創造”和“創造力”的用語仍旧还保留着。考察日記里的关于加拉巴哥斯群島的部分，在达尔文回到英格蘭以后被他扩大而重写过，后来在1845年又再改写过，可是仍旧沒有修改得完全象大家所預料的情形那样。在把这三方面的文字作比較以后，可以获得一种指示，就是达尔文要緩慢地和謹愼小心地考虑到整个可以使人接受的問題。我們可以从达尔文关于爬行动物的較長的討論方面和从植物学与鳥类的証据的推究方面，来找寻出这兩个版本里的一些主要不同的观点来。生物的地理分布的問題起有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生物神造說者是一个極难說明的困难；1854年进化学説就被达尔文明确地强調提出来了。——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可悲的障碍。根据几个不同的报告，我們就希望在这里找寻到淡水。可是，我們感到失望，在砂岩里面，只有几个小坑，在它們里面的水还不到 1 加侖，而且并不良好。可是，这些水就已經足够把这个地区的所有小鳥都吸引到这里来。在这个島的周界上，聚居着很多斑鳩和雀科鳴禽。我記得有一个男孩在查理士島上捕捉鳥类作为自己一家人的午餐的情形。他坐在一口井的旁边，手里握着一根長竿子，当斑鳩飞来飲水的时候，他就尽他所需要的数量来杀死多少斑鳩；因此在半个鐘点里面就收集到一堆被他打死的鳥，并且把它們一起帶回家里去了。在这个港灣的南面，我發現一个最美丽的火山口；它的形狀是橢圓形，它的長直徑略为小于 1 英里，而它的深度大約是 500 英尺。在它的底部有一个淺湖；而在湖的中央又有一个小火山口，構成一个小島。今天的天气非常炎热；湖水看上去是透明和青色的；我急匆匆地从复滿火山灰燼的斜坡上走下去，路上被飞揚起来的灰塵所噎嗆起来；可是我在嚐到湖水也象海水一样有着咸味的时候，就要作嘔起来。只有这个火山口和附近的其他几个火山口，都是噴發出了一种含有火山岩碎塊的泥土或者砂岩；可是，在这座山的背后，就曾經有巨大的熔岩流溢流出来，有时是从山頂上或者从小火山口里流出到斜坡上去，在它們下降的时候就扩展开来，到山脚下就形成熔岩平原。我在附近所已經看到过的小塊地区，比其他各島更加缺少草木和貧瘠。我們在这里遇見另外一种数目很多的巨大的爬行动物；这就是大蜥蜴；它們的身体重量是 10—15 磅，長度是 2—4 英尺；它們在身体構造方面極象是以前所講到的"黑暗的小鬼"；它們經常在海岸边爬来爬去。这种蜥蜴居住在洞穴里；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它們就用着迅速而笨拙的爬行姿态急忙躲进洞穴里去。沿着它們的背部，有一条背脊和一道刺棘。它們的顏色是橙黃色，背部的后面部分是磚紅色。今天我們捕捉到了 40 只蜥蜴。

2 日——軍艦从这个火山口港开行出去，但是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間里因为風息而停留在兩島之間的海峽里。（3 日）我們繞行到阿尔貝馬尔島的北端。这里的整个景象也显出是同样的貧瘠和干燥；到处散布着小火山口，它們是大火山口的附屬品；在極多的地点，黑色的熔岩就从它們里面溢流出来。这些熔岩流的外形也好象是含有很多泥土的样子。我以为，要在热帶地区里再找出一塊有 75 英里長的陸地、也象这里那样完全沒有人或者巨大动物居住，一定是很困难的。从今天晚上起一直到 8 日为止，貝格尔艦作了大約 50 英里的逆着洋流的搶風行駛；这使大家感到極不愉快。（8 日）最后，我們到达詹姆士島（James I.），和沙利文先生互相会合。我和巴伊諾先生以及另外三个人就携帶了食用品上岸居住，等待到貝格尔艦往查塔姆島去取淡水回来。我們在这个島上遇見一队人；他們是被劳松先生从查理士島上派到这里来腌制魚类和龟肉（并且煞取龟油）。在我們露宿的地点，有一个可憐的小水泉。我們就雇用这些人来充分供給我們每天所需的物品。我們搭盖帳篷在离开海灘不远的小河谷里。这个小海灣是由兩个旧火山口所形成的[1]。在这个島上，也象在其他各島上一样，那些曾經有熔岩流出的火山口，密布在这个地区里。

9 日——我們找来一个向导，于是就向这个島的內地前进，也就是向更高的地点前进；在那里有一小队人在獵取陸龟。我們的步行路程很長。这个地方离开海边大約有 6 英里，

1）这是海盗們取淡水的港灣。——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它的高度大概是2,000英尺,就在这里开始呈現出一片綠色来。打獵者們就居住在这里的一对茅屋里。这个島也象查塔姆島一样,在低下的地点很干燥,并且生長着那些差不多無叶的树木。可是,我注意到,同种的树木在这里要比在任何其他的島嶼上生長得高大一些。这里的植物界应当获得森林的称号。可是,这些树木还决不是高大的;它們的树枝生得很低,而且屈曲[1]。在离开茅屋大約2英里的地方,大概更加要高出1,000英尺;那里有一些水泉。这些水泉里的水虽然極少,但是水質良好而且有使人愉快的清凉。它們是唯一的位在內地而被人發現的水源地点。在每天大部分时間里,陰云密布在这塊最高的土地上;水蒸气被树木冷凝而成为水滴,象雨一样滴下。因此,我們就見到了一种鮮綠色的潮湿的植物界和泥漿般的土壤。在走过了下面的炫目的干燥地区以后,再看到和身体感受到这里的相反情形,就使人感到十分高兴。这里的情况是和我在查理士島上所描写的情况恰巧相似的。只是在高度方面有这样不大的差异,而竟發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这眞使人不得不惊奇起来。12日,我又再到茅屋那里去探訪,并且帶去氈布睡袋,在那里借宿。因此,我在这个肥沃地区进行了兩天的采集标本的工作。这里有很多植物,特别是蕨类。可是,在这里沒有树蕨[2]。有一种最普通的树木;在它身上复滿着聚藥雄蕊植物这一目的复花;这种植物就标明出这里的植物界具有热帶地区的特征。陆龟在它能够获得泉水的时候,就喝飲大量的水。因此,它們就群集在附近的水泉那里。完全成長的陆龟的平均大小就是:它的背甲的周圍長度近于1碼。它們的負重力很大,很容易馱着我向前走;它們的身体太重,很难被人举离开地面。在通向水泉的道路上,有很多陆龟在爬行到水泉那里去,还有一些喝飽了水的陆龟則在走回去。看到这些巨大的动物伸長了头頸不慌不忙向前一步步走去的情景,眞使人感到十分有趣。我以为,它們平均每小时行走360碼路;大概每天24小时行走4英里。它們在达到水泉那里的时候,就完全不顧四周任何的观众們,只知道把自己的头連眼睛一起伸进那污泥水里去,貪心不足地一大口一大口把水吞进肚子里去。凡是在有水的地点,四面八方就都有寬闊的被大龟所践踏出来的道路;这些道路一直伸展到几英里的長度。捕魚的人們就靠了这些道路来發現这些水源地点。在低下的干燥地区里,只有很少陆龟;有無数巨大的吃食草类的黄色蜥蜴来代替它們;这种蜥蜴也和阿尔貝馬尔島上的蜥蜴相同,已經在前面講到过。这些动物所挖掘的洞穴多得無数,以致我們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架搭帳篷的地方。这些蜥蜴完全靠吃食植物性产物来过活;它們吃食漿果和草叶,时常爬上树木(特别是含羞草屬树木)去吃食叶子;它們从来不喝水,也很喜欢吃食多漿的仙人掌。它們为了一塊仙人掌,就会象一群狗一样互相斗爭和搶夺它。它們的同类"黑暗的小鬼"也是草食动物,不过完全靠了吃食海藻来过活。我以为,大概这一类習性是蜥蜴类动物当中很稀有的。

我以为,在所有这些島嶼上,那些干燥的地点好象是斐尔南多諾隆那島上的情形。大概它們双方的类似,只是在于具有一种干燥的火山質土壤、一种热帶地区里的有花而無叶的植物界的相似环境,但是却沒有那种通常在这个地区同时出現的美丽。

1) 我看到有几棵树木的周圍長度是8英尺,还有几棵的周圍長度是6英尺。——原注。

2) 有仙人掌。——沒有任何一种棕櫚树。——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当我們居住在这茅屋那里兩天的时候，我們就專靠了吃食龟肉来度日；他們把陆龟身上所割取到的脂肪，熬制出透明的油来。他們也好象高乔人烤燒帶皮的牛肉（carne con cuero）的情形一样，把龟的胸甲連肉在一起烤燒。它的滋味非常鮮美。用幼年的陆龟可以燒煮出鮮美的湯来。可是，我嚐过其他的各种龟鱉，它們的肉是沒有什么滋味的。

11 日——这里的队長帶領我們乘坐他的小船到鹽湖去；这个鹽湖位在大約 6 英里远的低下的海岸边。我們走过一塊有裸出的、大概是近代的熔岩流的地面；这条熔岩流环繞着一个古代的、但是十分完全的火山口。鹽湖就在这个火山口的底部；它的湖水深度只有 3—4 英寸；水底沉积着純粹的、有良好結晶的食鹽層。这个湖成正圓形，四周环繞着鮮綠色的多漿植物。这个火山口的側坡是陰峻的，上面生長着一片森林，所以整个看来，它就显出是一幅比較优美的景色。几年以前，有一只獵捕海豹的船上的水手們，曾經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謀杀了自己的船長。我們看到在灌木叢里面还躺着他的一个头骨。在有岩石的地点，生長着很多的一种奇特的仙人掌；这种仙人掌有巨大的卵圓形叶子，彼此互相联系着，構成那些从圓柱形主干上伸出来的分支。在有些地方，还普遍生長着一种含羞草屬植物；我們在露天地面上受到太陽光晒灼以后，走到这种树木的叶叢的陰影里，就感到非常凉爽。

12 日—16 日——在这几天里面，我們大家忙碌于采集所有各种标本。我們在一口小井里取淡水；这口井离开海灘很近。在北方的海面上升起了巨浪以后，拍岸浪就扑到海灘上来，使井里的淡水变質。要是沒有一只美国捕鯨船很亲切地送給我們三桶淡水（并且还贈給我們一桶洋葱），那么我眞的要渴死了。在我們的航行期間里，美国人卽使不是每次，至少也有几次要比我們的本国人更加願意帮助人家。不但这样，他們的寬宏大量还时常具有最誠心誠意的形式。如果他們反对英国人的成見也象我們反对美国人的成見一样深刻，那么他們也会得以惊人的方式来忘掉和消除这些成見。*

16 日——差不多在全部时間里，天气总是晴朗無云，太陽晒灼得非常厉害。只要偶然信風停息一个小时，那就炎热得使人非常苦惱。在最近兩天里面，帳篷里的温度計在几个鐘点里都表明出是 93°F。在露天地方，当有風吹和日晒的时候，气温只有 85°F。沙土地面在太陽光下受到很强烈的热；在把温度放置在一种褐色的沙土上面时候，它的度数立刻上升到 137°F；因为这只温度計所刻到的最高度数就只是这个数字，所以我不知道还可以升高几度。黑色的沙土更加要热得多，因此穿了厚底的鞋子走过这种沙土面上时候，仍旧感到非常难受。

17 日——下午，貝格尔艦派了一只小船来接送我們回艦。（18 日）阿尔貝馬尔島的測量工作已經結束。这个島的东岸斜坡差不多是黑色的，有着一片不生草木的近代的熔岩層。島上几个主要的山的頂上，一定有巨大的鉄釜般的火山口，它們的高度相当大，在 4,000 英尺以上。可是，从它們的輪廓看来，是一条平順的曲綫；这些山的寬度很大，但是并不显得高聳。

---

* 在达尔文的一本小日記本里，我們看到下面一句話：“一只捕鯨船送給我們淡水；美国佬極其亲切。”——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9日——我們在夜里前进到艾宾东島(Abingdon I.)。上午派出舢板去把查弗尔斯先生接回艦来，于是駛向这个群島的最后两个小島去；这两个小島位在其余島嶼以北100英里处。(20日)在測量好了这两个小島以后，我們的船首就朝对着奧大赫的島*，于是我們开始走上了一条有3,200英里長的航綫。

11月

玻里尼西亞——大赫的島——新西蘭

11月1日——我們現在正以每天150—160英里的稳定的速度向前行駛。信風日日夜夜不断地吹送着。我們在軍艦兩側挂起了副横帆，愉快地横渡这个藍色的大洋。現在已經脫离开了那个从南美洲的海岸一直伸展到很远地方的陰暗的海面区域，太陽天天在晴朗無云的天空里明亮地照耀着。

9日——今天我們看見了第一个島；可以确切地說，这个島是屬于玻里尼西亞地区的。它叫做狗島(Dog I.)或者怀疑島(Doubtful I.)。后面这个島名表明出所有已經被人知道的島嶼对它的关系。从地圖上可以看出，它的位置是在低群島(Low Isds.)的巨大島群的东边。可是，从它的構造方面看来，它并不眞正是低群島的一分子。这个島的地面平均高度要較高3—4英尺。除此以外，从艦長比奇(Beechey)的著作里的一幅圖画上，可以明白，它在几方面具有奇特的性質：它有平坦的綠色表面，有明显的圓周形輪廓，还有分散的岩石；或者更加确切地說，从沙灘的低处看过去，这些岩石好象是分散的。这塊微小的土地在这里显得毫不相称，而且好象是一个乱闖到寬广的万能的大洋的勢力范圍里来的歹徒。在接近这塊土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大群多得無数的海鳥，尤其是燕鷗的兩个种最多。有一件使我們感到悲哀的事情，就是雨季显然已經开始了。在最近四天里面，天空已經很陰暗，有雷声、閃电、風暴和大雨。由于空气的湿度極大，所以炎热的天气就使人更加难受。船尾楼的房艙里的溫度計上的度数經常在80—83°F之間。天空里經常有濃厚的云霧；夜里漆黑；起初，大家認为在这种情况下駛行是不妥当的。因此，我們現在就只好抛弃宝貴的光陰，等待黎明到来再說，因为黎明会向我們指示出我們航路上的种种危險。

13日——今天晚上，我們成功地通过了整个群島；它有时叫做危險群島(Dangerous Archipelago)，或者叫做低群島。在黎明和中午的时候，我們有几分肯定了有兩个在地圖上沒有繪出的島的形狀和地位。这兩个島和其余各島的景象都是十分乏味的。在一条長長的有白色耀光的海岸上，伸展着一条綠色的植物帶。向兩边望过去，这条帶子在远处迅速变得細狹起来，并且一直沉沒到海平面下去。干燥的土地的寬度实在是非常小。中午，从桅杆頂上可以望見，島[珊瑚島]在經过了水面平滑的礁湖以后又再显現出它的对面一边的土地来。这个大礁湖有10英里的寬度。

15日，星期日——在天色發白的时候，我們面前显現出了大赫的島；在所有航行到南海来的旅行家看来，它永远可以算做是一个非常卓絕的島。从这里的远处望过去，它的景色好象并不很动人。那时候，还不能够辨認清楚它的低地部分的繁茂的植物；当云塊消散开

* 奧大赫的島(Otaheite I.)就是大赫的島(Taheit I.)。——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来的时候，在島的中央就显露出一个个最粗野的和最峻峭的山峰来；这些山峰能够使人料想到它們的情况。当我們剛才停泊在馬塔凡灣(Matavai Bay)里面的时候，就有很多独木船圍攏到我們的軍艦四周来。今天的日子对我們說来是星期日，可是对大赫的島上的居民說来却是星期一；要是情形相反的話，那么当地的居民就一个也不会划船到我們这里来了，因为这里严格遵守着一条在星期日不准划船的禁令。在午飯以后，我們就上岸，去享受一切从新地方的初次印象里所發生的愉快；这个地方正就是使人可爱的大赫的島。有一大群当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集合在一个著名的金星角（維納斯角，Point Venus）上，都带着高兴的笑容来欢迎我們。他們排列成队伍，引領我們走到威尔孙(Wilson)先生的家里去；威尔孙先生是这个地区的傳教士；这时候他就在半路上遇到了我們，并且非常亲热地招待了我們。（無論威尔孙先生的人格或者他的态度，都不决不会使人認为是具有高尙或者忠实的性格，倒不如說他是一个溫厚的安分守己的商人。可是，从我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情形說来，我充分相信，这种外表态度隐蔽去了大批最不虛飾的、卓越的优点。——已删去。）我們在他的家里坐了一回以后，就分别到各处去散步，但是到晚上仍旧回到了他家里。

这个島上的这一部分的唯一适宜于耕种的或者居住的土地，就是一条堆积在山脚下面的冲积土的地帶；这个地帶受到了珊瑚礁的保护〔而沒有受到海洋里的波浪的冲刷〕；这个珊瑚礁在相当距离处环繞着島的全部土地。最美丽的热帶植物的果园滿布在这整个土地上面。在香蕉树、甜橙树、椰子树和面包树的中間，开辟出几塊空地；在这些空地上面，栽种着参薯、西洋甘薯、甘蔗和鳳梨（波罗）。甚至是灌木，也都是一种从外面輸入的果树，就是番石榴；因为它繁殖得很丰盛，所以它就变得象杂草一样对农田有害。在巴西地方，我时常对于香蕉树、棕櫚树和甜橙树所交織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美丽彼此有明显对比的情形，非常贊美；而在这里，还有一种面包树；这些树因为生有巨大的光亮的象手掌狀有很深缺刻的叶子，而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这些树叢，具有象英国櫟树那样的形姿，把自己的粗壯的树枝向外伸展，上面载滿了大顆的滋味非常丰富的果实；看到了它們，眞使人惊嘆。虽然一种物体的用处，很难表明出那种从任何仔細的观看方面所得到的愉快来，可是在現在这些〔美丽的树木的〕情形里，显然無疑地会使人产生出更加广大的〔贊美的〕感情来。那些曲曲弯弯的小路，被树蔭所遮蔽，使人感到陰凉；它們通达到各处分散着的房屋那里；那些房屋的主人們总是很高兴地和非常殷勤地招待着我們。

这个島上的居民們使我發生最大的喜爱。他們的面色表情显得很溫和，使人看到了立刻会打消一种以为他們是野蛮人的思想；他們表現出一种智慧，这就可以証明他們已經在向着文明方面进展。显然無疑，他們的衣服是不相称的，因为还沒有一定的服裝式样来代替古旧的裝束。可是，卽使是現在的情形，也决不是象几年前到这里来过的旅行家們所描写的情形那样使人可笑。那些有錢購备衣服的居民，穿着一件白襯衫，有时則穿一件短外套，并且在他們的腰間还纏着一塊花布圍巾，因此就变成一条好象高乔人的“奇里帕”(chilipa)那样的短裙。看上去，当地的酋長們都普遍采用这种裝束，因此它大概会变成固定的时裝了。他們都不穿着鞋袜，甚至皇后也是这样；只有酋長們在自己头上戴上草帽。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普通的土人在做工的时候,总是上半身赤膊,因此看上去这对于大赫的島人是有利的。据我看来,他們是我所看到的土人当中的最美貌的人;他們的身材很高,肩膀寬闊,体格强健,而且他們的四肢对身体配合得很匀称。曾經有人指出說,要使一个欧洲人的眼光看出去,認为暗黑的皮膚要比他自己的白色皮膚更加使人可爱和更加自然,那么就必須先养成一些習慣才行。如果有个白种人在大赫的島人旁边洗浴,那么看上去,这就很象是一株被花匠的技巧所轉变成白色的植物和一株在野外生長着的同种植物〔暗綠色树木〕靠近在一起。在大多数的当地居民身上都刺繪着花紋,这些花紋的式样配合着身体的曲綫,有这样的美观,使人發生一种最优美而愉快的印象来。有一种普遍采用的花样,有些象棕櫚树的叶叢,但只是在細紋和分支方面各有差异。(这种相似情形,并不是象哥林多式圓柱的頂飾和爵林屬植物的叶簇之間的相似情形那样更加接近。)这种花样是从背部的中綫向上画起,优美地向着身体兩側弯繞过去。这种花样彼此相似的現象,很可能是一种幻想的作品;但是我以为,一个画有这种花紋的人体,就很象是一株被柔軟的匍匐植物所纏繞的华貴的树木的干身。在很多年紀較大的人的脚上,画着一些小小的圖案;它們被配置得很象是穿着一双短統袜一样。可是,这种花样有些过时了;另外有一些新式的花样已經起来代替它了。在这里,虽然每个人一定要永久保持那种在他青年时代所流行的怪异的时式,可是时式也决不是保留不变的。因此,在一个老年人的身体上,就永久打上了他的年齡的印記,他从此就不能够再有年青人的新打扮了。在妇女們的身上,也和男人一样,刺繪着同样的花样;而且在她們的手指上面,也非常普遍地刺繪着花紋。現在当地几乎普遍流行着另外一种不适当的时式;就是把头頂部分的头髮剪去,或者更加确切的說是把它剃去,成为圓形的禿頂,这样就只留下了外面一圈环形的头髮。当地的傳教士們想法劝說土人們改变这种習慣;可是,时式就是时式;在大赫的島上面,也象在巴黎一样,这一点就是很充分的回答了。我在对于妇女的个人外貌方面,感到非常失望;她們在各方面都远不及男人那样美丽。她們認为这样一种習慣是美观的,就是把一朵花戴在腦后的头髮上面,或者把它們插在每只耳朵上的一个小孔里面。这种花的顏色是白的或者紅的,好象是山茶花(*Camellia japonica*)。除此以外,她們还帶着一頂用椰子叶所編成的花冠。看上去,这些妇女要比男人更加喜爱追求某种合适的服裝。

这里的居民普遍都是待人很亲切。我到过很多居民的家里,到处都受到高兴和愉快的欢迎。所有当地土人都懂得一些英語,就是他們知道普通物品的英文名字;他們就靠了这一点,再加上做手势,就可以勉强和外国人交談。我們在这样各自漫游了一回以后,又回到威尔孙先生的家里。此后〔在晚上〕,当我們正要回到船上去的时候,因为瞧見一个非常美妙的景色而停止了前进。有無数小孩正在沙灘旁边做游戏,他們燃起了火堆,把平靜的海面和周圍的树木照得很明亮;还有一些小孩繞成了几个圈子,正在唱着大赫的島的歌謠。我們自己也就坐在沙地上面,和他們合在一起,圍成一个圈子。他們所唱的歌調是临时編造出来的;我以为,这是和我們来到这里有关的;起初有一个女孩先唱一节歌,其余的小孩就輪流唱下去,組成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合唱。这时候的空气很特殊,而他們的歌声又是很和諧。这全部景色使我們确实無疑地想到,我們眞是处在南海里的一个島上。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7日，星期二。——已删去。)在我們的航海日記上面，把今天記載作"17日、星期二"，而不是"16日、星期一"，因为我們直到現在至少总是在追踪着太陽西行。在早飯以前，有一大队当地的小船划来，包圍着我們的軍艦；当我們一允許这些土人登上我們的軍艦的时候，我估計至少有二百个人就一起爬上来了。我們都一致認为，其他任何种族的土人恐怕就沒有他們这样的安分，因为要維持这样多的人数的秩序是困难的。每个土人都帶着一些兜售的貨物：主要的貨物是貝壳。大赫的島人現在已經完全了解金錢的价値；他們宁可把自己的貨物換取金錢，而不願換取旧衣服或者其他东西。可是，各种各样的英国錢和西班牙錢，会使它們糾纏不清，所以看上去他們总是以为小銀幣是不大可靠的东西，一定要換成大銀元才安心。有几个土人首領，已經积蓄了相当多的金錢。有一个首領在不久以前曾經出价800元〔大約160英鎊〕購买进一只小划艇；他們时常用50到100元来購买馬匹和捕鯨船。

在早飯以后，我走到岸上去，并且爬上最近的山坡，到兩、三千英尺的高处。这个島的陆地形狀是比較奇特的；可以用一个說明它的起源的假設来理解它。我以为，以前这一群內地的山，好象較小的島那样矗立在海面上，此后在它們的險峻的側坡周圍积聚起熔岩流和沉积層，成为一个位在海面下的圓錐形岩体。它在以后向上升起的时候，就被無数深山谷所切割开来；所有这些深山谷都是从共同的中心向外分散开来；因此，山谷之間的山嶺的坡度相同，而且頂面平坦。我在穿过了一条狹長的有人居住的地帶以后，就沿着这种山嶺当中的一条向上走去；这条山嶺的兩側非常險峻和平滑，夾在河谷之間。那里的植物界是非常奇特的；它差不多專門是由細小的低矮的蕨类植物所構成；在較高的地方，則还有粗硬的草类混杂在一起。这里的景色，都和北威尔士的几个山上的景色并沒有多大差异；而这地方又和海岸上的热帶植物的果园相距这样的近，这眞使人感到非常惊奇。在我所到达的最高的山頂上，又再出現了树木。这里的树林非常优美；树蕨就代替了海岸边的椰子树。可是，不应該就此認为，这些树林完全和巴西的森林有同样的庄丽。在一个島上面，大家決不能期望到会出現大陆上所特有的数目無穷的天然产物的。我从这里的山頂上面，望見到远处的爱米奥島(Eimeo I.)的优美的景色；这个島和大赫的島都屬于一个总督管轄。在高聳的和破碎的高峰上面，大塊白云互相堆积在一起，在碧藍的天空里構成一个云島，也好象爱米奥島浮現在藍色海洋里的情形一样。爱米奥島四周完全被珊瑚礁所包圍住，只有一个小小的出口。在現在这个距离上望过去，只可以看到一条細狹的、但是輪廓很明显的眩目的白帶，这就是波浪初次和珊瑚礁的側壁交战的界綫。平滑如鏡的礁湖就被包圍在那条細狹的白帶的中間；高山就从这礁湖里面峻峭地向上升起。这种景色非常使人愉快；可以把它比拟做画框里面的浮雕画：画框可以代表拍岸浪，空白的边緣紙面是平滑的礁湖，而画圖則是这个島的本身。晚上，当我走下这座山去的时候，有一个土人迎接上来；我曾經贈送給他一些小礼物，所以这一次他就亲自帶来烤热的香蕉、一只鳳梨和几个椰子，作为回礼。据我所知道的，在炎热的太陽下面散步以后，如果喝飲到青嫩的椰子的果汁，那么一定会感到它是鮮美無比的。鳳梨也很好吃，好象还要比英格蘭地方所栽培的鳳梨更加优良；而且我以为，这就是可能給予一种水果或者实际上任何一种水果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最后和最高的贊揚了。我在上船以前，到威尔孙先生那里去；他用很流利的話，替我向那个剛才給我回礼的当地朋友說明我的希望，就是請他和另外一个人陪伴我到山地上去作一次短途旅行。

18日——今天上午，我很早就上岸，随身携帶一袋干粮和兩条絨氈，把它們作为我和僕人食住的用途。这兩件东西分别被扎縛在一根長杆的兩端，就这样由我的兩个大赫的島的同伴去挑运。这里的每个土人已經習慣于用这种方法来挑运东西；在長杆的每一端各扎縛50磅〔23千克〕的重物以后，可以整天挑运着它們。我事先曾經吩咐我这兩个向导自备食物和衣服；可是，他們却說道，关于衣服方面，他們的皮膚就已經足够抵抗寒气了；而关于食物方面，則山地上的食物多得很。我們的前进路綫是提阿烏拉河谷(Valley of Tia-aura)；在它的底部有一条河流，在金星角附近流进海里去。这是島上的主要河流之一；它的發源地是在几座最高的山的基部；这些高山大約有7,000英尺高。整个島可以被看做是一群高山，以致只可以使人沿着河谷走，才能够找到通向内地的唯一的道路。起初，我們所走的道路通过一个树林，这个树林就生長在这条河流的兩岸山坡上；我們好象是穿过河谷里的一条林蔭道，看到那些在不断隐現着的高聳的中央山峰，襯着一棵棵散布各处的朝向一边摆动着的椰子树，感到它們有特别象画景一样的美丽。这个河谷不久就开始收縮起来，兩側山坡变得高聳而更加險峻。我們在走了三、四个鐘点以后，發現河谷的寬度已經和河床的大小近于相等。兩边的山壁几乎是直立的；只有由于火山質地層具有柔軟的性質，所以仍旧有树木和其他丰富的植物从悬崖的每个突出部分生長出来。这些悬崖一定有一千多英尺高；全部構成一条狹窄的山峽，这种雄偉的景象是我生平所沒有見到过的。一直到了中午时刻，太陽才笔直地高悬到深谷上面的天空里来；本来空气使人感到陰凉和潮湿，可是現在就变得非常悶热了。于是我們在一个熔岩的石柱脚边，坐在岩石的突出部分所投射出的陰影下面吃午飯。我的向导們在午飯前已經捉到了一盤小魚和淡水蝦。他們亲身携帶了一个小魚網，張挂在一个鉄环上面；在河水較深和有旋渦的地方，他們就跳进水里去，好象水獺一样，靠了自已的眼力，追随着魚群游到洞口和角落里去，于是就捕捉住了它們。大赫的島人在水里具有一种兩栖动物的灵巧技术。爱利斯(Ellis)曾經講过一段有趣的故事，来証明他們对这种事情感到是干家常事情那样容易。1817年，有人把一匹馬运上岸来，送給国王波馬烈(Pomarre)；繮繩忽然断裂，馬就翻身跌进了水里去；土人們立刻都从船上跳到水里去，用自已的叫喊声和白費的力气来帮助这匹馬，几乎把它淹死。可是，当这匹馬一爬上海岸的时候，这群人就四散飞奔，拼命想躲避开这只"运人的猪"；当时他們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馬。

到了較高的地方，这条河流本身就分成三条小支流。北面兩条支流的兩岸是难以通行的，因为它是由一連串瀑布所構成的；这些瀑布从最高的山的犬牙形山頂上傾瀉下来；另外一条支流的兩岸看上去好象也难通行；可是我們依照着我从来沒有遇見过的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巧妙地沿着它向这个方向前进。这里的河谷兩側的山坡十分險峻，但是时常会遇到小塊向外突出的崖石；在它們上面茂密地生長着野生的香蕉树、百合科植物和其他繁盛的热帶植物。这些大赫的島人就在这些突出的崖石中間爬行着，找寻水果吃；他們曾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經發現一条小路，可以沿着它攀登到整个悬崖的頂上去。起初从河谷里面向上爬行的一段山路，非常危險，因为这段路一定要靠了我們随身携帶的繩索的帮助，来通行过裸出的岩石的一个陡峭的斜面。我竟不能够想象到，怎样会有一个人成功地發現这个使人害怕的地点是唯一可以使人尝試沿着山坡攀登的地方。于是，我們小心地沿着一个突出的崖石走过去，走近到上面所說的三条河流当中的一条那里。这个崖石是由一个平坦地点所構成；在它上面有一个一百多英尺高的小瀑布，把水直瀉下来；再下去又有一个相当高的瀑布，一直下降到主河流里面去。我們从这个涼爽而蔭蔽的山角上，繞了一个圈子过去，避开了高悬的瀑布。于是又象以前一样，我們沿着几个小的突出的崖石走去，由于植物茂密，一部分看来是危險的景象被遮掩去了。在从一个崖石过渡到另一个崖石上去的时候，就出現一个直立的岩壁。我們当中有一个大赫的島人是一个美貌而活潑的人；他就把一根树干靠放在岩石的側壁上，攀緣着它上去，然后再靠着岩縫达到崖石頂上。他把繩索縛牢在突出的石角上，把它悬放下来，讓我們攀緣上去，此后又把獵狗和行李吊上去。在这棵死树所靠放的崖石下面，这个悬崖至少有500—600英尺高；要是这个深淵的一部分沒有被下悬的蕨类和百合所掩蔽的話，那么我的头腦一定会暈眩，任何东西也不会誘引我去冒这个險了。我們繼續又再上山，有时沿着崖石走，有时沿着一条象刀边形狀的山嶺走；这些山嶺的兩側都是深深的山谷。在安第斯山脉里面，我已經看到过更加雄偉得多的高山，可是从險峻情形看来，就要算这里是第一的了。晚上，我們在同一条河流的岸边走到一小塊平地上；我已經講到，这条河流成为一連串瀑布而向着下游流去。我們就在这里露宿过夜。在这山谷的每个山坡上面，有几塊寬大的"菲雅"(Feyè)——山地香蕉——的叢生地，上面生滿着成熟的香蕉。有很多这类植物有20—25英尺高，树干的周圍長度有3—4英尺。大赫的島人用树皮做繩子，用竹竿〔做椽子〕，并且用香蕉树的大叶子〔做屋面〕，就可以在几分鐘以內蓋造起一座精美的房屋来，并且还可以用干枯的树叶来做成一張柔軟的床鋪。此后，他們繼續升起火来，燒煮我們的晚飯。他們用一根木棍的鈍端在另一根木棍身上的一条已經开好的槽縫里摩擦起来，好象要把这条槽縫挖得更加深似的，直到槽縫里的木屑被摩擦而燒燃起来为止，于是就得到了火种。有一种特别白的和非常輕的树木*，是被專門用来取火的；这种木材也被用来制造一种挑运东西的扁担，和稳定小划子用的浮动支架。用这个方法，在几秒鐘里面就取得了火；可是我認为，对于一个不懂得这种取火技巧的人說来，就要用尽極大的力量才能够办到这件事；可是，使我感到很大驕傲的，就是我終于成功地使木屑燃燒起来了。巴姆巴斯草原里的高乔人，則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取火；他們取一根大約長18英寸的柔性的蘆葦莖，把一端抵住在自己的胸膛上，又把削尖的另一端插进一塊木板的孔里，于是就把弯曲部分迅速轉动起来，好象是木匠用鑽子一样。大赫的島人在燃起树枝架成的小火堆以后，就把20塊大約有板球(cricket balls)大小的石塊放在燃燒着的木柴上面。大約过了十分鐘的时間，树枝已經被燒光，石塊也發热了。他們已經事

* 在考察日記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里，达尔文添加了这种树木的名称叫"黃槿"(Hibiscus tiliaeus)。——原書編者注。〔木槿屬(Hibicus)是錦葵科(Melvaceae)的一个屬，木本植物。棉花也屬于这一科。木槿屬植物的木質部很柔軟，象軟木一样。——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先用树叶包卷好牛肉片、魚、熟的和生的香蕉以及野薑的尖头。这时候,就把这些綠色的小包夾放在兩層發热的石塊中間,于是再用泥土把它們全部封蓋起来,这样就不讓烟气或者水蒸气逃散开来。大約过了一刻鐘的时間,全部食物就都被美妙地烤熟了。现在就把揀选出来的綠叶包放在香蕉叶所編成的蓆子上,于是我們用椰子壳去舀起清凉的溪水来飲,并且享受起我們的野餐来。

我看到了这里四周的植物,不得不感到惊奇。在每个山坡上都生長着香蕉树林;香蕉虽然也可以充作各种不同形式的食物,但是仍旧有一堆堆躺在地面上正在腐敗下去。在我們的面前,有一大片野生甘蔗的叢藪;醉胡椒的暗綠色的多节的莖干蔭蔽着这条河流;这种植物过去就是因为具有强烈的麻醉效力而著名的。我曾經咬嚼过一小塊,發覺它有一种苦的难受的滋味;这种滋味一定立刻会使任何人引起一种它有毒性的想法。感謝傳教士的帮助,使这种植物現在只能够在这些深山谷里繁盛生長,对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發生害处。我就在靠近身边的地方看到野薑;它的根在烤熟以后有很好的滋味,而它的嫩叶比菠菜更加好吃。在这里也生長着野生的参薯和一种叫做"替"(Ti)的百合科植物;后面这种植物生長得很丰盛,它的根柔軟,棕褐色,形狀和大小很象是一段大木头,可以用作餐后的甜点心,因为它甜得象糖醬一样,具有使人愉快的滋味*。除此以外,还有几种野生的水果和可以吃食的蔬菜。这条小河流除了含有清凉的飲水以外,还出产鰻鱺和龙蝦。在把这个地点去和温帶的任何一个沒有开辟过的地方作比較的时候,我不能不对这里的風景非常贊美。在这里,我感到有一种观察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人类,至少是那种只發展了一部分理智能力的未开化的人,就是热帶地方的驕子。(可是,不能够这样說,一种人比另一种人更加野蛮些。如果一只动物使用它的本能去获得食物,那么自然界的規律就淸楚地指出,人类应当去使用他的理智和去耕种土地。——已删去。)

在天色已經深晚的时候,我漫步走到小河旁边的香蕉树的朦朧的陰影下面。由于前面出現了一个200—300英尺高的瀑布,我的散步也就立刻到这里結束了;在这个瀑布的上面,还有一个瀑布降落下来。为了要使大家得到关于这个地方的坡度很大的一般概念起見,我就来講述到这一条小河流里的所有这些瀑布。在这个有水下降的小山凹里面,好象永远沒有一些微風吹进来似的。香蕉树的大叶子被水花所沾湿,却沒有象普通的情形那样分散成千条破布似的碎片,而仍旧有着完整未破的边緣。我們所处的地位眞所謂高悬在山坡上,所以从这里可以遙望到附近的山谷的深处和中央山地上的最高的尖峰;这些山峰象塔一样直立在天頂約60度范圍里面,擋去了一半晚色的天空。我就这样靜坐着,用着狂喜的心情,去研看着黑夜的陰影怎样逐漸把那些〔最后的和〕最高的山峰变得朦朧而黑暗起来。在我們躺下睡覺以前,那个年紀較大的大溪的島人曾經把他的双膝跪下,閉上了眼睛,用他当地的土話背誦着一大段禱告詞。他也象天主教徒一样禱告着,帶有一种适当的虔誠心意,絲毫不怕人家的好笑,也沒有任何一种对于虔誠方面的驕傲心理。同样地〔在他們吃飯以前〕,如果不先做一次簡短的禱告,那么就沒有人敢去嚐吃食物的。有些

* "替"(Ti,学名 *Dracaena carminalis*)是百合科植物。著名的龙血树(*Dracaena draco*)和它屬于同一个屬。——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旅行家曾經暗示說，大赫的島人只有在傳教士的眼睛凝視着他的时候方才做禱告；我想，这些旅行家应該在今天的夜里来和我們一起睡在山坡上才好。我以为，去严格地审查一个在崇拜偶象的环境里出生的人究竟理解禱告的全部动机和效果到多么大的程度，这并不是一种仁爱的举动。在今天夜里，大雨下降，但是因为有香蕉叶子的良好屋面遮盖，所以我們身上仍旧是干燥的。

19 日——今天清早，我的兩个朋友在做了他們的晨禱以后，就准备了一次和昨晚一样的早餐。他們自己当然也参加在一起大嚼起来；的确，我从来沒有看到任何的人有象他們那样吃得这样多的数量。可是，他們并沒吃得过分飽；就是說，他們的活动只会消耗去所吃的任何食物而且还不够。我以为，他們的胃臟有这样巨大的容量，一定是由于他們日常的食物大部分是水果和蔬菜的緣故，因为在这些食物里面含有营养物質的成分很少。在这一次，原来我不自覚地强迫了我的同伴們破坏了他們的一条法律和規則，这件事情到后来方才知道，就是我当时亲身携帶了一瓶白蘭地酒；他們不敢拒絕嚐嚐酒味，但是每当他們略微喝飲一些酒的时候，总是把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前面，輕声地喊出"傳教士"这个字来。大約在兩年以前，虽然已經明令禁止喝飲醉胡椒汁，但是由于外来的烈酒輸入，飲酒的習气非常流行。傳教士們劝說了几个好人；这些人看出自己的国家在迅速走向灭亡的道路，于是就和傳教士联合組織一个禁酒会。結果，所有的酋長和女皇本人由于良好的意識，或者是由于羞慚心理，都参加了这个禁酒会。不久就頒布了一条法律，禁止酒类輸进到島上来；如果再有出卖酒类的人和偸运禁品入境的人，就一律判处以罰金。当时为了表示一种使人惊奇的公平起見，却准許在这条法律还沒有实行以前，大家可以把原有的存酒在一定期限里面脫售。可是，在实行这条法律这一天起，就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搜查工作，甚至連傳教士的家里也照样搜查过，同时大家把所有的醉胡椒汁（ava，本地人把所有的酒类都叫做这个名字）都倒在地上。当一个人回想到南、北兩美洲的土人由于飲酒無度而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以为，在这里不能不承認，大赫的島上的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一定会深深地感謝傳教士。

在早飯以后，我們繼續向前行进。因为我們的目的只不过是要看到一些內地的景色，所以我們就改取另一条通向更加低的主河谷的路綫走回去。在有一段距离里面，我們沿着那个構成河谷的山坡繞行着；这条山路極其曲折。在有些比較不險峻的地点，这条山路穿过大塊叢生野生香蕉树的地面。那些大赫的島人裸露出他們的刺繪着花紋的身体，在他們的头上戴着花冠；可以看到他們正在这些香蕉树叢的陰暗的树蔭下忙碌着；他們正是構成了一幅居住在某种原始地方的人的优美圖景。我們在走下山去的时候，沿着一長列山脊走着；在这些山脊上面非常狹窄，有一段相当長的距离陡斜得象梯子的傾斜情形一样，但是在全部表面上都复滿着植物。每走一步都要極端小心地平衡着身体，所以这就使走路感到疲乏。我看到了这些山谷和悬崖，始終不倦地表現出自己的惊异来。差不多可以把这些山叫做單單被多得無数的裂縫所破坏的山体。当我从一条刀边形狀的山脊上瞧望这一帶地方的風景时候，就感到我們的支持点是这样的小，因此我以为，从这里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和从气球上所观看到的情形近于相同的。在这条下山的道路上，只有一次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我們走进主河谷的地点,方才应用到繩索。我們繼續向下走,此后就睡在昨天吃午飯的那个岩石的突出部分的下面。今天夜里的天色晴朗,但是由于山峽又深又狹,所以完全黑暗無光。在我还沒有亲眼看到这一帶地方的情形以前,总覺得爱利斯所指出的兩个事实很难明白;第一个事实是:在以前的屠杀战爭之后,那些失敗的殘余土人就逃到山里去;他們可以在那里用極少的人来抵抗大群的敌人。的确,只要有半打人据守住那个大赫的島人*这一次靠放一株老树的悬崖上面,就可以很容易对抗几千个敌人。第二个事实是:在天主教傳播到这个島上来以后,还留存着一些未开化的人,他們就居住在山里;那些比較开化的居民都不知道他們的踪迹。

20日——今天上午,我們很早就动身,到中午时候抵达馬塔凡(Matavai)。在半路上,我們遇見到一大队美貌的体格强健的土人,他們正要去采摘野香蕉。我打听到,我們的軍艦因为取淡水困难,已經开到4英里外的帕帕瓦港去,因此我就馬上步行赶到那里去。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这个小港被珊瑚礁圍繞着,里面的水平滑得象湖水一样。有一塊已經开垦过的土地緊靠着水边;在它上面生長着美丽的植物,并且散布着村屋。

21日——貝格尔艦回駛到馬塔凡的原来的停泊处,晚上,我上岸去作了一次愉快的散步。

22日,星期日——帕比特港可以被看做是这个島的首都,离开貝格尔艦所回駛到的馬塔凡大約9英里。女皇現在就居住在那里;它也是政府的所在地和船只的主要停泊处。艦長費支罗伊今天上午率領一队人到教堂去做礼拜,起先用大赫的語言,后来又用本国語言来禱告。(普利却德先生是这个島的傳教的領袖,正在支持这一次礼拜。普利却德先生曾經在教会大学受过正規的教育。他显出是一位有見識的、使人合意的紳士和慈善家。我已經講述到关于威尔孙先生的性情。我們已經看到过的第三个傳教士,就是諾特先生;他已經居住在这个島上40年。他的工作主要是写作方面;現在他已經完成了翻譯全部聖經的重大任务。他經常具有一种高尙的可敬的性格。这个阶層的人的性格时常受到攻击,因此我曾經提出了我对于这三位居住在这里附近的傳教士的意見。我們在普利却德先生家里遇見三个年輕的小姐,她們是傳教士們的女兒,到这里来探望他。她們的形姿和态度已經表明出她們已經受到过相当的教育。——这一段話已删去。)在看到这些从外表上不能够被辨別出是我們本国妇女的小姐,用大赫的島人的語言講話甚至要比用英語講話更加流利得多的时候,这眞使人感到惊奇。甚至是这些靜淑的年輕妇女的性格,也不免要遭受到傳教士們的敌人們的猛烈攻击。我在沒有来到这些島嶼以前,曾經閱讀过各种不同的关于这方面的記述;我很有兴趣根据自己的观察,来作出一个关于他們的道德情形的判断,不过这一类判断当然也是非常不完善的。一个人的初次对任何事物印象很强烈地依从着他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决定的。我的知識以前就是从爱利斯所著的玻里尼西亞研究这本書里得来的;这本書是一个卓越的和最有兴趣的著作;可是,这本書的著者自然而然地用一种乐观的心情来观察各种事物;除此以外,我的知識还从比奇所著的旅行記和科澤布所著的旅行記里得来〔科澤布曾經猛烈反对过整个教会制度〕。我以为,一个人在把

* 原文刊印成"印第安人",应当是誤写。——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这三个著作作了一次比較以后，就会構成一个关于大赫的島人的現在狀况的相当确切概念来。我从上面最后兩个著者那里得到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显然無疑是不正确的；就是：大赫的島人已經变成了憂郁的民族，在一种对于傳教士的恐惧气氛当中生活着。我絲毫沒有看出他們有这种恐惧心理；实际上，要不是有人把恐惧和敬重混为一談，那就不会提出这种說法了。在这里，不仅沒有任何普遍的不滿的情緒；在欧洲地方，就很难在一群人当中找出半数具有这样很多的愉快和高兴的面孔的人来。在这里，大家把禁止吹笛和舞蹈的命令痛罵做錯誤和愚笨；同样地，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們要比了長老会教徒更加严格地遵守安息日的情形。从这几点看来，又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島上只停留了几天，我就不敢提出任何的意見，来反对那些已經在这里留居了很多年的人。总之，我以为这里的居民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情形是很值得使人贊揚的。在这里也有很多人，甚至还要比科澤布更加厉害得多，去攻击傳教士、傳教的制度和它所产生的影响。这些評論家从来沒有把这个島的現在情形去和二十年前的情形作比較，甚至也沒有去和今天的欧洲的情形作比較，只不过把它去和福音書里面所說的完美程度的最高标准作比較。他們希望傳教士去做到那种甚至是聖徒們自己也难办到的事情。因为当地人民还沒有达到这种高度的标准，他們就对傳教士所努力办到的事情不加贊揚，反而加以責备。他們忘記了，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回忆那些事情，就是用人体来当作祭祀的牺牲，崇拜邪神的威力，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見到过的放蕩的制度（杀死嬰兒的現象就是这种制度所造成的），流血的战斗，胜利者們在战斗中不論妇女和孩子都要杀戮，——所有这一切坏事情，都已經被消除了；虛伪、縱欲和淫乱的行为，也因为天主教的傳播进来而大大减少了。从一个航海家方面看来，如果忘記这些事情，那么他未免是太忘恩負义了，因为他要是在某一处海岸附近遭遇到自己的船只破毁的时候，就一定会非常热忱地向上帝禱告說，讓傳教士的教义也达到这里来吧。

至于他們的道德方面，曾經有人說，这里的妇女的德行受到了最大的責备。可是，在过分严厉地斥責她們以前，最好应該先清楚地回想到艦長科克和邦克斯先生所描写的情形；这些情形只不过是現代这一代的祖母和母亲們所参加的。那些采取最严厉态度的人，应該想到欧洲妇女究竟有多少道德是由于母亲經常很早就强迫自己的女兒所接受的家規而产生的；还有在各个个別情形中，究竟有多少德行是由于宗教的戒条而产生的。可是，和这些人去爭論是沒有用处的。我以为，当有人發現这里的放蕩情形已經沒有从前那样明显的时候，他就会失望起来，同时他們既不想去信任自己所不愿意去实行的道德，又不愿意去信任自己所低估的宗教（如果不是輕視它的話）。大赫的島人的禮拜仪式具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景象。禮拜堂是用巨大而輕質的木架所建筑成的；里面挤滿了很多整齐清潔的人，男女老幼都有。我好象对他們沒有加以特別注意，而感到有些失望；可是，这一定是我的期望太高了。無論如何，它的外表是和英格蘭的乡村禮拜堂十分相似。唱聖詩的声音的确是很好听的，不过講經台上的說話，虽然还流利，但是声音不大好听；有几个字經常被反复地喊着，好象是“塔塔——塔，馬塔——馬伊”，因此就使人感到它有些單調乏味。在用英語做禱告以后，我們一队人就步行回到馬塔凡去了。这是一次愉快的步行，有时沿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着海灘边走,有时则在很多美丽的树木的綠蔭下面走。

我雇到了一只小船和几个土人,以便帶引我到珊瑚礁那边去。这些小船的船身極其狹窄,眞是一种古怪的小船。如果它們不是用一种很輕的木材来做船身而获得浮力,并且把兩根很長的横木杆連接在小船上来稳定船身,那么它就会立刻翻身沉沒。我們在珊瑚礁附近划行了一些时間,对优美的分枝的珊瑚發生惊嘆。根据我的意見說来,除了自認对于各个种的微小的建筑师〔造礁珊瑚的珊瑚虫〕方面的情形毫不知道以外,尽管过去已經有人写述了很多关于珊瑚方面的知識,可是大家对于珊瑚島与珊瑚礁的構造和起源方面还是很少知道。

大約在兩年以前,有一只悬挂有英国国旗的小船受到低群島的居民的打劫;当时那个群島还屬于大赫的島的女皇的管轄。有人認为,那些打劫的人是被女皇所頒布的几条不适当的法律煽动而行动的。英国政府就要求賠償損失;后来双方同意,訂定在今年9月1日应該付出賠款大約3,000元。这一次,利馬的英国艦队司令官就命令艦長費支罗伊去查明这笔欠債的問題;如果还沒有償付,那么就要求女皇償还。因此艦長費支罗伊就遵命去要求进謁女皇波馬丽。女皇在接到他的来書以后,就召开国会,專門討論这个問題;当时島上的所有重要酋長和女皇都集合在一起。对于这一次交涉情形,因为艦長費支罗伊已經写了一篇很有兴趣的报告,所以我不再在这里把全部經过情形講出来了*。原来,他們还沒有償付这一笔賠款;大概,双方所提出的理由是很含糊不清的;可是在其余方面,我不能不充分地对于所有一切大赫的島人所表現出来的極其良好的意見、思考力和通过决議的迅速情形,表示出我們普遍的惊奇来。我以为,我們大家在离开会場以后对大赫的島人所抱的意見,是完全和我們进入会場时的想法不同的。当地的酋長和人民决定大家認捐,来补足所需要的数目;費支罗伊当时劝說他們道,用犧牲自己私人的財产来賠償远处的島嶼上的居民的犯罪行为是不正当的。他們却反駁說,他們非常感謝他的好意,但是波馬丽是他們的女皇,因此在她有困难的时候,他們就决定要帮助她。这个决議也就迅速地执行起来了;他們在第二天清早公开認捐,得出了一个非常圓滿的結局;这眞是一个表明他們的忠誠的稀有的例子。当时在重要的討論結束以后,有几个酋長就乘机会来詢問艦長費支罗伊很多国际間的慣例和法律的知識問題。这些問題是和对待外国軍艦和外国人方面有关的。有几点在經过議决以后,馬上就在口头上被頒布成为法律。大赫的島的国会开了几小时的会議;在散会以后,艦長費支罗伊就邀請女皇波馬丽去参观貝格尔艦。我們大家同普利却德先生一同吃飯;在天黑以后,大家划船回到軍艦上去。

25日——艦長費支罗伊和我去同威尔孙先生一起吃早飯;此后,貝格尔艦拔錨开船。因为風很輕微,一直到晚上,方才駛进帕比特港。我們就派四只小船到岸边去迎接女皇。在貝格尔艦上悬挂了很多旗子;在帆梁上排列了水兵們,迎接女皇登艦。于是女皇在很多酋長們的伴随下登艦。我們全体的举动非常大方;他們并沒有什么要求,并且好象对于

* "它大概可以出版"——这一句話在这里被删去,而代替了下面一句:"艦長費支罗伊已經写了一篇很有兴趣的报告"。这句話就可以証明是达尔文在閱讀了費支罗伊的报告以后才把它删改的。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2卷,第516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艦長費支罗伊的〕礼物很表滿意。女皇是一个身材巨大的笨拙的女人，沒有絲毫美丽、态度温雅或者庄重的形象。看上去她只具有一种皇族的特点，就是：面部表情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完全靜止不变（甚至通常还显出一种陰郁的神色来）。〔大赫的島人所放出的〕流星火花和水手們的歌声，使大家感到極其有趣。女皇批評說，一只歌如果是最喧鬧而且可笑的歌，那么也就一定不会是“Hymeni”（聖歌）。直到半夜以后，女皇和随从者們方才离开我們回去。他們大家都对这次訪問显得很滿意。

26 日——艦長費支罗伊和我一同上岸去。我們这次上岸的目的，是要去取得女皇和兩个地位重要的酋長所簽發的一个文件；在它上面写明償付多少所需的欠款和他們立刻籌集余欠数目的决定。（今天我們到女皇的住屋里去拜訪了兩次；我必須提出来說一下，她的住屋是一个最鄙陋的地方。晚上，我們和普里却德先生一同吃飯。我感到遺恨的是，我已經沒有时間去和他作更加进一步的相識。此后，我們回到軍艦上去；艦上已經拔錨，在港口外等待我們上艦。——这一段已删去。）晚上，貝格尔艦乘着一陣陆上吹来的微風，开始駛向新西蘭方面去；到太陽西沉以后，我們就和大赫的島的山景告別了。这一个大赫的島，曾經受到每个旅行家的一份贊揚的礼物。

12 月

怀托塔斯克島——新西蘭——雪梨

12 月 3 日——在吹了几天輕微的風以后，我們經过怀托塔斯克島（Whytootacke I.）的附近海面。在这里，我們看到兩种普遍的構造結合在一起的联盟。一个山丘形狀的不規則的岩体，被很明显的珊瑚礁圓环所圍繞着；这些珊瑚礁大部分已經轉变成为低平的狹帶形的土地；正象科克所說，它們是半淹在水里的土地，單單是由沙子和珊瑚岩堆积在以前的珊瑚礁的死朽部分上面而構成的。島上的居民燃起烽烟，来吸引我們的注意力。

19 日——今天晚上，我們从遙远处望見了新西蘭。現在我們方才可以認为，我們差不多已經横渡过了太平洋。必須航行过它的洋面，方才能够理解到这个大洋是怎样的浩大無比。我們在一連几个星期里面很快地向前駛行，可是除了只看見一片同样的藍色的、深不見底的大洋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东西了。甚至航行在群島的中間，只看見这些島嶼好象是一个个彼此远隔地散布着的斑点罢了。我們以前經常看慣了那些繪成比例極小的地圖；在这些地圖上，密集地分布着小圈点、顏色和地名；因此我們就会錯誤地想象到，陆地所占的部分在和这个巨大的海洋面积比較，簡直是無穷的小。我們也已經通过了对蹠人所居住的經綫*，所以現在每次向前走一里格，就更加接近英格蘭一里格；这眞要感謝我們的好运气。这些对蹠人使人的腦海里浮現出童年时代的怀疑和惊奇的旧有的回忆来。只有在昨天，我方才焦燥地向前眺望着这个假想的路标，把它看做是一个回返祖国的起点；可

* 指 180° 經綫；它和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所处的零度經綫在同一个大圓周上。这里的对蹠人就是指那些居住在地球上恰恰和英国地方相反的一面的人。在 180° 經綫附近有安得波得斯群島，意譯就是对蹠人群島。——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是,我現在却看出,这个起点,还有所有这一类的想象的点,也正象是一个人的本身的影子一样:他在追踪着它,可是不能够捕捉到它。風暴一連繼續了几天,最近方才使我們有充分的时間,来計划今后在我們再經过半个世界的長途航程里面的各段时間,并且非常急切地希望結束这次航行。今天夜里,軍艦靠近海岸,并且航行順利。(20日)第二天上午,我們發現洋流已經把軍艦帶运了20英里,到群島灣(Bay of Islands)的下風方向。这里的地区的形狀不規則,有很多山丘,但是它們并不高。在全部地面上,散布着树木。有一部分海岸是由那些多少已經崩倒的、高大的淡紅色悬崖所構成。我們可以把这种海岸去比拟作火地島的东海岸、智魯島或者公塞普森南面的印第安部落地区的海岸;或者我毫不怀疑地認为,可以把它去比拟作很多其他沒有很显著的地形特点的地方。

21日——今天清早,我們駛进了群島灣;因为在灣口附近处風停而不能够前进,直到中午方才到达停泊处。这一帶地方是山地,有着一个平滑的輪廓,并且被無数海股深深地縱横切割开来。从远处看过去,地面上好象長滿了粗硬的草类,实际上只不过是蕨类植物罢了。在更加远的山地上,还有在有几个河谷里面,生長着相当大的森林。可是,这里的風景的一般色彩并不是鮮綠色的;它好象是一个位在智利的公塞普森稍南的一帶地方。在海灣的几个靠近水边的地点,散布着几个由整潔的方形房屋所組成的小村庄。有三只捕鯨船停泊在港灣里面;可是,除了只有不多几只小划船在兩岸間时刻不断地摆着渡以外,極端寂靜的气氛籠罩着四周整个地区。只有一只小划船靠近到我們的船边来。这种情形,还有整个風景,和我們在大赫的島所遇到的高兴和热鬧的欢迎比較看来,眞是一个明显的和不很愉快的对照。

下午,我們乘小划船上岸去,走到一个有最多村屋的地方去,可是这个地方恐怕还不配称做村庄。它叫做帕希亞村(Pahia),并且是傳教士們的居住地点,在这里只有僕人和工人是当地的土人。在群島灣的四周,居住着英国侨民和他們的家屬一共大約200—300人。所有的房屋都屬于英国人的;当中有大多数房屋的牆壁都被粉刷得雪白,外表据我看来是很整潔的。土人的茅屋有这样的矮小和簡陋,以致在远处差不多看不見它們。在帕希亞村里,我們很高兴地在房屋前面的花壇上看到英国的很多花卉;在这里有几种薔薇、忍冬(金銀花)、茉莉花、紫罗蘭和厚密的野薔薇的綠籬。

22日——今天上午,我出外散步;可是,很快就發現,在这一帶地方很难通行。在所有的山地上,都密生着高大的蕨类植物;还生長着一种象柏屬的低矮的灌木,和蕨类混杂在一起;在附近的地区里,只有很小的土地被开辟或者被耕种。这时候,我就打算沿着海岸低地走去,但是从路綫兩側,馬上有狹小的鹽水灣或者淡水的深河阻擋了我的去路。这个海灣的各部分的居民之間的交通来往,也象在智魯島上一样,差不多專門依靠小划船。我很奇怪地發現,差不多所有被我攀登过的山上,总是有一些过去所建筑的防御工事。在山頂上,开筑着一些阶段,也就是一塊塊彼此連續的梯地,并且时常有深溝保护着它們。后来我看出,即使在內地的主要山地上,也有人工建筑物的輪廓。这些建筑物叫做"帕"(pas);艦長科克也經常提到它,把它叫做"希帕"(hippah);这兩个名称的差別,就在于后者多加了一个冠詞。在以前时候,这些"帕"曾經被使用过;它們原来是由貝壳堆和地洞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構成;有人告訴我說,以前在这些地洞里面,通常儲藏着西洋甘薯作为存粮。因为在这些山地上沒有水源,所以他們的守衛者們不能够長期受到包圍,大概只能够抵抗突然来的掠夺性的进攻,因此这些彼此相連的梯地的环境应該是一种用来抵抗这一类进攻的良好的防护物。自从在这里普遍輸入和使用了槍炮以后,战爭的方式就發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山頂上的裸露的陣地現在就变得沒有用处,反而是有害的了。因此,現在总是把"帕"建造在平地上面了。它們就是用兩排高大的粗木柱所構成;木柱排列成鋸齿形木栅,因此可以用側面射击的战术来保护四周任何地点。在木栅的內部,筑有矮土牆,守衛者們就可以在土牆里面安全地休息,或者用槍靠着牆頂向外射击。有时建筑几个低矮的栱形通道,通过地面上的这道胸牆;守衛者們就可以从这些通道爬出到木栅边去,偵察敌人的行踪。牧师威廉士在講給我听了所有这些情形以后,又再补充說,他曾經在一个"帕"里面,看到有一种从內向外突出的好象稜障(spur)或者堵牆(buttress)的工事,就是有側面土牆保护的部分。土人的酋長曾經回答他关于它們的用处說,如果在作战时自己方面有兩、三个人被杀死,那么鄰近的战士們就看不到死人的尸体,因此作战的士气不会低降下去。新西蘭人認为,这些"帕"是非常完备的防御建筑物。进攻的軍队决不会受到这样良好的訓練,而可以全队冲奔向木栅那里来,把它斫倒,并且侵入"帕"的进口。当一个部落出动作战的时候,酋長不能够命令一队人向那里,另一队人向这里,每个人只願采用自己最喜爱的方式去作战;可是在迫近这种有火力保护的木栅时候,每个單身的进攻者显然無疑地要遇到死亡的危險。我以为,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民族,有象新西蘭人那样好战的了。根据艦長科克的記述,他們在初次看到一只軍艦的时候,就采取下面一种行为,这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証明他們的好战性格;他們就一齐把石塊向着这一个巨大的新奇的对象抛擲过去,并且大声喊叫道:"跑上岸来,我們要把你們全部杀死和吃掉你們";这也說明了他們非常勇敢。这种好战精神也表現在他們的很多風俗習慣和極小的动作方面。如果有一个人打了新西蘭人,甚至是为了开玩笑而打了他,那么他就回击;我曾經看到,我們艦上的一个軍官就遭遇到了这种情形。近来因为这里的文化进步,除了在南部的几个部落之間还有互相战斗以外,已經極少發現这种情形了。当歐洲人起初到这里来通商的时候,毛瑟槍和彈藥要比任何其他的商品的价值高得多;可是現在,他們却很少需要軍火,而且实际上还时常出售軍火。不过,在南方有几个部落仍旧还互相采取敌对行动;我听說,不久以前在那里發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傳教士發現,当地的一个酋長和他的部落正在准备作战:他們已經把毛瑟槍擦得雪亮,并且也准备好了火藥。这个傳教士就向他們講了很久的道理,說明战爭有害無益,沒有作战的理由。这个酋長的打算起初受到很大的动搖,大概他發生了怀疑。可是,最后他忽然想到,他所儲藏的一小桶火藥正在变坏,不久就会完全失效。这就是他認为必須立刻宣战的一个不可爭論的理由:要讓这样一批良好的火藥白白地变坏,这是不可忍受的事情;因此,問題也就这样解决了。(我以为,以前这里不同的部落一定是彼此很难和平相处;只不过是他們的敌对行动已經停止罢了。——已删去。)这个傳教士又告訴我說,有一个曾經到英格蘭来訪問过的酋長,叫做尙吉(Shongi);他的一生当中的好战热情,就是他的各种行动的唯一的、經常的刺激素。他所率領的那个部落,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曾經受到泰晤士河*边的另一个部落的很大压迫。他的部落的男人們一齐作了庄严的决議:在他們的兒子長大和有相当大的力量时候,一定要永远不忘記这些耻辱,报仇雪恨。尙吉跑到英格蘭来的主要动机,大概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誓言;他在那里的唯一对象也就是这一点。他只是把那些可以用来轉变成武器的东西認为是有价值的礼物;在各种行業当中,他只是对于有关軍火生产的部門發生兴趣。当尙吉在雪梨地方的时候,曾經非常偶然地在馬斯敦(Marsden)先生家里遇到泰晤士河边的敌方部落的酋長;仇人相見,虽然彼此举动温和,可是尙吉却对他的敌人說道,他在回到新西蘭以后,一定要出兵到敌人境內作战。对方也接受了他的挑战;于是尙吉在回到新西蘭以后,就切实完成他的威胁敌人的工作。泰晤士河边的部落打得大敗,而那个接受挑战的酋長也陣亡了。据說,尙吉虽然深怀着憎恨和报仇的渴望,但还算是一个性情善良的人。

今天晚上,我同艦長費支罗伊和一个傳教士倍克尔(Baker)先生去参观科罗拉第卡村(Kororadika)。这是一个最大的村庄;显然無疑,將来有一天它会扩大成为主要的城鎮。这里除了有相当多的土人以外,还有很多英国移民。这些英国人的人格最卑鄙;在他們当中有很多人都是从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那里逃来的罪犯。这里有很多酒店,因此所有居民都嗜好喝酒,并且易犯各种罪惡。因为这里是首府,外来的人就会根据自己在这里所看到的情形来構成他对新西蘭人的观点;可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会把他們的性格估計得太低。这个小村庄正就是罪惡的堡壘本身。虽然在其他地区里,有很多部落已經遵奉基督教,但是在这里的大部分居民还是停留在信仰异教方面。在这些地方,傳教士就很少受到当地居民的尊敬;可是,傳教士們訴苦說,自己本国人的行为要比土人的行为更加惡劣得多。这是奇怪的現象;可是,我在这里听到那些可敬的人們說,他們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他們所依靠的唯一的保护,却就在于土人酋長反对英国人!

我們沿着村庄四周散着步,遇見很多村民,男女和小孩都有,并且还和他們談話。一个人看到了新西蘭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們去和大赫的島人作比較:这兩种人都屬于相同的人种。可是,这种比較就会証明决不是对新西蘭人有利的。大概,他只有在体力方面比較强些,而在其他各方面都比大赫的島人差得远。一个人只要望一下他們的面部表情,就会相信新西蘭人是野蛮的,而大赫的島人是开化的。在新西蘭的全境,决不能够找到一个像大赫的島的老酋長烏塔姆(Utamme)的面貌和态度。显然無疑,这里所采用的奇特的刺繪方式,使他們的面貌变得丑惡难看。在他們的整个面孔上都复滿着复杂而且对称的圖形,使沒有看慣的人的眼睛困惑和誤解;除此以外,那些深刻的刀痕,破坏了表面肌肉的活动,会使人發生一种面部表情呆滯的印象。可是,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們的眼睛在閃动着光輝;这只不过是表明着狡猾和殘酷罢了。他們的身体高大,可是还比不上大赫的島的劳动阶層的人那么优美。我以为,所有在我們軍艦上的人的意見都是这样的,不过我們从已經閱讀到的爱尔先生的著作里,却盼望到了不同的說法。所有他們的身体和住屋都是非常汚穢和有惡臭;他們好象从来沒有在头腦里想到要洗洗自己的身体和衣服。我曾經看到一个酋長,他穿着一件發黑的和滿布汚斑的襯衫;当我詢問他为什么这件襯衫这样

* 泰晤士河(Thames R.)是新西蘭北部的一条河流,和英格蘭地方的泰晤士河同名。——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汚穢的时候，他就惊奇地回答道："你难道沒有看到它是一件旧衣服嗎？"在他們的当中，有几个男人穿襯衫，但是他們的普通服裝是一条或者兩条大毡子，通常总是汚黑的；他們把这种毡子披挂在自己的肩头上，样子非常不方便和丑惡。有少数的主要的酋長备有几套相当美观的英国西裝，不过也只有在盛大节日和集会时候才把它們穿着出来。如果考慮到那些移住在新西蘭的外国人的数目和在这里所进行的交易数字，那么这个地区的政府情况是最值得使人注意的了。可是，在这个还完全沒有政府这一类东西存在的地方，来使用"政府"这个名詞，的确是不适当的。这里的土地都被各种不同的部落用很明确的界綫划分开来；这些部落彼此完全独立存在。每个部落里的人分成自由的土人和战爭时俘擄的奴隶。土地是全体自由的土人所共有的，就是說：只要有任何的空地，每个人都可以去占用它。因此，在出售土地的时候，每个自由的土人就一定要收取到一部分价款。在自由的土人中間，时常有某一个人因为富有，因为有天才，或者因为遺傳到某种高貴的性格，而会成为首領，并且他在这方面可以被公認为酋長。可是，在这样結合起来的部落里，如果有人詢問誰是他們的酋長，那么他們却会沒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因此显然無疑地，在很多情况下，个别的土人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可是，据我所能知道的，他們的权力是不合法的。即使是一个主人对于他的奴隶的权力，或者父亲对于他的子女的权力，也好象是沒有一种日常的習慣来作为标准的。他們当然完全不知道正当的法律；通常就把某些过去的行动情节認为是正当的，而把另一些情节則認为是錯誤的。如果有人違反了这些習慣，那么受到損失的人，或者他的部落，要是他們有权力的話，就可以向他要求賠償損失；要是他們深刻記住着这种損失，那么总有一天会向他报仇雪恨。从政体的發展程度来看，如果把火地島人所生活其中的情况規定为起始点，那么我以为，新西蘭方面的發展程度就比它高不了多少；可是，在大赫的島方面，即使是在初次被欧洲人發現的时候，也已經占有了相当高的地位。（当我們繼續在这个村庄附近散步的时候，倍克尔先生帶領我們去参观一所正在建造的教堂。我以为，傳教士們已經决定在这个只有很少基督教徒的地点定居下来，以便就在这罪惡的堡壘本身里面进攻这种罪惡。的确，現在有一条格言是很正确的，就是："愈接近教堂，也就离开天堂愈远"。总的說来，科罗拉第卡村具有一种使人厭惡的景象，因此我很高兴地認为，用不到把这个村庄来看做是新西蘭的榜样。——这几句已删去。）

23日——有一个地方叫做惠馬特（Waimate），大約离开群島灣有15英里远，正位在島上的东西兩岸之間的半路上；傳教士們就在这里購买了一些土地，种植农作物。曾經有人介紹我和牧师威廉士相識；他知道我想要到那里去游覽，于是就邀請我一起去。英国領事布希貝（Bushby）先生把自己的小船借給我沿着一条小河划行，这样可以使我看到一个美丽的瀑布，而且也可以縮短我的步行距离。他同时还找了一个向导給我。当我向附近的一个酋長要雇一个工人的时候，这个酋長却自愿担任这个工作；可是，他对于貨幣的价值有这样的完全不懂，因此他起初就詢問我將付給他多少英鎊的工錢；后来我給了他兩元，他感到非常滿意。当我拿給他看一个想要帶去的很小的包裹时候，他就表示說，一定要帶一个奴隶去干这件事。这种驕傲的性情已經开始消失了；可是，以前每个酋長总是宁死也不愿背負一个最小的包袱，認为这是他的耻辱。我这个同伴是一个灵巧和活潑的人，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披挂着一条汚穢的毡子;在他的面孔上,全部刺滿了花紋。他以前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好象对布希貝先生非常忠誠,但是也曾經有好几次他們兩人大吵大駡起来。布希貝先生指出說,当任何一个土人的暴怒發作的时候,給他一个小小的冷靜的諷刺就时常可以使他安靜下来。有一次,这个酋長去見布希貝先生,帶着非常傲慢的神色高喊說:"有一个大酋長,一个大人物,我的好朋友,已經到这里来訪問我;你一定要拿出一些好东西来給他吃,贈送給他一些好礼物,还有别的东西"。布希貝先生讓他講完自己的話,接着就冷靜地提出了这样的問題道:"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您的奴隶替您去办嗎?"于是这个人立刻就显出一付非常可笑的面色,停止了他的夸口。

不久以前,布希貝先生遭受到了一次比較重大的攻击。有一个酋長帶領一队人想要在半夜里打开他的住屋去搶劫,可是他們因为發現不容易办到这件事,就用毛瑟槍猛烈發射起来。布希貝先生受到了輕伤,但是終究把这一队人赶走了。后来,大家很快就發現那一个酋長是这次的侵略者;于是酋長們举行了一个大会,討論这个事件。新西蘭人認为这种举动是非常凶暴的,因为这是一种黑夜的襲击,而且布希貝太太还病臥在床上;尤其是在这种有人生病的情形之下,無論如何对他們的良心說来,应該是要加以保护的。酋長們一致同意把那个侵略者的土地沒收,送給英国的国王。可是,全部这一套审判和处罰一个酋長的办法,是完全沒有过去的先例的。除此以外,这个侵略者在他的同阶級的酋長們中間丧失了尊严;而英国人則認为,这一点从它的后果說来,要比沒收〔他的土地〕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当我們的小船正要离开岸边的时候,又有一个酋長跳上船来;他只是想沿着这条小河来回游覽一番罢了。这个人的面貌非常可怕和凶惡,眞是我从来沒有見到过的。这使我忽然想起,我好象已經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和他相似的面貌:就是曾經在烈茲什(Retzsch)*对席勒(Schiller)的歌謠集**所作的繪画里看到,有兩个人正在把罗勃特(Robert)推进到火紅的熔鉄爐里面去。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把他的手按在罗勃特的胸口上。在这里,相貌的确可以表明眞实的性格;这个酋長曾經是一个有名的杀人犯,也是可惡的胆小鬼。到了我們停船的地点,布希貝先生伴送我走了几百碼的路;在我們离船上岸的时候,这个白头髮的老惡棍仍旧躺在船里,向着布希貝先生大声喊道:"你不要多耽擱时間,我懶得在这里等候你"。他这种冷血的狂妄态度,眞使我不得不感到非常的惊嘆。

我們現在开始向前步行。我們所走的路綫就位在一条踐踏出来的小路上;它的兩旁都是高大的蕨类植物;在整个地区里都長滿了这种植物。在走了几英里以后,我們走到一个小乡村里;只有不多几家茅屋集合在一起,还有几小塊栽种着馬鈴薯的田地。馬鈴薯被輸进到这个島上来以后,使土人得到了極重大的利益;現在它已經比任何一种当地的蔬菜被利用得更加广大了。新西蘭接受到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天然的利益;也就是說,当地的居民就永远不会再餓死了。在全部地面上都滿布着蕨类植物;这种植物的根,即使不是有滋味的,可是含有着很多营养物質。土人們时常可以挖取这种根来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可以

* 烈茲什(Moritz Retzsch)是著名的德国雕刻家(1779—1857)。——譯者注。

** 就是席勒的弗利多林歌謠集(Ballad of Fridolin)。——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拾取那些滿布在所有各处海灘上的軟体动物来充飢。在村庄里，最显著的是一个个平台；它們被架設在四根木柱上面，离地 10—12 英尺，用来儲放田里所收获到的产品，防备各种偶然事故。当我走近到一个茅屋那里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們在正式举行擦鼻子仪式，或者应該更加正确的說是碰鼻子仪式；这使我覺得非常有趣。在我們走近的时候，妇女們就开始發出一种最悲哀的凄切的声音来，接着她們就蹲下去，把头向上仰起，而我的同伴們就依次站立到她們面前，把自己的鼻梁和她們的鼻梁靠近，成直角的位置，开始去碰她。这种动作所做的时間，要比我們热烈握手的时間略为長些；正象我們握手的力量有輕重不同一样，他們在碰鼻子上面也有这种情形。在碰鼻子的时候，他們發出一种相当輕的哼声，有些象两只猪在彼此用身体摩擦时發出的哼声。我注意到，奴隶們也和任何一个和他們遇見的人碰鼻子，不論在他們的主人酋長做这件事以前或以后都一样。虽然在这些未开化的人們中間，酋長对自己奴隶們握有生杀的無上权力，但是在他們之間却完全沒有一定的礼节。柏尔吉尔先生在南非洲的野蛮的巴察平人（bachapin）方面，也看出有同样的情形。在文化达到某种水平的地方，例如在大赫的島人中間，不同的社会阶層之間也就發生出复杂的礼节来。例如就在大赫的島上面，以前每一个人在国王的面前都一定把自己的上身衣服脫下，一直要裸露到腰間为止。

在和所有在場的人妥善地完成了碰鼻子仪式以后，我們就排列成一个圈子，坐在一个茅屋的前面，并且在这里休息了半小时。我所看到的所有土人的茅屋的形狀和大小差不多是相同的，而且全都是非常汚穢。它們很象是牛棚，一头敞开，但是在略进几步有一道間壁；上面开有一个長方形的門洞；这道間壁把房間一部分隔开，構成一个陰暗的小室。居民們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就睡在这里面，并且也把自己的一切財产藏放在这个小室里面。可是，他們吃飯和歇息則在前面的敞开的房間里。

在我的向导抽完了烟草以后，我們又再繼續向前步行。道路位在同样的波浪起伏的地区里；在这个地区里，也和以前一样均匀地生滿着蕨类植物。在我們的右边，可以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在它的兩岸上，生長着一排树木；还有在山坡上，也到处散布着小树林。整个風景，虽然帶有綠色，总使人覺得是很荒凉的。看到了这样多的蕨类植物，就会使人發生这里土地貧瘠的思想，可是事实上决不是这样的：凡是在蕨类植物生長茂盛和达到一个人的胸部那样高的地方，只要把这塊土地开耕，就可以把它变成肥沃的田地。我听到有人肯定說，而且我也認为，在整个这一片寬广的空曠地区里，以前極可能是森林密布着的，后来这些森林就被人放了野火而燒尽了。据說，在最貧瘠的地点挖掘泥土的时候，时常可以發現一塊塊有一定形狀的松脂；这是新西蘭松的树身中流出来的。土人們已經放野火把这个地区的森林燒尽；他們的明显的动机，就是因为这种以前作为他們主要食物的蕨类植物，只有在这种空曠的沒有森林的地面上才能够良好地生長起来。那些構成島嶼植物界的显著特点的草本植物，在这里却完全缺乏；这大概也就說明了：当自然界計划好这个地区是森林区域的时候，人类的事業却是要把它改造成空曠的地方。* 这里的土壤

* 在考察日記第一版里，在冒号以后这半句話，差不多是相同的；可是，在第二版里，它就被改写成为：“在这塊陆地上过去本来都是复滿着森林的緣故吧”。——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是火山質的;在有几处地方,我們經过了一塊布滿着矿渣狀的多气泡的熔岩的地面,可以清楚地辨明,在附近有几座山上有火山口的形狀。虽然沿路各处的風景幷不美观,而且只有偶然看到一些优美的地点,但是我仍旧对于这一次徒步旅行感到相当的滿意。要是我的同伴,就是那个酋長,不專門發揮他的特殊的演說才能的話,那么我一定会享受到更大的滿足。我只知道三个新西蘭土語的字,就是:"好"、"坏"和"是的",所以只好使用这三个字来回答所有他的長篇談話,当然是一些也听不懂他講的每一个字了。可是,只要这样的回答也完全足够了:因为这表明出我是一个注意听講的人,一个使人愉快的人,所以他也就老是滔滔不絕地和我講話了。

最后,我們走到了惠馬特。在走过了好几英里沒有人住的無用的地区以后,突然在面前出現英国式的农庄房屋和作物茂盛的田地,正好象是巫女的魔杖一揮而从天空里掉落到这里来的一样,使人感到非常的高兴。这时候威廉士先生不在家里,可是我在大衛士(Davies)先生的家里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在我和他的一家人用了茶以后,我們就在农庄附近作一次散步。在惠馬特地方,有三座大房屋,里面分别居住着傳教士威廉士、大衛士和克拉克三位先生;而在这三座房屋的附近,則有当地雇工的茅屋。在鄰近的坡地上面,茂盛的大麦和小麦已經結穗成熟;还有在另外一塊地面上,則有馬鈴薯田和車軸草田。可是,我很难描写出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景色来;这里有巨大的果园,里面有各种各样在英格蘭地方生長的果树和蔬菜;这当中有很多植物是屬于比較温暖的地区的。我可以举出下面一些植物来作例:石刁柏(蘆筍,*Asparagus*)、菜豆(kidney bean)、黃瓜、大黄(rhubarb)、苹果、無花果、桃、杏、葡萄、齐墩果(olive)、醋栗(刺李,gooseberry)、茶藨子(穗狀醋栗,currant)、葎草(啤酒花、hop)、籬笆上的金雀花(gorse)和英国櫟!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在田庄的园子四周,散布着馬廐、有風車(清粮机)的打谷房、打鉄爐,幷且在地面上放着犁鏵和其他农具;院子中央有一群快乐的猪和家禽舒适地躺臥在一起;这好象是和每个英国农庄里所遇見到的情形一样。在几百碼远的距离处,有一条小河,筑有堤壩,把水流进一个小池塘里去;在那里已經建造了一个巨大而坚实的水磨。五年以前,在这里除了茂盛地生長着蕨类植物以外,就沒有别的东西了;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使人对所有这些建設物感到非常惊奇。不但这样,这种变化是靠了傳教士們所教导出来的当地工人的劳力所产生的;傳教士的教导真好象是魔杖。新西蘭人从此就会盖造房屋,搭架窗子,耕犁田地,甚至也会嫁接树木。在磨房里面,我看到一个新西蘭工人全身沾滿面粉,变成白色,好象是英格蘭磨坊里的面粉工人一样。在这里,不仅在我的脑海里浮現出了英格蘭的景色,而且还在黃昏將近的时候,家庭中的談話声、谷物田、远处有着树木的〔波狀起伏的〕地面(現在显出好象是牧草地),都会使人錯認是在自己的故乡土地上面。这并不是在看到英国人所能够达到的这些成績以后而产生出了一种胜利的感情,却是引起了一种远超过这种結果的情形;这种工作所已經获得的目的,就是那种对于新西蘭的当地居民的道德上的影响。

我以为,这里的整个傳教制度是和大赫的島上的傳教制度很不相同的。在大赫的島上,对于宗教的教訓和直接改善土人們的思想方面要更加注重得多;可是在这里,却对于文明的技艺方面更加注重。我毫不怀疑在这兩种情形里所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在單單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从成功方面来判断的时候，我就比較偏向于采用大赫的島上所注重的方面。可是，各种傳教制度对于它所推行的地区是最能适合的。大赫的島人的思想的确是具有了較高的程度；可是另一方面，新西蘭人因为不可能去从那些蔭蔽着自己的房屋的树木上采摘到面包果和香蕉，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加迅速地轉向到技艺方面。在把新西蘭的情形去和大赫的島的情形作比較的时候，就应該时常去回忆到，从各种政体的形式看来，傳教士在这里所担当的任务要困难很多倍。在季評杂志上，那位对于爱尔先生的旅行記的評論者，在向傳教士指出一种更加有利的改善行为的方策的时候，显然就認为对于宗教的教訓方面已經比了其他教会工作对象方面注重得太多了。这种意見是很不相同于我所到达的一个地方的意見的；任何第三者在听到了双方的意見以后，大概会得作出結論說，傳教士們已經作出了最良好的判断，而且已經选定了正确的路綫。

有几个年青的土人在田地上耕作；他們本来是奴隶，被傳教士所贖取出来的。他們穿着襯衫和短外套〔和長褲〕，外表象是体面的人。从下面一件細小事情来作判断，我以为他們一定是誠实的。当我們在田間散步的时候，有一个年青的工人跑到大衞士先生身边来，并且交出一把小刀和一根手鉆，并且說道，这兩件东西是他从路上發現的，不知道它們是屬于誰的！这些年青的男人和小孩显得非常愉快和和善。晚上，我看到他們一队人在玩板球；当我一想到有些人咒咀傳教士态度严肃，而且看到有一个傳教士的兒子也在积極参加这个游戏的时候，就不禁感到好笑起来。在做家庭女僕的当地青年妇女方面，显示出更加明确和使人可喜的轉变。她們的清潔、整齐和健美的外貌，好象英格蘭的挤牛奶女郎的样子，因此就和科罗拉第卡村的污穢的茅屋里的妇女完全不同。傳教士的妻子們曾經設法劝告她們不要刺繪身体；可是当一个著名的刺繪者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时候，她們就說道，“我們至少要在嘴唇上刺繪几条紋綫，否則到我們年老的时候，我們的嘴唇要縐縮起来，这样就非常难看了”。現在刺繪身体的習气一般已經沒有以前那样厉害；可是，因为这也是酋長和奴隶們彼此区別的标記，所以这种習气恐怕还不能够立刻廢除去。任何一系列的观念都会得这样迅速地变成習慣的想法；甚至在傳教士的眼睛里，根据他們的話說来，也以为一張沒有刺繪花紋的面孔好象是下賤的，不配做新西蘭的上等人。

在深晚的时候，我到威廉士先生家里去，并且就在他那里宿夜。我在那里遇見很多小孩，已經集合在一起，預备庆祝聖誕节；他們全体圍坐在桌子边飲茶。我从来沒有看到过一个比他們更加愉快和高兴的团体了，要知道这件事情正是發生在这样的一塊土地的中心；这塊土地就是以吃人、杀人和各种各样的兽性的罪行而出名的！在这个小团体里面，每張面孔上都明显地刻划出一种热誠和快乐的神色；我以为，从我所能看到的情形說来，卽使連教会里的年紀較大的人也好象同样地感受到这一点。

24 日——今天上午，全家用当地土語来举行禱告。在早飯以后，我到果园和田地附近去散步。今天正是赶集的日子，附近乡村里的土人都运帶馬鈴薯、玉蜀黍和猪到这里来，交换毯子和烟叶回去，有时（听从傳教士的劝告）交换肥皂回去。大衞士先生的大兒子在經管他自己的一个农庄，也在这个市集上經商。傳教士的孩子們在幼年时候就来到这个島上，所以要比他們的父母更加清楚地了解当地的土語，而且也更加容易和土人們解决任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何問題。〔在中午以前不久,〕威廉士和大衞士兩先生伴着我到附近的一个森林里去散步,指点著名的新西蘭松給我看。我測量了一株大松树,得出它〔在树根上面〕的周圍長度是31英尺。据他們說,在不远处有一株松树的周圍長度是33英尺,但是我沒有看到;后来又听說还有一株松树的周圍長度至少有40英尺。这些松树的树干因为它們具有光滑的圓柱形狀而也很著名;这些树干向上直立,高60英尺,甚至达到90英尺,差不多有相同的周圍長度,而且沒有一根树枝从侧面生出来。树干頂端的树冠,在和树干本身比較时,显得太小而不相称;而树叶在和树枝比較时也太小了。这里的树林差不多全部是由新西蘭松所構成;当中有些最高大的树木由于它們侧边平行而很象是巨大的木柱。新西蘭松的木料是这个島上的最貴重的产品;除此以外,从它們的树皮里还流出相当数量的松脂来;他們把这种松脂出售給美国人,每磅值1辨士,但是它的用途是保守秘密的。在这个树林的周圍,我看到,有很多新西蘭的大麻植物(hemp plant),生長在沼澤地上;这是当地第二种最有价値的出口物。这种植物很象是普通的鳶尾屬植物(iris,,但并不是植物学上的相似);它的叶子背面排列着一層堅韌的蚕絲狀纖維;而叶子正面則是綠色的植物性物質,可以用貝壳碎片来把它刮除去;在女工們的手里都有这种大麻。在森林里面,除了新西蘭松以外,还有几种木質良好的树木。我看到很多美丽的树蕨,并且听說也有棕櫚树。在新西蘭地方,一定有几个森林是極难通行的。馬太先生曾經告訴我說,有一个森林虽然只有34英里寬,却好象智魯島上的中央森林一样,把兩个居民区分离开来;以前从来沒有人穿过这个森林。〔最近〕他和另外一个傳教士,每人帶領一队人,大約有50个人,去开辟一条道路;可是,这件事情竟耗費了他們兩个多星期的劳动!我在森林里遇到很少的鳥。至于說到走兽,那么却有这样一种最惊人的情形,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島上,它的南北長度差不多有一千英里,东西寬度在很多地方有150英里*,有各种不同的居住环境,有良好的气候,而且陆地的高度也各有不同,从14,000英尺起一直到最低的海边都有,可是除了只有一种小鼠以外,不再有其他的本島特产的动物了。据說,此外还有一种普通的挪威鼠,在被人运到这个島的北端以后,經过兩年的短时期,就把这北端地区的新西蘭种的鼠完全消灭了。在有些地方,我注意到几种杂草,不得不認为它們也象鼠一样是本地的特产。可是,韭葱(leek)遍生在很多地区里,使人感到非常討厭,它是最近由于法国船的好意而被运到这里来的。还有普通酸模(common dock)也分布得很广大;以前有一个英国人就把这种酸模种子冒充烟草种子卖給这里的居民;因此我很担心这种情形將会永远是这个英国人的流氓行为的事实証据。

在我們这一次愉快的散步回来以后,我就和威廉士先生一起吃午飯;后来他借給我一匹馬,于是我就騎馬回到群島灣。我在和这些傳教士分别的时候,对他們的热誠招待非常感謝,并且对他們的高貴的、有用的和正直的工作精神感到深深的敬佩。我以为,要找出一批能够比他們所完成的崇高職責更加适合的人来,恐怕是很困难的了。

聖誕节〔12月25日〕——自从我离开英格蘭以来,再过几天,就要滿4年了。在上船以后,我們的第一个聖誕节是在普里茅斯(Plymouth)度过的,第二个聖誕节是在合恩角

* 在考察日記里改为:長度——700多英里;寬度——90英里。——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附近的聖馬丁灣里度过的，第三个聖誕节是在巴塔哥尼亞的特塞多港里度过的，第四个聖誕节是在特烈斯蒙特斯半島〔的一个荒野的港口里〕度过的，第五个就在这里度过了；而下一个聖誕节，但愿上帝保佑，讓我們又再在英格蘭度过它吧。

我們今天到帕希亞的小教堂里去做礼拜；講辞一半用英語講，另一半用新西蘭的土語講。（这种講法显然是笨拙的，因为每个人一定会認为有一半講辞是使他厭倦的。来做礼拜的新西蘭土人的人数不多。在唱贊美歌的时候，虽然有一只小風琴来伴奏，但是这种歌声还只不过等于大赫的島的教堂里所發出的一种劣等的歌声。——已删去。）根据我自己所能够知道的，在这个島的北部的人口当中，極大部分人都自認信奉基督教。使人奇怪的是，即使是那些不信基督教的土人，也把他們的信仰改变，現在就成为一半信奉基督教，一半信奉异教了。不但这样，据說，基督教的信仰已經有这样的堅强，以致那些不信教的人的外表行为确实無疑地已經由于它的教义的感化而改善了；这些教义在一定范圍里已經被大家所知道。可是，不必怀疑，当然仍旧还存在着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有很多人会得毫不犹疑地因为發生小怒而犯起杀死奴隶的严重罪行来；一夫多妻的情形仍旧是普通的；我以为这是一般的現象。我們沒有听到最近有吃人的事件，但是斯托克斯先生曾經在〔停泊处附近的〕一个小島上，發現有燒焦的人骨散布在火堆四周；不过某种安靜的盛宴的遺迹可以在这里保存几年下去。虽然有上面所說的这些事实，但是說不定这里的居民的道德狀况就会很快改进。布希貝先生講过一段使人可喜的事情，足够証明至少是有几个信仰天主教的土人的眞誠。他有一个年青的僕人經常念讀禱告文給其余的僕人听，有一天就离开他去了。过了几个星期，他在深晚經过一个茅屋門口，亲眼看到和听到这个僕人正在火光下費力地念讀聖經給别些人听。在讀完以后，这一批人就跪下做禱告；在他們的禱告詞里面，他們提到了布希貝先生和他的家屬，并且还分别提出他的教区里面的其他的傳教士的名字。此后，布希貝先生就走进茅屋去，并且对他們說，他看到他們的信仰多么的虔誠，感到非常高兴。他們就回答說，自从这第一个年青人离开他以后，他們已經这样做禱告了，而且以后仍旧要繼續干下去。

26日——布希貝先生邀請沙利文先生和我乘小船沿河向上游划行几英里，到卡瓦卡瓦(Cawa-Cawa)地方去，以后再打算步行到惠阿米奧村(Waiomio)；在那里有几处奇特的岩石。我們沿着海灣的一条海股划行，享受到游船的乐趣，欣賞到优美的風景，一直划到一个村庄为止；小船到那里就不能再向前行。这里的酋長和一队土人自愿伴我們步行到离开这里只有4英里的惠阿米奥村去。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酋長最近因为他的一个妻子和一个奴隶通奸而把他們絞死了。当时曾經有一个傳教士去劝阻他，可是他好象很奇怪，并且他說道，他認为他正是依照英国的方法来处理这件案件的。年老的尙吉曾經在审判女皇的时候到英格蘭，并且对全部訴訟程序表示非常不滿*；他說道，他有五个妻子，宁可把她們全部杀头，却不愿对每个妻子受到这样多的麻煩。我們离开了这个村庄以后，又再經过了一个村庄，并且在走了一小段路以后，就坐在山边歇息。在五天以前，当地的一个酋長的女兒死了；这个酋長还是相信异教的風俗。他們已經把她的死屋完全燒去，用

* 达尔文在这里指英王乔治四世在1821年和他的妻子卡罗琳·布拉文什維格公主的可耻的离婚案。——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兩只小船把她的尸体閉合起来，竪直在地面上；四周排列着他們所信仰的木雕的偶象，就用它們来保护它；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漆成紅色，所以从远处就可以显著地望見。他們把她的衣衫扎縛在棺材上，并且把她的头髮割下来投放在棺材脚下。死人的亲戚們已經把自己的双臂、身体和面孔上的肉抓破来表示哀悼，因此在他們的身上都复滿着血塊；而年老的妇女們显得特別汚穢和使人厭惡。有几个軍官在第二天再到这地方去游覽，看到妇女們仍旧在哭泣和抓破自己的皮膚。

我們繼續向前走路，不久就到了惠阿米奥村。在这里有奇特的大塊石灰岩，它們的形狀好象是倒坍的城堡。長久以来，当地居民就把这些岩石地面当作坟場，因此都認为这里是太神聖了〔不敢走近它們〕。可是，有一个年青的土人却高喊道："喂，大家勇敢向前冲啊！"于是他就領头向前冲奔；可是，在整个队伍跑了大約一百碼以后，大家又改变了主意，并且就站停下来了。可是，他們允許我們察看整个这塊地方，而完全不来干涉我們的行动。我們在这个村庄里遇見几个年老的土人。我們休息了几个小时；在这个时間里，就和布希貝先生作了一次很長的討論，談到土地的出卖权。有一个年老的土人大概是一个卓越的宗譜学家(genealogist)；他用一根根树枝插在地上，借此来解释土地的繼承人。在离开这个村庄以前，居民們贈送我們队中的每个人一小籃烤热的馬鈴薯；我們大家也就依照当地習慣而携帶了它們离开村庄，在半路上把它們充飢。我看出，在燒煮食物的妇女当中，也有一个男奴隶。〔在这种好战的地方，〕命令一个男人来做这一件大家認为是最低賤的妇女所做的工作，这一定是一种可耻的事情。同样地，在这里，不准奴隶們去参加战爭，可是这也未必可以說是一种虐待。我听說，有一个可憐的奴隶在交战的时候逃到了敌人方面去；他同时遇到兩个土人，就立刻被捉住了；可是这兩个土人都爭着要这个奴隶，彼此不能够妥协起来；每个人都握着一把石斧，举到奴隶的头上，好象采取了这样的决定：如果另一个人要帶走这个奴隶，那么至多也只能够帶死的回去。这个可憐的人，簡直駭得要死，只有靠了酋長太太的干涉，方才得救。后来，我們在回到小船上以前，又享受到了一次愉快的步行，但是直到深晚方才划到軍艦边。

27日—29日——这几天的主要工作是写信和采集一些标本。(30日)今天下午，我們离开了群島灣，向雪梨方面航行。我認为，我們大家都很高兴离开新西蘭。这是一个使人不愉快的地方。在土人当中，缺乏一种可以在大赫的島上遇到的使人留恋的天眞，而大多数英国侨民又是社会上最無用的廢物。这个地方也絲毫不能吸引人。我在回忆它的时候，認为在这里就只有一个光明的地点，就是有天主教居民的惠馬特。

注意(2月)*：我应該承認，在訪問了雪梨以后，我对于教堂的贊美心情有相当的低落，我把新西蘭看做是一个地球上差不多和英格蘭互相反对的地点，而不是一个离开巨大的有高度文化的殖民地有几百英里的地点。对于一个不論来自西方或者东方的观察家看来，他就可以在这里看出很大的差异。

* 达尔文的这一段記事是在2月份里所写，插进在1835年12月30日和1836年1月12日的記事之間，因此可以使人推想到，所有一月份里的記事都是在这些事件發生以后相当时間才被写出来；大概是达尔文在向霍巴特航行时候風浪較平靜的空閑时間里来記述它們的。——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VI] 1836年

1月

雪梨——巴特赫斯特——雪梨——霍巴特鎮

1月12日——今天清晨，有一陣小風把我們吹向杰克遜港（Port Jackson）的进口处去。在我們面前所展現出来的，不是一片散布着精美房屋的綠色田野，而是一排直綫形的淡黃色的悬崖；这就使我們的腦海里又浮現出巴塔哥尼亞地方的海岸景象来。只有一座孤独的用白石砌筑的灯塔告訴我們說，我們已經駛近到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来了。我們在駛进这个海港里面以后，就看出他很优美和寬广；可是，这一个平坦的地区有着水平層次的砂岩所構成的象悬崖形狀的裸出的兩岸；稀疏的矮小的树林复盖着它；它們正表明出这里的土地是無用的貧瘠。在繼續向港灣深处駛行进去的时候，沿岸一帶地方的景色就变得良好起来了：美丽的别墅和优良的村庄沿着兩岸的淺灘到处散布着。远处有兩三層楼高的石屋和貼近岸边的風車，向我們指出这里就是澳大利亞的文明的首都的近郊了。

最后，我們就在雪梨灣（Sydney Cove）停泊*。在这个小小的海灣里已經停下了很多巨大的船只；它的四周都是倉庫。晚上，我穿过这个城市作了一次散步，并且滿怀着对全市景色的贊嘆而回返艦上。这是不列顛民族的威力的一个最可以夸揚的証据。在这里，在这一个極少有希望的地方，只不过在几十年的时間里，就已經干出了不少的成績，要比别个国家几世紀在南美洲所得到的結果还要多好几倍。我的第一个感覚，就是要向我自己庆賀，因为我出生就是一个英国人。后来，在我对这个城市作了更加深入的观察以后，虽然我对它的評价大概略为降低了一些，但是它仍旧可算是一个良好的城市。市內的街道被布置得很整齐、寬闊而又清潔，并且公共秩序也非常良好；房屋都相当高大，商店里陈列的貨品很充足。我們很可以把它去比拟倫敦和〔英格蘭的〕少数其他大城市里面所扩展出来的广大郊区；可是，甚至在倫敦或者伯明翰的附近地区，也看不到这种飞速發展的情景。剛落成的高大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数量，的确是多得惊人；可是，这里的每个人却都在抱怨房租太高，租房子很困难。双輪馬車、四輪馬車和轎車連同穿制服的僕役，在市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轎車都是裝設得極其美观。在南美洲的城市里面，每一个有財产的人都能够被大家認識；可是在我从南美洲到这里来以后，使我感到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甚至連街上的一輛馬車，也不能够一下子就确定究竟是屬于誰的。很多年老的侨民說

* 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2卷，第621頁。費支罗伊在这頁上摘引了爱拉士麦斯·达尔文博士的詩句；約西亞·魏之武（达尔文的外祖父）在48年前用雪梨帶回的粘土燒制成一塊象牌，而把这些詩句刻在这塊象牌上面。这塊象牌就表示"希望鼓励和平势力下的艺术和劳动，去追求那些使嬰孩似的殖民地获得安全和快乐的方法"。——原書編者注。〔这些詩句可以参看查理士·达尔文和在貝格尔艦上的旅行，中譯本，第31封信末尾。——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道,他們以前認識这个殖民地上的每个人的面孔,但是現在每当上午騎馬出游的时候,要碰巧才会遇見自己所熟識的人。雪梨的人口有23,000人,正是象我所說,还在飞速增加起来;它一定是拥有很多的財产;显然一个經商的人在这里总是能够大發其財。我看到,四面八方都有精美的房屋;有一座房屋是靠了輪船运輸所获的利潤来建造的;还有一座房屋則是靠了建筑工程所賺到的錢来建造的,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据說,有一个曾經做过罪犯的拍卖商人,打算回国去,并且随身帶去所賺的錢100,000英鎊。还有一个时常乘坐自备轎車赶来赶去的商人,已經拥有了一份这样巨大的財产,任何人甚至放大了胆子也难以猜測到它的价值;他每年所获得的最少的紅利就有15,000英鎊。可是,有兩个显著可見的事实:第一,在上一年里面,当地政府的税收增加了60,000英鎊;第二,雪梨市內的不到1英亩的土地的售价达到8,000英鎊。(这里有一个优点,就是市內的植物园和市政府的附屬花园里,有無数使人愉快的步行小徑;虽然这兩处地方沒有良好的树木,但是步行小徑曲折地繞着灌木叢,因此使我感到,这些小徑要比南美洲的正式的林蔭大道更加有無穷的愉快。——已删去。)

我雇了一个人和兩匹馬,打算到巴特赫斯特去作一次旅行;这是一个离开海岸大約120英里村鎮,是一个大牧羊区的中心。我希望靠了这一次旅行来对这一帶地方的外貌获得一个一般的概念。〔1月〕16日早晨,我就开始出發,去完成这一次的考察旅行。在第一天的旅程里,我們达到巴拉馬他(Paramatta);这是一个小乡鎮;除了雪梨以外,要算它是最重要的地方了。道路非常良好,是用馬克当方法*来鋪成的;筑路用的黑硅石**,都是从几英里以外运来的;可是,政府却忘了在路上設置欄木。各种各样的車輪显然都在这种路上經常来往。我遇見兩輛驛馬車。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这里的情形很象英格蘭的乡鎮;大概这里的酒店要比較更加多得無数。至于說到脚鐐队,就是在这里犯了一些小罪的囚犯的苦工队,那末就和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他們穿着黃色和灰色的囚衣,在实彈槍枝武裝的哨兵监視之下帶着鉄鍊在做着苦工。当地政府有权力可以用强制劳动的办法,一下子就在全境开闢出很良好的道路来;我相信,这个权力正是这个殖民地所以能够很早就繁荣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夜里,我借宿在鴯鶓渡口(Emu Ferry)的一个很舒适的小旅館里面;这里离开雪梨35英里,靠近藍山山脉的山脚边。在这个殖民地上的所有道路当中,要算这一条路綫上的来往行人最多,移住到它兩旁来的居民也最早。因为农民們所种植的綠籬还沒有長成,所以这里的土地都是用高栅欄来分别圍住的。有很多坚固的房屋和良好的茅屋散布在四周;可是,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經被开闢耕种,但是还有大部分土地仍旧保留着它們在初次被發現的时候的狀态。在这个地区里留出有清除去森林的地方;在一連十天里,我所看到的这里的景色都是相同的。植物界在特征方面到处都是極端相同的;这正是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的大部分地区的景色当中的一

* 这是工程师馬克当(Macadam, 1756—1836)所提出来的一种鋪路方法。先用大石头鋪路,石头上再撒一層碎石,然后用路滚压实。这种路面就叫做馬克当路面或者碎石路面。——譯者注。

** 黑硅石(whinstone)是几种古代火山噴出来的主要岩石的一个現在已經廢除的总名称;它的成分到現在还沒有査明。——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个最使人注意的特色。我們到处都看到开闊的林地；在一部分地面上，生長着很稀疏的牧草。这里差不多所有的树木都屬于同一科；（树上的叶子很稀少，而且帶有一种比較特殊的淡綠色；不發生周期性落叶的現象。——已刪去。）而且它們的大部分树叶的表面的排列位置都是向上直竪的，却不象歐洲树木的叶子位置那样近乎是水平的。这种事实和叶子很稀少的情形，就使这些树木显得很明亮，沒有陰影；这种情形，虽然在夏天的炎热的太陽光的晒灼之下使人感到很难受，但是对于农民方面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种树木里面可以容許草类生長；如果不是这种树林的話，那么草类就恐怕不能够生長出来了。除了一些藍桉树（Blue-gums）以外，大部分树木都長得不很粗大；可是，它們却都長得很高，也还算長得挺直，而且彼此隔离得相当远。使人奇怪的是：有几种桉树的树皮每年脫落，或者有时这些枯树皮象一条条長布条一样掛在树上，随風飄动，并且使树林里發生一种凄凉而且杂乱的景象。到处都沒有一种青綠色或者肥沃的景象，却是显出了十分貧瘠的样子。从各方面看来，瓦尔的維亞或者智魯島的森林，却是和澳大利亞的森林完全相反的；我再也想象不到还有其他比这种相反情形更加明显的了。虽然这个地区有显著的繁荣，但是貧瘠的景象确实达到一定的程度；土壤显然無疑是良好的，可是在下雨时候到处是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在这种地面上也就不能出产什么东西来了。农作物，实际上也就是果园里面的作物，据估計每三年要歉收一次；甚至也会在一連几年里都是歉收。因此，这个殖民地在居民所消費的面包和蔬菜方面，就不能够自給自足。这里以畜牧業为主要行業，而且最主要的对象是羊，不是其他巨大的四足兽。鴯鶓渡口附近的冲积土，是我所看到过的一种最良好的耕地。尼比翁河（Nepean R.）構成藍山山脉西面的界綫；在这条河流的兩岸的風景，甚至对于一个怀念英格蘭的人的眼睛也是很感愉快的。

在太陽落下去的时候，有一队大約 20 个本地黑人經过这里；每个土人都照例帶着一束長矛和其他武器。我給領队的青年人一个先令，就用这个方法使他們停留下来；他們就用長矛表演投擲目标的本領，來讓我欣賞一番。他們全体都是半身裸露；当中还有几个人略为能够說几句英語；他們的相貌都是和善和愉快的，完全不象他們通常被人們所形容的那样是十分墮落的人。至于說到他們的技艺，那么也眞是値得使人贊美的。在把一頂帽子放在 30 碼远的地方时候，他們就可以用一支長矛，靠了投杆*的帮助，用一种象熟練的射箭者的弓上所射出的箭那样的速度来把这支長矛飞射出去，穿透这頂帽子。当他們追踪野兽或者敌人的时候，表現出極其惊人的机敏；我听到过一次关于他們的記载，都証明他們有相当的敏捷。可是，他們却不愿意去耕种土地；甚至是送給他們一群羊，他們也感到很难去照管它們；他們不去盖造房屋，也不愿意定居在一定的地点。可是，在我看来，他們的文明程度只不过比火地島人略为高一些；或者更加确切地說，他們的野蛮程度比火地島人略为低一些。

因此，我們可以感到很有兴趣地去观察到，一小群并不伤人的野蛮人，在文明人中間到处流浪；他們不知道每夜宿住的地方在哪里，并且靠了在森林中打獵来維持自己的生

* 投杆（throwing-stick）是澳大利亞土人和古代墨西哥人用的一种投擲槍矛的用具，是用木杆和皮革条子来構成。——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活。他們的人口正在迅速地減少下去。在我騎馬走过的全部这一段路程里面，除了在房屋里有几个被〔英国人所〕撫养大的男孩以外，我只遇見到一队土人。这些土人的数目已經算是比較多的了；他們所穿的衣服不很好。我应当来指出說，除了白种人使他們的独立狀态受到影响以外，不同的土人部落还在互相作战。在最近發生的一次交战时候，眞使人料想不到的是，交战双方竟选定了巴特赫斯特村的中心来当做战場；这地方对于战敗的队伍逃到兵营里去避难很方便。土人減少的原因，显然無疑地一部分是由于烈性酒的輸进到这里来，其次是由于欧洲疾病的傳播；甚至是象麻疹这种比較輕的病症，也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还有由于野兽的逐漸絕灭。据說，因为这些土人的流浪生活的影响，所以經常有很多他們的小孩在很早的嬰兒时期里就死亡了。当他們获取食物的困难增加起来的时候，当然他們的人口下降情形，比起各个文明国家的人口情形来，差不多是非常急剧的；在文明国家里，做父亲的可以增加自己的劳动量，还不至于毁灭他的后代。

17日——今天清晨，我們乘渡船渡过尼比翁河；虽然在这个渡河地点，河床寬闊和很深，但是流水的数量極少。在穿过河流对面的一片低地以后，我們就达到了藍山山脉的山坡边。上山的路并不陡斜；这条山路是被人很細致地在砂岩絕壁的边緣上开鑿出来的。我們到达它的并不高的山頂上面，走上了一片相当平坦的平原；它向西面使人很难覚察地逐漸向上升起，最后直到3,000多英尺的最高处为止。由于藍山山脉具有这样的名称，由于听說这条山脉的絕对高度很大，我就抱着一种会看到一条横跨全境的險峻山脉的希望；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在我的面前却是一塊傾斜的平原，它只不过在〔海岸附近的〕低地前面略微上升起来罢了。从这第一道斜坡上望去，可以看到一片向海岸方面伸展的森林地点的風景，使人感到兴趣；周圍的树木生長得粗壯而又高大。可是，在一走上砂岩的台地以后，風景就变得特别單調；道路的兩边总是生長着一年四季不变的桉科的矮小树林；除了有兩三个小旅館以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房屋或者耕种的土地；不但这样，就是这一条路的本身，也是孤單寂寞的；路上最常見到的东西，就只是堆裝着一包包羊毛的牛車。

当天中午，我們在一个叫做簷板(Weatherboard)的小旅館里餵飼自己的馬。这里的一帶地方的高度是海拔2,800英尺。离开这里大約一英里半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值得去游覽的風景区。在沿着一个小河谷和它里面的小溪向下走去的时候，在沿路的树叢里面就忽然会显現出一个巨大的海灣来，它的深度大約有1,500英尺。如果你再向前走几碼路，那么就会走到一个巨大的悬崖的边緣上面，就可以看到在悬崖的下面是一个生長着密層層的森林的"海灣"(Bay or Gulf)；我所以把它們叫做"海灣"，是因为我不知道究竟用别的什么名称去称呼它才好。这时候，你就好象是站在海灣的險岸上一样；有一排悬崖向兩旁伸展出去；一个个接連着的地岬展現在陡峭的岸边。这些悬崖由一層層水平的淡白色的砂岩所構成；它有这样的向上直立的程度，以致在很多地点，当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并且把一塊石头向下抛擲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这塊石头一直打在下面深淵里的树木頂上。这一排悬崖有这样的連綿不断，因此如果要想走到这条小溪所形成的瀑布脚下，据說就必須繞着路走16英里。离开这里大約5英里的前面，又有一排悬崖伸展出来；这样它就好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象把河谷完全包圍起来了；因此，把"海灣"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巨大的圓形窪地是非常适合的。假使我們想象有一条曲折的海港，在它里面有很深的水，而它的周圍又被陡峭的象悬崖一样的兩岸所环繞着，現在它已經干枯無水了，从它的砂土的底面上生長出一片森林，那么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个在这里所展現出来的河谷的形象和結構的概念了。这种風景对我說来是十分新奇，而且又極其庄丽的。晚上，我們到达黑石南 (Blackheath) 旅館。这个由沙岩所形成的高原 (plateau)，到这里已經达到 3,411 英尺的高度；和以前所見到的一样，在这里也生長着同样單調的矮树林。在这一段路上，也偶而可以望見一个象上面所說的性質相同的深谷；但是因为它的悬崖又深又陡，所以簡直不能够去探望河谷的底面。黑石南是由一个老年士兵所开設的一个很舒适的小旅館；它使我回想起了北威尔士地方的那些小旅館。在离开雪梨有 70 多英里的这个地点，竟有 15 張床鋪設置在这里，招待来往的行人；这眞使我感到惊奇。

18 日——今天清早，我步行了大約 3 英里的路，去考察哥維特断岩(Govet's leap)；这里的風景和鶱板旅館附近的風景性質差不多，但是大概还要更加偉大些。这时候，天色还是这么早，"海灣"里滿布着一層藍色的薄霧；它虽然破坏了景色的一般印象，但是从我們所站立的地区望过去，这个在我們脚下有一片森林伸展开来的深谷却好象更加深远了。馬尔登斯先生以前在貝格尔艦上和我們在一起，現在正侨居在雪梨；他已經画了兩幅从这里的景色取来的动人的美丽的圖画*。

离开黑石南旅館以后不久，我們就沿着維多利亞山 (Victoria Mount) 的山道从砂岩台地向下走。为了筑成这条山道，必須开鑿去大量山石；这条山道無論是从設計上或者是从筑路的方法上来說，都不比英格蘭地方的任何一条道路差些，甚至也不比好来海德 (Holyhead) 的道路差些。我們現在走到了一塊差不多比台地低 1,000 英尺的、由花崗岩所構成的地方。因为岩石改变了，植物界也就改善了：树木变得更加美丽了些，它們彼此的間隔也更加远些；树木中間的牧草也再稍为綠了些，并且更加繁盛了些。在哈森堡 (Hassan's Walls)，我离开了大路，繞了一个小圈子到一个叫做瓦尔拉旺(Walera Wang) 农場去；我帶了一封介紹信，这是一个住在雪梨的农場主人写給这里的管理員的。勃郎先生殷勤地請我第二天仍旧住在他那里，我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盛意。这个农場是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大农場（或者更加恰当的說，是大牧羊場）的一个典型的建設物。因为这里有几个河谷是潮湿的，生長着比較粗壯的牧草，所以牛馬也比一般农場稍为多些。这里有羊 15,000 头；大部分羊由不同的牧羊人照看，在無人占有的地面上吃草；这个地面位在殖民地的范圍以外 100 多英里的距离处。勃郎先生今天恰巧結束了 7,000 头羊当中的最后一批的剪毛工作；其余的羊的羊毛是在另一个地方剪的。我以为，15,000 头羊的羊毛的平均产量的价值，要有 5,000 多英鎊。房屋附近有兩、三片平地已經被开垦出来，并且种上了谷物，农民們正在收割；可是小麦种得不多，只够維持这个农場上的雇工們一年食粮。通常大約有 40 个做苦工的犯人被政府派在农場里工作，不过現在人数稍多。虽然

* 达尔文在雪梨曾經向馬尔登斯購得兩幅風景画（每幅金幣 3 吉尼）；大概这就是現在所指的兩幅圖画。——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在农場里备有很多的各种日用必需品,但看上去好象生活过得并不舒服;而且在这里住着的人当中,連一个妇女也沒有。晴天的落日把幸福的满足的光輝照耀在任何的風景上面;但是在这里,在这一个孤独的农場上,那些被落日所照耀在周圍树林上的最鮮明的色采,总使我不能够忘記那40个長年做苦工的犯人,正在这时候結束一天的苦工;他們正好象非洲奴隶一样,可是他們甚至連奴隶应該享受的神聖的憐憫权利都得不到。

第二天清早,副管理員阿契尔(Archer)先生很热心地邀請我一同去獵取袋鼠(kangaroo)。我們騎着馬跑了大半天,但是打獵的成績却非常坏:我們不但沒有看到一只袋鼠,而且連野狗也沒有看到一只。几只灵猩把一只袋兎(kangaroo rat)赶进到一个树洞里去;我們就从树洞里把它拉了出来;这种动物有兎子那样大,但是它的形狀却象袋鼠。在前几年里面,这里的野兽很多;可是現在連鴯鶓也都被赶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袋鼠也变得很稀少了;这兩种动物都被英国灵猩摧殘得非常利害。虽然这些动物說不定要經过一段很長的时間才会被消灭,但是它們的灭种的命运是已經注定的了。本地土人总是很急切地要向农場借用獵狗;而这些一步步向內地推进的移民們就拿借用獵狗、贈送宰割动物所剩余下来的內臟和肉屑以及一些牛奶,来作为平时的礼物。这些腦筋糊塗的土人,受到这些小恩小惠的蒙蔽,竟对白种人的侵入感到高兴,好象白种人注定要来承繼他們的孩子們的土地了。虽然打臘的成績很坏,但是我們却对于这次騎馬出游,覚得很愉快。(19日)这里的森林地区一般都有这样的开闊,以致一个騎馬的人也能够疾馳地穿过它。有几个底面平坦的河谷,把这个森林横切开来;在这种河谷里有碧綠的草地,但是不生長树木;这些地点的風景好象是公园里的景色,而且很优美。在整个这一帶的地面上,我很少看到一处沒有火燒的痕迹;去研究这些火燒的痕迹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树樁的顏色究竟黑到怎样程度,——这就是一种改变旅客的眼睛所看厭的單調景色当中的最大的变化了。这些森林里的鳥类不多;可是,我却看見几大群白鸚鵡(white cockatco)在麦田里啄食谷类,还有几只最美丽的鸚鵡(parrot);有一些烏鴉,很象英国的深山鴉,在这里也很普遍;还有一种鳥,有些象喜鵲(magpie)。英国人在称呼澳大利亞的生物方面并不把它們細分开来;他們毫無理由地把一个科(*Casuarina*——木麻黄屬)的树木都叫做櫟(oak,橡树);我能够發現出它們双方并沒有一个相似点。他們把那些只不过是食肉为生的动物都叫做老虎和袋狼(hyena);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情形。在黃昏时候,我沿着一連串的池塘散步;在这个干燥的地方,这些池塘就表明出是一条河流的河床;我的运气很好,我看到了几只著名的鴨嘴兽(*Ornithorhynchus paradoxus*)。它們有时在潜水,有时在水面上做着游戏,但是它們的身子在水面上露出得很少,很容易使人看錯,当做是水鼠(water rat)。勃郎先生射中了一只鴨嘴兽;它的确是一种最特別的动物;可是那个被剝制成的标本却不能够完全保持活鴨嘴兽的头和嘴的形狀;它的嘴已經变硬和縐縮起来了。

在沒有多久以前,我躺在陽光普照的河岸上面,并且思索着这个地方的动物在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动物比較时候所显現出来的奇异特征。一个單單靠着自己的理智而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就会得叫喊說:"在这里一定有兩个不同的創世主在工作着;可是,他們的对象都是相同的一个,而且在每种情况下也都一定能够完全达到目的"。当我正在这样想着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蟻獅的圓錐形陷阱；这时候正有一只蒼蝇掉落到它里面去，并且馬上就不見了；接着又掉进去一只粗心大意的大螞蟻。因为这只螞蟻用尽全力地乱爬着，想逃出这个陷阱；这时候就有一股股細小的沙流迅速地朝向这只螞蟻抛射过来，正象基尔比(在昆虫学第1卷，第425頁上)所描写的那种情形一样。可是，这只螞蟻的命运要比那只蒼蝇的命运好一些[1]。沒有疑問的，这种澳大利亞的肉食幼虫(Predaecious Larve)和歐洲的种都屬于同一个屬，但不是同一个种。——关于这一点，沒有信仰的人現在究竟还有什么話說呢？难道可以把这样美丽、这样簡單而且又这样巧妙的一种适应，看做是兩个創世主各自創造出来的嗎？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确实無疑的，只有一只手在整个宇宙上工作着。地質学家大概会推測說，創造的时期是各有不同的；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得很远；創世主在他工作的时候曾經休息过*。

20日——我們今天騎行了一整天，到达巴特赫斯特。在走上大路以前，我們沿着唯一的一条小路穿过森林；在这一帶地方，除了只有租地的牧羊人(squatter)的几个茅屋以外，景象非常荒凉。"租地的牧羊人"就是一种脫离奴隶地位的人，或者是有"釋放証"的人；他在沒有开墾过的土地上用树皮搭盖小屋，購买或者偷取到少数家畜，出售漏稅的酒，接收贼赃，因此最后就变成富人和成为农民。他就是所有誠实的鄰居的恐惧的对象。"爬行人"(crawler)就是一种判决的罪犯，他已經从規定的流放地区里脫逃出来，設法靠做工或者巧妙的偷窃来生活下去。"林中逃匿犯"(bush-ranger)就是一种公开的惡棍，他就靠了在公路上打劫和杀害行人来維持生活；通常他是拼命的，宁可被杀而不愿被活捉去。在这一帶地方，必須明白这三种人的名字的意义，因为它們經常被大家使用到。

今天，我們已經受到了一种象非洲热風(sirocco)的澳大利亞热風；这种風是从內地炎热的荒漠里吹来的。我們起初在騎行的时候，仍旧象以前所遇見到的情形一样，沒有充分注意到气温有多么奇特的增高。这时候从四面八方都卷起了一陣陣塵霧；我們感到这种風好象是从爐火上面括过来的一样。后来我听說，那时候的室外温度达到119°F〔48°C〕，而室內温度也达到了96°F〔36°C〕。到了下午，我們已經可以看見巴特赫斯特的高地。在这一帶地方，这些象波浪起伏的而且又近于平坦的平原，因为完全不生树木，使人看来感到非常奇怪。在这些平原上面，只生長一些稀疏的棕褐色的牧草。我們騎行穿經这种地方有几英里，此后就到达巴特赫斯特鎮；它位在一个旣可以叫做寬闊的河谷、也可以叫做狹窄的平原的中心。我帶有一封介紹信給当地軍队的司令官；在下一天，我逗留在他那里。巴特赫斯特鎮的外貌很奇特，并且很能吸引人。这里有一群群小房屋，还有少数大房

1) 注意：这个陷阱还沒有基尔比所記述的一个陷阱的大小的一半那样大。——原注。

* 这整个一段关于蟻獅的有趣的报导和前面的一些想法，就是达尔文的观点的改变的一个卓越的例子。在考察日記的第一版里面(1839年)，除了一句結束語"地質学家大概会推測說，創造的时期是各有不同的；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得很远；創世主在他工作的时候曾經休息过"以外，全部都發表出来。就是說，这一句話被删去了，而其余的都保留不变。可是，在第二版里面(1845年)，他只留下了單單观察本身的叙述，并且移写到附注里去。自从达尔文在加拉巴哥斯群島获得了生动的印象以来，物种的地理分布問題已經深入到他的头腦里了。在1845年里，蟻獅的观察已經能够在进化的構想里占有一个地位了。——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屋；它們比較密集地散布在2—3英里長的一个空曠地区里，一道道籬笆把这个地区划分成無数的田地。有很多紳士居住在附近地方；当中有几个人拥有了很舒适的房屋。有一座形狀可怕的、紅磚砌成的小教堂，独自矗立在一座山丘上面；那里有兵营和政府的房屋。〔在雪梨的时候，〕有人告訴我，不要單單根据沿路一帶地方的景象，就提出一种对于这个地区〔澳大利亞〕的太坏的判断意見来；也不要單單根据巴特赫斯特的情况，就提出一种对这个地区的太好的意見来；我觉得，对于巴特赫斯特的判断这方面，我自己决不会有陷进偏見里面去的絲毫危險性。的确，我們一定要承認这样一个事实，这时候正是大旱的季节，这一帶地方的景色不很良好；可是，我又听說，在兩三个月以前，这里的情形更加坏得难以想象。巴特赫斯特的〔棕褐色的〕牧草，在陌生人的眼睛里看来，好象是多么的可憐，但对于羊群却是最良好的飼料；这就是巴特赫斯特所以能够很快繁荣起来的秘密。巴特赫斯特鎮靠近馬科阿利河(Macquarie R.)的岸边；这条河流流进广大的很少有人知道的大陆內部。有一条成南北方向的分水嶺，把內陆河流和海洋河流划分开来，它的高度大約是3,000英尺(巴特赫斯特鎮的高度是2,200英尺)，离开海岸80—100英里。从地圖上看来，馬科阿利河是一条相当大的河流，而且是一条在分水嶺的靠內陆这一边的流量最大的河流；可是，这眞使我發生意料不到的惊奇，因为我發現它只不过是一連串的池塘；这些池塘被一塊塊差不多干燥的土地彼此分别隔离开来。通常只是一条小河流在流着，但是有时也成为高漲的洶涌的洪水。不管全部这个地区的水量多么的稀少，可是愈向內地去的时候，水量也变得愈加稀少。

所有的官吏好象都对这个地方感到厭倦；我对这种情形也幷不惊奇。他們一定認为这里是一个流放的地方。去年，在这里獵捕到很多鵪鶉(quail)，但是今年它們却沒有出現；这种来源已經断絕；那个限定它們生存的最后結局好象就在于被毁灭这一点。艦長契特华德(Chetwode)曾經打算开闢一个花园；可是，看到这些可憐的憔悴的草类，就使人十分心痛。昨天的热風就已經吹折了很多幼年的苹果树、桃树和葡萄藤。

22日——我今天开始回头走，并且沿着一条叫做洛克叶路(Lockyer's Line)的新路綫前进；沿路一帶的地方有比較多的丘陵，風景如画。中午，我在一个农民家里歇息；屋主人只有在兩年以前才到这里来，但是他的生活已經显得很好；他有兩个美貌的女兒；我以为，她們大概不会留在他身边很久了。我騎馬行走了一整天；因为我想去借宿的一座房屋，离开这条路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也不容易找到它。这一次，实际上也象所有其他很多次的情形一样，我在低級阶層的人民当中，遇到了一种非常普遍而又固有的殷勤的礼貌；要是有人去注意到他們現在是干什么的，他們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么他一定会感到更加惊奇了。今天我宿夜的农場是屬于兩个年輕的英国人的；他們最近方才到这里来，开始过着自己的移民生活。在这里差不多缺少所有各种的享受，这种情形对他們幷不感到重視；他們只是在盼望着一份將来的財富，而这份財富的确不久就可以被他們盼望到了。

第二天，我們騎馬走过一大片正在起火燃燒着的区域；一股股的濃烟不断地从路面上横扫过去。在中午以前，我們又再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来，幷且登上維多利亞山。我就借宿在簷板旅館；在天黑以前，我又再到那个象园戏場形狀的窪地去作了一次散步。(24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日）上午，我的身子不舒适，因此我就認为，最好为了保重身体起見不再赶路。下一天經常下着濛濛細雨。除了屋簷上掉下的雨滴声以外，一切都是靜寂。一層薄霧遮蔽去了那个波浪起伏的森林地面的地平綫；空气寒冷，使人很不舒适。——这是我深思熟慮的一天。

26日——从我的幽居地方逃脫出来。在穿过了使人厭倦的沙土平原以后，就下降到鷓鴣渡口。再向前走几英里，我遇見艦長凱恩；他就引領我到敦西夫德(Dunheved)地方的他的家里去。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在农場上散步，并且講述火地島上的自然史。

27日——在艦長凱恩伴随下騎馬到巴拉馬他去；他的姊夫麦克阿瑟(Mac Arthur)先生就居住在靠近市鎮的地方。我們到那里去吃午飯。他的房屋即使在英格蘭地方，也可以算做是很上等的房屋。他的一家人很多；在餐室里，我估計有18个人。在我的耳朵里，只听見那些姿态很优雅的年輕婦女在發出奇怪的喊叫道："啊喲，我們就是澳大利亞人，关于英格蘭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下午，我离开这座最英国化的房屋，于是独自騎馬到雪梨。

28日和29日——在我們到这个殖民地以前，有三件事情使我感到最有兴趣，就是：上層社会的狀况、犯人們的情形和那些吸引人們移殖到这里来的条件。当然，一个人在經过这样一次短期的訪問以后，是很难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見来的；可是要想完全沒有意見發生出来，却也是和要想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来有同样的困难。整个說来，根据我所听到的事实（它們比我亲眼看到的事实要更加多些），我对这个社会的狀况是很感到失望的。差不多在每一个問題上，整个社会都分裂成为各种敌对的派别。有很多人按照他們自己的生活狀况說来应該是最良好的，可是他們当中大部分都公开地过着这样荒淫無耻的生活，因此使規規矩矩的人都不愿去和他們合在一起。在被释放的有錢的流刑犯的小孩們和自由移民的小孩們中間，有着很大的忌恨，因为有錢的流刑犯总是喜欢把正直的移民看做是那些爭夺他們的利益的侵犯者。整个的居民，不管是穷的或者是富的，都是一心一意在想發財；在上層社会里面，关于羊毛和牧羊方面的事情，使他們感到最有兴趣。在書商的店鋪里沒有什么書籍出售，这就强烈地表明出居民們对文学的兴趣非常低落；这些店鋪相当于英格蘭的乡間小鎮上的劣等店鋪。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很多極不方便的情形：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种情形大概就是要在犯罪的僕人們的包圍当中过生活。当一个大概在昨天因为犯了一点小錯失被你告發而受过鞭打的人在侍候着你的时候，这眞是一件使你感到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女僕当然更加坏，因此孩子們也都学会了一些最下流的話；如果在思想上沒有同样的下流，那么已經可算是很幸运的了。（我听說有一个例子，就是可愛的無罪小兒必定会使他的母亲感到十分惊奇。——已删去。）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把資金帶到这里来，那么即使他自己不耗費任何劳力，也可以得到比他在英格蘭多兩倍的利潤；如果他会小心經营，那么就一定可以發財致富。这里的生活上的奢侈品很多，但是它們的价錢要比英格蘭稍为貴一些；大部分食品則比英格蘭便宜。这里的气候很良好，对于人的健康也很适宜，但是据我的眼光看来，由于这个地方的風景不能够吸引人，所以这种好气候也不能够打动人心了。移民有这样的一种有利条件，就是他們的兒子在很年輕的时候就能够开始替他們服务；他們的兒子往往在十六岁到二十岁这样的年紀，就能够到遙远的牧場里面去充当主管人。可是，这样就不得不犧牲他們的兒子，讓他們的兒子去和犯罪的僕人們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完全合在一起。我不明白这种社会的道德精神有什么特点;但是我相信,这种社会并不是在追求文化进步,只不过是包含着这样多的坏習气,最后总不免要毁灭(并且变成为好象美国人民的那种样子。——已删去。)我想,对我自己說来,如果沒有特别迫切的需要,我是不会移住到这种地方来的。

如果不了解上面所說的各种事实(政治經济——已删去),那么也就很难使我去理解这个殖民地的迅速繁荣的情形了。这里主要的輸出品是羊毛和鯨魚油,但是兩种产品的輸出量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因为这一帶地方根本不适宜于水路运輸,所以陆路运輸就有一个不很远的界限;在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一車羊毛的价錢还不够去抵償剪羊毛和牧羊的費用。因为各地的牧草都很稀薄,因此使移民們已經深入到很遙远的內地去;不但这样,那里的地方也变得極其可憐。我以前已經說过,〔由于这里的气候干旱〕农業也就永远不能够大規模的發展起来;据我所能够作出的推測說来,澳大利亞最后一定会轉变成为南半球的商業中心,說不定將来会轉变成为一个工業地区。由于可以居住的地区都分布在沿海一帶,又由于居民都是从英国来的移民,所以澳大利亞一定会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因为澳大利亞有煤矿,所以它經常可以取得动力。从前我曾經以为澳大利亞会發展成为一个象北美洲那样强大有力的国家,可是現在我已經看出,尽我所能够对这些問題所理解到的,它这种將来的巨大發展是很成問題的。

至于說到犯人們的狀況,那么我对于它所能够下的判断,就要比对于其他問題的判断更加少些。我提出的第一个問題是:犯人們的生活情形算不算是一种懲罰;我想,沒有人会坚持說,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懲罰。可是,我以为,在流刑还能够在国內引起犯人發生害怕的时候,那么懲罰的重不重就沒有多大关系。犯人們的物質要求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滿足;他們对于釋放和未来的自由与舒适生活的希望就会很快实現;而且在有良好的行动表現以后,就一定会达到目的。根据判刑年限的長短,在經过一定比例的受刑年数以后(对于無期徒刑,这个考驗期間是8年;对于七年有期判刑,則是4年等等),犯人如果在行为上表現良好,就可以得到一張"釋放証";有了这样一張"釋放証",如果不再有嫌疑和重新犯罪,就可以在一定的地区里面自由行动;虽然如此,不管以前的监禁和艰苦的流放情形怎样,我总是相信,在这些被判定的强迫劳动的年份里面,他們一定是过得不滿意和不愉快的。有一个有学問的人告訴我,犯人除了縱欲以外,不知道有其他娛乐,但是縱欲是被禁止的。政府就利用在提出完全釋放时候对犯人所收取到的大量賄賂再加上集中营里面的深刻恐怖,来破坏犯人中間的攻守同盟,并且也就預防了他們重行犯罪。至于說到羞耻心方面,那么这里的人大概都是不知道羞耻的;我曾經亲眼看到几个非常奇怪的情形,可以用它們来証明这一点。虽然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却常常有人告訴我說,犯人們的性格是屬于非常显著的胆小鬼这一类的。虽然他們有些人时常自暴自弃,把生命看做是毫不重要的东西,可是他們却很难去实現一个需要头腦冷靜和長期坚持下去的計划。整个这件事的最坏的一方面就是:虽然从法律上說来,可以認为他們已經是被改造过了,或者也比較很少会再去犯法律上所規定的罪行了,但是对于任何道德上的改造似乎根本談不到。一个有名的人告訴我說,一个人要是希望进步,就不可以去和另一个被判服苦工的僕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人生活在一起；否則他就会过着很难忍受的煩惱和困扰的生活。無論是在英格蘭，或者在这里，載运犯人的船只和监狱的惡劣影响，也都是不应該忽視的。总之，要把澳大利亞作为一个懲罰人的地方，这就很难达到目的；作为一个眞正的改造制度的流刑，大概也和任何其他計划一样，在这里都遭到了失敗。

30 日——今天，貝格尔艦开往望第門倫德島的霍巴特鎮 (Hobart Town)。艦長凱恩和其他几个人伴送我們到港口以外一小段路才回去。菲里普·凱恩就留在澳大利亞，并且辞去了軍艦上的职务。

2 月

霍巴特鎮 (望第門倫德島)

2 月 5 日——我們这次駛行了 6 天的航程，起先几天的天气是晴天，以后几天的天气就很冷，而且又有風暴，到今天，我們就駛进了風暴灣(Storm Bay)；这种天气眞正可以配得上这个可怕的名字。台望河(Derwent R.)的河水流进風暴灣的頂端部分，所以与其把它叫做"灣"(Bay)，倒不如把它叫做深水的"河口"或者"三角港"(estuary)；在它的进口附近，有几塊广闊的玄武岩台地；它們的斜坡显出是优美的有柱廊的房屋正面样子。可是，再向上游駛行的时候，沿岸的地方就变成一片全部生長着明亮的森林的山地了。沿着海灣的兩岸边緣的山脚一帶，都已經清除去森林而被开闢成田地；远望过去，金黄色的麦田和深綠色馬鈴薯田都生長得很丰盛。晚上，我們就停泊在塔斯馬尼亞島的首都霍巴特沿岸的一个很舒适的小灣里面；現在这个島叫做望第門倫德島。起初看起来，这地方的景象要比雪梨的景象坏得多；我們可以把雪梨叫做城市，可是霍巴特却只能够算做是一个鎮。

上午，我到岸上去散步。这里的街道良好而且寬广，但房屋比較分散；店鋪的景象也良好。霍巴特鎮位在威灵呑山的山脚下；这座山的高度有 3,100 英尺，但是并沒有美丽的風景可看；不过霍巴特鎮的居民就靠了这座山上的泉水而得到了很丰多的用水；这是在雪梨那里很缺少的东西。在小灣的沿岸，有几个良好的倉庫；而在小灣的一边，有一个小炮台。在西班牙的大部分殖民地上面，西班牙政府对于炮台工事的構筑方面耗費了多么巨大的心計；当我們从他們那里走到我們自己的殖民地上来的时候，看到了这种防衞的力量，就显得是非常可憐的了。在把霍巴特和雪梨作比較的时候，最使我感到奇怪的一点，就是这里的高大房屋，不管是已經建成的房屋，或者是正在建筑中的房屋，都是比較少。我以为，这种情形一定是表明出只有較少的居民在获得很大的財富。可是，小房屋却增加得最多。在市鎮背后的山丘上，散布着無数紅磚砌筑的小住宅；这种情形使人可悲地破坏了它的美观的形象。在倫敦时候，我看到一幅繪有霍巴特鎮的全景圖；这幅風景十分庄丽，可是不幸，它却和实际景色并不相似。今年〔据戶口統計〕霍巴特鎮的居民有 13,826 人，而整个塔斯馬尼亞的人口則有 36,505 人。当地的黑人全部都被迁走，并且(实际上好象囚犯一样)被限制在海岬那里，而且有衞兵看守住那个通往海岬的地峽。我以为，这种殘暴的措施是不可能避免的；不过毫無疑义地，起初一定是白种人处理不当而造成了这种必要的局面。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7日—10日——在这几天里，我作了几次較長的愉快的步行，去考察这个地区的地質情况。这里的气候要比新南威尔士潮湿些，因此土地也比較肥沃。这里的农業很發达；已經开垦过的土地看起来很好，而在菜园和果园里面長滿了蔬菜和果树，有几座位在偏僻地方的农庄房屋，显出非常誘人的姿态。这里的植物界的一般景象和澳大利亞的植物界相似；大概它要更加綠一些，更加可爱一些；树木中間的牧草也生長得很茂盛。有一天，我到市鎮的对面海灣沿岸去作一次很長的散步；我乘坐汽船摆渡过去；有兩只汽船在兩岸之間来回对开。当中有一只汽船的全部机器，都是这个殖民地制造的；这个殖民地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到現在，还只有33年！

又有一天，我去攀登威灵呑山。前天我就尝試去爬这座山，由于树木太密而沒有成功。那一次我帶去一个向导，但他是一个很呆笨的人，把我們領到这座山的朝南的潮湿的山坡上去，那里的植物非常茂盛；由于地面上有無数腐爛的树干，所以我們这次登山所耗去的力量，几乎要和在火地島或者智魯島上登山时所耗去的力量相等。在我們登上山頂以前，耗費了5小时半的艰苦的爬山时間。在山上的很多处地方，桉树生長得很高大，并且構成了一个雄偉的树林。在有几个最潮湿的峽谷里，树蕨(tree-fern)生長得非常旺盛；我看見一棵树蕨，从树頂到树根大約有25英尺的高度，它的干身的周圍長度恰好是6英尺。这些羽狀复叶所長成的样子，很象一把把最美丽的傘，并且投射出濃密的影子，好象是黑夜剛才到来时候的暗黑情形一样。山頂寬闊而且平坦，并且是由大塊光禿禿的多角形綠岩所構成的。它的高度是海拔3,100英尺。这一天的天气特别晴朗；我們欣賞到了最广大的景色；在向北望去的时候，只見到远处显現出一条茂盛树木的山嶺，它的高度和我們所站立的威灵呑山差不多，山嶺的輪廓也和威灵呑山一样柔和；在向南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形成很多海灣的、支离破碎的陆地和海面的錯綜复杂的輪廓；它好象地圖一样清楚地展开在我們的眼前。在山頂逗留了几小时以后，我們找到了一条比較容易行走的小路下山；經过了一天的艰苦工作之后，直到晚上8时方才回到貝格尔艦上。

12日—15日——我被介紹和总測量师弗郎克倫德(Frankland)先生相識；在这几天里，我多次参加他的社交集团。他帶領我去作了兩次非常愉快的騎行；我在他的家里度过了几个自从离开英格蘭以来最滿意的晚上。在这里大概有很多的社交来往。我听說有一次化裝跳舞会，竟有113人穿了化裝衣服参加跳舞！除此以外，我还認为，这个社交集团恐怕要比雪梨的社交集团更加愉快得多。他們具有一个优点，就是这里沒有那些發財的罪犯参加。要是我不得不移居到国外去，那么我一定要挑选这个地方来居住。單單这个地区的气候和景象就已經足够决定我的好感。不但这样，这个殖民地也被治理得很好。犯罪的人数在这里比在英格蘭地方如果不是少些，也一定不会多些。

16日——天气多云；这就出于我們意料以外地延長了我們的停留时間。今天我乘坐驛馬車到新諾尔福克(New Norfolk)去。这个繁荣的村庄有1,822个居民。它离开霍巴特鎮22英里；这条馬路沿着台望河。我們經过極多优美的田地和很多小麦田。晚上，仍旧乘坐驛馬車回来。

17日——貝格尔艦乘着順風駛出港灣，走上那条通往乔治王灣(King George's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Sound)的航綫。下級軍官室里的軍官們在21日提出一条通往英格蘭的航綫給道夫(Duff)先生。

3月

乔治王灣——基林島

3月6日——晚上，貝格尔艦停泊在乔治王灣的內港的进口处。我們这次航行还算相当順利。使我們感到惊奇的事情，就是我們一次也沒有去和暴風交战过。可是，对我說来，虽然有西方来的巨浪到来，我的时間仍旧过得并沒有一点苦惱。我們在这里一共逗留了8天；自从我們离开英格蘭以后，在我們的航行期間里面，再也沒有比这样的日子更加沉悶和無聊的了。从高处向四面望去，这个地方好象是一塊森林平原；在这塊平原上面，到处突起着一些圓形的、一部分光禿的花崗岩山丘。有一天，我和一队軍官一起出去，想去看看獵捕袋鼠的情形，并且步行走了好几英里的路。在这一帶地方，到处只看到是砂土，而且土壤很貧瘠；在地面上，要不是生長着一片象稀疏而矮小的灌木和瘦草一类的粗劣的植物，那就是生長着一个發育不良的树木的森林。这个地方的景色好象是藍山山脉的砂岩高台地的景色；可是在这里，占有大多数的是木麻黄屬的植物（*Casuarina*，这是一种略微象苏格蘭松的树木）；可是，桉树則比較要更加少些。在空曠的地点，生長着很多草树（grass tree）；这种植物在它的外形上有一些象棕櫚树，不过沒有戴着象棕櫚树那样有着华貴的复叶的树冠；它只能够用一小叢象很粗糙的草类一样的叶子来向人夸耀罢了。从远处看过去，灌木叢和其他植物显現出一片鮮綠色，好象表明出土地肥沃的样子。可是，只要走近过去一看，那就会把这种幻想打破；凡是和我有相同看法的人，也就会永远不愿再到这样一个沒有兴趣的地方来散步的。这个居民地点有30—40个用白粉塗刷的小村屋；它們散布在海灣的一边，沿着一个白色的海灘。这里还有很少的小花园。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全部土地仍旧处在天然狀态，因此这个市鎮具有一种不相称的形象。在越过山丘有1英里远的地方，斯宾塞(R. Spencer)爵士設有一个优美的小农場；这是当地唯一的耕地。当地的居民靠吃食咸肉过活，当然也不会出售鮮肉或者蔬菜了；他們甚至也不愿克服困难，去捕取海灣里的很多魚类。实际上，我不能够看出他們究竟在干些什么工作和想要去干什么工作。我理解和相信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在30英里远的內地，有一片可以种植各种作物的上好的土地；那里已經获准分配給大家，因此就將进行耕种。乔治王灣的这个居民地点最后將成为这个內地区域的海港。的确，我已經对这个地方構成了一个很淺薄的看法。可是，也应当記住，自从这里眞正殖民化以来，到現在还只不过2—3年的时間，而且还应当对这方面多加补助。可是，單單时間就会表明出，这些占有罪犯的廉价劳动力的殖民地究竟会不会完善起来。他們在这里具备几个有利条件：第一是气候十分适宜；它比澳大利亞东部的各殖民地下雨較多。我是从下面一个事实来断定出这一点的，就是：所有那些寬广而底面平坦的河谷，都長滿了蘆葦形狀的草类和灌木，而且在冬季里变得好象沼澤，难以使人通行。第二个重大的有利条件就是：当地黑人的性情具有良好的傾向；可是，單單从他們的面貌上，却不容易去推想到他們具有一种眞正較好的溫厚和善良的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表現。不但这样，他們十分愿意做工，并且把自己改造成最有用的劳动者。在这方面，他們就和澳大利亞的其他殖民地上的土人很不相同。他們在習慣、态度、工具和一般面貌方面，很象是新南威尔士的土人們。他們的四肢，尤其是双腿，也象后者那样特別瘦小，使人很容易看得出来。在外表上看去，好象沒有肌肉在牵动他們的双腿；可是他們能够比很多白种人背負重物去走更長时間的路程。他們的面孔非常丑陋；胡子卷曲，并不完全缺乏；在全身的皮膚上有很濃密的汗毛；他們的身体污穢得使人極其嫌惡。虽然他們还是真正的野蛮人，但是因为他們是这样安分的温厚的人，所以这就不得不使人对他們發生好感。

在我們到达这里以后的起初兩天里，有一个叫做白鸚鵡族人(White Cockatto men)的本地土人的大部落，正好也到这个居民地点来訪問。这个部落的人和乔治王灣的土人被邀請在一个侨民的房屋附近举行“柯罗别利”(Corrobery)，就是盛大的跳舞会。他們都受到供应一桶桶米粥和食糖的誘引*。当天色快黑的时候，他們点燃起了一个个小火堆，这些土人的男子就开始化裝起来，在自己的身上画上一些白色的斑点和綫条。正当一切都已經准备好了以后，就燃起了一堆大营火，土人的女人和小孩們就成为观众，圍繞营火的四周；白鸚鵡族人和乔治王灣来的土人的男子們分別圍成兩个圈子，通常都是用这一圈和那一圈互相配合的方式来跳着舞。跳舞的节目，大都是跳舞的人有时排列成横行側走，或者成縱行跑向一个空曠的場地上去，并且一起用力踏步前进。在他們踏着重步的时候，还同时發着象猪叫似的哼叫声，并且做着敲打他們的棍棒和槍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动作：例如，他們伸展开一双手臂和扭动着整个身体。这是一种極其粗暴和野蛮的表演；据我看来，这是毫無意义的动作；可是我們看到，那些〔黑种〕女人和小孩們却都兴高采烈地在看着这种表演。大概这些跳舞动作最初代表一种象战爭和胜利一类的动作；还有一种鴯鶓舞，在跳这种舞的时候，每一个跳舞的人伸出自己的臂膀，变成鴯鶓頸子的样子。在跳另外一种舞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摹仿袋鼠在森林里吃草的动作，而另外一个人則偸偸地爬行过去，裝着好象要用槍矛去刺他的样子。当兩个部落混合在一起跳舞的时候，地面都因为他們沉重的脚步而顫动起来，而在空气里充滿着粗野的狂叫声。看上去，每一个人都是兴高采烈；这一群几乎是裸体的形象都被熊熊的火堆的光輝所照耀着，并且在一种可厭的諧和的气氛里行动着；他們構成了一幅最低級水平的野蛮人的节日景象。(从我已經閱讀到的書籍方面可知，我以为在非洲南端所居住的黑人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类似的情形。——已删去。)在火地島上，我們曾經看見过很多野蛮人的生活的奇怪景象；但是我以为，从来还沒有看見过那里的土人有这样的兴高采烈和这样的十分自由自在。在跳舞完畢以后，全体土人坐在地上圍成一个大圓圈，大家非常高兴地分吃米粥和食糖。

有一天，我陪同艦長費支罗伊到禿山(Bald Head)去；有很多航海家都曾經提到过这个地方。有的人說，好象在这里看到过珊瑚；而且有的人則說看到过树木的化石，那些树木化石还在它們过去生長时候的原地站立着。据我看来，这里的岩層是由風所挾帶来的鈣

* 費支罗伊写道：“达尔文先生担保接受土人們的意見，供应大批加有食糖的米粥給他們，作为款待。”参看阿德文丘和貝格尔兩艦航行記，第2卷，第626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質細砂土堆积而形成，并且被雨水滲入而凝結在一起；在这个構成地層的过程期間里面，这种砂土就逐漸地把树木的枝干和根部連同很多陆生軟体动物一起都埋藏在地層里面。后来树木在沙土里腐朽，留出圓柱形洞穴，于是砂土里面的石灰被冲刷到这些洞穴里去，代替树木，并且变硬起来，好象鐘乳石一样。后来，雨水和風又再把比較軟的岩層部分剝蝕去，因此那些形成树木的根部和枝干的坚硬的澆鑄物就显露到地面上来；它們的样子很象是一片已經死朽的灌木林。今天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以前从来沒有听說过有这样的一种情形。

14日——前几天因为有强烈的風和陰云，所以我們一直到今天方才离开这里。我以为，自从我們离开英格蘭以来，我們所到达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象这乔治王灣这样十分陰沉和毫無趣味。再見吧，澳大利亞！妳是一个正在成長着的小孩，一定会有一天变成为南半球的偉大的女皇；可是，妳在爱情方面的确是太偉大了，太野心勃勃了；而在尊严方面，妳还是不够偉大的。我离开了妳的海岸，一些也不感到悲哀和懊悔。

4月

基林島——毛里求斯島

4月1日——今天我們已經可以望見南基林島（Southern Keeling I.），或者叫做可可島（Cocos I.）*。如果在我們的航程的最后五天里面，天气沒有变得陰云密布和多暴風雨，那么我們这次航行可說是非常順利的了。这几天里面，雨下得很多，既悶热，又潮湿，使人非常难受；可是，在船尾楼的房艙里，溫度計上的溫度却只有81—82°F。基林島是低淺的圓周形珊瑚礁；狹帶狀的干燥土地大部分都是由珊瑚物質所堆积而形成的。在一連串的島嶼当中，有一个广大的淡水湖，或者叫做礁湖；在礁湖的北面边緣那里，珊瑚礁已經破裂，形成一个可以使船只入內停泊的进口。远看起来，这塊土地的一般外貌十分象是我在太平洋里的低群島那里所提起的珊瑚島。我們在进入礁湖的时候，就看到一幅十分奇特动人和相当优美的景色。可是，它的美丽，完全在于四周色采的光輝而来。礁湖里的水是低淺、清澄而平靜的；水底大部分襯着白色的細砂；当陽光直射在水面上的时候，就發出最鮮艳的綠色来。在这一片有好几英里寬闊的光輝燦爛的礁湖水面的四周，或者有一条〔雪白的〕碎浪的帶子把它从大洋的黑色洶涌的大浪当中分离开来，或者有一条狹長的載着椰子树的平齐的树頂的陆地把它和蔚藍的天空隔离开来。在礁湖里有一条条暗黑的活珊瑚的帶子，从翠綠的海水里显現出来，使人看起来很愉快，就好象在看到淺藍色的天空里蕩漾着一片片白云的时候所感到的愉快那样。在望見任何一个珊瑚島，或者特别是一个較小的島嶼时候，就不禁会对于那些幼年和成年的椰子树所具有的优美姿态發生惊嘆；它們彼此并不破坏对称形态，一起混合而形成树林；一片耀眼的鈣質的白色沙灘，構成这些仙境的边緣。

当我們的軍艦开进海峽的进口处时候，有一个英国侨民李斯克（Liesk）先生乘船前来迎接我們。現在可以把这里的居民的历史尽量簡單地講述如下。大約在9年以前，有一

* 也叫做南基林群島，或可可群島；在和北島（北基林島）連合在一起时，叫做基林群島。——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个人格非常卑鄙的海尔(Hare)先生从东印度群島运来一些馬来奴隶;这些奴隶到現在連小孩包括在内已經有一百多人了。后来不久,那个曾經随自己的商船到过这里的船長罗斯(Ross),帶着自己的家屬和貨物,从英国移居到这里来;还有曾經在他船上做过副船長的李斯克先生跟随他一起来。这些馬来奴隶很快都从海尔先生所住的小島上逃走,参加到船長罗斯的集团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海尔先生終于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而去了。(船長罗斯后来就占有了一个更加便利的地方,現在它就叫做水島(Water I.);所有的居民現在都聚居在这个小島上。——已删去。)現在这些馬来人在名义上算是恢复了自由的身份;从他們的私人待遇方面說来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从大部分其他方面看来,他們仍旧是被当作是奴隶的。由于这些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的不滿意,由于他們一再迁移地点,也可能由于略为有些管理不善,因此情况幷不很好。在这个島上,除了猪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家养的四足动物了;从数量上看来,除了椰子以外,就沒有其他蔬菜了。这个島的整个繁荣景象是全靠椰子而来的。椰子油〔和椰子木身〕是唯一的输出品。現在船長罗斯已經把椰子油和椰子裝載在当地建造的一只小双桅縱帆船里,远到新加坡去出售。他將从馬来半島那里运回大米和貨物来。猪差不多完全靠了吃食椰子而生活下去,幷且养得很肥胖;鷄和鴨子也用椰子来当做食料。甚至有一种巨大的陆栖蟹,大自然也賦予它一种奇怪的本能,会用自己的螯去打开椰子和靠椰子过活。在这些島嶼上,幷不缺乏动物性食物,因为在礁湖里面聚居着很多海龟和魚类。这个島的地位和它对于船只停泊方面的便利,一定会有一天使它成为重要的地方,于是它的天然富源將被更加充分地开發出来。今天晚上,我們的軍艦就停泊在这里,但是到下一天,就偏移到較近方向島(Direction I.)方面的湖面上;这个島又叫做鼠島(Rat I.)。

2日——我上岸去。这一条狹長的干燥陆地总共只有几百碼寬;靠礁湖的一面,是白色的〔石灰質〕海灘,在这样〔酷热〕的气候下,正輻射出使人十分难受的光热来;在向外面一側的海岸上,有着坚硬的寬平的珊瑚岩(coral rock),可以抵擋大海的風浪。除了靠近礁湖那边有一些砂地以外,这里的陆地完全由珊瑚的圓角碎片所構成。在这种疏松的干燥的石質土壤上,只有在这种热帶区域的气候地帶里,才能够生長出强盛的植物来。起初向这些島上看去,椰子树多得無数,好象是唯一的树木;可是实际上在这里还有五、六种其他的树木。有一种树木叫做菜棕(cabbage tree),它的树身因为生長得很高而显得体积很大,但是具有不匀整的树干;它的木質極其柔軟。除了这些树木以外,土著植物的种数極其有限,据我估計,还不到12种。可是,这些树木的死朽的分枝和椰子树的横枝所構成的树林,很是厚密,好象是叢林。这里沒有眞正的陆栖鳥类,因为一种沙錐和一种秧鷄只不过是兩种"涉水鳥"(wader),而其余的鳥則都是海栖的鳥了。昆虫的种数極少;我应当把几种蜘蛛和一种小螞蟻作为例外,因为它們在各处各地都是多得無数。这些狹帶形的土地,只不过上升到那样的高度,就是在有風暴的时候,拍岸浪剛巧能够把疏松的〔珊瑚的〕碎塊拋擲到它的表面上来。这些土地由于珊瑚礁的外边和側边的增長而获得了保护;它必須把海浪击退。在看到了这些小島的景象和結構以后,就馬上会發生一种想法,以为陆地和海洋正在这里互相爭雄;虽然不可动搖的陆地(terra firma)已經有了根基,但是海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栖的生物仍旧認为它們至少也有同样的理由到这里来取得居住的权利。每个人到处都可以遇見到不止一种的寄居蟹。有几种寄居蟹的大爪，就是大螯，在它們把身体縮进貝壳里去以后，几乎完善得好象是这只軟体动物以前在生活时候所具有的壳盖（厣）一样，把壳口良好地封閉起来。有人肯定地对我說，每一种寄居蟹經常寄居在一定种类的貝壳里面；后来我根据自己的观察，也証实了这种情形。它們把那些从附近的海灘上偸取来的房屋〔貝壳〕背在自己的背上。在头頂上面，有無数塘鹅（gannet）、軍艦鳥（frigate-bird）和燕鷗（tern）栖息在树木上；而这些树木，由于有很多鳥巢和空气里滿充着臭气，眞可以被叫做海上的貧民窟；可是，它和英格蘭的新栽植树木的林場上的貧民窟有多么大的对照呀！塘鹅伏在它們粗陋的巢里，用愚蠢而含怒的神情向一个闖入者看着。白頂黑燕鷗（noddy）*，从它們的名字上就看得出是些呆头呆腦的小动物。可是，在这里也有一种可愛的鳥；这是一种嬌小的雪白的燕鷗，在离开人們的头頂大約一臂的距离那样高的天空里平滑地飞翔着；它們把自己的黑色的大眼睛用冷靜的好奇的神色在注視着你的表情。只要你略微用一些想象力，就能够想象到，一定是有某一个游蕩的仙灵寄居在这样輕巧而柔弱的身体里面。

3日〔星期日〕——今天在举行了宗教仪式以后，我跟随艦長費支罗伊到那个居民区去。我們望見，这个居民区位在一个茂密地長滿着高大椰子树的小島的海角上。船長罗斯和李斯克先生就住在一座象谷倉一样的大房屋里面；这座房屋的兩端敞开，并且用树皮編制成的席子鋪裝在屋內的牆壁面上。馬来人的房子都位在礁湖沿岸。因为这里沒有花园和菜园来表明有人管理和开墾的征象，所以整个地方具有相当荒凉的景象。当地土人是从东印度群島的各个不同的島嶼上来的；我們看見的有婆罗洲人，西里伯人，爪哇人和苏門答臘人，但是他們都說同一种語言。他們的皮膚的顏色很象大赫的島人，她們的面部輪廓也和大赫的島人沒有很大区别。可是，有些妇女帶着很多中国人的特征。她們的一般表情和說話的声音都使我喜欢。他們看来是很穷苦的；在他們的屋子里也缺少傢俱；但是从这些小孩子長得很肥胖的样子看来，就可以証明椰子和海龟确实是富于营养的食物。在这个島上有几口井；船只就从这里取水。起初看起来，井里的淡水随着日常的潮水而有規則地漲落的情形，好象使人覺得很有些奇怪。我們必須認为，这种压紧的砂土，或者多孔的珊瑚岩，好象海綿一样浸透了咸水；可是，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因为它的比重要比咸水輕些，只是浮在咸水表面以上，所以也受到同样漲落的移动。在咸水和淡水之間沒有实际的吸引力，而且这种海綿組織一定会去阻止种种由于輕微波动而發生的混合作用。另一方面，如果那里的陆地單單是由那些疏松的大珊瑚塊所構成，那么在这种地点开挖了井以后，正象我所見到的那种情形，就有咸水进入到这种井里去了。

午飯以后，我們就停留在那里，观看馬来妇女們所表演的奇特的半帶迷信的舞劇。他們好象相信，如果把一只大木匙穿上衣服，并且帶送到死人的坟墓里去，那么在滿月的月光下面，这只大木匙就会变成活的东西，就会舞蹈和跳来跳去。在經过相当的准备以后，那只被兩个妇女所握着的大木匙就顫抖起来了，并且跟随着周圍小孩子和妇女們的歌声的

* 按照意譯是"笨鳥"。——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节拍而跳着舞。这实在是十足愚蠢的景象;但是李斯克先生却坚持說,很多馬来人相信木匙具有这种灵魂的活动。这个表演要等到月亮上升的时候方才开始;如果留下来欣賞一下一輪光輝的明月穿过那些在晚風里搖曳不停的椰子树的長枝、多么安靜地照射着大地的情景,那么实在也是非常值得的。这些赤道地帶的風景本身是这样的美好,簡直是和故乡的那些最宝貴的景色不相上下;我們对于自己故乡的这些景色,总是用所有自己的最良好的情感去怀念它們的。

4日——我就亲身去考察这些島的最有趣而又簡單的構造和起源。海水异常平靜,我涉水走过外側的一片扁平的死珊瑚岩的表面,一直达到那个抵擋着大洋里的巨浪的活珊瑚的丘陵处。在有些小溝和凹穴里面,有美丽的綠色和其他顏色的魚;很多植虫(Zoophytes)的形狀和顏色也是非常奇妙的。看到在这样的生命充塞的热帶海洋里,生長着多得無数的生物,不禁使人感到狂喜;这一点是可以使人原諒的;但是我必須承認,我以为有些自然科学家用有名的詞句去描写那些有無数珍奇色采的水底岩洞,那他們就未免是濫用了过分丰富的用語了。

6日——我跟随着艦長費支罗伊到礁湖頂端的一个島上去;这一条水道是非常錯綜复杂的,弯弯曲曲地穿过一塊塊生長着精致枝条的珊瑚的水面。我們看到了几只海龟,于是就划着兩只小船去捕捉它們。捕捉的方法是比較奇特的。湖水是这样的淸澄而低淺,因此起初虽然有一只海龟很快潜入水里去而使人看不見,但是当小船扯起帆篷追赶过去的时候,追赶者們并不很久就赶上了这只海龟。有一个人早已站在船头准备着,这时候他立刻窜进水里去,扑在海龟的背上,兩手紧紧抓住海龟頸边的甲壳;这只海龟就把这个人馱着走,一直到它筋疲力尽而被捕捉到船上来为止。我們看到这兩只小船在水面上繞来繞去,还有这些人把头部向前窜进水里想要抓住他們的俘虜;这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打獵工作。

当我們到达礁湖的頂端时候,我們跨过一个〔狹長的〕小島,就望見一排巨浪正在扑到迎風一面的海岸上来。我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我的記忆里,这些礁湖島的外側海岸的景象总是使我感到有相当的偉大。一切看来是多么的單調:一个个形狀象城堡的海灘,綠色的灌木叢和高大的椰子树的边緣,坚实而平坦的死珊瑚岩的表面,散布着偶然的巨大的珊瑚碎塊,还有一排可怕的碎浪;——所有这一切,都向着礁湖的兩側环繞过去。大洋把自己的海水抛送到寬闊的珊瑚礁上面来,好象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有無上威力的敌人一样;可是,我們看到,仍旧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抵擋它,甚至去克服它,虽然这种抵抗的方法看起来好象是很軟弱無力而又不中用似的。在艦長比奇(Beechey)的旅行記里有一小幅画着降灵节島(Whit Sunday I.)的草圖;它提供出一个正象使人能够淸楚地想象到的那样正确的風景的概念。我們一直到深晚方才回到船上,因为我們在礁湖里面逗留了一段很長的时間,去观察一片片珊瑚田和采集那些巨大的軟体动物刺偏口貝(chama)的标本。

7日—11日——在这几天里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去考察了这个島的一部分。可是,風很强烈,因此使我們难以去进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进行深海的水深測量工作。我去游覽了霍尔斯波罗島(Horsburgh I.)和西島(West I.)。西島上面的植物大概比其他各島上的植物更加茂盛些。椰子树大都是單独生長着,而一些小椰子树則生長在它們的高大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的父母树下面，用它們的狭長而弯曲的叶子来形成最蔭蔽的凉亭。只有那些曾經亲身体驗过的人，才能够講述出在这种树蔭下坐着喝飲清凉而可口的椰子汁的时候，会有多么的愉快；椰子彼此貼近地悬挂在巨大的棕皮球里面。島上有一大塊象海灣形狀的地方，或者是小礁湖，是由極細的白砂所構成的，这塊地方十分平坦，只有在漲潮的时候方才剛剛被海水淹沒；有一些比較小的港灣，从这个大海灣伸进到四周的树林里去。因此，可以看到一片閃閃發光的白砂，好象是代表着水面一般；它的四周的椰子树在伸展着自己的高高的搖摆着的树干，構成了一幅独特而又極美丽的景色。

12 日——今天上午，我們离开礁湖，駛上海面。我很高兴我們已經航行到了这些島嶼；这一类地質構造实在是世界上很稀奇的現象。这种奇迹并不是一开始就会打动我們的肉眼感覚的，而是在經过思考以后，却打动了理智的眼睛，而会使人感到惊奇。当旅行家告訴我們关于几种偉大的古蹟具有巨大的体积和范圍的时候，我們感到很惊奇；但是在和这里的那些被各种小小的柔軟的动物堆积起来的石山比較时候，那些古迹的偉大就变得多么沒有意义啊！全部这一个群島，它的每一个原子，从最小的微粒一直到最大的碎塊为止，都具有一种有机構成的痕迹。在离开海岸只有 2,200 碼的海面处，艦長費支罗伊用 7,200 英尺長的繩索，还是測量不到海底*。因此，我們应当認为这个島是一座高聳的高山的山頂；而且还是不能够完全确定珊瑚动物的建筑物〔珊瑚島〕究竟会达到多么大的深度或厚度的范圍。如果我們可以認为下面的一个意見是正确的，那么造礁珊瑚所構成的砂岩大概就会达到極大的厚度了；这个意見就是：当火山岩地層的島嶼这个基地在每隔一段时間以后逐漸下沉的时候，造礁珊瑚虫則繼續在向上建筑珊瑚島。我們看到太平洋里的某些島嶼，例如这本日記里已經提到过的大赫的島和爱米奥島；它們被珊瑚礁所圍繞着；礁湖海道和靜水的湖泊把这种珊瑚礁去和中央的島嶼的海岸分隔开来。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企圖抑制最活躍的几种珊瑚处在这些情况里。因此，如果我們想象到这样一个島嶼，在每隔一段很長的連續时間以后下沉几英尺，就是也相似于南美洲大陆的間歇的上升运动的相反情形一样，那么珊瑚就会繼續向上生長，珊瑚礁就从圓周形珊瑚礁的基地逐漸上升。到某一个时候，中央的島嶼就会下沉到海面以下而消失不見，但是珊瑚却仍旧在建造自己的圓周形牆壁。这难道不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礁湖島嗎？——根据这个观点，我們就必須把一个礁湖島看做是一座被亿万个小建筑师所举升起来的紀念碑，它标明出在这个地点有一塊以前的陆地正躺臥在海面下，被埋藏在大洋的深处**。

貝格尔艦駛到大約 12 英里以外的北島〔Northern I.，北基林島〕。这个島也是一个小礁湖島，但是它的中央差不多是被沙石填滿了，因此它的进口处不深，甚至小船也难以划进去。我們的測量計划已經完成，因此在晚上，就向法蘭西島（Isle of France，就是毛里求斯島）航行。

29 日——今天早晨，我們繞过毛里求斯島（就是法蘭西島）的北端。从軍艦上看过去，这島的景色完全和很多对这个島的美丽景色的著名描写所引起的我們的期望相符。潘普

* 在考察日記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里，都有一大篇关于珊瑚礁的形成的討論文字添加在这里。——原書編者注。

** 講得很好，但是第一部分不十分清楚。——費支罗伊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列穆斯 (Pamplemousses) 的斜坡平原構成了它的前景;在这塊平原上面,散布着一些房屋;很多大塊的甘蔗田使这个平原染上了鮮綠的顏色。这种綠色的光采更加使人注目,因为平常只有在距离很短的地点方才看得出这种顏色来。在島的中部,有一群群滿生树木的高山,聳立在精耕过的平原上面;它們的山峰,也和經常見到的古代火山岩一样,都成为凹凸不平的最尖銳的高峰。很多大塊的白云聚集在这些高峰的四周,好象是为了要使游客愉快地欣賞它們似的。整个的島,連同它沿岸的斜坡地帶和中央的高山,配合得十分优雅;这一幅風景,如果能够这样来表达的話,看上去显得是很和諧动人的。

在中午以后不久,我們就停泊在路易斯港 (Port Louis)。

30日——我耗費了大部分时間在城市里漫步,并且訪問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个城市很大,据說有兩万个居民;街道很清潔和整齐。虽然这个島在英国政府統治下已經有好多年,而地方上的一般特点仍旧是相当法国化的:英国人对他們的僕人說法国話,所有的商店都是法国人开設的;的确我应該認为,法国的加来(Calais)或者布倫(部罗涅,Boulogne)兩个城市反而要更加英国化一些*。这里有一个很美丽的小剧院;里面的歌剧演得特別精采;可是居民們却更加偏爱看普通的戏剧(对他們的口味值得贊揚)。除此以外,使我們觉得奇怪的是:看到了几家大書店,里面陈列着很多滿裝書籍的書架;音乐和書籍正表明出我們已經接近了文明的旧世界;因为不論澳大利亞或者美洲,实际上都是新世界。那些可以在街道上遇見到的各种不同种族的人民,形成了路易斯港的最有趣的景象。有一些印度来的罪犯終身流放在这个地方;現在他們大約有800人,都在各种公共事業里面做工。在沒有看到这些人以前,我眞想象不到印度人民是外貌这样高貴的人。他們的皮膚顏色是極其暗黑的;很多老印度人留着一部雪白的大胡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們的面部表情象火紅一般的热烈,使他們具有十分动人的外表。他們大多数因为犯了暗杀和严重的罪行而被流放到这里来;而其他的一些罪犯被流放的原因,則是因为一些未必可算是道德上的过失的罪行,例如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違抗了英国政府和法律。我看到一个具有高尙品質的犯人,他的罪名就是因为不肯出來作証,去反对那个已經犯了某种罪行的鄰人。这个可憐的人也显明可見是一个有吸食鴉片的嗜好的人;他的消瘦的身体和奇怪的鈍滯的面容就証明了这一点。这些罪犯一般都是安靜而性情善良的人;从他們的待人态度、他們的爱好清靜以及他們忠实遵行他們的特殊的宗教法規方面看来,不可能把他們去和那些被流放到新南威尔士的我国的可耻的罪犯作同样的看待。除了这些犯人以外,每年还有大批自由的平民从印度移居到这个島上来。因为殖民者們恐怕黑人在获得自由以后不肯再工作下去,所以印度来的人口就变得很多了。至于說到黑人,那么他們显出是一种非常低劣的人种,好象巴西的黑人;我以为,他們也好象是西印度群島的黑人。他們是从馬达加斯加島和桑給巴尔島 (Zanzibar I.) 那里来的。釋放奴隶的盛大举动并沒有在这些人当中引起激动。好象有一种輿論,以为在最初釋放奴隶的时候,就無法去引誘他們去接受更多的工作。可是,我惊奇地發現,有少数和我談过話的人却多么不注意到这个問題。因为大家感

* 毛里求斯島在1715年以前屬于荷蘭,在1715—1814年間屬于法国,到1814年以后屬于英国。加来和布倫都在法国北部的道維尔海峽沿岸。——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到印度的人口無数而确信可以获得劳动力的来源，所以释放奴隶的結果在这里就要比在西印度群島那里更少受人注意。

5月

毛里求斯島——西蒙士灣

5月1日，星期日——我沿着城市北面的海岸作着靜靜的散步。这里的平原还完全沒有开垦过；它是由一片黑色熔岩所構成的，复滿了粗硬的草类和灌木；大部分灌木屬于含羞草屬的植物。艦長費支罗伊在还沒有到达这里以前曾經說道，他希望这个島会具有一种介于加拉加巴哥斯群島和大赫的島兩地的景色的特点。这是很恰当的比拟，但是除了貝格尔艦上的人員以外，这种說法只能够使極少数的人得到明确的概念。这是一个很使人可爱的地方，但是它并沒有大赫的島那样的秀丽，也沒有巴西那样的雄偉。

第二天，我登上拇指山（La Pouce）；这座山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它好象一只拇指的形狀突出在地面上；它緊靠在城市背后，有2,600英尺的高度。賴生先生在科規尔旅行記（The Voyage of Coquille）里已經講述到，这个島的中央平原好象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的盆地，而拇指山和附近其他的山則以前曾經構成火山口的連續的牆壁的各部分，因此我也有这样的看法。从我們所爬登的高山地点上，我們欣賞到了这个火山物質的巨大岩体的美妙的風景。島上的这一方面的地区已經整个被划分成一塊塊的田地，并且到处散布着农家房屋，因此它們好象被耕种得很好。可是，有人肯定地告訴我說，直到現在，島上已經耕种过的土地面积，还不到全部土地的一半；如果情形眞是这样，那么从最近大量出口的蔗糖看来，应該認为，在將来的每一个时期里，当人口稠密的时候，这个島的价值將为更大。自从英国占有了它，仅仅有25年的期間里，据說食糖的出口量已經增加到了75倍。这个島的繁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鋪筑了非常良好的道路和有了全島的运輸方法。在法国政府統治下的鄰近的波旁島（Isle of Bourbon）上面，現在所有的道路仍旧和几年以前在这里的情形一样的可憐。馬克当路面的鋪筑技术，大概对于殖民地甚至也要比对于祖国有更加巨大的利益。虽然法国的侨民已經由于这个島的日益繁荣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英国政府在这里的声望却远远沒有普及起来。在法国和英国的上層阶級之間，簡直彼此沒有什么社交关系；这好象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3日——今天晚上，著名的勘測巴拿馬地峽的总測量师魯意大尉，邀請斯托克斯先生和我到他的乡間別墅去，于是我們就在这个使人愉快的地方住了兩天；这里正位在威尔汉（Wilheim）平原的边緣，离开路易斯港大約有600英里，海拔大約是800英尺；这里的空气凉爽而且新鮮；在四周的各处地方，都可以作愉快的散步。附近有一个巨大的深谷；它的深度大約有500英尺，是由于水冲刷去那些穿过从中心台地流出来的略微傾斜的熔岩流而产生出来的。

5日——魯意大尉引导我們到城市南面几英里外的黑河（Riviere Noire）去，使我能够去考察那里的一些已經升起的珊瑚岩。我們經过几个美丽的果园和良好的甘蔗田；这些甘蔗都是生長在大塊熔岩的中間。沿路兩旁都被含羞草屬植物的綠籬所圍繞着；在很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多房屋的附近,都有一条条栽种着芒果树的林蔭道。我們看到有几幅風景,有尖削的小山峰和已經耕种的田地配合在一起,眞感到非常美妙如画;我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呼喊,"要是在这样安靜的地方度过一生,那眞是多么的愉快呀!"魯意大尉飼养着一头大象;他把大象送来,馱送我們走了半程路,使我們能够享受一次眞正印度風味的騎行。正象大家通常所說的情形那样,我以为,在長途騎象旅行的时候,这种行动一定是会使人疲倦的。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大象在走路时候完全不發出脚步声来。整个这一次坐在这样惊人的一只动物身上的騎行,是極其有趣的。这一头大象是現在島上唯一的象;据說,將要有几头大象运送到这里来。

9日——今天晚上,我們离开路易斯港,向好望角航行。自从离开英格蘭以来,我还沒有象現在这样閑蕩無事地虛度光陰。在这一星期里,我差不多每天出外吃飯。如果这可能使人忘却英格蘭,那么就会变得万事都很高兴了。我以为这里的社交集团是很愉快的;甚至在我們短期訪問这里的时間里,也表明出这里好象很多其他的小社交集团一样,通常都沒有發生細小的妒忌、羨慕和嫌惡情形。眞可惜,这里不存在地上的乐园,而能够使这一类感情找到發泄的机会。

31日——今天晚上,我們停泊在西蒙士灣(Simons Bay)。我們在这一段航程的初期,曾經遙望見馬达加斯加島的南端;此后,我們就向非洲海岸的納塔尔(Natal)地区駛行;于是又再从这部分地区沿着相当長的南海岸前进。在拉古拉斯角*附近,因为遇到逆風和严重的風暴,我們丧失了一个星期的时間。西蒙士灣这个小鎮对于陌生的旅客看来,只不过具有毫無兴趣的景象。在一道具有水平層理的砂岩的高聳、險峻而裸露的岩壁脚下,沿着海灘边,散布着大約兩百座白粉塗刷的方形房屋,还有極少数的花园,簡直連一棵树木也沒有。

6月

西蒙士灣——开普敦——西蒙士灣——聖赫勒那島

6月1日——因为这里沒有东西值得一看,所以我就乘坐双輪單馬車,向开普敦(Cape Town)出發;这段路有22英里。这兩个市鎮都位在海角地区里,但是在一条山脉的相对兩端;这条山脉又靠了一塊低平的沙地而和主要陆地連結起来。馬路就紧靠在这条山脉的山脚边。在起初几英里的地区里,景象非常荒凉;除了望見一次十分新奇的植物地区而确实感到愉快以外,極少發生兴趣。可是,山脉另一面的平坦的、被斜射的日光所照耀着的地区的景色,就显得优美。在靠近开普敦的7英里地区里,就是在溫堡(Wynberg)附近,看到一种重大的改进情形。首都的拥有很多財产的侨民的所有乡間別墅都位在这个附近地区去。这个地区的主要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無数由幼年的苏格蘭冷杉和發育不全的櫟树的树林。实际上,在見到了象这一个地区的滿目荒凉以后,就感到树蔭和幽靜地点十分誘人。(这里的树木很可憐,沒有它們通常那样的高大身材,被栽植成笔直的行列,而且按照荷蘭式样来修剪;可是,馬路的景象由于散布着腐朽的櫟树叶子和發散出

* 拉古拉斯角(Cape Lagullas)应該是阿古拉斯角(Cape Agulhas),是非洲的最南端。——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一种好象英格蘭的秋季森林里的气息，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已删去。）这些房屋和耕地背靠着山脉的巨大岩壁；这使風景具有异常美观的程度。我在深晚到达开普敦，为了寻找住宿处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今天上午有几艘大船从印度到达这国际大道上的大旅館〔指开普敦〕，它們把一大群旅客吐出船艙；所有的旅客都渴望要享受一下温暖气候的快乐。这里只有一家設备良好的旅館，所以一切外来的人都借住在寄宿舍里；我虽然幸运地找到了寓所，可是不得不依从一种非常难受的商人習慣。

2日——今天上午，我步行到附近的一座山丘上，观望全市景色。它完全是依照西班牙城市的矩形結構方式而建筑成的。街道很整潔，鋪有馬克当路面；在有几条街道的兩側，都栽植行道树。所有房屋都用白粉塗刷，看上去很清潔。这个市鎮虽有一些細小特点具有外国風味，但是它一天天在变得更加英国化。除了最下層的人民以外，市內所有侨民差不多都会講一些英語。这个殖民地和毛里求斯島的殖民地双方在这种向英国化情形轉变的便利程度方面，好象还相差得很远。可是，这种差别并不是由于英国人的威望而产生，因为荷蘭人也象毛里求斯島上的法国人一样，虽然靠了英国政府而获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十分憎恨我們的整个国家。在这个地区里，普遍有一种对荷蘭人的劳动代价，而有另一种对英国人的更加高得多的劳动代价。可是，最近有少数荷蘭人派送自己的兒子到英格蘭去学習良好的农業制度方面的知識。（有一个剛才从諾福克回来的年青人，向自己的父亲提出要把一个巨大的淺水湖里的水排除去；經过了很大困难，方才使父亲同意象这种把一个湖泊轉变成为谷物田的多么奇怪的想法。的确正象預料的情形那样，这个計划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在过了最初三年以后，这塊地面上却变得滿生着杂草；于是那个老紳士就很高兴地認为，好象这种新式农業制度显然是失敗了。可是，他的兒子立刻堵塞排水溝道，讓水在这塊地面上泛濫，因此就把杂草消灭。老紳士对于这些从来沒有听聞到的計策非常惊奇。到下一年，仍旧获得了良好的谷物收成。——已删去。）

我們在南半球上所訪問到的文明世界的所有各个地点，都显現出正在繁荣起来的景象；在所有的地方，正在孵化着很多小小的胚期的英格蘭。好望角殖民地显然只不过拥有一塊中等肥沃的地区，却也显現出具备非常繁荣的条件。它也象新南威尔士一样受到一种情形的苦处，就是：缺乏水路运輸，有一条高大山脉把內地和海岸分隔开来。这个地区沒有煤，而木材除了在相当远的距离才有以外，就完全缺乏。这里的主要出口貨物是牛羊的毛皮、脂肪和酒类；最近也有相当数量的谷物出口。农民們正开始注意到牧羊業，这是从澳大利亞得来的暗示。牧羊業在望第門倫德島上并沒有取得小胜利；在这个島于1651年被發現以后35年里，也曾經把活羊輸送到島上的一个殖民地去。

据說，在开普敦地方，現在的居民人数大約是15,000人；而在这整个殖民地区域里，連有色居民也包括在內，則有200,000人。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在欧洲人当中，有荷蘭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另星居民。馬来人是那些从东印度群島被运来的奴隶的子孙，形成了当地的一个大集团；他們的面貌显得很美观。他們都戴着圓錐形帽子（这种帽子的形狀好象是圓形茅屋的屋頂），或者把一塊紅手帕复被在自己的头上，因此就时常可以被辨認出来。黑人的数目不很多；至于那些霍頓托特人（Hottentot），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就是受到苛刻待遇的当地土人，那么我以为，他們的人数更加要少些。在开普敦地方，外来的旅客所感到很显著的第一种情形，就是牛車很多。有几次，我看到有18头牛被配在一起，拖拉着一輛貨車；而且还听說，也有24头牛一起拖拉車輛。(这一連串的牛群，眞好象是全部在野外被捕捉住和系縛在一起的、要去参加竞賽的牛。——已删去。)除了这些牛車以外，在各处地方还有4匹、6匹或者8匹馬拖拉的貨車，它們在街道上疾馳过去。我还忘了提出那座很著名的桌山(Table Mt.)，这个具有水平層理的砂岩的巨大岩体，紧靠在市鎮背后，上升到了3,500英尺的高度；它的上面部分是一道笔直的岩壁，时常向上伸进云層里去。我以为，这样高大的一座山，并不形成一个台地部分，甚至还是由水平地層所構成，这一定是稀有的現象。的确，它使当地的風景变得非常奇特；而且从几种观点看来，它具有雄偉的特色。

4日——我出發去作一次短途旅行，以便考察附近地区的情形。可是，我只看到了很少的值得一看的东西，因此我也很难講述出什么来。我雇用了一对馬匹和一个当馬夫的年輕的霍頓托特人来伴随我作为向导。他会講很流利的英語，并且穿着很整潔的衣服。他竟穿上了一件長大衣，戴着一頂海狸皮帽子和一双白手套！根据我的眼光看来，霍頓托特人，或者是象老达姆比尔(Dampier)把他們所称做的霍德馬多德人(Hodmadod)，好象是那些特別被漂白过的黑人；他們的身材矮小，具有形狀最奇特的头部和面孔。他們的鬢骨和面頰骨突出得很厉害，因此在这种人侧面站立的时候，整个面部就被遮掩去了；从这方面，可以看出他有一部分象是欧洲人的面貌。他們的头髮很短，而且卷曲。

我們第一天騎行到帕阿尔村(Paarl)；它位在开普敦西北30—40英里之間。我們在离开了市鎮的近郊以后，穿过一个完全不适合于耕种的、寬广而平坦的沙土平原。在那个近郊区域里，散布着白色房屋；它們好象是被从一条街道上选取出来而再偶然被失落在这个空曠的地区里似的。为了希望找寻到一些坚硬的物質，曾經沿着全部路綫把沙土挖掘到40英尺深。我們在离开了这个平原以后，穿經一塊波浪起伏的低地；在这塊地面上，稀疏地生長着淡綠色的植物。現在虽然不是开花的季节，但是甚至也有一些很优美的酢漿草屬(*Oxalis*)和松叶菊屬(*Mesembryanthemums*)的花，而且在沙土地面上还有帚石楠屬植物的优良草地。甚至在离开海岸很近的一段距离里，也有几种很美丽的小鳥。如果一个人認为在观察动物和植物方面沒有多大兴趣，那么在这整个一天里，就很少有其他东西会使他感到兴趣了；我們只不过是經过了那些到处孤單地散布着的白色的农屋罢了。

当我們一到帕阿尔村的时候，我就爬登到一群紧靠在村庄背后的奇特的花崗岩山丘上面去。我从山頂上欣賞了一幅优美的景色。在正前方，伸展着一条山脉；这是我們明天早晨必須翻越过去的。这些山地的顏色是灰色的，或者有一部分是鉄銹般的紅色；它們的輪廓参差不齐，但是也很不美观。較低地区的一般色調是帶有淡灰褐色的綠色；整个地区完全都沒有树林。从这种山地暴露的情况，还有从一种非常淸澄的空气方面看来，我以为这里很象北智利的景色，不过这里的岩石至少还具有一种鮮艳的顏色。帕阿尔村紧靠在我所站立的那座山的下面，象長蛇般伸展开来；村庄里的所有房屋都很整潔、舒适和被白粉涂刷。在这里連一个茅草屋都沒有。每座房屋都有附屬的花园；还有少数树木，被栽植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成笔直的行列。这里也有很多相当好的葡萄田，不过在现在的时节还沒有出生叶子。整个村庄具有一种安靜而且相当舒适的气息。

5 日——在騎行了大約 3 小时以后，我們到达法国山道 (French Hoeck Pass)。这个地名的来源，是由于最初曾經有很多从法国外移的新教徒移居到这座山的山脚下的一个平坦的河谷里来。这是我在这个殖民地上所看到的最优美的地点之一。这条山道是相当艰巨的工程。有一段路是沿着險峻的山坡被开鑿出来的。这是从沿海低地通到山脉上和內地的大平原去的主要道路之一。到中午后不久，我們到达山脉的另一边的山脚下，就是这条山道的东南边。在这里的关卡地方，我們找到了舒适的宿夜的寓所。在四周的山地上，缺乏树木，甚至連灌木也沒有，不过还生長着一些比通常要更加鮮綠一些的稀疏的植物；可是，白色的硅質砂岩到处显露出来，因此使这个地区显現出一种沉寂和荒凉的景象来。

6 日——我的打算是要經过洛利·科尔爵士山道 (Sir Lowry Cole's Pass) 回去；这条山道也是穿过同样的山脉，不过位在略微向南的地点。我們沿着一些人迹稀少的小路，穿过一个高低不平的山地，到达另一条大路上。在長長的整个一天里，我簡直連一个人也沒有遇見过，而且也只不过看到少数小村落和一些牛。在山坡上，有少数小鹿 (roebuck) 在吃草；还有几只汚穢的白色大兀鷹，好象南美洲的康多鷹一样，在那个大概有一只死兽倒臥着的地点的上空緩慢地盤旋着。在这里，甚至連一棵树木也沒有来打破砂岩山地的乏味的單調景象。我从来沒有看到过这种極少兴趣的地方。夜里，我們借宿在一个英国农民的房屋里。

7 日——第二天清早，我們沿着洛利·科尔爵士山道下山；这条山道也象上次所走过的山道一样，有很多部分是沿着險峻的山坡而被开鑿出来的。从这里的山頂上，望見一幅壯丽的風景，它含有整个假海灣 (False Bay) 和桌山，还有一塊在紧靠山脚的下面的霍頓托特人和荷蘭人的耕地。在晚上回到开普敦以前，我們發現一塊滿布沙丘的地面；它占有了很長的一段使人厭倦的路，可是起先我們在山頂上却沒有望見它。

8 日—15 日——在这几天里面，我开始和几位很愉快的人物熟識起来。斯密斯 (A. Smith) 博士最近作了一次穿过热帶地区的最有趣味的探險回来；我就和他作了几次关于地質方面的很長的漫談。几天来，我曾經出外分別去和麦克里阿尔先生 (Mr. Maclear, 天文学家)、陆軍上校 (Bell)、赫歇尔 (J. Hershel) 爵士一同吃飯。和赫歇耳爵士一同吃飯这一次是我一生最可紀念的大事件；我在以后很長期間里，时常为了有这一次的好运而感到高兴*。

16 日——回返到西蒙士灣。因为天气仍旧惡劣，所以我們只好繼續停留在这里，比通常情形延迟得更加長久。

17 日——和沙利文先生一同去作一次長途步行，考察附近山地的地質方面的几个有趣的特点。

* 1820 年在好望角設立英国皇家天文台。托馬斯·麦克里阿尔爵士在 1836 年是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其余兩位出国考察的科学家——約翰·赫歇耳爵士和安得留·斯密斯博士——在这个时候也正居住在开普敦地方。——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8日——今天下午,貝格尔艦駛上海面;我們的經常的恶运追随着我們:起初是風暴,接着又是几乎完全無風。

29日——貝格尔艦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横渡南回归綫。我們因为遇到輕微的北風而感到惊奇和悲哀;在这个区域里通常总是吹着强烈的信風。

7月

聖赫勒那島——阿松森島——巴伊亞

7月8日——今天上午,我們到达聖赫勒那島附近。这个以前时常被人們描写成为景象可怕的小島,好象一座巨大的黑色城堡一样,从大洋里陡峭地聳立起来。有一道由連續的黑色熔岩流所建造成的巨大岩壁,圍繞在全島四周,形成一条裸出的海岸。靠近城市旁边,好象为了补充天然防御力的不足,还有小堡壘和炮位被設立在各处,并且和凹凸不平的岩石混杂在一起。这个城市沿着一条平坦而狹窄的河谷向上伸展;房屋看起来都还相当优美,不过只有極少数的綠色树木散布在房屋之間。我們在駛近停泊場的时候,就看見一幅很显著的景色:在一座高聳的山的山頂上,有一座形狀不規則的城堡,險峻地突出在天空里;有几株分散的冷杉圍繞着这座城堡的四周。这座山叫做高頂山(High Knoll Hill)。

9日—13日——我在一个茅屋里找到了住宿的地方;这个茅屋离开拿破侖墓还不到一塊石头可以抛擲到的距离。我承認,拿破侖墓只不过对我發生很少的誘引力。在庄严和可笑之間只差一步;这个問題眞是时常被人談論到。除此以外,一座坟墓如果紧靠在村屋附近和一条常通行人的道路边,就会使人感覺到它不象是这样一位偉大人物的理想的長眠地点。至于說到拿破侖的死屋,那么它的情形眞是汚穢不堪;看到这些汚穢的凄凉的房間,無数乱塗的游客姓名,在我的头腦里就好象閃現出了一种被人胡乱損坏的名胜古蹟。在我停留在这个中心地点的四天里面,我总是从早到晚漫游全島,并且考察这个島的地質史。我所住宿的房屋位在海拔大約2,000英尺高度处;这里的气候寒冷而且有很猛烈暴風雨,經常下着陣雨,整个景色时常都被籠罩在濃密的云塊里面。

海岸附近的粗糙不平的熔岩是完全缺乏植物的;在島的中央的較高部分,各种岩石已經風化得很厉害,产生出了一种粘土;在它的表面上,显現出很多顏色鮮明的寬闊的地帶来,例如有紫色、紅色、白色和黄色的地帶。在这个季节里,經常下降陣雨,使地面潤湿,生長出一片特别鮮明的綠色牧草来;愈到低下的地方,牧草的顏色就愈淡弱,終于完全消失了。在南緯16°和海拔1,500英尺的略微高一些的地方,看到一种确实具有英国特性的植物;这眞使人感到很奇怪。可是,情形正就这样的。在这些山的山頂上,复盖着一塊塊形狀不規則的苏格蘭冷杉的林場;在傾斜的山坡表面上,还到处布满了一叢叢滿开着鮮黄色花朵的金雀花。在山溪兩旁的岸上,时常遇見到垂柳;籬笆是用黑莓树(Blackberry)所構成的;这种树結生出著名的漿果。如果我們考虑到,現在在島上有52种植物是本地种,424种植物都是外来种,而且很多是由英国移植过来的,那么我們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植物都帶有英国特性的原因了。很多英国种植物虽然还在最近才移植过来,却已經很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成功地去毁坏了几种本地植物。我以为，以前在这个島上滿布着树木的时期里，并沒有任何关于現存植物的記載。当时的情形眞可以和現在島上的貧瘠情形与有限的植物区系作一个最有趣味的对比。甚至在現在时候，也很有可能在作着进一步的类似的变化。有很多英国植物在这里生長得比在它們原产地更加茂盛；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从相反的南半球的澳大利亞移植到这里来的植物，也生長得特别良好。这很多外来的种一定已經消灭了几个本地种；实际上，現在只有在最高的和最陡峭的山脊上，本地植物区系方才占有优势。

無数村屋和白色小房屋保持着英国景色的特点，或者更加恰当地說，保持着威尔士景色的特点；有些房屋位在最深的河谷底部，而还有一些房屋則位在高聳的山的山脊上面。的确，有几处的景色是非常动人的；我可以举出道夫頓爵士（Sir W. Doveton）的住宅附近的風景来作例子；在那里可以望見一个叫做洛特（Lot）的險峻高峰，高临在一片暗黑的冷杉树林的上面；整个景色襯着兩岸紅色的被水毁坏的山嶺，眞是秀丽無比。可是，一个在繁盛起来的热帶風味的景色，恐怕要比英国的家乡風景，对于这条海岸的粗野而無草木的岩石有着更加明显的对比。在从高处展望全島的时候，首先使人注意到的情形，就是，道路和堡壘的数量很多；如果有人忽略了这个島的性質就是等于监狱这一点，那么这种耗用在这些工程方面的劳动，对于这个島的規模或者价值来說就完全不成比例了。平原或者肥沃的土地在这里很少，因此这样多的人口（大約有 5,000 人）怎样能够在这里生活下去，这好象是使人奇怪的事情。我相信，这些低級阶層，或者是所謂解放了的奴隶，是極其劳苦的；他們正在抱怨沒有工作可做；劳动的报酬低微，也表明出了这种事实来。由于东印度公司放弃了这个島，島上的公务人員的数量減少，并且因此而引起了很多富人迁移出境，貧困就可能还要更加深刻化起来。这里的劳动阶層的主要食物就是米和少量咸肉；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本島的产物，而且〕必須拿錢去購买，所以工錢的低微对穷人的影响也就更大。正象我的老年向导所称做的那些良好时候，就是当 "Bony"〔指东印度公司〕还在这里的时候，已經一去不再回来了。現在这里的人民已經获得自由；我以为他們非常看重自己的权利，他們人口大概会迅速增加起来；要是确实是这样的話，那么聖赫勒那島这个小小地区將要轉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的向导是一个年紀較大的人；在他的幼年时候做过牧羊童，对于这里的岩石中間的每条小路都很熟悉。他是一个多代混婚的混血种；他的皮膚顏色虽然稍黑，却沒有黑白混血兒的那种使人不愉快的面貌。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安靜的老年人；这里的大部分低級阶層的人們都具有他这些特性。这一位头髮都快白的穿得很体面的人，用冷淡的神情向我講述了过去在做奴隶时候的情形；这使我听了覚得很奇怪。我和我这个同伴每天都要走很多路；他帶着我們的午飯和一只盛有淡水的牛角；淡水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所有下游的河谷里面的水都是咸的。我每天都去作長途步行。除了高地和中部的环形的綠色的植物地帶以外，那些荒野的河谷是十分荒凉而沒有人居住的。对于地質学家說来，这里具有着有趣的景色；这些景色表明出过去曾經發生一連串的地質变化和复杂的扰动。依照我的看法，聖赫勒那島是从非常遙远的地質时期就作为一个島而存在到現在，但是它起初也象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很多火山島嶼一样，是整个从海水下面向上升起来的*。

*　　*　　*　　*

聖赫勒那島位在离开任何大陆都很遙远的大洋中央，并且具有特别的植物区系(这个小世界，就在它的范圍里面)，所以很能够引起我們的好奇心。鳥类和昆虫类，正和可能預想的一样，数量很少，我以为所有的鳥类一定都是在近年来方才被輸进到島上来的。鷓鴣和雉的数目有相当多；可是，島上的居民并不严格遵守那些打獵的法規；这一点眞的反而太过于英国化了。有人告訴我一条在英格蘭从来沒有听到过的不公平的法令。从前有些穷人常常放火燒去那些生長在海岸岩石上的树木，以便从灰里面提取出苏打来；但是当地政府就頒布了一条專横的法令，禁止他們去干这件事情，而它的理由竟是：鷓鴣就要沒有地方筑巢了。

在我散步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經过那一塊曾經是長林的、以深谷作为界綫的草原。从不太远的地方看过去，它好象是一个高貴的紳士的庄园一样。正面有几塊开垦过的田地；在田地后面不远处有一座彩色岩石的光滑的小山，叫做旗竿山(Flagstaff Hill)；还有一塊方形的〔凹凸不平的〕黑色大岩塊，叫做谷倉岩(Barn Rock)。这里的景色比較凄凉，使人感到枯燥無味。使人感到十分特别的是，这条海岸以前一定是有兵防守的；这就可見当时的小心謹愼的程度了。在每个山峰上，都有监視房屋、警戒炮位和信号站。在那条向下通到繁荣灣(Prosperous Bay)的路綫上，滿布着碉堡和哨兵房屋。有人就会以为，这条路綫一定是很容易下山去的。可是，我發現，这只不过是一条山羊走的小路；半路上有一处要用繩索攀緣着上下；这些繩索系縛在峭壁上的鉄环里，而且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現在有兩个炮兵在那里看守，因为游客們不容易猜想出这种繩索的使用方法。繁荣灣虽然有了这样一个繁荣的名称，但是除了只有一个荒野的海灘和那些完全貧瘠的黑色岩石以外，再也沒有什么更加引人注意的东西了。另外有几个地点，以前显然被認为是重要的据点，現在有一对殘廢軍人駐守；实际上，这些地方單單用厭倦無聊和單調乏味就足够扼杀这些人了。在我散步的时候，唯一使我感到不舒适的，就是这里的狂風。有一天，我注意到了一种有趣的事实：当时我站在一个平原的边緣上；在这个平原的尽头处，有一个大約一千英尺高的巨大的悬崖；于是我就看到，在迎風方向的几碼路远的地方，有一只燕鷗(tern)，正在和一陣很强烈的風搏斗着；可是在我站立的地方，空气却十分平靜。当我走近悬崖的边沿时候，我伸出手臂，立刻就感到風势猛烈：只有这兩碼寬的一道看不見的屏障，就把完全平靜的空气和向上揚起的狂風隔离开来了。气流在遇到悬崖的裸出表面时候，就向上弯折成一个相当的角度；在这个角度以外，就会出現旋渦，或者平靜無風。

这几次在聖赫勒那島的岩石和山嶺中間漫游，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因此当我在7月14日早晨下山回到城市去的时候我簡直感到有些戀戀不舍。在中午以前，我上了船；于是貝

* 在原稿上，这里的頁边的附注説明遺失了兩張插頁。在已經發表的考察日記的第一版(第488—489頁)和第二版(第581—583頁)里，就加添进了一段关于1502年山羊和猪运到这个島上以后那里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發生变生的研討文字。因此，这里所遺失的插頁上的內容显然無疑是关于这个論題方面的。——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格尔艦就开始向阿松森島出發了。

19 日——我們到达和停泊在阿松森島，并且收到了几封信。單單有了这样的周圍的風景，这个島就已經能够使人發生出愉快的感覺来了。凡是看見过一个位在干燥地帶里面的火山島的人，就立刻会想象出阿松森島的外貌来。他們就会想象到那些鮮紅色的圓錐形的山丘：它們一个个升起在可怕的黑色熔岩的平坦表面上，帶有着自己的大都是截頂的山峰。島的中心有一座主山，好象是那些較小的圓錐形山丘的父亲。这座山叫做綠山(Green Hill)；因为在每年逢到这个时候，从停泊場这里可以勉强望見它的这种極淡弱的綠色，所以就用这个名字去叫它。粗野而狂暴的海水，拍打着海岸上黑色的岩石，使景象更加显得十分荒凉。居民地点是位在海濱附近；它是由一些布置得參差不齐的房屋和兵营所組成；可是，这些房屋和兵营都是用白色的沒有琢平的石塊牢固地建筑起来的。这里唯一的居民就是海軍和一些从奴隶船上释放的黑人；这些黑人都是由政府付給工資和供应粮食的。在这个島上，連一个平民也沒有。很多海軍好象对自己的处境很滿意；他們認为，在陆地上度过 21 个年头，無論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总是要比在軍艦上过日子好些；假使我是一个海軍的話，那么我也会最热烈地贊成选擇这一条路的。

20 日——第二天早晨，我登上 2,840 英尺高的綠山，从这里步行横穿过全島，达到它的迎風的一端。有一条很好的公路，从海边的居民地点直通到中央高山的山峰附近处的房屋、果园和田地。在公路旁边埋設有里程碑，还备有貯水器；每一个口渴的行路人可以从这里喝到一些良好的淸水。每一种設施都是同样地被仔細設計过的；特别是在泉水的管理方面是这样，因此可以使每一滴水都不損失去；实际上，我們可以把这整个島比作一艘經常保持头等整潔的巨大船只。我一面贊美这种用这样多的資金創造出这样意外良好效果来的积極努力，一面却又情不自禁地对于在这样可憐而無关重要的目标上花去这么多的金錢而感到可惜。賴生先生曾經公正地指出說，只有英国人会想到使阿松森島成为一个生产性的地方，而其他国家的人就沒有任何更加远大的观点，只把它看做是大洋当中的一个堡壘罢了*。

在海岸附近的地方，沒有草木生長；再往內地走去，就偶然会遇到一些綠色的蓖麻树，还可以見到几只蚱蜢——这是荒野的眞正的老朋友。在島中央的上升地区里面，有一些草类稀疏地分布在地面上；景色很象威尔士山地里面的最荒凉的地点。虽然这里的牧場看上去很少，但是大約有 600 头綿羊、很多山羊和少数牛馬；它們都靠了吃食这些牧草而生長得很健壯。在这个島的动物当中，大小老鼠和陆生蟹成群結队，多得無数。在鳥类当中，只有从佛德角群島輸进来的一种珠鷄，它的数量極多。在这个島上完全沒有树木；从这个方面和其他各方面看来，阿松森島就远不及聖赫勒那島了。德林(Dring)先生告訴我說，在聖赫勒那島上，有些善于說俏皮話的人說道："我們知道，我們居住在一塊岩石上面；可是阿松森島上的可憐的人却居住在熔岩渣上面。"兩島的这种差别确实是十分恰当的。

* 在拿破侖被流放到聖赫勒那島以后，英国人專門为了要从阿松森島人监視拿破侖和防止拿破侖逃回欧洲的企圖，就在 1815 年着手建設了阿松森島上的公共設施和防御工事。——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1日和22日——在这接連的兩天里，我作了几次長途步行，去考察几种火山岩的矿物学組成方面的一些比較有趣的情形。海軍上尉伊凡斯(Evans)亲切地引領我去考察这些岩石。有一天，我就步行到这个島的西南角去考察。这一天的天气晴朗而且炎热；我望着这个島：并不是为了它的美丽而微笑，却是为了它光禿得可怕而不禁呆呆地望着。熔岩流被园丘所复盖着，而且凹凸不平到这样的程度，甚至用地質学上的观点也很难去解释它了。在它們的中間地点，被一層層浮石、火山灰爐和火山所形成的砂岩〔凝灰岩〕的地層所掩盖着。在有几处地方，有圓球形的火山彈散布在地面上；应当認为，它們在赤热狀态下从火山口里被拋射出来的时候，就已經具有了这种形狀了。当我們起初从海路經过島的这一端时候，看到整个平原上散布着一个个白色的斑点，想象不出它們是什么东西；現在我方才看出，它們都是由于很多海鳥而發生的；它們在这样無憂無慮地熟睡着，因此每个人甚至在中午也可以走过去并且用手把它們捉住。这些海鳥是我在这一天当中所看到的唯一的生物。在沿海一帶，虽然風很小，但是拍岸的巨浪还是在杂乱的熔岩上面滾滾而来。大洋是發怒的巨大怪物；如果在一千英里的远处侮辱了它，那么它的龐大的体軀就会因为大怒而把半个半球都扰动起来。

23日——今天下午，我們駛上海面。当軍艦到了海面以后，船头的方向朝对西南西方位。这时候艦上的那些最急切想要回到英格蘭去的人就都伤心失望和惊奇起来。我本来以为，我將不再見到南美洲的海岸。可是，因为我們的目的地是巴西的巴伊亞，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8月

巴伊亞——伯尔南布科——佛德角群島

8月1日——我們停泊在巴伊亞。这座城市和它近郊的美丽的景色，以前使我們感到很大的兴趣；这种对它們的初次印象，已經使我們丧失了它的一部分誘惑力。新奇和惊奇已經成为过去；大概我們的記忆力在經过一段長时間以后，就会把風景的色彩过于夸大。可是，正像我們后来所發現的，有一些最优美的芒果树已經在最近黑人暴动的时候被斫去了；在这种損失方面，就存在着一个更加正确的理由。我們在这里一共停留了4天；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作了几次長距离的步行。我很高兴地看出，我对热帶風景的喜爱，絲毫也沒有因为缺乏新奇事物而減弱。(我可以确实地說，在我一生当中，要算在凝視着这些迷人景色当中的几幅时候，感到更强烈的愉快了。——已删去。)

1日—6日——風景当中的各个要素是这样的簡單，值得把它們提出来作为一个証明，就是：細致的自然美是依存于多么微小的特征而来的。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拔大約300英尺的平原；它到处都被侵蝕成为平底的河谷。这种構造对于花崗石的地基方面說来是很值得注意的；可是，对于所有那些經常形成平原的比較柔軟的地層方面說来，它却又几乎是普遍的。各种各样巨大的树木复盖着这里的整个地面，中間散布着一塊塊已經开墾过的田地；农屋、寺院和教堂聳立在这些田地的附近。必須記住，在热帶地区里面，自然界的粗野的繁华景象，卽使在大城市的近郊也是这样的；这是因为綠籬的和山坡上的野生植物，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要比較人工培育出来的所有植物，会使人發生一种更加美丽如画的印象。因此，在这里只有不多几处地方显露出鮮紅色的土壤；它們正和整个一大片綠色地面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这个平原的边緣地点，可以看到一付付遙远的風景：有时是一片大洋，有时是那一个帶有它的复滿着矮树林的海岸的大海灣；在这个海灣当中，有無数大小船只在展現着它們的白帆。除了这些地点以外，所有其他地点的風景就受到極大的限制；在沿着平坦的小道走路的时候，有时只能够从路旁偶然瞥見下面树木叢生的河谷的一小部分。最后，我必須再补充說，这里的房屋，特别是教堂，都被建筑成某种特殊的富有幻想色采的建筑式样。所有这些房屋都被粉刷成白色；因此，当中午的强烈的陽光照耀着它們，而且再襯上地平綫上的淡藍色的天空背景时候，远看起来，与其說它們是眞正的建筑物，倒不如說更加像是一个个幻影了。这就是風景的要素；但是如果要想描写出总的印象来，那么这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些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們，就采取那些列举出一大堆各种事物的名称和举出每种事物的某些特征的办法，来叙述这些热帶的風景。对于一个有学問的旅行家說来，这种办法大概就能够傳达給他一些明确的概念；可是，对于其他的人說来，誰能够在植物标本室里看到了一种植物以后，就会想到它在自己的原产地上生長时候的形狀呢？誰能够在温室里看到了一些精选的植物以后，就会推想到有些树木扩展成为森林，而另一些树木則是拥挤在一起成为杂乱的群体呢？还有誰在〔昆虫学家的〕陈列室里观察了美丽的热帶种蝴蝶和奇特的蟬类标本以后，就会从这些沒有生命的东西身上联想到那些在寂靜炎热的热帶地方的中午时候經常同时發生的現象——蟬类的毫不停止的嘶啞的音乐和蝴蝶懶懶的飞舞呢？当太陽达到它在天空里的最高处的时候，我們就一定会看到下面这一些景色：芒果树的壯丽的濃密树冠正在用它的深黑色陰影遮盖着地面，而同时它的高处的枝条由于陽光丰富而閃耀出非常鮮明的綠色来。我以为在温帶地方，情形就不相同：那里的植物沒有这样的暗黑，就是沒有这样的丰盛，因此投射出紅的、紫的或者金黄色的光綫来的傾斜的太陽，就使这些地区的風景具有了最高度的美丽。

我沿着林蔭小路安靜地散步，并且贊美着一付付接連不断地出現的風景；同时我竭力搜索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选取着一个又一个形容詞；可是，如果要用这些形容詞来把我亲身感受到的愉快心情傳达給那些沒有机会来到热帶地方的人，那么这就未免太軟弱無力了。我曾經說过，温室里的树木不能够表达出植物界的正确概念来，但是我还是必須来借助它一次。这整个陆地就是自然界替自己的展覽会所創造出来的一所巨大的、粗野的、沒有修整过的茂盛的、但是已經被人类所占有的温室；人类还用了华美的房屋和正式的花园分散布置在它里面。在每一个对自然界有狂热爱好的人的心头，都怀有一个渴望，就是倘使有可能的話，想去看看另一个行星上的風景；这个渴望是多么的强烈啊！但是，可以确实地說〔对每一个居住在欧洲的人看来〕，在离开他的家乡只差几度距离的地方，就有另一个世界的美丽景色展現在他面前。在我最后一次的散步时候，我停下脚步来，再三地凝視着这些美景，并且想要把这些美景的印象永远固定在自己的腦海里；当然我知道这种印象或早或迟都要消失掉的。虽然这些甜橙树、椰子树、棕榈树、芒果树和香焦树的形象，会得一个个很清楚地留存在腦海里，但是这千万种把它們結合成一付完整的圖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景的美丽，却一定会消逝的；不过，它們也好象幼年时代所听到的故事一样，將会遺留下一付十分模糊的、但是又有着最美丽的形象的圖画。

今天〔6日〕下午，我們拔錨并且向海上出發。

12日——因为天气恶劣，我們只好改变航綫，于是急駛进了伯尔南布科(Pernambuco)。我們在石礁的外面抛了錨；过了一会兒，就有一个領港人到軍艦上来，于是把我們領进到內港里去；我們的軍艦就在紧靠城市的地方停泊。（第二天，我上岸去，并且借宿在一个巴西人的小旅館里。——已删去。）伯尔南布科建立在一些狹長的低砂洲上面；这些砂洲彼此被鹹水的淺水道互相分隔开来。这个城市的三个部分，是用兩座鋪在木椿上的長桥联接在一起的。城市里的所有各个部分都使人感到厭惡；街道狹窄，路面鋪得很坏，而且骯髒得很；房屋高大而且陰沉。那些在上午时候可以在街道上遇見到的白种人的数目，好像也和外国人在任何其他国家里的数目比例大約相同。所有其余的人都是黑人或者淺黑色的土人。这些淺黑色的土人也同巴西人一样，早在西班牙人占領巴西以前很久就居住在这里了。黑人無論到什么地方，总是表現出愉快、爱好說話和喧鬧的性情来。在这个大市鎮里，不論是景色、气息或者声音，都不能够傳达給我任何愉快的印象来。这时候，大雨季还一时不会結束，因此它的几乎沒有高出海面以上的近郊，都被洪水所淹沒了；所以我想作長距离散步的一切企圖，也都遭到了失敗。可是，我还能够去观察到，郊区的很多房屋也像是巴伊亞的郊区房屋，具有使人愉快的景象；它們和热帶植物界的茂盛特征有很好的調和。在离开这里不多几英里的平坦的沼澤地周圍，有一道排成半圓形的、海拔大約200英尺的低山丘，或者可以更确切地把它叫做陆地的稜边。古城奧林达(Olinda)就聳立在这道山丘的一端上面。有一天，我乘坐小船沿着一条水道到奧林达城去游覽；我以为，这座古城因为位置适宜，所以要比伯尔南布科可爱一些，而且也清潔一些。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出一件事情来談談，就是我在作了四年半的漫游时期里，在任何的阶級当中，第一次遭遇到了一次毫無礼貌的举动：为了要眺望当地田野的景色，就要穿过人家的花園走到一座沒有开辟过的山丘上去；当时有兩家人家就用凶狠的态度拒絕了我；經过了相当的周折，我方才得到第三家人家的允准。使我十分高兴的是，这件事情正發生在巴西人的土地上，因为我对巴西人素来沒有什么好感。〔这还是一塊实行奴隶制度的地方，所以也是一塊在道德上缺乏修养的地方。〕如果是一个西班牙人，那么他就会对于拒絕这样一个請求或者用这种粗暴的态度对待陌生人的思想本身，感到羞惭了。在我們往返奧林达城所經过的水道兩岸上面，長滿了紅树(mangrove)；这些树林好像是一个小型的森林一样，从肥沃的淤泥的岸灘上生長出来。这些灌木叢的鮮綠顏色时常使我想起教堂墓地里的茂盛的野草：这兩种植物都是靠了吸收腐爛物体所發散出来的臭气来过活的；不过前一种是在談到已經过去的死亡方面，而后一种則是在太經常地預告着將到来的死亡方面。

我在伯尔南布科附近所看到的最新奇的东西，就是那个形成海港的石礁。这个石礁伸展成一条和海岸平行的好几英里長的笔直的堤岸，位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它在退潮时候是十分干燥的。它的寬度从30碼到60碼不等；它的表面是平坦和光滑的；它是由層次模糊不清的坚硬砂岩所構成的。因此，粗粗一看，很难确信它是天然的形成物，而并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不是人工的建筑物。它的用处很大；在靠近它的內側水面处，就有很大的水深，航海船只停泊在旧炮位那里，这些炮被固定在堤頂的洞穴里。在这条石堤的末端，聳立着一座灯塔，海浪在它的周圍凶猛地撲击着。一只船在駛进这个港灣里的时候，要繞行过这个末端，相隔約30碼，处在激浪的浮沫中間；另一方面，在很接近的地方有另一批激浪，因此它們就構成一条狹窄的小道。在看到一只船好像在急駛着闖进到这样危險的境地上去的时候，就簡直会害怕起来。

至于說到这个石礁的起源，那么我以为，以前在一个大海灣占有現在这个市鎮所处的低地时候，在这里的海水下面，有一个由沙土和卵石所構成的長砂洲；这个砂洲起初变得堅实起来，后来就向上升起。这兩种不同的过程在南美州境內發生得有这样普遍，以致我現在已經感到毫不惊奇，但是这类事实以前曾經使我非常吃惊。还有一个略微不同的說明，大概也有同样的可能，就是：以前这里有一个長砂洲，也像現在有些位在附近海岸边的砂洲一样；它的中央部分曾經变得堅实起来，此后由于一批海流方面的微小变化，它的外部的疏松物質被冲刷去，單單留下了这一道堅实的核心。虽然大洋里的巨浪凶猛地撲击着这道狹窄而微小的石礁外部边緣，但是在历史上还沒有过它受到損坏的記載。这种耐久性是最值得使人注意的情况，而且关連到它的存在問題。大概这是由于一層含鈣的物質保护而存在下去的；这一層物質是由于几种有机体（主要是蛇虫、茗荷兒、珊瑚动物，但不是眞正的造礁珊瑚）連續不断地生長而形成的*。这一种过程極其像是泥炭的形成过程，并且也像这种物質一样，它的效果是从剝蝕作用里面保存下那种有它停积着的物質。在眞正的珊瑚礁里，当活珊瑚的上端被太陽光綫所杀死的时候，它們差不多由于相似的过程而开始被包藏和保护起来。大概看来，在这些热帶的海里，如果要建造一条防波堤，例如像普里茅斯的防波堤，那么它就会是永久性的，就是也像堅实的陆地的任何部分那样經久不坏；这种陆地在經过相当时期以后，就一定会全部發生变質和更新。

17日——我很高兴在17日回到軍艦上去，并且在下午离开了巴西海岸。我們差不多在迎風駛行，因此船身就發生相当历害的前后顚簸运动；我因暈船而受到很大的苦痛。可是，現在正是走上了回返英格蘭的路綫。的确，必須有这样的一种安慰，来支持那种損失时間、健康和舒适方面的長期苦痛。

21日——我們越过赤道。

31日—9月4日——在經过一段最良好的航行路綫以后，我們在清早停泊于普拉雅港。我們發現，像通常的情形那样，这里停泊着几只販运奴隶的船只。在我們停泊在这里的短短4天里，天气十分良好；可是，因为这时候正开始了不适于健康的季节，所以我的步行范圍只能够限于短距离。我对于这地方的情形沒有什么可以講述。因为以前下过一些雨，所以剛正可以辨别出地面上有一層極淡的綠色。我的老朋友巨大的非洲木棉树，已經披上一厚層綠色的叶盖，因此它的形象就發生了很大变化。正像大家可以料想到的，我現在并未像我們上次来訪問这里时候那样，对聖特雅哥島产生很大的高兴。可是，即使在这个

* 在考察日記的第二版里，單單留下这里的第二种說明。关于这方面的充分叙述，發表在倫敦和爱丁堡哲学杂志(London and Edin. Phil. Mag.)里，第19卷，第257頁。——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季节里,我在它的自然史方面还是發現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要是說,第一次看到的荒凉的火山岩平原,(一种有这样完全不同于英格蘭的任何地点的地区)和第一次对进入一个气候炎热的地区所發生的感觉,并不会使得每个在看到自然界的面貌而發生兴趣的人的头脳,激發起最生动的印象来,那么这的确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9月

聖特雅哥島(佛德角群島)——得塞拉島(亞速尔群島)——聖密圭尔島

9月4日——在4日晚間,当聖特雅哥島上的那些凹凸不平的高山消失在黄昏的陰影里的时候,我們大家都非常高兴地去和它們告別。我承認,我对这个島怀有一些好意;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話,那么我也一定要忘恩負义了,因为我將永远也忘記不了以前第一次站立在某一个熔岩的洞窟里面和眺望大西洋的巨浪撲击这些凹凸不平的崖岸时候所發生的高兴情形。

9日——越过北回归綫。

20日——今天上午,我們靠近得塞拉島(Terceira I.)的东端;到中午后不久,我們到达安格拉鎮(Angra)。这个島的高度适中;它具有一种圓形的輪廓,还有一些显然是火山所形成的孤离的圓錐形山丘。島上的土地都被良好地耕种过,并且讓一道道石牆划分成無数長方形的田地;这些石牆从河边一直向上伸展到中央的山丘那里。各处的树木稀少,或者缺乏。在这个季节里,这种滿布殘株的黄色土地,使風景帶有一种被燒焦的和不愉快的特征。在各处地方,散布着小村庄和單独的塗刷白粉的房屋。今天晚上,我們有一队人上岸去(到安格拉鎮,或者較确切的是安格拉城,它是附近各島的首府。——已删去。)我們發現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整齐清潔的小地方,大約有居民10,000人;这里的人口差不多占有全島人口的四分之一。这里沒有良好的商店,除了偶然有一輛牛車在街道上發出很大的咯吱声以外,很少显現出热鬧的气息来。这里的教堂相当宏偉,以前有很多的修道士;可是,彼得罗(Pedro)先生毁坏了几座教堂,他把三座女修道院完全拆除,并且准許修女去嫁人;除了几个年紀很老的修女以外,她們都非常高兴出嫁。安格拉以前是整个群島〔亞速尔群島〕的首府,但是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島嶼屬于这里的政府管轄,因此它的光荣已經成为过去了。有一个坚强的堡壘和一列布置在巴西山(Mount Brasil)的山脚周圍的炮台,保衛着这个城市;巴西山是一座有險峻山坡的死火山;在山上可以向下望見全鎮。得拉塞島是彼得罗先生所接收的第一个地方;他就从这里开始,統治了其他的島嶼,最后征服了葡萄牙。政府曾經在这个島上募集了一笔債款,至少有400,000元,但始終沒有償回过一个小錢給那些拥护現在执政的正直廉潔的王室的人們。

第二天,領事亲切地把自己的馬借給我,并且派几个向导来帮助我前去考察島上的中心地点;据說那个地点是一个活火山。我們就从一条被夾在兩道高牆之間又深又狹的小路爬上山去;在起初三英里的一段路上,我們經过很多房屋和果园。此后,我們走进一个很不整齐的平原地区,它是由那些在較近的地質年代出現的多园丘的玄武石熔岩流所構成的。在有些地方的岩石面上,生長着一片大約3英尺高的厚密叢林,而在另一些地方,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則生長着帚石楠屬灌木、蕨类和低矮的牧草。还有少数已經倒坍的旧石牆，使人更加感到这里好像是威尔士的山地。除此以外，我还在昆虫当中遇到几个英国种的老朋友；在鳥类当中，有欧椋鳥、水鶺鴒(water wagtail)、鷚(chaffinch)和山鳥(blackbird)。在这个中央高地部分，沒有房屋，而地面則只是被用来放牧牛羊。除了較古的熔岩所構成的山脊以外，在每面山坡上有各种大小不同的圓錐形山峰；它們的峰頂还帶有一部分火山口的形狀；而在崩坏的地方，就出現一堆熔岩渣，好像是煉鉄厂里所弃去的矿渣。在我們到达那个所謂火山口的时候，我發現它只不过是一塊略微低凹的地面，或者更加确切地說是一个很短的山谷，它緊靠在一条更高的山嶺边，沒有出口处。有几条大裂縫横过它的底面；差不多有12个地点，有小噴泉把水蒸气从裂縫里向上噴出，好像是在蒸气机的鍋爐的裂縫里噴出的情形。在靠近这些不規則的噴气口处，水蒸气的热度很高，而不能使手忍受得住；它只有極微弱的臭味；可是，这种水蒸气因为遇到各种鉄質的岩石而变成了黑色，又因为会使皮膚發生一种特殊的粗糙的感覚，所以它不可能是純粹的；我以为，它含有一些氯化氫。四周的粗面熔岩的景象是很奇特的；坚实的岩石或者完全轉变成为雪白的純粹的陶土，或者成为一种鮮紅色的粘土，或者成为像大理石一样的由这兩种顏色混杂而成的粘土壤。水蒸气就从湿潮的很热的粘土里噴射出来。这种現象已經一直發生了很多年。据說，曾經有一次从裂縫里噴出火焰来。在下雨的时候，兩側山坡上的雨水一定会流进这些裂縫里去，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水向下滲流到附近几处有地下的熾热的熔岩的地位去，因此就产生出这种現象来。去年这整个島的地下的力量，活动得特别剧烈，引起了几次小地震；而且在不多几天里，曾經从一座离开安格拉鎮不远的、面临海水的、裸露出的悬崖那里，噴發出一股水蒸气来。

虽然这一天我沒有看到值得一看的东西，但是我对于这次騎行感到很高兴。同时，我又因为遇見这样多的良好农民而感到愉快。在我的回忆当中，我从来沒有看到过一批比他們更加美观、而且帶有更加和善和愉快的表現的人了。(有数目惊人的当地小孩生有白色或淡色的头髮；因为这种头髮使我們看来很奇怪，所以我們就感到更加愉快。——已删去。)大人和小孩都穿着朴素的短外套和長褲，不穿鞋子或者袜子。在他們的头上，只是戴着一种藍布做的小帽子；这种帽子兩側有遮耳的布塊，并且用紅布鑲边。他們对每一个过路的人都脫帽，表示最大的敬意。他們的衣服虽然很破旧，但是也和他們的身体一样特别清潔。有人告訴我說，在差不多每个村屋里，每个来客都会安睡在雪白的被褥里，而且在吃飯时候也有潔净的布巾。每个人都握有一根長約6英尺的手杖；在它頂端都配装一把大刀；他們能够把它当做一种可怕的武器。他們的有血色的面貌，閃亮的眼睛和直立的姿势，使他們構成一个良好农民的形象，眞是和巴西的葡萄牙人有多么的不同呀！我們在这一天所遇見的居民，大多数是在山地上干采集柴火的工作的。可以看到，他們全家，从父亲一直到最小的孩子，都担了一捆木柴到市鎮上去出售。他們所担的东西很重；这种艰苦的工作和他們的衣服破旧情形，非常明显地表示出他們很貧穷；可是，有人对我說，他們并不缺少食物，只不过缺少一切日用品，所以这里的情形也和智魯島上的居民的生活情形差不多。因此，虽然整个土地并沒有开垦过，但是現在就有很多人移居到巴西去；在巴西，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他們受到劳动契約的約束,这种契約使他們和奴隶处在差不多的地位。这样良好的一批人,会被迫脫离开这个富庶的地方,真是一件好像使人悲痛的事情;在这里,各种食物——肉、蔬菜和水果——的售价都是非常低廉,而且它們又出产丰富;可是,劳动者的报酬也比較低微。

又有一天,我在清早动身,去游覽这个島的东北端的普拉雅鎮(Praya)。这一段路的距离大約有15英里。我們所經过的道路,大部分离开海边不远。这一帶地方已經全部被开垦,并且到处散布着房屋和小村庄。我注意到,有几处地方,因为長期通行牛車,那种構成路面的坚实的熔岩就被車輪輾出12英寸深的轍痕来。在潘彼依城*的古代的路面上,也使人惊奇地看到有同样的車轍,因为意大利的現代市鎮的任何街道上都沒有这种車轍出現。在这里的牛車的車輪上,都配裝有一个輪箍;在這種輪箍上有很多奇特的鉄制的大圓塊;大概在古罗馬的車輪上也是配裝了这种輪箍。在我們上午的騎行时間里,除了时常可以愉快地看到一个个快乐的农民以外,沿路一帶地区不能使人發生兴趣。最近已經收割好了庄稼;在房屋附近,有一束束良好的玉蜀黍穗,挂在大捆的白楊树干上面曝晒;从远处看来,这些玉蜀黍穗好像是一种美丽的、沉重地下垂的果实。这是土地肥沃的象征。有一段路穿过一条寬广的熔岩流;因为它的表面多岩石和呈現黑色,所以它表示出是在比較近的时代形成的;实际上,現在已經辨認不出它究竟是从哪一个火山口里溢流出来的了。当地的辛勤的农民已經在把这塊地面改造成为葡萄田,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起見,就必須清除去疏松的碎石塊,把它們堆砌成無数石牆,分别圍成几平方碼的小塊地面;因此,在这个地区里,就布滿了一个黑色的路綫網。

普拉雅鎮是个寂靜的、孤独的地方。很多年以前,發生一次地震,把这里的一个大城市完全毀灭。据說,当时陆地向下沉陷;現在有一道修道院的圍牆还浸淹在海水里;这就是下陷的証据。我沿着另一条路回头走;起初这条路通到北面的海岸,此后便穿过这个島的中央部分。这个島的东北端已經被开垦得特别良好,并且出产大量优良的小麦。在这里的風景当中,有广場、空曠的田地和那些有着白粉塗刷的教堂的小村庄;从高处望过去,这种景色好像是英格蘭中部的、景色較差的田野風景。我們不久走到有云層的高地区域里;在我們整个游覽时間里,这些云層总是下垂得很低,因此把高山的山頂都遮掩去了。在兩个鐘头里,我們横越了中央的高地部分;在这个地区里,沒人居住,显出一种荒凉的景象。当我們向下走出云層到达城市里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們的观測資料已經获得,因此我們就要在当天晚上开船。这里的停泊場是暴露的,会受到南方大洋的全部巨浪的侵入,因此在現在这个多暴風雨的季节里,使人很不愉快,而且也很不安全。

24日——上午,我們駛进聖密圭尔島(St. Michael's I.)的西端;我們要到这个島的首府去詢問有沒有我們的信件。整天都是逆風,阻擱了我們前进;可是,到第二天上午(25日),我們就駛近这个城市,于是派出一只小船到岸边去。聖密圭尔島要比得塞拉島大得多,它的人口也有得塞拉島的人口三倍多,而且島上的貿易范圍也更加广大。主要的物产

* 潘彼依城(Pompeii)是意大利的一个古城,位在那不勒斯城的东南15英里处,在公元79年,因为火山爆發而被埋葬在地下。——譯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是水果，因此每年有大队商船到这里来。虽然有几百只商船滿載着甜橙，可是看上去島上各处并沒有数量巨大的甜橙树。沒有人知道，这里是个輸出無数甜橙到英国去的大市場。聖密圭尔島也像得塞拉島一样，有着同样空曠的、半綠色的、开垦过的各种地面混杂的景象。这座市鎮的房屋更加分散；整个地区里的全部房屋都是用白粉塗刷的；从远处看去，非常整潔和优美。市鎮背后的土地并沒有得塞拉島上的土地那样高，但仍旧好算是相当高的；那里密布着乳头狀的小山，或者更加正确地說来，是整个由这种小山所構成的；每座这种小山在以前曾經是活火山。派出的小船在一小时后划回来了，并沒有帶来信件；此后，我們順利地离开这塊陆地駛到海面上去；感謝上帝，我們終于直接向英格蘭航行了。

10—11月
英格蘭

我們的旅行到这里已經結束；我想对我們这次五年漫游各地所感受到的益处和害处、悲苦和快乐来作一簡短的回顧。要是有人在从事長途旅行以前征求我的意見，那么我的答复就要根据他对于靠了旅行而可以获得的某門知識所具有的兴趣来决定。能够看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很多不同的人种，——这显然無疑是一件使人十分滿意的事情；不过这些快乐当时并不能够抵补同时遭受到的不愉快。可是，如果某种果子在成熟以后能够帶給我們一些益处，那么不管它的时間有多少長久，我們就必須等待着將来的收获。有很多一定会遭受到的損失是很显明的；例如：丧失了所有老朋友的社交关系，看不見那些引起自己亲切回忆的地点。虽然这样，这些損失到时候还是可以用盼望已久的还乡那一天的無穷快乐来补償到一部分的。要是像詩人們所說，生命是一場夢，那么我敢肯定說，在每次長期旅行里面，这些損失正就是一些最可以用来通过長夜的夢境。其他損失虽然起初并不感覚到，可是过了相当时期就会使人感到严重了：这就是缺少房間，缺少安靜的地方，缺少休息，經常忙忙碌碌的疲乏感覚，沒有一点小享受，沒有文明的安慰品，失去天倫之乐，甚至失去了音乐和其他文化娛乐。在把上面这些細小情形提出来以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海洋生活的眞正困难（除了遇到意外事故以外），还有这么的多。在短短60年当中，在远距离航行的便利情形方面，已經發生了惊人的改进。甚至在科克的时代，一个人离开舒适的老家去作这种远征，还要遭受到严重的損失。現在一只小船，只要具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享受，就可以航行全球。除了船只和航海用具的巨大改进以外，美洲西部海岸已經整个开放，澳大利亞已經成为新兴大陆的首府。今天在太平洋里对于一个人可能遭遇到的船只破毁的情况，和当初科克时代所遇到的情况彼此有多么大的不同！自从科克先生航行以来，已經有半个地球加入到文明世界里来了。

如果一个人有严重的暈船毛病，那么他必須十分重視这件事情。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經驗来說，这不是什么小毛病，要經过一个星期才能够被医治好，正像很多人所認为的情形那样。（我根据自己的經驗来說，我現在更加可以承受三年前所能承受的苦痛了。——已删去。）如果一个人对航海很感兴趣，那么他的这种爱好將会使他得到充分的滿足；可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是，据我看来，甚至是大多数的水手，也对海洋本身沒有什么眞正的好感。(如果不是由于需要而被迫去航海，那么唯一的吸引力只就在于：在年青的时候想要去看看雄偉的景色，而在年老的时候則只是受到習慣的力量所驅使罢了。——已删去。)一定要記住，在一次漫長的旅行时期里面，在海面上所度过的时間，比起在港口里所过的日子来說，时間的比例数是多么大呀。(在我們的五年航行里面，全部在停泊方面所耗去的时間，比实际在航行方面所耗去的时間，差不多是超过了50天。——已删去。)茫茫無边的大洋所引以为傲的光荣是什么呢？正像阿拉伯人所称呼它的：这是討厭的廢物，水的荒漠。可是，这里显然無疑地有着一些使人愉快的景色。可以看到一个明月普照的夜間，帶有清澄的天空和那个發出黑油油光輝的海面，以及那些被輕微地吹着的信風的柔軟空气所充滿的白帆；还有死一般的寂靜，帶有一片片像鏡子一样發光的沉重的海水；除了偶然听到船帆的布所發出的几声拍击声以外，一切都是十分靜悄悄的。如果能够看到一次一种具有上升的棋形烏云和愈来愈大的狂怒的暴風，或者是强烈的大風和像山嶺一样的海浪，那当然是很好的。可是，我必須承認，眞正的狂風暴雨在我的想像当中却表現出某种更加雄偉和更加可怕的东西。这是一付有着奇妙的船帆的美景，而从岸上望出去，更有無穷的美观；在那里，搖摆着的树木、鳥类的乱飞、濃厚的陰影和明亮的閃电、傾盆的大雨，——这一切都宣告着狂怒的自然力量正在互相斗爭。信天翁和海燕在海上飞翔，好像暴風雨是它們本身的一部分；海水在上升和下落，好像正在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好像自然力的憤怒的对象就是船只和船上的居民。在一条風雨侵襲的荒凉海岸上，風景的确是不同的，不过它所引起的感覚，与其說是恐懼，倒不如說是狂喜。

現在讓我們来回顧一下过去几年来良好的一面。当我們看到我們所訪問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的風景和一般景象时候，我們就感到很愉快；这种愉快当然是在旅行里最經常的、最高度的享受源泉。欧洲很多地方的風景像画景一样的美丽，說不定要超过我們所看到过的任何地方的風景。可是，如果把不同地方的風景特点来加以比較，那么就能够得到一种不断增加的愉快；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和那种單純对美的贊嘆不同的。这种愉快主要还是依靠着对每一付風景的各个細节部分認識的程度而得来的；我强烈地相信，例如在音乐方面，一个懂得每一个音节的人，只要他同时还具有眞正的兴趣，那么也就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一只歌曲的全部；正也像这样，一个人如果对优美風景的每一个細节部分都加以观察，那么也就能够更加透徹地領会到整个的、由各个部分結合而产生的印象了。因此，一个旅行家就应該是一个植物学家，因为在任何一付風景当中，植物構成了它的主要裝飾品。一群群甚至是形狀最古怪的光禿禿的岩石堆，虽然有时也能够显現出一种雄壯的景象来，但是不久就会使人感到單調乏味。要是在岩石面上塗上各种不同的鮮明的顏色，那么他們就会显現出一种幻想的景色来；如果再在它們上面栽种植物，那么它們就一定能够構成一付圖画：如果不算是美丽的，那么也总可以算是不錯的圖画了。

当我說到欧洲很多地方的風景說不定要超过我們所看到过的任何地方的風景时候，我必須把独自成为一个类型的热帶風景除去不算。我們不能够把这兩种类型的風景放在一起作比較；关于热帶地区風景的雄偉情形，我已經一再詳述过了。因为印象的力量时常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都依靠于先入为主的思想而得来，所以我可以这样說，我的思想是从旅行記*里的生动叙述方面得来的；这一部書里所含有的价值，超过了任何我曾經讀过的書籍。可是，即使是我事先根据这些印象而已經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在巴西海岸登陆的时候，我仍旧对热帶的景色絲毫沒有感到失望。

在那些深印在我的記忆里的各种景色当中，再也沒有一个景色能够超过这种未經人类砍伐过的原始森林的庄严偉大了；不論是在"生命"的权威所統治着的巴西，或者是在"死亡"和"毁灭"占优势的火地島都是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充滿了自然界的創造主的各种产物的庙宇；站立在这种荒無人烟的地方，沒有人再会冷淡無情，并且就会感觉到，一个人除了自身的呼吸以外再也沒有更多的东西了。我每次在回忆到过去种种印象的时候，就覚得巴塔哥尼亞的平原經常在我的眼前閃現出来；可是，所有一切都表明出这些平原是可憐而且貧瘠無用的。我們只能够用一些否定的特征来表明这些平原，就是：沒有居民、沒有水、沒有树木、沒有高山，在这些平原上面只生長出少数矮小的植物。在这种情形里，为什么这些干燥的荒原的印象会这样長久地生根在我的記忆里呢？这种情形对我說来当然并不是独一無二的。还有，为什么更加平坦、更加青綠和更加肥沃的、而且对人类有用的巴姆巴斯草原却沒有使我产生同样的印象呢？我很难分析这些感情；可是，这个原因一部分应該是由于巴塔哥尼亞的平原給我們的想像力以寬广的活动余地而来。巴塔哥尼亞的平原是茫茫無边的，因为行人很难通过这些平原，所以它們的情形还是未知的；根据它們的外形来判斷，它們的情形已經有很多世紀和現在相同了；而且它們好像还要保持这种情况一直到無穷的將来。如果像古代的人們所推想的，在平坦的陆地周圍，都是被無法通过或者炎热不堪的荒漠所环繞着，那么究竟有什么人能够在看到人类知識的最后边界的时候不發生沉重而無法形容的感情呢？

最后，在自然界的景色当中，从高山上所看到的那些風景，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說来，的确是并不美丽的，但却很容易使人牢記不忘。当我从安第斯山脉的最高的山脊上面向下展望的时候，景色的細小情节就不能够再扰动我的心，而滿眼尽是四周高山的雄壯偉大。

至于說到个別的事物，那么恐怕再也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初次在原始的居民地点所看到的一个眞正的野蛮人（人类当中的最低級、最野蛮狀态的人）更加能够使人感到惊奇的了。这使人的思想立刻回到从前的世紀里去，而且接着会自問一下：难道我們的祖先眞的会像这样的人嗎？這些人所做的手势和表情本身，在我們看来，眞的是比家畜的表情还要使人难懂；这些人并不具有家畜的本能，可是也不像会自夸有人类的理性，或者至少可說是也不自夸具有那些由理性而产生的技巧。我以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間的区別，是很难叙述出来或者描写出来的。这眞好像野兽和家畜之間的区別；每一个人在看到一个野蛮人的时候所發生的一部分兴趣，也像是在看到曠野里、叢林里的美洲虎撕碎它的俘获品，看到犀牛在非洲原野上漫游，或者看到河馬在非洲一条河流的泥漿里打滚时候所發生的兴趣一样。

在我所看到的其他一些最稀奇的景象当中，有一些可以举出在下面：南半球的星空

* 指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旅行記(Personal Narrative)。——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南十字星座、麦哲倫星云和其他星座〕;龙卷(water spout);那种导引着藍色冰流而以险峻的峭壁突出在海面上的冰川;被造礁珊瑚所建筑起来的礁湖島;活火山;还有猛烈的地震所引起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最后的現象大概因为和地球的地質構造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使我感到有更加濃厚的兴趣。可是,地震对每个人說来,一定总是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我們在最早的兒童时代就認为地球是一个坚固类型的东西,現在它竟会在我們的脚下像薄壳一样的东西搖动起来,当我們看到人类最美丽的劳动成果竟会在一刹那間就被毁灭的时候,我們就会感到人类所自夸的威力眞是微小得很。

据說,爱好打獵是天賦的人类的娛乐,这是一种原始感情的殘余。如果這的确是这样的話,那么我确信,把天当做帳幕、把地当做桌子的那种露天生活的快乐,也就是同样感情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回到自己的粗野的和原始的習性的野蛮人感情。我常常抱着極其愉快的心情,来回想到我在經过荒無人迹的地方时候的船上生活和陆上旅行的情形;这种愉快的心情,决不是文明世界任何景象所能够使我产生出来的。我毫不怀疑地認为,每一个旅行家一定都会記忆到他由于簡單地意識到自己生活在文明人不常到的、或者沒有到过的外国地方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快乐心情。

在長途旅行的时候,我們还可以得到其他几种大概具有更加合理的性質的快乐的源泉。世界地圖从此不再是一張白紙了;它已經变成一張布滿着各种不同的生动形象的圖画了。世界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了自己的眞正尺寸:大家不再把巨大的大陆看做是島嶼的样子,或者把島嶼看做只是小斑点的样子;实际上,有些島比欧洲的很多国家还要大些。非洲,北美洲或者南美洲是几个音調很好听而且容易唸讀的地名;可是,要是一个人不去沿着它們的海岸的一小部分海面航行几星期的話,那么他就很难十分肯定說,在我們巨大的世界里,这些地名所表达出来的地区究竟有多么大。

看到目前的現狀,不能不对几乎整个半球的人类的將来进步抱着高度的希望。这种由于天主教的傳播遍及南海各島嶼上面而引起的長足进步,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事实。我們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当我們回忆到只不过在60年以前,天才的科克先生虽然具有無人可以和他比拟的判断力,但是也不能預見到它們有这类改进的希望。可是,这些改进現在已經被英国民族的博爱精神所实現了。

就在地球上的同一个半球上,澳大利亞正在成長起来,或者实际上也可以說,它已經成長起来了,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并且將在不久的將来成为南半球的女皇。从一个英国人方面說来,对这些遙远的殖民地不能不感到高度的驕傲和滿意。好像只要把英国国旗一扯起来,它就一定会跟随着帶来財富、繁荣和文明。

在結束这本書的时候,可以指出,根据我的观点看来,再也沒有什么事情会比長途旅行更加能够使青年自然科学家得到进步的了。它同时能够增强而且又部分地緩和那种像赫歇耳爵士所指出的要求和欲望[1],就是一个人甚至当各种生理的感官都已經得到滿足的时候,仍旧还感受到这种要求和欲望。新奇事物的刺激和成功的希望,可以激發一个人的行动更加活潑。除此以外,因为我們对一批彼此各自孤立的事实会得很快就不再感到

1) 赫歇耳:关于自然哲学研究的談話(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第3頁。——原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兴趣，所以一种喜欢类比的習惯就使我們去綜合这一批孤立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說来，旣然旅行家在每一处地方停留的时間很短，他所記述的东西一般只能是由一些簡單的略写所構成，而不是詳細的观察。因此，根据我自己的經驗，我确信，往往發生一种傾向，总是把一些不精确的和膚淺的假設来填充自己的知識的广大的空白处。

可是，这一次旅行使我感到十二分愉快，因此不得不来向自然科学家們建議一下，如果可能去旅行，而且他又不可能去作一次長途航行的話，那么最好就利用一切机会去作一次陆路旅行。他可以相信（除了在極稀有的情况下），他是不会遇到他所預料到的那种惡劣的困难和危險的。从道德观点方面說来，旅行能够使旅行者学習到一种善良的耐心，帮助他脫离开自私自利，使他养成自己照料自己的習慣，并且訓練自己最良好地去利用每一种事物，或者去达到滿足。总之，他应該具有大多数水手所特有的性格。旅行还教人不要去輕信別人，但是同时他又会發現竟有这样多的眞正心地善良的人們：这些人过去从来沒有和他相識过，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再和他相遇，可是却都很願意給他最無私的帮助。

*　*　*　*

10 月 2 日——在經过較短的一段航行路程以后，但是由于天气变得很惡劣，我們就只好停泊到法尔茅斯去。我自己感到惊奇和慚愧；我应該承認，在初次看到英格蘭的海岸时候，却并沒有引起我一种比了例如在看到葡萄牙村庄时候有更加强烈的温暖感覚。在当天夜間（同时有可怕的暴風雨襲来），我就搭乘郵政馬車向希留布里出發*。

4 日——貝格尔艦駛行到普里茅斯去；在那里一直停泊到 17 日。

18 日——貝格尔艦离岸向泰晤士河航行，沿途曾經訪問了朴次茅斯（Porthsmouth）和第尔（Deal），并且在 28 日沿河向上开駛到格林威治（Greenwich）。

11 月 7 日——貝格尔艦向下游开到武力赤（Woolwich）；就在这里遣散艦上的人員。

貝格尔艦在 1831 年 7 月 4 日接受到它的航行任务。因此在异常長久的期間里面（在 5 年又 136 天里面）完成了这个任务**。

* 10 月 5 日达尔文第一次用热情的話，写信給舅父約西亞·魏之武，报告他已經回家。他从来沒有忘却以前舅父在打破他父亲在接受費支罗伊的建議的重大問題上面發生犹預的那一天所表現的智慧；因此，他必須写信把自己的情况报告給他的“海軍部的第一个勛爵”。

〔希留布里，1836 年 10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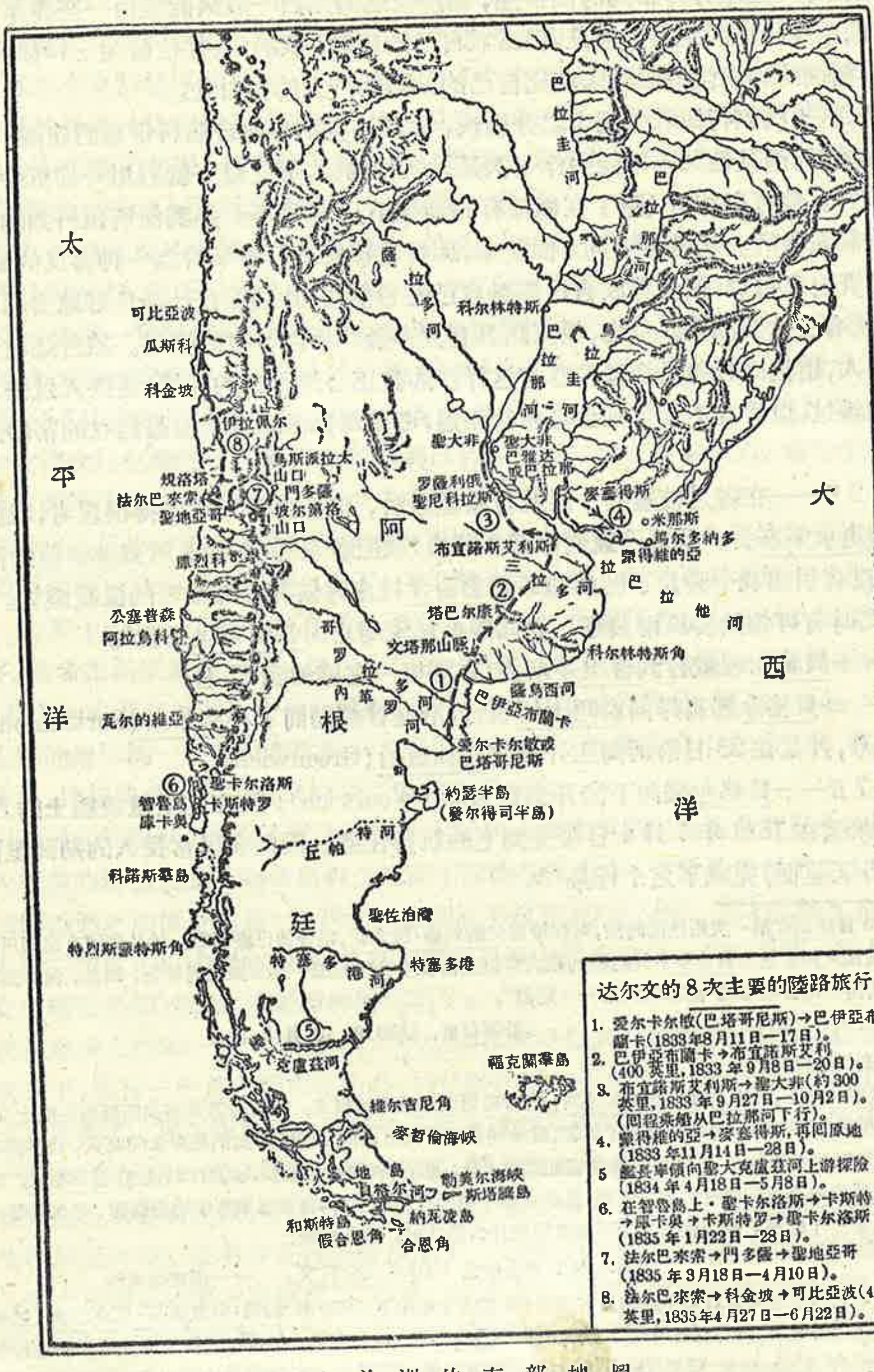
“亲爱的舅父：

星期日晚上，貝格尔艦到达法尔茅斯；我將在明天深夜到达家里。我因为非常高兴而感到头腦十分混乱；可是，我不能够容許我的姊妹們来告訴您，我最初重新看到自己的亲密的朋友們是多么的高兴。我不得不在 3—4 天里赶回到倫敦去；貝格尔艦將在那里遣散人員；此后，我將有一段較長的时間居住在希留布里。我極想要再来訪問梅亦尔和所有那里的人們，因此在过了兩三个星期以后，我希望亲自来向您道謝，因为您是我的海軍部的第一个勛爵。我簡直高兴得不知道写些什么話才好。請相信我！

你的最摯爱的甥兒 Chas. 达尔文。”——原書編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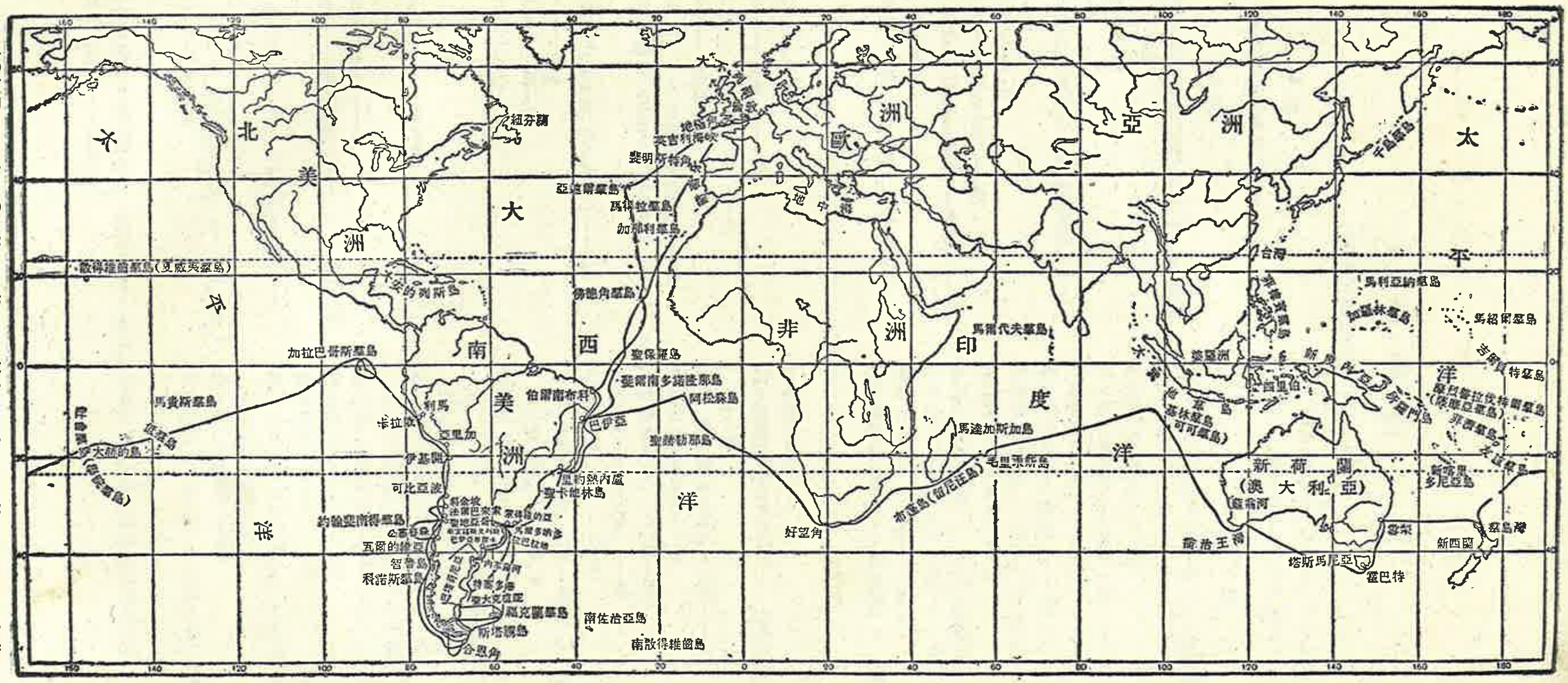
** 有些讀者大概很想知道貝格尔艦的最后历史；現在就介紹如下。1838 年，約翰·克里明焚·惠克哈姆（达尔文在家信里把他叫做“活潑的漂亮的人”）接替去率領貝格尔艦，并且在下一年里駛到澳大利亞北岸去进行測量工作。1841 年，約翰·洛特·斯托克斯（貝格尔艦的很有經驗的軍官之一）接替惠克哈姆职务，又再把这艘小艦駛过赤道，去測量新西蘭的海岸。1845 年，貝格尔艦被移交給騷孙德（Southend）的海防队。1870 年，英国海軍部以 525 英鎊的价錢把它出售。它在皇家海軍名册里是第三艘軍艦。——原書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南　美　洲　的　南　部　地　圖。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貝格尔艦的环球航行路綫圖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人 名 索 引

〔按照姓名笔画次序排列〕*

3 画

大衛士(Davies)——新西蘭的傳教士。——280—282

4 画

牛頓,依薩克(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著名物理学家。——162
戈斯林(Gosling)——39
比諾(Bino)——63
比奇(Beechey, 1796—1856)—— 英国航海家。——262,302
巴林頓(Barrington)——6
巴克尔,托馬斯(Baker, Thomas)——45
巴伊諾,本雅明(Bynoe, Benjamin)——軍医。——12,13,23,25,78,259
巴斯凱特,菲吉阿(Basket, Fuegia) ——火地島人。——47,164

5 画

瓦尔福德(Walford)——218
本涅特(Bennett)——水手。——62
史梯宾(Stebbing)——工具修理师。——62
皮尔萊(Beareley)——海軍中士。——62
皮柯克(Peacock, J.)—— 英国天文学家。——3
皮明托,謝巴斯頓·德(Pimiento, Sebastian de)——114
皮明托,弗蘭西斯(Pimiento, Fransico)——114
弗連尔(Freyre)——243
弗罗特茲(Frutez)——67—68
弗郎克倫德(Frankland)——296
卡尔(Karl)——131
卡脫尔(Kater)——134
卡德留(Caldcleugh) —— 智利的商人。——219,223,286,239
卡斯特勒利(Castlereagh)——x, xii
布希貝(Bushby)—— 新西蘭的傳教士。——277,278,283,284
布拉文什維格,卡罗琳(Brownshwig, Caroline)——英王乔治四世的妻子。——283
平切拉(Pincheira)—— 印第安族酋長。——118,186
尼克松(Nixon)——187—189
白登,琴米(Button, Jemmy)——火地島人。——6,90,91,96—100,102,103,160,163,164

6 画

安松(Anson, 1697—1772)—— 英国海軍上將。——48,200
安士科(Antuco)——165
伊凡斯(Evans)——海軍上尉。——314
伊凡斯(Evans)——水手。——62
多尔(Door)——水手。——62
多伊耳(Doyle)——水兵。——62,
托利阿諾(Toriano)——74
米朗达(Miranda)——印第安族酋長。——127,128
吉耳(Gill)——土木工程师。——231
西蒙(Simon)—— 高乔人的首領。——160
列斯特尔(Lester)——箍桶匠。——62

7 画

別萊特(Billet)——62
別尔羉切奥(Bernantio) ——印第安族的酋長。——127,134
利凱,奧耳德(Reekie, Auld)——32
伽姆貝(Gambey)——6
李斯克(Liesk)——299—302
亨德生(Henderson)——62
亨德耳(Handel)——223
亨斯罗(Henslow, 1796—1861)——英国植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xii, 3
沙利文 (Sulivan, 1810—1890) —— 貝格尔艦上的軍官。——12—14, 33, 37, 63, 68, 77, 93, 94, 190, 196, 254, 259, 283, 289, 309
克拉克(Clarke)——水手。——62
克拉克(Clarke) —— 新西蘭的傳教士——280
克盧茲,別尼托(Cruz, Benito)——245
克林頓(Clinton)——252
克拉伐克(Clavac)——39
克拉拉夫人 (克拉克太太, Donna Clara, or Mrs. Clarke)——84, 85
杜馬斯(Dumas)——66
杜格拉斯(Douglas)——192—194,266

---

* 索引部分原用繁体字笔画編写,現在排印时一部分改用簡体字,但仍旧按照繁体字笔画排列;例如:"罗"在18画内,"怀"在22画内等。——編者注。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杜斯脫斯威佛耳(Dousterswivel)——111
邦克斯(Banks, 1743—1830)——英国自然科学家。—89,91,92,271
那尔波罗 (Narborough, 死于1688年)——英国航海家。——175
貝福特 (Beaufort, 1774—1858)——英国水路学家。——3,254

8 画

帕雷(Parry)——63,68,82,86
帕勃洛(Pablo)——125
帕特利阿(Patria)——206,207
彼脫松(Peterson, J.)——62
彼哲特(Paget)——艦長。——32,34,82
彼得罗(Pedro)——巴伊亞的商人。——32
彼得罗(Pedro)——智魯島上的市長。——203,204,206
彼得罗(Pedro)——得塞拉島上的执政者——318
波馬烈(Pomarre)——大赫的島的国王。——266
波馬丽(Pomarre)——大赫的島的女王。——272
波里瓦尔 (Bolivar, 1783—1830)——哥倫比亞的將軍。——253
波耳加(Bolga)——49
波馬社(Beaumarchais)——58
波耳其尔(Bolger)——53
波斯瓦西克(Bosworthick)——62
法耳卡納尔(Falconer, Thomas, 1707—1784)——英国海軍外科医生。——132,141
法朗西斯太太(Donna Francisca)——109
拉爱特(Wright)——水手。——62
拉烏利(Laurie)——39,41
拉伐列雅(Lavalleja)——67
林农,派特利克(Lennon, Patrick)——38,43,44,50
武德(Wood)——3,
居維叶,乔治(Cuvier, G., 1769—1832)——著名法国自然科学家。——5
果尔(Gore)——英国代理公使。——84,85
果密兹(Gomez)——192
肯特(Kent)——152
朋松布(Ponsonby)——123
岡德(Gond)——33
秉格利(Bingley)——244,246,248
芭洛,諾拉(Barlow, Nora)——达尔文的孙女,本書的編者。——i, ii, xiv
芬梯斯(Fuentes)——112,113
明斯特尔,約克(Minster, York)——火地島人。——6,90,97,99,100,102,103,164,191
尙吉(Shongi)——新西蘭的酋長。——275,276,283
阿希(Ash)——管理員。——62
阿契尔(Archer)——290
阿当遜(Adanson)——21
阿尔伯尼(Albanie)——x
阿耳多納梯(Aldonati)——245

9 画

勃郎(Browne)——289,290
勃拉馬(Bramah)——ii
勃拉爱特(Blight, J.)——62
勃拉爱特(Blight, B.)——62
勃利斯本(Brisbane)——160,165
拜倫(Byron, 1723—1786)——英国航海家。——131
哈代(Hardy)——242
哈定(Harding)——59
哈米頓(Hamilton)——63
哈蒙德(Hammond)——貝格尔艦上的軍官。——64 68,81,83,86,93,115
哈利斯(Harris)——爵士,避雷設备研究家。——5
哈利斯 (Harris)——双桅縦帆船的船主。——70, 72, 74,75,125,127,128
哈尔潘(Harper)——制帆工人。——62
席勒 (Schiller, 1759—1805)——德国詩人和創作家。——278
威廉士(Williams)——新西蘭的傳教士。——62, 277,280—282
威廉士(Williams)——水兵,后淹死。——62,107
威廉斯(Williams)——水手。——62
威尔孙(Wilson)——利馬的英国总領事。——252, 272
威尔孙(Wilson)——大赫的島的傳教士。——263, 264,266,270
威耳斯(Wills)——武器保管人。——62
美莫利,波特(Memory, Boat)——火地島人,死在英国。——xv
查洛泰(Calotta)——55
查德威克(Chadwick)——水手。——62
查弗尔斯(Chaffers)——水手長。——55,61,63,66, 103,106,107,128,153,154,264
查理士二世(Charles II)——x
查理士五世 (Charles V, 1337—1380)——法国皇帝。——33
科克(Cook, 1728—1779)——著名英国航海家。——89,90,95,271,273,274,275,321,324
科克倫(Cochrane)——82,179,207,252
科尔菲德(Corfield)——179,219,233
科維恩頓(Covington)——达尔文的僕人。——62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柏格斯(Burgess)——水兵。——62
柏尔吉尔(Burchell, 1788—1863)——英国自然科学家。——279
契耳慈(Childs)——水手。——62
契特华德(Chetwode)——292
洛烏(Low)——捕鯨船的船主。——106,192
洛比兹(Lopez)——141
洛克叶尔(Lockier)——英国艦長。——5
洪保德(Humboldt, 1769—1859)——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15,17,19,27,31,36,43,49,51,52,192,205,208,222,323
約瑟(Joseph)——237
約翰斯(Johns)——62
約納斯(Jonas)——197
約翰斯(Jones)——52,62
約翰斯(Johns)——水手。——62
約翰生(Johnson)——海軍見習生。——62,78
約翰斯东(Johnstone)——45,152
胡特(Hood)——151

10 画

庫潘(Cowper)——43
海尔(Hare)——水手。——62
海尔(Hare)——基林群島的奴隶主。——300
海德(Head, 1793—1875)——英国陆軍軍官。——84,139,152,186,221,228,230,236
海尔德(Heard)——62
倫勃(Lumb)——英国商人。——139
倫尼,約翰(Rennie, John)——5
倫斯弗萊(Rensfrey)——水手。——62
倍尔(Bell)——陆軍上校。
倍克尔(Baker)——新西蘭的傳教士。——276,277
唐茹昂(Дон Жуан)——葡萄牙的巴西国王。——146
拿破侖一世(Napoleon I, 1769—1821)——法国皇帝。——58,122,310
索列耳(Sorrell)——水手長。——62
索波里(С. Л. Соболь)——苏联生物学博士,达尔文的考察日記的俄譯者。——i
索朗德尔(Solander, 1763—1803)——瑞典植物学家。——89,92
格倫維耳(Grenville)——81,82
格拉夫頓(Grafton)——xvi
格拉夫斯(Graves)——8
烈兹什(Retzsch)——著名的德国雕刻家——278
烈克斯(Rex)——183
烈諾烏斯(Renous)——189
貢薩列斯,馬利雅諾(Gonzales, Mariano)——达尔文在智利境內的向导。——219,233,249
貢薩列斯,弗蘭西斯科(Gonzales, Francisco)——达尔文在烏拉圭境內的向导。——110,111,113,114
柳琴达斯,馬利斯(Rugendas, Maurice)——39
韋柏(Weber, 1786—1826)——德国作曲家。——89
烏塔姆(Utamme)——大赫的島的老酋長。——276
馬太(Matthews)——傳教士。——62,96,97,100,102,103,282
馬丁(Martin)——水兵。——62
馬塔,尤格尼奧(Matta, Eugenio)——245
馬席帕(Mazeppa)——131
馬克当(Mac Adam, 1756—1836)——土木工程师。——286
馬斯敦(Marsden)——276
馬尔登斯(Martens)——貝格尔艦上的画家。——31,152,159,190,289

11 画

莫尔(Moore)——62
莫耶特(Morante)——110,113
莫扎特(Mozart)——55
莫理納(Molina, 1740—1829)——意大利的耶穌教徒,曾經研究和記載过智利的自然史。——187
第克松(Dixon)——在福克蘭群島上的英国侨民。——104
第克松,孟萊(Dixon, Manley)——英国海軍上將,爵士。——5,8,11,160
勒第萊(Le Dilly)——201
麦累希,阿塞(Mellersh, Arthur)——海軍見習生。——62,80
麦哲倫(Magellan, 1480—1521)——著名葡萄牙航海家,第一次完成环球航行。——157
麦克罕旦(Mac Curdy)——水手。——62
麦克阿瑟(Mac Arthur)——293
麦克里阿尔,托馬斯(Maclear, Thomas)——英国天文学家。——309
麦克科尔米斯克,罗勃特(Maccormick, Robert)——21,22
密尔敦(Milton, John, 1608—1674)——英国大詩人。——vi, 62,
密德尔頓(Middleton)——水兵。——62
梅伊,乔那当(May, Jonathan)——木工。——62
梅伊(May)——62
梅尔斯(Miers)——188

12 画

斯密斯(Smith)——福克蘭群島上的总督。——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65,167
斯密斯(Smith, J.)——水手。——62
斯密斯,哈米頓(Smith,Hamilton)——陆軍上校。——5,6
斯密斯,安得留(Smith, Andrew, 1783—1860)——英国科学家,博士。——309
斯各特(Scott)——55,111
斯洛安(Sloane)——水手。——62
斯都阿特(Stuart)——海軍見習生。——9,62,173,195
斯托克斯,普林格耳(Stokes, Pringle, 死于 1828年)——英国航海家。——168
斯托克斯,約翰(Stokes, John)——貝格尔艦上的軍官。——iv, xvi, 4,5,8,9,12,13,28,78,80,87,107,115,117,118,168,169,197,201,219,283,305,325
斯圖亞特,索皮斯基(Stuart, Ch. E. Sobieski)——x
凱恩(King, P. P., 1793—1856)——英国航海家。——xvi,4,5,293,295
凱恩(King, P. G.)——P. P. 凱恩的兒子,貝格尔艦上的海軍見習生。——iv,xvi,4,7—9,20,22,27,34,45,52,55,62,78,80,115,169,202,203,205,245,255,295
凱納斯,乔弗萊(Keynes, Geoffrey)——xiv
凱尔恩斯(Cairnes)——55,56
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英国皇帝。——283
萊伊尔(Lyell, 1797——1875)——著名的英国地質学家。——81,179,239
威克哈姆(Wickham)——貝格尔艦上的海軍上尉。——13,22,28,33,55,61,65,66,68,76,78—80,87,106—108,115,152,190,211,325
普利斯(Price)——55,58,63
普賴厄尔(Prior)——水兵。——62
普利却德(Pritchard)——大溪的島上的傳教士。——270,272,273
賀尔(Hoare)——13
琴根斯(Jenkins)——6
湯納尔(Tanner)——水手。——62
菲普斯(Phipps)——水手。——62
菲力普(Phillips, G.)——厨子。——62
菲尔定,科普萊(Fielding, Copley)——xvi
富萊尔(Fuller)——管理員。——62
华爱特(White)——水手。——62
华德耳(Waddel)——94
华林頓(Wallington, J.)——v
华里契(Wallich)——x
华耳德格拉夫(Waldegrave)——55
費加罗(Figaro)——58
費支罗伊(Fitz Roy, 1805—1865)——貝格尔艦上的艦長。——vi, viii, ix, xi, xiv,3,5,6,7—9,20,22,27,34,45,52,59,63,66,67,75,84,89,91,96—97,99,101,104,106,115,116,157,172,190,202,213,216,219,233,235,240,242,248,254,270,272,273,276,285,298,301—303,305,325
費吉烈德,馬努厄耳(Figuireda, Manuel)——41—43
劳松(Lawson)——257,259
蕭和(Shaw)——英国自然科学家,博士。——137

13 画

塞治威克(Sedgwick, J. 1785—1873)——英国地質学家。——3
路卡尼(Lucanee)——印第安族酋長。——119
葛雷(Grey, Earl, 1764—1845)——英国政治家。——57
葛亥(Gay, 1800—1873)——法国自然科学家。——187
达尔文,查理士(Darwin, Charles, 1809—1882)——本書著者。——i—x, xii—xvii, 31, 34, 37, 81, 84, 101,130,131,149,157,185,197,205,208,235,249,257,258,272,283,284,291,298,325
达尔文,罗勃特(Darwin, Robert, 1766—1848)——本書著者的父亲,医生。——vi, xvii
达尔文,查理士(Darwin, Charles)——教授。——iii
达尔文,伯那德(Darwin, Bernard)——iii
达尔文,賀拉西(Darwin, Horace, 1851—1928)——本書著者的兒子,工程师。——v
达尔文,弗蘭西斯(Darwin, Francis, 1848—1925)——本書著者的第三兒子,植物学家。——vi,viii,257
达尔文,卡罗琳(Darwin, Caroline)——本書著者的姊姊。——iii, vi, 84,249
达尔文,卡薩琳(Darwin, Catherine)——本書著者的妹妹。——ii, viii
达尔文,列奧那德(Darwin, Leonard)——xiv
达尔文,苏珊(Darwin, Susan)——本書著者的姊姊。——3
达尔文,爱拉士麦斯(Darwin, Erasmus, 1731—1802)——本書著者的祖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和詩人。——285
达尔文,爱拉士麦斯(Darwin, Erasmus, 1804—1881)——本書著者的哥哥。——8—10,285
达尔文,爱瑪(Darwin, Emma, 1808—1896)——本書著者的妻子。参看"約西亞,爱瑪"。
达尼耳(Daniell, 1790—1845)——英国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86
达維斯(Davis, J.)——水手。——62
达維斯(Davis, E.)——厨子。——62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达姆比尔(Dampier, 1652—1715)——英国海盗，曾完成环球航行。——308
道夫(Duff)——297
道夫頓(Doveton, W.)——311
道格拉斯(Douglas)——x
詹姆士(James)——木工。——62
詹姆士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的国王。——210
奥斯蓬，亚历山大·伯恩斯(Usborne, Alexander Burns)——海軍見習生。——62,115,152,195,219,254,
奥斯頓(Aston)——英国公使。——45,55,58
奥希根斯(O'Higgins)——243
塔耳波特(Talbot)——46,59
聖馬丽亞(Santa Maria)——158
聖爱耳馬(Sant Elmo)——109
聖特雅哥(St. Jago)——165—166
爱尔(Earle)——貝格尔艦上的画家，后因病离艦。——xvii, 4,38,47,48,55,63,109,152,183,281
爱利斯(Ellis, 1794—1872)——英国傳教士。——266,270
爱治惠斯，利查尔德·洛威耳(Edgwort, Richard Lovell)——xv
爱德华兹，乔昆(Edwards, Joaquin)——銅矿主管人。——237—240
爱斯卡利奥特，斯科恩斯·裘达斯(Iscariot, Scoens Judas)——58,59

14 画

福克斯(Fox)——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英国公使。——65
福賽特(Forsyth)——貝格尔艦上的海軍見習生。——56,62,152,
福斯脫(Forster)——94
蒲特(Bute)——水兵。——62
維達耳(Vidal)——7
維但耳(Videl)——5,7
維尔农，哈尔可特(Vernon, Harcourt)——84
維里尔斯，巴尔巴拉(Viliers, Barbara)——xvi
赫斯(Hughes)——水手。——62
赫歇耳，約翰(Hershel, John, 1792—1871)——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309,324
赫萊尔(Hellyer)——105
赫耳雅尔(Hellyar)——艦長的書記。——63

15 画

蓬普朗(Bonpland, 1773—1858)——著名的法国自然科学家。——52
德林(Dring)——313
德布夏，亚历山大(Derbyshire, Alexander)——45,47,48,50,53,
德利撒(Theresa)——55,56
德雷克(Drake, 約 1545—1596)——英国的海賊，曾經在1577—1580年完成环球航行。——157
魯意(Lloyd, 1800—1854)——英国地形学研究家。——305,306
魯宾遜(Robinson)——257
墨斯特斯，查理士(Musters, Charles)——海軍見習生，患热病而死。——4,5,10,20,26,52,64
摩尔根(Morgan)——52
徹斯忒菲耳特(Chesterfield)——130,235

16 画

賴生(Lesson, 1794—1849)——法国自然科学家，曾經参加环球航行。——305,313
穆瑞，約翰(Murray, John)——英国自然科学家。——xiv
諾特(Nott)——大赫的島的傳教士。——270
諾孙勃倫德(Northumberland)——53,
霍耳，巴西耳(Hall, Basil, 1788—1844)——英国航行家。——11,218,239,242
霍倫德(Holland)——viii

17 画

薛瓦德(Seward)——239
薛慕尔(Seymour)——249

18 画

魏之武，爱瑪(Wedgwood, Emma)——达尔文的妻子。——vii, viii
魏之武，芳妮(Wedgwood, Fanny)——爱瑪的姊姊。——viii
魏之武，亨斯萊(Wedgwood, Hensleigh)——爱瑪的哥哥。——viii
魏之武，約西亞(Wedgwood, Josiah)——爱瑪的父亲，或称約西(Jos)——vi, vii, 3,325
魏之武，約西亞(Wedgwood, Josiah)——爱瑪的祖父，著名的陶器师。——285
薩耳謝拉(Salzera)——240

19 画

罗撒，薩尔瓦托(Rosa, Salvator, 1615—1673)——意大利画家。——135,
罗斯(Ross)——英国商船的船長。——300,301
罗斯(Rouse)——公塞普森的英国領事。——214,216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罗斯(Ross)——英国海軍部委員,艦長。——14
罗辛,巴隆(Roussin, Baron)——36
罗查,安托尼奥·达(Rocha, Antonio da)——56
罗惠(Rowe)——木工。——62
罗宾孙(Robinson)——水手。——62
罗西尼(Rossini, 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86
罗萊特,乔治(Rowlett,George)——貝格尔艦上的軍需官,病死。——23,25,32,63,73,75,78,128,158,159,175
罗薩斯(Rosas)——阿根廷的將軍。——120,122—125,130—132,134,137,138,144,151,158,186
罗洛尔(Rolor)——阿根廷的將軍。——143
罗其尔斯(Rogers)——木工。——62
罗勃特(Robert)——巴西的商人。——51,278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地 名 索 引

〔按照第一个字的笔画次序排列〕

2 画

丁德利第卡河(Rio Tinderidica)——189

3 画

大加那利島(Grand Canary I.)——17
大得模耳(Dartmoor)——6
大赫的島(Tahiti I.)——262—274,276—277,279,280, 281,283,284,301,302,305
大安得列斯群島(Greater Antilles)——17
小安得列斯群島(Lesser Antilles)——17
三拉多河(Salado R.)——138
上帆山(Topsail Mt.)——53
土尔恩角(Cape Turn)——175
土朋加托山脉(Tupungato Mts.)——224

4 画

王塔莫角(Punta Huantamo)——205
巴伊亞(Bahia)——i, xi, 25,31,32,34,36,45,47,49, 52,53,310,314,316
巴拉圭(Paraguay)——120
巴拉那(Parana)——141
巴西山(Mount Brasil)——318
巴拉那河(Parana R.)——140—143,147
巴列納赫(Ballenagh)——243
巴列納尔(Ballenar)——242—243
巴拉馬他(Paramatta)——286,293
巴塞罗納(Barcelona)——ii, 128
巴塔尼灣(Botany Bay)——105
巴尔茅斯(Bormouth)——50
巴涅特船塢(Barnet Poot)——7,10
巴特赫斯特(Bathurst)——285,286,288,291,292
巴拿馬地峽(Isthmus of Panama)——305
巴塔哥尼亞(Potagonia)——64,71,76,78,108,130, 149,122,153,157,158,160,161,167,169,173,177, 180,208,225,226,283,285,323
巴塔哥尼斯 (Potagones, 就是爱耳卡尔敏) ——118—120
巴尔克里灣(Berkeley Sound)——165,173
巴伊亞布蘭卡 (Bahia Blanca) ——i, 71—75, 78,80, 87,107,117,120,124,125,128,130,134,151,153,226
巴尔耐維耳特島(Barnevelts I.)——93
火地島(Tirra del Fuego)——6,63,86—90,93—103, 108,116,122,123,130,151,153, 155, 157, 164, 170, 174—178,180,190,192,196,207,208,230, 274, 277, 287,293,296,298,323
公塞普森 (Concepcion) ——xi, 175, 212—214, 216—219,248,254,274
毛里求斯島(Mauritius I.)——299,303,305,307
內革罗河(Rio Negro, 在烏拉圭)——115—118
內革罗河 (Rio Negro, 在巴塔哥尼亞)——72, 73, 75, 78,80,87,106—108,124,128,130,145,148,149,153, 158
內革罗角(Cape Negro)——173
文塔那山脉(Sierra Ventana)——75,79,121,124,128—130,132—134,225,
孔勃烈山(Cumbre Mt.)——232
孔巴尔巴拉(Combarbala)——236
比斯开灣(Bay of Biscay)——8,15,30
匹开兹港(Peckets Harbor)——158
氷島(Water I.)——300
方向島(Direction I.)——300
爪哇(Java)——301
尤烏契島(Yuche I.)——198

5 画

尼比翁河(Nepean R.)——287,288
尼亞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175
可可島(Cocos I.)——299
可可群島(Cocos Is.)——299
可比亞波 (Copiapó)——221,230,231,233, 235, 238—240,242—244,246—248,250
可比亞波河谷(Valley of Copiapo)——240,244—246, 248
卡拉俄(Callao)——251,252,254
卡斯馬(Casma)——232
卡特尔峰(Kater's Peak)——93
卡勃盧科(Cabluco)——192
卡斯特罗(Castro)——177,190,193,202,203,205,206
卡利柴耳(Carizal)——241
卡瓦卡瓦(Cawa-cawa)——283
卡涅洛涅斯(Canelones)——145,150
卡薩勃郎卡(Casa Blanca)——190
卡皮拉紐伐(Capella Neuva)——149
卡塔比耳科(Catapilco)——234
卡察普阿尔河(Rio Cachapual)——185,186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卡浬洛浬斯河(Canelones R.)——145
卡姆坡斯諾伏斯(Campos Novos)——40,41,42,44
卡皮薩但耳布埃(Cabeza del Buey)——125
加来(Calais)——304
加的斯(Cadiz)——57
加維阿山(Gavia)——53—55
加拉巴哥斯群島(Galapagos Is.)——viii, ix,252,254, 257,258,291,305
北島(North I.)——299,303
北智利(Northern Chili)——242,257,308
北威尔士(North Wales)——3,71,89,265,289
北基林島(North Keeling I.)——299,303
瓜納科島(羊駝島)(Guanaco I.)——154,
瓜斯科(Guasco)——233,235,239,241—243,245,250
瓜亞基尔(Guayaquill)——252,257
瓜斯科河谷(Valley of Guasco)——239,240,242
瓜雅特卡斯(Guayatecas)——196
瓜斯科阿耳托(Guasco Alto)——242,246
瓜尔基亞但尔蒙特(Guardia del Monte)——137,138
弗連利納(Freyrina)——240—243
弗利奧角(Cape Frio)——37,53,59
弗烈吉利阿德塔巴雷(Fregueria de Tabarai)——44
布倫(Boulogne)——304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63—68,72,82—85,104,105,108,120,122,124,128,131,134,137—141,143—146,148,151,152,185,186,226,228
布宜諾斯艾利斯省(Prov. of Buenos Aires)——119
瓦卡斯(Las Vacas)——147
瓦尔拉旺(Walera Wang)——289
瓦尔的維亞(Valdivia)——198,206—214,217,242,287
古烈停船場(Goeree Road)——103,162
古烈海峽(Goeree Sound)——96,97,103
丘帕特河(Chupat R.)——160
台望河(Derwent R.)——296
以弗所(Ephesus)——214
厄克塞忒(Exeter)——6
厄克斯穆耳(Exmoor)——6

6 画

西島(West I., 基林群島的)——302
西里伯(Celebes)——301
西符里島(West Fury I.)——175
西蒙士灣(Simons Bay)——305,306,309
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17,304,305
西福克蘭島(West Falkland I.)——157
安格拉鎮(Angra)——318,319
安士科火山(Vol. Antuco)——216,217
安第斯山脉(Andes, 就是科迪勒拉山系,Cordillera)——18,20,93,122,129,130,132,154,160,162,170—172, 176—182,187,191,195,201,206,209,212,218—222, 224—226, 230—232, 234, 236, 240—248, 250, 251, 253,267,323
安得波得斯群島(Antipodes Is.)——273
伏里阿港(Woollya Cove)——99,164
伏尔康河(R. del Volcan)——220
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109
吉特龙(Guitron)——184
列穆島(Lemuy I.)——192,194,218
考考埃島(Caucahue I.)——192
考規斯島(Chauques I.)——191
考凱納斯温泉(Hot-baths of Cauquenes)——185,187, 234
因彼略耳(Imperial)——209
年勃拉(Niebla)——211
羊駝泉(Agua del Guanaco)——181
伐卡斯河(Rio de las Vacas)——229,230
伊里(Ely)——xv
伊基开(Iquique)——227,248,249,250—252
伊拉佩尔(Illapel)——234,235
伊塔卡雅(Itacaia)——39
伊耳德丰索斯島(Ildeefonsos rocks)——95
合恩角(Cape Horn)——55,87,93, 95, 96, 104, 106, 116,282
朴茨茅斯(Porthsmouth)——325
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60,306,307,309
好結果灣 (Bay of Good Success)——88, 89, 92, 93, 103,160
好来海德(Holyhead)——289
老卡拉俄(Old Callao)——254
艾宾东島(Abingdon I.)——262
危險群島(Dangerous Arch.)——262
米那斯(Las Minas)——111,112,114
米西奧浬斯(Missiones)——143
仲奇(Chonchi)——204
托尔波因特(Torpoint)——9

7 画

希留布里(Shrewsbury)——3,52,81,119,121,149, 325
里馬契(Limache)——233
里馬利河(R. Limari)——236
里約热內盧(Rio de Janeiro)——x,xii,27,32,37,38, 43—45,50—53,55—60,64,65,84,117,167,197
利馬(Lima)——84,192,231,241,248,251—254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利馬克河谷(Valley of Rimac)——251
利倍拉格耶德(Ribeire Grande)——23,24
低群島(Low Is.)——262,272,299
佛德角群島(Cape of Verde Is.)——16,17,242,313
佐晉洛(Jorullo)——41
伯明翰(Birmingham)——285
伯尔南布科(Pernambuco, 現名累西腓)——314,316
貝格尔河(Beagle Channel)——100—103,163,174
芒德替巴(Mandetiba)——40,41
別尔規洛(Berquelo)——149
邦克灣(Bank's Cove)——258
邦克斯山(Banks Mt)——92,104
禿山(Bald Head)——298
沙烏西(Sauce)——241
克拉罗河(Rio Claro)——187
克拉拉河(Clara R.)——240
克拉倫斯溫泉(Clarence Baths)——5
克利斯馬斯海峽(Christmas Sound)——95
那不勒斯(Naples)——320
谷倉岩(Barn Rock)——312

8 画

門多薩(Mendoza)——83,213,220,222,226—228
門多薩共和国(Republic of Mendoza)——213
門多薩省(Province of Mendoza)——219
阿烈科(Areco)——139
阿松森島(Ascension I.)——310,313
阿烈那角(Point Arena)——202,206
阿烈西非(Arrecife)——128
阿拉烏科(Arauco)——209,249
阿尼馬斯(Las Animas)——229
阿塔卡馬(Atacama)——245
阿勒基巴(Arequipa)——250
阿根廷湖(Argentino Lake)——172
阿烈西非河(Arrecife R.)——139
阿耳規河谷(Valley of Arque)——239,240
阿烈那列斯(Los Arenales)——225
阿古拉斯角(Cap Agulhas)——306
阿莫拉納斯(Amolanas)——245,246
阿克快尔灣(Acqurre Bay)——103
阿尼馬斯山(Sierra de las Animas)——114
阿空加瓜河谷(Valley of Aconcagua)——233
阿空加瓜火山(Volcano of Aconcagua)——178,184, 230,234,246
狗島(Dog I.)——262
阿尔貝馬尔島(Albemarle I.)——258—261
阿瓜阿馬尔格(Agua Amarga)——247,248
阿耳明德拉耳(Almendral)——179,219
阿耳馬德拉耳(Almadral)——219
阿耳規罗斯銀矿(Silver Mineral of Arqueros)——239
阿第阿德聖彼德罗(Addea de St. Pedro)——41
阿勃罗耳霍斯群島(Abrolhos Is.)——32,36—37,52, 53
法尔茅斯(Falmouth)——325
法国山道(French Hoeck)——309
法蘭西島(就是毛里求斯島, Isle of France)——303
法尔巴来索(Valparaiso)——ix, 58,176,178—180, 185,189,190,207,211,213,219,228,233—235,238, 240,244,248
武力赤(Woolwich)——325
武拉斯香島(Wollaston Is.)——103,161,162
朋塔(Punta)——238
朋松布海峽(Ponsonby Sound)——97—99,102,103, 163—165,174
朋塔阿耳塔(阿尔塔角, Punta Alta)——71,77—80, 117
朋塔哥尔达(哥尔达角, Punta Gorda)——143,147, 231,249
亞里加(Arica)——249
亞速尔群島(Azores Is.)——i, 318
長林(Long Wood)——312
芬梯斯(Fuentes)——25
依利薩伯島(Elizabeth I.)——158,160
拇指山(La Pouce)——305
昆士蘭(Queensland)——xvi
昆特罗(Quintero)——179
虎德島(Hood I.)——255
金星角(維納斯角, Point Venus)——263,266
帕坡索(Paposo)——245
帕帕瓦(Papawa)——270
帕比特(Papiete)——270,272
帕希亞(Pahia)——274,283
帕蓬河(Pabon R.)——140
帕阿尔村(Paarl)——308
帕尔迈剌(Palmyra)——214
帕耳馬斯(Las Palmas)——143
帕依坡特(Paypote)——247
帕农西洛矿区(Mines of Panuncillo)——236,238
拉多山(Rado Hill)——219
拉姆海德(Ramhead)——12
拉彼耳河(Rapel R.)——189
拉巴拉他(省或联邦, La Plata)——146
拉巴拉他河(Rio de La Plata)——61,62,66,69,75,80,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84,85,104,107—109,114,116,117,143,145,146,151
152,226
拉古拉斯角(Cap Lagullas)——306
拉加尔替加斯火山(Volcano of Lagartigas)——206
波旁島(Bourbon, 現名留尼旺島)——305
波托佛果灣(Botofogo Bay)——37,38,48,53,55,57
彼托尔卡(Petorca)——181
彼尔第多河(R. Pedido)——149
彼烏規納斯山脉(Peuquenes ridge)——222—224
彼得罗弗拉科山脉(Sierra del Pedro Flaco)——149
坡托西(Potosi)——222
坡朗科河(Polanco R.)——113
坡特烈罗湖(Laguna del Potrero)——110,115
坡尔第洛山口(Portillo Pass)——213,219,220,223,
224,229,230
坡尔第洛山脉(Portillo ridge)——222,228
坡特烈罗謝科(Potrero Seco)——244,246
披頓岩島(Piton rock)——16
披特拉斯村(Las Pietras)——86
披德拉斯角(Poiut Piedrass)——65,69
东符里島(East Fury I.)——175
东印度群島(East Indies)——176,300,301,307
东福克蘭島(East Falkland I.)——163,165
奔索(Penco)——218
果利替島(Goritti I.)——117
非尼斯特角(Cape Finisterre)——15,16
林昆(Linguen)——218

9 画

南安普敦(扫桑波頓, Southampton)——xvi
南荒(South Desolation)——175
南基林群島(South Keeling Is.)——299
洛特峰(Lot Peak)——311
洛烏港(Low's Harbour)——201,205,206
洛克叶路(Lockyer's Line)——292
洛波斯島(Lobos I.)——63
洛利·科尔爵士山道(Sir Lowry Cole's pass)——309
查求耳(Jajuel)——183,184,187
査卡奥(Chacao)——190,191
查理士島(Charles I.)——256,259,260
查塔姆島(Chatham I.)——254—256,258—260
查瓜半島(P. Chagua)——195
查求耳山谷(Ravine of Jajuel)——230
查卡布科山嶺(Cuesta of Chacabuco)——233
查謝拉奧馬卡科(Chacero o Macaco)——56
威尔士(Wales)——28,71,114,178,311,313,319
威尔汉(Wilheim)——305
威灵吞山(Wellington Mt.)——296
泰晤士河(Thames R., 在英格蘭)——276,325
泰晤士河(Thames R., 在新西蘭)——276
英格蘭(England)——vii, viii, x, xii, 3, 5, 10, 14,
16,20,26,27,29,31,34,37,45,46,48,50,56,59,61,
65,76,77,79,82,83,85,102,111,148,164,179,183,
185,187,189,203,204,212,215—218,231,233,239,
241,244,246,249,251,254,256,258,265,271,273,
275,276,280—287,289,293,269,297,299
英国港(English Harbor)——206
英卡桥(Puente del Incas)——230,232
英国沙洲(English bank)——202
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18,87
英吉諾多(Engenhodo)——41
科金坡(Coquimbo)——175,221,233—235,237—242,
250
科龙达(Corunda)——141,142,148
科尔桑(Corsan)——8,12
科里納(Colina)——233
科尔桑灣(Corsan Bay)——11
科尔多伐(Cordova)——186
科尔多巴(Cordoba)——186
科登汉沼地(Cottenham)——136
科金坡河谷(Valley of Coquimbo)——239
科罗拉第卡(Kororadika)——276,277,281
科諾斯群島(Chonos Arch.)——194,196,197,201,
206,242
科尔林特斯角(Cape Corrientes)——65,70,186
科尔科伐多山(Corcovado Mt.)——47—50
柯尔柯瓦多火山(Corcovado Mt.)——191,201,206
約克·明斯特尔山(Yark Minster Mt.)——95
耶索谷(Valle de Yeso)——186,220,222
耶索谷河(R. del Valle del Yeso)——220
哈森堡(Hassan's Walls)——289
哈佛島(Hanfo I.)——201,206
哈代半島(Haday Peninsula)——103,
風暴灣(Storm Bay)——295
玻里尼西亞(Polynesia)——258,262
施洛普郡(Shropshire)——46
契里考昆山(Chilicauquen Mt.)——180,234
奎尔美斯(Quilmes)——144
紅山(Red Hill)——21,22
勃利克希耳(Brickhill)——3

10 画

郎卡古阿(Rancagua)——185,187,189,234
馬德里(Madrid)——80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馬塔凡(Matavai)——270—272
馬伊布河(Maypu R.)——220
馬卡厄河(Rio Macae)——38,41,42,44,50
馬利卡湖(Lagoa Marica)——39
馬来半島(Malay Pen.)——300
馬塔凡灣(Matavai Bay)——263
馬科庫河(Macucú R.)——47,52,53
馬得拉島(Madeira I.)——6,14,16,22
馬尔多納多(Maldonado)——63,106—110,112—114,138,208
馬得拉群島(Madeira Is.)——13,16,178
馬科阿利河(Macquarie R.)——292
馬达加斯加島(Madacascar I.)——304
馬利空果河谷(Velley of Maricongo)——247
馬尔馬拉加河(Rio Marmaraga)——113
馬得烈得第奧斯(Madre de Deôs)——44
降灵节島(Whitsunday I.)——302
倫敦(London)——86,111,166,253,285,295
特塞多港(Port Deseado or Desire)——87,152,155—157,168,169,198
特立尼达島(Trinidad I.)——17,
特拉法耳加角(Trafalgar Cape)——57,
特烈斯蒙特斯角(Cape of Tres Montes)——192,197,206
特烈斯蒙特斯半島(Pen. of Tres Montes)——194,198,201
格林威治(Greenwich)——325
格郎德河(R. Grande)——113
格烈高利灣(Gregory Bay)——160,169,173
索西果(Socêgo)——37,41,43,44
哥拉(Colla)——146
哥維特(Govet)——289
哥罗尼亞(Colonia)——145,146
哥罗拉多河(Colorado R.)——117,120,122,124,127,129,130,132,144,151,154,227
庫第科(Cudico)——208,212
庫弗烈(Cufre)——145
庫卡奧(Cucao)——202,204—206
庫卡奧湖(Lake of Cucao)——204,206
康察斯(Las Conchas)——143
康察里(Conchalee)——234,235,241
康瓦尔(Cornwall)——183
康帕那山(Campana Mt.)——181
康勃拉塔河(Rio Combrata)——44
烏米利(Umiri)——233
烏拉圭河(Uruguay R.)——138,141—143,145,146
烏斯派拉太(Uspallata)——228
烏尔味罕普吞(Wolverhampton)——256
凌康德托罗(Rincon del Toro)——166
烏斯派拉太山口(Uspallata Pass)——213,223,228
烏斯派拉太山脉(Uspallata Mts.)——228
納加角(Point Naga)——16
納塔尔(Natal)——306
納沙烏灣(Nassau Bay)——87
納瓦凌島(Navarin I.)——103
納維达德(Navedad)——189
納尔博罗島(Narborough I.)——258
恩脫烈里奧斯(Entre Rios)——138,141,151
桌山(Table Mt.)——308,309
班达奧利恩塔耳(Banda Oriental)——111,114,131,138,141,145,208
茜蒂絲灣(Thetis Bay)——161
桂耳島(Quail I.)——19,20,22—24,
倫哥托莫(Longotom)——234
倫諾克斯島(Lennox I.)——97
高頂山(High Knoll Hill)——310
海尔莫索山(Monte Hermoso)——i,78,80
桑托港島(Porto Santo I.)——16
桑給巴尔島(Zanzibar I.)——304

11 画

得塞拉島(Terceira I.)——318,320,321
雪梨(Sydney)——273,276,284—286,289,292,293,295,296
雪梨灣(Sydney cove)——285
基多(Quito)——222,257
基林島(Keeling I.,就是基林群島)——297,299
基林群島(Keelling Is.)——299
勒美尔海峽(Str. of Le Maire)——88,92,
婆罗洲(Borneo)——301
望第門倫德島(Van Dimen's Land,就是塔斯馬尼亞島)——207,295,307
麦塞得斯(Mercedes)——145,148,150
麦哲倫海峽(Magellan's Str.)——88,153,157—159,161,171,173,174
麦格大倫河(Magdalen Channel)——174
畢涉瓜(Pisagua)——249
飢餓港(Port Famine)——153,158,159,173
假合恩角(False Cape Horn)——96,103
規洛塔(Quillota)——183,233,234,246
規恩曹島(Quinchao I.)——192,193
規里馬利(Quilimari)——234
規洛塔河谷(Valley of Quillota)——179,180,182,183,189,228,234,240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規烈規那島(Quiriquina I.)——213,215,217
梯努角(Point Tenuy)——202
梯亦卡(Tijeuka)——55
梅第奥河(Arrozo del Medio)——140
梅奈海峽(Menai Strait)——185
梅亦尔(Maer)——vii, 3,325
莫查島(Mocha I.)——212—213
甜橙灣(Orange Bay)——103
第埃果拉米烈兹島(Diego Ramirez rocks)——95
第埃果·拉米罗兹群島(Diego Ramiroz Is.)——160
淺灘港(Shoal Harbor)——158

12 画

开普敦(Cape Town)——306—309
开倫島(Caylen I.)——192—195,201,206
萊列克島(Laylec I.)——195
萊其耳岩礁(L'aigle Rock)——173
斯溫西(Swansea)——183
斯宾塞角(Cape Spenser)——93,96
斯塔福郡(Staffordshire)——256
斯塔騰島(Staten I.)——88,92,161
斯东哈斯(Stonehouse)——10
斯塔尔凡兴角(Starvation Point)——80
斯透华尔特島(Steward I.)——102
普恩特(Puente)——230
普里茅斯(Plymouth)——xi, 3,5,7,10,12,14,18,55, 282,317,325
普拉雅港(Porto Praya)——24,27,317
普拉齐拉(Plazilla)——234
普拉雅鎮(Praya, 在聖特雅哥島上)——22,23,26
普拉雅鎮(Praya, 在得塞拉島上)——320
普耳伐第拉(Pulvadera)——229
普里茅斯灣(Plymouth Sound)——13,85
普拉雅格郎德(Praia Grande)——38,39,45
普尼塔关矿区(Mineral of Punitaque)——236
智朗(Chillan)——216
智魯島(Chiloe I.)——i,170,173,176—178,190—195, 196,198,201,202,204—210,212,257,274, 282, 287, 296,319
斐尔南多諾隆那島(Fernando de Noronha I.)——25, 29,30,260
湯桂島(Tanqui I.)——195
湯第尔(Tandeel)——137
惠馬特(Waimate)——277,280,284
惠特松灣(Witson Bay)——12
惠阿米奥(Waiomio)——283,284
惠丘庫規角(Punta Huechucucuy)——207
提尔西罗河(Rio Tercero)——140
提阿烏拉河谷(Valley of Tia-aura)——266
硬石村(Las Pietras)——86
無人谷(Uninhabited Valley)——246
渴山(Thirsty Hill)——157
黑河(Riviere Noire)——305
黑石南(Blackheath)——289
敦西夫德(Dunheved)——293
欺詐角(Cape Deceit)——93,
棚屋港(Wigwam Cove)——93,94
雅典(Athens)——136
雅基耳(Yaquil)——187,189
华拉斯(Huaraz)——232
华比列努(Hauapi-lenou)——191
华奇門角(Watchman Cape)——157
乔治王灣(King George Sound)——296
乔列澤耳島(Cholechel I.)——128,131
朗多灣(Lando Bay)——158
众聖灣(Bay of All Saints)——31,35,

13 画

塔糖山(Sugar-loaf Hill)——37,48,49,55,60,197
塔尔卡(Talca)——216
塔尔恩山(Tarn Mt.)——159
塔普斯河(Arroyo Tapes)——113
塔尔卡花諾(Talcahuano)——213—215,216,218,238
塔关塔关湖(Tagua-tagua Lake)——187
塔斯馬尼亞(Tasmania)——295
塔巴尔康鎮(Tapalguen Town)——137
塔巴尔康河(Tapalguen R.)——137
塔巴尔康山脉(Sierra Tapalguen)——136
杰克遜港(Port Jackson)——285
叶兒巴貝納(Yerba Buena)——240,241
当比略斯(Tambillos)——230,231,238
道維尔海峽(Str. of Dover)——304
达耳昆山(Cerro del Talguen)——184
达尔文海峽(Darwin Str.)——101
聖大非(Santa Fe)——139,140—142,144—146
聖路易(San Louis)——226
聖約瑟(San Jose)——150
聖保罗島(St. Paul's Rocks)——25,28
聖地亞哥(Santiago)——179,180, 184, 185, 207, 210, 219,220,228,233,234,252
聖多明哥(St. Domingo)——25,26
聖馬丁灣(St. Martin's cove)——283
聖約瑟河(San. Jose R.)——145
聖約翰河(Arroyo de San Juan, 在烏拉圭)——146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聖約瑟灣(St. Joseph's Bay)——107,108,153
聖裴南多(St. Fernando)——180,185,187,189,216
聖菲力浦(San Felipe)——180,183,184
聖大非省(Province of St. Fe)——124,140
聖馬利角(Cape St. Mary's)——57,60,61
聖馬太角(Morro de St. Martha)——60
聖盧西阿(St. Lucia)——66
聖保尔角(St. Paul's Head)——88
聖奥尔班(St. Albans)——3
聖約阿湖(Barra de St. Jaoa)——41,44
聖馬利島(St. Mary I.)——215
聖罗薩矿区(Mines of St. Rose)——250
聖罗薩别墅(Villa de St. Rosa)——233
聖求利安港(Port St. Julian)——155—157
聖文遜特角(Cape St. Vincent)——161
聖洛倫索島(San Lorenzo I.)——252
聖凱撒林島(St. Catherine I.)245
聖勃拉斯灣(Bay of San Blas)——80,82,86,87
聖尼科拉斯(San Nicolas)——140,142,143
聖第埃果角(Cape St. Diego)——88,92,161
聖伊西德罗(San Isidro)——180
聖薩尔瓦多(St. Salvador, 就是巴伊亞)——31
聖特雅哥島(St. Jago I.)——18, 19, 20, 25, 52, 170, 242,252,317,318
聖大克盧茲(Santa Cruz, 在騰涅立夫島上)——18
聖赫勒那島(St. Helena I.)——306,310—313
聖彼得罗島(St. Pedro I.)——190,194—196
聖馬尔丁河(St. Martin R.)——23
聖卡尔洛斯(St. Carlos, 在智魯島上)——175—177, 190,193,202—207
聖卡尔洛斯(Colegio de St. Carlos, 在聖大非省里)——140
聖裴南多角(Punta de St. Fernando)——143
聖大瑪丽亞(Santa Maria)——86
聖斯蒂芬港(St. Stephen's Harbor)——255
聖馬齐阿灣(Bay of St. Matthias)——108
聖密圭尔島(St. Michael's)——320,321
聖安托尼奥角(Cape St. Antonio)——69
聖大克盧茲河(Santa Cruz R.)——59,160,167—169, 171,172,225,243
聖卡尔洛斯灣(Bay of St. Carlos)——190
聖安托尼奥港(Port St. Antonio)——65,69,108
聖大盧西雅河(Santa Lucia R.)——86,145,150
聖大非巴雅达(Santa Fe Bajada)——131,140—142
聖雪巴斯頓角(Cape of St. Sebastian)——88
聖雪巴斯頓河(St. Sebastian's Channel)——161
聖雪巴斯頓灣(St Sebastian's Bay)——161
聖大盧西雅堡(Fort of Santa Lucia)——185
聖大克盧茲港(Santa Crus)——16,17,19
聖弗蘭西斯河(Rio St. Franciso)——112
聖格烈高利灣(St. Gregory Bay)——157
聖坡里薩尔坡港(Port St. Policarpo)——88
聖格烈高利奥深峡 (Barrancas de St. Gregorio) ——145
聖彼得罗德諾拉斯科(San Pedro de Nolasko)——221
塞汶河(Severn R.)——119,121,149
新加坡(Singapore)——300
新西蘭(New Zealand)——103, 262, 273, 275, 276—284,325
新諾尔福克(New Norfolk)——296
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5,276,286,296, 298,304
奥林达(Olinda)——316
奥伐列(Ovalle)——236
奥索尔諾(Osorno)——192
奥利諾科(Orinoco)——68
奥尔岡山脉(Organ Mts.)——49
奥大赫的島(Otaheite I., 就是大赫的島)——262
奥索尔諾火山(Vol. of Osorno)——176,191,202
奥霍斯德耳阿瓜(Ojos del Agua)——232
詹姆士島(James I.)——257,259
蒙特(Mount)——xvii
蒙格河(Monge R.)——141
蒙得維的亞(Monte Video)——57,62—67,69, 75, 78, 81,82,85,86,105,106,108—110,114—116,119,138, 144—146,149—152,160
蒙弗拉斯河谷(Velley of Mamflas)——245
路易斯港 (Port Louis, 在福克蘭群島) ——104,304—306
群島灣(Bay of Islands)——274,277,282,284
爱尔蘭(Ireland)——243
爱丁堡(Edinburgh)——32,38,94
爱琴海(Aegean Sea)——136
爱米奥島(Eimeo I.)——265,303
爱奥尼亞(Ionian)——136
爱其康勃山(Mount Edgecombe)——7,10,11
爱斯塔卡多(Estacado)——226
鼠島(Rat I., 在基林群島里)——63,300
鼠島(Rat I., 在拉巴拉他河口)——66,67
督伊德堤(Druidcal Mounds)——231

14 画

福尔米亞(Formia)——109
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102,104—106,160,167,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73,201
維林索(Vilinco)——204
維里皮里(Vilipilli)——203
維辛西奥(Vicencio)——228,229
維多利亞山(Victoria Mt.)——289,292
維尔吉尼角(Cape Virgins)——157,173
維沃拉斯河(Arroyo de las Vivoras)——147
維拉利卡火山(Vol. of Villarica)——212
維諾但耳馬尔(Viño del Mar)——233
察快奧(Chaquaio)——226
察农西洛(Chanuncillo)——221,244
察聶拉耳河(Chaneral R.)——241
綠山(Green Mt., 在蒙得維的亞)——64,68,85,86,114
綠山(Green Hill, 在阿松森島)——313
銀河海(Milky Way Sea)——175
旗竿山(Flaghknoff Hill,在聖特雅哥島上)——22
旗竿山(Flaghknoff Hill, 在聖赫勒那島上)——312
蜥蜴角(Lizard)——13

15 画

劍桥(Cambridge)——3,45
劍桥郡(Cambridgeshire)——64,83,136
德蒙港(Devonport)——vi, 3,4,8,10,56,
德拉克島(Drake's I.)——13
德斯卡别柴多(Descabezado)——187
德斯坡勃拉多河谷(Valley of Despoblado)——231,
246—247
谷倉岩(Barn Rock)——312
潘彼依城(Pompeii)——320
潘普列穆斯(Pamplemousses)——304
汉拉杜拉(Herraduar)——238
汉米特島(Hermit I.)——93,94,238

16 画

盧克桑(Luxan, 在門多薩附近)——226,227,229
盧克桑(Luxan,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139
盧克桑河(Luxan R.)——139,227
霍巴特(Hobart)——284,285,295,296
霍尔納斯(Los Hornos)——235
霍尼洛斯(Honillos)——228
霍耳規拉山谷(Ravine of Jolquera)——245
霍尔斯波罗島(Horsburgh I.)——302
头嶺(Primera linea)——247
磨坊河(Mill Brook)——4,7
諾福克(Norfolk)——307
諾薩西納拉德奔那(Nossa Senhora de Penha)——53

17 画

鴯鶓渡口(Emu ferry)——286,287,293
賽得求河(Sedger R.)——159
錨杆山(Anchor Stork Hill)——79,125
繁榮灣(Prosperous Bay)——312
昆星呑(Kensington)——21

18 画

薩耳塔(Salta)——130
薩烏西河(Sauce R.)——128,130, 132, 135, 138, 154,
227,241
薩尔明托山(Sarmiento Mt.)——159,163,175
薩耳屈拉姆(Saltram)——6
薩耳維其群島(Salveges Is.)——16
薩拉第耳洛河(Saladillo R.)——140
簷板(Weatherboard)——288,289,292
关塔哈雅(Guantajaya)——250,251
藍山山脉(Blue Mts.)——286,288,297
龐德阿苏卡尔(Pan de Azucar)——114

19 画

罗薩利俄(Rozario)——128,138,140,143
罗薩利奥河(Rozario R.)——145,146
罗薩斯农庄(Estancias of General Rosas)——128

20 画

鐘山(Bell Mt.)——180,233,234
騷孙德(Southend)——325
騰涅立夫島(Teneriffe I.)——16,18,27,30,178
騰涅立夫高峰(Peak of Teneriffe)——17,18
苏格蘭(Scotland)——297,306,310
苏門答臘(Sumatra)——301

22 画

怀疑島(Doubtful I.)——262
怀托塔斯克島(Herradura)——273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事 項 索 引

〔按照第一个字的笔画次序排列〕

2 画

丁香; Cloves——49

3 画

小鴞，巴姆巴斯草原的; Owl of Pampas——84,121
大懶兽; Megatherium——80,131,138,149
大蜥蜴; Great lizard——64,85,259
大寄生蟹; Great parasitical crab——201
大雷雨; Lighting storms——61,62,146
大赫的島人的禁酒; Temperance of the Tahitians——269
大麻植物; Hemp plant——282
大黃; Rhubarb——195,280
山酢漿草; Wood sorrell——80
山毛櫸树; Beech-trees——91,93,98
山鳥; Black bird——319
山茶花; *Camellia japonica*——264
工人的生活条件,在智利地方; Labourers, condition of, in Chile——188
土布外套; Poncho——73,84,113,120,182
土人被消灭,范第門倫德島的; Aborigines banished, from Van Diemen's Land——295
～，澳大利亞的; of Australia——287,288

4 画

巴姆巴斯草原(南美草原); Pampas——75,79,127
～，从安第斯山脉上望見的景色; view of, from Andes——225
～，不十分平坦; not quite level——139,140
巴姆巴斯寒風; Pampero——108
巴姆巴斯蓟; Pampas thistle——148
巴西人; Brazillians——38,58,59
巴西的風景; Brazillian scenery——31,32,43,44,54—56,314,315
巴塔哥尼亞,海岸; Patagonia, coast of——69—81, 107,108,117—137,152—157
～,打獵; shooting in——76,77
～,貧瘠; sterility——78
巴塔哥尼亜人; Patagonians——157—160,164
巴察平人; Bachapin——279
天文观象台,学术研究会; Astronomical house, Athenaeum——4,5,7
天蛾; Sphinx——54
天琴号; *Lyra*——27
牛,它們吃草对于植物界的影响; Cattle, effects of their grazing on the vegetation——138
～，会各自辨認自己的牛群; know each othes——147
～，在福克蘭群島上变野性; wild at the Falkland Islands——165,166
牛車，布宜諾斯艾利斯的; Bullock waggons, Buenos Ayres——83
～，好望角; Cape of Good Hape——308
～，巴西的; Brazil——44
牛骨,生火; Bones of bullock, for making fire——166
毛里求斯島,不同的种族; Mauritius, different races in——304
～，象; elephant in——306
～，法国人的影响; French influence——304
～，英国人占領以来的道路; roads since English occupation——305
水,在伊基开被出售; Water, sold at Iquique——249
水豚; Capincha, or Cabra——68
水鼠; Water rat——68,290
水裁判法; Water ordeal——29
水鶺鴒; Water wagtail——319
火地島人; Fuegians——xv,6,63,89—91,93,94,97—101, 160—165,174
文达(飯店,旅館); Venda——24,39,40,44
文忒姆; Vintum——26
文特尔玉桂树; Winter's Bark——91,159,196
木薯(卡沙瓦), Manihot(Cassava)——40,41
木麻黄屬, *Casuarina*——290,297
切坡涅斯(鳳梨); Chepones——205
化石貝壳; Petriflied shells——240,246
化石豆; Petriflied beans——240
六分仪; Sextant——242
五島鯨(俗称海豚); Porpoise——15,37,61,195,251
支那 (年輕的印第安女人); China——122
井,潮水漲落; Wells, ebbing and flowing——301

5 画

犰狳; Armadilo——77,136
卡耳多尼亞艦; *Caledonia*, H. M. S.——8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卡沙瓦(木薯); Cassava——41
卡苏察(儲藏塔); Casucha——223,232
卡尔帕乔(大背筐); Carpacho——237
卡尔奇罗(运貨馬); Cargero——120
古阿索人; Guaso——182,241
加拉巴哥斯群島; Galapagos Is.——254—262
～, 鳥类; birds——259
～, 植物; botany——258
～, 創造中心; centres of creation——257
～, 蜥蜴; lizard——255,259,260
～, 爬行动物; reptiles——255,256
～, 陆龟; tortoise——255—257,260,261
～, 物种观点受到影响; views of species influenced by——257,258
白槲 (智利的櫟树); Roble (Chilian oak)——187
白鷺; Egret——39
白鸚鵡; White cockatoo——290
白銅矿; White copper ores——183
白色顏料; White paint——99,161
白項黑燕鷗; Noddy——28,29,301
白鸚鵡族人; White cockatoo men——298
奴隶制度; Slavery——xi,34,42,43,50,59
皮革吊桥,智利的; Suspension bridge of hide, Chili——185
甘薯; *Convolvulus Batata*——256
巨嘴鳥; Toucan——43,51
平均風向标; Average wind vine——25
丘索槍(長矛); Chuso——118, 123—125, 136, 169, 208,210
丘考鳥(紅胸翹尾鳥); Cheucau——194
仙人掌; Cacti——81
～, 加拉巴哥斯群島的; Galapageia——260,261
～,智利的,像枝形燭台形狀的; Chilian, candlestick-like——233,241
石膏,巨大的矿層; Gypsum, great beds of——222
石刁柏; Asparagus——280
石礁, 在伯尔南布科; Reef, at Pernambuco——317
母馬,为了它們的毛皮而被宰杀; Mares, killed for their hides——147
～, 肉被队伍吃食; flesh of, eaten by troops——128

6 画

安第斯山脉 (科迪勒拉山系), 景色; Andes, (Cordilleras) views of—— 179,180, 182, 185, 201, 247, 248
～, 活火山; active volcanoes——212
～, 高度; elevation of——222,231
～, 地質; geology of——221
～, 山口; passes of——223,232
～, 从智魯島上看去; seen from Chiloe——206
～, 从科諾斯群島上看去; seen from Chonos Is.——201
～, 从瓜斯科看去; seen from Guasco——242
～, 从利馬看去; seen from Lima——251
～, 从聖大克盧兹河边看去; seen from R. S. Crus——171
～, 从法尔巴來索看去; seen from Valparaiso——178
～, 可比亞波的; of Copiapo——245,246
安松的旅行記; Anson's Voyage——48
安娜·品克号; *Anna Pink*——200
地震, 在公塞普森; Earthquake, at Concepcion——213—218
～, 在卡拉俄; at Callao——254
～, 在普拉雅鎮; at Praya——319
～, 在瓦尔的維亞; at Valdivia——211,212
～, 对于泉水的影响; effect of, on springs——217
～, 輔助的; subsidiary——218
地質, 安第斯山脉的; Geology, Andes——230,240
～, 佛德角群島的; Cape Verde Is.——20
～, 智利的; Chili——221
～, 花崗岩地層; granite formation——199
羊駝; Guanaco——60,80,92,97, 121, 153, 155, 157, 170,171,181,226
印第安人,进攻; Indians, attacks of——125
～, 在巴伊亞布蘭卡,和西班牙人作战; Bahia Blanca, war with Spanish——73,74
～, 在智魯島上; Chiloe——192,193,195,204—206
～, 在科諾斯群島, 完全缺乏; Chonos Archipelag, entire absence——200
～, 絕灭; extinction of——200
～, 高乔人的恐惧; Gaucho, fear of——126,127
～, 在巴塔哥尼斯,和西班牙人作战; Patagones, war with Spanish——118,119
～, 从巴塔哥尼斯到布宜諾斯艾里斯; Patagones to Buenos Ayres——128—131
～, 巴塔哥尼亞人; Patagonian——157,158
～, 迷信; superstitions——120,121
～, 鉄凱尼卡族人; Tekenica——98
～, 燧石的用处; use of flints——131
～, 瓦尔的維亞的; of Valdivia——209,210
～, 巴姆巴斯草原的; of the Pampas——127
～, 追踪能力; powers of tracking——225
～, 坟墓; grave of——155,157
～, 房屋廢墟,在安第斯山脉里; ruins of houses of,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in Cordillera——230—232,247,254
企鵝，双翼作鰭用；Penguin, use of wings as fins ——61,94
西班牙貴妇人；Spanish ladies——84
西班牙式大灶；Large Spanish oven——157
西班牙薊；Cordoon——148
西洋甘薯；Sweet potato——263,275
西洋山萮菜；Scurvy grass——94
西番蓮屬；Passion flower——44
西格納尔(先生)；Signor——40
西谷椰子；Sago-palm——49
先納尔(先生)；Senhor——41
竹藤；canes——202,208
多漿植物；Succulent——40,241,261
多米多尔(馴馬人)；Domidor——149
托耳多(印第安人的帐篷)；Toldo——119, 124, 137, ——157
刑架；Stake——123
伐西阿諾(向导)；Vscciano——128,131
吐綬鷄(火鷄)；Turkey——143
好望角海燕；Cape-pidgeon——60
肉桂；Cinnamon——49
老鴉企屬；*Acanthus*——64
冰川，火地島的；Glaciers,in Tierra del Fuego——101
冰雹；Hailstorm——136,165
回顧，此次环球旅行的；Retrospect, on our voyage—321—325

7 画

貝格尔艦，武裝；*Beagle*, H. M. S., arming——56,57
～，奔忙和杂乱的狀态；state of bustle of confusion——4
～，艦上的人事变动；changes on board——45
～，"潜水鴨"冒險通过合恩角；"diving duck" weathering the Horn——106
～，移上海灘修理；laid on shore——168
～，避雷設备；lightning conductors——7
～，出售；paid off——325
～，航行；sailing——27,60
～，在風暴里；in gale——96
～，裝儲食品；stores——7
～，以后历史；subsequent history——325
～，冬季的描述；winter description of——173
防波堤，普里茅斯；Breakwater, Plymouth——5,10
赤道；Equator——28,29,317
伯尔南布科；Pernambuco——316,317
～，石礁的起源；origin of reef——317
～，居民的粗暴态度；rudeness of inhabitants——316
利佛尔号，双桅縱帆船；*La Lièvre*, schooner——80, 86,87,118
利阿耳(西班牙小銀幣)；Real——115
利阿丘(小河浜)；Riacho——143
沉船的恐怖；Horror of shipwreck——45
克里奥艦；*Clio*——104
狂欢节；Carnival——33
牡蠣；Muscles——201,207
困牛狗；Bull-dog——204
投石索；Bolas——79,122,125,131,183,210
投石器；Slings——98,174
投杆；Throwing-stick——287
皂皮树；Quillay tree——233
車軸草；Clover——76,121,138,140,235,244,248,260
含羞草屬樹木；Mimosa-tree——44,50,140,247
芒果树；Mango——49
夾指螺旋；Thumb-screw——59
沙丘；Sand-dunes——69,124
沙錐；Snipe——ii,39,47,77,105,300

8 画

阿德文丘艦(貝格尔艦在第一次測量航行时的同行軍艦) *Adventure* (compainion ship to *Beagle* in first cruise)——xvi,117,158,176
阿德文丘号船(新購的双桅縱帆船)；*Adventure* (new schooner purchased)——xi, 117, 151, 152, 160, 165,167,173,175,178,190
阿列尔斯松，或者智魯島雪松，Alerce, or ceder of Chiloe——177,196,208
阿松森島的动物和植物； Ascension, animals and plants——313
阿拉烏康人；Araucanians——118,205,210,212
阿規那(馬鈴薯的印第安語)；Aquina——206
阿尔佛佛草；Alfarfa——235
阿拉密达(林蔭路)；Alameda——228
阿耳格罗巴树；Algarroba——247
阿孟凱(黄百合花)；Amancae——252
非洲热風；Sirocco——291
非洲木棉(猴面包树) Baobob tree——21—23,317
取火，高乔人的；Fire, made by Gauchos——166,267
～，大赫的島人的；by Tahitians——267,268
狐，智魯島的；Fox, of Chiloe——195
～，智利的；of Chili——247
法文；French——11
法秦达(領地，产業)；Fazênda——41,42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法利那；Farinha——40,41
帕斯号，双桅縱帆船；*La Paz*, schooner——80,86,87,117
帕(希帕)，新西蘭的碉堡；Pas, New Zealand fortresses——274
帕查(像豚鼠的野兽)；Pacha——51
花梨木；Rose wood——42
金合欢屬；*Acacia*——21,45,148,184,185
金雀花；Gorse——280,310
奇奇酒(苹果酒)；Chichi——205
奇里帕(高乔人的花圍裙)；Chilipa——182,209,263
拉果諾斯部落；Ragunias——192,206
拉德拉(山路)；Ladera——229
青螺；Limpet——162
刺鼠，或者巴姆巴斯草原的野兎；Agouti, or hare of Pampas——75,76,80,121,226
刺偏口貝；Chama——302
刺繪身体；Tattooing——264,281
帚石楠；Heath——167,308,319
抹香鯨；Spermaceti whale——61,161
披拉德斯艦；*Pylades*——115,152
彼了瓜(独木船)；Periagua——201,204,206
彼利阿果阿斯人；Perioguas——192
波罗蜜树；Jack-fruit——49
波浪，由于冰塊落下而發生；Waves, caused by fall of ice——101
～，由于地震而發生；from earthquakes——215,217
長鬚猴；Bearded monkey——52
林中逃匿犯；Bush-ranger——291
松叶菊屬；*Mesembryanthemums*——308
雨，在科金坡；Rain, at Coquimbo——235,238,242
～，在里約热內盧；at Rio Janeiro——46,47
～，在秘魯；in Peru——251
呼吸困难，在安第斯山脉上；Respiration difficult in Andes——222,347
岩屑；Detritus——177,249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311

9 画

奔乔卡虫，巴姆巴斯草原的黑色大臭虫；Benchuca, great black bug of Pampas——227
勃隆德艦；*Blonde*, H. M. S.——248,254,249
查倫求艦；*Challenger*, H. M. S.——160,249
查惠斯部落；Chahues——192,206
珊瑚島，構造；Coral, formations——20,302,303
珊瑚动物；Corallines——24,57,70,167,317
珊瑚岩；Coral rock——300,301
英格蘭，离別；England, departure from——14
～，思念；reminiscences of——21,26,27,31,40,46,50,56,61,81,82,111,233,306,307,317,321
～，回返；return of——325
英卡族人；Incas——230
食蕈；Fungus, edible——162
飞蝗群，在盧克桑附近；Locusts, swarm of, near Luxan——226,227
飞魚；Flying fish——37,251
音乐，嗜好；Music, appetite for——58
～，弥賽亞曲；chorus of *Messiah*——223
美洲獅(獅子)；Puma——74,79,137,186,226
美洲臭鼬；Zorillo, or skunk——127
美洲虎；Jaguar——55,142,147
美洲兀鷹；Turkey Buzzard——200,250
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29,30,36,324
南冕星座；Corona Austrinus——29,36
南美商陆树；Ombu tree——138,141
南美鳳头麦鷄；Teru-tero——135
南美豚鼠；Cavy——60,77,84
契里莫雅(番荔枝)；Chilimoya——253
泰恩号；*Tyne*——45
拜別尼斯人；Bybenies——191,206
耶乔(茅屋)；Rancho——122,124,136,137,145,149,150,216,240
紅雪(雪球藻)；Red snow——223
紅雪松；Red cypress——196
紅冠雀号，邮船；*Redpole*, packet——116
紅树；Mangrove——53,316
指物獵狗；Pointer——187
柱齿象；Mastodon——131,141
苦荬；Sow-thistle——83,138
苦車軸草；Acrid clover——139
信天翁；Albatross——96
爬行人；Crawler——291
柯罗別利(澳大利亞土人的跳舞会)；Corrobery——298
軍艦鳥；Frigate-bird——301
虹；Rainbow——196
革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Revolution, at Buenos Ayres——63,143,144
～，在蒙得維的亞的；at Monte Video——63,66,67
洋基(美国佬)；Yankee——219

10 画

海軍部，責备；Admiralty, censure——106,254
海盗，残暴举动；Buccaneers, atrocious behaviour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237,238
海神; Neptune——4,18,28,29
～, 横过赤道时的仪式; ceremonies on crossing equator——29
海豹, 在特烈斯蒙特斯角; Seals, at Cape Tres Montes——200
海蛋(海胆); Sea egg——162
海棗树; Date-palm——183
海龟; Turtle——37,300
～, 捕捉方法; manner of catching——302
海里的磷光; Phosphorescence of sea——81
气压計,預告暴風雨; Barometer, foretelling storms——70,87,89,105
～, 預告好天气; says fine weather——200
气象学; Meteorology——8,11
康多鷹; Condor——171,186,187,309
高乔人; Gaucho——68,73,74,76,77,79,84,113,114,121,126,150,182,186
珠鷄; Guinea fowl——25,313
馬,驅赶困难; Horses, difficult to drive——134
～, 受訓練的情形; broken in——149
～, 游泳本領; powers of swimming——145
～, 福克蘭群島上的野性的; wild at the Falkland Is.——166
馬德利納(騍头); Madrina——219,232
馬鈴薯,野生的; Potato, wild——201
馬太茶; Matte (Yerba)——120—122,133,137,181,205,213
馬隆人(逃亡的黑奴); Maroon——50
馬来妇女,跳舞; Malay women, dance of——301
馬梯肯(擄卖奴隶的人); matican——50
馬来奴隶; Malay slaves——300,307
馬克当方法; Macadam principle——286,305
拿破侖,住屋的污穢情形; Napoleon, scandalous state of house——310
～, 在聖赫勒那島上的坟墓; tomb at St Helena——310
西蒂絲艦; *Thetis*, H. M. S.——37
紙莎草; *Papyrus*——33,43
烏拉尼号; *L'Uranie*——105
桑加罗(葡萄酒); Sangaro——34
特拉維尔西雅(荒漠); Traversia——226,236,238,250
特拉比契(磨碎矿石的磨坊); Trapiche——187
烈卡多(烈康,巴姆巴斯草原地方的馬鞍帶); Recado (Recon, saddle of the Pampas)——112,123
捕捉鷓鴣的方法; Method of catching partridge——113
納耳卡(龐克的莖干); Nalca——195
倒挂金鐘屬; *Fuchsia*——197
退衞尔徹人; Tehuelche——130
茴香; Fennel——83,138
蚊虫; Mosquito——143
凌康(角隅); Rincon——146
逆戟鯨屬; *Grampuses*——61
套索; Lasso——79,183,210
骨化石, 在海尔莫索山; Fossil bones, at Monte Hermoso——ii, 80,127,131
臭鼬; Skunks——127
茗荷兒; Balani——317
租地的牧羊人; Squatter——291
桉树; Gum tree——296,297
草树; Grass tree——297
涉水鳥; Wader——300
秧鷄; Land-rail——300
桃树; Peach-tree,——139,143
挪威鼠; Norway rat——282

11 画

荒漠,"生平第一次看到的荒漠"; Desert, "first time desert ever seen"——250
袋鼠,獵取; Kangaroo, hunt——290
袋兎(小袋鼠); Kangaroo rat——290
袋狼; Hyena——290
基林群島(可可群島); Keeling Is. (Cocos Is.)——299—303
～, 鳥类; birds——300
～, 蟹; crabs——301
～, 馬来人的迷信; Malay superstitions——301,302
軟体动物,智利的螺輪蝸牛; Shells, Bulimus in Chili——241
～, 化石的; petrified——246
宰牛; Slaughting the cattle——83
宰牛人; Slaughter of cattle——83
望第門倫德島(塔斯馬尼亚),土人; Van Diemen's Land (Tasmania), aborigines——295
雀科鳴禽; Finches——259
帶皮的牛肉(連皮烤熟的牛肉); Carne con cuero——166,261
参薯; Yam——33,263,268
野姜; Wild arum——268
野牛, 东福克蘭島的; Wild bull, East Falkland I.——165,166
野生蕪菁; Wild turnip——132
野豌豆; Wild pea——80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野芹菜; Wild celery ——94
豚鼠; Cavy, Guinea pig ——38,68
菜棕; Cabbage palm ——43,49,300
姬蜂; Ichneumon ——22
麦哲倫星云; Magellan's cloud ——29,36,324
剪嘴鳥; Scissor-beak ——143
鹿; Deer ——76,77
蛇虫; Serpulae ——317
寄居蟹; Hermit crabs ——301
雪暴; Snow.storm ——92,184
陆龟; Tortoise ——260,261
甜橙树; Orange-tree ——47,48,143
理阿諾斯(無树草原); Llanos ——208
淡水,浮在咸水面上; Fresh water, floating on Salt water ——63
牻牛兒苗; Geranium——80

12 画

惡作剧艦; *Black Joke* ——52,116
开普敦,荷蘭人憎恨英国人; Cape Town, Dutch dislike of English ——307
智督島,印第安人; Chiloe, Indians ——192,193,205, 206
～, 居民; inhabitants ——176
～, 貧穷; poverty of ——176,192,193
～, 罗第奥(清点牛群); Rodeo in ——204
～, 死树; trees dead ——203
～, 道路; roads of ——190,202
～, 森林; woods of ——176,196
智利,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大地震; Chili, earthquake, worse ever known ——214
費支罗伊,艦長; FitzRoy, Capt. ——ix—xii, xvi
～, 神造論者的观点; creationist point of view ——ix
～, 为了达尔文而延迟开船日期; delay sailing of Ship for C. D. ——190
～, 和达尔文初次会面; first meet C. D. ——3
～, 和火地島人; and Fuegians ——6
～, 态度; manners of ——235
～, 测量非洲木棉树; measuring Baobob tree ——22
～, 在蒙得維的亞; at Monte Video ——66
～, 安排奥林匹克运动賽; Olpmpic games, arranges ——153
～, 和皇后波馬丽; and Queen Pomarre ——272,273
～, 購买或者租用双桅縱帆船; schooners, purchase or hire of ——75,80,86,87,106,115,116,165,173, 254
～, 关于奴隶制度; on Slavery ——xi
～, 渴山的探險情形; Thirsty Hill ——156,157
費乔(豆子); Feijôa ——42
普納(呼吸急促); Puna (Short respiration) —— 222,347
普納多病; Punado ——222
普洛米修士牌火柴; Promethean match ——111
华尔斯配特艦; *Warspite*, H. M. S. ——45,47,57
华卡(印第安人的大坟); Huaca ——254
华列奇神壇; Altar of Walleechu ——120
番石榴; Guava ——26,263
菲雅(山地香蕉); Feyè ——267
黄槿; *Hibiscus tiliaeus* ——267
替(一种百合科植物); Ti ——268
短吻鳄; Alligator ——38
黑硅石; Whinstone ——286
黑頸天鵝; Black-necked swan ——136,200
黑人暴动; Disturbances of Negroes ——314
黑人,中尉; Negro, lieutenant ——124
黑人妇女,有頸瘤的; Negress, with goître ——220
黑莓树; Black berry ——310
貽貝; Muscles ——90,149,153,173,201
朝鮮薊; Artichoke ——138,205
喜鹽植物; Salt-loving plants ——226,241
瘧疾; Ague ——252
棚屋; Wigwam ——94,162,175
斑鳩; Dove ——259
斑岩; Porphyry rock ——154,221,229
斑蝥; *Cicindela* ——50
酢醬草屬; *Oxalis* ——308
植虫; Zoophytes ——302
云母頁岩; Mica-slate ——196
湖,有浮島的; Lake, with floating islands ——187

13 画

达尔文, 查理士,愚人节受愚; Darwin, Charles, April fooled ——37
～, 手臂發炎; arm inflamed ——47
～, 自傳, 在普里茅斯的健康情形; autobiography, heath at Plymouth ——14
～, 自傳, 聖特雅哥島和著作事業; autobiography, St Jago and authorship ——20
～,香蕉,第一次尝味; banana, first tasting ——19
～, 毛布拖網; bunting drag-net ——18
～, 帶皮的牛肉; carne con cuero ——166
～, 弥賽亞曲; chorus of *Messiah* ——223
～, 安第斯山脉上的寒冷; cold in Cordillera ——248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夜間在海边的寒冷；cold night ashore ——79
~，在大赫的島上的取火技术， fire, art of making in Tahiti ——267
~，不同的水果，fruits, different ——253
~，急速敲打岩石； impetuously hammering the rocks ——94
~，艦上的吊床；hammock, on board ——9,11,15,30
~，生病；illness ——141,189,190
~，日記的序文；introduction to Diary ——3
~，膝蓋發炎；Knee, inflamed ——33
~，和艦長同食；messing with FitzRoy ——11
~，音乐，嗜好；music, appetite for ——58
~，航海的热情；naval farvour ——6
~，安排船尾楼房艙； poop cabin, arranging ——4,10
~，这次环球旅行的回顧；retrospect of voyage ——321—325
~，水手的性格；sailor's character ——13,14
~，暈船； sea sickness ——9,10,13—16,27,60,78,95,321
~，軍艦，工作方法；Ship, methods of work ——11
~，軍艦，內部的注意；Ship, notion of inside of ——7
~，翻船；swamping of possessions ——45
~，看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theatre, goes to, in Buenos Ayres ——84
~，口渴和殘酷無情；thirst and inhumanity——126
~，口渴，渴山；thirst, Thirsty Hill ——156,157
~，未發表的文字，家信； unpublished passages, letters home ——3,27,84,249,
~，咸臭的水；water, salt or stinking ——174
聖誕节；Christmas Day ——13,93,153,198,282
聖赫勒那島，植物界；St Helena, botany ——310
~，火山的起源；volcanic origin ——312
聖爱耳馬的光，St Elmo's fire ——109
經典著作，星期日閱讀希臘聖經；Classics, Greek Testament on Sundays ——11
督伊德艦；*Druid*, H. M. S. ——63,64,66,68,82
葬礼，智利矿工的 Funeral, of Chilian miner ——236
~，赫萊尔先生的；of Mr. Hellyer ——105
~，罗萊特先生的；of Mr. Rowlett ——176
雹，暴風雨的威力；Hail, force of storm ——136
馴馬人；Horse-breaker, or domidor ——149
獅子，南美洲的，和康多鷹； Lion, South American, and condor ——186,187
傳教士，贈送給火地島人用的物品；Missionaries, articles sent for use of Fuegians ——97
~，新西蘭的；New Zealand ——275,280—284
~，大赫的島的；Tahâti ——264,269—271
新西蘭，土人；New Zealand, aborigines ——275
~，風俗習慣；customs ——275
~，殘暴行为；ferocity ——275,276
~，碰鼻子仪式；pressing noses ——279
~，杂草，从欧洲輸入； weeds, introduction from Europe ——282
新西蘭松；Kauri pine ——279,282
奥恩人；Owen's or Oen's men ——160,164
禁酒会；Temperance Society ——269
蜂鳥；Bee-eater ——43,54,142
万寿果树；Papaw tree ——23
塘鵝；Gannet ——28,301
愚人节的受愚者們；April fools ——37
塔帕达(妇女蒙面)；Tapada ——253
塔皮奥卡；Tapioka ——42
裝瘋的丑角；Mad buffoon ——123
齐墩果；Olive ——82,139,180,280
电液；Electric fluid ——61
电气，在安第斯山脉里的大气里的； Electricity, of atmosphere within Andes ——225
游絲蜘蛛；Gossamer ——82
爱斯基摩人；Esquimaux ——90
爱奥尼亞人；Ionian ——136
椰子油；Cocoa nut oil ——300
农庄，价值；Estancia, value of ——146,147
碰鼻子仪式；Noses, ceremony of pressing ——279

14 画

磁傾針；Dipping needle ——4,6
蜘蛛；Spiders ——46,57,82
聚葯雄蕊植物；Syngynesia ——260
鳳梨(波罗)；Pineapple ——48,263,265
鳳梨屬；*Bromelia* ——205,234
察尔規(風干的牛肉片)；Charqui ——181
綠岩；Greenstone ——181,184,296
熒光；Luminousness ——81
鳶尾屬植物；Iris ——ii,282
澳大利亞热風；Hot wind of Australia ——291,292
榲桲；Quince ——81,138
酸模，外地輸入的；Docks, imported ——282
蜥蜴，加拉巴哥斯島的； Lizard, Galapagos Is. ——255,259,260

15 画

劍桥，光陰虛度；Cambridge, time thrown away ——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11
数学; Mathematics ——11
輪船鳥,双翼作槳用; Steamer duck, use of wings as paddles ——94
热帶; Tropics ——21,22
热帶植物; Tropical vegetation ——19,314--316
热帶的星座; Constellations in Tropics ——36
箭头,古物; Arrow-heads, ancient ——131
箭齿兽; *Toxodon* ——149
宪法号,双桅縱帆船; *Constitution*, schooner ——254
面包树; Bread-fruit tree ——49,263
醉胡椒; Ava ——268,269
蔓脚目动物; Barnacles ——201
褐炭, 公塞普森的; Lignite, Concepcion ——218
~, 列穆島上的; on Lemuy I. ——194
欧夜鷹(蚊母鳥); Goatsucker ——181
欧洲臭猫; Fitchet ——127

16 画

澳大利亞,土人; Australia, aborigines ——287,298
~, 罪犯; convicts in ——291,293,294
~, 柯罗别利(跳舞会); Corrobery ——298
~, 道路; road in ——289
霍乱,檢疫; Cholera, quarantine ——17,27,65
鴨嘴兽; *Platypus* or *Ornithorhyncus paradoxicus*——290
鴕鳥; Ostriches ——60,68,75—77, 80, 94, 112, 121, 135,136,226
鴕鳥窠; Ostrish nest ——75,80,135
龙卷; Water-spout ——35,324
龙舌蘭; Agave ——81,83,139
龙血树; *Dracaena draco* ——268
霍顿托特人; Hottentot ——39,308
霍德馬多德人; Hodmadod ——308
树懶; Sloth ——38
树蕨; Tree-ferns ——49,279,296
树木化石; Petrifiled wood ——246,298
駱馬; Vicuña ——247
燕鷗; Terns ——28,200,301,312

17 画

螺輪蝸牛; *Bulimus* ——241
薊; Thistle ——64,138,139
蝛(青螺); Limpet ——90,97
礁湖; Lagoon ——299,302
礁湖島的形成; Formation of Lagoon I. ——303

18 画

藤本植物; Liana ——39,44
鯊魚; Shark ——35
雛菊; Daisy ——64
藍桉树; Blue gums ——287
杂草,在新西蘭,外面輸入的; Weeds, in New Zealand, imported ——282
归順的印第安人; Mansos ——125,143
薩馬朗艦; Samarang, H. M. S. ——35,59,82

19 画

鼬; Bizcacha or Bizcacha ——84,138,226
蟻獅; Lion-ant ——291
矿区, 安第斯山脉; Mines, in Cordillea ——236—240
矿工, 智利的; Miners, in Chili ——237
罗第奥(清点牛群),智利的; Rodeo, Chili ——180
~, 智魯島的; Chiloe ——204
罗阿斯(街道); Ruas ——19
罗望子树; Tamarind ——19,21
蠍子; Scorpions ——68
鯨魚; Whales ——90,100,161
~, 尸体; dead ——201
~, 噴水情形; leaping out of water ——61
龐克, Panke or Pangi ——195
鵪鶉; Quail ——292
獵獅狗; Leonero ——187

20 画

苹果树,在智魯島上很多; Apple trees, abundance of, in Chiloe ——205,207,210
苏格蘭冷杉; Scoth fir ——306,310

21画—24画

騾子,使人惊奇的动物; Mule, surprising animal——188,219,220,223
鉄凱尼卡族人; Tekenika ——98
鸕鷀,捕魚的情形; Cormorant, catching fish ——ii
灵猩; Greyhounds ——290
鷓鴣,捕捉的方法; Partridges, method of catching 113,135,136
响尾蛇; Rattle snake ——80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39929 | 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日记
R12
架号3420 | 1
3.20元

借书証号	姓名	借期	还期	备注
[illegible]	[illegible]	12/20		
	[illegible]	8/9		
[illegible]	[illegible]	15/10		

总号	39929
分号	R12
册数	1

架号 3420

遵守制度
爱护图书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

統一書号： 17031
定价：平装本 3.20

(C) Darwin Online (http://darwin-online.org.uk/)